

呂東萊先生文集敘

右大史文集十五卷先君大府寺丞所次輯也喬年聞之先君曰太史之於文也有不得已而作故今所傳詩多挽章文多銘志餘皆因事涉筆未嘗有意於立言也是以平生之作率無文稿若其問學之致教人之方與其處已接物齊家事君之大畧則既行乎宮庭關乎國論傳諸庠序不待文字之摹刻而可見矣而自太史公之沒不知何人刻所謂東萊先生集者真贗錯糅殆不可讀而又假託門人名氏以實其傳流布日廣疑信相半先君病之乃始與一二友收

拾整比將付之鋟木者以易舊本之失會言事貶不
果就喬年追惟先緒之不可墜因遂刊補是正以定
此本凡家範尺牘讀書雜記之類皆總之別集策問
宏辭之類為世所傳者皆總之外集年譜遺事與凡
可參考者皆總之附錄大凡四十卷其他成書已傳
草具之未定者皆不著著其自於附錄之末雖或年
月之失次訪求之未備未可謂無遺恨至於絕舊傳
之繆以終先君之志則不敢緩且不敢隱焉既以質
諸先友因輒記於目錄之後太史諱祖謙字伯恭天
下稱為東萊先生云嘉泰四年秋從子喬年謹記

東萊呂太史文集目次

第一卷

詩

第二卷

表

疏

第三卷

奏劄

第四卷

啓

第五卷



策問

策

第六卷

記

序

銘贊

題辭

題跋

第七卷

尺牘

第八卷

尺牘

第九卷

尺牘

第十卷

尺牘

第十一卷

尺牘

第十二卷

尺牘

第十三卷

祭文

祝文

行狀

第十四卷

墓誌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十五卷

墓誌銘

第十六卷

墓誌銘

第十七卷

傳

第十八卷

雜記

讀易紀聞

第十九卷

雜記

春秋講義

左傳手記

己丑課程

第二十卷

雜記

讀史綱目

第二十一卷

雜記

辨史記

第二十二卷

雜記

漢書手記

第二十三卷

麗澤論說

詩說

第二十四卷

麗澤論說

周禮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二十五卷

麗澤論說 禮記說

第二十六卷

麗澤論說 論語說

第二十七卷

麗澤論說 孟子說

第二十八卷

麗澤論說 史說

第二十九卷

語錄 門人所記

第三十卷

語錄 門人所記

第三十一卷

語錄 雜說 巳亥秋記

第三十二卷

語錄 師友問答 答朱侍講所問 庚子所記

與張荊州問論語孟子說所疑 答學者所問

第三十三卷

家範 宗法

第三十四卷

家範 昏禮

第三十五卷

家範 奠儀

第三十六卷

家範 祭禮

第三十七卷

家範 學規

第三十八卷

家範 官箴

第三十九卷

越闕錄

第四十卷

日記

附錄

第一卷

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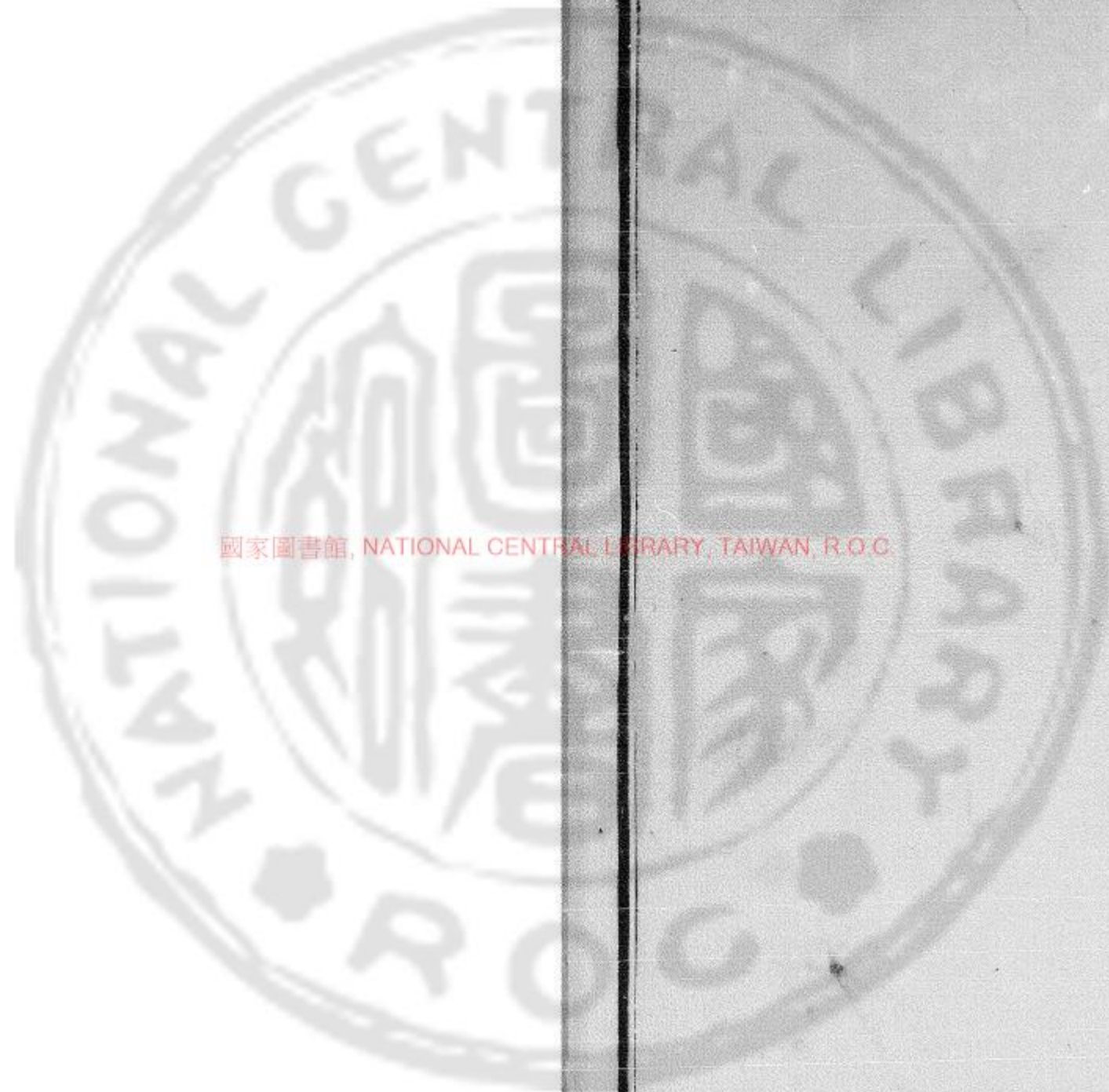
壙記

第二卷

祭文

像贊

東萊呂太史文集目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一

詩

許由福

許由不耐事逃堯獨參寥行至箕山下盈耳康衢謠謂此汙我
耳臨流洗塵囂水中見日馭勞苦如堯朝堯天接山際堯雲抹
山椒誰云能避世處處悉逢堯

清曉出郊福

落月窺甕牖殷勤喚人醒蓐食治野裝行行向郊坰林端橫宿
靄未放羣山青藕花斷復續莫辨浦與汀初聞露花香一洗塵
市腥清景竟難挽晨光著郵亭留眼數天際尚餘二四星車塵



駕暑氣白汗如翻瓶涼燠一機耳愜喜誰使令冷
鮮其會冰壺在中局

城樓福

城峻先迎月簾疎不隔風棋聲傳下界鴈影沒長空島嶼秋光
裏樓臺海氣中登臨故待晚雨外夕陽紅

西興道中二首

鳧鷖迎船似有情隨波故起綠粼粼野花照水開無主誰信春
歸已兩旬

桑麻不知春帝恐鶯花太斷魂東岸紅霞西岼綠却將景
色為平分

晚望信

獨立荒亭數過帆橫林疎處見滄灣故人不入豪華眼送與鳧
鷖自在看

春日七首信

江梅已過杏花初尚怯春寒著萼疎待得重來幾枝在半隨蝶
翅半蜂鬚

短：菰蒲綠未齊汀洲水暖鴈行低柳陰小艇無人管自送流
花下別溪一云歸時須趁春光淺待得春深意却迷

岸容山意兩溶溶便是東皇第一功春色平鋪人不見却將醉
眼認繁紅

素波無力未勝鷗，夾岫山光翠欲流。若使畫成驚陸叟，教吟出壑曹劉。

絡石寒毛澗底明，春來綠徧小崢嶸。憑誰再續平泉記，為定芸蘭孰弟兄。

一川曉色鷺分去，兩岸烟光鶯帶來。徑欲卜居從釣叟，綠楊缺處竹門開。

簷鐸無聲鳥語稀，徑深鐘梵出花遲。日長徧遠溪南寺，未信東風屬酒旗。

登八詠樓有感

仲舒舊事無人記，家令風流一世傾。天下何曾識真吏，古來幾

許尚虛名。王仲舒政

富陽舟中夜話

萬頃烟波一葉舟，已將心事付溟鷗。蓬籠夜半蕭蕭雨，深借幽人八月秋。

野步

石梁俯清流，苔髮明可數。茅簷春晝長，寂寂亭陰午。鳥啼花徑深，風絮浩無主。幽人不可親，棋聲時出戶。

晚春二首

卷地狂風送晚春，落花蓋水欲成雲。向人不改故時面，惟有蒼官與此君。

詩

風絮流花一任渠北窻高卧綠陰初閉門春色閑
老為謝平生董仲舒

明招雜詩四首

鳥聲報僧眠鐘聲報僧起靜中輕白日邈視東流水風月有逢
迎出門聊徙倚傳徧南北邨窻間橫後齒
前山雨退花餘芳棲老木卷藏萬古春歸此一窻竹浮光泛軒
檻秀色若可掬豐腴當夕餐大勝五鼎肉
牆竹生夏陰風荷留宿露解衣一盤礴此豈不足付
風簷裊茶烟銅瓶語相泣清陰一踈箔不礙飛花入

遊絲

遊絲浩蕩醉春光倚賴微風故故長幾度鶯聲留欲住又隨飛
絮過東墻

夏日

階前水樂元無譜簷外風琴不用絃待喚青奴與黃妳為君極
意作今年

鄭武子刪定挽章二首

博洽推諸老胸中幾石渠暮年終反約精義本無餘義易忘言
後楞伽絕筆初長歸應不憾舊學盡成書

古汴豪英海追隨不厭勤屢中識梅福簾下得嚴君京師賢者

識之公所從受公乃得之於日者培養逢原學堙沈濟世心動定知千載後

下馬董生墳

又二首代父倉部作

平生丈人行每語盡歲規問宇楊雄宅談經董相帷壺觴陪勝
踐杖履及深期誰料南歸日墳前宿草衰
公未陪經幄還應奉典常如何便沈沒不使少翱翔幽壤千年
閉名山萬卷藏升堂多俊彥築室繞高岡

陳庭堅聘君挽章二首

沙尾三家市人聲半米鹽悠然搔短髮忽見此長髯觴咏歡初
合溪山氣已添豐城埋劍夜太史定先占
大門三世舊是邑兩公同易策他年絕鄭公定詩筒去歲空朱簾

豹隱雨叔父
翠靄中

為丞時集是堂白馬虎谿風先

在公好在慈恩塔亭亭

鞏采若府推母錢夫人挽章二首

內助功推冠名成父子間中原遺俗盡舊族素風還石窳天開
邑宮門日綴班光華竟何許夕照在西山
歷、稱觴地悲涼騎省園風枝今日恨露葉去年痕鳶鷂昏遺
鏡魚枯泣舊軒曲湖春色滿不到北堂萱

葉子山右史父宣義挽章

經筵深無底高談一坐傾置身初獲落有子晚光榮命服鄉閭
賀安輿里巷迎風枝何不定忽忽到佳城

諧父烏衣集公時預往還涼秋同出郭勝日共尋山雷掣流年
連舟移古岸閑又成丹旆去哀涕不勝潛

寄章冠之

章侯平生一詩囊酬風醉月徧四方浩歌姑熟酒淋浪醉呼太
白同舉觴遂登浮玉臨渺茫江濤挾筆益怒張沙頭倚檣樂未
央興闌忽上秋浦航門前槐花日夜黃閉門琢詩聲繞梁白袍
紛：渠自忙飄然邂逅非所望自言久厭世鎖韉合眼已夢廬
山蒼君才甚碩氣方剛身雖欲隱文則彰江河故人半朝行左
推右挽摩天翔而我戢翼甘摧藏不能與俗相迎將徑當行前
掃山房侯君功成還故鄉却駕柴車迎路傍

送柳巖州解官趨朝楹

一葉初秋已趣裝重書屢下駐歸艎少留北闕三年最多借西
州半歲強身外寵榮元自薄眼前凋瘵故難忘書囊知有朝天
草不是中和樂職章

送宗子華通判長沙代叔祖知錄作

騷人故悲秋九辨播三楚宗公舊題壁文采炤潭府千載得君
侯遙遙接華緒還當初秋天又進湖湘艣當家多勝事此役可
兼取江山日日新似若相勞苦木脫獻羣峰雲生失前浦况持
別乘權光華動徒旅元戎下分庭百吏羣趨廡後車載仁風習
習被南土預知潢池盜無復驚桴鼓政當勸賣劍不必禁挾弩

嶺頭鏡面平論賞駢圭組臨分一杯酒不為離愁舉

東陽郭彥明挽章

小試威名蓋一鄉養藏韜畧付農桑傳家籤軸書盈幄屋一作擇
堦簪纓笏滿床置邑萬家開兆域送車千兩塞康莊正須今代
如椽筆盡發潛光著石章

李粹伯侍御母夫人挽章

對仗峩冠日鯨牙汕九淵堂萱不改色臺柏故叅天共識吾君
聖今知此母賢丁寧劉子事一時編

王龜齡詹事挽章

諸老收聲盡佳城又到公蒼天那可問吾道竟成窮旌卷莆田

雨蕭橫雪浦風今年襟上淚三哭萬夫雄為祭酒劉太史皆

大使交旃日元戎解甲秋先鳴驚衆寐孤憤壓一作羣林羽翼

新鴻鵠聲華奮斗牛斷橋無恙否落月照寒流

尚書汪公得請奉祠餞者十有四人分韻賦詩其得敢

字

鼎食味苦濃藿食味苦淡同生不同嗜羊棗與昌歆孰能游其
間進退兩無憾尚書古仙伯雅尚本真澹禁涂履星辰講厦席
纒毯將升間槐棘忽去亂葭茨太清奉虛皇奎壁手可攬舉以
華其歸光耀極鉛槧向來功名人勇進忘坎窞聽誦歸來辭掩
耳謝不敢寧知達士曾萬牛眇難撼清風滿後車一洗世氛黷

祖帳將軍園寒枝紅綴糝公歸寧久濶別意不成慘金華訪舊
學和羨待醯醢政恐收笛清終換街鼓統

送立宗卿博士出守嘉禾以視民如傷為韻

攜李國西門道里去天咫訟庭人摩肩客館舟銜尾涼燠變須
史休聽復駭視心平理自見周道本如砥
堂下萬休戚堂上一笑嘖是心苟不存對面越與秦豚魚尚可
孚况此能言民君看津頭柳葉：皆相親

奮髯疾抵几解衣徐探籬古來多快士氣吞兩輪朱簿書高沒
人迎筆風摧枯自許豈不豪歲晏終何如

折肱稱良醫識病由身傷開府事如麻豈盡昔所嘗平生老農

語易置復難忘麥黃要經雪橘黃要經霜

魏元履國錄挽章

麻衣見天子拜疏不知休落落山林氣拳拳畎畝憂極知千載
過政用一身酬繞舍闔溪水朝宗日夜流

羣公祖疏傳多士送陽城短棹非前約長亭及此行深留移白
日共語只蒼生會續山陽賦鄰人笛未橫

祭酒為公既歿四年門人呂某始以十詩哭之

少年把筆便班揚咳唾珠璣落四方歲晚寒窻渾忘却瓦爐香
細雨聲長

際野塵埃撲面來萬人蟻聚撥難開手中杓柄長多少蟄盡飢

詩

賜十月雷公為仁和尉歲荒殍者滿

小醉初醒日半昏森々赤棒遠籬門慨然投袂無難色不識從

來獄吏尊公嘗為某道生

交廣歸來里巷迎破囊入比去時輕何須更酌廉泉水夫子胸

中萬斛清

殿前拜跪闕羣公獻替從違各異同陞楫諸郎自相語白頭祭

酒最由衷

出祖津頭六館空帽簷齊側挂帆風吳興盛事人能數直自胡

公到芮公

聞人有善已伸眉倒屣傾困更不疑羣々萋々竟何許卷阿空

老鳳皇枝

曾懷北海與南溟却要消々一勺清相對蹙然如重客無人信

道是門生

壁水經年奉宴居天和襲物自舒徐憑誰寄謝朱公揆纔向春

風坐月餘朱公揆見明道于汝州歸語

先生墓木綠成園弟子摧顏畫掩扉大雪繁霜心已死有時清

夢尚摳衣

送朱叔賜赴閩中幕府二首

止戈堂上屐聲閑飛蓋相追杳靄間君到定知難入眼倚天瀟

霍是家山

詩

路逢十客九衿青，半同是牕舊弟兄。
最憶市橋燈火靜，蒼南巷北讀書聲。

周克夫主管挽章

五柳傳觴地，風流魏晉前。
曾探孝先荀，慣坐廣文氈。
身世渾如夢，功名莫問天。
從今風雪夜，不上剡溪船。

周表卿尚書挽章

奏篇曾用牘三千，晚歲回翔日月邊。
眼看四朝諸老盡，身兼五福幾人全。
清臺課曆遺書在，晝寢凝香舊政傳。
竹馬館前寒月白，當時轍迹故依然。

楊信伯郎中挽章

象魏三千法瀛洲，十八人南宮占列宿。
少海近重輪，聞道清羸極。猶能職業親，榴皮餘屋壁。
零落獨無神。

並舍游從舊同朝，分義深時墜書札。
得：到山林北去先，移棹南來後盍簪。
死生離合地，搔首一悲吟。
前歲某還朝，公方去國。

蔣世修祕書父朝奉挽章

太乙青藜子舍光，命書頻歲到高堂。
深居物外風煙老，靜看人間日月忙。
繞舍圖書千載韻，映階蘭玉四時芳。
逝舟休歎東流水，餘慶源流袞袞長。

蘇仁仲計議挽章

幽棲略具便休官，帝遣蒲輪喚不還。
大似文元居道院，又如退

詩

傳過香山夢回帷青冥上

嘗為密院計議官

醉墮風波浩蕩間

汀嘗州

向使胸中有榮辱那能八十鬢毛斑

向運使挽章

戟衣翻戶映庭槐使節州符未展才文獻定知丞相似淵源還
自雒陽來異端惑世濃於酒古學違時冷若灰從此湖人識喪
禮凜然治命手親裁

酬上饒徐季益學正

吾家紫微翁獨守固窮節金鑿罷直歸朝飯尚薇蕨哉李杜
壇總角便高躡暮年自誓齋銘几深刻責名章與俊語掃去秋
一葉冷淡靜工夫槁乾透事業有來媚學子隨叩無不竭辭受

去就間告戒意尤切典刑自耆老護持何敢闕嗟予生苦晚名
在諸孫列拊頭雖逮事提耳未親接徐侯南州秀少也嘗鼓篋
示我百篇詩炤坐光玉雪因之理前話講繹霏談屑兩都弟子
負家法嚴城堞取善則未周守舊猶有說同門風雨散孤學絲
桐絕懷哉五馬橋寒逕尋遺屨

何茂恭母王夫人挽章

聖朝人物盛諸何壽母端然樂事多堂下無憂萱 天邊有
信桂交柯黃金籬滿經方重白玉樓成恨未磨空誦安仁舊時
賦版輿零落故山阿 仲子以文稱而先
逝故有玉樓之句

夜宿浦城魚梁徐刪定子出示林謙之挽其父二詩時

謙之方按刑廣東有懷次韻

五年不說空山雨，今夜魚梁著釣船。為問故人今健否，枕椰葉暗瘴江邊。

兩章宛轉復清哀，讀到魚梁首重迴。便使短棹無姓字，也應知是艾軒來。艾軒詩云：脩文卷裏暮春前，欲上旗亭送客船。忽有短棹無寄處，魚梁却在淚痕邊。忽然白晝自生哀。立馬橋東喚不迴，驚起何波理殘夢。十年燈火上心來。注云：次章述夢中所見，何使君文舉為同舍生，蜀人以波呼之，猶言丈人也。

題劉氏綠映亭

涼葉翻翻不受塵，芒鞋藤杖及清晨。開窗小放前溪入，澄綠光中獨岸巾。

鷺浴魚跳在鏡屏，搖青浮碧太鮮明。牆東種得陰成幄，隔葉看來却有情。

題歸菴

芸壁開蒼峽，風林卷翠濤。諸窠皆老大，一嶂獨孤高。發興雖公等，尋幽許我曹。秋光端可賦，不是楚人騷。

王通直挽章

近來南國冢盡是北人墳，異縣誰憐我同鄉。又失君深居傳雅尚，堅坐挹清芬。日落長安第三槐，拂暮雲。

劉梧州挽章

駟馬高車炤路光，幡然改轍興何長。空山猿鶴驚無恙，同社雞

豚樂未央祇見歲華來冉、不知耆舊去堂、北邙道上麒麟
冢誰得歸休十載強

許著作挽章

清文麗藻百川增宮步迨隨愧不能麟趾差肩臺岌、鴈飛聯
翼塔層、尊鱸歸興都門酒薤露悲歌大隧燈獨向梁間誦遺
句寒窠衰菊繞峻嶒

次韻葉丞相陳尚書游南園

樂事良辰古所難三分春色一分寬潤花雨過紅裙濕倚竹風
斜翠袖寒自有南堂誰舉白可無東絹為施丹兩翁醉墨曾題
品便作平泉草木看

宣城李君嘗遊東湖居士之門袖詩見過次韻以謝

人去湖空古豫章溪蓀水荇換年芳聞風我是通家舊覓句君
猶弟子行鬚髮蒼浪休歎老齒牙沆瀣尚生香宛陵自昔詩人
國今日誰升小謝堂

何叔京挽章

濮州以諫死何氏得其真天下中庸義人間父子親再傳猶易
簡小出復逡巡埋國雖南土傾心尚北辰
碩蓋黃亭夜脩然澗壑姿倚天惟直幹到地絕旁枝壘、今何
許悠、只自知寒碑卧風雨千載有深期

魯少卿挽章

慶源衰：接天流老桂傳香次第秋人物西都九卿選光華南
國十州遊脩然徑下滕王閣已矣長懷范蠡舟身後楚騷誰著
錄靈光舊草合兼收王文考逸之子作靈光賦而天宗教君寔似之

蕭果御酒祭挽黃

虛心觀世態實行播鄉評璧玉中邊厚冰壺表裏清家聲到蕭
傳人望似陽城殄瘁無窮恨湘江日夜傾

摩揣誠斯薄雕鐫質自銷平生但真樸直上絕枝條氛霧終澄
霽丘山亦動搖朝陽奮時鳳聲入舜簫韶

送喻叔奇通判會稽

鳴騶前日餞出使椎鼓今日送作州會稽別駕官尚薄道傍羨

者何其糶版輿有親餘九十東南之美供甘柔先春鑄牙入午
啜破臘箭茁充晨羞况復詩壇執牛耳所至風月相獻酬千巖
萬壑徧題品會有采者人名道

與同館遊張氏園分韻得日字

出門厭囂塵入門倦佔畢駕言城北園滯思頓覺失方池環脩
篁廣陌衛行栗先雪梅已苞後霜草猶茁上躋極高明旁穿復
深密主人真喜事秀句屢盤帙招呼文字飲及此三餘日山林
與鍾鼎零茂本非匹斯遊豈偶然書板記甲乙

送胡子遠著作知漢州分韻得行字

定交不在早意合蓋已傾胡侯西南來兩載同書檄與人徐有

味于世初無營虛舟淡客與未易寵辱驚魚龍同一波中有千
丈清道氣自深穩名言常簡明南宮接東觀天衢勢方亨夢回
得遠信窺簷渚鴻鳴開書見連環歸興浩已盈子政方校錄令
伯俄陳情都門日轂擊雜襲炎涼并誰知此麾蓋獨為思親行
夾道皆歎息始識真重輕古來聚散地雪夜天崢嶸別袖不可
挽宿草洲渚生君臣有大義忠孝相持衡勉哉楸明德清廟須
棟甍

薛叔雲左史母方夫人挽章

彤管傳遺範形容欲付誰初年柏舟賦晚歲艾軒詩

莆中稱壽母不獨暮三司

往在西雍日從容許拜親杏花壇壝古萱草戶庭春曾是升堂
客應為執紼人壺公天一角吹淚洒車塵

端明汪公挽章

異時憂世士太息恨才難每見公身健猶令我意寬彫零竟何
極回復豈無端此理終難解天風大隧寒

四海膺門峻親承二紀中論交從父祖受教自兒童山嶽千尋
上江河萬折東微言藏肺腑欲吐與誰同

趙路分挽章

魯衛封雖近原顏室自貧一家唯四壁九族自三春子舍龍頭
貴佳城馬鬣新升堂如昨日南望涕沾巾

晨昏生死際至性極民彝巨孝東都傳劬勞小雅詩固應為世表何止秀天枝令子傳遺緒纍然不自持

陳能之少卿挽章

往在西臺日調娛用力艱善人終有恃公道亦徐還既去言方白重來鬢已班清名配唐事千載赤城山
二父官曹接諸郎硯席通流年何易見日每忽馬走誰憐我麟書近得公又成交臂失楚此鐸聲中

恭和 御製秋日幸秘書省近體詩

麟閣龍旂日月章中興再見赭袍光仰觀焜燿人文盛始識扶持德意長功利從今早管晏浮華自昔陋盧王願將實學疇天

造敢効明河織女襄

賀 車駕幸秘書省二首

麟臺高柳識雕輿共記中興幸省初黃道再傳天子翠青編重入史臣書需雲下際君恩盛晨露高張樂節舒若寫鴻猷參大雅定非周鼓頌田漁

紫清丹極與天鄰闔闢乾坤繫笑嘖獨為斯文回一顧坐令吾道重千鈞先王舊物參差見列聖明謨次第陳墨客區區感崇過豈知深意在彝倫

題真覺僧房蘆 以下舊刻外集

何人夜折茗溪雪吹落山堂寄清絕夢回軒檻非人間一岸扶

疎散殘碎月秋風索々秋意晚葉外參差明疊嶽頗似江南短
棹歸平沙鴈落汀洲遠蒼濤遠窻碧玉寒中有漁父千古閑知
君胸次五湖濶波聲髣髴遊杏壇少林之孫韻枯木避世避人
何用逐渭川漫漫復千畝多江上由來一葦足

再賦真覺房蘆三首

湖山近減江趣寂歷顏垣仲蔚蒿縱有秋風何處著遠籬無
葉起蒼濤

屋角清渠瀨淺沙風斜雨重倒蒼葭沙鷗不下投前浦寒雁重
來失鷺花

清曉霜鐘喚客興餘聲知度幾稜層

時見憑

欄一兩僧

漢銅弩機歌

甘泉宮中烽火催武庫掣鑠殷春雷山西都尉部千弩意氣欲
壓天山摧朔風慘々隨旗尾角聲滿天日色死眼吞單于方發
機南風不競羽倒飛血視空弩尚思戰邊庭無竹可續箭斷絃
已作塞上塵零落銅牙時一見土花蝕盡繆篆青千年遺恨今
未平雕鞍過盡不回首落身几按依書藥蘚苔暗淡生古色中
有少卿千斛力從漢至今無大黃婦翫兒嬉固其職長平箭頭
豪士憐赤壁折戟傳青編古來慷慨共如此脫略形器求天全
是機雖缺神凜然想成風沙射雕天徑欲匹馬南山邊何必一

臂三十綦

晚步溪上

踈、屐齒印平堤露着烏紗客未知別浦歸舟爭占岸橫林宿
鳥自分枝開張漁父曾中趣漏世騷人句外悲會與清溪約長
夏風簾水葦答連漪

秋日

堂下梧桐樹清陰欲滿簾風前數葉落枝外幾山添世故真難
犯幽樓不用占新涼入書幌好在藪侯籤

夏夜

晚市收散盡虛堂一味涼炎蒸渠酷吏閒靜我羲皇露沐踈螢

濕風梳細草長興移無定在隨月轉胡床

應春坊挽章

鉛槧青燈夜韜幹紫塞秋請纓雖拜疏投筆未封侯幃白風煙
慘旗丹霧雨愁從來桑梓接助挽不成謳

和虞仲逸初夏懷黃巖村居

幾曲江邨雨外明釣磯漁屋入新晴
參天喬木淺深綠蓋水圓
荷先後生歸夢每煩春鳥喚故林可忍曉猿驚
功成共祖東門道不負青溪山舊主盟

次前韻答石秀才

幽軒迢炤可聰明政用高談答晚晴
共聽銅瓶秋雨急不知石

曷曉雲生清詩未讀心先醉別日無多夢已驚聞道烏衣盛文
史祇愁異姓後宗盟

効進士作三年通一經

歲月去如矢橫經徒慨然誰能通一藝真不負三年用意窺園
外收功刻楮邊幽光回靈簡新意出陳編上相黃金重諸儒白
首鮮同聲不同調嘆息伯牙絃

過九江贈同舍陳伯秀

伯秀名並少與太史同遊
三山林少穎先生之門

異時夫子門論交心獨可晨憲並几案莫藥共燈火同升大宗
伯道阻山礮破淡墨濕棲鷄天開棘園鎖高張三百丈徧數不
及我咫尺判飛沈鵬搏笑鳶墮音塵兩踈濶歲月悉箭筈風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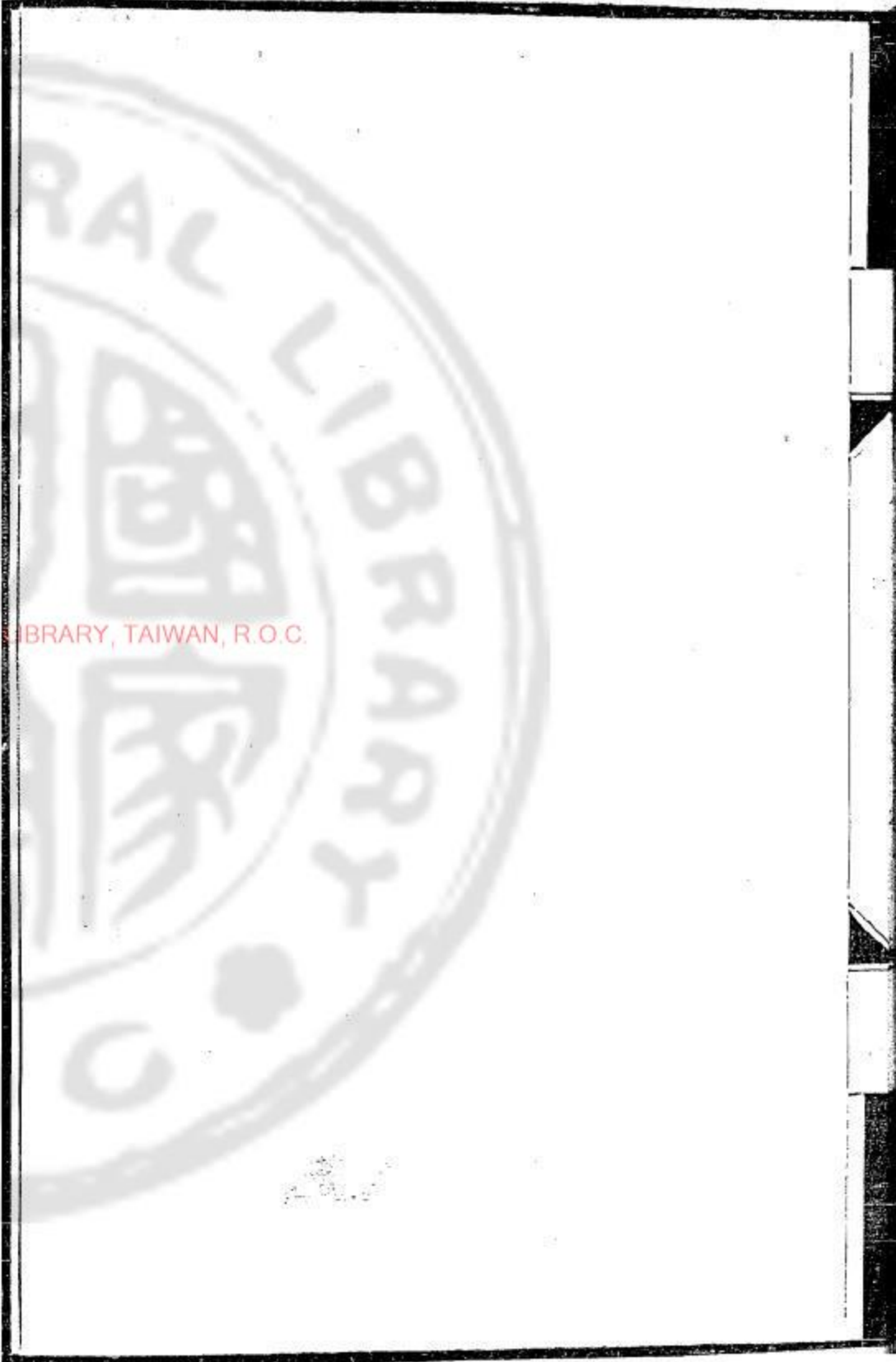
礮口帆雨繫潯陽柁 尚一尉旌旗穿紫邏相逢話舊游撥

置朱墨彩 手忘寒温屈指半轍軻官居岫平湖波濤日春籟
飽看五老面此計殊未左山房舊聞名欲往輒不果須君發其
藏萬卷書繞坐

後村詩話載先生馬嵬一詩錦襪千年恨皇輿萬里程寧
知輓船士亦有別離情此詩不見集中附記於此 魏文帝
有見輓
船士新婚別妻
詩故詩中用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二

表

代蒼部知黃州謝表

擬邊符而采障愧非禦侮之材佩郡紱以長民莫稱承流之寄
撫躬跼蹐泣事凌競中謝竊以羣萬國之輿圖大一王之統御
地分遠邇之別政有先後之差繫牧守必得夫循良則黔黎庶
底乎康乂睦惟小壘介于長淮雖事簡而俗醇實望輕而責重
登覽故迹多名勝嘯咏之餘參考前聞亦豪傑馳驅之舊肆求
共理必東異能如臣者樸拙孤蹤凋殘遺族冥心造化已絕意
於紫青屈首簿書第研精於朱墨偶濫塵于論薦遂誤畀于蕃

宣自揣庸虛若為稱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錫天勇智受命溥
將日月光華悉在炤臨之下乾坤高厚咸歸覆燾之中允茲銅
虎之盼尤謹玉關之戍曾何疏賤亦預選掄臣敢不宣布詔條
輯寧閭里挈瓶守器誓力保于封陲毀瓦畫墁敢坐縻於廩祿

代倉部知池州謝表

淮壩乘障初無固圉之功江表干城復玷承流之寄甫祇職業
參布詔條中謝伏念臣繆膺世賞之延濫綴官聯之末投身冗
散降命竒窮曩隨牒以戍邊遠傳烽而警備當戎馬之侵軼屢
瀕至危賴王師之奮張卒獲自保偶逃龜犢之毀復玷魚符之
分矧池陽之輿區乃江表之重地干戈載戢則必佩服包桑之

戒兵農雜居則必洽比細柳之屯匪時闕材疇荷隆委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剛健中正齊聖廣淵賜十行之書留神萬國考三
載之績久任官師自驚留落之蹤亦預使令之列臣敢不悉循
侯度祇若政經輯寧凋瘵之餘咨度弛張之要道上德意如瞻
咫尺之光同衆戚休敢顧斗升之祿

代叔父知南安軍謝表

職方之籍甫列附庸公車之章乃容專達恩既均于錫土誠敢
後于籲天中謝惟領下之小邦實江西之窮處廐傳据南北之
會廩稍積前後之增民力凋殘無以追隨他郡地望卑薄不足
搖動有司既弗克勝復難自勗秩居人後憂在衆先如臣者聲

表
迹至微技能至短折肱州郡雖險阻之少嘗屈首簿書顧神明
之已耗晚推遷於官牒誤畀付于守符若為拊摩以臨稱遣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敷施鴻化丕冒上仁視邦選侯方旁求于召
杜考圖數貢亦罔間于邾滕凡有識知同歸責曠臣敢不布宣
詔令遵奉教條尺寸之膚護養何裨于大體斗升之水涵濡終
覲于餘波

代叔父知南安軍謝太上皇帝表

小壘漂搖濫受拊摩之責清都闕遠傾就望之誠被飾枕辭
冒聞淵聽中謝瞻焉敬邑控彼荒陲大江之南朝貢雖數千里
中興之後生聚餘五十年誰諭民編俾知帝力如臣者置身况

散游世竒窮蚤厭干戈微悟息兵之深旨晚觀詔令稍窺更化
之闕規誓與疲瘵共安易簡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妙參乾始靜
贖道原間燕齋心自得大庭之館監觀孝治不遺小國之臣太
極開先萬生並育臣幸同遐俗親見淳風雞狗相聞際粟陸赫
胥之盛牛羊考牧皆車攻吉日之餘

代舅曾史君知筠州謝表

九畿星拱並受詔條萬乘天臨誕敷宸指雖陋邦之代匱亦德
意之親承具以聖謨告於喬土中謝竊以舜門穆：輯瑞以朝
諸侯湯網恢：受球而綴下國思皇盛旦率復舊章肆勤前席
之咨溥及左符之寄腹心屏翰指臂豪英凡拜賜於朱幡咸親

承于丹宸如臣者至謏而拙甚愚以 弓箕久負於家傳
偶逃于官謗長江右壤 附城盼竹使以承流已過斗升之
量歎楓宸而錫對幸瞻咫尺之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濬哲文
明剛健中正下天上施酌民瘼以廣求小紀大綱收主威而總
攬邈在河山之外皆如庶陛之前臣敢不遵奉章程慰安黎庶
悖行教化漸消珥筆之風恪守部封少効挈瓶之智

代舅曾史君知廣德軍謝表

厲精之朝嚴于置守坦明之訓飭以臨民佩天語以在塗參土
風而問俗中謝竊以大江之右一障甚微行闕之旁九畿莫近
地輕而責重賦寡而費多指日待糧皆尺籍五符之舊無時致

餽當大車駟馬之衝紛罷遣之相仍凜支持之不暇誰與領此
厥惟艱哉如臣者受性顛蒙降材謏薄東西隨牒飽郵傳之風
霜旦暮坐曹老簿書之歲月豈期末路驟試小邦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齊聖廣淵剛健中正輪運輻集合華夏以來王綱舉網
踈總方維而受職矧在封圻之內實同庶陛之前臣敢不遵奉
詔條慰安閭里挈竝假器誓殫守邑之勤毀瓦畫墁少荅食功
之義

代倉部知吉州謝表

竢罪倉曹無裨邦計分憂江國尚玷藩條丁寧臨遣之禁林惕
拊摩之責庀官甫始拊已載兢中謝維是廬陵介於楚甸土膏

而人瘠物夥而俗貧萬室連甍剽奪時鳴于桴鼓千艘銜尾轉輸日困于舳艫匪時通材疇荷隆委如臣者賦資謏薄涉世闊踈兩郡民編茂矣慰安之效二年省掾居然尸素之慚亟求襍被之行復與剖符之寄力綿識眊責重事叢惟仰恃于乾坤或俯資於塵露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配天立極繼聖御圖恢舉鴻摹網在綱而不紊操持大柄臂使指而必從雖遠在於江湖猶近臨於軒陛臣敢不布宣詔令懷輯里閭急效近功忍自謀于寵利深根固本誓勉盡於拙誠

為張嚴州謝免丁錢表

奏牘既升方虞聞罷免符亟下稍示復除曷賤悃之遽伸本至

仁之易感中謝惟嚴為郡介國之隅呻嘆謳吟宜朝傳而暮達撫摩涵養當月裕而歲豐孰知凋瘵之餘尚困賦租之重疇先民莫最甚丁徭自古邦家惟欲編民之繁阜于今閭里反憂孫子之衆多王明豈忍于遐遺下吏未聞于控告而臣過以謏薄分茲顧憂鴻鴈于飛親見罄之之訴

懇之之誠

曾謂瑣微蒙開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監觀邦本恢養治原制賦欲均期復大禹九州之正施仁有漸姑從文王四者之先雨露旁流槁乾胥泮臣敬禱厚澤下逮窮民觀其拜賜之時猶有乞憐之意既勤深恤得少愒于今年終覬大恩俾盡夷於旁郡

為虞丞相作辭冊寶進封增邑表

至德要道煥丕冊于賁文厚賞薄功下昕廷之渙汗 辭既貢
淵聽尚高中誦竊以尊親者禮之隆養志者孝之實雖百王之
未舉用以揚名必萬物之咸和始為錫類將增光於鴻業當該
屬于近司如臣之愚受責宜最所憂吁咈督熙載之庶尤敢意
寵嘉錄相儀之微効矧命秩建邦之異數非疇勞懋賞之常科
伏望皇帝陛下稽用邦彛惠綏人欲謂奉承慈極不專典章容
物之間則期望弼臣豈止賓贊擯承之末亟收還于前詔以飭
屬於後勳再用控誠迄期得請

為梁參政作辭冊寶轉官表

奏牘升聞婁干聰聽詔函寵答尚闕俞音輒忘難犯之威敢述
終辭之義中謝伏念臣志雖許國材不逮人高位難居久弗勝
于指顧厚恩未報姑少緩于乞身若繇慶典之成重拜明綸之
渥既躡崇秩復荒大邦則異時避寵之言皆為虛語平日惡盈
之戒自負初心苟必強之受而納之貪孰若聽其辭而全其守
伏望皇帝陛下俯矜懇款深體精誠察其累疏之陳非敢片詞
之飾九闕霄漢儻籲告之莫通一舸江湖將歸休之繼請

又

顯冊昭融光于二典需章愧歎闕以九闕不勝墜谷之憂嗣上
循墻之請中謝伏念臣起繇踈賤濫與幾微肆惟竣事于明禋

並奏鴻名于慈極職是討論之重獨出昂司凜然繪畫之難莫窮坤載敢圖詔綍陟官聯厯考前聞邈無近比欲展終辭之微志敢循再瀆之常科崇聽益高奏封復却雖隆威之難犯覲拙守之獲伸伏望皇帝陛下鑒厥忱誠體其控訴厲弼謨之庶耻用振四維改慶賜于英材以全三樂曲收成命少穆師言

為虞丞相作辭郊恩表

泰時均釐潭車無外路朝敷命寵及罔功不勝墜谷之憂敬致循墻之請中謝竊以大臣之義固非飾小節以為庶國典之常亦難徇一夫而違衆既郊而賚於古有稽敢為喋喋之忱辭將貢倦之愚慮為臣不易當翼殿后以思艱惟天無親實監有

邦之敬德倘自安于居寵斯大戾于協恭伏望皇帝陛下寅畏以答天休隆寬以從人欲與其盡循故事為邦家焜耀之光孰若少抑近司示君臣兢懼之實度或上助持盈之治豈徒私逃招損之尤

為梁叅政作辭郊恩表

天命匪解載儲滋至之休地道無成彌懼大來之福敢辭瀆尚冀終從中謝伏念臣久以瑣材辱于宰枋內積食浮之愧豈獨危身仰思覆餗之憂將難報國於昭明祀克相盛時顯若顯承皆羣工之祇肅穆然昭假本上聖之寅恭顧慙老成臣曾何報効迺颺漢汗之號迺增湯沐之封誠懼雖殫命音尚闕伏望

皇帝陛下俯矜拙守博采師言紓其負乘之慚裁此告廷之渥雖多邑不惜固仲尼愛繁纓之心然足欲故亡亦晏嬰辭叩殿之義

為宰臣作端誠殿賀南郊禮成笏記

竣事恭壇揚八鑾而返軫受釐皇即旅萬玉以盈庭恭惟皇帝陛下對越穆清肅將純嘏本以宸心之登茲熙事之成陳安之謨念幾康而昭受進敬之戒監陟降於顯思

為芮直講作慶王辭

有命自天被寵靈之特異無功

以滋多義所當辭

言非敢飾中庸

或自量進依日月之光但

私

服詩書之

見聞常憂居養之移易忽驕盈之

戒陛下慈憐益厚寵數彌加微橫草之効而增邑賦進國封茂

維城之稱而兼節鎮備藩翰是皆厲世摩鈍之具以待 顧

於揚庭孳孳之時猥及微陋思聖世豈無失職之寒士而邊外

必有服勞于下僚與其專於戚親孰若均之臣庶籌量至熟愧

請實宜伏望皇帝陛下 從欲之仁俾安愚分察由衷之義姑

寢誤恩私惠之不行則衆心之自服

為芮直講作慶王生皇孫錫名謝太上皇帝表

列第環宮方極奉承之樂周廬設衛載延以續之榮烏奕觀瞻凌兢佩戴中謝竊以東平諸子印猶限于能趨魯國五名顏僅

稱于同物疇若覃庀息於襁褓矧惟錫美稱于冕旒此蓋伏遇
太上皇帝陛下高視穆清游心昭曠巍：蕩：共瞻太極之尊
繼：承：爰薦曾孫之慶願弼成于幼學用克對於鴻私

為芮直講作慶王生皇孫錫名謝太上皇后表

溫清承顏慈極夙承于椒屋焜煌發命光風初轉于蘭芽吉語
甫傳微躬載暢中謝竊以元氣兩儀之運資始資生天枝四葉
之祥以嗣以續慶流繁衍爵及攜持此蓋伏遇太上皇后殿下
德冠河州化享宮闈周邦胥喜惠既篤于曾孫晉錫用蕃福本
承于王母願益開于蒙昧庶仰答於坤元

為梁參政作乞解罷政事表

儼歎婁聞危衷已竭瞻存雖渥鄙守難移盡布精微仰祈原宥
伏念臣起于韋布職是機衡進則有未報之上恩豈容苟去退
則有難酬之重責安敢自私使其筋骸粗可鞭策或以識慮短
淺而逢尤悔或以舉措乖謬而干譴呵亦既冒居皆不敢惜今
乃足病重臆目視茫洋蓋表著之所共瞻而冕旒之所親見如
州縣官曹之末若簿書期會之間小有罷癘隨即汰斥而塊然
衰疾据此崇嚴略貴而問罕置近而治遠恐凡被譴之士皆且
指臣為辭雖欲示恩乃妨責實伏望皇帝陛下曲留聰聽俯鑒
忱誠念臣所陳者繫國體之重輕察臣所求者匪身謀之安佚
特捐祠廩俾解政涂則臣當收召精神袪除痾疹已誓異時之

糜殞不惜捐軀用明今日之逡巡本非避事

又

誠懼升聞所期得請溫言賜却未即報俞進忘難犯之威仰籟
蓋高之聽伏念臣氣昏質弱材薄慮疏聞國論之幾微坐彌三
載問政涂之謬寄何補一豪慚愧相乘疾疹交作眊然瞻視于
文牘而已艱憊矣步趨雖會朝而已憚涉冬浸劇與日俱增引
大體而遠猷素非所及效小勤而躬細務今又不能若復自
安可謂無耻游歸誠而控懇覲從欲以閔憐公其尸曠之誅豈
容善罷私以奉承之舊尚許免歸休迫之誠單竭於此伏望皇
帝陛下至明燭隱大度包荒若愛其去而積其愆必難覆護惟

遂其誠而解其責乃盡始終賦以真祠還之故里則臣憂危既
釋衛養可專假其休惕之期少加砭劑付以煩勞之事敢憚馳
驅

為汪尚書作知平江府謝表

隆委難勝期于顛踣鴻私曲被遺以便安分書殿之榮光借侯
藩之壯觀度越常典昭明異恩中謝伏念臣際會兩朝推移
紀爵久踰于始穎學浸負于初心越從蜀道之歸亟冠禁涂之
遽經帷詞禁史觀銓衡持凌瘁之孤身萃高華之極選志凋氣
餒日慙職守之隳責厚憂深居有簡書之畏青災狎至疾疹相
乘祈外假于郡章觀遠收于朝蹟睽茲茂苑近在脩門置身未

表
外於函闕顧影忍違于文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立極中正體乾宇萬物以蕪容陶成固間品羣材而並用陟降無私眇然簪履之微假以蓋帷之施臣敢不播敷詔令懷輯里閭增主之明廢任莫追于前悔務民之義疚心尚補於夙愆

為韓尚書作知建寧府謝表

輔郡固功方籲天而滙懇潛藩非據乃易地以疏息優假至深凌兢曷已中謝伏念臣奮繇平進親受異知參言語侍從之流遭逢甚厚責獻納論思之効稱塞缺然假罷清廂分憂近甸拊摩無術幸及于食新全度有加訖蒙于奮念惟建溪之作屏實代邸之啟封屬此丐閑眷焉改畀官遊未遠馳驅尚記於壯時

民力已殫凋瘵尚頽殊于前日姑勉圖于綜理恐終負于使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燭萬微惠綏羣獻本末輕重咸歸統御之中小大短長不出範圍之外顧如衰鈍亦獲便安臣敢不上體曲成益思盡瘁土風里俗雖粗識其二三王澤國章曷布宣于萬一

禮部代宰臣以下進三祖以下第六世仙源類譜仁宗皇帝玉牒畢賀表

天發慶源衍皇支而有永國嚴大典章烈祖于無疆今日載蠲上儀交舉中賀竊以建邦啓土胄本出于神明扶世導民德實參于化育厚裔苗之憑藉培運曆之靈長炎宗肇興上通元造

昭陵在御專以至仁垂光覃被於雲來流澤涵濡于億兆厥開
 真主並輯曠文譜增屬籍之華牒列史臣之錄發揮昌緒見大
 宗小宗之蕃申載宏綱示特書屢書之重源流綜貫典冊宗成
 繇宣祖以來咸星羅于霄極若明道而後實日靖于鴻圖振
 信厚之風皞皞泰和之治銀潢澆濆玉版閱嚴千八百國之封
 先乎異姓五三六經之籍展也同符懿鑠厖洪函生闡澤恭惟
 皇帝陛下隆恩駿惠紹基帝繫絲延監枝葉本根之輔皇猷渾
 灑思規模渠躩之遵式是玉璽對於華旦臣等參聯庭案親覩
 邦祺聖統聿傳陋柳芳永泰之譜休聲遠繼賡石介慶曆之詩
 代宰臣以下進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畢賀太上皇

駿惠下原
 板缺二字

帝表

清都絳闕固高視於羣生寶繫瓊源實仰資于太極告成典冊
 垂裕仍雲中賀竊以顯穹生民濬發皇宗之盛丕天大律於昭
 帝繫之嚴顯允熙朝肇開聖統德隆澤厚命既僕于萬年曾遠
 族蕃譜方登于六世戚疏區別昭穆派分雖國論民言不至齋
 心服形之地然宗盟家政猶閑問安視膳之時爰練日以龜從
 咸望雲而黿抃驩騰需牘慶集叢霄恭惟太上皇帝陛下淵靜
 化源希夷物始大綱授舜既蕩以無名九族睦堯本親而
 有叙光宅穆清之邃具膺 衍之祥臣等幸際休辰與觀盛事
 中興功業斯千詠輯于弟兄百世本支陳錫永觀于孫子

代宰臣以下賀車幸秘書省表

東觀書林久徯漢儀之觀西崑策府載瞻周馭之臨嗣三紀之
閱摹軼百王之盛節中賀竊以斯文崇替與世降升自我祖宗
嚴載籍萃藏之地于時典冊踵乘輿游幸之書從容箴誨之求
廣大峻良之聚矣圖再造華省一新爰親御于右文用仰繩于
前武重明善繼太極丕承乙夜續陳念初載網羅之不易昕朝
班入思中興儲養之有原乃臨三館髦彥之躔乃展列聖圖書
之奧帝暉下矚光榮河溫雝之葢大藻昭垂跨過沛橫汾之詠
湛露示醇醲之惠承雲宣純繹之音一日萬幾曾靡齋居之暇
九流七略獨煩清蹕之留蓋以恢稽古尚德之風夫豈為飾治

樂成之舉聲明布護慶澤汪洋恭惟皇帝陛下秩叙邦經裁成
王度多聞將求建事既惠顧于簡編大享所以養賢復均盼于
肴醑士心興起雅道流行臣等服在具僚身逢昌會第從臣之
頌敢揚厲於鴻休近天子之光請具宣於德意

代宰臣以下謝賜冬衣表

觀天四序歛一歲而成冬稽國九經與羣臣而同體趣頌高筭
下逮周行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丕冒羣工誕敷洪施當未明求
衣之際穆若有懷顧大寒索裘之時淒其將至乃申舊典以示
深仁臣等覆被君恩靡捐邦賦仰思報上傾星辰拱北之心俯
念裕民斤杵大東之詠

代宰執以下冬至賀表

七政上齊協璣衡於景至九儀下辨旅圭璧于陽生休氣函蒙
稜容飭備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原皇極化浹泰和天地之心
玩羲文而來復日月所照觀周正而徧頒同軌同文時萬時億
臣等蹟汙班 日睇陞蔗南面而朝羣臣雖亞歲彝章之舊北
鄉而壽慈極實熙朝慶興之新

代宰臣以下冬至賀太上皇帝表

義馭迎長曆既傳于大舜魯臺書瑞雲咸望于帝堯凡厥含生
胥為善頌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鈔泰三極高蹈百王游物
之初坐毓滋萌之彙御氣之韓默符享長之陽順履休辰備膺

純嘏臣等俯借羣品仰跂太清本本元元起數載推于一復父
父子子並明永協於兩離

代宰臣以下賀雪表

皇極之主疇既叙於時寒豐年之冬兆先占于積雪繽紛六幕
賁冒九圍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綏靜嘉師財成元化嚴凝西北
歛義氣以方升疆理南東瞻同雲之已合瑞呈禹甸喜溢堯衢
臣等幸際昌辰欣逢休應授簡而居容右雖慚梁苑之辭為樂
而與民同請上齊宮之對

代宰臣以下賀太上皇帝雪表

矍矍婣娟穆若清都之邃聯翩飛洒蒿然豐歲之祥璀璨辰居

昭融休氣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默調玉燭高眡珍臺成性
存存雖觀于虛白為衆父父未庸釋于黎黔顧圭璧之錯陳
睽倉箱而載懌臣等邈居下土絕改寒天遊藐姑之山既瞻冰
雪占魯孫之稼豫慶茨梁

代宰臣以下謝賜喜雪宴表

同雲雨雪南山已詠于豐年湛露晞陽北闕載開于華宴光生
觴豆澤泱簪裾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昭受天休鑒觀民阜醴泉
甘露靡容太史之書占酒嘉肴獨侈農夫之慶凡陪鎬飲咸識
堯心臣等盪列岳紳喜均側弁一之日二之日既沐洪恩千斯
倉萬斯箱行觀嗣歲

代宰臣以下會慶節祝聖道場開啓疏

受命降原本乾坤之純佑祝釐歸福亦臣子之精誠前占出震
之期敬致後天之祝皇帝陛下伏願具膺三樂誕保九圖合岱
嵩衡華之高登崇壽紀接虞夏商周之統光大皇圖

滿散疏

中興初建于一元是基景命陽月肇先于三統厥啓昌期天示
休符人歸美報皇帝陛下伏願膺圖有御曆無疆岳堯舜之
衣裳永承慈極復文武之土坐集駿功

進功德疏二首

奉玉卮於十月適當誕聖之辰上金鏡于千秋共罄愛君之志

襲邦家之休懿極海宇之頌祈皇帝陛下伏願翕闢儲祥穆清
凝命泰元受筭宣昭億載之符無逸獻龜跨軼三宗之壽
七政璿璣占瑞肇開于漢朔千秋金鑑獻規思輯于唐臣率時
同宇之誠迺續後天之算皇帝陛下伏願仰承帝則俯畏民岩
御無逸之篇極嚴恭而得壽對不違之命奉聖敬以滋休

進所編文海賜銀絹謝表

右臣今月四日承中使李裕文宣諭聖旨以臣所編文海精當
賜銀絹三百疋兩者奏篇無取錫命有加既叨中秘清切之除
復拜內府便蕃之錫人微恩厚感極涕零茲益伏遇皇帝陛下
聖學高明皇猷淵懿粲然衆作思採摭以無遺蕞爾小臣懼討

論之不稱已逃罪戾仍被眷私抱慙懷鈔昌副右文之意賜金
增秩徒慙稽古之榮臣無任云

為虞丞相謝生日賜生餼表外集

問初度于疇人尚記攝提之次傳溫言于詔使有來橐飲之頌
雖曰常彝實惟渥澤伏念臣久膺謫屬浸迫衰遲勲業無成惜
流年之尺璧劬勞莫報慨厚廩之千鍾每于載育之辰愧此多
儀之錫繼粟繼肉雖屢省于便蕃食志食功迄兩無以稱塞退
而自揆莫知所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覆物以仁馭臣以禮脩
宣王之考牧庶物既蕃體義易之養賢舊章用舉光華異數著
歸始生臣敢不追繹教忠益肩移孝無復遺美之地永負親恩

惟念含哺之民共均君賜

表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三

奏對劄子

為張嚴州作乞免丁錢奏狀

右臣昨者恭奉聖旨差權發遣嚴州軍州事內竊省循以未信之學適當民社深懼識眊力淺踈濶舛繆仰負皇帝陛下責成共理之意敬陳悃愾辭弗俞詎勉遵承皇灼無地爰自就道徧訪本州利病徃來者皆言嚴之為郡地瘠人貧丁鹽錢絹額數繁重民不聊生此賦不除永無息肩之日臣瞻望威顏之始冒昧控訴天慈憫惻許令到任條具以聞仰見陛下至仁博臨勤恤民隱雖古先聖王之用心不是過也臣自到任延問耆老

詔諏僚吏叅稽案籍始知本州丁鹽錢絹為民大害向來所聞百不一二謹條具本末工干天聽臣炤對本州丁鹽錢絹之起據父老稱自承平時每一丁官支給鹽一斗計五斤每一斤計錢三十一文二分省共計錢一百五十六文省却納絹一丈二尺八寸數內一半係本色絹一半係折納見錢是時絹每一匹直錢一貫文省每丁計納絹六尺四寸計價錢一百六十文省又折帛見錢一百六十文省兩項通計三百二十文省將官中所給鹽斤價錢一百五十六文省比折外每丁實陪貼納錢一百六十四文省所納不多公私兩便未見其害後來蔡京改變鹽法令大商入納買鈔支給袋鹽貨賣從此官司更不支給丁

鹽徒令納絹監給既停絹價復長浸久浸增目今絹一疋估計折納七貫文省民力殫竭職此之由臣請為陛下詳言之兩浙東西路共管十五州軍戶口物力無若本州之貧丁鹽錢稅亦無若本州之重本州地形阻隘絕少曠土山居其八田居其二澗曲嶺隈淺畦狹隴苗稼疏薄殆如牛毛細民崎嶇力耕勞瘁雖遇豐稔猶不足食惟恃商旅販販斗斛為命旬日不雨溪流已涸客船斷絕米價騰踊大小嗷嗷便同凶年每歲合六縣所納苗米除折納糯米外粳米止管八千七百五十一碩猶不及湖秀富民一户所收之數所有官兵米糧逐年婺州應副一萬五千碩補助支遣尚闕一萬三千一十碩其為困乏不言可見

重以坊郭鄉村邊溪去處每經巨浸垣墻頽仆廬舍傾摧資用散失生計蕭然若遇寇盜整葺未全復遭漂蕩民素窮乏又加此厄雖使止存兩稅猶懼輸納不前今乃經賦之外每丁使之重納丁鹽錢絹一丈二尺八寸其雙丁以上折科每匹計錢七貫文省凋瘵之民其何以堪且以兩浙諸郡論之平江府秀婺衢等四州自蠲免丁錢明州每丁止納錢六十文足惟湖州丁鹽錢絹在兩浙最號為重其烏程歸安長興安吉德清五縣三丁共納絹一疋本州三丁共納絹三文八尺四寸比烏程等五縣每三丁共少一尺六寸一丁止少五寸三分三釐相去不遠其武康一縣每四丁共納絹一疋則反輕于本州截長補短本

州丁鹽錢絹較之湖州猶自頗重至于他郡重輕相絕可以類推本州民力在兩浙十五軍州之下而賦歛反在十五軍州之上以至貧之民納至重之賦人情物理恐不應爾臣謹按本州丁籍建德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一千八百四十九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一萬七千八百九十八丁無產稅戶計三千八百二十二丁遂安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二千三百三十七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八千九百六十四丁無產稅戶計一萬八百八十六丁壽昌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九百七十七丁第五等有產稅戶計七千六百二十九丁無產稅戶計四千二百一十八丁分水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五百六十六丁第五等

有產稅戶計一萬三千七百五丁無產稅戶計九百七十八丁
淳安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三千六百五十丁第五等有產
稅戶計八千三百三丁無產稅戶計一萬八千二百七十四丁
桐廬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計一千三百九十九丁第五等有
產稅戶計一萬五千四百八十丁無產稅戶計二千一十八丁
通計六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止有一萬七百一十八丁其第
五等有產稅戶共管七萬一千四百七十九丁雖名為有產大
率所納不過尺寸分釐升合抄勺雖有若無不能自給其無產
稅戶共管四萬一百九十丁並無寸土尺椽飢寒轉徙朝不謀
夕本州統管一十二萬二千三百九十三丁而第五等有產稅

戶無產稅戶共管一十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丁是十分之中
九分以上尪瘠困迫無所從出從前官吏明知其害迫于上司
督責之嚴汗顏落筆感額用刑笞箠縲繫殆無虛日愁難之聲
閭里相接彊捍者窮塞無聊散為攘竊四方遂指嚴州為多盜
之區非獷俗獨鍾于此土蓋丁錢偏重於它邦原其情狀實可
憐憫臣體訪得深山窮谷至有年三十餘顏狀老蒼不敢裹頭
縣吏恐丁數虧折時復收括相驗糾令輸納謂之貌丁民間既
無避免之路生子徃々不舉規脫丁口一歲之間嬰孺夭闕不
知其幾小民雖愚豈無父子之愛徒以阨于重賦忍滅天性親
相賊殺動傷和氣悖逆人理莫斯為甚臣聞之不覺涕下竊自

惟念本州實光堯壽舜太上皇帝基命之地陪輔行都最為密
通皇帝陛下方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豈容輦轂百里
之間斯民顛頓愁悴父子不能相保意者未有以實上聞者臣
職在拊摩尚復便文自營不言死有餘罪用敢竭誠恚意上徹
旒宸臣恭覩紹興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勅三省同奉聖旨永
道郴州桂陽監及衡州茶陵縣民戶於二稅之外尚循馬氏舊
法添納丁身錢絹米麥流弊未除朕甚憫之可將逐州縣丁身
錢絹米麥並與除放臣竊惟永道郴州桂陽監衡州茶陵四郡
一縣邈在湖廣太上皇帝明見萬里之外不異遠方捐賦予民
本州幸在關門之側反不得如遐方荒裔沾濡德澤臣竊痛之

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嚴州丁鹽錢絹依永道郴州桂陽監衡
州茶陵縣及衢婺秀州平江府例盡行蠲除使一方仰父母子
吏不至門復有生民之樂不然乞如明州例每丁納錢六十文
足又若以國用未裕則乞蠲免一半粗寬民力亦為厚幸然終
不若沛然盡蠲為添漉無窮之澤也臣誠過慮恐議者或謂蠲
免嚴州恐諸郡援例申請必致有虧經費臣竊謂聖人之治俾
萬邦惟正之供丁鹽錢絹出於一切本非常賦陛下約已節用
凡以為民異時帑藏充溢蠲免之令固將次第而舉今雖調度
尚虛猶當先其尤急者用示省賦之漸以地則莫如本州之近
以民則莫如本州之困以害則莫如本州之重先後之序宜自

本州始况太上皇帝潛龍舊鎮亦非諸州遽敢援例惟願睿斷不疑俯賜開允俾一方急解倒垂之急臣言語短拙不能盡寫困迫之狀惟與合郡吏民澡心滌慮延頸跂足以俟鴻庖之施冒犯天威臣無任戰慄悚懼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謹奏

乾道六年輪對劄子

臣聞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為恭蓋宴安之適聲色之娛瓌麗之玩畋遊之佚實為治之大蠹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恭惟陛下屬大有為之志宵衣旰食求治之外百無所嗜皇皇汲汲蚤夜勞瘁有非寒士之所能堪者凡昔人之所責皆

非陛下之所難矣臣敢為天下賀前古之君亦知聖道之可尊特以耳目之欲切於身而不能去故因陋就簡甘為凡主今陛下不待箴諫此累自除恢明聖道無若此時之易章句陋生乃徒誦詁訓迂緩拘攣自取厭薄不知內省反歸咎陛下之不用儒臣以為尚幸陛下不用之耳儻陛下誤信而輕用之真責治効於是曹縣歲厯月必無所成陛下遂謂儒術止此聖人之道永無復施之日矣臣敢為儒學賀夫不為俗學所汨者必能求實學不為腐儒之所眩者必能用真儒聖道之興指日可俟臣所私憂過計者獨恐希進之人不足測知聖意之縕妄意揣摩舐排儒學謂智力足以控制海宇不必道德權利足以奔走羣

衆不必誠信材能足以興起事功不必經術臣不復舉陳言腐語姑以目前事言之陛下臨御九年于茲閱天下之故察羣臣之情亦熟矣邊隅小警公卿錯愕而預私將士遷延而却步渙散解弛不相係屬果智力所能控制耶高爵重祿一得所欲畏縮求全惟欲脫去無復始來之慷慨果權利之所能奔走耶異時姦回詆欺敗事墮功之徒追數其過果皆不才不能者耶智力有時而不能運權利有時而不可驅材能有時而不足恃臣所以拳拳願陛下深求于三者之外而留意于聖學也陛下所當留意者夫豈鈇鑿傳注之間哉宅心制事祇畏兢業順帝之則是聖學也親賢遠佞陟降廢置好惡不偏是聖學也規摹審

定圖始慮終不躁不撓是聖學也陛下誠留意此學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實理所在陛下當自知之而自信之矣本原既得萬事有統若網在綱若農有畔非若乍作乍輟漫無操約者之為也惟陛下裁擇其中取進止

又

臣仰惟陛下神武英睿恢建大義將以明天經而修人紀凡偷墮苟安沮計害成者皇明下燭舉無所逃在位在服將皆順上所嚮各肩乃心以趨事赴功王業之隆可拱而待臣竊以謂沮計害成者陛下既已知所惡將順奉承者陛下亦當知所察恢復大事也規摹當定方略當審始終本末當具舉緩急難易當

豫謀古之君臣如句踐種蠡如高祖良平相與共圖大計反覆籌畫至於今可考曷嘗敢易為之哉今委靡者既不足言將順奉承者多為贊美稱誦之辭既未嘗獻疑復無所論難夫一郡一邑之事尚疑者半難者半叅合審訂然後至于無悔况天下大計果可無疑而無可難耶臣所以願陛下深察之也大抵欲實任此事必不輕受此責蓋成敗利鈍其責皆歸于一身故先盡其所疑極其所難再三商榷胷中了然無惑然後敢以身任之雖死不憚彼隨聲響和無所疑難者豈所見真如是之同哉特欲媮取一時之快以釣爵秩勢迫事急又為他說自解而去獨遺陛下以憂勞初非實有徇國捐軀之志也陛下方廣擊豪

傑共集事功政患協心者之不多臣豈勸陛下盡疑其迎合而輕棄之哉唯願陛下精加攷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以何事為先以何事為次意外之禍若之何而應未至之患若之何而防周密詳審一無所遺始加採用則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于前矣然後與一二大臣合羣策定成莫次第行之無愆其素大義之不伸大業之未復臣弗信也唯陛下留神取進止

淳熙四年輪對劄子

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惟紹復大業是志惟計安富內是圖前代帝皇聰明勤儉僅得陛下萬分之一者莫不隨世而就功業未有如陛下汲汲望治十有六年而焦勞未解者也意者

殆羣臣不足以佐下風歟陛下自履尊極政令屢有所更革人材屢有所易置矣方其未更也方其未易也羣臣有能先事建白以起發聖意者乎其所以蔽未極而變患未甚而消者獨賴陛下生知天縱隨即覺悟而已故舉偏救弊維持至于今日者實由陛下聖明獨運而非羣臣之助也然志勤道遠遷延至於今日者亦由陛下聖躬獨勞而無羣臣之助也陛下初豈樂於獨勞哉良以羣臣不能仰助如前所陳加之總攬既久圖事揆策者多不如陛下之精審議法定令者多不如陛下之明習甚則私意小智又多不逃陛下之識察陛下遂謂天下之事既知之矣天下之人既見之矣所以慨然益堅獨運萬機之意也夫

獨運萬機之說其名甚美其實則不可不察焉臣請序而言之
人主一心實治亂安危之所從出所患者奪于多欲則其心昏蔽而不能宰制萬事今陛下於聲色於游畋淡然無一毫之欲惟其有意于獨運萬機故瑣微繁細悉經省覽酬酢區畫日不暇給而天下大計或有所遺治効不進反與多欲者同豈不甚可惜乎此獨運萬機之說不可不察也厥今虜勢陸梁而國讎未雪民力殫盡而邦本未寧法度具存而穿穴蠹蝕實百弊俱極之時官寺充滿而媮墮苟且無庶績咸熙之效降附布于郡縣而未免于疑沮帑藏耗于軍屯而未免于怨嗟陛下欲寬宵旰之憂要必得非常之材委屬之然非常之材類皆不肯捨規

矩準繩而徇人惟忘勢盡禮有賓友之義推誠篤信有父子之親而後可致苟獨運萬機則非能受控御者鮮或在列上益務損其權下益得逃其責陰拱熟視沈浮取容陛下宵旰之憂誰與圖之乎此獨運萬機之說不可不察也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凌奪而後安鄉者大臣往、不稱倚任陛下不得而已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陵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患猶未盡見也一旦有事誰與招麾而伸縮之耶由一命而上大小相承積而至于人主然後尊重無以復加苟萬機獨運大臣而下皆為人所易則人主豈能

獨尊重哉如曰臣下權任太隆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誠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此獨運萬機之說不可不察也陛下至公無我左右之臣雖素號親密至其有過或斷力行何嘗有所牽制可否黜陟裁自聖心所謂左右之臣不過供指顧傳命令何嘗假以事權天下徒聞陛下獨運萬機事由中出聽其聲不察其實妄意在旁者或微有所預也而其陪侍習熟工於揣摩亦能時以一二事取驗于外故人稍稍鄉之此在英主之世本非大患惟明揚賢雋各還其職公議而公行之則人自無所疑而為左右者亦得全其恩意保其寵

祿矣狷介之士忿激過當至以漢唐權倖為比誠非所擬然人之關高經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惧為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思詆排及是時忿激者之所憂將見之矣此獨運萬機之說不可不察也臣願陛下虛心屈已以來天下之善居尊執要以總萬事之成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于小而遺大遠之計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誠意篤而遠通各竭其忠體統正而內外各得其職則二帝三王之治不能加豪末於此矣臣愚戇不識大體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又

臣竊惟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猶未備者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摹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當俶擾艱虞之後其效方見如東晉之在江左內難相尋魯無寧歲自駐蹕東南以來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至深可知矣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如西夏元昊之難漢唐謀臣從容可辨以范仲淹韓琦之賢皆一時選曾莫能平殄則事功不競可知矣此所謂視前代猶未備者也陛下慨然念讐耻之未復版圖之未歸故留意功實將以增益治體之所未備至于本朝立國之根

本蓋未嘗忘也而臣下不足以測知宸指獻言者多以小辨破大體治民者多以苛政立威名逼處拘制而士氣不舒爭奪馳騖而仕路益隘凡所謂寬大忠厚禮遜節義之屬皆詆以為陳腐為迂濶範圍既撤無復畏忌何所不為聖慮將益焦勞矣夫淳華可抑也繁文可也清談高論不切事情者可黜也至于祖宗 風俗所以維持天下者其可賤削之乎臣竊謂

治體其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其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議者乃徒欲事功之增而忘根本之損陛下清閒之燕豈可不永念其故哉又况寬大則豪傑得以展盡忠厚則羣衆不忍欺誣禮遜興則潛消跋扈飛揚之心節義明則坐長

捐軀徇國之氣然則圖回事功亦未有捨根本而能立者也惟陛下加聖心焉取進止

進編次文海劄子

右某先于淳熙四年十一月內承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臨安府校正開雕聖宗文海十一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委呂某專一精加校證某竊見文海元係書坊一時刊行名賢高文大冊尚多遺落遂具劄子乞一就增損仍斷自中興以前銓次庶幾可以行遠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某尋將秘書省集庫所藏本朝諸家文集及于士大夫家宛轉假借旁采傳記它書雖不知名氏而其文可錄者用文選古詩十九首例

並行編類凡六十一門為百五十卷目錄四卷其竊伏自念本朝文字之盛衆作相望誠宜采掇英華仰副聖意而其學問荒淺知識卑陋不足以知前輩述作之指黽勉承命令已經年簡牘浩繁纂輯纒戾加以繕寫纔畢偶嬰末疾尚恐踈略抵牾未敢遽以投進今月二十四日伏蒙輔臣具宣聖諭緣某已除外任俯詢所編次第自惟稽緩不勝震懼所有編次到聖宗文海一部共一百五十四冊并臨安府元牒到御前降下聖宗文海舊本一部計二十冊並用黃羅夾複封作七複欲望特與敷奏繳進其不勝皇懼俟罪之至

除直秘閣辭免劄子

某先奉聖旨編類文海近因宣諭繕寫投進今月四日承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呂某編類文海採摭精詳可與除直秘閣又蒙聖恩賜銀絹三百疋兩某竊自揆度問學淺陋知識卑冗實不足以稱討論之選黽勉承命冒昧奏篇踈略舛差無所逃罪敢謂上恩隆厚寵數過宜蚤夜以思不皇寧處人心初不相遠竊聞果有駁章誠以編次此書止是將前人文集略從其類徒淹歲月何有勤勞又况去取之間豈能允當方聖上責實之日尤重職名非有顯功未嘗除授某已拜金縢厚賜至于寓直中秘實為太優豈宜貪冒寵私重煩公論欲望朝廷矜憐特與敷奏將所除直秘閣恩命速賜寢罷干瀆朝聽其下情無任

悚慄之至

再除著作郎史官辭免劄子

恭惟尚書省劄子九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呂某除秘書省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伏念某頃者備數著庭以病自免聖上錄其鈇槩之微勤畀之貼職以寵其歸綏獎覆護憂無近比卧家以來未及兩載公朝記識不替除目已盼既還舊職復隸史觀深惟尪殘小臣至愚極陋仍歲所蒙被者雖糜捐九死無以仰酬使筋骸僅可自比于人所當奔走就列勉思稱塞實以右支風痺久成廢疾戴大恩而莫報顧薄命而自憐冒昧控陳誠非得已伏望特賜敷奏收還新命依舊差注宮觀庶霑微

祿以養餘齒候指揮

除參議官辭免劄子

右某近以病控免恩命十月二十九日准勅特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仍釐務某竊自惟念一介妄庸無所取似疾病沈痼已為廢人公朝記識不忘始則欲加被飾俾之廁于東觀圖書之間終則憐其病貧又復寘于職優俸厚之地人微恩重感極涕零豈不欲輿疾之官以拜大賜實以抱病之久驅馳道路力所不能欲望特賜陶鑄一宮觀差遣候指揮

為人作論早劄子外集拾遺

臣竊惟陛下側席圖治視民如傷去歲江湖數十州年不順成

復卹之詔蠲復之令賑給之科丁寧懇惻無所不用其極自秋而冬自冬而春自春而夏哺養鞠育日望一日今麥既登場歲事有望陛下宵旰之憂亦可以少寬矣臣既竊為陛下今日賀復私為陛下他日慮敢干鈇鉞之誅而冒言之踈賤小臣服役州縣不得與聞闕廷之議忘自揣度去歲數十州早荒之初關說陛下之前者意其必有兩端焉固有大聲疾呼言其深可慮者矣亦有隱情匿實言其不足慮者矣陛下明見萬里弗以不足慮者自寬而以深可慮者自儆軫顧經理變饑為穰此陛下灼知民瘼審于取舍之大驗也臣竊恐向言早荒不足慮者見今歲之無事遂進說曰曩固嘗言艱食必不甚流移必不多盜

賊必不作今前言皆驗彼大聲疾呼者皆增加張大其事以干譽要名耳是宵旰之勤殆為徒勞而帑廩之發殆為虛費也以陛下之明必無敢進是說者臣私憂過計或萬分一有之則于治體所繫甚大請以臣身履目見者折之去歲早荒之初凜凜岌岌人不自保焦熬焚灼可駭可愕雖號為大聲疾呼者亦恐重陛下之憂困厄危迫之狀鑄裁減削十僅能達其三四耳自朝廷觀之則似過甚自旱荒之邦觀之則猶恨其有所未盡也其所以度茲艱歲安帖無虞者蓋朝廷周卹條畫如此之計官吏奔走率職如此之勞豪右傾倒困粟如此之衆而陛下寅恭祇畏昭格天心導迎善氣又有非羣下所得而與者矣使不如

是則艱食流移盜賊之憂豈止如始之所陳而已哉論者苟徒見今歲之無事遂謂向來初不足慮是猶疾愈之人忘其鍼熨砭治之艱難反疑疾疹本不能傷生如後復有疾可不為寒心耶此臣所以竭千慮之愚而冒進其說也臣願陛下清閒之燕深加細繹因荒政之告成益知疾苦上聞果有益憂勤兢業果有效天人感格果不誣充是心而擴之天下之事臣知其無難矣惟陛下宥其愚而采其誠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三終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四

啓

代倉部知黃州謝宰執啓

黜近臣之薦牘內愧踈庸佩邊壘之守符外分憂顧俯微躬而
怵惕仰洪造以歸依竊觀雲臺之南州素號江淮之要地黃堂
勝槩傳王杜之風流赤壁威聲 孫劉之雄烈會啟恢圖之運
實當控扼之衝䟽亭障以制襟喉遠烽燧以明耳目輯寧封部
儲峙芻糧拊凋瘵而民氣蘇嚴賞罰而士心奮有此數者當求
通濟之才無豈它人獨預蕃宣之寄如其者稟資甚薄涉世多
竒費日月于簿書窘風霜于郵傳錐處囊而立見自愧無間金

躍冶而不祥益思難進崎嶇末路蹉跎窮途肆法官軫共理之良而從橐受舉賢之詔遽塵論奏偶成誤墨之繩濫被選掄豈稱乘輻之鹿叨逾若此報効闕然此蓋伏遇某官名世真儒際天與學冠壓羣公之表典司大政之元遠至通安固間重輕之勢出長入治兼收鉅細之能凡昇付於郡條必參稽于輿誦於何惟鈇亦費陶鎔其敢不力務中行勉求實效措諸事業願師三折肱之醫畏此簡書莫伸九頓首之禮

代倉部知黃州謝從官啓

岸江之壤條教用希被過之州憂虞實重曾是迂踈之質膺茲推擇之餘庀事有初撫躬無所竊以填拊凋殘之俗輯寧荒遠

之區參稽前聞具載成績衛文大布馬遂至於三千羊祜輕裘田爰開於八百克綏疲瘵於變富强闢然近世之亡稱邈矣風流之不再怯者拘小文而牽制誕者張空簿以浮夸井邑蕭條版圖湮墜豈惟威權之素奪正唯勞來之不先匪求循良之能孰還平世之舊如某者秉心推魯降命竒窮才能不及于中庸名實未加於上下問羊問馬既之於政聲學箕學裘又類于世業敢 通列誤玷薦書嚴虎落以扞城任當禦侮佩魚符而臨衆責在長民合是兩端萃于一已凌兢拜命龜勉効官靖言忝冒之由實出忤幪之庇恭惟某官留意人物盡忠國家樂拔茅連茹之多舉無遺善思采對下體之略恕不求全允宣化以承

啓

流必集長而去短故斯辱陋亦玷使令某敢不外飭營屯內齊封部形格勢禁庶成襟帶之勲仁靳義摩敢望袴襦之詠

代倉部知黃州通張魏公啓

仰夫子之門墻夙有依歸之願瞻元戎之旌纛獲承節制之尊敢以丹誠寫之緗簡恭惟某官佐王碩輔命世真儒先知覺後知傳斯文之正統小德役大德為善類之宗盟扶日于慶霄鼓握斗樞于宥府入則贊一日萬幾之務出則專五侯九伯之征震疊龍荒焜煌麟閣處消息盈虛之變適行藏進退之宜肆琴瑟之更張首弓車之聘召獻言申戒避寵就閑羽檄交馳舊疏果符于龜策壘書狎至陪都載綰于麟符當虞舜之四巡延晉

文之三觀運籌坐勝聚精會神錫鈇鉞以撫師搃江淮而分陝落檀裘之危膽沸鶡弁歡謠旗幟精明鼓角誰亮國家再造高鴻烈于汾陽天地重開翊丕圖于建武冠鈞衡于廊廟下膏澤于幅員若智若愚以禱以頌某荒蕪晚學蹭蹬孤蹤每原念于哀宗嘗屢投于化冶志勤事左心親地踈誤分邊壘之憂幸效轅門之役雖迹遙履舄莫伸罄折之恭然氣激肺肝竊效鐘鳴之應

代倉部知池州謝宰執啓

考課邊城訖無善狀承流澤國復出洪鈞既諏日以蒞官敢寓書而徹聽竊以朝廷之上每以休息生養為心郡邑之間宜以

還定安集為事矧池陽之都會實江表之要衝如虎如貌旁穆
萬心之聚載芟載祚俯綏千耦之耕承里閭艱食之餘當師旅
勞還之後欲畀拊循之任必求通達之材如某者名迹湮微性
質固陋偶襲箕裘之緒久安州縣之勞頃佩左符往守孤壘屬
遞書之馳驚紛疆事之繹駭顧當地勢之必爭適會啟鋒之不
至幸終更而去彼荷新渥以來斯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
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
非匹退思僥倖之極盡出陶成之私恭惟某官經緯皇猷彌綸
王度權衡有信揣輕重而得宜坏冶無心俾小大而為用近東
周行之彥遠咨共理之良何此孱庸亦容忝冒某敢不蠲除民

瘼和輯師心歌小雅鴻鴈之詩敢忘勞來讀西京循吏之傳益
務慰安庶幾一得之愚或有萬分之補

代倉部知池州答教官啓

並玉關而出戍已愧罔功盼銅虎以分符游膺因任方愧馳書
之緩乃蒙墜翰之先伏惟某官心醉六經學闕百氏赫奕詞林
之譽從容泮水之遊自幸衰蹤獲聯王事雖日費簿書之末無
預師儒然移風俎豆之間冀資郡政風颺載厲燈火可親願益
厚於節宣庶導迎于休寵

代倉部通吉州交代錢吏部啓

列戟相望夙託門闈之舊擁麾歸覲復承檠獲之 接武有期

拊躬載忤恭惟某官德隆民表識貫邦 曠陰陽消長之原極
文武弛張之用河山帶礪駢 傳百世之盟彛鼎丞嘗膳服襲
五王之慶尚矣典刑之未替蔚然文獻之可觀早涉要津浸敷
華問大邦維屏澤久決于侯藩太微積星望夙高于即位越從
聞燕申命拊循衡經律以恭稽權恩威而並用魯公報政方當
入輔之年楚尹告新其在合符之日某昔勤展對今幸規隨瞻
遐躅以益高策羸軀而自愧管雄劇浩繁之責竊有懼焉承漸
摩綏輯之餘則知免矣氣和青律日靜黃堂願忠護于節宣用
寧承于眷倚

代倉部通吉州胡廷衡侍郎啓

避盖公之舍夙願趨承倚韓子之門尚虞麾斥敢陳尺牘恪布
寸誠恭惟某官名冠倫魁學窮根柢貫大忠于日月際浩氣于
堪輿早抗危言力扶正論帝臣蹇、豈容恭藿之干王道平、
忍使荆榛之塞風波萬里金石一心逮昂壘之承克首弓旌而
聘尹屹中流之砥柱坐閱頽波澹欲曉之長庚獨高衆宿浸
汲直于淮陽未字輿論見

東

宸衷共期三接之餘亟奉四鄰之拜某素 慕用茲幸瞻依秣
馬膏車已溯風於牆屏墨筆操牘先展敬于緘滕

謝單諫議舉自代啓

伏准炤牒舉充自代者深嚴諫省未嘗一通竿牘之勤焜耀奏

函乃有再出門闌之幸存膺曉獎深切兢慙竊以遇合之難古
古今所共不求而得者始號知己無實而當者亦為欺人雅道
浸墮公論益奪材無定品以造請之踈數為賢愚士失常心以
荐揚之多寡為輕重舉賢或蔽於私昵冒寵罕聞于自量有開
者英力回獎習圖雋良于公舉未得其真借光寵于寒蹤以明
此意謂其遠居遼遠之地偶無營禱之嫌表而出之庶有從者
急於諭俗固靡暇于詳求退以省躬亦不容于輕受既辱知于絕
望之日輒告病于拜恩之辰如某者質本穎愚學而固滯酬酢
未經于世故寧保端方呻吟不出于程文何名該洽乃如恬退
尤出虛傳雖潛匿里閭之臨政涖官之考然參稽歲月率居憂

待次之年允賁歸于需章悉控陳于前牘 慙園棘已傷鑿裁
之明敢料規蒲重致品題之誤缺然自視稱此實難此蓋伏遇
某官道峻儒宗望隆壽俊每推賢而揚善將正本以澄源入告
謀猷首冠七人之列旁求髦彥衆先三日之瞻曾是孱庸乃叨
甄拔某敢不服膺古訓嗣守家傳永思義命之常深警悔尤之
發於今日褒揚之語不為空言庶他年進拜之間少無愧色

謝陳尚書舉自代啓

伏惟炤牒舉充自代者奏入宸闈當拔豪英之萃名傳朝路乃
收固陋之尤共疑鑿裁之明尚有豪釐之誤竊以略函封牘削
之誠而求士款昵之外置門埽階趨之素而垂情簡慢之中在

古所難於今殆絕矧列顧問論思之地而統雋髦肅艾之盟前
席後車皆一時之盛選東阡西陌晉歲之雅遊曷此需章逮于
于賤迹論舊則未嘗識面度德則無所取材過而舉必有謂矣
如某者少雖志古長未知方繞斷簡以自封睇崇墉而坐隔弭
弭節燕居之日固願循墻鳴珂法從之辰豈忘投贄始則以孱
懦自薄終則以疵賤自嫌閱日月于丘樊迄參辰於屏著縱不
獲譴斯焉取知曾謂未承謦效之音屢借齒牙之論重濡薦墨
俯漑枯荻燕馬非生聊示愛奇之意晉貂難續更懷代匱之慙
佩寵既隆循涯以懼此蓋伏遇某官提衡清議推轂羣儒遜于
稷遜于夔盡憲虞朝之盛不如農不如圃乃形闕里之謙內切

揣量若為稱塞某謹當益堅拙守毋廢初心博求師友之親力
探典墳之曠深惟公舉本非私謝之時獨有直躬少答曲成之
賜

答詹秀才啓

束書以出將遂遠遊行卷所施宜於先達曾謂嗒然之兀與觀
賁若之文伏惟茂才韞積既豐材華方茂江山草木共助發于
英辭門戶詩書俾盡聞於情話顧慙埽軌虛辱畝闕北海尊空
誤墜禰生之刺西江水遠徒懷蒙叟之心

答侯秀才啓

拜棹款扉已起楚然之喜發函開卷驟觀賁若之文荷意則勤

啓

俯躬以忤伏惟茂才先輩久韜賢韞深探詞源琴書徧歷于四方尊俎久陪于諸彥有如辱陋亦未弃捐許其氣誼之交告以急難之說退循拙守虛辱好音扣劇孟之門非其任也閉顏淵之戶竊有志焉

中兩科謝主司啓

問津鄒魯未知經術之淵源學步班揚詎識詞章之統紀揣己初無于一可逢辰乃幸於兼收得之若驚榮不蓋愧竊以自昔廣招賢之路若時開入仕之門衆俊朋來丞髦輻集略於始進固拘流品之濁清考以終身徐待是非之堅定故上無甚重甚輕之弊而下無必貴必賤之人氣俗啟扈風聲醇厚高弗以此

自滿卑弗以此自慚道降質衰辭繁用寡執筆操觚閱視承明之廬躡蹻擔簦半步高門之地一升俊造之列即為騰躍之階指日而須若儻所負雖懷經濟之蘊墮在冗散之流抗顏議事為病狂刺口論文為犯分仰望雲漢邈無津涯異意者方痛詆而力排知己者特熟視而竊歎彼此之勢既激怨隙之萌遂形間生英豪大振顏靡鄧攸在晉不去王官而舉孝廉德裕仕唐耻與諸生而從鄉賦夫豈厭清華之選又豈避博雅之名察其所存則亦有說蓋欲安常業于夸詡之際抑頽風于奔競之餘示以不爭固將自反惟國朝發進士之舉肆紹聖立宏詞之科屈宋比肩淵騫接袂然觀抑揚之深意少知闔闢之微權抑崇

啓

儀素號儒宗晚紆武弁韓黃門奮由世祿嘗主文闈俾于陟降之間具見厚薄之迹凡名為士當識此心如某者章句諛聞箕裘衰緒信書滯固幾類魯人之臯涉世舒遲殆同齊俗之緩妄晞暖軌輒造詞場千里馳驅變星霜于郵傳連年膠擾付編簡於塵埃以推魯僻陋之資加廢忘扞格之久應教類夏侯之疏略序事多馬遷之繁蕪敢夢寐於末行矧覬覦于壘中顧淺陋如此其極猶且得之謂奇傑必出於斯亦以踈矣論科目之難尚至鄙賤而益明獨慙駑蹇之蹤上致權衡之誤此蓋伏遇某官典司文柄培養化源為楠為栢坐致羣材之用采葑采菲每思下體之遺旁及孱愚亦容忝冒其謹當服膺古訓尚志前脩

此聯原本有誤

書子張之紳力行篤敬鋤不疑之色深戒驕矜

除太學博士謝陳丞相啓

里閭堙沉久安守分膠庠清邃驟被詔除夫何逖遠之蹤猶在選掄之數竊以合烝髦于萬寓課以度程嗣絕學于六經司其訓故名掛成均之屬號為儒者之先於秩雖微所繫實大苟訓迪漸摩之本曾弗玩心則呻吟咕嗶之餘焉能塞責厥職升降視人重輕如某者氣稟顛蒙志尚踈濶定交鈎繫不知歲月之多借助韋絃未覺悔尤之寡每因宴豫竊自揣量惟材謏不足權衡世變繼以閔憂之積益以寵利之踈義命而徵求匪惟失已飾庸虛而銜鬻又復欺人徒欲粗試於州縣簿領之間

原本疑有脫誤

啓
曷敢自通於廊廟鈞陶之忽冒除書之及罔知拜賜之端意者
者察視成疏曲加誘掖畀教導之任使預懷蕪廢之漸寬奔走
之期使尚有討論之暇進之以作其怠緩之以俟其成自視缺
然何以領此斯蓋伏遇某官翼宣天綽弼亮皇猷深惟封殖于
丕基疇若招徠于羣獻荆金梁鐵貢九牧以並登粵鑄燕函列
百工而咸在多取或容于舛誤廣求遂逮於孱愚某敢不紬繹
奮聞研思微旨千年蠹簡倘輸毫髮之勞一世龍門庶答丘山
之施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通柳嚴州啓

奉几杖於雙清久託通家之舊職簡編于半水幸陪屬吏之餘

揆日椒裝指期斂板竊以內外學官之設舉選昔均遠近闕次
之差流冗今極弊云甚矣議者厭之乃思改命之圖乃下增負
之令參其資格既無退拙之嫌賦以籤牽復免滯淹之歎矧席
帟蒙之疵曲容鈇槩之寒如某者受性顛愚降才椎鈍早松晚
韭夙屏迹於丘樊朝蓋暮鹽偶得官于庠序前顧瓜期之邈方
私家食之安清庶窳于中都占閒曹于近甸魏舒襍被固且自
量孫寶請鄰夫何不滿重恃睠憐之素預寬曠敗之憂恭惟某
官德峻儒宗望隆民表溫恭有恪歷險夷以不渝悃悞華無冠
蕃宣而獨最每獎成于後輩荷長育之深誠敢意孱庸亦供指
顧某趨承惟通閭澤倍增貢異禮于緘膝頌慚拙訥遡餘光于

祭戰采切戰兢

啓

通嚴州鄭教授啓

宦牒推移闕然覲德郡庠誦說幸矣親仁敢憑竿牘之傳先效
門闈之敬竊以營道同術之謂友聯事合治之謂僚惟此兩端
難乎共貫尊壘嘯詠每多離合之嗟几案鞭笞豈復漸摩之暇
至若有編簡討論之益無簿書期會之煩允謂難并厥惟至願
恭惟某官閱材英發與學精微心遊游夏之淵源筆挾卿雲之
黼黻詞林藝圃擷百氏之菁華馬軌英躔冠諸儒之領袖小淹
泮水行踐石渠及召駟之未驅尚均茵之少遂某甫茲捧檄行
即升階渴聞教載之餘滌去顛蒙之蔽坐靡廩稍預懷駢拇支

指之慚日接官曹將焉補劓息黜之賜

通張嚴州啓

伏審溫詔起家仁聲先路四封驩動不勝朝夕之思一世觀瞻
獨任春秋之責敬陳悃悞上徹崇嚴恭惟某官傳世精忠潛心
正學彌綸開濟尚期素定于胸中牧養拊摩夫亦何勞於掌上
然君子之誠本無息而儒者之效久不明在昔諸賢固嘗有志
或遠近未孚而奪于時命或內外未合而窒於物情譏評交興
疑信相半思少伸于此恨顧將付於何人歷訪縉紳咸推墻仞
惟魏國既行而復尼惟衡山有韞而莫施今茲一來任是二責
實繫斯文之興廢豈徒闔境之戚休必將尊其所聞真而後發

臨事而懼佩洙泗之格言視民如傷奉澗澗之遺訓使羣議蔑
毫髮之隙則吾道增丘山之崇某久矣鄉風於焉效役寫拙誠
於簡牘敢為駢麗之虛辭委陋質於斧斤尚賴琢磨之厚賜

除館職謝政府啓

奏薄技於北門所期報罷並英於東觀乃奉詔除非據之慚
不勝是懼竊惟藝祖於富縣汛埽之始大輯羣書太宗於疆陲
警候之時肇新三館王猷未靖戎務方興屬此多艱驚熊羆于
郊野曷具有暇儀鴻鵠于園林仰窺闕慕厥見深指蓋豐功茂
烈非不足以曜威靈碩畫老謀非不足以供指顧至於崇建治
本翼扶化基將為深長久之規必訪希澗寂寥之地迺輯墳

籍迺宿暖良洗光濯翳於陳腐已蠹之餘改容更貌于習俗共
輕之後若徒盛觀僅可飾於太平必有沈幾乃見尊于英主其
用甚晦其理則微跳盪馳驅爭效于可知之際宴談諷詠潛扶
於不見之中間劇兩途弛張一柄於今之制此意尚存一人屬
精綜核于朝百吏竭蹙趨承於下獨茲儒館特異常僚厚廩廣
居終日不離于筆墨雅遊勝踐經年未識於符移匪欲養高而
忘考實督之迫者課每易塞期之寬者責反難酬宜得軼材以
充盛選如某者質則甚滯學而弗專自其少時既奪移於科試
及乎壯齒又堙廢於隱憂竟失全功徒憐初志誤見收於坏冶
辱為役於橋門謏薄內慚疏愚外見置杯易涸當思濬治之新

覆塊已枯盡咎難培之舊怵然自悟惕若反求甫及終更力祈
歸養丐餘閒於定省得畢願於講磨詔旨甚嚴私悰莫遂思枯
材竭不能舒蒸而為國華識耗志凋不能獻箴而達民瘼分於
汰斥責以甄升階是正之初筵仍編摩之故步賜則厚矣懼亦
甚焉百年儲養之嚴未嘗或濫一夫差擇之誤自此將輕雖佩
鴻知恐累大體比蓋伏遇某官道隆平施義篤曲成巢閣鸞凰
盡出網羅之獲參天杞梓悉由封殖之勤雖如冥頑亦被光景
某敢不嚴脩暇日玩繹前聞名輩追隨庶發難開之蔽斷編展
對少償未足之心

答時奏趙狀元啓

黃髮陳篇已快先鳴之聽青衫行卷乃脩後進之恭其賜則隆
於禮為過法有特奏國之舊章謂三歲科選不足以盡天下之
才故九重咨詢常欲多得老成之論靖言其始豈專為思某人
入紓淵謀仰奉大對述先儒之訓故固後學之罕觀陳前輩之
典刑亦近年之未有以是首選可見上心某有職殿廬無勞衡
石頃在父兄之側粗聞耆舊之餘每思南渡以前恍如天外不
意北方之學復到眼邊

為汪尚書作知平江謝宰執啓

獻納論思每竊憂於累國藩宣屏翰輒自詭於臨民責然書殿
之華增此轅門之重載惟光寵實匪故常伏願某學樸才疎齒

衰志落曩君從於蜀道亟冠胄子禁涂顯秩華資兼諸儒之盛
選師言公議負衆正之深期名實未孚形神交病思均勞于外
服庶逃責于餘年曾謂曲成竟從私念恭惟某官懋隆民極協
建邦經愛惜人才傷恐加於毫髮扶持善類思不啻於丘山有
如衰謝之蹤猶在保全之數凡所見州閭之織悉當盡控聞及
未歸田里之須吏用為報塞

代先君通曾氏定婚啓

蠲豆籩之薦聿修宗事之嚴躬并白之勞尚賴素風之舊既令
龜而協吉將奠鴈以告虔敬致微誠願聞嘉命

答潘氏定婚啓

游從再世既彼此之具知講肄十年亦往來之無間迨聞嘉命
其敢固辭令弟茂才種學之初方求內助某女及笄之始未習
婦儀志尚有加可使効饁田之役進脩或怠當令獻斷機之規

通潘氏定婚啓

里巷東西久矣論交之舊官曹先後居然託契之深是惟二姓
驩非繇一日之雅某人少儀未習迨此冠婚伏承某人婦禮既
聞稱於保傅奉箕帚而來助義益篤於弟兄操几杖而從游學
將來於伯仲

代右司叔父答李氏定婚啓

百年門戶各保家聲二姓婚姻共悖先契某位長女順承之道

肄習未閑伏承某人英妙之稱發聞惟舊既奉道言之固敢稽
報聘之脩有若靖康以來非無雅素其自萊公而下莫不罷嘉

代汀州叔父答李氏定婚啓

北望中原慨想故家之律度南來江國獲依名勝之風流苟可
合二姓之歡何必有一日之雅伏承某人文章議論固已不凡
某女婉婉聽從粗謹所職有來玉帛之禮式陳榛栗之儀師友
淵源之功知所自矣夫婦倡隨之義將有賴焉

通芮氏定婚啓

合父兄師友之契疇若高門聯婚姻甥舅之親敢於他族問名
之始在禮有初某人緒論與聞曾足漸摩之舊伏承令姪女素

風不改諒惟淡泊之安永愧諸生自老西河之上尚斲季女肯
來南澗之濱

為韓尚書作通王氏定婚啓外集

講舊遊于羣從蚤接茵憑圖嘉耦于諸孫肇修幣聘載蠲吉旦
用展多儀某人宦學載初及茲授室伏承某人德容參劬協此
宜家奕々梁山顧自慙于樂土湯々淮水幸將挹于慶源二姓
之合于禮為嘉五兩之陳其儀則舊

為洪無競作謝發解啓

奏凱書林願效范文之後入策勳詞壘濫從東郭之先登惧集
寵初幸踰望始丕惟夫子志在春秋推善々惡惡之心正尊々

卑卑之分道之將廢閉于王氏之詖滯帝有所興表以光克之
尊信一洗氛埃之蔽再還日月之明世變風移家傳人誦克對
盛時之會允諧公選之求苟非其人不在此位如某者降材謏
薄涉道顛蒙業猶失閨之廢忘識類闕文之外謬衛多君子瞻
峻規以屢驚曹無大夫顧寒門而自絕凌兢逐隊黽勉終篇方
懷外楚之憂忽有進吳之喜反思同業歷數四封辱在泥塗絳
縣久遺于舊老不窺園圃廣川尚滯於鴻儒慙有甚于積薪息
實歸於推轂此蓋伏遇某官主盟公道雄霸斯文奉明詔以登
賢簡丞髦而報國深嘉曲獎字踰華袞之榮博採兼收筆或裂
繻之誤遂容孱瑣亦預品題某謹當懲戒振矜聿嚴元始敢言

得雋之易當念措辭之艱惟升黜之兩端本東西之對設倘如
麟獲誦正學于大庭若此鷄飛抱遺經於窮巷過此以往未知
所裁

為吳友聞作謝發解啓

日麗宮槐袍如立鵠霜清園棘字若棲鷄書雖天府之新心實
衡門之舊歲臨大比詔舉儒生電掣星馳走姓名于四境波翻
雷動沸謠頌於九衢奪於外物之光榮成此一時之驕溢靖循
其本初無足誇物往貨來豈市廛之異事春耕秋穫非畎畝之
奇功得之者既無矜容觀之者亦無羨色以儒獻藝以藝中程
是維鈇槩之常蓋亦農商之比矧茲里選甫預計偕前阨春官

限三山於弱水遐瞻仕路重九譯于越裳物未售而預伐懋遷
之能耕未徧而先眩積倉之富苟有識者豈至是哉如其者綿
力薄才淺聞末學龜勉詞場之獻凌競貢籍之登退視同儕袖
手率多於勝已進當堅敵著鞭敢望于逾人方愧懼以靡容何
囂浮之敢起日虞顛踣仰負作成茲蓋伏遇某官樂育英髦推
揚善類参天托柳恚由封殖之勤巢閣鸞鳳俱出經羅之獲豈
容辱陋亦預選掄其敢不佩服深知率循古訓始終本末專探
討於大原用舍行藏付窮通於正命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四終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五

策問

太學策問

問憲虞夏高周之典而建學合朔越楚蜀之士而羣居上非特為飾治之具下非借為干澤之地也所以講實理育實材而求實用也蓋嘗論立心不實為學者百病之源操管而試負墻而問布席而議學則宗孔孟治則主堯舜論入德則曰致知格物論保民則曰發政施仁論律身則曰孝弟忠信論防範則曰禮義庶耻筆於紙發於口非不郁乎可觀矣迫而索之則或冥然而昧也叩而窮之則或枵然而虛也意者驚於意而未嘗從

事所以言者耶洙泗諸子親見聖人出語豈不知所擇然問答之間受責受哂者相望反自不若後世學者之無疵古之人其為己不為人如此今日所與諸君共訂者將各發身之所實然者以求實理之所在夫豈角詞章博誦說事無用之文哉孰不言聖學之當明也其各指實見志何所期力何所用毋徒襲先儒之遺言孰不言王道之當脩也其各條實事何者為綱何者為目毋徒作書生之陳語佛老亂真者也勿徒曰清虛寂滅盡的言其亂真者疇深疇淺申韓害正者也勿徒曰刑名術數盡確論害政者疇亡疇存辟疇愚魯人人異質不可勝舉剛柔緩急色異宜不可勝陳至於為學者之通病論治者之通弊

安得不同去而共察之耶孟子告子之不動心自今觀之固異也使未聞所以異之答能辨其異乎禹稷顏子之事業自今觀之固同也使未聞易地皆然之語能識其同乎荀况楊雄王通韓愈皆嘗言學矣試實剖其是非賈誼董仲舒崔寔仲長統皆嘗言治矣試實評其中否凡此數端具以質言實相講磨以仰稱明天子教養之實德乃若意尚奇而不求其安辨尚勝而不求其是論尚新而不求其常辭尚異而不求其達則非有司之所敢聞

門名正言順大義之所以立也內脩外攘大業之所以成也表大義于天下一日而白至於經綸大業則內外先後未嘗無其

序焉五胡俶擾神州陸沈繇晉氏以來明君哲輔慨然有志于中原者史不絕紀庾亮之將鎮石城也郗鑒為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褚裒之徑赴彭城也蔡謨憂其經營分表疲民以逞商浩之復謀再舉也王羲之謂雖有可喜之會而所憂乃重于所喜是三者迄無成績終不能出旁觀者之所料意者名不正耶言不順耶抑亦先後陵節而戾經綸之序耶溫之枋頭安之步丘裕之長安幾成而敗既濟而覆追數其過蓋必有所在下至劉彥之檀道濟王元謨沈慶之之流雖長短多寡之莫不足煩前籌之著然尚論古昔者亦不得而廢也屏儒腐生玩歲愒日者固不可以論恢復之略鳴劍抵掌志吞狼居之北莫不壯其

快然橫挑強敵敗人事者又未必非此曹居兩者之間而咨至當之論將何施而可以下俱外集

問方鎮在唐與國為升降蓋其始列鎮於邊置將以統之至永徽而始有節度之名至景雲而始有節度之

於開元文武

迭用不久任不兼領不遙授尾大不掉之患尚未見于天下自天寶分置十道節度馴致漁陽之變議者固追咎林父之任蕃將然武德以來邊陲戍守城鎮守捉小大相維餘百年而無變者其制要當深考而十道之分鎮輿地封略要必有失形格勢禁之宜者無徒曰祿山非池中物而已也安史既平而藩鎮之禍方始雖僕固懷恩養寇以自封然此大事也子儀光弼輩曾

無一言乎建中之元威令幾振其所以失田悅於孤窮之中者
豐端果安在而羣叛相仍同時有四王一帝之儲又誰致之也
奉天息民之詔始返都邑遽欲會言陸敬輿蓋懇言之汴水
之變歲月未幾耳乃選懦姑息而又煩敬輿之諫人心勇怯何
其不同也憲宗以英武起衰弊元年平夏末年平山東謀畫攻
戰之詳皆當條舉其間如淮蔡一役宿兵數年劍門之險則不
如關長江之阻則不如騎彼易而此難其故何也河朔再失議
者每恨蕭俛輩不用劉總之策藉令盡如其策所制者盧龍一
道而已王庭湊史憲誠相扶而起又將何以禦之邪督師于外
者亦前日平淮蔡裴度也師老財弊終於講解何前智而今

愚邪澤潞之役李德裕許河朔世襲以安其心此權一時之宜
可也使德裕而久得政長守此言根盤絡連何以為國若異時
有所更置彼將執右券以責我矣德裕之智豈不慮此蓋必有
說存焉自大中以下則既無譏矣我藝祖之興天造神斷丕變
區夏一時藩臣如符彥師向拱王景十數輩皆前代屈強難制
者奔走聽命無敢後先至於太平興國之初支郡遂罷而諸鎮
皆歸于 衛矣兩朝開闢之大略圖回之密機經畫錯綜之本
末先後願因論唐深究其所以然
問晉氏之東衣冠人物蔚然萃于一時清標勝致觴詠談賞無
益于治亂之數者皆置不論獨取其闕盛衰者與諸君論之王

茂洪芟草萊立社稷號為江左夷吾而坐視處仲之驚悖弗慮弗圖及再經蘇峻之釁可以懲矣乃尚持遵養時之論何耶庾元規以元舅同國休戚顧專方面之威自外制內使居中者不忍則將何以繼之温太真再造王室焯乎不可揜然辭京尹詆錢鳳正歎譎欣陶士衡屏翰武昌議者方之孔明孟德彼折翼刺指之傳信乎否也戴若思號名士河南之行量已推賢之義安在高深源係蒼生望至為元子所發咄：書空迄不能有所為何其哀耶劉真長一時名流皆推下之試迹其實禪國益民者有幾卞志正甘受瓦石之譏當其歲寒視諸公何如也車騎避權徇國其與謝安石未知孰先孰後曾謂料將搗敵

反出郗嘉賓下耶興公義之自放立聲若不預世故者遷都之諫道勝之論何其切于事情也觀其所由視其所以蓋必有定論盍枚數而著于篇

問天子六卿諸侯三卿體統相承所以綱維天下之治也自伯禹作司空一見于虞之書而六事之咨再見于甘之誓盟津牧野周之正朔將班矣猶曰司徒司馬司空不敢有加焉是制也蓋虞夏以來共之約之為百豐之為二百張之為三百六十是特緝其目疏其流而于大節則未之或改也四代官制至周官而備立政之作反復致意于常伯常任準人求於天地四時之官謾不知其何職瓊：如攜僕綴衣販尹之屬則亦缺焉周官

成於周公之手而立政亦公親筆也公自立之而公自二三之何耶三公下兼六卿諸侯亦或入為之在宣王時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是皇父與太師兼卿士矣則未知于六卿果何居也東遷之後魏鄭皆嘗為之

鄭武父子並為周

指卿士為

司徒也耶十月之交既舉卿士矣繼之曰蕃為司徒是兩官也六卿倡九牧清其原於上列國之三卿受其委於下教化政事之倡固有和之者矣餘三職其誰受之先儒論傳其伍以三卿之屬大夫兼太宰司寇之事就如其說曾謂為國以禮常伯之職乃不能輟一大夫兼之耶夏父弗忌為魯宗伯見于左氏則先儒之說又未可信矣羽父求太宰臧氏為司寇使六官果卿

之屬大夫則羣也必不降心求之而臧孫之聘會春秋所書曷為例于三家無所輕重耶借曰東遷之後諸侯廢置自如傳載孔子以司寇相魯名不正則言不順命官非先王之故孔子肯安之耶宋襄公泓之戰大司馬諫司馬子魚復諫同時而二司馬何也晉士蒍為大司空則既與聞國政矣文襄之後司空司馬不得列於卿而參於輿帥候正之間其軒輊何意也太師太傅天子三公晉既僭有之而趙宣子成晉國之政乃授太傅陽子太師賈佗行焉其班爵亦少卑矣漢氏中葉取諸侯三卿之名而位之三公抑又何所祖述也至諸侯王國則置傅相中尉皆二千石而命於天朝豈三卿之苗裔耶官司之升降治道之

開塞係焉盍相與求其說

問至治無象至亂亦無象治與未治實相遠而形相近者也蓋文景無可書之事而中世之君亦無可書之惡房杜無可載之功而具負之相亦無可載之過果何道而辨之耶寬大似踈濶簡易似緘弛安靜似緘默函覆似冗濫優游似怠荒精審似猶豫見其似而不得其真則其害有不勝言者矣畏其似而并棄其真則其害亦有不勝言者此論治體者所當辨之於早者也差之毫釐固將以可憂為可喜以可戒為可師非是錯處而美惡易位矣故願與諸君論之問學之不講聖人之所憂也講學烏乎始當自孔孟之門始孔

孟之所講蓋嘗闕其略矣聞之與達也政之與事也性習之近遠也禮樂之先後也聖智之終始也仁義之內外也毫釐之際未嘗不精言而明辨之反復紬繹則猶有未判然者四十五十而無聞夫子前日方以厲後學及對子張之問遽奪聞而與達夫子亦言乎政事之判舉其端而未嘗言其 曰定哀之間誅賞號令具載于春秋試取而枚數之抑孰為政孰為事也習之相遠不待訓故而可知性而曰相近其于一本同源之旨無果可致思者耶質勝文者野也文質彬彬者君子也夫子舍其全而從其偏或曰將反周之文而用夏之忠是耶非耶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至而智中此一章耳以智為尚

害前說以聖為尚則害後說抑猶有並行而不悖之論乎否也
告子義外之說其與義以方外奚辨孟子置仁內而不言或者
告子既知仁耶則未有知仁而不知義者也彼長而我長之彼
白而我白之斯言也蓋堅白異同之祖孟子累章辨析歷舉玉
雪羽馬人五白之說借其矛而伐之而其技窮名物之同異可
得而考乎夫精義所以致用要必章條部區洞達通貫然後可
以言學其毋以物色牝牡不知為解

問周公作君奭之篇歷數成湯至于文武虎臣碩輔功烈之盛
以勉召公夫立乎成王之世而望高周之間元老所傳耳目所
接宜其無毫釐之不盡也然高宗舉傳說於版築之間置諸丞

弼三篇之書光明閎肆蓋所謂明良千載之遇而周公獨曰在
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沒傳說之名而不稱何耶維
師尚父佑文武以興周詩之所歌孟子之所稱六韜之所載諸
子百家之所述不可誣也而周公論昭文王昭武王之臣徧舉
魏叔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屬而不列太公於其間抑又何也
聖人之言抑揚去取為有深意周公豈欺我哉

問兵食大政也以水佐政者彊以水佐耕者豐蓋水者兵食之
司命而江淮者抑又水之居也疏而為川匯而為陂屏而為坊
堙而為隄竒正出焉勝負判焉穰歉權焉列于史牒者遽數之
不能終其物試簡其二三策論之吳子夫差城邗溝通江淮此

自南通北之道也考其地形所謂射陽湖所謂末口所謂廣韓江流之源委勢之高下名之遷易論進取者皆不可不稽魏文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寒水舟不得入江此自北通南之道也考其地形所謂精湖所謂廣陵故城何所經歷何所通滯何所開遏論守禦者皆不可不察芍陂之田曹氏故迹也壑關之略潛蓄之方疆畝之數可得而講乎濡須之塢孫氏重地也城之南北岸之東西洲之中外可得而論乎齊垣崇祖之守壽陽欲堰淝水以自固議者以自有淝水未嘗堰難之崇祖不顧終以取勝梁武帝堰淮水以灌壽陽浮山之役功力視崇祖不啻百倍也魏人謂終當自壞未幾卒如所料壽陽一地 在齊可

堰在梁則不可堰料于前者拙料於後者工豈天時不齊而地利有改耶抑主客殊勢而攻守異便耶跨江被淮堰埭相望雞鳴召伯西陵柳浦之屬其興其廢瑣瑣蓋無足議若海陵之堰則范文正公之所參 近而可考者也其堤隱然首尾百五十里興創之歲月議論之異同板築之規畫灌溉之廣狹蓋略可見舉一以例百亦治水學者之所經始也具以質言無為虛論問闢邪說正人心孟軻氏所以承三聖也自春秋之世異端寢出至于戰國極矣稷下之盛自名其名其家者蓋起孟子獨與楊墨軋夫豈餘子瑣瑣不足數耶申商刑名之學行于秦老莊虛無之說放於晉勝廣淵勒之際生民之類幾盡使楊墨得志其禍

亦何以加此孟子置之若不聞者意安在乎均之為異端也墨氏兼愛施猶及人楊氏為我意專私已朱蓋尤下於翟孟子乃謂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及近楊而遠墨何也當是時嘗親與夷子辨矣指泚顛之端何以遽能使之憮然自失彼夷之所謂施由親始視伊尹立愛惟親之論抑何異乎後之儒者有言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廓如也東西都間儒墨並稱時出于名士之口唐韓愈乃推尊孟子功不在禹下而孔墨相為用猶自筆之書安在其為廓如也此猶可也史遷謂孟子獵儒墨之遺文遷固非知孟子者然何以得此聲于後世耶老莊末流合吐納符覘丹石衆技為一區其參錯殺襍之由豈無

可攷而身毒之釋則晚出於永平之後者也厥今楊墨之害既息釋老之徒方張說者或謂釋近墨老近楊嘗試祖孟子之遺說而闢之果能折其鋒耶抑猶未也諸公長者之論有曰脩其本而末自勝所謂脩者科條次第政當講也有曰以予觀于儒釋事：是句：合然而不同所謂不同者豪釐之際政當辨也有曰道與吾道同教與吾教異道與教又若之 而區別之也至若傳奕之排釋氏則謂中國 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信如是說則二氏本一家耳試併論之

問漢監秦弊弛挾書律六籍次第列於學官大都小邑師生講肄弦歌之聲四聞然論者既以發策決科之學目之嘗蓋觀夏

侯勝黃霸皆坐議廟樂繫獄霸既在縲紲乃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吁當是時霸豈有策之可發科之可決乎身被重劾旦暮即刑猶汲汲欲有所聞吾不知所聞者復何事也勝竒其意遂授以經繫再更冬講論不息勝之所授果霸始所欲聞者欣抑猶未也小用之則出治潁川大用之則相宣帝名蹟振耀一時意者尊所聞之效歟諸君與勝易地而居承霸之間將何以授之

問年之貴於天下也久矣五帝憲三王乞言養老之典紀于書傳形于聲詩洋洋乎盈耳計莫見効至於頌白者不負戴于道路何其盛也周室之東是禮浸廢尚齒敬老之義浸不復聞

以洙泗之間親被聖人之化仲尼尚有魯道衰之歎况非禮義之邦耶然仲尼親發是歎而杖叩原壤之脛與夫四十五無聞之言若與此意大不相似聖人之抑揚操縱未必無說也以東漢後周屢舉養老之禮而桓榮于錦之徒終不能示天下以孝弟之義彼西都之孝文未嘗恆授杖執醬之鴻儀而習俗敦厚者羞黃耆懽然嬉戲殆若童穉意者是禮之興初無益人之國耶信如是則書傳聲詩之所以稱果何謂也盍深求其說問古之制邦用者量入以為出約于出而豐于入固非治世之事其入至一二而其出不啻倍蓰十百則亦理之所無也成周畫千里之畿以地計賦所入固有彛矣按其所出之自錯見六

職未易築舉其體大用鉅三馬祭祀也賓客也官師與隸之奉供也一歲之祭禋燎糝沈醢辜肆獻並列交作取天官之屬舍其卿士大夫 府史胥徒猶三千六百有奇以一例六殆踰數萬千里之入抑何以贍之至于賓客之費則尤不可以理推者邦中之賦以待賓客郊甸縣 關市山澤之征皆不與焉先儒謂其賦二十而一地最狹而賦最輕入之鮮者莫若此也及按賓客之籍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以至於男於采於衛於要至踈且遠者大抵六歲略徧焉推掌客所載等之王國置其公侯伯禮之重者姑以子男論置其饗飧餼物之重者姑以禾米論其一見也出入三積其一積也米三十車為車米二十

四斛禾三十車車為禾三十束成周撫封蓋千有八百國輻湊膺至嘗試均之于六歲歲以三百子男國計之為斛者六十四萬有奇為束者八十一萬上之為公侯伯加之為饗飧餼費固不可勝計以區區邦中二十取一之賦待之是納升勺之水而泄之以尾閭也然未聞以不足為慮可不深求其故耶漢氏度官用以賦民文帝除民田租景帝三十稅一山海舟車之利皆未領於縣官所入不既鮮矣乎方是時京師南北軍之屯皆仰給大農而吏祿之差三公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下至百石吏猶月十六斛自佐史至丞相具員凡十三萬二百八十有五月之所廩蓋踰百萬斛此猶

經費之有秩者也。匈奴間歲盜邊陳武之出卒十萬張武之出車千乘騎十萬吳楚七國之叛至發三十六將軍天下之震動如此其他巡幸之役禱祠之費束帛之賜不為無事抑安所取此計臣不以闕告既甚可疑而都內貫朽太倉粟腐復大可疑在周疑不足者也不聞其不足在漢非有餘者也乃至於有餘求其說而不得盍推其本末源流以對

問風俗之變國勢之隆替寓焉昔者夏商周迭王忠質文之推移在聖門則有成說而齊魯之先公亦前卜後世之弊于報政之初觀人之國者蓋必於此焉占之漢高帝徒步撥天下之亂其恢廓大度寬仁長者固將以洗秦人鍥薄苛刻之風耳傳文

景醇厚之治有加于初而諱語併倨之陋習尚錯見于流涕太息之疏元狩之君網密刑嚴翼以巧詆深刻之吏風俗宜益趨於弊矣而文物並興金聲玉振意者整齊風俗果在彼而不在此耶孝宣中興厲精總核凜不可犯黃龍五鳳之間雖技巧工匠亦咸精其能前日醇厚之風一變于剛明肅給之政威靈所被猶將十世賴之子元孫成乃以姜弱失其柄何耶東漢自周黨嚴光之召清風高節震耀四海馴致末流甘陵之釁魚貫就戮迄無補於勝敗之數豈建武敦崇獎勵者固欲其至此邪其後建安七子風流醞藉談笑間雅視李杜諸公行行自表者韋弦有間矣弛張舒卷果協于時而適于義耶嗚呼漢有天下餘

四百年風俗屢變終莫能定於一豈亦天下之勢自有相激而不可知歟其亦可以長守而後世不能舉偏補弊而莫之守也願聞其說

問歲之有上下天地消息盈虛之理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論則甚正而不能紓旦夕之憂臯夔稷契易地而立漢唐之朝制作未及定培養未及成急民之病要當自有方略必不濶視而坐談九年之蓄也平糶歛散之法後有作者將有取焉見其出於管仲李悝望其名而遽少之非識時務實者也漢耿壽昌言於宣帝請名義倉曰常平使穀賤增價而糶貴則減價而糶蓋有意售管李之遺業矣蕭望之爭議容可諉以儒者不通世

務至元帝卒罷之蕭望之之言果酬似未可以書生少之也東都興是倉劉般以為外名利民內實侵刻明帝却其議而立之或者有所獨見非般所能與乎魏晉以降廢興不常豈無所以然者永明擬常平之制出上庫諸郡錢數千萬市其糶不徒曰米粟而布帛絲蠟之屬皆在焉是果壽昌之舊乎其意且何所屬也隋開皇中置倉備水旱轉相灌注若衛之黎陽華之廣通雒之河陽而陝之倉獨名以常平豈歛散之制專行於陝而不行於他郡乎是可疑也常平市糶之本在元宗時取諸客戶在德宗時取諸茶漆在憲宗時取諸地稅在文宗時取諸回易自唐而上不知於何取之猶有可攷乎否也開元脩常平法淮浙

劍南諸道以下濕不堪貯積討論貯儲之方益精而地氣不能病也其策可得而講乎國朝自淳化舉常平之政而嘉祐中下廣惠之制利益博法益詳矣熙寧改制出使者時斂散一時在廷之議具存因革損益之宜不可不三復也建炎紹興以來詔令為常平而下者相踵使名雖仍舊貫而恭繹潤色則非一二條矣亦可得而悉數乎蓋博攷折衷以佐計司之餘議

問酒有權非古也妹土之誥萍氏之譏文帝之詔皆害之懲而匪利之奪也在漢中葉漁民財而奉邊費然後與鹽鐵舟車俱籍于縣官是源一開更千載而莫能塞議者病之久矣弛禁蠲令咸以予民則餽饋調度於是仰給大農水衡之議難乎其咸

也抑將求其次而講均節之術則亦利病參立莫知所定焉按京師之舊官售麴蘖聽民自為壚則課或損而不登酌長沙稅酒之利下其法於四方則隱匿漏軼之弊在所當慮均其賦於民蕩然勿禁若甌閩南粵所謂萬戶酒者固亦善矣異日培克之吏酒復權而賦不盡共求舉偏救弊之術將若之何是三害者二在官一在民

問統大道之傳者萬世所共宗也為子為孫言其父祖之譜諱昭舛穆訛則必得不克負荷之誚以學者自名而吾道之譜諱闕然不講陋孰甚焉故願與諸君訂之昔仲尼嘗有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苟斷自文王之後嗣以仲尼則置武王周公

於何地不然仲尼之言果何謂也孟軻氏七篇之終自克舜訖於仲尼上承下授罔不咸備其論仲尼則踵之無有乎爾若賴淵魯參得道之傳皆遺落弗載曾不得與萊朱散宜生伍抑又何歟韓愈氏原道之篇謂軻死不得其傳用法嚴矣至荅張籍書又謂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何遠于前而寬于後耶文武之道同伏羲置是皆不同歟舜文若合符節置是皆不合歟沂而上之則尊盧稀韋大庭栗陸之道果何自而寃其始訟而下之則田駢宋鈞惠施卽衍之屬果何自而叛其宗系其緒而釀其流吾儒責也其詳著于篇

問昔之為兵者有所恃甲兵者兵之最末者也昔舜命征苗之

師而七旬之格知敷德之可恃也文舉崇墉之伐而因壘之降知脩教之可恃也然則帝王之兵本末不偏為世不得已興師之正律也否則雖滅而凶不可不戒也春秋之世兵師相校帝王遺意間有識者據而論之蓋不一矣有為君謀去羣公子者其謀慘矣而論戰則取於禮樂慈愛有用列國之君於其社者其事虐矣而為戰則留意於重傷二毛何見此而遺彼耶齊之九合之功效於楚服而誇師之言屈完得以折之晉之九合之功效于鄭服而漏師之不戒秦師得以敗之何難成而易虧耶荀林父却戰欲還之意善矣一動于獻子之言遂濟河楚敖却伍參之請善矣一懼于楚王之入遂出陳寧始非而終是耶桑

隨之役欒武子不欲戰藹然仁厚之氣至伐鄭之議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實出其口圍鼓之役荀吳不受降毅然忠正之意至東陽之略使師偽糶而襲鼓滅之實尸其謀何前順而後戾邪是數者皆疑而未得其說試求其所以

問光武身濟大業沈幾先物其戰勝攻取蓋不待論然其間固有欲失而偶得將敗而幸成者兵家所不可不講也赤眉之未入長安或獻水攻之策謂百萬衆可漁光武不答獻策者去而立王郎卽鄭之變光武幾不免其身而赤眉亦遂塗炭三輔矣一不答而興二患豈光武真撫機而失或者有深於此者而後世未之見也荆門伐蜀之師光武固謂大司馬不曉水戰一由

征南公為重然岑彭尋斃於刺客成都之平吳漢實始終之無乃所倚非所倚卽謂光武不能明見萬里外則料吳漢廣都之還何其神也其得其失要必有定論請辨其所以然

問器久必敝數久必差固也古人謂三百年斗曆改憲是曆之改必三百年之間可也歷觀前世莫有及者何其改之數也漢之曆四變而太初最密不百餘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當去餘分而不去矣四分減之而非乾象增之而亦非何也抑有可言者太初之造馬遷實職之今以其書大餘小餘計之則古曆也非太初也何自矛盾耶唐曆十三變而大衍最密不半太初之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日法之不分矣而繼大衍者惟擬圖寫

分而不能易者又何也抑有可言者大衍之法後不能易而王
朴則斬然自立一家雖失迫急而不緩亦難矣其源流誰自且
曆之起起於斗度而疎密多寡率皆不齊冬至之日曆之所生
也或以為在斗或以為在建或以為在牽牛或以為在女須何
耶曆之差差于日食而晉唐之間凡日之有食若聚訟然訖無
中者則晦朔之間朧胸之徵孰從而正哉國朝之曆十餘變矣
邇者復以差聞今曆雖成而主上以授時在璣衡為先務猶懼
有缺命侍臣復驗之甚盛舉也蓋聞仁宗時以其曆而較之麟
德曆大分餘者三十有奇小分餘者七十有奇今日之曆將縮
之將行之耶諸君其推之以易證之以律明之以春秋而裁之

以太元

曆之本此非星翁曆官事也毋泛毋略

問天下固有共指為

而不

者矣文之與武也吏之與

儒也材之與德也利之與義也章甫鷩弁相遇於涂目若不相
見者 人墨客僅能勝甲冑剽韜略之數語則史冊夸大以為
異事或日以文武兼備或日以文武大略其難全蓋如此點吏
生死案牘間視司空城旦書為何等物而書生之從吏者例皆
迂濶遲頓如宋景之孝經蘇威之五教人至于今笑之自材與
德區為二塗坐鎮雅俗之士時君不責以職業至於所期以共
功名者則惟泛駕跣屣之材是取義利之分舊矣金穀之計清
介者視之若將浼焉以貨殖自許者下比商賈所謂義之一字

適足以資其嘲誚而已學士大夫之相詆其論具存至今可覆也是四者果判然不相通耶則夾谷之會文事武備似不可分為兩學優則仕仕優則學亦互為終始而無間也傳載十六相之才若宣慈惠和之類乃世之所謂德利物和義列於十翼未聞其不可並立也果相通耶則降秦漢以來千餘祀睽絕而不合者其必有間隔之地矣此固學者之所當講也主上紹休聖緒緝熙光明人苟可用無間文武事有可委無間吏儒混才德貫德義以起振古無前之盛治千載之所未合者將合於今日矣諸生際盛時沐鴻化其可嘿而無言乎願仰質諸經俯證諸史昔何為而合後何為而分昔何為而一後何為而兩悲條於

篇以觀所學

問因天下之勢而順成之則易反天下之勢而逆成之則難外之不如內也遠之不如近也疎之不如親也勢也汲黯之直蕭望之之忠豈者急利者哉以淮陽則薄以馮翊則辭彼固謂拾遺補闕忠臣之志願有歛大惠施一州者亦君子之所甚惜也况下黯與望之數十等耶其咨嗟景倩之行而願為之執鞭者殆未可厚非也為治者將因天下之勢而順成之則皆競內而避外榮近而辱遠晞親而棄踈芒：禹迹孰綱之而孰維之耶將反天下之勢而逆持之使視郡國如朝廷要荒如畿甸視是倒江河而行之山也難矣哉國家制治審勢權衡輕重未嘗

或偏廸者詔非嘗歷部刺史郡守者毋得除卽有司奉行漫不
如初詔于是申前制而風在列德至渥也然徂於天下之常士
勢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回哉驅之必有術倡之必有始勸懲之
必有具是皆今日之所當先講者也肇唐虞而訖五代本末輕
重載於史牒者尚多有之其咸著于篇以佐朝論

問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萃百聖致治之法而著之六經成
而不試付其責于後人以俟其驗至于今蓋千有餘年矣世之
儒者亦嘗以六經之學而竊見之于用如以禹貢行河如以春
秋斷獄如以三百五篇諫噫六經之用果止於是歟六經之用
果止於是則儒者之責何其易塞也六經所載者堯舜禹湯文

武未備之法用六經者當有堯舜禹湯文武未用之効彼章句
小生斐然狂簡者曾何足為六經輕重耶是自夫子既成六經
之後尚為未試之書也試六經之未試使異端惡黨不敢指夫
子之述作為虛言儒者責耶及之於魯軻之於齊梁抱遺經而
不試識者不責二子而歸責于時今諸君幸生明昌之朝前無
阻後無繫將何以辭其責

問仲尼設教於洙泗之間三千之徒惟顏子為好學顏子之學
夫子也步亦步趨亦趨終日不違於聖人之言無所不說蓋師
者人之模範也苟非無一之不類則未足為肖也及攷夫子之
教羣弟子則異於是其使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則說

其論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欤子路聞之喜則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雕開拒夫子之言是與夫子異者也乃反進之子路喜夫子之言是與夫子同者也乃反敗之夫子之與羣弟子不欲其同也如此則顏子之步趨語默無所不同又何為而深取之耶聖人之教坏冶一陶不為賢者而增不為愚者而損今顏子則以同見取羣弟子則以同見棄豈聖人之心誠有厚薄於其間耶願明辯之

問先天下而勞者聖人之求賢也後天下而逸者聖人之任賢也側席之勞所以兆垂衣之逸垂衣之逸所以償側席之勞始而不勞斯謂怠終而不逸斯謂煩漢宣帝相丙魏將辛趙牧龔

黃小大奔走咸奏厥功固可收視聽于穆清之上矣願乃厲精為治齋居決事皇、然日不暇給夫豈數子者不足以代帝之勞耶抑帝未知人君之體而與下爭職耶正觀之盛丞髦並興于陪于輔于蕃于宣于省于寺于臺于閣藹然鬱然于斯為盛而太宗猶謂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又以兼行將相自許人才滿朝不而足解太宗之憂公卿之耻也名為將名為相太宗乃奪其事而自行之置房杜英衛輩何地耶漢唐之君臣君子蓋交譏之然尚有可諉者曰不知道以文王之聖翼以八虞四友之賢而自朝季日中昃不遑暇食其勞視宣帝太宗有加焉此後世口不敢非而心未免疑者也不對姚崇即吏之奏明皇

猶能之曾謂文王不如明皇乎舜文若合符節舜垂拱視天民之昇文王之勤乃如是是何勞逸之殊也主上紹履慶基闔濟大業昧爽丕顯聽納忘倦天下咸知臨政之勤明揚公舉小大並進天下咸知得人之盛躬求賢之難而不享任人之逸意者五帝其臣莫及不得已而親事於法宮欣將如光武自樂此而不為疲歎無亦茲文王之憂勤有非後世所能概者歟其研精覃思上探聖與前世政治之勞逸人才之衆寡條陳縷數以觀攷古驗今之學問學不可躐等盈科而進成章而達未有陵節雜施而能成者也蓋孔子十有五而至于學至于七十而後從心所欲不踰矩

其難如此而學記之所載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至九年知類通達謂之大成大成孔子之所集也孔子天縱將聖尚必自十五至七十然後極其至學者乃欲以九年之速而配夫子一世之所就何其敏耶洒掃應對子游以為末子夏復以先傳後倦譬之其本其末其先其後要必有所在矣其索言之以紓所學

問言不易立亦不易知賢者之言人皆以為是也安知其無一非愚者之言人皆以為非也安知其無一是置其人而論其理固有持愚者之說而易賢者之論矣是非賤賢而貴愚蓋舍非而從是也言固不可以賢愚定其亦不可以聖賢定乎非然也

聖人者羣言之所折衷也理之會道之極物之原確乎其不可易者也安得反以賢人之言而疑聖言之妙哉昔者嘗參觀自古聖賢之論有不釋于心者正其義而不謀其利觀仲舒之言則義利不可並也而文言則曰利者義之和將從仲舒乎從孔子乎縣官當食租衣稅觀卜式之言則租稅之外不可取也而周官則曰以國服為之息將從卜式乎從周公乎什一行而頌聲作固傳春秋者之言而縣都十二漆林二十有五者經之所載也以傳廢經可乎關譏而不征固孟軻氏之言而凡貨不出于關舉其貨罰其人者亦經之所載也以子廢經可乎均輸者前史之所惡虞書何以有懋遷之言美餘者君子之所譏宰夫

何以有長財之賞嗚呼儒者所持以勝功利之說者執聖人之經也茲前數條反若為小人地者豈經旨奧微而學者莫之察歟抑猶近似可乘而彼得藉其口歟其深思而明辨之

問夫子以一貫授曾子而曾子以忠恕語門人是固聖學之大原也子思氏親出曾子之門而其言乃曰忠恕違道不遠師生之論若不相似然其說果安在耶子貢亦夫子告以一貫者至答終身行之之說則蔽以恕之一言而忠不與焉其去取殆必有謂孟軻氏願學孔子而系曾子子思之正傳其論自反則釋恕而言忠其論求仁則釋忠而言恕果二道耶果可析而言之也凡此皆深疑而未喻者盍明以告我

問治有統政其樞出天下之治者其統也運天下之治者其樞也成周之隆薄海內外為國千有七百事之接于王室者博矣而周所載網之以六官之職至于千七百之品章憲令曾不少概見焉統端于內治達于外樞運于上政行于下此聖人所以好要而百事詳也變周者秦因秦者漢墮六官而為九卿奉常鴻臚大農典官之名雜然並列分曹析府無復所謂統與樞者而郡國之間亦不至無所稟承其治效政績居季世之中號為優焉意者建官之本指固在實而不在名歟抑漢家自有制度不必襲成周之舊歟宇文氏之興銳欲復古盡還六官之舊大詰之作稟乎得成王訓迪之意稽其所終非特不足自附于

成周近視漢世相去猶不知其幾千里百據其統而治不應執其樞而政不孚此皆前古之滯論也國家合天下之庶務而總之六部系遠于近納繁于簡歸末于本制官之意度越百代而上與周並肆我主上厲精為治在位在服洗手奉職精白以承休德乃者議臣欲條陳六部之弊以為反不若州縣之詳審殆謬乎正本澄源之義明詔飭厲長貳治其怠而開其新德至渥也蓋嘗竊取議臣所陳之弊尊印穀固足以杜欺偽彼直竊印而不問者獨何歟嚴幾察固足以梏吏姦彼弛令史之禁而聽其出入者又何歟杜請謁固足以抑奔競彼門雖如市而心則如水者亦可限之於一律歟此皆當今之疑義也遠決前古之

之滯論近判當今之疑義勿冗勿併勿迂勿陋悉著於篇以觀諸君通達國體之學

問合天下之財以贍天下之用開闢歛散弛張予奪國家之大權也舜禹相與酬酢懋遷有無之語雜出于都兪之間未嘗以利自嫌孰謂財貨不當出儒者之口耶必曰縣官當食租衣稅置此而求其說皆先王所大禁此殆非通治體識時務之言也厥今醴茗之利至與穀粟中分通都大邑權酷所入歲計輒累百萬至于制萬貨之低昂而一其操柄者亦曰有刀布以權之耳是四者實邦計之大本自鹽筴弛玩而病其一茶商底滯而病其二私酷陵奪而病其三最病者刀布單竭乍銅乍楮雖主

計者亦不能自定其說吁亦極矣滌其源疏其流本末具舉公私兼濟在吾 豈無術矣必問諸羊僅異罇輩然後可耶主上萬幾之暇親御大農之籍均調齊一儲神國計惟是四者之弊或未勉上勤宵旰之憂凡名為士者在朝當盡其力在野當獻其謀是非諸君當講耶敢問海王之篇牢盆之法鈇趾之刑散鹽蘆鹽鉛鹽形鹽之品可酌而用者有幾乃若三等之酷三犯之約稅茶徙茶剝茶之令其得失果何如也酒酷之權古無有天漢始元之後沿革多矣得失利病可攷欵不可攷欵古今議論之多者錢幣其尤也賈誼貢禹馬援張林之說豈無可資于時耶雖然此猶前世之載也相天時因地利參稽累朝之典章

考卜五方之風俗問諸工賈訪諸閭閻質諸田野要必有確然至當之策為今日獻其母以思不出位為解

問孔門之論聖與仁雖夫子有所不敢居其道至大固非它人所能與也而周公之制周禮列仁聖于智義中和之間並舉以教人而無所輕重夫子猶不敢以此自居而周公乃以此待天下之學者周孔豈二道邪子貢問博施濟眾而孔子對以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是仁與聖果有優劣耶仁之一字號乎夫子所罕言然其立言其答問及于仁者不可縷數安在其為罕言耶至於聖初非夫子之所罕言而載于論語反不若言仁之多抑又何也夫子許伯夷以仁止目之以賢孟子許伯夷以仁遠目

之以聖其說復安在耶此皆疑而未喻者願明以告我問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順故視地察父天母地肇舉郊祀之大典此聖人所以通天而無間也圓立方澤之制蒼璧黃琮之薦義匹體鈞載於禮書者初未嘗有輕重然稽之舜典受命甫始肆類于上帝而地則不預焉雖曰望于山川山川者之地別而非其統也武王底商之罪首指其郊祀不修不過以郊對社而已惡觀所謂郊丘者哉昊天有成命周頌也大司樂周官也頌並言郊祀天地而大司樂則異之以冬至夏至之二時其分其合抑將何所折衷也國朝南北郊之議名儒碩學迭相論辨溢于編簡迄未能定于一此固議即博士之責亦

為學者所當共討論也。蓋深繹郊祀之本，參經撫傳，歷考前代，因革廢置之所繇，詳著于篇。以下拾遺。

問文之時用大矣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謂文者，殆非繪章彫句者之為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冠文於四教之首而行，則次焉。至於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則行先文，後參兩說而並峙，抑將何所取？正耶？後世以文士名者，一觴一詠，互相標榜，傲誕縱弛，至自以不護細行，自居嗚呼！文與行果兩物而文之所以為文，既於是，故記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學者蓋深繹之。

問兵不從中，御將不可數易。予其權而久其任，固守邊之本務也。疆場之司，安危繫焉。東以微文，迫以峻法，朝除暮易，炊未及熟，又挈而之。他雖有雋桀，何自見其長而騁其材哉？迺者朝論以兩淮障塞，隣敵建久任守將之畫，授之以柄，饒之以財，解纆繩墨，一聽其所為。是雖藝祖之邊政，固可匹休儷美而無憾也。昔羊祜之於襄陽，成汭之于荆南，張全義之於西維，咸以委專雖久，變彫荒為富盛，得人如數子者，固善矣。如萬有一不能盡負閭外之寄，其可不豫思所以處之哉？迺者鎮撫使之亟拜，亟罷，其本末首尾，皆人耳目所接，尚可覆按者也。願詳言之，以佐帷幄之餘論。

問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所以表天下之善，而示無窮之勸。

也且以文與以康名閎天以尊顯揭日月於有周一代羣臣之上固非墨客槩人之所敢議蕭何曹參同為漢相而何之謚曰文忠參之謚曰懿一多一寡說者疑其有優劣之辨衛青霍去病同為漢將而青之謚曰烈去病之謚曰景成一詳一略說者疑其有厚薄之殊不知當時之君果有輕重乎抑無意于抑揚而偶自爾也房魏並以賢佐稱而文昭文正之謚雖無多寡未必不寓隆殺於其間英衛並以武功顯而景武正武之謚雖無詳畧未必不寓厚薄于其間自古人君之追崇將相其處同功一體之人所以每難其一心之公也主上慨簪履之遺而念機軸之舊聽鼓鼙之聲而思封疆之行迺者中興以來將相有

勲勞於王室者易名之典或未克舉賁之稱稱以發潛德之幽光光寵焜耀固非止如太常之紀大丞之享景鐘之勒而已也願歷考古今將相之盛烈歷代褒飾之榮觀謚法六家之異同曲臺諸儒之予奪博考徧述以占聖意之所在

策

館職策

治道有大原不本其原徒欲以力拯斯世君子許其志不許其學天下之事要不可以力為也憂世之士喜功名之人慷慨摩厲將欲挽一世而為之其意氣豈不甚壯矣哉激之欲其急而聽者愈緩邀之欲其堅而守者終渝未逢其原而倚辦于區區

之力固不可耶漢至文帝寓內昌阜煙火萬里仰視成康雖小
歎俯視春秋戰國以既則既有餘矣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
息者六賈誼之論何其不與儻也意者危言駭世姑一快胷事
中之憤耶長沙之歸歷變履險動心忍性少年之氣剝落向盡
固未易以故意待誼是殆必有所以而論者或未之見也誼誠
見文帝以如此之質得如此之時顧乃湛於庠陋安於小成愛
之深望之切大聲疾呼幾其一晤耳雖然誼誠愛君也誠望治也
開道扶掖豈其無術何至遂攘臂以成之耶文帝之齒長矣閱
天下之事衆矣四體伸縮寧不自諳誼乃激其言張旦夕之憂
以迫之且其付之嬉笑待以書生之論也若昔聖賢急天下之

病豈後於誼稽其猷告自源祖流具有理條未嘗置本而言末
也伯益論來四夷倣以怠荒召公論格遠人首以謹德而仲尼
為魯慮亦緩頰更而急蕭牆聖賢之論自有次第如此誼序天
下之事所先者外憂所後者內治於為治之大原似未深講也
當是時近有專土桀驁之諸侯遠有柔邊侵侮之匈奴漢廷公
卿翫細娛而忘遠慮誼之憂亦豈可厚非哉至于不尋其原遽
欲斧其髀而係其頸則踈矣天下之患懦者常欲一切不為銳
者常欲一切亟為甲兵鈇鉞鈇養癰護疽媮取爵秩各飽其
欲而日昃月削之患獨歸國家是溜者既不可勝誅號為有
意斯世者又復不審前後不量彼已而輕發之終無于是兩者

之間叅訂審裁立其本循其序摹之於前而收之於後者此誼與漢庭公卿俱墮一偏文帝卒因知所倚雖略行其策迄不能並三五之隆也誼而槩嘗有聞肯墮其說于一偏而挈諸侯自奴發為語之端哉必將首明帝學大定其本而嗜卑憚高令今可行之言不肯出也必將繼論儲貳趣擇師傅而刑名慘刻術數臨制之習不能入也必將深絕私昵防微杜漸而近戚幸臣干法嫚朝之惡不敢肆也今撫其疏或沉數而置四五之間或遺落而無一言之及誼尚得為知大原者乎大原既失無惑乎用力雖勞言者急而聽者緩也若夫姚崇在唐埒之于誼則非匹矣自下求上賈誼之于文帝也自上求下元宗之于姚崇也

一則踴足而覲其聽一則虛心而俟其言孰可同日而道哉元宗始初清明求治之意如川之方至欽遲崇之舊德風望起于藩維而相之後於崇者何如也崇苟學知大原則一舉其綱而天下定矣方且逡巡不拜歷述十事邀其諾而後就位仇敵相交則有盟市道相質則有券君相聚精會神之際而用要約焉吁何薄也將闔端垂統基一代之治而君相畀付之初已恃要約以為固則為治之大原已隳矣雖力邀強制僅致小康時改意衰必潰決而不可遏紐解絲棼不待觀天寶之季固已兆於開元之元也傳說旦胥靡而暮輔相以匹夫而躡處父兄百官之上說命三篇其對揚何其甚暇而有餘耶始之曰后從諫則

聖蓋沂大原之舟楫也申之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蓋指大原而示之也終之曰念終始典于學蓋造大原而使勿失之也合堂同席而議如甲冑如衣裳如官爵如祭祀綦布繩聯源流會通亦非縷數條陳而力邀之也然則相天下之道可知已崇肩隨管晏固不敢以傳說自命然資權謫亦足以逆料其君之銳始怠終也故及其疇之方新畫是十條以堅其君之心慮以終吾世而已何暇恤其後哉攷之于史元宗渝其約不待它日方崇持國秉之時既班之見矣問以峻法繩下之約曷為而按鍾紹京之獄猶有待於崇之救也問以法行自近之約曷為而疑王仙童之劾猶有待於崇之奏也問以班序荒雜之約曷為而

許閻楚珪之官猶有待於崇之卻也此猶力爭而幸勝者耳高力士楊思勳名出宮壺駸宦者預政之漸薛訥契丹之師不惟驟棄崇諫又增重其事權而遣之至郭虔瓘募兵擊安西崇雖以為不然已喑然而不敢爭矣是不幸邊功之約元宗視之亡如也身未去位而約已寒况上印綬之後乎不務格其君之心而以力邀之此已事之明效大驗也蓋嘗讀賈誼之書而得文帝之所以克終次姚崇之本末然後知盡元宗之心者有自來矣豈獨一李林甫之罪哉誼之一書肆言不忌前此數十年必抵誹謗之辟後此數十年亦伏非所宜言大不敬之誅矣文帝雖未盡用不斥不愠待之有加帝非徒謂容納為帝王盛德

實以言路通塞乃人主切身利害也侈心邪念開政舛令出於我而恬不自覺者夫豈一端而亂萌禍機羣情衆論隱匿壅關而不得上聞者亦何可勝數哉待言者之飭正宣達不啻疹之待砭燹之待杖也容養獎納此自吾切身利害其遜其悖彼蓋言者事吾何為預之哉誼雖氣激辭憤關於事情姑善之以勸來者自時厥後馮唐中屠嘉之屬規儆輔弼不絕於朝終置文帝于寡過之地是固有以召之也人主進德之驗它未即見惟于諫者之言先見之言之委曲遷就君德未信于人而猶有所畏也言之剴切侵訐是君德已信于人而既無所畏也委曲遷就剴切侵訐在言者之得失則二在人主為進德之驗則一

誼之論雖未協于中文帝獨不可自賀而為進德之驗乎一時風俗猶皆醇厚雖前日害誼之寵者不過尤其紛亂諸事所謂求名歸過之論當時之人蓋未解作此等也至隋煬帝而始語有諫以求名之忿至唐德宗而始有矜衒歸過之疑其所見亦既狹矣風雨霜露無一氣而非天牙甲根莖無一物而非地天下之善誰非人主之善乎小夫婁人借隙光以自飾竊勺水以自多要不出範圍之內天覆地載豈與是瑣者爭衡哉煬帝德宗忘其君道之大下與一士較短論長若閭巷儕輩互相奪攘者何其小也苟文帝之世此論已立誼之所遭豈直弔湘賦鵬而已哉史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然變或非正失亦

隨之其尤大章明者兩端焉元宗在藩俠氣已蓋諸王手鋤逆
韋太平之難肇履大位雋逸英毅若太阿出柙莫之敢干所慮
者輕視天下而不自抑畏也厖臣碩輔政當厲之以畏天之誠
啟之以尊儒重道之實左右規矩猶懼或肆崇復以水濟水投
棄準繩略無齟齬于其間日食歷差而以不虧班賀太室自壞
而以材朽獻諛畏天之說典謨訓誥誓命之書異篇而同指者
也崇矯誣上天一旦破其高鑄而芟夷之使其君蕩然無所顧
忌馴致漁陽之變撤其防而導其侈者實崇也度崇始意不過
容悅迎逢耳亦不自知其禍之至此末流汎濫雖崇尚存亦非
捧土雖能塞矣莫大于天而猶不畏焉于一崇乎何有自有書

契嚴畏天之說以相付者豈以人君尊無與敵復借天以壓之
哉兢業祇懼是乃天心之所存而堯舜禹湯文武所傳之大原
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貳之以適莫偏諛之私則作于心害于
事凶於而家而國矣崇學不足此而遽敢慢之此崇之大失一
也崇之捕蝗也議者方譁元宗問焉崇以庸儒泥文而不知變
對除蝗之法列於古訓雜然而議者信庸儒也然元宗尊儒重
道之意本自不為崇又以泥文不知變之語入其心使益加姍
侮繼自今以往雖先王之典訓不便于已者亦可以是語斷之
矣自張九齡韓休之去儒者盡絀坐于朝議于堂扞于邊皆便
捷輕銳知變而不泥文者也其效今可觀矣崇徒見所謂庸儒

者拘攣固滯遂槩厭薄之亦嘗循其本而惡之乎以一人而制六合下至衆而上至寡也羣天下之所樂萃天下之所貴而集有之雖悍彊狠暴屈首尊戴無敢不馴者以君臣之典叙于天而儒者實品節扶持之也今惡庸儒而并廢其品節扶持者是理既泯萬目睽々見利則嗜見便則奪上之人其危哉儒者舌樊脅腐本為誰計而輕欲銷廢之乎此崇之大失二也並置十事二失而委之天下夫人而能平其功罪之輕重矣參誼崇而論之所到固有淺深其未知大原之所在則一也明天子方屈羣策以圖大業尚論前世誼與崇之所條固已久經乙夜之覽亦既采取而時措之事業矣愚不敢復踵其論顧私竊有所疑

焉幸因奏篇之上而附見其說古之興王所以震服天下者不過一人大政而薄物細故則初未嘗躬其勞也漢高帝之約法三章齊威王之誅賞阿即墨大夫終身尤可稱者財此事皆足以隨世而就功名明天子嗣服以來天造神斷自古庸主依違牽制數十年而不能改者決之于一日自古諫臣懇切觀縷千百疏而不能回者從之于一言大經畫大黜陟大因革歷數其目既已兼前代之長徐計其成尚未能半前代之效讎恥未復版圖未歸風俗未正國用未充民力未厚軍政未核覆按誼崇為漢唐憂者亦十居其五六焉是獨何說也意者統宗會元尚有可思者耶漢高齊威之事淺矣然就其規摹論之亦粗能持

其初說者也如使約三章之歲明而苛法復生誅賞阿即墨之後日而嬖倖復聽則首尾衡決人誰信之哉今日大政數十皆絕出漢唐之表惟其統宗會元者尚有可思故除一弊事是一事而已也去一小人是一人而已也四海九州之廣萬官億醜之衆博撫遠馭馬能無毫髮之遺哉德意志慮所示者未及編字所遺者已或先見命令之布黎獻稚荏訥憚未已而惶惑繼之激昂未已而解弛繼之惕息未已而倖覲繼之向若淳固專一無間雜之病則所謂大政數十者出其一二已足以鼓舞羣動而立丕丕之基寧至宵旰十年尚屢願治之歎乎此愚所以冒昧而獻統宗會元之說也誠儲神為治之大原提其統据其

會則出治者無一出一入之累而觀治者亦無一喜一惧之移矣講大原之所在間燕咨訪將有人焉愚不敢蠟等而議

此卷舊止太學策問
職策一首今移外集補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六

記

台州脩城記

臨海郡南東西三方岸江湖秋水時至北限大山感不得騁怒
蓄堤足生聚廩：恃城以為命距海餘百里逋亡剽俠之所曹
惡歲輒睚盱洲溆睥睨郭郭微警者不敢弛柝故閉脩之政在
是郡為首務蓋所以遠菑害銷姦萌非徒區畫封表備侯邦之
制也慶曆之水幾不為郡元章簡公絳來守而城復立宣和中
盜發仙居闖虛深入肉溲欲登時則有戶掇崇君膺帥厲吏士
圍以方略寇不為患父老紀焉乾道九年里旅不戒於火延及



郡城堵墮甃池徑踰無禁害氣來格民譌不寧間一歲太史趙侯汝愚自信徙鎮暇日循行廡落屬丞掾而告之曰置守所以衛民顧屏蔽廢撤若是其何以待不虞土功於古雖有常律傳春秋者復出啓塞從時之例豈非城闔之啓塞實有邦之大紀隨時築治有不得已者耶况壯城之卒月粟歲帛元以為此益其廩而寬其程宜無不可於是軍事判官蘇延壽受役要司輦輦金穀之稽兵馬都監胡勝督我巡功察其勉與不勉者命羣有司各保其所奠地守傳衆力埤增卑薄塗塞空却環城諸門作新者四曰鎮寧曰興善曰豐泰曰括蒼脩舊者五曰崇和曰靖越曰朝天曰順政曰延慶起淳熙二年六月癸酉訖閏九

月某日彙日積功凡九千九百有八大抵取具于壯城之籍間民願即工者厚酬之不欲勿強會其數視兵役財十之一鍛劉鏐堅黜聖之工畀儼直如其素醪醴之饋勞來之間相及於道其材瓦石甃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錢以貫計米以石計者合若干千若干百有奇維侯憂民急病之意既達于下而精知周慮又足以綜理之故公無羨費人無留力工無餘技役事首尾歷再時版甍並作觀堞堀興而近郊之阡初未嘗釋隴畝也始侯之至詔奉計最朝十月報政之期甫半歲而羸或謂是邦特侯假道休沐之地繕營之鉅者必姑存以須後乃獨于入國阡陌未習之時驟舉力政百年之績還於指顧邦人德其

賜而樂其成請書勞于石抑不知因事而功見已事而迹泯一壘培之緒業於侯何有哉至于不以久暫易志眇然長慮于耳目之外以無負于寄護識此者蓋亦鮮矣遂書以諗台之君子

撫州新作浮橋記

撫之谿故無橋乾道初元知州事陳侯森始作浮梁以通往來淳熙二年秋七月甚雨淫潦漂航斷笮無一存者吾友趙景明適為此州復新之以書請曰燁試郡未幾而橋毀約已嘗用不敢賦諸民造端以十月戊寅告具以十一月丁丑部使者周侯嗣武實佐其費而屬役于知臨川縣江霖橋東西相維其脩百丈聯舟為梁合五十有四艘願記其成以諗來者予報之曰橋

梁郡政之一也予不忍涉者之病政以時舉亦庶乎長民者之心矣然城闔之近易察也水潦之害易知也道路之謗譽易聞也至于不矚之地未形之患弗能自達之呻吟慨歎昔之君子惴惴焉惟此之畏予尚戒之哉蓋心不在民固負於師師父母之名慮不能周四封則亦無以充一方之任所存者篤所綜者博其開塞建置繼此而講者則有次第矣是橋也特發政之始邦人將惟子之視焉無是心而有是政者否也有是心而無是政非制于上而不騁則墜于下而不流也撫去吾州且千里孰臨子上孰承子下吾皆不能知獨以橋役言之有部使者勸相攸助以啓厥功有縣令奔走服勞以集厥事以是而觀子之州

上下之際輯矣為子之所為其亦何所憚亦何所諉乎邦人非徒子之視將惟子之望且責也遂次其語以遺撫人俾立石水厓以俟

秀州陸宣公祠堂記

古者建學先聖先師各因其國之故國無其人然後合它國而釋奠焉由漢以來先聖先師之位雖定于一然郡邑先賢亦往往祠于學宮猶古意也唐史載陸宣公贄蘓州嘉興人石晉時吳越王元瓘奏以嘉興置秀州城東橋以宣公名者先老相傳公所生之地郡學故有公祠今郡守直顯謨閣呂侯正已復緝而新之維秀陪翼行都典治為天下劇侯獨置將迎期會之煩

表公以風厲多士其亦知本務矣初公事德宗入翰林為學士方禁旅四出伐叛公深以根本為慮論居重馭輕之勢至孰悉也未幾涇卒內訌迄如公憂奉天艱難之際雖號親近而志實不大紓職在書詔因得具著天子悔過罪己之意聞者流涕人心已離而復合以使事抵李懷光于立談頃拔李晟之軍已而平賊泚收長安獨晟軍是賴官守所及猶見一二已足以再造唐室苟帝以國聽焉其所成就何如哉起建中歷正元垂二十一年離合從違之變繁矣確乎其不移溫乎其不蕙疊：乎其不厭所積之厚豈世所易窺耶晚節為相經世之業出之固有次第始建白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議輒見格然綱條本末具載于

章奏者尚可覆也既貶忠州闔戶人不識其面專以方葉自娛
蓋天命畏大人負罪引慝于幽間隱約之中其志念深矣雖畏
德宗雄猜忌克猶勞問有加非公之忠敬有以發之耶彼謂避
諂不著書殆知公之細者也秀維公里雋彥林立公之精縉列
於鄉論者舊矣故於祠宇之成誦所聞以質其中否焉

泰州修桑子河堰記

淳熙元年夏六月泰州東部潮大上敗捍海堰詔州與兩使者
參治維堰初作于文正范公首起海陵尾屬鹽城衡兩縣間百
餘里及是半圯於水有司繕築未幾以訖工獨桑子河以南間
遲如臯境繚許氏莊後皆文正規略所未及春夏霖雨海汐暴

興田廬冒沒版籍日耗詔以諉今魏侯不以造端立始無前
撫可襲為憚慨然閔民病之不可宿允土功之政令與其具修
悉蒐悉講發命以四年十月乙酉甫半月堰成其袤三十有五
里其崇尋有三尺趾廣二丈四尺積功一十有七萬郡人擁府
門謹賀又走書蘄記侯弗能禦昔史起引漳水以溉鄴追咎西
門豹之遺利杜預將橋大河或者以商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
殆必難立二者之論胥失也斯民之生理無極而陵陸川浸之
執屢遷顛守陳迹者既不足與合變至于因時建置雖由已出
然前人仁心仁聞經啓區畫之餘業蓋有以起之矣侯名父子
逮見前輩習于羣公先正之原委一旦身履其迹而手賦其功

宜所樂為者用能先事不惑已事不矜以興泰人之長利以終
文正公之遺緒以助成明天子實邊之大計後之為政者將於
此乎攷侯名欽緒歷陽人涖役者海陵尉朱棣督護者知如皋
縣耿漢知海陵縣穆沂

白鹿洞書院記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兩不時高邛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
行眡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
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
書院翔于南唐其事至鮮淺太宗於汎埽區宇日不暇給之際
獎勵封殖如恐弗及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于寇

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
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頽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
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于方來乎乃屬軍學教授
楊君大瀟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薰其事又以書命某記其成某
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
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之依山林即間曠以講授大師多
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
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扁榜所以寵綏
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尚質實下新奇敦行誼而不偷守訓故
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

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于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網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于斯烏建矣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闕維緒言稍出于毀棄翦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闚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輯先儒淳固懇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陵開迪樂

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于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若李濬之遺迹固不得而略也侯于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興廢始末具于當塗 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重脩釣臺記

由東陽江而下逕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蓋東漢嚴先生避世不屈耕釣于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地也孫吳析富春為桐廬是瀨亦來屬焉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為釣壇即今之釣臺也獨兩臺對峙野王所不紀蓋亦痛言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

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為之記瀨之傍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
故廬文正公之遊釣臺也嘗絕江訪其蹟以其象寘祠之左
文正公沒郡人思之遂脩食于右坐焉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
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
姓是州曰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顏祀若是可乎顧急于
民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以餘力新之某時病廢卧焉郡
公以書見諉記其成固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以光
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共學夫豈區々呻吟佔俾之末哉
漢官威儀既復薄海內外臣子之責皆塞矣亦何必奮臂其間
哉沒身丘壑固先生之素尚也帝矐焉有懷俾以形易求于天

下得非在廷諸臣奉令承教之不給未有當帝意者耶三聘而
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勉其相助為理所以處先生者不薄矣匪
徒屈萬乘之重為故人之光寵也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
若不足以挽之觀與侯霸尺牘劇切之意見于言外豈於帝倦
倦未能忘耶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歎施及後
世賓友者俊遂為家法士之間風興起者堅節正操見危授命
項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與朝夕獻納雲章之下者未知其孰
少孰多也枝必類本響必報聲使先生微有意于傲世立名一
再傳之後必且為西晉之清虛矣而東京之俗久而益勵名檢
之外綜理幹略亦往往高出後世泝其流而窮其源則建武之

高節孰可訾耶至於節義之弊變為亢激特上無建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爾非造端者之過也後先生且千年文正公來主斯地祀典始舉曠百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耶今公作牧復大葺祠宇以續前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沂泮下上者款門而心開升堂而容肅風清樾濯寒泉山哦高水長之詩致足樂也則公豈專為一邦勸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東則客星閣招隱堂岸江立表以識路繚山作亭以待憩或革或因面勢位置各有思致皆受成于公以非大指所存故不詳列公名燧字炳臨臨江人也主其役者司戶參軍吳桂

橫山吳君佚老庵記外集拾遺

橫山吳君珉治別室之西偏榜以佚老休工歸役斤斧收聲輯杖立于前榮聞竊語于階者曰基墉繩畦坻粟京稼籌筭挂壁萬貨四湊此吾主人翁所以佚其老也少進至于門聞行語于塗者曰豐林邃宇尊俎靜嘉鷗鷺不驚風月相荅此吾豪長者所以佚其老也又進至於郊聞聚語于塾者曰培嗣以學既懋既專秩壺以禮既序既飭此吾鄉丈人所以佚其老也他日吳君為予道之予曰夫三者之言何如吳君曰階得吾粕塗得吾滴塾得吾醇出浸遠而說浸近吾名吾室義其究于此乎予曰未既也畏嶠登輿自閒心慄厭市築墉目靜耳喧君雖善自佚踰闌以往肩頰腹枵者踵相接歲或不升疋瘠困憊呻吟交于

大達專一室之佚乎哉君里中望也盍勸相族黨惴勞振之已
責紓逋同其佚于是鄉則盡橫山表裏皆君佚者庵也其視尺
椽半席廣狹何若吳君謝曰厚矣子之拓我境也顧童奴陷其
說壁間以為券

序

戴衍字序

己丑之夏予將有餘不之役舟既戒謀休檣息纜之地篙師舉
手東其指曰道雙溪三十里靈洞在焉盍趣櫂以逋午暑予歎
其名久適與心會戚友尊禕斲共載者八九人舟尾炊未熟已
就岸相與履屐遂闔目隨步改大巧巨麗皆前人之所未品竣
事念勝遊之不可虛也屬昭武李仲南大疏偕來者里繫次其
齒識壁間吾友戴衍景杜班在八仲南倚筆請曰晞古鄉賢著
名字以示不忘固多前比然初公言論風旨猶相接若蕪氏而
書東行西行者或援避賢郵以病靈洞則何如戴子瞿然謁壁

予更其字予嘗讀易矣需之既濟曰需于沙孔子象之曰衍在中也天下之至險莫如水。與泥際而泥復與沙際絲沙望水其險浸已遠矣履深淖而並驚瀾雖縱使疾驅且不敢至於磧平如砥萬轡一馳獨能柅方奔之足于險未迫之時夫豈徒哉是中非躁迫者所能駐舒徐容與久在此而不前殆必博大廣衍綽有餘地者也易象既言衍而踵以在意者將眎所居以占所養欤在南曰橘在北曰枳失其所在則名去之心不在廣莫之鄉而強以衍自許疇諾之哉貌示閒暇嗜利逞欲以蹈大險如晉之衍蓋辱其名矣洗此名之辱者惟吾子是託故以在伯侑子名子其勉之母踰母迫母厭淡泊無失子之真在則口

是名於席筆是名于牘俯仰皆無愧也子其勉之在伯志士也所自期者遠甚故予不敢置孔子而言它

洪無競字序

武川佛廟領于祠官者四十有二曰明招則予窠楸所託也率三歲科詔下邑士相與為曹依僧坊以專肄習明招林麓闕邃棲研席其間者視旁寺為多雞一鳴絃誦之聲與鐘梵交于戶庭日旰休帙岸巾曳屨相追于窠陰予時往叅焉問以後進之秀或枚數以對屈其指未三四而得洪衰然名予固私竊識之它日童奴持謁入望其刺端若洪其姓者取而眎之乃疇昔窠陰所談者也予亟迎之門興俯疇酢惇慤淳靖雖中朝故家名

子弟生長禮法中足未嘗涉外聞者猶不能過焉出其文甚澤而暢充其科者也既數面稍決予試開之學洪子慨然有志凌喜從予遊語次頌視几上前日刺猶未漫因舉以諭洪子曰子志古而科目是羨非名也盍歸而謁諸親無何洪子復於予曰吾親命以無競更故名而虛其字以待敢請予歎曰羣童相呼而趣果餌攫擊者既屬厭而袖手者猶未沾齒自垂髫之時競者固已居其右矣束髮而冠其競愈大隄指聲利之標而輩逐之退縮不競者里巷至相傳以為諱子之親獨取彼之所諱者為子名意者患苦囂競將還子於無求之地乎世路日狹一有所求四向荆棘然尚有一途平廣寬博遊之無禁行之不窮馳

驅疾徐惟意所適舉世莫與競子往而求之孰禦焉敬以求仲副子名并序其語以問發軔之期道逢策馬競進尤子之多求其與俱來

送張孟遠序外集

僕生而底滯少長嗜學失其指益以自愚坐一室頽然移日足欲跨戶限若有繫而留之者郡邑教條風土謠誦隨聽隨忘謾不省何等語諸公長者歲時聚會或賜餘瀝顧視左右頽頽作氣長飲大啜目眩心悸感不安席酒一再行輒自脫歸里中豪浸羞與予伍雖予亦毒之狀其疾謁諸人方屢試竟不售有自嚮來者詫以吾鄉有偉男子橫厲超軼絕出無輩是殆能廖

子之疾徐舉其爵系乃吾同年友張孟遠也予聞自喜銳欲往從之遊既春糧矣而孟遠在門予益喜過望與之上下論議明雋闊達舌端河漢一落千里未改旬自視曾中隘者寬室者通狹者廣向之瓶罌今浸化為甕盎矣向之沼沚今浸化為澗溪矣方幸其若是也孟遠遽告行引帑操筆將以酬孟遠之勤府藏單竭豪征縷歛卒不得一語意慚甚客從旁解之曰子不聞陶朱公之語乎陶朱公之友以寔聞於楚陶朱公往過之欲別謂其友曰何以餞我其友曰吾終歲食不滿子一飯費前馬後乘劍佩鏘鳴供子指呼役者乃吾疇昔震桌不敢仰視者也子不能捐萬斛之升斗以起吾病反於我乎索忍人哉陶朱公曰是

所以賜我也汝之陋在我則為儉汝之懾在吾則為恭貧之病富之藥也敬再拜受賜以孟遠之贍于學而道今古角詞章於其前是猶寔人子與陶朱公競富雖市人亦揶揄之儻亟自吐實盡發前日之痼疾而不敢蔽則異時環倉華而第百藥庸知不獲附于下中之品乎又子奚慚僕曰唯

李仲南集古錄序

觀物者必於其會瓶水知天下之冰堂下之陰知日月之行理則固然然未若廣川大陸會三光五岳之氣闡明闇晦轆轤降升一檻而盡陰陽舒慘之變也堙壘沈鼎頽跌什碣布護于莽蒼之濱餘款墜刻流落人間財以侑几案虞賓客而止耳自歐

陽文忠公始合而輯之和者踵武靖康之後皆有錄無書吾友昭武李丙仲南父講肄論述之餘采擷裒積越二十年而天下聞碑名蹟舉集其門起夏后氏竟五季著錄千卷百世之消息滿虛歛然具見于緗帙之上愈遴愈簡愈簡愈真天摹神畫不落雕斲太古之遺風可挹也文雖日縟體雖日備而渾灑之氣實行乎其中三代之損益可知也下此則廣者狹者淳者漓者肆者拘者有萬不同蓋莫不與時偕也雖其寡羣絕輩號為獨出一時反復觀之要亦不能出也書在六藝為末於其萃聚則有大者為物之會其可觀也哉予嘗有幽憂之病胸次偏側往往從仲南父引卷徐展真鳥之潤篆籀之光映發左右爽然神解

竊意古人不必親相與言者殆如是固未易苟以玩物嘗之也其他如正曆紀定世繫刊疆域之誤砭官制之舛存容典之舊禪凡將之缺尚非一條在取之者如何耳至於散聚之相尋也珍恠之無涯也晤賞之不可遂而極也心思之不可囿而滯也仲南父則既知之矣

大事記序

司馬子長年表大事記蓋古策書遺法獲麟以上既見于春秋經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今采左氏傳歷代史仰康節先生皇極經世司馬文正公稽古錄資治通鑑目錄舉要曆輯而廣之意所未安參稽百氏頗為增損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

書凡例云起春秋後訖于五代分為若干卷通釋若干卷解題若干卷合若干卷

銘

陳同甫厲齋銘

參政周公名陳亮同甫之室曰中陳子事斯語而知其難更榜以厲也者所以用力而擇乎中也其友呂某為之銘

沂流之舟挽之猶遲下坂之車柅之猶馳木火金水燥濕不齊有習有積有居有移亦能用力斲造厥宜凡此數者蓋陰乘之潛有所贅默有所虧是過不及察之甚微凜乎其嚴岌乎其危匪曰設戒理則如斯不將不迎不留不處敬而無失大中之矩

陳同甫恕齋銘

實理難精實德難居實責難塞實病難除實知其難於人則寬

惟實惟寬惟恕之端天地變化草木蕃蕪曠歟實然可求其故
陳子作齋侑坐有勒匪尚其通亦尚其塞

贊

薛畏翁真贊

今衣冠古風節室如水衾如鐵佩所聞禔暨耆見汲公無愧色

從祖父揚帥真贊

兩鬢憂邊先白寸心為主常明申許汝讎衣冠盛事江淮草木
知名

辭

潘自厚字辭

括蒼潘景憲叔度名其子自厚謀字于其友呂某、復之曰
冠而字周道也弁服未加而字圖是豫也後世先禮而冠蓋
有先冠而字者矣眎名考義莫協自甫申之以辭竢講冠禮
而用焉其辭曰

今月吉辰秩筮蠲尊乃加爾服諗歟本根繫人生厚百世一源
遷厚居薄夸毗囂昏孰整爾衢孰鍵爾門反身而誠爾本爾存
相彼狐貉大摯聿溫邇服逝遺義用不敦相彼蠹蕘大饗聿殫
厚于小體跖弟矯昆厚於大體堯墻舜藩衆萬錯陳旁薄昆侖

何物非體不合而渾身斯繹斯爾名式尊曰伯身甫永矢弗諼

題跋

書楊次淵之父所藏舊遊諸公手簡後

盛山十二詩前唱後和者長慶間皆集闕下敗楮瘴墨奕々頗
有生氣今楊侯自放林壑間其眎韋閬州身老廊廟未知孰得
孰失而同帖四君皆發聞於時嗣德有繼異時一笑相遇細數
盛山詩軸中人必將曰爾何魯比予於是

書校本伊川先生易傳後

伊川先生遺言見于世者獨易傳為成書傳摹浸舛失其本真
學者病之其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注皆和靖親筆近
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讎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

同志手自參定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是正其文字雖未敢謂無遺恨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汝能先夫鄒山樓鏐景山方職教東陽迺取刊諸學宮

書薛畏翁訓飭孫詩後

元祐諸公以簡靖無求為家法畏翁親承其言論風旨典刑肅然尚見於筆墨間以伸其敬承之

書趙路分行實後

無所歆羨而為善無所割艾而不為惡此天下之實德君子也趙侯以諸王孫衣食縣官非縉紳名論所能軒輊而至性馴行隆洽飭備蹈儒者之所難夫豈有為之哉自著作君以昌言

冠大廷士大夫間稍傳誦侯事世或謂侯隱德待其子而發是殆不然侯之所以自致者如水必寒如火必熱政使名不出家於侯何所加損乃若著作君之所立其資取培益者雖博至于忠愛惇篤之意隱然行于政事文學之中有非師友所能預者其所從來遠矣論者則未之見也處者易持出者難工騁馳當世萬變錯陳其視前人之素風淳則凜乎真若奉槩水而涉春冰然則著作君之紀載豈徒顯揚為不朽計哉抑欲沂洪源景高山晝誦夜思期無忝所生云爾

代宰臣虞允文恭書皇帝御書崔寔政論下方

皇帝臨御之九年恩浹教孚方內順適小大之臣既材諸位謹

曰天下事今治宜勿復有為皇帝曰嘻是烏足究其極維予九年于茲夙寢晨興將篤我祖宗成烈允奔走先後以就予事惟時公卿大夫而安習所見謂足以止其何以底于大寧于是數用治道不進譙論一二大臣已乃親御宸翰于漢議即崔寔政論幸賜臣允文若曰士俗流失使天下事格而不得為如崔寔所指臣允文當任其責云耳臣允文承受震悸自惟駑散幸以際遇待罪宰相日間德音弗克以時風曉在廷俾論上旨而恬于積習節趨不立以仰煩雲章奎畫明示大訓使知今日急政所在其何以為報用三復寔言冀萬一服行少分以稱隆旨竊嘗寔觀漢自安順以降天下蕩然無復典法一世賢者如楊震

杜喬李固陳蕃諸人繼起為輔莫不整天綱正官邪以清四海然志卒不遂而禍辱隨之者寔惟悠々之談樂寬弛而羞法制使當時國論靡有所定此則寔之論所由興也而其大率不過以達權救弊與俗士相上下若切々於數君子之見倚奪者故司馬光論之曰漢法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衰世之君率常庸凡愚庸之俗惟知姑息是以權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謂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也光之言可謂盡寔之心矣以陛下天德地業帝王之事惟所欲用顧于寔眷焉獨有所求遂使匹夫之遺言一旦煒然震發于昭回之間非聖哲獨觀有以見天下之動

孰知夫寔之有味其言哉然遭漢季無復一君足望救時之弊亦安能使之純法八世致理于時其曰恭以霸政其心蓋有抑鬱而未之盡者至所謂大定其本師五帝而式三王弃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此陛下聖學之所緝熙在今日所當講明特稷契之佐伊呂之輔曾未如卒章所云此則臣之所甚懼也惟陛下選建其人必極于三五之隆而後稅駕誠不勝老臣憊之義敢以宸翰鏤之樂石昭垂訓戒于萬斯年為鄉方砥節之勸併昧死附見下方云

書袁機仲國錄通鑑紀事本末後

通鑑紀事本末袁子所輯章首則揚子之筆也庚寅辛卯之間

袁楊風節隱然在兩學間予辱為僚相與講肄蓋日有得焉夏惠索居舊業湮廢袁子官易郡憫其孤陋乃以是書開予慨然曰通鑑之行百年矣綜理經緯學者鮮或知之習其讀而不識其綱則所同病也今袁子撮其體大者區別終始使司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窮其難而遺學者以易意亦篤矣昔者司馬公與二劉氏范氏緒中秘外邸之書餘二十年其定為二百九十四卷者蓋百取其一千取其十也搢者猶難之若袁子之紀事本末亦自其少年玩繹叅訂本之以經術驗之以世故廣之以四方賢士大夫之議論而後部居條流較然易見夫豈一日之積哉學者毋徒樂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難則幾矣

題近思錄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氏非始學者之事其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其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騫高遠躐等陵節流于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

書伯祖紫微翁外祖曾文清公所寄許子禮吏部詩後聞之諸父吏部去國退居臨川極意窮探前輩源委以專殖經

世久大之業善類皆屬心焉非徒以一時與秦丞相同異為諒也身方沒而道始開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于斯因讀伯祖外祖詩卷輒附見于末

書伯祖紫微翁贈青溪先生子詩後

臨川耆舊汪謝饒皆出滎陽公之門德操既遁世不耀無逸亦以布衣死志節稍見于世者獨青溪先生而已紫微伯祖與青溪忘年交序引所述備矣後一詩勉戒其子篤至嚴至正真前輩丈人行語也

書焦伯強殿丞帖後

焦伯強先生之在潁歐陽文忠公為守先正獻公為貳王公深

父常公夷甫為州民伯強寔為守客未幾去文忠而依正獻又得我滎陽公兄弟為學徒一時賓主師生之際盛矣其在家塾師道甚嚴律諸生事皆如節度滎陽公既壯徧游諸公長者之門多閱天下之義理晚歲學成行尊顧獨惓惓于伯強曰吾所以不辱先訓蓋焦公力也伯強經行儒者皆知推先之獨記家世所傳如此

代宰臣史浩等恭書御製秋日幸祕書省近體詩下方臣等仰惟皇帝陛下宵旰萬微身濟大業雕琢夸詡浮靡虛憍之習是抑是黜囿游池籞宴豫虞樂之奉是損是蠲居焉非本實不親動焉非法義不舉睦茲三館乃儲藏典訓長育英峻之

地自紹興清蹕下臨迄今三十有四年思欲儀刑丕彞以增光聖緒粵九月辛酉朔詔有司戒期十有二日壬申幸祕書省受朝右文殿移御秘閣絢光堯太上皇帝寶章以視羣臣既又脩太平興國故事張宴右文酒五行罷越翼日癸酉內出御製詩賜臣浩以下昭回淵耀參賁圖書鴻大闕深匹休雅頌臣等下拜登受相與齋祓敷繹宸指蓋在昔聖人以開物之智立經陳紀通于萬世惟有道之主為能監世盈虛則象成憲立一王法是之謂稽古文武並用久長之術惟崇起經藝褒美儒學用能章明大誼馴服雄虺俾咸知尊君親上茂集駿功是之謂右文國以人為輕重士氣之肆拘信屈論世者必觀焉惟虛已忘勢

然後羣獻輻湊展布四體樂盡其心是之謂禮賢下士大哉王
言堯舜禹湯文武之隆由此其選固非墨客槩人所得私以為
榮觀臣等昧死請勒諸琬琰貽之億載與日月雲漢同垂無極
制曰可謹具著其語下方以風示寓內德意志慮之所矧云

書鹿鳴之五送謝光中題其後

長沙謝敬之光中以淳熙己亥十月來婺講學以明年三月辭
歸省親將別請言予病不能也諸友乃取讀書記小雅五篇共
書以餽其行常棣之卒章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敬之其勉之
時方聞張荊州之赴三復和平之句為之法然

題伯祖紫微翁與曾信道手簡後

先君子嘗誨某曰吾家全盛時與江西諸賢特厚文靖公與晏
公戮力王室正獻公靜默自守名實加於上下蓋自歐陽公發
之平生交友如王荊公劉侍讀曾舍人屈指不滿十雖中間以
國論與荊公異同元豐末守廣陵鍾山猶有書來猶憐且且有
絕江款郡齋之約會公召歸乃止已而自講筵還政路遂相元
祐二劉三孔曾子開黃魯直諸公皆公所甄叙也侍講于荊公
乃通家子弟李泰伯入汴亦嘗講繹焉紹聖後始與李君行游
晚節居黨籍右丞以筦庫之祿養親雖門可設雀羅然四方有
志之士多不遠千里從公謝無逸汪信民饒德操自臨川至奉
几杖侍左右如子姪退見右丞亦卑抑嚴事不敢用鈞敵之禮

舍人以長孫應接賓客三君一見折輩行為忘年交談賞篇什聞于天下是時吾家篋筥瑣碎僮僕能諸名勝無不諳悉南渡以來此事便廢紹興初寇賊稍定舍人與諸父相扶攜出桂嶺惻臨川舊皆死生慨然太息乃收聚故人子曾父表父輩與吾兄弟共學親指畫孳不怠既又作詩勉之今集中寄臨川聚學諸生數詩是也自秦氏專國風俗日益隘陋吾几案間無江西書札久矣蓋江西人物之盛衰觀人文者將於此乎攷而吾家江西賢士大夫之疎密亦門戶興替之一驗也言畢復感然久之某再拜識之不敢忘建昌魯信道文以學問識度為舍人伯祖所許不幸早世其子擢節夫復與某為同年

進士而節夫外舅李夔州則某少所承事者也故雖未得與節夫合堂同席而知其父子之賢為詳病廢三年不復知戶限外事今年春節夫以伯祖與信道丈尺牘墨本見遺反覆展玩不能去手顧諸弟曰吾家其猶廢幾乎今日真得江西書札矣因錄先君之語寄節夫且以交相厲云

書所定古周易十二篇後

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玄皆為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立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

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歸然獨存豈非天哉自
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
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為未
安某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
為斷其說具於音訓

合二卷為一卷補記序各一篇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六終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七

尺牘

與汪端明聖錫

恭審出命中宸升華次對除書甫下公論僉諧竊惟侍郎丈名
德之重宜在本朝力扶正論今茲遷授特遵用常典固未足為
深賀也邊遽未寧入秋已十日尚不聞大有設施可為寒心大
人處比得近書目前亦且安靜未知將來何如耳某以引見候
告濡滯留臨安百餘日近方還會稽初欲就桐廬舊闕既而思
之恐不察者謂邀求近次遂一聽之今所待闕雖四年有餘然
專意為學之日甚長政所欲得也第違遠誨席所當致力先後

之序茫然不知端倪若蒙時因賜書曲賜開論幸甚癸未七月

某區區之跡昨侍行歸自黃岡留會稽外祖處數月中冬復過浙西挈提幹家叔一房歸婺今還舍餘六旬矣侍下無它事得以專意書冊但冥頑之質獨學寡陋殊無所發明瞻望函丈在天一涯無從側聽馨效下情但深企仰和議甫定目前遂可奠枕然所當慮者政在此而不在彼也開府方初竊想威惠並舉以大填拊方之民惟念蜀遠在萬里外有隣敵旁有師屯下有五十四郡之衆屈信呼吸安危繫焉敢祈覃精籌度博稽衆謀以寬西顧之慮幸甚國博丈去就之節凜然可以為吾道賀今茲游膺召命聞既至都下計已有除擢矣正月

開府既久庶事當已就緒吳侯入覲一面之憂責尤重維御綏懷之畧填拊控制之宜竊想成畫固已素定更祈深省遠思博盡衆智上寬西顧之慮豈勝幸甚四月

開府亦既踰年雖久于外服甚鬱公論然西南萬里得以奠枕豈亦小補哉司諫丈盡言極論進退以義直節凜然吾道之光也甚盛甚盛計程當已至豫章想安問自絡繹蜀固多士成都又蜀之樞會鑿裁之下得人必夥當人物衰謝之時政曲加誘掖摩厲以共扶此道此實先生長者之任也范集鋟板畢工欲求一編誦閱因便倘蒙付示幸甚乙酉四月

恭聞入覲已次近境纍然喪次無絲趨仗道左下情第深悵快

厥今公道統盟善類宗主邦家之所倚賴斯民之所依歸皆無
在侍郎丈右者凡出處進退之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倘誠意交
孚元氣可復則固當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次第不必
狗匹夫之小諒避世俗之小嫌苟或未然則道不可輕用物不
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義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使後進有所
矜式于吾道固非小補也此在侍郎丈想素有定論但託在門
牆之久不敢不盡其愚耳抑又有一說人情物態向背離合古
今所同惟觀函蒙包納不見畦畛以潛消彼此異同之端衆正
之福也丁亥九月十四日

治疊想已就緒雲山勝槩亦可舒豁煩滯但當舟車之會若及
今便立規摹令應接不至費力亦清心省事之一端也書籍分
實數處積歲久不次比豈無蠹毀之虞莫若以時收集為善陳
益之在永嘉城下居亦累月不得書矣近建寧刊一書名五朝
名臣言行錄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考訂處頗多近亦往問
元晦未報不知嘗過目否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錄雜說後出
者徃：失真此恐亦不得不為整頓也癸巳

少稟新太平州司戶趙焯舊與之從游有志
練達世故于輩流中不易得願一聽謦咳倘有以語之想必能
佩服 亦季路同年也餘既於前書拜稟更不重出癸巳
奠居浸久治疊當已就緒酬酢漸令就省尤善入夏不遠暑中

應接亦非頤養之宜也言行錄或因繙閱遇有訂正處口授侍傍者抄出似不為煩而于後學甚有益某少暇亦當試據所聞見考求續當請教近亦因書嘗語元晦得報亦甚欲討論也已癸少稟新臨江教授王遇篤信嗜學為人殊務實願得親謦咳敢望詳賜誨誘幸甚士風浸衰真知尊敬前輩者蓋不多得倘示以端緒庶幾其志益堅也度其到尚在一兩月後更不詳稟已癸少稟近欲刊橫渠集已刻數板矣而子澄具道嘗聞誨諭在成都所傳得于橫渠之孫某為詳脩今即令輟工專遣人往拜請敢幸悉以付去人或尚留黃岡亦告遣一介往取令此人候伺數日無害也使學者得見全書亦非小補倘籤秩叢錯小史輩

不能檢尋傳伯時昆仲以成就此段為念毋憚出郊之勞尤為厚幸顧不敢請耳已癸

其哀苦不死行復祥祭追慕荼毒無復生意它不足勤尊念向見劉子澄傳道尊意是時以四方士子業已會聚難于遽已自今歲悉謝遣令歸蕭然遂無一事却得專意為學遠去函丈之久倦、馳鄉形于夢寐喪決當造門求旬月之款但遲速未可預計要不出夏秋之間耳洛中文字續檢得告因便付示蓋朱元晦夔趣欲早補綴也元晦所定祭儀亦望送下或傳伯時之官欲為迎待計果否一動似亦匪易而茗雪地近亦不無當慮者更覲審處也其餘子澄能具道甲

其哀傷之餘無復生理它不足勤軫念瞻視不至妨緒閱否默坐靜養久自有趣至于酬酢顧盼遠覽熟視皆損目力非獨於書冊當樽節也元晦祭儀配祭一段其說固有從來配以元妃而繼室別享固欲省並備之瀆然奉祀者或繼室所出乃廢元妃之配母乃以私而廢公以卑而廢尊乎不知嘗為裁處否忌日之變兩說似輕重未適中亦須熟議也元晦書已領欽夫亦猶未得安問每念之也原伯舅氏宮祠亦未曾見正報然近得書已歸次九江矣許沖元集某偶到墳山已令舍徑弟檢付來人舍人文季子有立如此足以知世德之不墜想甚慰尊意甲其哀傷之餘志意摧落無足言者以事勢度之必可藏拙里巷

初擬改月請祠復恐其不察以為有所徵求尚爾遲也橫渠遺侯元晦送到即附刊于後伊川言富鄭公書及吕和叔帖文前此皆未見和靜論春秋帖舊却有之欽夫近連得書已全復舊矣甲

近造函丈非惟積年依鄉之誠得以開釋而旬日獲聽教誨警省啟發周決篤至敬當服膺佩戴不敢忘廢還舍幸無它不足勤尊念金華連得兩高下沾足歲歲事已可望不知三衢復如何善言錄橫渠錄謹先拜納尹和靖論語跋亦錄上其餘孔諫議章疏及經義之類潘叔度已附往向蒙尊諭欲作德清高丞書取高侍郎所藏伊川語倘得之望賜示及通鑑編類異時或

可檢尋亦望付下此間却可續成也今因陸九淵主簿行謹此附起居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勁直輩流中少見其比恐不可不拾惟開懷成就之為望甲午六月

某掩關塊處殊無進益承警咳雖新已復傾仰間居幸少拘絆年歲間自可再扣函丈近得朱元晦書亦擬俟辭受定會于懷玉山中也高丈手抄伊川錄更祈留念但期于獲見遲速則不敢計也通鑑編類倘已檢出望蚤示下唐史僕射班次訂正甚明李習之所載想是得于傳聽未嘗深考大凡記錄故實雖同時人舛駁蓋亦時有之不可便以為斷也甲午七月上饒之居有定議否朱元晦約來春至婆因為天台雁蕩之游

或謂其久不出今雖尋山然適當一二公登用之時自遠而近恐不察者或以為疑此誠過慮告試為斟酌倘渠出果有嫌則某却當入闈訪之往還必皆得款侍若元晦可出亦須送之至衢度侍見之期不出兩三月間預以為慰甲午

與魯大卿原伯

往見三八舅亡張子韶得程致道湖上脩史例遂有欣然之意當時已知此老志氣之衰今日諸公亦以朝謁可免為言某病在手足耳若心志則未也何至頓迷取舍乎

與瓶齋魯先生 裘父

某區區之跡自罹憂患屏居五年闔戶溫習故書粗似安適去

秋偶復有冊府之命黽勉此來供職亦踰半載湛浮竊食殊愧初心誨警箴規惟門下是望先人交遊凋落向盡海內父執如契丈不過一二人而已所以惓惓歸誠非若簡牘之虛也趙景明兄弟來能具道比來啓處之詳雖未獲侍坐亦足少慰間濶偶因景明遣人還輒此附拜起居向暑敢祈厚為道義護重

與張荊州敬夫

共以某官聞道達者積有歲時身歷世變而獨貫盈虛消息之幾心玩至理而處清曠幽閒之地所蓄既厚所養既深海內之士共懷應聘而起以觀儒者之效今茲旌纛之來萬目共視一舉一措蓋將占吾道之盛衰雖小國寡民不勞餘刃然儆戒祇

懼固自昔聖賢不已之誠也

某質魯材下雖竊有意于學而顛蒙鄙塞莫知入德之門願承下風而請餘教為日久矣迺者免于憂患適有校官之除近復例受分教之命到官甫數日而恭聞麾幢有近問遂獲進預指呼之末積年所願一旦獲伸尚容俯伏坐隅側聆謦欬以疇夙志若乃道諛不情之言蓋非晚進事君子以誠之義有所不敢也 平時徒恃資質工夫悠々殊不精切兩年承教可謂浹洽然於要的處或鹵莽領略於凝滯處或遮護覆藏為學不進答實由此

大概以收斂操存公平體察為主

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國朝典故及亦先考治本末致於大畜之所謂畜德明道之所謂
喪志毫釐之間不敢不察也但恐擇善未精非特自誤又復誤
入

吾丈者世道所繫居之實難謂宜深體志未平之戒朝夕省察
所存者果常不違乎所感者果皆正乎日用飲食之間果皆不
踰節乎疎密生熟歷之可見於此實用力焉工夫自無不進之
理

我方閑居既非其同寮又非其掾屬義亦有所止矣易傳隨字
于嘉義恐最宜精玩蓋多為其樂善美意所移易得侵過尔又

賓主資稟皆明快則欠相濟之義尤易得侵過也

儉德辟難所謂儉德蓋凡事斂藏不放開之謂

士大夫私意克治不盡自納敗闕令在旁者得以指點故不知
所倚耳

從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却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
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
有餘

始欲和合彼此而是非卒以不明始欲容養將護而其害反至
滋長屑屑小補迄無大益所謂州平幼宰之徒初豈大過人孔
明惓惓之意乃至于是故身後猶留數番人材社稷不隕者數

十年其原蓋在此也

與周丞相子充

其八月末暫往會稽省外祖母留二十餘日乃歸初欲迤邐為天台雁蕩之行偶得朱元晦書欲來春同遊須少俟之今冬遂不復出閉門却掃乃無一事讀書亦稍有趣第恨相望邈然無由款奉燕談每深浩歎通來日用踐履之詳與夫游泳筆墨因風示以一二沃此虛渴不勝系望子中兄官期不遠否會次望致敬仰之意劉子澄時通問否近偶作詩十絕向來欲出與數語中間憂制故迤邐至今詩初非所習正以其往時有不敢作詩之語深愧此意聊掛延陵之劍耳亦漫錄呈

比聞趣召之命公道所繫實在此行雖如情退之人與世久不相關猶不能不為善類賀也深誠體國蓋有自來竊想徒御既次近道導迎善氣合和朝廷乃衆正所以獨屬於門下者默觀遍察累年于此計必有以處此矣某闔門久益有味但索居難得朋友前月末偶陳君舉來相聚山中數日殊不落莫語次未嘗不南望車塵慨然懷想也薛士龍之子比屬某誌其墓欽夫已欲為書丹其子欲求碑額于門下君舉與其子旦夕自專拜書矣

靈洞雖得一日之款然猶恨恹惚所欲言者不能展盡繼聞西清勸講之命雖與善類同慶以久屏居不作却下親故書無由

貢問便中共被手教下情不勝佩服某還舍已兩旬休帽既定終日蕭然乃無一事但學殖不進方將深求其所未至不敢安于恬適之樂也舍弟累獲親炙不勝感荷渠亦能具道誨諭之詳皆已敬悉銓試渠初以不習舉業甚憚此行今亦且得一事了耳春聚莫已往擬挈否為近臣體國之義所宜從容調娛俾益元氣非若匹士以潔身為諒也

岳論館客可相伴者再三搜索面前相識偶皆不在臨安適有俞汝諧者往參太學在持志齋頗謹愿尺牘常行者略指授度亦能代匱作律賦稍工今似若來却可與之高量雖未知趣向不足以陪談燕至于強立知見之病則可保其必無也

其一秋多在山間前月末始還城早寢晏起隨意翻書亦粗有以自釋但得常頑健如此僥倖已多它非所及也邇來寵數頻仍高懷淡然亦何足為損益第治表既見欣然為善類喜而職親責重又怵然為門下慮耳推較人物實培養基本之先務第向來所接識者亦既在鑒裁之中矣憂患以來遠跡事外後來之秀皆罔聞知故無以應命苟益是心咨謀不倦自應多得實材也

某退藏里閭嗒然無復餘念新歲來方欲再理舊書為十年調度但無他撓使得極意謀磨志願已畢過是皆非所及也前此聞端尹之命雖慵惰不與世故亦欣然喜而不寐本根之地竊

計朝夕薰陶深培厚養為益既多善類所以拳于門下者唯
此一事自餘蓋未足言也正道不絕如綫惟冀思碩果不食之
義為斯民少屈憂國之念過于潔身則所願望

旬日前至三衢哭汪丈逮今意緒悵愴典刑文獻盡于是矣
某屏居粗遣不足屋矜念示諭足見警惧之意然實有裨補則
不必蹟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人之遽孚體國既深自信必
篤若退託則非衆正所以仰侍于門下之意也子上兄過游天
台雁蕩不勝健羨一書告為通呈欽夫報章併拜納得付的便
甚幸子澄待命公車甚久不知己有所授否悻悻去固傷事
體若濡滯淹時則亦當推愛人以德之義有以

仰祿矣情退之跡不欲自通于諸公若是時吾丈猶在朝為致一言甚幸今未須也沈叔晦直諒確實士人中極不易得莫已有所授否劉子澄絕不得書念之每往來于心也潘嚴州女子適其弟在婺往還甚熟為郡有愛民之意甚知敬慕所以欲達姓名之意無它恐州郡間時有合整頓利病欲得咨稟耳某近自婺來越省外祖母弛擔始見除目竊知獨出推轂之力前書所以拜稟復求祠祿實緣向來一出講論減裂病敗如牛毛憂患以來涉歷艱難讀書方似粗有蹊徑意更得數年之間極力尋繹今復驅之遽從事役愛念則厚然非所以長養成

就之也名在仕版身非已有豈敢苟遂私志但離婺時都無所聞數日間湏且歸治行裝到家已是二十左右而提舉叔祖母葬期近在此月二十六日勢湏過此乃能之官後月初四五間當得瞻見某以韓丈所遣送堂帖人在婺未來未有被受故未能作政府書敢告先為白諸公并及行期曲折幸甚

近辱教况下情不勝銘佩某病體入冬來差覺勝前但手足腰髀時有堅強處故未自如耳藥物日進三四服未嘗廢灸艾鑿者或云血本少用火則益涸燥以此猶未決也請外見卻近臣與同體不得盡伸已志君子在朝要自有不知之潤也欽夫既按吏未報而復遣本州倅往攝事彼安得不猜惧其處誠太踈

因書當規之但施行既爾遠方觀聽便輕緩急必號令人不動非獨渠私利害也旬日前報狀中見黃德潤初對文字藹然真吉人之言可為善類賀令嗣聞已赴官侍旁莫別有弟姪相伴否勿：拜稟他祈厚為斯文必重

見加恩諸制愈出愈新畧無倦筆所謂方叔克壯其猷者也持此求退不亦難乎一笑

某積釁所鍾新婦竟至夭折悲悼殊不能為懷病中復遭此戚極覺委頓兩三日來始似粗可撐柱恐遠貽憂念故力疾作此拜稟明堂後自列甚善遠逆許久憊：之義固有所在暫均勞佚茲其時也子澄近亦得書誨諭深所降嘆采葑采菲無以下

體古人政如是耳文潛不擇劇易自其所長但不知幙下有沉厚持重好謀而成之士否元晦聞丐祠甚力前此固嘗勉其耐煩度終不能俯仰久必多與物逆不若聽其去乃所以全之也某近領手帖殊以慰憚病體幸無它靜養順聽曾次甚恭然今秋舍弟又得一子遂了得立後及幼弟奏補兩事樂天詩云我是人間事了人僥倖殆類此語也比見奏請依字文字鄙意恐不須上前史乃美儲宮之恭畏非謂其餘臣下在禮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地遠者固無嫌也秦漢以後只患上太尊下太卑如地天泰畫卦之意恐却合常及之也不相樂者無事猶欲造言安知不有趙野君主天王之嘲乎自病廢來即報中事豈

復關心天寒作字費力寫至此已五六停筆此意似可念也劉
純叟時相見否少年未諳歷與之言宜斟酌恐併累舉主耳一
笑如徐子宜雖劇談却不妨也令嗣小緩之官甚善他祈厚為
善類護重

某存辱教况不勝感尉春來氣候不齊醫者深戒作勞故久不
拜狀然倦、尊仰則未始忘也某病軀委痺雖無增損然心閑
事省神思却勝前冬侍坐時但常保此幸已多矣欽夫之傳極
為驚憂第細觀牘尾乃二十七日距二日已兩旬不應江陵尚
未申到猶觀消息之不真也元晦為人不耐前此婁常箴切之
候有便當委曲曉譬但不若調護且令得祠乃所以愛之也

某病倦久不得拜狀便中伏辱手筆下情不勝欣慰自聞公得
政雖為廟社生民賀然天下之望稱塞實難亦私為公憂之翟
公翼所謂視成于牒檢者施于薄物細故則可耳至於消長安
危所繫則當念茲在茲無所不致其力雖大臣與國同體起福
無形消禍未萌不汲、於自見苟弗替此心善觀者國要自知
之若有所懷而不盡力不足而遂止則非明主獨察于衆嘗漂
搖之中遂授以政之意也至于虛懷 下以公減私雖公之所
素期然歐陽公每以平心自許濮議之成蓋在治平之後辭氣
尚有餘怒况諸公交疏之際乎以知臨事之難也張荊州聞已
奠亦嘗有數語哭之原伯舅氏處有本雖止叙交契度唯公可

見耳朱元晦條具民事而及其它不為中節獨賴仁人君子共保持之耳繼此如復求祠苟遂其請乃所以全護之也君舉衝暑罷歸可念亦是太喜事不老成之病遭此未必不有益耳其沉痾雖非藥石所能攻然習貫如自然處之亦甚安適但得廟堂之上主張元氣俾得與鰥寡廢疾者俱安于蓬蓽之下志願畢矣杜門絕不接外事間有能誦新政之美者意欣然欲聞之及陳其目乃不過計資格之豪釐校案牘之差舛雖未必得其真然時難得而易失唯覲專致力于大者遠者以稱塞君民之望李仲信季脩相繼逝去乃翁其何以堪不知曾得近問否甚念之也鄭自明奇禍如許可駭可痛渠平生雖欠琢磨然習

俗方患軟熟此士豈易得邪客或道王謙仲奏書差彊人意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如房杜之持衆美真大臣事也舅氏將漕江東于奉親良便韓文時通問為况甚安朱元晦境內大歉聞告之于朝或未有以周之姑聽其去若何近歲書生例多踈脫所繫亦自不輕非公甚孰念之

某杜門待盡忽被除書朝廷記憶收拾之意則厚矣病廢如許寧有能拜命理此公之所深悉唯望力賜調護早如所請復畀祠祿不勝幸甚勸導調娛忍耻以濟國事雖前輩何以加此但近世職無大小多以趣過目前為俗眇然為國家深計長慮善類不敢望之它人也朱元晦近日曾求祠否向時得其書云民

間事尚可料理最是軍糧無指擬日夕寒心甚為渠憂之不知如何劉子澄經年不聞問嘲姍乃天資未重之病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不妨有益也某祠祿雖滿在來春既經除官舊任已罷若從所乞奉祠自可別給敕理任庶幾自此兩年免得以斗升之累瀆廟堂耳

某控辭曲蒙賜可又且憫其貧病處以帥幙朝廷之恩意可謂厚矣碩目今氣體寔不堪涉道路謁官長已上祠請唯公力為調護使蚤得之甚幸方歎歲亦粗有利害也尋常見所在謀議官或老或病為妻孥驅迫而出龍鍾踰跚為衆指笑意每傷之今某既無妻妾舍弟又能安枯淡足可閉門養病也貧居荒年

雖費力然所須至不多公若為舍弟致一岳廟則兄弟所得月為米斛粥飯不啻然矣此特並緣廟堂記憐之厚意聊試及沛之非敢必也丞相書中不敢及者以其方求祠嫌于併于兩事爾

某奉祠得請遂可安居一意養疾坏冶之賜厚矣近書新銜譙沛真源便如在眼中若十年不死嵩之崇福充之太極華之雲臺皆可卧遊也此雖戲語使四方無虞鰥寡廢疾者得自佚于衡茅之下其必有所自矣示喻再三固所深悉政地有人消弭鎮定者夫豈一端但天下所期于公甚重固不可汲汲自見亦不可留時費日而虛其望也韓范所遇者平世故猶可持循使

所處者如諸葛武侯危急存亡之秋亦豈待歐蔡煎炒乎此自公忠誠素所蓄積亦不待于鄙言也舍弟岳祠既荷垂念若早得之于歟歲殊有助今以劄子拜納江西道院記愜當無可議發明元祐之政尤善公方居黃門之地豈徒言之而已哉

其近者便中伏辱教賜下情不勝慰懌春事方興恭惟鈞侯動止萬福某姜痺無進退然掩扉靜處殊覺安適也舍弟乞岳祠初恐歟歲難度今米價不增已粗可隨分杖柱渠雖書癡近却肯管家務不以倉庾氏為憚矣來諭方議省閑官不欲拈出甚善甚善歷觀建隆迄今二百餘年在^政地者多雖德業材畧參差不齊至于功名不終皆由私其親舊此段雖公天性之所安但

恐居衆求輻湊之地會不免有屈意徇人處爾舍弟介僻薄如於聲利初展緘猶憮然悔有求之非曉譬之乃解况他人乎想見朝煎暮炒咎責怨謗之聲滿耳塞冒頓公堅守初志享上聽服下情消羣陰回元氣只繫此耳德輜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唯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此所以憫不能已也若如莆叅除一朱元晦館職謂之用名士與一曾覲爭行馬謂之挫近習不惟非善類所祈于門下亦豈公之所存哉力疾作此屬徐子宜呈達他祈為天下壽重

近事小節目之間殊有慰人意處如宰執推李仁甫脩史之功攷料理荒政南康一郡蠲放殆盡調護必有所自願

益志其大者真積力久安知無復泰亨之理乎元晦終更陽
在即不必強牽挽之只須與在外一等待闕差遣為惟若意
猶未能已稍升等足矣不惟遂其雅志又免得渠懇辭紛紛
耳若異時公之志得伸又別論也子直庶幾善道而於事物
似未盡諳悉如陸務觀疎放封駁豈為過當方人材難得之
時其詞翰雋發多識典故又趣向實不害正推棄瑕使過之
義濶略亦何妨公與子直厚如此胡不素語之乎其它非病
廢者所當言聊舉此一端耳

與鞏大監采若

某屏居久不負寒溫之問第有頃鄉側聞出守吳興雖于雅志

甚愜然善類所期政宜從容論思之地以紓賢緼此殆未足以
久淹遐濁也某屏處衡門隨分頑健終日蕭然無它事得以一
意繙閱但無繇時扣誨益鄉風每切依祖某少稟同年歸安丞
張體仁志士也襁褓中失怙祖母鞠育之以至成立到官未幾
聞計奔歸自陳欲解官而郡以法令卻之後來復乞尋醫而前
政亦未之許某竊謂此事以迹觀之誠似未得中行以實論之
則其鞠育恩義異于他人哀恫發中欲自伸其情非出矯飾蓋
仁人君子之所哀也竊惟布政之初方欲恢崇風教若許其從
欲以悖薄俗其益大矣張丞恐其情不能自達力以見屬某十
年來親故書未嘗挂口及時事茲以其意懃惻且求退異于進

尺牘
故為破戒一言之

與劉衡州子澄

某屏處如昨諸况舍弟輩請見當自能言之更不重出渠欲相屬請先生同過安相聚切告便為斟酌嚴重能教道有益子弟者語之庶其不荒廢也吾兄從容侍旁想涵養履行日益有味近日思得吾儕所以不進者只緣多喜與同臭味者處殊欠泛觀廣接故于物情事理多所不察而根本滲漏處徃々鹵莽不見要須力去此病乃可相去之遠何由會語以究此懷

某侍旁粗如近日士子相過聚學者近三百人時文十日一作使之不廢而已其間有志趣者亦間有之城相識如新當塗

潘教授景憲 金華彭主簿仲剛皆向學甚銳朝夕過從頗似有益獨恨吾兄在遠未嘗不悵然奉懷也前月已令人往部中投在外指射文字及託舅氏俟有可授闕隨分占一處也齊中諸公赴廷試者獨葉茂承在五甲曾嘉量陳一之輩却皆前甲集注罷當歸齊中洪求仲往赴太學補試未回皆恐欲知子充兄弟計常相過不知諸公如何作工夫望一報會次亦告各倦賓之常得書甚安欲一訪之亦以倥偬未暇須俟秋涼耳元晦近日亦得書欲同作編史工夫比亦寄條例去也

某到官三月矣雖于職業不敢不勉但學力淺薄有愧處甚多然行不得者當反求諸己外有齟齬必內有空礙反觀內省有

皆是進步處初不敢為時異事殊之說以自恕也大人已得交割後書本擬尊兄在郡可以日夕啟扣今乃大失所圖然壤地相接凡有所聞千萬毋惜忠告也蓋當下情最難通又察屬間可以展盡心腹者政未易得耳筠素易治丞廳必甚優游既存此心隨大隨小民受其賜不知彼間士人亦有可共講學者否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吾儕所當兢者此間幸張丈隣牆得以講磨此公學問端的親切而中無私主進退不已甚恨吾兄未得親近之也子充無三日不往來善類方孤得其復留于正道極有助但忘之者亦多殊歎耳

與潘仕郎叔玠

垂論確實詳悉殊非泛然之論足見進德之功不勝降歎大抵培養孝友根基深厚愛既篤則慮自周幾微萌芽一一自見懇惻勤道蓋有不能已者仲尼所謂忠焉能勿誨乎是也若視之漠然不相干或遲疑畏縮而不發皆是於忠愛上少欠耳既發於忠愛則語言藹然慈祥自無責善傷恩之病斟酌彌縫亦自然深淺得所若至傷筋犯骨只是本原未深厚故易得鹵莽踈漏耳

叔度見過出示先丈誨墨且言將為雙林之游計音忽來變出意外驚駭悽愴涕泗交集然壽考康寧集五福之全固可無憾矣尊兄至性純孝創鉅痛深曷以勝任昔人有言惟送死可以

當大事昆仲講學有素必將大復古禮以革習俗之陋某妄意討論朝夕朔望奠禮約呈恐或可資采耳與叔志

不意凶年變家丈奄棄榮養奉諱悲咽累日不釋昆仲驟罹大禍追慕荼毒孝思奈何因極奈何金華經華每荷先文顧存之厚情意周浹殆同戚屬別去甫數月遂隔幽明此私心所以戚也夫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蓋孝子仁人必誠必信不敢有一毫不盡者惟在乎此矧巨室一國之所慕四封於是觀乎禮尤不可不審昆仲講學之久想亦不在祝也彼紛者所以疑駭特蔽于習俗而未有發其良心耳吾盡哀敬以動其機則疑駭將轉而為歎服矣專人行畧此問訊惟祈節哀順

變以全孝道吉卜已有定所竊謂少濶畧陰陽拘忌之說議乃易合素荷眷存之厚敢以此獻

某官次粗遣但無補毫髮徒自愧耳奠居既久想漸成趣解組之由既無愧怍自閑心安尊幼和輯世間之福豈有過于此者何必外求也李壽翁被召想婺女甚惜之然來此殊有補第恐其倦于應酬憚于入都耳孺子不知已成行否或猶未行告為督趣就道幸甚此間甚閑暇殊有工夫相伴讀書也

安居想漸成趣前日紛々似不必猶置胸次回首既無甚媿怍隨時恬養足矣至于明辨枉直此乃在位者之責或遲或速順聽之可也

某病廢如此遽叨恩命姜痺無由拜受已上章力辭敢告朝路間力為道沉痾決不能出之狀庶幾有助耳人情法意經旨本是一理豈有人情法意皆安反不合經旨者邪在勉之而已孺子近日作舉業却勤亦可喜也

比辱教况病倦久不得治報坐深系仰易地委寄雖不輕然於此盡心焉流澤之遠何止五世也大抵公道終可倚但人奪于目前利害不暇深思耳某病體只如舊所幸無求安望愈之心免得煩擾日用亦自安適也其它叔昌昆仲當能具道

答方教授嚴州

伏蒙誨劄教以窮理盡性之說蓋非末學所敢擬議然既荷開

諭反覆之勤闕然不報益重疎怠之罪謹因來教而細繹之所謂理雖無窮然有本有原有倫有要者既得窮理之大旨矣竊意悖典庸禮秩然而不可廢者此其倫欵致知格物瞭然而不可掩者此其要欵未有不知其倫要而能造其本原者也本原既造故小可舉大而宏濶勝大之言不能誘也近可即遠而荒忽茫昧之說不能惑也一可知萬而二本兼愛之學不能入也執事之所諭者倘可以足觀之乎未能識心豈能存心所以誨警者誠為切至然所謂人心本虛且明與性不殊則猶未能達蓋既曰與性不殊是心與性有殊也幸望指教列禦寇所謂八荒之外來干我者我必知之有來干我者又有知之者似判然

二物也來教又謂妍非所當愛醜非所當惡我非所當厚物非所當薄其竊謂愛惡厚薄發之不中其節施之不以其序固人欲之私矣若曰無愛無惡無厚無薄則所未諭也夫子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則似非不顯以同衆也至誠如神見乎著龜動乎四體則似非假著龜以自晦也荆公之書蓋未之學伊川論語頗効恭請則未之聞也一固萬也不待塵萬境而後知其一而萬也萬固一也不待萬境一塵而後知其萬而一也千載一念一念千載竊意笠乾之書俱不免近于辭費也不生而現生不滅而現滅不生之生不滅之滅果固然之理邪何為而復現之一辭也執事信之萬守之堅豈口舌所能

能移獨以屢沐誘誨不盡白其愚則無以拜盛意之辱尚幸原恕

與內兄曾提刑致虛

臨安之別已復踰月下情日深企仰科場得失猶探籌耳彼此俱不足言示諭葉舜臣姻事舜臣舊同舍與之極熟其脩學作文種種加人數等資性和易而臨事有守往年初登科朱丞相欲議親堅拒不可其有特操如此：某之所見者也若南北之異俗家貧之貧富舅姑之寡嚴此某之所不見者也舜臣書謹納去更告叅攷詢問若果無疑則附書去可也至于奩具之豐約舜臣豈論奩具者哉聞浙西之行近在旦夕向寒道途間不

無勞勩景昭獲荐可喜因見為道千萬意

某官次粗遣踈野有素在酬酢應接之地殊非所宜耳尊兄從容侍旁講學當有新功但切磋琢磨要須益友不知從中亦不乏人否秀州奉板輿逼歲西渡且宿留禹跡俟暄和乃之永嘉永嘉荒甚極費料理猶賴朝廷燭知本末却肯應副恐可下手也數日來無新報都漕既罷民力當小寬但浙西江東歎處極多殊可慮也提舉位子弟能自立否如可告語切力勉之為學扶樹門闕此最急務即今三衢諸位上承下接左摩右拊其責唯在尊兄一人而已此倦不能無望也學中得為文留為祭酒士子之幸近日亦頗有鄉學者矣

某到官累月碌々無補祇益自愧日來鄭自明除官祝汝昭叙復之類皆似有陽生之漸但意思易得斷續耳三館在昔固議論之地但近歲沿習殆如宮觀岳廟破例輕發徒成強聒媮情苟容又負初心殊未知所處也區々所懷要非面見莫能展布某官次粗遣但俯仰碌々無所裨補又史課趣迫終日繙閱殊少暇也深居里閭優游涵養想有餘味交游亦不乏人否朱丈再辭諸公不為將上又南康簽判以遲發迂吏罷黜其勢不得不勉一出若到郡數月丐祠却自穩慝已作書再三勉之不知肯起否丘宗卿以接伴例外問北使一二事遂得外祠今已到江陰矣

便中伏領手誨具審視事之初諸况安隱不勝欣慰大府當不
乏游從幕中雖時有合斟酌之處要自清簡非州縣比也陳伯
任往還却踈使君舉坐間皆此客流言何自而起哉初哥字序
以病中未欲勞心它時粗有情緒當下筆也然學者以務實躬
行為本語言枝葉政自不急耳

與張運使宗尹

余解元見過出示手教慰藉優渥祇誦再三以愧以感下車許
時條教既字當漸不費區處在我者既無遺憾政使或有未退
聽者蓋亦自有公論惟觀毋廢初心使斯民益被實惠是所願
望旃從入郡當在何時傾耳車音以日為歲

請違五閱月而咫尺之書不到籤室坐懶故尔奉告共審即日
暑雨蒸溽鳴絃靜治台候神相萬福某迫行百冗紛然應接不
暇它無足言者政聲藹然姦戢惠孚甚休甚休素恃眷愛區區
竊有欲布陳者輒具別紙雖愚昧豈足贊米取亦姑盡其拙誠
而已它惟若時珍護前拜召節

大猾既擒威信自此行于一邑凡事必易然要當遇事平心
無先懷抑強扶弱之意惟視理之所在而已雖嘗攻擊縣道
者苟其事理直却湏右助之則人服我之公
財賦當催者恐當加意督趣令整辦尋常士大夫或誤認弛
縱為恤民殊不知不及時拘催使民間拖欠積壓異時忽遇

苛刻之吏一併趣辦則民受大害矣

與魏寺丞國佐

其一病垂死兩年來稍、調理飲食起居皆不須人雖右支萎弱既不仕官閉門養疾袖手緩步初不知疾之在亡也以此日用間極自適百念灰冷但思見君子猶往來自次耳今歲辱誨墨至西五愛念之薦發于篇什病中不敢勞心無由賡續然此意何可忘也家食之久公論甚弗然及此暇日政可澄汰磨治多閱天下之義理以發揮世業臨床不勝拳、恐欲知即今病狀故力疾強作數事腕弱不能詳布

與王侍講齊賢

郡政恢舉想綽有餘裕前此整齊汎掃非用嚴固無以濟今威令既行綱紀既立則慈祥樂易之意教化漸摩之本宜次第出之使封內識吾之本心此高明所自了蒙下問之及不敢不竭其愚耳

自聞入覲有日預深逖遠之恨早承訪別既不果迎肅而憂居闔門又不克追路語離悵、此心積鬱莫展鋒車之行治表繫焉淳蓄之厚綜練之精培元氣而扶正論必將本末具舉願益勉之以答善類之望天向寒陟降山川敢以悠護為請

與陳君舉

謹思明辯最為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皆高明

之士也

近思為學必湏于平日氣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

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于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政是意篤見明于本分條理略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彼此以私意相角一口豈能勝衆舌乎此毫釐之際不可不精察也

要湏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于避就精察而不安于小成凡此病痛皆吾儕彼此所素共患檢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

下政自非易事也

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尚若有眇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皇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湏着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

公私之辨尤湏精察

昔者歐范余尹之去韓稚圭袖手于其間又為諫官于旬日之後亦未嘗皦然暴白從容調娛运用有濟前輩非無此樣轍然此段實難必須沉厚堅寔六轡在手操縱伸縮無所差失目前人不得憚他時人無所歸怨乃可

喜事則方寸不凝定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

要要共講其遠者大者使異日天下受其賜至于目前事正其
綱領足矣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七終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八

尺牘

與朱侍講元晦

某侍旁粗遣但獨學固陋念欲咨請訂正適以有德清親迎之役遂復未果俟至秋末當謀西安之行以踐子澄所諭山寺之約也少意此間有一士人欲以伊川易傳鋟板近聞書府所藏本最為善子澄疑之今于賓之丈處假專人拜請敢望暫付去介異時却得面納也迫行凌遽姑以幅紙問起居它祈厚為斯文護重

某官次粗安學宮無簿領之煩又張丈在此得以朝夕諮請雖

於習察矯警不敢不勉第質鈍識昏殊少進益深味來教所謂見下學上達之要而實加功之語切中平日之病悚然累日所恨相去阻邈不得面請若蒙指示其要俾知所用力豈勝幸甚竊自揆度領解敏悟固後輩流至於篤信確守雖不敢謂能妄意或庶幾焉苟有以教之則必不至若亡負諄誨之厚也伊川先生行寔其間合商量處既見于張丈書中矣尚有欲言者吾道本無對非下與世俗較勝負者也汪丈所謂道不同不相知昨因其說既而思之誠未允當但詳觀來諭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氣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弘如注中東坡字改為蘇軾不知以諸公例書名而釐正之耶或者因辯論有所

激而加峻耶出于前說固無害出于後說則因激增怒於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通書已依易傳板樣刊但邵康節一段所謂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不知六合如何有外未載伊川之類亦恐是邵家子弟欲尊康節故託之伊川不知可削去否其它所疑張丈已報去更不重出太極圖解近方得本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蘊多未曉處已疏于別紙人回切望指教又讀龜山中庸有疑處數條錄呈亦幸垂喻科舉之習於成已成物誠無益但往在金華兀然獨學無與講論切磋者閭巷士子捨舉業則望風自絕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却就其間擇質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自去秋來十

日一課姑存之而已至于為學所當講者則不敢怠也伊川學制亦嘗與張丈參酌如改試為課歲時歸省皆太學事郡庠則初無分數利誘而歸省者固往來不絕也增闢齋舍俟秋間郡中有力廼為之尊賢堂之類但當搜訪有經行之人延請入學使諸生有所矜式則已不失先生之意恐不必特揭虛名也婺州易傳已畢工今先用草紙一部拜納告更為校視標注示及當令再修也吉州士人劉德循朴實有志于學冒暑專往洒掃門墻幸與之進渠與郡中人偕發恐徒步不及健步之駛後此書三兩日到亦未可知此間詳悉當能備道也

某前日復有校官之除方疾告下廼行而張丈亦有召命旦夕

遂聯舟而西矣惟是以淺陋之學驟當講畫之任雖所聞不敢不尊而恐聞未必的所知不敢不行而恐知未必真此所以夙夜皇懼而未知所出者也開示涵養進學之要俾知所以入德之門敢不朝夕從事庶幾假以歲月粗識指歸負無期待誘進之意中庸太極所疑重蒙一一錫誨不勝感激所論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誠為至論喜合惡離之病砭治尤切數日玩味來誨有尚未諭者復列于別紙所以喋喋煩瀆者政欲明辨審問惧有毫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我較勝負者也人回切望詳以見教幸甚孟子楊墨禽獸之喻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禽縱低昂自有準則此語甚

善然區、竊有所獻大凡人之為學最當于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以吾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為樣轍回禽縱低昂之用為持養歛藏之功斯文之幸也孟子深斥楊墨以其似仁義也同時如唐勒景差輩浮詞麗語未嘗一言與之辨豈非與吾道判然不同不必區、勞類舌較勝負耶某氏之於吾道非楊墨也乃唐景也似不必深與之辨邵氏載康節一段意主于稱康節而濂溪之語無所見恐不載亦無害科舉枉尋直尺誠如來喻自此當索之高閣矣易傳差誤處旦夕便遞往金華謹厚士人釐正嗟嗟和且治矣一段發明尤善蓋當時草、之過也更看得有誤

處告徑附置來臨安侯刊改斷手即摹印數本拜納次呂與叔中庸序說前此每以示學者伊川崇寧後出處以無文書考正西邊棄地始末以治行控僛侯到臨安少定當討論求教也謝先生語其意似謂徒事威儀而不察所以然則非禮之本若致其知則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也時事當略聞之近時論議者非顏情即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殆難乎其入此有識者之深所憂也所欲言非紙墨能究

某供職已月餘雖不敢不恪守所聞但風俗安常故之久黜習語頗多此皆誠意未孚之咎惟日省所未至不敢諉其責于人也開諭累幅仰見誨人不倦之意其間亦有尚欲咨請處但以

吳晦叔聞妻父之訃，亟歸。又某轉對適在一兩日間，未暇詳布。當別尋便上狀也。亦有一二條託吳晦叔口陳，不復縷。某更數日遷居，政與張丈相隣，又得朝夕講肄，殊以為幸。尋常每有所見，固自傾盡。奉：所懷亦政如來諭之意也。

月初吳晦叔歸，嘗拜起居問計，已呈徹。即日秋暑未艾，恭惟尊候動止，支福某官次粗安。職守所及，敢不盡心。但學力淺薄，齟齬者亦多，敢不益思所未至，警省策厲，不敢求諸外也。張丈又復連牆得朝夕講論，但憾几席在遠，不得咨扣為恨耳。李教授聞進學甚力，其餘有志趣者，當不乏人。此道孤微，惟不倦誘掖，使向此者多吾道之幸也。某上旬輪對，劉謹錄呈請教，有未

安處，望一一指示，上不間疏，遠問答甚詳。所懷粗得展盡，但恨

誠意不素積，無以感動耳。易傳閔婺女刊正已畢。

能以相去遠不

喻但改正誤字而已其版

樣未整者皆未暇知也已令印數本，俟到上納。次晦叔必常

相聚，本欲作書，又恐已歸長沙，或尚未歸。語次望道區，適今日往武成王廟致齋，而建寧適有便行，甚遽略此拜稟。向者來問數條，俟稍安堵，當得款曲高推也。

某官下粗遣學，淺力薄視職業，日增愧負，雖不敢苟簡自恕，然殊未能大有所釐正耳。至于區：課試之末，則固未嘗深較也。張丈隣牆，日夕相過，講論士子有志與此者，亦有一二輩切摩工夫，粗不歇滅，斷續又時閱來誨策，厲警者殊多，但書不盡。

意終不若侍坐隅難疑答問為親切耳邪說設行辭而闢之誠今日任此道者責竊嘗謂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于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矣孟子所謂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奮說以閑為閑習意味甚長楊墨肆行政以吾道之衰耳孟子所以不求之它而以閑習吾先聖之道急為先務而淫辭設行之放則固自有次第也不知吾文以為如何所以為此說者非欲含餽釋黑白不辯但恐專意外攘而內脩處工夫或少耳向來所論智仁勇終恐難分輕重蓋三者天下之達德通聖賢常人而言之也在聖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生知安行也在賢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學知

利行也在常人則智也仁也勇也皆困知勉行也恐難指定為學知利行勇為困知勉行龜山之說終不免有疑也周子仁義中正主靜之說前書所言仁義中正皆主乎此非謂中正仁義皆靜之用而別有塊然之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乃也中正仁義之體而萬物之一源也中則無不正矣必並言之曰中正仁則無不義必並言之曰仁義亦猶元可以包四德而與亨利貞俱列仁可以包四端而與義禮智同稱此所謂合之不渾離之不散者也昨所云文理密察蓋亦如來諭初非以為秘密之密觀察之察也謂如易傳中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等語銖分粒剖各

有攸當而未嘗有割裂枘隄之病析理精微如此乃可謂之文
理審察耳陰陽仁義之說鄙意未達終覺未安當更潛思玩味
續得求教也中庸不可能道不遠人兩章反覆思之龜山之說
誠為奇險非子思本指向日不覺其非者政緣為程文時考觀
新說餘習時有在者故耳所與諸生講說左氏語意傷巧病源
亦在是自此當力掃除也婺本易傳納三本去不敢加裝治誤
字皆已改但卦畫粗細行數疎密之類不能如人意悉釐正耳
遺書建本未到之前已用去冬所寄本刊板故其間一兩段更
易次序處姑仍其舊餘皆以建本為正聞旦夕亦畢工矣二程
先生集款曲亦當令婺人刊之然新添伊川二子所為序引殊

無家風恐適足為先生之累欲削之更望一報見所寄張丈去
所論時事一一精當不勝歎服此間所共講者亦十八九同也
知言往在嚴陵時與張丈講論亦嘗疏出可疑者數十條今觀
來示其半亦相類見與張丈參閱續當咨請也其餘已見于張
丈書者更不重出相去之遠惟祈因便賜教督不惜語言痛加
砭治乃所願望

某以六月八日離輦下既去五日而張丈去國羣陰崢嶸陽氣
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已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步處甚多未
可專咎彼也聞以漕渠淺涸尚濡滯蘇常間今當已沂江南下
矣某既畢亡婦祔事即還婺女城中脩葺寓舍而大人已歸自

廬陵前此學中亦已考滿比改秩告下遂得解罷累請祠便養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申前請矣倘得如志閉戶為學殊為僥倖或敦迫而出亦當以心之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為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平為學工夫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所恨離羣索居無從侍坐質正耳易傳復納三本去告檢收此乃附閩漕叔祖行繼此讀書有所疑問皆當附漕便或遲足可往來商榷也向蒙教以矯厲氣質之偏此誠要論大抵根滓未盡氣質偏重處不免時時露見政當澄之又澄耳太盍圖解昨與張丈商量未定而匆匆分散少暇當理前說也山間游從者

為誰用工次第有見可教者毋惜批論

向見論治道書尺其間如欲做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竊謂此固為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啓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正人以為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為治之具以次而舉可也倘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衆譁然終見沮格雖成功則天本非君子之所計然于本末先後之序為有憾焉則不可不審也今事雖已往亦不得不講論過耳

某丐祠兩請而堂帖婁下免勉復為此來昨日方條對姑致區區之心政恐害理處多稍定當錄往求教矣苟尚留此暇日自

可讀書惟是同志者鮮所鄉不相近者又不敢輕拈出塊然索居殊以為惧第當時于書尺中請益耳

大人書前日已附便張文旬日前得京口書想今已浙江矣今歲善類凋喪特甚王芮劉三公相繼下世殊令人短氣陽氣微茫如縷其將奈何從游者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馨咳言語以藉口而行則不揜焉媚嫉學問者往：指摘此輩以姍侮吾道紹興初之是也雖有無類教然聖門固自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辨况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舉目皆是恐尤須謹嚴也

某電勉復來供職已踰月但少耦寡徒為况殊索寞耳示下太

極圖西銘解當朝夕玩繹若猶有所未達當一一請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先入之說非敢固執但意有未安要須反覆講論至釋然無疑而後止如孔門之問仁智至于再往三復昔人為學大抵皆然蓋主于求益而非立論也論治之說本末誠當備舉但言之亦恐須有序如孟子先以見牛啟發齊王之良心至語意決洽之後乃條五畝百畝之說若未孚信之時遽及施行古先制度則或疑逆其迂而吾說格而不得入矣不識以為如何知言疑義亦俟後便蓋七八日來孟享及誕節奔走擾：思慮未能精詳耳對策謹錄呈未是處因便乞批誨

某官次慵道為學固不敢廢第微言淵奧世故崢嶸益知進

步之難倘蒙時賜發藥不勝幸願曾子答孟敬子一章竊謂上蔡所解與二先生之意不異其曰人之應事不過顏色容貌辭氣三事特繫所養何如耳此可見其平日涵養之功矣其曰動也正也出也君子自牧處此可見其臨事持守之力矣語意頗似完備恐難于臨事作主張斷之惟是遠自遠也一語不若二先生之言工夫細密耳知言疑義比與張文訂正者既已附去今復有欲高權者謹疏于後來喻以道生一為太極大極動而生陽三恐不可指為一既曰陽則有對矣安得謂之一乎好惡性也一章誠如來喻所云若前章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似未 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也及為物所誘人欲滋熾天

理若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耳首章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喻以盡心為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為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却似斷定耳若云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何釋氏直曰吾見是性此述釋氏之辭耳非許釋氏為見性也若後章釋氏見性而不盡性之類則誠有病夫婦之道一章雖指釋氏之病然讀者或不察當刪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蓋世之病在彼不在此氣感于物一章來喻謂不見平日涵養之意竊謂涵養致知為學者固當並進然昔人立言亦各有所指如中庸不明乎善一章不可謂

不見涵養之意也孟子拱把之桐梓一章不可謂不見致知之
意也若此類不可概舉知言本文却似無病大哉性乎一章所
謂類指一理而言者猶曰一端云耳非理一而已一也但理字
下得未穩若謂一理之外別求天命之全却恐此章無此意也
欲為仁必先識為仁之體仁體誠不可遽語至于答放心求心
之問却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
之則心在是矣平居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利欲之間
而一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
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
是矣若曰于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于它處而後從而

操之語却似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于
他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
固欲人曰苗裔而識本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漢文頌
命章說得太重恐須刪改凡此未知中否望一一指教又竊觀
所講諸章有云淺迫不安汗漫無守有云一何輕詆世儒之過
而不自知其非有云蓋不由涵養先要知識故須至如此強探
力取方始窺見彷彿若此類恐氣未和而語傷易孟子說楊墨
許行陳相輩皆直截道斷至于論孟施舍北宮黝則曰二子之
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
魯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析理當極

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于尊讓前輩之意亦似不可不存也近事頗似有陽復之漸但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兩句大索致意耳

某官下粗遣第索居無講論之益恐日就湮廢殊自惧耳向承示以改定太極圖言解比前本益覺精密西銘義前人所未發處益多其間亦尚有所未達恐思之未精不敢輕往求教當更假以歲月平心玩索若猶疑滯不免煩提耳之誨也所先欲請問者如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體後用先顯後微之說恐當時未必有此意又解剝圖義太了子恐不善學者不復致思西銘諸本皆作體其愛而歸全批今示本以愛為受于歸全

之義甚協但不知用何本改定因便併望批教

某二月四日試院中奉先人感疾之問倉皇奔歸七日未後至家先人既以己午間易箒酷痛寃毒貫徹肺腑求死無所去秋廬陵之歸自處極安裕齒髮飲食皆勝往時違侍旁未半年遽至大故一官拘縻疾不奉藥餌沒不聞理命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忍死營辦以五月十六日敬終襄事音容永隔攀號摧裂哀慕無窮扶力布臬執筆氣塞不能多述喪禮鄉無恙時妻戒飭令一遵典制毋忝以憲禮今不敢有違祭禮數年來尤勤催督竟不及裁定踈暑退亦欲稍講訂往時吾丈所定條目便望早付下或有暇更為參酌令使可遵行尤幸某自遭变故窮

苦危迫粗有困而反則意思頗知前此汗漫之非但意緒荒塞未能詳求誨益耳憂居罕遇便今復屬韓丈附達遲速未可料瞻望函丈第深悵

其哀苦日深奄、待盡它無足言者自罹禍變以來困心衡慮始知前此雖名為嗜學而工夫汎漫殊未精切追味往年喜合惡離之誨誠中其病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觀書粗得味即坐在此病處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頽弛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粗厚思慮粗少元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但恨無由親承誨語的實下手處因便告詳指示自度今必稍

能信受奉行非如疇昔草、領略也尹和靖錄見今抄冬深當專遣人往求教所欲言者此非能究它祈為斯文葆衛

其罪逆不死復見改歲攀號推慕無復生意為學固不敢怠棄但終少師友策厲之益日用間精明新鮮時節嘗苦不續而弛惰底滯意思未免間雜殊以自惧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于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于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堅坐不出觀時義誠當如此若或為趣不置則略為一起展盡欲所言者積養之久若庶幾動悟幸莫大焉如其不然則辭順意篤發于忠愛、不慮于觸駭機也太極說竦有高安便當屬子澄收其板精義此間却不聞有欲再刊者兩三

日間訪問得的實即當如來喻作沈潛書蓋不欲虛發耳別紙批問謾以所見求是正不安處望痛賜植誨今專遣人往候起居允有可砥飭幸無細大疏示近者論著及與學者問答併詳賜錄下使得日夕玩繹蓋道遠私居遣介頗費力故也

近者人還伏領教字所以誘誨飭厲者甚備玩復數四如親坐隅但歲前及販書人所附兩函則猶未之領不知其間別無它說否即日春序過半恭惟尊候動止萬福某罪逆不死奄經練祭時序流邁追慕摧頽殊無生意也示諭出處之際讀之慨然前書所有請者改謂向來諸人類皆自有可恨若得培養厚閱理熟處心平者一出馬廐或有濟耳苟堂帖出于舉行前命則

其意誠悠々遷延許時而忽復出于義誠無當也或改命督趣則是尊信之意加于前日矣勉為一行以致吾義焉盡誠意而猶不合卷而懷之進退固有餘裕也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別紙批喻一一敬領諸先生訓釋自有先後得失之異及漢儒訓詁不可輕比真至論蓋差排牽合輕議下視之病學者每有之誠當深戒獨中庸首句之注非無來歷意思猶竊 鄭氏特傳襲舊語未必真有所見耳良背之用前說誠過高而未切竊謂在學者用之正當搯存戒惧從事于夫子告顏子視聽言動之目馴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耳仁說克齊記及長沙之往來論議皆嘗詳閱長沙之論固疑其太寬如來示雖已明指其

體猶疑侵過用處分數稍多更俟深思熟看當以所未曉處往請教以此便歸速不能俟也今嗣欲見過甚幸久不得親炙若得親炙因扣過庭所聞其益良多但累十日糧其它皆不須辦蓋此間有同年潘景憲教授者篤信力學用工著實兩弟意鄉亦皆不凡近其兄弟素拳、歸心於墻仞前此累欲通書而未敢聞今嗣欲來欣然欲任館舍飲食種、之責渠所居相去甚近往來為便而其家自有餘亦非勉強且為人介甚與潘頃歲執父喪極毀瘠之處者有責善迫切之過而無寬縱之病如禮今免喪兩年以母老不復往調官所以詳及之者蓋吾丈知其實有慕用之誠而初非內交要譽之徒耳不然不敢以拜聞也泛舟榜帖幸檢至義烏刊精義初不魯下手也所欲咨請

者皆俟後便

某既拜書矣義烏欲再刊精義者兩日詢問得方寫畢而未鈔板已屬義烏相識審詢其實而就正之更數日須得耗也然竊本例賈高蓋紙籍之費重非貧士所宜勢必不能奪建本之售政使其不肯止亦不足慮若令官司行下却恐有示不廣之嫌更告斟酌一報蓋此介往反不過半月足可商量也然尚有所疑者君子之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巨細大小為本根之病則一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者意其為心之正既而以雕鏤之費用度之之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于自恕而浸與初心不類乎此非不識痛痒蓋

吾徒講學政須于日用間就事上商量似為親切故欲以未達處請教耳觀其生志未平之義亦恐當深玩也

其待盡倚廬哀苦日深為學固不敢自怠然塊處索居無師友發明之益殊自惧耳說仁及往來議論婁嘗玩繹所謂愛之理蓋猶曰動之端生之道云耳固非直以愛命仁也然學者隨語生解却恐意思多侵過用上舉其用而遺其體立言者雖未有此病而異時學者或不免此病矣再卷長沙書因性有仁故情却無夫子罕言及言仁之方之意願詳思之薛士龍自湖歸溫經從相聚半月甚款渠甚願承教而無繇也今鬻書人告歸畧此附承起居度其到遲速未可前期故不暇詳悉劉質夫墓誌

嘗有之否或未_有告批示當納上庵僧榜帖

某闔戶待盡奄、僅有餘息但索居獨學殊少講貫之益日用間視向稍不甚廢情收斂持養雖未免有斷續却無蘄獲計功之病每取聖賢書平心玩誦雖未甚得味然漸覺少向來

揣摩之失倘蒙時賜教替俾得警省不勝厚幸魏元履不起甚可傷後事種、想皆出調護某有其慰書敢望附達薛士龍子歸途道此留半月向來喜事功之意頗銳今經歷一番却甚知難雖尚多講畫處然習中坦易無機械勇于善為于世務二當三條如田賦兵制地形水利 曾下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渠亦甚有倦、依鄉之意義理不必深窮之說亦嘗扣之云初無

是言也長沙嘗得書否近亦累月不聞問也通鑑聞嘗有所是正亦既鋟板果否恨未得一見也今因新興化潘守經從云專欲求見勿、附此起居它祈厚為斯文護重

其待盡倚廬哀苦日深它無足言者示喻愛之理動之端兩字輕重不同細思誠然蓋愛者仁之發仁者愛之理體用未嘗相離而亦未嘗相侵所私竊慮者此本誦論形容之語故欲指得分明却恐緣指出分明學者便有容易領畧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功其原始不可不謹也長沙近得書亦寄往復論仁及新定語孟諸說來論議比向來殊深穩平實其間亦時有未達處且夕因便當往商榷也令嗣猶未聞來音不知今尚留膝下或

已即路若遂成此行與眾中質美勤苦者游處相夾持想亦不無益所謂劉質夫墓誌上內永嘉諸公遺事屬薛士龍訪求士龍之歸蓋以近郡多有難回互處故不能安耳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引辭今有報否格以近制以事勢觀之恐未必得伸祠祿正協周之則受之義獨改秩有當商量處然前代於賢者不能致而就官之者蓋多矣竊謂少逡巡而受之可也若確然不回則名愈高而禮愈加異時有難居者耳君子之謀始終皆舉之要須審慮也令嗣氣質甚淳已今就潘叔度舍傍書室寢處斯雜同憲者乃叔度之弟景愈字叔年三十餘甚有志趣有意務實相處當有益叔昌亦自工于程式足可商量五六年前者嘗為太學

解魁近三兩歲來却已立定課程令嗣當自寄程惟每日到某
放下舉業專意為學處則與叔度兄弟偕來不許過宅齋舍雖到某處亦不許獨來
過防又衆及中亦人多自餘慮之所及不敢不盡幸少寬念也
端恐志未定或遷易耳未得詳稟令嗣更留一兵在此俟半
別紙疏喻以不欲滯此介未得詳稟令嗣更留一兵在此俟半
月諸事及課程見得次第當遣歸恐欲知其肄業居處之詳也
周教授論語方借者併俟遣此兵時縷求教此間方刊橫渠
集斷手當首拜納說文苦無善本見令嗣說方讎校昨見劉子
澄說贛州方欲刊書自可徑送渠令鋟木也洙泗言仁未合處
因便望錄示亦欲得思索也
某哀苦待盡無足言者日用間比向來頗似不甚急而工夫亦

知可向前無銷沮徘徊之意但索居獨學殊少講貫殊自惧耳
引辭曾得報否不為己甚之義恐亦須玩索耳令嗣到此半月
諸事已定疊朝夕潘叔度相與切磨勢不容懶某亦數提督
之見令編書疏訓詁名教蓋既治此經須先從此歷過飯後令
看左傳舉業已供兩課亦非全無蹊徑但不曾入衆故文字間
步驟規矩未如律令久自熟矣凡百不須掛念慮周教授語
解看得平實有工夫雖章句間時有所疑要是有益後學如所
謂譬如登高勤積步及升其極咸在目中無非實見凡此類
樣轍殊不差也浙東諸郡秋旱歲事甚可慮閩中不知復何似
比聞五夫旁近料理補助已有端緒不知其詳如何頗聞豪右

間有旅拒者或不免封倉送郡之類此于時位頗似侵過恐更
須于意必兩字上點檢伊川莊上散藥謂只做得此等事此意
可玩也耳目所接疾痛凍餒惻然動心蓋仁之端至於時位則
有所止乃仁之義也莫若擇其告語者至誠勸率之其不可告
語者容養而使之自發足矣就上增添便成意必自葉知根所
當加澄治之功也

某哀苦如昨今嗣在此讀書漸有緒經書之類却頗能誦憶但
程文未入律今且令破兩三月工夫專整頓蓋既欲赴試悠
則卒難見工也此段既見涯淡則當于經史間作長久課程大
抵舉業若能與流輩相追逐則便可止得失蓋有命焉不必數

數然也劉子澄已改官部中以近郊祀不給假尚留臨安薛士
龍七月後以疾不起極可傷其為人坦平堅決其所學確實有
用春來相聚比舊甚虚心方欲廣咨博訪不謂其止此也撫州
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
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每思學者所以徇于偏見安
於小成皆是用工有不實若實用功則動靜語嘿日用間自有
去不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示諭懇辭曲折謹即韓文書縷々作
如來示政恐諸公未必能相體察耳淵源錄外書皆領旦夕即
遣人往汪丈處借書永嘉事迄亦當屬陳君舉輩訪尋當隨所

得次第之源序 本非晚輩所當涉筆然既辱嚴誨當試草具
求教但服制中未嘗作文字須俟來春祥祭後乃可措思也祭
禮聞久已裁定因便望錄示幸甚受之課程不輟亦每督趣之
不敢自外也

某罪逆不死奄復祥除追慕荼毒益無生意它不足勤齒記懇
辭不知曾有報否政恐未必得通然以目下時義論之亦只得
靜待順聽也受之近一兩次作義方有意思整頓數月須見更
次第矣士子登門者想不乏亦有篤實可望者否某竊謂學者
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政須隨根
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向望

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啟之者全在斟酌也
又往來講論一問一答謂之無鴛氣味則不可然歇滅斷續意
玩歲愒日終難見功須令專心致志絕利源凝聚停蓄方始收
得上某自看得頃年悠々政坐此病故恐誨誘之際不可不知
耳向來所喻尤溪所刊一二種書猶未拜賜倘因便蒙付示為
幸

某饜逆餘端遂經除祥荼毒殊鮮生意今歲以韓丈來此舊相
聚士子頗多恐其間或有門戶訐謁之類自正初一例謝遣掩
關蕭然無復它事但與有志肯為學者數人過從遂得專意讀
書入細點檢欠闕箇莽處甚多向來悠々真是為不切耳然既

往者追計何益繼自今當勉自鞭策庶幾日用間不至虛過惟望時賜箴警乃幸比看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運天下為公意思蜡賓之歎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為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為少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論胡氏乃婁言春秋有意於天下為公之世此迺綱領本源不容有差不知嘗致思否

某祥祭又復改月追慕荼毒無復生意數日前携受之及兩舍弟過墳旁十數里至小菴中在瀑泉之下山水雄峻人迹罕到耳目清淨殊可緇閱也自春初謝遣生徒應接既簡遂得專意讀書亦漸似靠實但相遠未得質正資請為恨耳所喻致知克

已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較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少點檢故發衷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迺完粹耳吳林老之說就解論語上看則有味原其所發則渠平生生在記誦考索處故凡見何必讀書之類辯之必力其發亦自偏也揀擇時文雜文之類向者特為舉子輩課試計耳如去冬再擇四十篇正是見作業者明白則少曲折輕快則欠典重故各舉其一使之類舉為耳亦別無深意今思稽其所敬誠為至論此等文字自是以往決不復再拈出非特詎其出而已也禮運誠是展轉附益之差但胡氏以此為綱領則可疑耳學記中庸集解及它石刻皆領學記所論甚正但序述縣尹語言微似過重

若深造自雖曰得等語

文字之常然聞石子重乃篤志于學者吾人分上所以相期政當損飾就實耳大抵論義理談治道闢異端則不當有一毫回避屈撓至于說自己及著實朋友只當一味歛縮時義與工夫皆當然也集解序引指出竒高等敬極有益但李翱似不足言而哀公問政以下六章雖載在家語皆同時問答之言然安知非子思裁取之以備中庸之義乎有未然處望見教某荼毒不死遂經吉祭摧傷之餘形神可想初擬少定丐祠今猶復宿留也雖生業甚尠然比來伏臘調度損之又損所求于世者益寡若得免與之相聞則大善耳塊處為學殊無進益差自慰者壹、向學之意頗似勝前而日用間甚知難亦却不至

疑沮自此庶幾箴誨不為虛辱游從間亦有三數人志尚資稟甚可望政坐謫薄無以發之用力于平易明白而時警策之古法政如此講論之際不敢不推此意也外書淵源錄亦稍、哀集得數十條但永嘉文字殊未至亦妻督之矣弟子職女戒温公居家儀甚有補于世教往在嚴陵刊閭範亦是此意但不若此書之徑直所惠兩秩皆弟子職而女戒都未之領不知亦有刪削否如和叔妹章句語蓋多有病也

竊承遜牘再上竟遂奉祠之請雖易退之風足以興起薄俗然善類為國長慮者蓋莫不憮然自失也某屏居方幸箴拙諸公竟不見置真所謂舍蘇合而取蜚蜚之轉者但反覆思惟終不

可解之說不免一往供職往者臨安兩年遇事接物或躁率妄
發而失于不思或委曲求濟而失于不直大氏誠意淺薄將以
動人悟物而手忙脚亂出位踰節處甚多憂患以來雖知稍自
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痛猶十存四五今復遽從事役夙夜
自惧未知所措素荷愛予誨教之厚敢望痛加砭治以警發不
逮至望受之相處累年深愧無所裨益其既往臨安隨分有職
事恐講論濶疎故不欲携行只今遷過叔度書院不知且令歸
侍旁唯復尚留婆一聽財處也某近嘗到會稽李伯諫數次聚
話祖述李周翰之說不可復回其所改排伊洛諸說亦皆初無
可疑者自是渠考之不詳耳報狀中見辭免文字藹然甚得告

君之體聞上意甚倦、且欲除職却是諸公不承領兩日後復
將上則令少緩當時此命若下雖無可受之義但人主尊鄉賢
者蓋盛德事惜乎不使天下聞之耳名高責深重之主眷此地
位政未易居惟觀深固所以進德脩業尉答上下之望某旦夕
為之官計度郊前可到輦下迫行作此留叔度處附達他未暇
及

某到都輦已將兩旬一番酬酢粗定但微錄已逼進書而其間
當整頓處甚多自此即屏置他事專意料理所幸院長及同僚
皆無齟齬但期限極迫終能訂正其是非不至倒置而已其它
繁蕪舛誤皆力所不及也諸公蓋有區、之意隨事補益亦時

有之第於清原正本處欠工夫故每、倍費曲折而左支右梧之不暇耳受之前書已嘗稟拜不知且留叔度及舍弟處或令歸侍旁惟所財處也深居玩養想日益精粹有可發藥望時賜
晦示

其供職亦既踰月以史事期限迫促殊無少暇它亦不足言者中間受之、歸聞以尊嫂屬疾其行頗速後來詢訪自建寧至者多云疾勢不輕方作書問范伯崇區、不能無憂不知已有退證否前此便中辱書賜非忠告之深何以及此某自抵此于當涂諸公無所親踈蓋鄙見偶與來教所慮政合目前善類單寡若又棟退恐益孤危耳今因黃丞行略此附拜起居未錄會

晤敢乞厚為斯文護重

歲前黃仲本行既上狀矣是時雖聞尊嫂音問不佳而未得的報故未敢拜慰近舍弟轉致誨字乃知所傳不虛累日悵快不能自釋也示諭明白勁正誠中近歲諸人之病蓋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夾襍患失之病豈能有所孚格到此兩月此等議論盈耳塞胸中聞至論心目恍然為之開明也某輪對初謂在三四月間近乃知所謂閣門舍人亦輪對班序在下如此則須迤邐至五六月也鄭自明遷小著亦可見主意未嘗以狂直為忤第人自不肯展盡耳陳君舉已到官近來議論却簡徑無向來崎嶇周遮氣象甚可喜也

某官次粗遣自前月進書後頗有暇日館中無事亦可隨分讀書但浮沉衆中無所短長每自愧耳對班猶在六月之間雖不敢不自竭政慮淺薄無以動悟耳有可做飭者因便毋惜疏示幸甚見應仲說比來復有族姍之喪亦費料理而孺人葬地猶有未定今莫皆就緒否人事書問之類亦莫有可簡省者否精神氣力稟賦要有限不可不厚為此道保惜也匆、作此轉託張元善轉致其遲速未可知故所欲言者不能詳布

某到官行且半歲雖職守所及不敢不勉然不過區、綴緝簡牘外此無所聞預依徊隨衆殊以自愧對班猶在兩三月後有可做誨者毋惜詳悉批示不勝願望尊頌想已得地不知安厝

有日否陰陽家說要不足信但得深密處足矣日來書問人事亦少簡否悼亡之後氣血豈無耗損間尚茹蔬此殊非便切須隨宜肉食以自輔養也

史丞相來日渡江將迎又一番擾、也日來可與晤語者益少蓋在此風俗中立脚不牢者往、波蕩僅餘三數人又皆力弱不足為軒輊耳

某官次粗遣無足言者對班不出數十日間愚慮之所及者敢不展盡政慮誠意淺薄無以感動耳回互覆藏徒為崎嶇決無所益此病久已知之矣史事以文籍不備闕遺處極多但是非邪正所繫不敢草草也李儀曹所論文格竟為羣議所屈大抵

習俗移人之深每事扞格類如此殊可嘆也葬地已有定卜安厝莫須有期莫若随分早了為善近事即報中當得之章辰州歸偶值政有一番出入奔走無少暇略此附承起居它所以時厚為斯文護重

某冗食三館比又冒著作之命益重愧畏鈔事事業雖粗不廢但此外無一毫補益耳目來士善間有一二還班列進對者亦時聞昌言但力微執弱終莫能有所軒輊此憂國者之所深慮也桂林以其子病甚殆力請去遂得湖漕遂可出嶺亦是一事劉子澄近喪其兄甚可念亦嘗通問吾聞清瀉度夏想為况甚適但或者傳著述探索過苦要須放令閑暇從容為善劉淳叟

舊從二陸學今釋褐還鄉專往求教敢望不倦誨誘蓋往歲某為學官與之游處甚久見其有志而質美士人中不易得也近有宣諭付史館謹錄呈天語真王者之言但對揚殊欠語言耳告不必廣示人為幸淳叟到遲速未可必故不及詳布它祈厚為斯文護重

某官次粗遣邇來同舍例權即偶占禮曹雖目前文書極簡省然偶有討論便繫典禮任責寔不輕也長夏不知愒息何地密庵去山大近嵐霧蒸薄要非可久處之地却是寒泉平曠于度暑為宜耳比得桂林書猶未聞移漕之命計今當出嶺矣書中具道所以箴戒儆厲之意不勝感悚去冬舍弟轉致教賜一一

深中膏肓之病朝夕玩省不敢忘獨所論永嘉文體一節乃往年為學官時病痛數年來深知其繳繞狹細深害心術故每與士子語未嘗不以平正朴寔為先去夏與李仁甫議文體政是要抹此弊恐傳聞或不詳耳前此拜答時匆、偶不及之非敢忽忘也人若不自知離羣索居尤易得頽弛惟觀繼此時賜賤治不勝厚幸石子重袁機仲時相見子重已請得般家假七月初當可去此機仲輪對亦只在數月間日來輪對者亦間有正論雖塵露未必能裨益要且得氣脉不斷耳

某館下碌、無足比數但史程限過促又文海未斷手亦欲蚤送官庶幾去就可以自如以此窮日繙閱它事皆廢每思往歲

所謂范淳夫看忙時書未嘗不欣然獨笑也目前益復不強人意雖私竊懷斐不卹緯之慮在事者蹤跡素疎無既繇與之深語從班一二公又復力不逮心滿懷幅塞無所紓寫徒以職在鈛槩猶粗可藏拙然要非所安耳欽夫猶未得長沙書近有魚知鄂渚之命鄉去欲請祠猶未見文字到或傳已索近吏未知信否今外郡猶可行志苟其子奠畢體力無它且往之官亦自無害也燕居必甚安適中間服餌小誤雖知旋即平瘡調護莫舊否石子重比方謁告欲還天台而有奉常之遷又須俟一番禮數了乃能就道也

某食冗冊府已十閱月空餐無補徒積愧負對班不出此月下

旬雖愚慮所及不敢留蔽但慮學識暗昧誠意淺薄不能有損
益耳聞纂述甚勤竊謂憂傷之餘且須休養舒適使血氣完復
不宜使形神太勞非特衛生之經應耳以進道言之亦須平衍
寬暢然後克大長楸也靜江近復喪耦甚可念請祠已不允若
再三申請恐可得也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八終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九

尺牘

與侍講朱元晦

某冗食館下行已及暮雖職業所及勉自鞭策粗不曠廢但日前可告語者極鮮雖私懷竅不卹繹之憂無所展布惟竊愧負耳為氏姍期在歲暮長年甚覺勉強但禮不容已也靜江時得書喪耦後頗無况求去見卻執須申前請耳

近因便拜書當既呈徹恭審分符南康雖未足大慰善類之望然緼積之久小見之行事亦吾道興起之漸所繫正不輕也去就想有論定某竊謂起家為郡乃前輩常事而軍壘地望不高

無辭卑居尊之嫌遠方事、自如可行志非此間局促如轅下駒之比前後除目無如此穩貼可受况吾丈平昔倦、君民之念至深至篤今幡然一起上可以承領朝家善意下可以澤一方之民而出處之義攷之聖賢亦無不合若謂今之州郡不可為則朋友間隨其分量得行其志者亦不少况學力之深德望之重又在僻遠之地亦何齟齬之慮耶堂帖專納上幸視至秋清不審尊體起居何似亟遣書未暇它及劉樞之亡可為天下痛惜不知旅廬已至里中否張欽夫亦候奠其子即之官矣它惟厚為道義自重

南康見任趙彥適已赴召張戒仲復俎乃是見次諸公所以斟酌以小壘相處政欲可受切不可須苦辭若意猶不能已只一辭足矣觀察時義非不可作郡之時至于再則似長往不來者之為非中道也

今早發南康堂帖方拜書矣適右揆送勅令上納且俾作書敦勉竊謂前後除目無如此穩貼蓋軍壘地望不高無辭卑居尊之嫌遠方自如無掣肘牽制之患吾丈平昔倦、君民志念未少忘幡然一起既可以承領朝家美意又可以澤及一方使世少見儒者之效所繫自不輕也善類衰微元氣漓薄稍有萌動政當扶接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齬則卷舒固在我也目前相識作郡粗能行志者不少

况學力之深德望之積上下自應孚信亦何齟齬之慮耶若意未能已猶欲自列須令其辭平穩若不允則便宜受命不可至于再也苟懇辭不已紛々者便以長往不來見處甚者將有獻當世之譏使上之人貪賢樂善之意由此少怠亦可惜也勿々再此布稟它惟厚為道義護重

某復蒙疏喻即以達之當路凡雅志所欲言者悉為啟白而貪賢之意確然莫奪遂以向與劉圭父議與之高量今不許辭免指揮與任滿奉事偕下詔旨既嚴又省往來之勞斟酌得亦曲盡恐當勉強一出以承美意若到官或有齟齬則如陶彭澤翩然賦歸山林之樂蓋未失也若深閤固拒使知吾意之所存無

幾而滔々之徒便有憤世疾邪之論矣使義果不可出則此等議論本非所計今幸不至此何惜不少逶迤以全大體也劉樞託孤蓋以終身相付暫出年歲間固非所校陳相入對甚忠懇一兩日即之官矣所論東漢末事因便望錄示子澄處雖可轉致然道里繚繞未能亟見耳密庵事近南安家叔方到即以曲折具稟家叔云已嘗有文字拜託一面別擇僧令舍弟納去不知已到否鄭自明力琢磨之甚善渠比之流輩却無常脂顧惜意思但失在不學倘自此能用力蓋未可量也張欽夫亦兩月不收書當是道中不暇耳適中略此附問它祈為道義自厚某冗食館下秋毫無補日惟愧慄不允之命既下又許徑之官

恩意既隆厚而所以相處者商量亦得曲盡右揆云已自親作書相勉甚詳竊謂仲尼不為己甚恐須勉為一起以承領上意况今陳相為帥丁子章潘德夫皆素相慕用王齊賢顏魯子亦士類也到郡想別無齟齬若隨分可少蘇疲瘵使世見儒者之效于斯文非小補也苟確然不反却恐似長往不來一偏之行而異意者轉益紛：切乞深入思慮為幸近潘鹽劾南康簽判遷延不發迓吏并乞催趣赴任皆得旨揮今再以堂帖拜納度此事勢雖雅志倦于應接恐須勉強到官若果不可為則引疾丐祠却是熟事甚易為力若或再辭或道中俟命則此間未必有相察者轉見牢攘也想高明必深悉此程泰之禹貢圖如欲

寫當一面為抄文海近方畧成次序止于南度前蓋不如此則無限斷也俟去取得當即以目錄拜呈以遞中畧此拜稟它祈為斯文護重

某伏蒙垂喻固深悉雅意即一一達之當路而其意確然不移又以己有不許辭免旨揮不敢再將上遂復有趣行堂帖謹以拜納恐須勉強一至治所若相事勢果不可為則引疾丐祠却是常程事辭免則礙旨揮到任丐祠則非辭免也又載疾之官亦見奉命之共終文字到便可得却無今日許多牢攘也况江東帥漕憲鹽皆舊相知或素慕用上下相應當無齟齬或粗可施展使一方之民息肩亦豈小補哉欽夫得書亦以為須一出

為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為用于大體却有害也程侍郎禹貢圖潘叔昌魯錄得可徑問渠取不然稍暇亦可錄去黃叔張陞辭甚見領畧一二年來小、灌溉豈無萌蘖之生但寒者眾耳專介回謹此拜稟乞為斯文護重

論語精義近得本日夕玩繹類聚皆在目前工夫生熟歷然可見與分看甚不同此間學者多欲看而難得本告諭販書者多發百餘本至此為佳序引中說魏晉及世講解此意尤好但中間說橫渠及伊川門人處如伯夷伊尹與顏魯等語却似筋骨太露耳更潤色令意微而顯乃善蔡子資質在流輩中頗醇厚

對策病痛前此嘗面諭之矣委曲之說誠切于近日學者之病計較避就真是私意比看易無妄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益悚然自失因思去歲給札當時本意欲俟數月間得對展盡底緼故事、未欲說破緣此互回却多暗昧此處正易傳之謂邪心也來教箴頭露影等十數語句、的當敢不虛心敬承總此如有舊病餘疾切望不可一毫放過痛加砭治乃幸

危論駭世清風激時不記曾有此語意與此相近亦不可知恐聽傳或轉了語脉耳然夫子所謂危行言孫與夫孫以出之恐却須深留意蓋隨時如此則處之者如此乃易直之理與回互

避就似不相干不知是否陳同甫近一二年來却翻然盡知向來之非有意為學其心甚虛而于門下鄉慕尤切但渠目下以家事勢未能出兩三年間必專往求益也長沙却當得書亦彼此時有所講論也

近麻沙印一書曰五朝名臣言行錄板樣頗與精義相似或傳吾文所編定果否蓋其間頗多合考訂商量處若信然則續次往求教或出于它人則雜錄行于世者固多有所不暇辨也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工夫初不可偏學者若有實心則講貫玩索固為進德之要其間亦有一等後生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雖便略見仿髣然非寔有諸己也點而成之

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訓誘之際願常存此意夫子教人亦有可
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之別如堅確有志實下工夫者自當使之
剖析毫芒精講細論不可留疑如初基乍入者似未可遽示之
所見未到之理却恐其輕看了也然亦非謂使之但力行而致
知為緩但示之者當循之有序耳

諧俗以自便有此病痛者泊之皆是談空以為高眼前却不多
見蓋異教桀黠者皆盡而士人多墮在苟且委靡鮮有能自開
戶牖者所患者吾道之未明而異端則非向時之熾然也

淵源錄事書藁本復還納此間所搜訪可附入者併錄呈但永
嘉文字婁往督趣猶未送到旦夕陳君舉來當面督之也淵源

錄其間鄙意有欲商榷者謹以求教大抵此書其出最不可早與其速成而闕畧不若少待數年而粗完備也汪丈說高抑崇有伊洛文字頗多皆其手澤故子弟不肯借人已許為宛轉假借若得此則所增補者必多推此類言之毋則惜更搜訪為善只如語孟精義當時出之亦太遽後來如周伯忱論語橫渠孟子等書皆以印板既定不可復增此前事之鑒也橫渠集續攷者本欲便刊以近得張丈書復尋得一二篇俟其送至乃下手此亦開板太遽之失也

某病體羸痺雖無加損却無他撓為况亦甚安適也張五十大遂至于此痛哉痛哉聞時適方飯驚愕氣通手足厥冷幾至委

頓平生師友間可以信口而發不須揀擇只此一處爾祭文謹錄呈雖病中語言無次序然却無一字裝點做造也丐祠復不允勢難再煎迫諸公又目前亦無大齟齬可決去就莫若暫為小安計整頓郡事為善其祥口授舍弟拜稟他乞為道義護重降付後省之說必是虛傳此間却不聞也尋常條陳利害文字乃送後省看詳若深于此者有時或宣付宰執略看即復進入少有付外者似聞揆及新參皆常于榻前調護以近例觀之縱亦不至有它甚不相諒者不過以為好名耳比得檢正舅氏書云嘗得來教微及有所建白之意如舅氏之靜宥固自無害萬一於其他親舊書亦復及之則非密贊聰明以俟命之意至

于播揚招悔吝尚所不論繼此望深以為戒也交印之後既不
過三季若郡中別無大齟齬不若安心為之整頓郡計俟終更
還家然後請祠最為穩當鄭景望自寧國歸此渠亦是未滿前
年歲間不曾通政府書直至細滿亦無問此法自可用也保養
姦亮以擾善良固君子之所耻要當無忿疾之意迺善詩云豈
弟君子民之父母須使人入境問俗便覺此氣象若雪霜勝雨
露則不可也陸子靜近日聞其稍回大抵人若不自欺入細著
實點檢窒礙做不行處自應見得渠兄弟在今士子中不易得
若整頓得周正非細事也受之所謂建家廟初不能備廟制但
所居影堂之邊位置不當又去人太近不嚴肅廳之東隅有障

地前月下手一間兩厦頗高潔秋初可斷手作主只依前所示
祭儀制中度時祭及朔望薦新之類亦隨力就其中樽節耳宗
法春夏間嘗令諸弟讀大傳頗欲略見之行事其條目未堪傳
家間與叔位同居向來先人以先叔久病之故盡推祖業畀之
後來看得兩位藐然却無係屬處今年商量兩位隨力多少椿
辦一項錢共祭祀賓客等用令子弟一人主之今方行得數月
須俟數年行得有次序條目始可定也受之近日漸解事性氣
方亦減同舍弟間及渠家上下皆稱之殊可喜也伊川和靖墨
蹟已刊向聞刊康節詩因便求一本某近日看書甚少每早飯
後却不復繙閱如詩方整頓到車攻每日只理會一章或兩章

可見其少也新簽聞士龍宗族往時却不曾見士龍說及不是
知其人何如周子充入參雖不能大有所正度亦必時有微益
尋常病中不曾特作臨安書俟渠或有書來自當盡誠告之也
定叟以喪事請祠差慰人意因書望時有以啓告之父兄擔子
雖不易承當若隨分數勸得此少于渠門戶非小補也王信伯
集初謂印板所刊必多此數篇則舊固見之矣今復還去
丐祠雖未愜雅志然諸公不欲賢者家食雖未必由衷然亦善
意也但有畏不能容賢者之謗比之全不分皂白亦有間矣張
荊州病中請祠亦有若勸當塗令從其請者亦以向來之嫌畏
人議論不能容之遂堅不肯從但作帥與小軍壘不同但須內

外至誠相與首尾相應迺不誤事既非心相與則自有首尾衡
決處如來教數條皆是也符節在身不得擅去此所以憂而至
于病、而至于死每誦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之語為之泣然
至於南康地既非要害民又非浩穰雖事之不如人意處固多
然無旦夕立至之憂苦且耐煩忍垢拊摩疲民苟稍成緒頭子
重繼之必能遵守使一方之民小、休息亦不為無補也今去
終更纔半年餘耳交印後身便自由惟吾志所欲無不可者或
未終更別有除改半道引疾而歸亦甚省力

陸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所見為非甚欲
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近因荊州之赴深

思渠學識分曉周正如此而從遊之士往、不得力記得往年相聚時雖未能盡領解渠說話然覺得大段有益不知其他從遊者何故迺如此蓋五十丈不能察人情虛實必如某之專愚無它其教誨迺有所施耳若胸中多端者雖朝夕相處未必能有益也中庸論盡己之性又繼之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工夫無窮如此、豈追往事亦要高明深勉之耳五十丈所作濂溪祠堂記粧褫一本送示欲掛壁間觀省耳親舊間多相勉撤去書冊固知此理但舊所偏嗜未能頓去近亦十減五六矣如時文却不曾與人看受之在此作課亦是只舍弟輩為之點檢某病中夏粗無它雖深風遠痺非藥石所能料理然神氣漸似

完固杜門養靜亦殊有味也奏封出于忠憤懇切固不可遏上容受謹言亦不以為忤但以鄙見言之不若積此誠意當其可而發乃深厚有力耳張五十丈祭文前月已見初本今又復領後篇精義至到讀之令人泫然不惟痛逝者之不可作又竊以窺任道之志屹然益堅幸甚願言勉之使弘大平粹則見諸行事垂之方冊皆可以為後學模範吾道之幸也大抵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遇物此一分依前張王要須鎔化得盡方可爾來喻所謂未得力恐只有用力猶未至耳自己工夫緊切則游從者聽講論觀儀容所得亦莫不深實矣不識高明以為如何白鹿洞記摹刻精甚但淺陋無所發明祇增愧怍它石

刻皆已領盛熱不能多作字謹口授舍弟拜稟它祈為斯文宗重

稍不上記政劇傾仰伏辱手教并墨刻不勝欣懌早執甚廣不知封內近得兩否荒政措畫次第無所不用其極尋常小郡患于叫喚不應如南康今日事體則不然苟為民而屈至誠懇惻無疑外入細商推使彼可從自應有濟但恐辭氣勁厲在事者便謂欲獨為君子愈扞格不可入爾其它皆高明所洞達獨此說似可為獻也再祭張五十文文本以告逝者復何所嫌第不必示不知者爾前書拜稟蓋謂世衰道微正欠人擔荷此事幸而有之唯願其進德脩業日新又新使學者有所矜式而已非

于此有所疑也示喻自反深切益令人歎服當仁不讓檢身若不及兩句初不相妨堅任道之志而致細察之工乃區區所望也新叅非無倦之意但病在力不足往年相聚論之熟矣比因答書亦嘗詳告之政恐未必能有益也

受之日來儘解事唯是志鄉非它人所能與每見亦未嘗不盡區區也某病體只如故但無求痊望愈之心度歲月却不覺費力省思慮之戒敢不佩服尤延之說祭文極是蓋當時傷感之意多慮迫切耳詩說止為諸弟輩看編得訓詁甚詳其它多以集傳為据只是寫出諸家姓名令後生知出處唯太不信小序一說終思量未通也其它受之當能道已詳語之矣餘乞為道

必重

尺牘

其病倦稍不上狀倦：第有傾鄉疚心荒政聞極勞瘁然到得措畫不行求收與留而不獲便有歸諸其人之義不必耗損神氣所繫殊不輕也一月前得原伯舅氏書政府許求祠已專奉報想久已入文字如不遂請而郡中漸可杖柱為飢民小留亦君子之志也但報狀中猶未見得請何耶其病體只如舊但近嘗發店又加瘦蕭爾昨日忽被堂帖還故官病廢如此尚未能出門戶况仕宦乎但虛煩除書為愧耳聞臨安知舊皆知其不能就特揆欲以示善意一兩日自列乞依舊奉祠計必見聽也舊從學毛大方仲益往視其弟因欲請見此子和易知自愛却

可與語也匆：未能他及向寒惟祈為斯文必重

其稍不聞問政此傾鄉受之來辱手教且能道近况之詳極以為慰荒政既粗可杖梧又諸公略相應副自無辭求去只得為民少屈以須終更也某店疾方安尋被除目不免親作數字懇政府甚覺疲倦所幸相諒既見聽矣但傳聞猶有忝議官指揮病中亦何緣赴得又須費一番書札也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習之非來益不已乃止于此于後學極有所關繫也痛：張五十丈遺文告趨郡中有筆力早寫一本見示極所渴見不必待編定亦不以示人方其無恙時謂相見之日長都不曾抄錄今乃知其可貴重也言之涕下手倦不能多及向寒

惟為道義自重

某方作書畢劉平父傳教賜謹悉尋常雖未嘗預此事以吾丈之謏屬劉樞之賢敢不盡力但目前未有其人年歲間倘見有可者當闕白也近有建昌士人陳劉正已相訪種、皆與人合十年來所未見也夫工淺深自是渠事大槩只是當耳渠今冬來春為五夫之行如此等人方始不枉與說話也

某手凍未及拜書祠官幸已得請自此遂可奠枕矣解組不遠至時趣子重來合符而歸最為上策切不須求祠恐諸公意不過別有除改却是自引惹也

便中伏領教字殊以慰憚前日見郎報江西之命聞尚有兩政

關足可優游求志想甚稱慝也某病體姜痺雖不復可料理然意緒日日增勝觀書亦粗有味舊來寬弛昏惰之病似漸刊落今方可承奉誨藥而疾病又錮而留之徒鄉風浩歎而已前歲問疾之諾目下雖非其時它年終覲踐言也陸子靜留得幾日講論必甚可樂不知鷺湖意思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大抵子靜病在看人而不看理只如吾丈所學十分是當無可議者所議者只是工夫未到耳在吾分丈上却是急先務豈可見人工夫未到遂并與此理而疑之乎某十年前初得五峯知言見其間滲漏張皇處多遂不細看病中間取繙閱所知終是端的向來見其短而遂忽其長政是

識其小者耳子靜許相訪終當語之也長沙之行須寄徑新治不知不以為嫌否定叟書漫納去書中欲求五峰與王大紀及正蒙內篇若只遣人行亦乞附行也受之挈家歸五夫勿、上布渠近來漸解事性氣亦減已是人家佳子弟但志業未甚立此乃擇師不審之咎一味悚惻而已它祈厚為道義誌重某比因南康人行拜狀當既呈徹承聞有令妹之戚手足之重何以堪任唯覲勉自開釋至扣至扣乍還田廬釋簿領之勞為况必甚安釋病廢無由陪侍猶恃問疾之約賴以自寬耳毛椽所附手教已領此即舊雖相從作舉業不登門久矣它祈為斯文陸重

受之乍別甚思念辱書及竹紙皆收通鑑綱目且錄兩漢以上送示只要大字注不須字數亦不多也

其不聞動止倦、第劇尊仰代者必如期合符計程當已達五夫適此梅雨跋涉亦不至勞頓否某病體雖不復可料理然自去秋稍、勉習執七筋繫衣帶入夏來浸覺可牽強飲食衣服遂不須人亦病中一快也心閑無事讀書亦粗似有味但塊然索居無從質正夢寐問疾之語殆以日為歲耳張五十丈遺文想已抄錄得付此介甚幸定叟書不知已附便否勿、布稟它祈厚為斯文保重

受之未及別書近日不知作何工夫通鑑綱目只欲傳大字

此便先回錄戰國西漢寄示字數亦不多也

某病體度暑粗安前書所說著衣喫飯不復仰人其實仰人但
是勉強積習僅能執捉自病中言之則稍自如耳若比平人不
為快便蓋姜痺已成沈痼非湯劑所能料理也所幸閣中浸有
趣俯仰一室極覺安適度去死尚遠未為師友憂讀書雖略有
課程如詩解多是因集傳只寫出諸家姓名縱有增補亦祇堪
曉童蒙耳大事記以不敢勞力索考有時取編過者看百孔千
瘡不堪點檢且欲住手再整頓若盡此歲以前須見頭緒是時
當逐旋錄數段往求也教鄭景望不起極可痛善類凋落如此
奈唐何體仁近亦送葵軒論語來比癸己本益復穩密以此尤

欲見晚年論述判定畢併與元藁送示為幸受之近日肄習稍
勤否資質本朝與向來在外舍深居罕出所以悠悠今擇勤苦
有志之士與之游處必須勉厲也仙洲增勝雖無繇陪談賞然
年來屋後花竹成陰隨分亦可自娛猶覲杖屨一臨之也文鑑
以趣辨去取不當必有大悖理處因筆望條示雖不可追改猶
得以警省爾勿、拜稟乞祈厚為斯文崇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十

尺牘

與陳同甫

今日早學中奉候政劇延佇伏蒙封示孟子提要謹當細觀深
考却得一一請教年來甚苦為此學者寥落索居蔽蒙日以自
俱今得兄坐進於此遂有咨訪切磨之益喜不自勝苟心有所
未安未達當徃復論辨蓋彼此皆已事不敢為馬上語也

其茲被給札之命自惟疎遠荷上記識况小臣又無辭避之理
第前此求祠未報聞命即行則非進退之義復申前請若得故
俞允則可一意為學其益甚大苟不獲命則亦須勉強一出第

學力未到又復酬酢驅馳終恐不能久安也薛士龍願見甚久
又不知不參商否要齋銘當作數語掛名齋中但亦須行止既
定有暇乃可下筆爾約酒之喻甚切前此沆接之久政當深扃
固鑄乃可爾人回畧此附問第恐此書到尊兄已離輦下故所
欲言者皆不欲盡併留面剖也他惟為遠業厚自愛

膠擾亦少暇日耳初意開歲便可會聚今乃知尚在中春治疊

少暇即命駕是望永康亦有同志可以共講貫者否君舉相聚數日近方還永嘉也孟子說復歸文府其間所欲講論者併留面議也此間士子相接者甚多但志趣堅確規模開廣蹈履淳篤者殊不多見耳冗甚略此治報它惟厚為遠業加重

前日人還勿：作答殊不完盡游沐手筆從審寒暄不齊尊候萬福其倚廬待盡無足言者論事錄前此固知來意但其竊謂若實有意為學者自應本末並舉若有體而無用則所謂體者必參差鹵莽無疑也特地拈出却似有不足則夸之病如歐陽永叔喜談政事之比所舉邊事軍法亦聊舉此數字以見其餘固知其不止此也然此書皆出于學者亦不為無益但氣象未

宏裕耳經世之名却不若論事之質也橫渠之學恐不必立一語指名之易傳見令人校對來論謂世間事不可作意此語誠然吾曹須深體之非止為一書設也歐文建本所刊明用原契兵儲塞坦本論下本論止有兩篇建前革謂非歐公文恐欲知本中篇乃下篇跋語引策問意思甚有味說

神宗介甫處語言欠婉鄙意欲稍增損云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以伯者功利之說歸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兵民制國用興學校百度交舉而實有管晏之所不道 神宗皇帝睿智濬發察其非真退之于鐘山九年不召然天下稍驚于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止天下不復道矣 神宗蓋蓋厭之疆事方興未遑改作此子瞻

之所為深悲而屢歎也又科舉之文猶有宣政之遺風語亦太
勁欲增損云科舉之文猶未還慶曆嘉祐之盛人以誠意來止
安得行吾私于其間哉此語頗似有病刪此數句亦相接蓋處
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
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事到得結局其弊不可勝
言惟當軸處中者翕受敷施乃可用此說然亦所謂吾知國事
當知斟酌淺深此又非范公當時地位也而已安得行吾私于其間哉私本不當有若云不行已是第二
義若又云以國事而不得行吾私又是第三第四義也固知此
道者常語然吾嘗講論政當剷除根
源不可留毫髮之病非欲為高論也所以縷縷者非為此跋蓋
為有意斯世者多于此處蹉過往、失脚耳此段話更有非書

能盡者尋常兩家多各持門戶少得平實之論更瑛面講乃盡
雖范忠宣猶不能以知之欲增損云雖范忠宣始猶未盡知之
蓋觀忠宣元祐紹聖之際則深知此理矣所以不欲斷定也委
曲之教極見誠意自 謹當奉教向來亦非有所回互但與世
酬酢之久雖與故舊書有時筆下多慣耳

前日因回便上狀計已呈徹洵辱教况暨易傳楊氏中庸不勝
感刻秋暑未艾伏惟尊候萬福某哀苦如昨比遣人弔士龍昨
日方回其子又卧病孱弱未能枝持奠地君舉諸公方料理尚
未得入手可念可念本欲作數語又喪制且情緒不佳無緣可
措辭竢除服不死為當之本擬來歲雪川莆田各致幾字今遂

并與永嘉而三矣可痛可痛易傳看得猶有兩字誤已屬潘叔度校讐續送去改正正源錄序中說橫渠二程比孔孟頗似斷定北宮黜孟施舍優劣一語可了孟子必欲擬曾又所謂知崇禮卑之學一語亦尚欲商量論事錄此意思自好但却似汲汲指出未甚弘裕昔嘗讀明道行狀及門人叙述至末後邢和叔一段方始縷：說邊事軍法向上諸公曾無一辭及之恐亦有說高明為如何來人索書甚急不暇詳悉旦夕別尋便上狀後月家叔葬事當到山間是時若有暇當拜納矣它惟祈以時自愛

示及近作展玩數過不能釋手如鄧耿斷句抑揚有餘味蓋得

太史公筆法武侯贊拈出許靖康成事尤有補於世教獨陳思王贊舊于河汾之論每未敢以為安當更思之章何兩祭文奇作也廣惠祈雨文駸：東坡在鳳翔時風氣跋喻李直文編語固佳但起頭數句前輩似不曾如此道定或云以予所聞者幾人或云予所知者幾人衆不可蓋故也所見如此未知中否恃愛忘之厚不敢不盡耳更有一說詞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濂之使深者則有間矣以吾兄之高明願更留意于此幸甚編史及春秋說侯有到明招之期當預相約庶得面論舊編復納去薛士龍過此留半月徐居厚來此留十日皆極款士龍歷此一番履險知難與向時不同途中曾

相見否居厚極有立作士人中殊難得也長沙張丈比累得書乎實有味歎然益知工夫之無窮往年豪氣殊覺銷落朱元晦以召命皆恐欲知易傳再刊甚有益于學者誦下二子史評皆俊秀可喜甚欲一見也

專介辱示字不勝感慙秋色日深伏惟尊候萬福某居山間甚安隱但前月下旬以葉丞相歸略入城見之尋即還山它無可言者令叔祖襄奉畢事想辦護良勞文中子序引此意久無人知之第其間頗有抑揚過當處如云荀揚不足勝又云孔孟之皇皇蓋迫于此矣又云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此類恐更須斟酌蓋荀揚固未盡知統紀謂之不足勝則處

之太卑孔孟之皇皇畏天命而脩天職也迫字亦似未穩續經之意世誠不足以知之但仲淹忽得之于久絕之中任者不免失之過高此意亦當說破也某又以為論次筆削遂定為王氏正書蓋非易事少遠緩之為善序引亦未敢以示人也某此月內須謀拜見悃悃當頌面盡亦欲細觀類次之意也

伏辱誨字共審清秋尊候萬福某哀苦固無意生而私門不幸八家叔竟不起疾追痛摧傷肝肺潰裂家叔平生志氣材具百未一試而遽奪之此痛不特為門戶惜也涕淚未收而永嘉復報士龍之訃海內遂失此人可痛可痛春間猶幸相聚半月語連日夜所欲相與肄習者布置甚長渠亦不謂遽至此也此專

遣人弔之尚未回其子雖孱弱然志搢却可保逝者已矣諱葺維持政存者之責此則吾徒所當共勉 前月末略到山間為家叔料理葬事以冗甚故不奉報向來與觀近製如鄧仲華贊蓋以識此意者少非為辭恭之工其它亦隨筆偶及之耳此固非所以共相期者也其高不在文字此語誠然、登高自下發足政在下學處往、磊落之士以為鈍滯細碎而不精察耳朱元晦近遣其子來此讀書頗知其啟處之詳日用間地步亦自寬展前此傳聞者蓋多過也易傳雖未領然城中亦有人得本甚便道路間但其意謂前列語錄頗似未安蓋此書本非借助於外者試更思之它祈厚為遠業自愛

日者襄奉遠勤慰奠重以妙語賁飾泉壤此意厚矣荒損迷錯悼心失圖匆、竟不得款語迨今歉然也秋有餘暑伏惟下帷授業尊候萬福某負土冢次日與死隣追念去歲今日方迎見親輿嚮窆之間未及一年目前境界如此憂極成醉忽若向來無恙時猶欲脩溫清事引衣顧見麤經乃知身是罪逆失聲長號往、一慟欲絕出哀苦之餘原省已事大氏十八九不中理方欲洗濯其心深求其所未至但所欠者朋友磨切之助耳吾兄保社今莫已就理否後生可畏就其中收拾得一二人殊非小補要須帥之以正開之以漸先醇厚萬實而後韓慧敏銳則歲晏刈獲必有倍收然此自吾兄所自了固亦不待多言也某

更十數日工役斷手却復還城中九月末復來課督種殖是時書院中或有暇能撥置過訪為十日款否君舉諸公春夏間皆先後來唁但哀苦中不暇晤語君舉亦有乘輿命駕之約但遲速未可前期也便介略此叙謝窮山中旋假紙墨殊不如禮想辱情昭凶襄不祥不敢敬致尊公問它惟厚為遠業自重

前日自建康還舍得五月間教昨日又辱手字殊以感慰夏末極暑伏惟尊候萬福某留建寧凡兩月餘復同朱元晦至鵝湖與二陸及劉子澄諸公相聚切磋甚覺有益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可量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耳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乍歸冗甚未暇深考亦有三兩處先欲商量

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三國之年此例甚當既是並列則不必云合而附之魏書天下不可無正也序引下文亦云魏終不足與之魏實代漢以法紀之蜀實有紀不紀以法法紀如何是不以法紀更魏詔疏有志製不知其體蜀條章不為書詔疏不為志望詳見論魏詔疏有志製不知其體蜀條章不為書詔疏不為志未成其為天下亦恐未安蜀固未盡脩王者之制而條章可見固非以蜀為成然自論次者言之其餘俟稍定詳讀續得商榷則其續漢之義亦不可不伸也昨日亦到郡齋來論所欲言者皆詳及矣人回略此布問它祈節抑自愛秋深至明招當圖款教

近得桂林報書甚稱益恭殊信之也

近匆々奉答未究所欲言者人至荐拜手示欣審秋暑猶劇孝

履寧謐其還舍近半月適此酷暑疲損猶未甚蘇此月二十五日劉國華與須往泉溪會之因留明招數日間月交為入城之行若路過內白幸遣一介至明招問其所止庶不參差也近游領手誨展玩再三間濶之懷為之少釋第初聞為參學計今乃知以營葬輟行晤語之期尚遠殊悵然耳即日霜晴伏惟承顏之餘尊候萬福某官次粗遣第碌：衆中略無補報每負愧恐離羣索居殊不見有進益獨周宏道薛士龍時往還君舉尚未來天民相見亦踈也示諭銘志淺薄本不足以發揚潛德然游處之久其何敢辭俟天民送到行狀即當下手齋銘亦當併細次周丈三兩日偶未相見俟見即道盛意也里居游從者

為誰亦時有論著否他祈厚為遠業宗護

陸子壽前此數日已行極務實有工夫可敬也

近因永康邑中人回附問必已到几格專介又辱手誨 雪

梨之况

日初冬霜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官次粗

遣但朋游散落益復鮮况適當天民君舉相繼引去之後又不欲成羣隊只得癡坐靜待而已天民君舉於私計極便但恐天民規摹散漫未必能為求田問舍計耳三啓一誌展玩歎賞不已然議論斷絕之久領解者必少也知安居定志日就平實此政倦：所系望者甚休甚休居厚一病聞甚殆知已平復但渠須是調伏得性氣一段然後養生處世方少齟齬不然憂未艾也

正則憂居曾得消息否偶今日料理過局文字而來介索書甚急草、作此它惟為遠業珍璽

長樂勿、別去迨今懷仰辱手示知旦夕入城晤見甚近欣慰不勝言即日秋暑伏惟尊候萬福某屏居粗安長樂與鄭丈夜話頗詳亦恨所懷未能十分展盡耳所諭隨高低說話之病自省亦誠有之蓋尋常與朋友講論每欲俟其意到乃發故多有將護之病自此當力除之但近慣已久亦時不自覺耳五銘奇甚林公材者尤妙所謂令人欲焚筆硯也但胡氏志序其失意更令小天民數日前自作一啟亦可用今吾兄前所送來者首尾亦善今次所送者尚未見之但中間頌德處恐人以為輕却

恭用天民自作者乃穩耳它悉俟面布

前月小舍弟不幸特辱慰唁不勝悲感繼續又辱教字以方在明招營葬故皆不得拜答必蒙恕悉便介又領誨字從審晴寒尊候萬福前月相別後一日小舍弟疾勢頓變遂以不救此弟生而痼疾先人尤憐念之今竟不能全追痛摧慟生意殆盡近方還舍擾、猶未定也政欲一得晤語以釋鬱陶承許見過幸甚所欲言者悉俟面道胡明仲通鑑論先附一冊去所謂多其父兄遺論蓋誠如此然其間亦自有佳處至于卓然自見于諸儒之表則非命世之材莫之能固不可以此例之也天民五日離此徑往新昌會葬買田之約後來語意又似轉移再三與之

言方始論定又不知他時果堅確否景元始一再相見亦以在齋不欲頻出也

三先生論事錄禮書補遺及本政書續刊已了者入城幸各携一帙來蓋朱元晦累書欲得之也伊川簡叔昌猶尋未見也

專人至辱手字及溫柑海物之况審聞行李至自永嘉雖未即晤語然伸紙疾讀馳系之心亦以少解即日陰晴不常伏惟尊候萬福某近以家孀之奠前月末方還城中而旦夕韓文經從又須略出迓之過是又欲稍休愒永嘉之行勢湏及秋也諸公相聚彼此想互有發明君舉缺在何時所謂止為學官則無一

事此語深有味豈特于君舉分上切中其病嘗折肱者尤覺有益耳然知之非艱亦望少致意于斯也知與象先款語甚善前此致慮或不甚款耳士龍所學固不止于所著書但終尚有合商量處耳正則且得有暇飯處去歲相聚覺得其慨然有意若到鴈山必須過存之也所欲言者甚多不欲滯來介尚俟後便浙西之行莫只在四月間否後此則極暑非跋涉之時也他惟為道義愛厚

比魯秀才見過止出示字方欲治報茲奉手筆重審冬暖尊候萬福某哀苦待盡無足言者比亦聞有意外少撓要是自反進德之階來論不忘惕厲政所望者更願加培養為幸昔人謂天

下之寶當為天下愛之此言可念也某十二月二十後定到墳山文字當携行它俟面道也

叔度已為道來意曹子亦老成但渠欲求館以素不預事不能如其意耳薛士龍數得書郡事亦漸有緒矣

分手又已四五十日以差入殿廬久不得作書區區惟切馳仰即日初夏微暑伏惟尊候萬福某官次粗安但沉浮無補祇自愧耳乍歸田間倘佯當有佳趣卷舒出處蓋自有所繫在我者政自綽綽有餘裕也廷對四方極有忠言大氏皆在甲乙科既經一覽惟就前五名中略加次第其餘悉仍有司之舊容納如此甚盛德也但如德遠少望乃復漏落世間事往往難盡滿足

人意耳今因少望經從略此問訊它惟為遠業厚自葆毓盛暑久不為問政此傾鄉伏奉誨字欣審秋熟尚力尊候動止萬福某碌碌粗遣隨羣上下略無所裨補每自愧負然聲迹銷沉如稊米之在太倉漸不為人指數或去或住皆可以自如也誨喻深悉所謂井深蓋政指汲于濟世者玩味文象自可見其曰為我心惻憂思蓋深長矣又曰王明並受其福蓋言王者能識拔而用之則臣主俱泰此豈小知小才之謂哉所以未為井之盛者蓋汲亟欲施之與知命者殊科耳孔子請討見卻但云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孟子雖有任氣象亦云吾何為不豫哉殆可深玩也春初之舉雖是習常守故者自慮恠駭

然反觀在我亦未得為盡無憾觀論語既說知及之上面更有所謂守所謂泄所謂動節次階級猶多也此語甚長何由握手講論要非紙上所能寫耳君舉去意已決但近頗有少曲折更須放緩兩三月乃可申前請也天民疴怯病時作時止甚可念未相見間惟以時厚自愛

人至辱示字欣審秋晚氣清尊候萬福某官次粗遣一向沉迷書冊中他無所預雖粗可藏拙但冗食極不遑安耳垂喻備悉雅意再三玩憚辭氣平和殊少感慨悲壯之意極以為喜驅山塞海未足為勇惟歛收不可歛之氣伏槽安流乃真有力者也吳益恭以其尊人不可相捨來乞祠已得請矣劉共甫下世此

公實繫輕重遺奏卷：殊可念也陳應求尚辭免未來朱元晦得南康見次未知肯起否石天民日來蹤跡為人搖撼方求去勢須得請君舉却少安韓丈再臨舊治諸事必妥帖所當言者既已言之但恐言輕不能有所軒輊爾人回匆：作此它期厚為道義護愛

近輩仲至行嘗拜書及紙五十番當已到几格徐子義來辱示字欣審冬令晏溫尊候萬福某碌：竊食如昔無足云者里居為况必甚適聞便欲為陶朱公調度此固少足舒逸氣但田間雖曰伸縮自如然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久當自知之恃契愛之厚不敢不盡誠也陽羨之行在何時日

望經從相聚今既超然在利害之外雖甚欵曲無復嫌忌非如前日場屋狹徑窘步也徐子義云明日有人行詳以此紙問起居筆十枝偕往它惟為遠業自厚

前此幸得欵聚歸涂即欲投宿壽山故不得復見殊歎然也辱手教恭審劇暑孝履支持某歸後十餘日即為三衢之行往返近兩旬汪丈靜閱之久論事益深穩綜練因知經歷信不可不多也示諭藹然忠厚有以知別後進德之深微指固已欵佩第衰退之人惟當閉門反己著實以求其所未至然此心則不敢忘也未往三衢時吳益恭得半日欵語間極稱葉蔚宗之為人尊兄同里聞亦知其詳否益恭亦甚以不得一見為恨也此

月旦日自三衢歸陸子靜已相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淳直工夫甚有力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吾兄文字開濶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勤甚渠非論文者也人面略此上布

便介辱手字區區不勝感懌即日極暑伏惟孝履支持某碌碌如昨近屬舅氏魯仲躬為求祠祿幸已得之遂可專意讀書殊以為幸前書所論固深識之比嘗患子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薦于忠厚者視世間益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蓋非槩以為近厚語言也第向者言之略耳然于此

蓋有則焉又須精察不可侵過也薛士龍墓誌以畏暑作未成所論行狀極切當祭文皆肝鬲語也策問當俟讀人回甚速略此上布他惟祈節哀自愛

伏被手况及正則書信具審適日視履之詳殊以欣尉某病體只如舊昨日已拜祠官之命自此遂真枕矣四銘皆妙而喻夫人志范蔚宗所謂手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也易春秋周禮恨未得即聽教記得世說載何次道學佛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疾病呻吟之餘方課諸弟辨蟲魚讀箋注而兄橫飛直上凌厲千載之表真可謂大矣聊發

一笑手倦不能多作字悉留面言惟早命駕為望

伏被手教具審歸自天台陟降安隱極以為尉兩詞興寄所屬固深感歎第兀然枯木朽株豈知有所謂春光秋色耶某病勢只如舊都無增損近蒙朝廷記識不忌使還故官廢痼何由可動尋以寔控告既得請矣但文字猶未到爾甚渴一見得暇能命駕否城隅窮巷落葉滿庭亦無異游山也手弱不能多及悉留面布

舍弟蒙問念感甚渠近挈其婦往會稽歸寧矣士龍誌銘以行役擾、未曾下筆數日間少定當屬藁近得君舉書云吾兄槌行狀中數處極當便中告批示欲得知也

伏辱手况具審歸自永嘉川陸安隱極以為尉正則書及墓刻已收相聚計甚樂景元廓落自其所長區、所望于渠者政欲其愛養氣血點檢細行以待時而已腕弱不能作書因便幸為達此意也陳益之留意禮學甚善蔡行之有安齊之志可惜不拈出一摺擊之梅雨浚千萬見過為十日款今年緣絕口不說時文門前絕少人跡竹樹環合大似山間若得復聽快論則石橋龍湫不必遠求也病體萎痺雖已成沈痼而目力心力反勝往時造物之見賜厚矣自餘悉俟面究

今日聞劉共甫消息不佳令人作惡殆廢寢食也

答王道夫

辱手字藥物具聞近况之詳極以為慰視事既久閱歷浸廣遠業必日昌楸唯韜斂光芒而致詳朱墨細碎之間慶曆嘉祐諸老由此其選也同甫居鄉無聊甚可念不能多作字只今病勢除把筆及登高外其他皆如常時不須軫念

答項平甫

某徃歲侍郎舅氏自荆南歸具道左右年雖少而志操堅正下至諸表弟人、敬慕是時慨然有願見之意今春聞分教山陰相距離不遠又以病廢無從會面為恨便中忽奉手筆所以見屬者雖非衰惰之所敢當然詳味辭氣慙切質實益知所存之不苟也自張丈去世之後至今心折左右遊從既久誦繹必甚

精詳然願深思力踐體衣錦尚絅之義卑以自牧馴致克實光大之地則吾道之幸石天民沈叔晦諸兄莫時款聚否姜痺不能多作字秋暑以時自重

答周允升

深居里中日必有新益所謂散漫歇滅蓋學者同病而操存體驗之要近歲師友問講之亦甚詳徃、病猶自若者正是實下手處欠工夫耳嘗記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 十年自別此言殊有味大抵目前學者用工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逡巡退却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經訓所載若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若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若曰仁者先難而後

獲正謂學者多端顧慮者衆一意勇往者少故每倦、于此也

答潘叔度

完養思慮涵泳義理告賜詳誨

日用間不須着意要坐即坐要立即立凡事如常便是完養若有意完養則是添一重公案矣覺有忿戾始須銷平覺有凝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安排也涵泳義理本所以完養思慮正恐舊疾易作自涵泳而入于研索自研索而入于執著或反為累耳陶靖節不求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尋枝摘葉也

前日在學中方校試卷忽候兵報行李亟歸莫知其詳不勝憂

疑亟呼轎追路至浮橋則已不及比揭榜還舍乃知年家丈奄至大故變出意外悲駭傷痛達今越宿寢食不寧年兄純孝篤至驟罹奇痛曷以堪處然毀不滅性禮經所戒兼古今人氣稟厚薄亦自不同如蔬食水飲之類更當量體力所宜不可使致疾病殊非守身之孝也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毫不用其極則非事天之道如昔人薦芟之類皆以私事親而非以天事親也喪禮廢弛已久振而復之當自昆仲始大殮以前禮數恐無及今且討論大殮以後朝夕朔望奠禮數已封在叔至兄書中若曰親族未安習俗未喻則向日固嘗共講滕文公問喪一章矣蓋在己而不在人也此禮節目兩日來與張守同議頗似穩當

或有未安批喻可也未詳雖雖初初無無害害以後禮數見今逐日討論當續報云温公書大畧已祝仲益蘊則子先穎叔及小舍弟共討論禮數矣曠是喪服不張守甚惜年兄之去云元晦既以憂制不可出而年兄又復以憂去信誦學之日難得也宅兆已有定卜否伊川五說之外其他似不必循也温公書儀說居廬一段深切至到曾細觀之否其間說陳壽事尤切但行必規規葬儀見今講究若有日煩穎叔一來面授尤佳即今止效之也是當行朝夕奠別未有可講者也夫子所謂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蓋天理人情之極不可有一毫可恨也子先引去似未為失但始者不免墮于編繅耳文字書冊當令檢校適值

此數日堂試無暇故爾壹範後日當重整頓蓋張守甚愛此書欲刊板也

銘誌之屬本非所敢當第以平時荷年家文知遇之厚不敢不盡拙誠張丈于年兄意極拳、欲渠書甚不難但更徐思義理

之所安却奉報也所以欲思者蓋喪禮政當子細講究乃居喪

所當自盡者也勝于誦佛若因此討論使古禮再明豈細事哉

叔昌亦當同講究禮意也識行實須削去浮華直書事實若有

增飾則心已不誠非所謂事親如事天也壹範張丈甚愛此書

欲便刊板恐後月今所欠者最是楊龜山三經義辨要切而

嚴州徧借無本年兄或有之因便附來為佳易只依次序不編家人卦在首此乃

張丈之意此近得劉賓之周子充書皆以不得在此間為恨此

間亦以二公及年兄不在此為恨也

奠地已尋得否在古禮既奠而卒哭百日而謂之卒哭乃近世

傳襲之誤非禮也數日來深思所謂觸礙掣肘不得專制之語

最為善事可為矣要當反已盡誠竭力以感動之是心人所均

有也誠于此者既至彼安有不動者乎彼之未動乃在我誠之

未至之明証也奠儀中鐘磬之屬用絲亭亦不甚失本意憂患

中最是進德處深味自致之語識情性之極而以哀敬持之則

心之本體斯常存矣道學衰微寔有意此學者萬無一二此區

區深所望于年兄者也喪禮廢墜已久切告與叔昌以次同講

論今古之宜再復尤幸

諸史中議喪礼服制處皆當抄出

行實俟後月初大人

歸娶當屏置餘事專為措思識慮之所及不敢不盡但慮所見或差不足以盡顯揚之志俟具藁當先錄呈有未安處却望一批示切不須拘形迹也書丹事向嘗托唐蘊則面道曲折既而再三思之終覺未安作銘在先書丹其次也以此覺發語為難張守固無形迹但終竟未安耳蓋事親不當待外樂得賢者發揮以垂不朽固與晞勢慕權者不同然其為待外一也年兄更試思之有疑却以見報吉州有劉循德者去歲從子澄游于澄以書相導來此為學專一樸實甚可望又欲自此求朱元晦其志殆未易量也喬德瞻為學甚進讀書亦殊有味輩流中甚難得也魏純夫招令授句讀甚得人

但錄示令嗣課程每日念三經各四百字不為少矣更須量其力令有餘乃善其它如誦儀禮溫伊川諸書數項姑為減去汪聖錫以三上書論發運非其人言不從而去去就甚合義極為之喜蓋又全得此一人非細事也一月前有一士夫大經由此某因語次偶及年兄專意正學乃憮然以為疑世俗未相知固不足論所以及之者恐可助省察警厲之功耳

某官次粗安此間諸事及所欲言者皆略具前書矣魏純夫教諸幼甚得人令嗣聯名于安叔位有妨誠當更易款曲商量可也事實去取俟商量定乃錄呈行狀中有小小未當却無害蓋非傳後之書也年兄他時通張守書次先再三謝其屢存問之

意然後及所灑序當然也燒丹事適以問張守迺程倅閣中病于蘭溪醫者燒丹張守之內亦虛怯故附燒一兩耳傳聞過實乃如是然益知居人觀瞻之地尤須事警省渠甚感年兄見愛之意也此間應接之不暇迺緣編壺範及大人到隨分有所謂書尺之類非因諸生程課也壺範張守小女皆誦旦夕當據已刊者印數十板去恐令女令嗣亦要誦也葬地恐不可緩但得深穩高燥不必太求備也緩葬春秋所深譏博求廣問恐無不得之理唯須畧去拘忌乃易就耳

書丹張丈欣然欲執筆前日累書所以難之者蓋專言在我之義耳張丈讀來書有悚然加敬之語但云恐有做工夫迫切之

病答書中必及之也劉温州素不長于筆札若令出名則非必誠必信若令渠自書又恐其以不能為解須明說不計字畫工拙但欲托明德以傳不朽如此乃可商量定却見報不極其隨之義固由有所制然必可隨者 盡所以極之者非未嘗

極而遽隨也又隨之一字甚有意味常人于事嘗爭之而不從者不得已而為之必有忿戾不平氣象非所謂隨也隨者委曲安帖若已欲為之者但其心不快而已無跡見于外也叔昌必同做工夫於哀敬中體察本心最為親切

某官次粗安葬儀向者所編倉卒有未精密處不免再討論屏置他事端三四日之力始能就緒向者張丈葬魏公亦嘗講論

昨夜同穎叔到郡中商議頗似穩當其制作瑣細曲折皆已口授穎叔矣更宜詳講如覺有未穩未但須不雜以俗禮異教乃密處即遣一介來商量善親族間有未以為然者政當盡誠感動曉喻之不可傷恩亦不可失正也宅兆已得地否向聞毀瘠過甚日夕以為憂嘗令戴在伯持片紙去不知已見否

其供職已半月職業之所及法令之所載不敢不盡拙誠但人習熟見聞之久未孚未喻者甚衆更旬日如何也張吏部對甚開納迺知前此非進言之難但言者自未得其道耳即令微陽蓋有復生之漸但羣陰爭熾消長之勢殊未定也明器用絲昇無害自餘並俟後便來書過禮前此固嘗拜聞今復封還

某官次粗遣但以補試在近少間即鎖宿冗甚所欲言者皆不暇及所諭與此間所慮政同方且圖之也陳君舉相聚甚款寗長處是一切放下如初學人政未易量也

某官次粗遣近日思得內外相應不差毫髮外有齟齬即內有空礙只有反已兩字更無別法也學校間事所以有一二中變者止是初到據法宿假必令簽曆日到諸齋教導皆令甲既而僚案皆大不安若不小為通融則不復可相處以小事立同異而去又似輕發故令宿假但呈簿簽曆必先經正錄故甚以為諸生出入之疏數而已今諸齋教導亦時復一往緣止呈簿則亦無所逃自

永亦已參學矣王子合為學錄甚舉職以此知人畧有志隨分量便得力文潛近復差湛挺之為學錄方三日而遭憂歸闈亦可惜也

某居此粗遣但深無補之愧近日士大夫請去者率艱難如丁子章前月七八次往請而不可惟當循其得為他非所擇也士龍方此講論又將遣往淮上招集流移自此益索寞矣象先旦夕當招來款語自今去禫制尚有四五月喪禮早令見次第為

佳弔慰妻家以親戚恐可往外人則不可也若祥祭後居禪制時則雖外人亦須往禪本祭名非服制也

銘誌既有題額更不當復寫其官墓誌便當從頭直開誌文而名銜則列于銘後乃為得體銘當依于誌一行四句每句空數字撰書題額名銜又當依于銘

異時刊成龔文處當專遣人送墨本五月對劄錄去不必示他人上反覆預問酬酢領略既詳且款凡所欲言者皆得展盡語甚多不暇寫去推對劄意可見也張文所對每與張文說亦甚款

上高明開納如此若常得正人吉士啟沃浸灌事安有不回之理所恨此氣脉不復接續耳張文門庭甚靜干請皆截斷東閣固知敬但在高位者徃日聽逢迎可喜之論故本分說話未

必能深領耳然可以彌縫正道者固不可為此而不致區區也利用大作固當以此相儆來喻韓趙二公乃本有美質或寔即有此志而無其學者也與此不同即令善類甚孤羣陰崢嶸密雲之戒甚可惧迨日子克留此于正道甚有助此外確然向善者惟為文而止耳自此以往若善類來者浸多則事庶幾可為也上書得進此門既啟誠可慮臘肉醋薑已領竊意服制中餽人恐不當以肉自此已之為佳

某入山之二月即遷過金柱山水清峻晦明百變勢湏且為旬日留也小留城中經理荒政甚善大抵為學政不須求之事外或未可動不必作意昨日得汪文書長沙猶未得全安之問甚念之也叔昌欲來山間甚善通鑑課不欲久輟見所抹者并以

後兩三冊或令叔昌携來為佳叔昌未來則遣一人送至此可也其還城之期當在一月後他俟面盡

某度更須在金柱坐一兩旬蓋耳目清淨林泉幽邃士人亦少不過劉畏之輩在三數里內者帶來人外共只有三四人也叔昌欲與江必東偕來甚善朱丈人已遣張丈得復常之間甚可喜疾病來要非一端數千里外難預料也然日用飲食間工夫政當細密取信于人猶是外事耳因思鄰戒之畏甚悚然也

某到山間近十日初欲遊歷近村而窻明几淨閱通鑑頗有緒遂兀坐不復出戶也詩兩種已收看春秋三傳伊川說之外胡二劉鯨叔陸黻榘孫黻皆當參看然向時屢曾說病後且宜靜

養考凡例校異同恐亦勞心也通鑑久後唐後晉紀兩冊諸子欠韓非子上冊今汪時法見有專人入城若尋得附來為佳二月初當泛舟歸城中他俟面盡昆仲間並致意

某以五月半後同朱丈出闕下旬至鵝湖諸公皆集甚有講論之益更三四日即各分手到信須留兩三日次第月半即可到衢也邇來日用間况味復何似審觀來示似猶有迫隘氣象更放令寬平潤澤為善自餘悉俟面盡時法必東諸友因見為道此意舍弟輩亦只示以此紙盛暑不能多作字也

某近日以來編詩少曾出門戶今日已斷手矣侍旁小從容甚善到官之初縫彌裨贊不可闕人而久不與事物接旁觀酬酢

之紛紛亦可為觀省之助也天地間何物不有要皆不冒太和之內曾次須常樂易寬平乃與本體不相背違爾艾軒畏事自舊如此然資質終長者也聞重陽後歸所懷併竢面盡北山之行亦留以相待也

所苦聞已復舊甚可喜然要須長養和平勿再觸動為佳如此間目前無所不有若一一闕懷則頃刻不可過矣叔昌想旦夕須自嚴陵回近禮部建請更變文體大抵皆前輩之論若果行此則奇傑宿學皆得舒展但世士溺于所習故不能行殊可惜也叔源日來安健否亦時觀書否

李壽翁改竅一方之幸也此公守正而曉事又不近名竊人有

休息之望矣

得手字雖以向安為慰但筆力猶弱切須凡事一切放下專意恬養常令胸次欣、如春木之向榮則氣血不患不滋長體力不患不平復也一年兩大病雖壯健者猶不能勝况素怯者乎若復依前失調護可為寒心也

自聞叔度不快寢食為之不寧一年兩次大病豈易堪任今幸向安切虛寬心自養蓋此疾多是鬱滯所致也又聞九哥亦嘗不快不知果否叔昌却須安健叔源墳所事已了否孺子且宜在家調護醫藥只此便是為學根本妨廢舉業乃至細至末事須識別得輕重分明乃善以實錄一兩月間進書日夕整頓無

少暇畧如編詩時故不及作昆仲書只出此紙同看

某官次粗遣日來奎角突兀之病雖去而媮惰因循之病復易生每切自警也對班尚在八月飽食隨衆良愧負耳聞氣體已復常須常養曾次令寬平和裕為善蓋不宜再有激觸也史丞相雖為柴端所擊而趣召猶未已不知果來否鄭景望入學舊觀浸還若用人每如是亦何憂不治也天民叔晦亦似有來意但艱得缺耳沈子壽繳章乃謙之第一義折其萌芽亦不為無益也

某官次粗遣他無足言者聞舊疾又嘗小發莫已平復否寬心乃止疾之本天地間何所不有無為強自苦也某自入夏來每

至日落乃出館終日滿然事外不異山林雖日來人情向背萬端未嘗與之將迎也以此頗覺頑健大抵不問在朝在野職分之內不可惰媮職分之外不可侵越自然日用省力也

某官次粗遣汨沒廢日每以自惧對班尚在來夏苟是時猶未罪斥則當致倦之義然後謀歸耳若徒往徒來雖于私計為便而非心之所安也近張伯永來頗道德瞻甚進極為之喜蓋為學要自享于近者乃可一書告付之或已歸蚤送達為佳來諭復求病源竊謂源在自疑而已前聖賢之訓及向來講論亦甚詳悉今有藥未服而更求方據問頭即是病源更不須他求也叔昌往見沈正卿政當如此為學當真知所止前書所言乃

暫時意思非竟寃法也

某到德清已數日歸期更一兩日事定方可稟妻父然想不出
出後月也齊中想時蒙檢校大抵羣居以和肅為上若為學之
志專則自無暇及他事况于規矩乎見仲益諸友生以此意諭
之

謁守倅畢即交割人事擾、須臾數日乃定學舍蕪甚然鄭教
授甚練事款曲須同商量整頓內不敢曠職外不敢立異也廨
舍亦自明潔可居已虛一室為置榻地月初千萬如約趣權也
馬同年尚未嘗款語前所說方教授氣貌亦自靜但先入已堅
政恐難挽耳張守聞已為入對之行其勢須來此德銳課程望

時提督之仲益因見亦告勉其卓然自立為佳

某到嚴兩旬矣郡庠亦漸有次第日以躬行務實之語薰灌之
不專講程文也但殊難得有志趣者耳蔣從道之大甚可傷慰
書并祭文同往錢八百五十文足可用徐孺子故事煩老兄親
為致奠少見同舍之義讀祭文可就煩蔣子先也

某官次粗安張守舉措詳審問學平正而又虚心從善、類中
甚難得也如知言中所疑往、適同朝夕相與講論甚可樂至
於形迹所當照管者渠亦自解此也如親投請書兩

某官次粗遣學校間事已詳見叔度書中矣大抵講論治道不
當言主意難移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說難勝但當思正學

未明蓋工夫到此則必有此應元不在外也來喻操存固所當用力處要須與體察之功並進乃善

某官次粗安對班只在下旬區、所懷自當傾盡但慮識闇誠薄不能為損益耳去就久速過是亦可畧見矣天民子重召還於善類牢落之中不為無助但却是四明論薦若到此于交際間亦須斟酌令淺深得所乃佳叔玠酒事此亦細故固不可不料理不可為此而凡事解體蓋小事便阻撓則為下所窺易得生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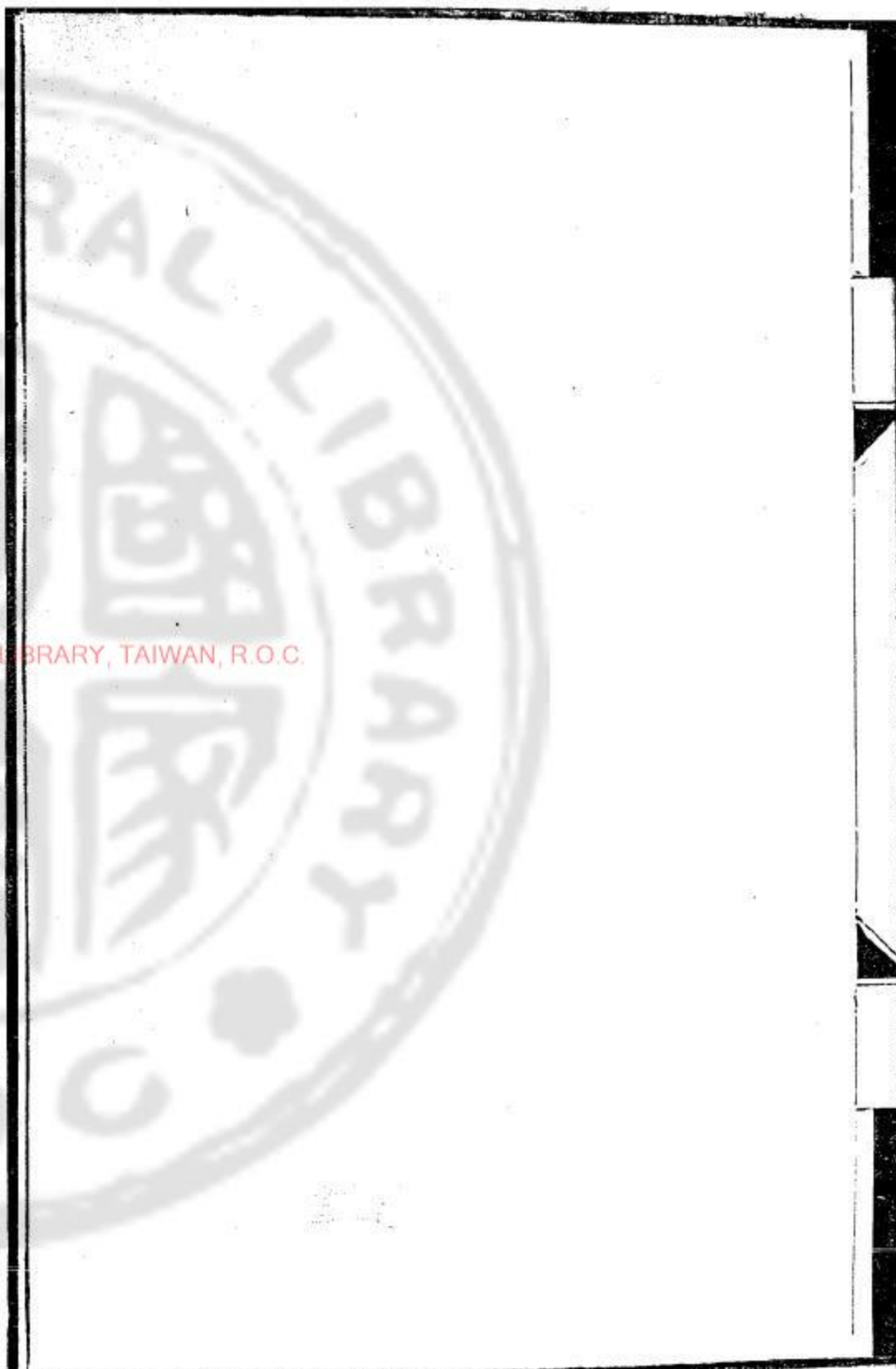
答潘叔昌

所論上蔡之語已悉大抵為學工夫涵泳漸漬玩養之久釋然

心解平帖的確乃為有得天高地厚鳶飛魚躍之語恐發得太早也德銳篤學如此甚慰所望有疑無惜常批來叔原想不廢講習每見朋友間質美寡過可進此學者亦非不多徃、溺志宴安日復一日其終異于常人者無幾蓋常三歎于斯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廖若百事安隱無違情拂志而可以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矣惟其不然所以貴乎用心剛而進學勇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十一

尺牘

答聶與言

茲承遠訪備見志尚之確旬日雖得款語猶以匆匆為恨前此
喻及博議并與論中鄙文此皆少年場屋所作徃淺狹偏暗
皆不中理若或誦習甚誤學者凡朋友問者幸徧語之所當朝
夕從事者程氏易傳范氏唐鑑與夫謝氏論語胡氏春秋之類
則隨其觀者分量淺深要皆與有益而無他蔽也它惟力學自
愛

與喬德瞻

近益知為學工夫無窮而向來日月虛度為可惜耳切要工夫莫如就寔深體力行乃知此兩字甚難而有味也某受告後即以書往求祠此段去就本不待決蓋非疑似可論者也月初切早入城比得張丈書云有曲折託吾兄面達欲早知耳處鄉里親戚間須細照檢此最親切工夫也

王子正自湖州來秋涼乃歸欲因整頓國朝治體吾友數日間便撥置為此來乃佳蓋日下書院士人多歸欲及此暇時講究若至秋深人多却難得工夫也其官次粗安學校間事亦稍按堵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不敢他咎也家幹如是不得不為者自當安心入細謹確料理不必有避免

羈絆之撓此却是不止其所如是日生常事非斷然撥置亦卒無了期兩端蓋在自斟酌耳近來相聚諸人比舊漸却著實吾友有暇早來為善閑中日月亦易失也

德脩時復往還否天資美甚彼此寔相琢磨尤善補試得失更本自相對想必有以處此兩日來獨甚念錢幾叔憂必鬱、致疾耳中秋後天氣涼可以出入是時束書見過為望

與邢邦用

某自春末為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自此却無出入可閑

戶讀書也前書所論甚當近已嘗為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為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已就寔悠々汨々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尊兄試深思之以為如何

比來為學想益有條理別紙備悉大抵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籠統零碎之病矣君舉之歸固名下難居然亦有自愛太過之病也

某自五月間亡婦之喪冒暑治喪悲愴疲滿殊無聊賴柩葬甫畢而聞張丈之出又聞劉丈之訃出處死生固亦常理然消長

之勢如此可惧可愕以是尤覺意緒忽々寢食殊少味也

某自明招入城復至衢婺兩境迓大人之歸弛擔方半月侍旁閉戶讀書漸覺成趣向時過從士子往來者不過時有三教輩耳累求祠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申前請倘得如志得以一意休悵為學僥倖多矣

某屏居粗遣但憂患相仍意緒慘澹殊不能堪耳邦傑已遂襄事深為之痛惻志操如此不謂其夭折也拊育孤幼其何以為懷然似聞體候亦嘗失調護切告寬抑自愛春暖能乘興見過否與朋友講論固可解憂而去家稍遠凡百清簡亦深有助于攝養也汪丈弃世珍瘁之悲甚類所同數日間即走三衢哭之

次第元夕後乃能還舍他祈以時為遠業厚愛

與內弟曾德寬

小三六五七四弟得書欣聞侍履勝常前此各在官所今皆會
 聚膝下此樂無涯讀書必漸見次序某今年讀書方似漸見蹊
 徑方欲再將五經諸史以次再討論一番况如吾弟妙年無事
 尤不宜虛度歲月也小三弟欲習宏詞此亦無害今去試尚遠
 且讀秦漢韓柳歐曾文^四東^六城^三看^三以養根本如摠類蓋是時
 文近試半年旋看可也向所送筆甚可使然每常拙于作字佳
 者政無用若賤而易得者後便附數十管來為佳它惟以時自
 愛某啓上

小三弟七四弟並收書欣聞侍奉多勝出仕之久乍還膝下當
 甚可樂免於事役而就閒暇讀書亦當有味也每思往年相聚
 時為學既自未有工夫而世事多未諳歷所講論者多未當理
 五六年來方似漸知蹊徑念欲復款曲商確而不可得徒慨然
 也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摹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
 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凡聖賢前輩學問是謂所向者正
 若隨俗輕笑以為世法不須如所存者實知已雖未及過而
 此不當如此則所向者不正矣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為必
 處親戚朋友間不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為必
 敢不用情之類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為必
 為不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為必
 可不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為必
 恥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

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小三弟所說讀書件數太多今當只看一經一史為常課而以詩文之類為餘課乃是耳相見之日尚遠故縷：以代面言它惟力學自愛

與戴在伯

某到官垂兩月矣其初殊有齟齬處近日稍：按堵大抵坐談常覺從容臨事常覺迫切迺知學問工夫無窮當益思所未至也吾友初官又非此比切須柔巽和裕而不失正乃善尊長所命非甚害義皆當曲從然先須委曲幾諫必不得已然後斟酌曲從也是通家之類上官招飯則不可拘旬假要之但守非旬假不作會則於世俗稍通也其所居乃在舊王承宣園今觀東政

與張丈寓舍相望於謀論甚便行期果已定日否它期惟力學自愛

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空礙蓋內外相應豪髮不差只有反已兩字更無別法也 庚寅

與學者及諸弟

諸友來收書知比來為况安適某官次粗遣它無足言者仲益送到同憲錄已收課程只須如此中庸且專看龜山解為佳純夫只就侍旁開會甚得策欲求繁冗中不妨課程之術古人每言整暇二字蓋整頓則暇矣賴叔在下塘良便近日玩繹何書學問以致知為本知不至則行必不力也叔度兄弟喪禮更與

講論有疑即報來元晦所幹若早早趣裝為善少望臨安之行
在何時經由母惜為數日留張守引進士子學不倦又此間
諸公間學者亦多張守館客吳翌晦叔向與張守同師胡先生
不從事科舉已二十年議論操履甚平正相處亦有益也子先
所問已見叔度書中來嚴陵受奠儀本無嫌疑蓋叔度兄弟豈
世俗富家比况來此間又非往它處也 先須遣人往張伯安
處取向日奠儀携來參酌為善儀禮疏旬日間有便先寄來此
間無借處也天錫辭朱氏館量而後入政當如此今莫已有定
所否今歲曾作文字因便寄一二篇來然為學要須日用間實
下工夫乃得力城中如叔度叔昌兄弟及賴叔德奉子先仲益

季益諸人皆可往還也天錫如見葉秀實為致意近日讀書不
輟否有近作亦可寄數篇來今人回畧此為問它惟力學自愛
比來學舍亦漸就緒士人皆欣然為學向來舊弊已革去十之
六正官亦極相亮也蓋自到學皆不曾別立規矩及有所改更
但辰入未歸以身率之耳
官次稍安學校事亦漸定其間小節目亦稍變而通之使人情
相安然後徐々勸誘恐却易入也所疑各已批去講實學者多
則在下移俗在上美政隨窮達皆有益政當同致力也
官所粗安竊嘗思時事所以難難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
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為勢固易

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焰必大亦可薰蒸上騰而有轉移之理矣此聞諸友皆實有意于此所以不勝其喜非獨私為異時有肄習琢磨之助也雖然此特憂世之論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焉此又當深致思也穎叔所論謝語自當允做工夫皆宜精思深體不可畧認得而遂止也德銳所問已批去大抵為學思索不可至于苦養不可至於慢去所問第則專心致志久之自然須漸有趣向也叔原所苦已無事否子復何時可來告先一月見報即當求檄送往也仲益德奉會間切宜警策之德不孤必有隣若講學實有次第自然慕向同志者多此亦自驗之一端也

別幅所論向來工夫如所謂豪釐或差而反為隨之病所謂向之多墜於此乎息而領畧之病始生此非自親足歷用工之實則不能知殊用敬服但論天尊地卑之義謂明乎是則復無可復而隨不失其宜頗似傷快此兩句雖在顏子分上猶未易言之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階級歷然非一步可升一言可斷若看得溥博親切則始知工夫之益無窮仁者其言也認良以此也順以循序乃體其全利而為之靡或不偏此四語工夫甚正易所謂序者正當精察耳為之歸此句有病而未洙泗言仁句庶可與權亦似太快耳語孟精義常玩味工夫自不偏但易傳精深穩實孟子之後方有此書不可不朝夕諷閱也長沙張文常得書每見其退然知

難收斂萬寔與前此相聚時大異朱文遣其子在此從學音問常相聞比舊亦殊精切也叙鄒伸事甚有補風化字文亦無不穩處但螢窗雪案四字頗未典易之為佳

承上接下最是親切工夫呂與叔所謂嚴而不離寬而有閑此兩句語殊有味大抵間範一書須常置几案時時觀看所補不小也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獎之失也

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

礙齟齬處即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便可則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語也

所謂無事者非棄事也但視之如蚤起晏寢飢食渴飲終日為之而未嘗為也大抵胸次常令安平和豫則事至應之自皆中節心廣體胖百疾俱除蓋養生養心同一法也荀子言喜事至則和而理憂事至則靜而理者有條理而不亂之謂

大凡親戚或有未中節正當盡誠規勸不可萌責望心若胸中有一毫責望則聲色之間必有不可捨而忤人者疾此尤是緊切用工處

刻本二字亦缺

尺牘

大抵房族間事只要消平收斂令不展轉 今大正已而不

求於人則無怨所謂人者指他 若親暱則孟子所謂涕泣

而道之不可以已正而勿問也政當盡誠委曲曉譬感切之尤

須防爭氣若有毫髮未去則招拂激怒所傷者多矣若事果不

可回當體不可負之義

此必誠意已盡自反已至方可

凡事有齟齬必在我者有未盡此其形而彼其影也於此觀者

最為親切

敬之一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兩

語當深體也

須令胸次開廓舒泰為佳

李仁甫以仲信上舍作策題問賢良為言者併論遂皆去國此老蕭散平坦足為朝列之重驟失此人甚覺蕭索累日寢食為之無味也

屋已下手甚善規模須常令戢斂屋作三處極善蓋婢僕者得相涉則省得閑事極多而恩意常通也此間雖無憂責但日覺無意味又非五六月間比極欲生事粗有條理耳

到此年餘凡帑上課冊長進甚多只是非帑上可寫之課冊長進者少如事親從兄處家處眾皆非帑上所可記此學者正當日夕點檢以求長進門路

收斂凝聚乃是大節目至於察助長之病乃是節宣之宜耳

李茂欽作魁大可喜年來為學有意鄉者多為儕輩笑侮往不能自立因此可稍強其志氣雖學不待外然就渠地步上說則殊有補爾又可使世俗分為學者初不與科舉相妨所繫殊不小也

比來諸况如何免對既得省符向所取吉州三十自當亟往止之不惟虛勞人徃反益新治動為人觀瞻不可不審也張守議論平正舉錯詳審且又虛心從善在今士大夫中極難得也如財賦寬其苛細者其餘則拘收甚謹簡省宴會裁節用度罷出遊止州治中皆遵柳守之舊凡政事皆詳定本末及復熟量點燈數百而已人甚快之而恕其不及大抵議而後行絕治胥吏之欺罔者人甚快之

不墮一偏蓋皆為學之力也已入奏為嚴州百姓減免丁錢果若得請則一方民力甚寬亦非細事家書部

謝陳丞相

恭惟某官以盛德偉望儀刑廟堂以闕略遠猷開濟寰宇精忠上達厖澤下流方將正元氣以格君心定國論以一民聽大本既立萬目自張厥惟善類之所素期是亦與人之所共屬叢爾之蹤屏伏閭巷與昆蟲草木共游坵冶之中涵泳泰和為日久矣具瞻之地禮絕百僚分有常尊賤不可瀆士有常守進不可輕用是不肖之姓名無繇自達于典籤者曠宇碩量細大并容草芥之微當在原貸

成均置屬本待名儒推擇之餘下及孱陋怵然內顧業荒學淺且無一日之雅于門下果何以得此意者大鈞播物不間遠邇推拔十得五之義故雖頑鈍猶在甄獎深惟至公之舉本非私德而犬馬蛇雀道諛不情之言亦非承學所當施於大君子者也拳拳之誠有如皎日

與虞丞相

恭惟某官以兩朝元老四海重望獨運大鈞身任天下之重主上之所注意羣獻之所委心皆以財成鴻化紹復大業是後闕略遠猷固將次第而舉謹頌耳以俟

某晚學諛聞自侍凡烏即蒙賙昧眷獎之厚史觀清華俾忝末

屬政靡暇豫時接緒言內視踈蕪莫知所以仰稱者茲焉考滿改秩祇拜命書靖惟僥倖實坵冶陶成之厚賜謹當勉自講習益求所未至少疇知過之萬一倦倦此心尚祈孳察

某瑣微之跡自託鑪錘身非已有去來出入固當肅聽造命不當自必然私議迫切用敢犯瀆尊之譴而終布之某親年浸高而諸弟皆未更事左右就養不可遠違前此固嘗控聞鈞聽今茲冒暑遠歸百緒皆未有條理尤重輕去膝下而以其勞遺老者懷之誠在所憫察儻蒙畀以祠祿以為甘旨之奉於其餘暇溫習舊學二三年間稍就緒自當袖書光範求備大厦一木之用悃悃披露惟孚其寔而憐其情不勝幸願

與梁參政

恭以某官正大之學忠嘉之謨政路歷年彌縫輔贊固上格君心而下孚羣聽矣培養元氣統盟公道寔衆正所共期于門下者仰恃眷知敢以此獻

某展布誠悃登徹崇聽某樸拙魯鈍無所取材親年浸高諸弟皆未習事左右就養不可遠膝下前此控白雖蒙再三之誨非不欲仰體愛存之意一聽坏治然內揆私計勢不容已而其間又有非筆墨所能盡者仰惟高明必能洞悉敢望終始覆護畀以祠祿俾為甘旨之奉暇日當尋絳故業澡澤矯揉異時粗有毫分進益當惟所使令何敢自擇謹俯伏以俟矜惻

與趙丞相

比控悃悞仰瀆化鈞退惟借瀆方俯伏以俟訶譴丞相始則記識不忘意其尚可被飾起之于病廢之中及疋殘衰蹙不能拜命則惻然憫其困窮處之帥幕俾得亟就厚祿以蘇貧病矜憐拊養之賜至深至厚不可稱量願以蕭然病軀餘息如髮雖數舍之近亦無由輿疾自致涸轍窮涂塊土之鈞再三陶播猶不能命之奇窮亦云極矣祠祿雖薄方此歟歲月得數斛粟在困厄中殊有所濟若蒙矜恤而曲從之幸之大者也力疾布稟不勝惓惓

與王樞使

某衰病沈痼分甘弃捐樞使瞻顧不忘俾之復綴朝列而筋力已憊不能勉強以承下風僭易布誠朝夕愧惧某官念其銘繫之舊憐其疴疾之餘賜以便安使參帥幕自非隆遇有加委曲全就何以及此區區謝誠豈筆舌所能概見引領黃閣神輿飛馳

某自惟一介公微游煩除書之下相公所以記存者厚矣竊越相去不遠而又職優俸厚可以養病使自為謀豈復有過于此苟稍可支吾拜命豈敢復溷朝廷實以病體支離日事醫藥杜門里巷雖已再見歲窮而未敢少有衝冒且親故相適可以評量服食之所宜今舍鄉閭而去其間不能自如者蓋非一端雖

大府賓僚初無吏責然血氣之衰殘必不能勝任衣冠苟將或護稍憊常時則疾勢必致增益至此然後扶曳復歸將益動大君子之仁心矣若蒙察其憊歎之情恕其再三之瀆曲賜軫念復畀以宮觀差遣則可以專意休養從其所安庶幾數年之間或可小瘳則自今以往皆受賜之日也冒瀆威尊某俯伏無任俟命之至

與虞丞相

某近日者敬裁尺書以拜鑪錘之賜恭聞既登几格茲烏肅奉堂帖首在召試之列竊惟金鑾給劄本待名勝第一流墨客槩人誇詡歆羨或濡筆削牘終而不能覲如某者鄙樸椎鈍絕

意清貫雖蒙賤獎顧憐不在人後所以弗敢崇飾固陋上瀆大
鈞者蓋謂與其踰涯過量仰累權衡之明孰若安分守常毋為
牆仞之辱區、惟堅微志圖稱知深豈謂某官度越峻軌俎豆
英游拔之於冗散情廢之中收之于干祈請禱之外雖已遠門
闈而常賜記存不啻塔祀之近雖旁無攸助而獨被尉薦不待
介紹之多是某官之知某蓋曠數十年所未見而某之受知亦
閱千百人所未遇者也此知此感夫豈語言所能述哉某官之
於某可謂真知而非苟知則某之於某官惟當出情語而不當
為虛語政使所守者未必中節所陳者未必合宜苟不一一披
露以聽財擇則非以拙誠事大君子之道也某親年浸高冒暑

遠歸所當調虞經理者百未有緒晨夕膝下未可違離鄉者患
營面懇而前書亦既開其端矣重以所學未成動皆迂滯經年
庠序踈野率略可咎可悔處甚多若非某官覆護全度之其抵
謹何已不還踵退自循省惟當歸就閒曠一意為學淬厲矯揉
益求其所未至苟昧于自量輒復輕出冒居非據曠敗可期容
憊扶持政恐徒費陶成之力耳雖朝廷正大之體用舍黜陟柄
出于上非為下者所敢自擇而學者委質之義東西南北亦當
惟命之承格以公義誠不當犯分以干司憲今茲猶敢自言者
竊惟念父兄之于子弟封殖栽培弱者必養之使至于強虛者
必養之使至于實愛惜長育未嘗肯輕伐於拱把而無益于用

此其所以竊體是心歸誠門下求須臾之間庶或可備他日之
須也倘蒙矜憐賦以祠祿以便其私養以間從事於講習異時
衆聽稍孚而禪預周行自揣稍進而願沾化洽固將有日此乃
真情實語而非有一毫之飾又况學省之召試恩典超踰輩流
所罕而無厭薄不屑之嫌某之受知肝鬲洞照內外所悉而無
情不盡之畏用敢傾竭底蘊以聽甄鑄上瀆威嚴某無任俯
伏俟命之至

與陳同父

某掩關幸無他惱但立秋後以酷熱緒閱亦稍廢耳桓靈寶之
喻讀之竦然凡讀易者要當深知此觀象之妙非克盡已私者

不能與然自昔英豪于事幾之際反矐然乎其後彼固非屈意
於克己者果何說耶若便以私意揣摩億則屢中斷之則其懸
解于杪忽毫芒之表者揣摩之譏殆不足以當其心也蓋天姿
之高得氣之清其所以迎刃破竹者何莫非此理但矜為己有
則不能與時偕行多迎隨附益之病未知其所自則隨血氣盛
衰此一段精明不能常保論至于是則所謂克己者雖若陳言
要是不可易耳策問誠有味其言反復展玩不能去手諸生有
能領此意者否讀裴度處尤慨然三嘆也章侍郎行狀已
第恨平生未嘗接其言論風旨故于書法詳略不能措議祇見
文氣之踈宕高勝而已其間如論鄂州財賦云公戚焉若不自

得人亦莫解也論戚方仍舊管軍公慨然曰是不足問矣即上言參知政事云云論虞丞相罷去之時參知政事錢端禮以肺腑與政至允文去而端禮之議亦寢末云因嘆世之量人者甚淺不足據此數條皆是尤妙處亦合斟酌處也

專价伏奉誨示引紙疾讀恍如握手不知相去數百里之遠也長夏溽暑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館下粗遣自入夏以史限督趣平明趨局日落乃還舍人事疇酢一筆勾斷終日在書冊堆中與徃在明招况味無異只是糜耗廩稍每自愧恐耳時事非唯未易揮手職守各有攸司又兀然無上下之交欲強聒則尚口乃窮矣平生非子、拘小諒者苟有善意其敢不承接而疏

導之此蓋兄之所深悉也諭及近况之詳慨然浩歎者久之百圍之木近在道隅不收為明堂清廟之用此自將大匠之責耳如彼木者生意濯、未嘗不自若也并潔不食為我心惻蓋非并交之盛而兄以此自處惟冀益加寬裕從容自願以慰見慕之後之心幸甚廷對山林草茅之論自應有少斟酌者後來亦深勉諸人勿謗本傳播政如來諭所慮也居厚正則景明道夫已一一道來意矣益恭諸公方直調護未知能回否不然則且歸俟闕期近來請祠亦必可得也張欽夫近喪子得書極無況力請出廣遂有鄂漕之命亦且得歸也劉茂實固賢者但舉削一事從前不曾破戒然既蒙再三之諭俟見李壽翁如其語及

亦當贊助也

某館中碌、粗遣但毫髮無補蠹耗太倉積愧如山耳居厚往見必已前到今正則又赴約握手劇談亦是快事一官所縛不能追逐上下其間殊憮然也清馥香一貼鳳團一斤漫為山中

之信其他正則自能詳道

偶記荀子論儒者進退處有一句云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頗似有味畎澮之水消、安流初何足言唯三峽九河抑怒濤而為伏槽循岸乃可貴可重耳

某官次粗遣但朋游散落蓋復鮮况適當天民君舉相繼引去之後又欲成羣隊只得癡坐靜待而已天民君舉於私計極

便但恐天民規摹散漫未必能為求田問舍計耳三啟一誌展玩嘆賞不已然議論斷絕之久領解者必少也知安居定志日就平實此政倦、所系望者甚休甚休居厚一病聞甚殆知已平復但渠湏是調伏得性氣一段然後養生處世亦少齟齬不然憂未艾也正則居憂後曾得消息否此降重第十卷已有

某碌、如昨無足云者示喻敢不敬領但太倉一粟或出或處豈能有所關係但自當靖共守位固不敢無事自生瘡痛也

某碌、官况無足云者秋成田間必多樂事試闢得失想自見慣然諸公却自無心非向者之比祇是唱高寡和耳漕臺却盡如人意王道父尤濟事也此月二日已畢芮氏姻事祭酒夫人

自送來感念疇昔不勝慨然儒家清貧次第須可共淡泊也試
闡得失本無足論但深察得考官却是無意其間猶有悞認監
魁卷子為吾兄者亦可一笑也歲事既畢田間必有佳况亦時
有著述否書院中亦有兩士子伴否李壽翁升從班差強人意
但又減李仁甫殊可惜耳鄭文移過宗寺君舉蹤跡遂安矣
某只今病狀手足萎痺外其他頑健畧如平時看書以舊難除
終是有過當處允見愛者無不痛口鑄戒雖未能勇從然亦漸
乾減少也永嘉之行未便登途否比寫得正則一書而人不來
取今以拜納書中數語偶與來教叫屈之說合與正則發緘可
共發一笑也張荊州不起此自有所閑繫豈獨從游之痛哉使

其不死合點檢整頓處甚多至于不自是不尚同則相識中未
見兩人也居厚無它苦否五月間聯騎相過甚幸病中尤思朋
友旦夕之望

承旦夕見過數日以望四經說千萬攜行痼廢沉滯政賴此以
醒之耳小輩作撓似不足介意顏子犯而不校淮陰侯俛出跨
下兩條路徑雖不同這一般都欠不得幸深留意鄙彥云赤梢
鯉魚就壘窰裏浸殺陳拾遺一代詞宗只被射洪縣令斷送了
事變大小豈有定所哉病中畏寫字如虎縷々至此意亦可念
也

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累日已詳看用意高深處已或得其一

二但大綱體制猶有未曉處序云魏於是乎有書吳蜀合而附之魏書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于是為三國紀年終焉不知魏書與紀年是一書為復是兩書觀三國諸君贊却似遷固史法每君為紀而系贊于後者而三國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魏蜀則又似合三國為一者所謂魏武以下諸贊必不可系于此既並列三國之年必是通書三國事今每君為贊必知不系于此後不知系於何處豈三國紀年之外復叙每君之本末而系以贊耶此皆未曉之大者也魏武贊述未歷甚當但其末舜禹之魏文帝兩贊深味詞意予奪甚有味但文帝贊意頗晦又三駕成昭烈贊論其君臣反復于天意人事之際所謂妙體本心但費詩之議却似不達時變漢統

既絕昭烈安得不承之非高祖時比也後主蓋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者乃諸葛公工夫耳武侯贊論以國政歸丞相甚善但謂漢侍中、書令尚書令皆宦者為之考之漢書亦不皆如此篇末王者之作天猶以為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長但不若後主贊所謂天命果可畏辭嚴而義正也武烈贊論漢末守文之弊及啓桓王之翱翔甚妙甚妙下三贊亦然鄙意竊謂吳四贊尤能盡其規摹之所止殆無遺憾也龐統贊論兼弱之義甚正關羽贊亦穩但未教謂司馬子長雖高不欲學而諸贊命意及筆勢往往似之何耶因便並望見教

某近日思得著書大是難事方將一意玩索完養深求其所未

至雖高明之姿與駕鈍者不同然考之前作者亦須待經歷之久歲月之晚然後下筆今及此暇時序次裒集固亦無害然亦不可不思有餘不敢盡之義也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十一終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十二

尺牘

與陳正己

某病軀凡百只如相聚時鑄喻極荷至意枯木朽株雖不繫輕重然歛嗇護養自是病中所當致力也乍還膝下承顏幹蠱必日有新功從前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字格遠近者只為實地欠工夫耳吾兄慨然欲力踐之斯真文之福惓惓之禱唯覲終之以不倦而已子靜經從稍款否朱丈已歸建安歲晚無惜一訪之耆舊凋落尤當汲汲也趙立吳三子皆朴茂可喜第暑中不能久留耳因便切望頻寄數字蓋兀

坐一室絕無琢磨之益賴此警發憤、不啻飢渴也祈為道義
必重

近傳得張丈桂林論史數篇往、暗合人意已令三子錄呈
矣

近見補榜知會面之日不遠為之欣然病體度夏幸無他課程
亦廢但少切磨之益耳乍還侍旁當有餘樂幹蠱計漸見次不
第先之以身諒無不享應也

答潘叔度

某到嚴已兩旬郡庠亦漸成次序規矩皆無所更改但辰入未
歸以自率之耳亦不在齋者但回當日食在學士人樂從者十之

此四條刻
本無

八止有八九人教市學者頗相妨昔時此曹終日在外點授遇
兩膳時乃來今遂不能爾也
鄭幾道為人自平寔但其所病者力不足耳程易繕寫今幾何
年兄千萬少留盟主俟其寫畢乃為此來不然恐遂散漫不舉
也

某官次粗安無足言者張守議論甚平正且虛心從善在今士
大夫中亦不易也如極稱重劉賓之而以王龜齡為未至此一段話

最可取世人每以同異論胡生知言見處極高而文理察察之
為愛憎能平心者甚解論胡生知言見處極高而文理察察之
功頗有所未到論朱元晦亦未以為然者其它長處亦甚多
但相待獨厚恐于同僚形迹已再三懇之更俟一兩日當力言
之也張守聞年兄誠篤甚願見他時到此見之似無害易傳刊

尺牘
板更望留意

程易既下手則畢工會當有期因見點對諸公告時勉厲之不
惜前勞則無後悞不特刊書也下訪之期未有日否雖夢
寐誨約恨挈音之遲然若是勉留三四日過至節乃行得此書
粗有端緒尤幸叔昌得暇能偕行否郡庠漸就緒亦無撓規矩
者加之歲月須畧可觀也
林謙之以繳新端除日遷工侍次第須決去就此舉過江後未
也平昔保任此老果不負所期可喜
日來時事變更疑畏者頗衆然有心于避禍終不若無心于任
運耳

已下刻本
日俱無

與劉衡州子澄

某屏居却掃幸無他撓讀書亦不廢常課但終欠講論之益耳
朱丈許春間偕為温台之游甚恨尊兄在遠不得同之也外祖
像上納偶南安便行甚遽略此承問

某杜門久不聞問日深馳系病體已成廢痼不復可料理但靜
養順聽為况却安適也荊州之訃念之至今心折祭文錄去所
欲言者盡在是矣聞朱丈徃相招不知曾成行否講論想甚樂
病中只有仰羨爾參預處聞每效忠告甚善或云其間多雜以
嘲譙雖意在諷切然便無誠為厚重氣象未必能動人也偶除
故官其不可出人人所知但一番控辭酬應滿甚匆：作此他

尺牘
惟為道義加重

與李侍郎仁甫

某津亭請違又復改月倦、已不勝瞻仰即日初冬凍雨恭惟
舟御所次神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冗食東觀偶未汰斥經
年陪侍誨席所以愛予教督周浹隆洽一旦驟遠函丈頓覺孤
跡荒然無依雖強顏官次意緒忽、如有所亡也武陵合符猶
在來春莫若小愒鄂渚為度歲計文潛既到凡百當能調護况
舊治種、人情想不至落泊也連日風雨舟行計亦齟齬不知
寢食安亦穩否念、蹙然動心所恨微官束縛不得身護行李
惟一味馳鄉而已便介亟行匆、附候起居向寒惟祈厚為斯

文護重以俟陽復泰亨之寵
其官次猶遣但塊處索居所懷偏塞無以紓寫默、隨羣寢就
顏弛日積愧醜比復同舍例攝省戶偶占禮曹雖目前文牘極
清簡然稍壽論便繫典禮責諉政自不輕也開府之始酬酢經
理亦想小勞區畫飄飄江渚之久今行李既遂安堵亦可少就
休偈也遠方人士亦有可與語者否史事諸志自冬春來雖各
粗成編皆然首尾不完節目斷絕殊未有次序今期限在冬末
已是第三次展不免趣辦第恐牴牾處多耳徐鍇通釋紹興本
近方得之比館中本闕十卷蓋此書本名說文繫傳各分子門
其前三十卷謂之通釋乃印本所有後十卷各別有名乃印本

所無今謹抄錄送去但此本蠹蝕闕字甚多若得暇以說文參校義理亦可推尋也潘義榮編年謹納上唯伯祖履歷及其他文字累往家叔處取猶未到當更趣之總得即尋便轉致次仲信祠祿文字前此與傅景仁同將上獨見却執更須待少時耳季脩前聞尚留蜀中莫非久還侍旁否近事邸報中可得大略周文自春來請去之章已四上李壽翁亦以病告經月陳能之入史院一日即得眩瞽之病迨今未平大抵目前善類或去或病悒々殊鮮况也武陵民淳事簡公退想多閑暇長編莫魯小手再整頓否遠地士子固難得亦有可與語者否建茶三十夸謾助午啜敢幸笑留所諭長編乍到固知多事今條教既定莫

漸可整頓否雖遠方難得人商榷然暇日極難得似不可放過也

某官次粗安無足言者但自遣函丈胸懷偏塞無所發施雖猶免勉於此寡耦少徒殊鮮味也艤舟許時啟處飲食豈能一一安適俯領郡寄固亦少阻歸興但進退逶迤上可以見君子體國之意下可以杜塞不見察之議蓋未為失策也地理志以某方出殿幙族假滿當詳閱討論當已無遺恨苟猶有合增補處即一面與周文共議脩入却續拜稟次通釋比從姚倉求本會其行部猶未送到當更趣之所闕卷數比因館中脩書目却尋得全本但有脫字處極多當併錄呈次舍人伯祖履歷以家

叔自南安歸有失子之戚俟其悲傷少定當可得也潘義榮文字亦當更趣潘監鹽政恐未必曾纂集耳史事猶有五六志全未有涯勢須展限人情易得因循殊未可期也鄭景望出守宛陵於養親極便但館中益覺索寞耳陞辭所論甚剴切良可敬也廷對謹論者率在高等蜀士亦有數卷甚奇但幙中不敢錄本耳武陵民淳事簡黃堂必甚優游長編既已斷手莫若及此暇時參訂脩潤整頓凡例刊削枝葉兩存者折衷歸于一是遂為完書若祇廣記脩言以待後人恐年紀浸遠未必能明今日去取之意使千載有遺恨良可惜也異時復還禁近筆削之工便不能專此似不可失耳所欲布陳者何限要非紙墨能究鄉

風不勝慳：

某官况碌、粗遣日來史限迫趣率常宿館中外錯毛起猶未見大功緒甚恨函文在遠不得一一質正也武陵民淳事省當可卧治亦有佳士可共語否龔參父子沒于瘴鄉極可傷劉樞亦復不起善類甚惜之也張欽夫帥荆南不知已到官未同在一路凡事可相應接亦非小補也陳丞相有奏事之命猶辭免又未知到闕去留如何劉文潜在桂為况何似亦時相聞否劉子澄已外除諸公莫為言者近得其書只欲求祠也

某官次竊祿凡百掬遣史課雖粗不廢第同舍遷易不常猝未就緒北扉雖有其志而力不足每相與浩歎共思去歲合堂同

席之樂也聞復刊緝長編條例當益嚴密第恨阻遠不得陪侍
筆削耳李羣玉詩謹抄錄拜呈餘金併往向來說文繫傳非特
校對草：政以元本斷爛每行減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
學者以許氏說文參繹恐猶可補也張欽夫不知已到荆南否
朱元晦辭南康已有不許辭免便道之官指揮不知竟肯起否
劉子澄已從吉此間媚嫉者頗衆執不過得一倅又未知闕次
何如耳

史氏諸志近略見涯緒但職官選舉一兩志未就條理耳同舍
去來不定故難見功也黨籍本末想類次已成編謝上蔡曲折
當以問朱元晦得報即拜稟近聞辰守微有齟齬雖未得其詳

某竊謂邊防經理雖不可緩要須中外相應乃可展盡苟或未
然不若姑隨時蒐補仍舊貫之為善也

某歲晚忽感末疾重為醫者所誤既投熱劑又復吐利疾證遂
頓危殆亟更醫藥幸而所用藥漸見效此一月來手足間皆能
自如但微有弱處精神言語則不甚有異于常時但病體疲滿
不堪少有衝冒雖蒙恩補外而留滯許時殊覺不安更稍勉強
即買舟東歸矣文海奏篇異數便蕃一時紛：蓋因忿激而展
轉至此病中唯靜審以處之而已其始亦未欲以聞蓋累有宣
諭故也恐或欲知契文祠請既不遂正人未遽遠去善類
朝夕以冀宣室之興思也

岳諭夏小正及謝顛道出處暨檢元祐軍防篇病中未能及此
辰守回避之說亦以卧病無自而聞知然人之異同亦非我所
可計耳今嗣皆已別拜書

與葉侍郎正則

靜多于動踐履多于發用涵養多于講說讀經多于讀史工夫
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

與郭養正

某哀苦日深無足言者之官既已定日跋涉良勞兩月來所講
論細大亦略備矣內植根本乃萬事之元閻範一書所宜詳閱
精思而力行之若門內尚有可愧外雖奮振束厲終無亦力千

里之別敢以此言為餞

某哀苦待盡行矣祥除追慕殊無生意年來自念已分工夫殊
欠闕自歲初盡罷遣習舉業者庶幾不作無益害有益自此來
講論者既無外誘當易見工也前歲面講者蓋甚詳悉今既應
物涉事步：皆是體驗處若知其難而悉力反求則日益精明
若畏其難而日益媮惰則向來意思悉冰銷瓦解矣習俗中易
得汨沒須常以法語格言時：洗滌然此猶是暫時排遣要須
寔下存養克治體察工夫真知所止乃有可據依自進：不能
已也

某一病踰年近覺差健但去秋有悼亡之痛至今懷抱猶不佳

耳到官漸久想浸諳悉外物皆非可必只得自盡其職事以聽其何如勤謹寬耐勉之足矣新宰林和叔氣味既可親且詳練不苟前輩謂初官得長官之矚是終身得力處誠如是也適已面語吾友矣種、與之咨論必甚有益以吾友下問之屢故及此病中不暇他布餘惟力學自愛所論條目詳悉足見不苟此皆所當然者若人以為異之類皆未熟之所致但篤信而行之不要有自矜之意久、則自不見其異矣他不必過慮也林宰端審朝夕相聚必極有益蓋非特坐談耳

與輩仲至乾道辛卯冬

秋闈垂翅乃所以進德脩業如吾友之文用于課試蓋無餘憾矣不必更費心神惟留意實學持之以厚而守之以默則所願望令伯有還轍之問否他惟以時自愛

與張知縣高卿

下車許時條教既孚當漸不費區處在我者既無遺憾政使或有未退聽者蓋亦自有公論惟觀毋廢初心使斯民益被實惠是所願望旆從入郡當在何時傾耳車音以日為歲

某迫行百冗紛然應接不暇它無足言者政聲藹然姦戢惠字甚休甚休素恃眷愛區、竊有欲布陳者輒具別紙雖愚昧豈足贊采取亦姑盡其拙誠而已它惟若時珍護前拜召節

大猾既擒威信自此行于一邑凡事必易然要當遇事平心無先懷抑強扶弱之意惟視理之所在而已雖嘗攻擊縣道者苟其事理直却須右助之則人服我之公財賦當催者恐當加意督趣令整辦尋常士大夫或誤認縱弛為恤民殊不知不及時拘催使民間拖欠積壓異時忽遇苛刻之吏一併趣辦則民受大害也前此豪猾意在搔擾縣道多端妄論人吏使縣中不能存立此固當主張也然人心易得偏恐為彼所激而主張太甚要當于吏胥奸弊上高着眼彼見吾意在抑豪必取此迎合增飾以行其私意此尤當精察

有自衢州來者說吾兄雇乳婢價直間有未盡處

在嘗

西安縣竊料此必樞府使臣輩唱為此說流言固止于智者然既立教者衆凡涉蕙苾之嫌者要當力遠之

某比者冒被除書實出推揚之賜第學淺識闇不足以表率多士而疎懶之性驅之奔走酬酢之地尤非所宜益自惧耳贊慶渥然未蒙箴規砭劑之誨殆非素所望於門下者也改月遂行益遠屏著預深悵快

示諭謹已稟知張丈矣竊謂當官而行內省不疚則毀譽之紛紛一聽之可也願益有初志使一邑終受實惠幸甚

某屢勉復來遂冒文館皆疇昔教誨之賜感佩曷勝第疏野之

安置于酬酢之地終非所安耳因風尚望鞭策俾逃于戾幸甚
政成化洽想綽有餘暇譽處如此豈一方所得久擅耶質之輿
論召擢在旦莫矣重蕃之賜殆非所望于故人不敢效尤以取
踈外尚幸恕察

其闔戶待盡無足勤記錄承聞視篆在即一方凋瘵得賢者拊
摩覆護百里之幸也日來督趣旁午雖曰難展手然折肱之餘
飽于諸歷惟培養本原使忠愛之心益厚則斟酌調劑羊腸蟻
封間蓋自有餘地也益遠展對臨紙悵然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十二終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十三

祭文

代倉部祭張魏公文

嗚呼昂分三極中貫至誠扶世建俗經幽緯明明此北面龍臣
鴻弼侯臯侯夔侯旦侯奭前授後承皆原于一降秦迄唐中間
幾息既極乃通是開魏公有遠其傳有統其宗匪符匪節匪券
而同厥初事親自誠而孝基德寢門參審是蹈肆其事君自誠
而忠四朝一心本始末終在昔建炎為國馳驚彘賊內訌將稜
天路迺義其旗馳囊走羽燭彼妖焰萬河並注埽除黃道手扶
日馭勾陳太微莫不順序始命樞極再命台衡柄是文武內拊

外征我雨我露我雷我霆燦起蠶屯隨指而平區脫之首種毳
之渠威名所加失戈墮車既其無為里忻戶愉羣獻具來翼帝
之圖孰柅其成放迹江河已貴不賤已豐不約零陵之居常布
所愕披剝萬象獨全至樂身外鸞臺夢中麟閣戎馬飲江奪公
間燕巨轂高幢陪都是殿大人繼明登我元臣爾鉞爾衮治
載新曠目語難態巖繞虎聞公之升屯歌壘舞野耕肆高秀眉
垂髫聞公之升連手嬉邀北邊有興禡牙祭蠹志之所期欲無
遐徼挈輿地圖還之清廟烟、丹衷日月所昭帝閔公勞佚以
殊廷歎騎箕尾上比列星殄瘁之悲五方同聲某頃以孱弱遠
戍邊城敵情叵測民力弗勝條利畫病狂言屢興朝扣暮應是

獎是稱籌恩權惠丘山猶輕凡、赤舄庶幾快覩未日德輝已
耳函訃扁舟西還飛旒南去隻雞斗酒莫展情悵公視死生猶
旦與暮一氣闔闢新、故、默友造物冒此下土我獨何為淚
落彫俎

代倉部祭曾文清公文

嗚呼邈立壑之韻者身清而命未必厚鴻彝鼎之勳者命厚而
身未必清判兩途而分驚猶參商與渭涇昔香山之退傳遺箬
組而沉冥澹酬風而醉月陶至樂於林垆塞降命之多奇屢哭
殤于頽齡若汾陽之元老庇九族以咸寧驅總總而埽迹紛角
羈而忘名極二紀之豪華醉世味而未醒蓋挹其至清則厚福

不得而多取居其至厚則清趣不可以力爭惟丈人之所享合
內外而俱亨還紫橐而却蒲輪顏然天放者即專物外之樂道
板輿而奉鳩杖驩然色養者又擅區中之榮等之香山則無其
慘戚權之汾陽則未嘗滿盈全古人之未全曠千載其難并乘
至全而反真夫何憾于泉高然而隊一世之師表奪四朝之典
刑涸洙泗之淵源絕風騷之統盟朋繫人與墨客胥實涕而失
聲眇孤生之孱弱夙受室于門庭輩子姪以拊育迨衰髮之星
星歸印綬以盡哀迫科法之見繩傳壺觴而往酌淚隨河之東
碩

代劉衢州祭趙忠簡公文

惟公高風懿躅炤映今昔下自管葛所在不數中遭讒逐以卒
于死下至行路為公出涕不三十年是非一定中興名相一夔
而已有來假守敢言尚德南望楸梧去我百里官箴有常莫克
敬告歸心典刑有如卮酒

祭潘子臯文

嗚呼名場利區爵標勢的釋奔耄馳百年一日仁宅義路道源
性淵有能用力一日百年之子之才之識之操萬里首涂遽以
病告意長數短獲歎殖豐寸心炯然恃此以終有親未報有弟
未育養未克有志未畢合是數者屬之吾徒矢口而言、發不
不渝里門相望伯仲叔季責以拊存亦孔之易道學之責喬嶽

丘母或不勝重遺子羞

祭蔣從道文

嗚呼弁服之襜然弦歌之鐸然子遊其間兮呻吟挾策而纍然
賈區之囂然怪珍之錯然子廬其間兮講誦下帷而塔然貌甚
癯兮志則堅力既憊兮道方遭出門軸折兮淪晝錦于虞淵大
塊噫兮化機旋森回薄兮紛糾纏天壽不貳兮又奚怨猗朋遊
兮昔蟬聯交一臂兮失九泉踞傳觴兮江之壖暮山合兮橫蒼
烟

祭陳耀卿文

嗚呼菁、藝圃羣植並區天壽豐悴一本萬殊以子之年方苞

方專岷山道江遙觀厥初病不復興嘆驚吾徒游從之義具此
俎壺

祭潘朝散文

嗚呼昔我見公子舍是階入拜于堂笑言懽怡時公謝客羶寒
榻埃一見傾倒童僕驚猜亟問亟勞厚禮莫偕我官易郡音問
踵來尺牘未報赴車告哀承問潛然亟走輿臺潛德幽光熟發
氛霾日薄事業莫知所裁矧公視世澹兮寒灰萬鎰千箱振窮
恤災棄而如遺况此也哉諸子之孝希參並柴必誠必信典訓
罔乖禮門久闔自今其開

祭芮祭酒文

嗚呼耒耜掛壁未試菑畬飢者見之喜動眉鬚實之感人如鼓
應桴見諸功用則皆其餘通都大達赴車相及匪戚匪姻越肥
秦瘠獨公之喪交弔聚泣公微權勢人裁戶培彼拳者果何
為哉升屋三號萬事冰泮誰繫維之至此不畔矧惟某等事公
澤宮臨風一慟吾道其窮前日之祖今日之酌觴酒未酸俛仰
千載

祭方季肅文

我來自西訪舊閭里中褐藹然朋簪胥會歷教坐間獨子不至
問所以然曰既長逝士方即學如鼓作氣時不待人將駕已稅
烹雞炊黍富哀一醉匪惟子哀尚儆同志

祭于悅道文

自子束書從予游于明招八年于茲矣每見每進筆端津々如
春木之向榮意其前途蓋未艾也我來自山而子死問至折屐
失聲猶幸風傳之或誤也疇昔之夜子語我自名未立予固疑
其色不舒亦以為是適然耳庸詎知一再旬之後乃大出于所
憂之外耶流光悠々兩川東下命也奈何付此杯酒

祭滕文卿文

大化流行浩々不已人秀物靈動游植止別而觀之各有終始
統而觀之聚散同體養生怛化咎在私已苟公其身何憂何喜
既全既歸吾事畢矣向問子疾方論此理今臨子喪復申此旨

所與俱來皆同研几挹觴一訣有淚如水

祭徐克臣文

嗚呼薰風釣瀨鵲立紛如舟行解一作袂分江淮越吳麗澤之會
子復來居乃抄乃誦以窮朝晡牆隅筆塚口角唾珠匪惟輩流
閭巷歎譽別去未幾沈痼不蘇時我遣醉午陰庭梧釣瀨之風
薰兮若初死生離合千古一吁

祭潘昭叔文

嗚呼一車以北一車以南是小聚散折柳江潭昭昭白日香
厚夜是大聚散影沈聲謝凡吾同社且百且千聚散之變如機
之旋既開其始則哀其終觴豆雖薄此意不窮

祭徐宗卿文

嗚呼予于流輩號為端靖見我于嚴殿問日振加之數年道戰
將勝何辜于天乃中絕命遺此一厄千載之贖

祭魯秀才文

嗚呼天下達道友居一焉死喪之戚古誼所先昔在嚴陵四合
誦弦如未望月如方至川我封我植細大不捐付之歲晏干雲
參天子於其間獨不永年堂襲墓紼道阻且遠醉以見情齋規
則然

祭詹子齊文

嗚呼入事父兄出事公卿視之至近居然高深昔在講席聽者

如林子於是時奉持競：既踐子職亦祇官箴地中生木順德日升天則奪之疾疾相乘涉春夏秋泯不呻吟恐憂其親惜哉此士哀哉此心風雨寒憲餽奠之情

祭邢邦傑文

越絕之區學者方興一門孝友舊推諸邢内外交映韡：嚶：人之可願於子而并倚左提而右挈紛前導而後承實霜電于春陽久此樂而莫能喟予感于傷弓駭弦音於鷓鴣陶近憂其未慙集遐感而相仍理鏡湖之桂楫踐前諾于歲更訪舊聞于故老采新益于友朋愴獨逢于仲氏同此哀於折肱

祭汪端明文

嗚呼開之大者若將有屬聚之粹者其不徒生猗衆萬之弗齊公取數其獨羸培之以嶽鎮之渾厚淪之以澗澗之清明其任重則軼材絕識不能足其志其道遠則貴名顯仕不能留其行既予其資又乘其會蓋南渡羣賢皆在之時而北方餘論未衰之際款門牆而徧歷躋堂與而獨詣合諸老之規摹而融其異同總一代之統紀而摭其精粹更侍從于兩朝凜大節之弗渝慮先根本則或以為緩動据憲章則或以為拘奮發陳義則或尤其亟彌縫藏用則或咎其徐少而論和既不詭隨于小人之黨晚而議戰復不苟同于君子之徒雖婁起而婁什守常度而自如外屏衛於翰藩亦大體之可識明振毫末而終出于恕智

魚寮采而各付以職外視高雅而中實密察外視寬舒而中實肅給填拊經遠不求歲月之効悃幅務實不事耳目之飾雖權脅而勢搖迄歸然而山立晚進後出自相長雄廣坐衆席舊人罕逢大雅之音尚聞于公學則正統文則正宗樂易平曠前輩之風崇深簡重前輩之容士駭未見或姍或攻以身存法獨殿其衝典刑不隊繫公之功嗚呼進退有義弛張有時其用其舍我不敢知至于獲落叢祠之秩所取者甚狹荒寒蕭寺之居所處者甚卑假十數年之壽考作二三子之指歸共簞瓢之淡泊緝簡編之闕遺於造物其何費乃一夕而奪之然則開之大者竟復何意聚之粹者蓋亦胡為瞻天運之鴻濛非小夫之所闕

諄蒼旻而上訴則匪公之素期嗚呼繼自今以往鎮定大事顧盼繫輕重者不復嗣矣專建大論呼吸判成敗者不復聞矣百年未明之心迹不復寃其實矣羣籍未辨之真贗不復審其是矣斯文將安所寄而斯民將安所徯矣其佩鞶趨隅木行兩周錄其世舊教育綢繆肝膈洞炤泯然相投大何理之不講細何事之不諏幸二邦之接畛謂卒業之可躋闕警歛其未幾忽赴車之停輶亟宿春而聽役淚淋浪而莫收烟話言之如在策蹇步而敢媮蠲此心而明薦夫何有乎醪羞

祭張季清文

嗚呼游于師友之間歛然自持豈其無人舍業而歸耳目改前

移養鑠奪不失其初心者蓋或寡矣子之在吾門侃侃和飭執經不怠於是時猶未知其為獨異也自我不見於今五年有來自西者皆道子于兄弟無違言于里閭無違行安常謹禮不受變于俗吾方喜于得子迨此暇日將過子之廬而子則死矣嗚呼庠序之籍日增而務實之士不加益一觴之慟豈獨故舊之情而已哉

祭邢邦用文

嗚呼子之於學篤矣質性淳固可謂有學之資兄弟雍和可謂有學之地壻于德門左右觀法則既知學之實游于四方師友講論則益知學之方小試曹掾素懷得伸若使其信學之堅還

歸鄉閭儒風方起若多其共學之助天之相子者何其多耶昔苗狎至哭其二季未已而身從之奪之者又何其驟也大時不齊消息盈虛之理子其聞之矣全而歸之於子何憾一觴之慟蓋故舊之義姍戚之情所不能已也日者邦傑之喪其奠辭蓋曰將見仲氏而致此哀焉庸詎知未及見子而復哀子耶嗚呼哀哉

祭林宗丞文

嗚呼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裴回顧瞻未得所付踰領入閩而先生與二季伯仲實來一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於是嵩雒闕輔諸輔之源流靡不講慶曆元祐羣

叟之本末靡不咨以廣大為心而陋專門之暖以踐履為實妹而刊繁言之枝葉致嚴乎辭受出處而欲其明白無玷致察乎邪正是非而欲其毫髮不差昕夕函丈間無不信：無不行前望聖賢大路九軌自詭必以可至三歲一詔士子莫重焉先生方上名于春官慨然惜會合之難而緒業之未竟也亟改轅解鞅而輟行其視內外輕重之分可謂審矣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老若胡若劉更唱迭和于寂寞之濱韜積滄蓄固未有捨所為為人意也未幾聲光四出而不可遏州黨推擇居東面之席踵門請起至再至三不得已而歸之長樂之士知鄉大學知尊前輩知宗正論則皆先生與李二公之力焉嗚呼西垣公

既不及公道之 而二李亦皆以布衣死獨先生甫入東觀若將有所為而病輒隨之中原諸老之規模迄不得再白于世其用捨必有所繫矣嗚呼心迹之判固非達者之論區：專信耳目而量君子之用心則亦有大謬不然者先生所過多迺少合意雖可尋而事不大見中雖無媿而外不及知悠：斯世識此心者幾何人哉嗚呼先生之卧家左支廢右支緩手不能指授口不能劇談若無與乎世道之升降抑不知百圍之木顛童立枯猶足為丘樊之鎮一旦仆地則意象衰落無復故國之遺矣嗚呼痛哉某未冠綴弟子之末行期待之厚獨出于千百人之右願謏薄安所取此實惟我西垣之故施及其後人培植湔祓

閔、焉如農夫之望歲也齒髮日衰業弗加脩愚不自惜大懼先生之功力為虛施每覲然慙惕然恐也聞先生之喪念以辭備奠而思慮不專條貫靡定筆屢下而復柅也既半歲矣而所言者乃止于是蓋至善難名至痛無文而迄不能成章也先生之存音問雖闊踈舉首南望猶有虞焉今既遽撤其所畏幾何而不為小人之歸也惟當與二三子尊所聞行所知使先生未伸之志猶有考也嗚呼哀哉

祭張荊州文

昔者某以郡文學事公于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面講書請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為過公矣及聞

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繳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某天資澁訥交際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肺腑肝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為知己盡是應爾欵我行天下愛而忘其愚亦有不減公者矣內反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於此而怯于彼抑有由也蓋公學、求益敦篤懇惻有以發其冥頑勇於改過奮厲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己不黨同曾懷坦然無復隔閡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埽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分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

心擴而充之馴致于以虛受人之地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則為社稷生民之福孰可限量耶嗚呼公今其死矣我無所復望矣雖然有一於此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沒為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息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視不以遠近為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它至于參觀編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學一先生之言暖昧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在亡為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能不追申徒而謝子產

豈復能文直寫曾中之誠以告公而已

祝文

立鄱陽府君後告廟文二首代倉部作

為人後者為之子禮也鄱陽府君無後今順考經訓參稽族屬以再從豎五十九通判位次子某為後練日之吉祇見於廟敢告

又

為人後者為之子禮也惟我叔父奠祀之主于今十年是用欽承遺意肅若舊典簡稽族屬以再從叔五十九通判位次子某為後練日祇見敢告

行狀

故左朝散郎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江都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致仕贈左通議大夫王公行狀
曾祖汝能故任尚書都官郎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妣蔣氏
贈清源郡太君母 氏贈雲安郡太君查氏贈滎陽郡
太君
祖寶臣故任殿中丞贈左正議大夫妣周氏贈吳興郡太
君
父幾故任朝散大夫尚書主客員外郎贈左金紫光祿大
夫妣魯氏贈魯郡夫人吳氏贈建安郡夫人

公諱居正字剛中其上世故蜀人王師之開蜀孟昶舉其族朝京師太祖悉昶故臣公之高祖與烏道維揚樂其土風因從之名數揚之江都自曾大父至皇考傳三世皆有列於朝名蹟班班在士大夫間公生十六年而孤太夫人春秋高一以家事倚公辦而著學益力晝夜不息蘄然見頭角去游太學太學諸公聞聲爭交驩初熙寧中王荆公安石以新義盼天下其後章蔡更用事槩以王氏說律天下士盡名老師宿儒之緒言餘論為曲學、輒擯斥當是時內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几案他書雖世通行者或不能舉其篇秩公勉以親命屈意場屋心獨非之未嘗肯作新進士語留落不偶餘十年黨友鐫說公盍

少自貶公歎曰此天窮我非人力也一第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耶久之建安黃公齊為大司成得公所程試驟許以王佐才婁置前列明年大比黃公同知貢舉欲擢公文首選以風示多士共事者議不咸奏名猶在第二賜上舍出身是時宣和三年也解褐未幾服太夫喪人築室墓左疏食水飲盡三年里人始識古喪禮免喪調饒州安仁縣丞荆南府、學教授大名鎮江兩帥交牒辟公教授府學皆無所就太上皇帝即位詔部刺史二千石雜舉所知以禮勸駕公家居維揚部使者上公名應詔書公謝卻之郡遣別駕從數十騎踵門強起公、卧不應改徽州、學教授未赴召命兩下辭疾不前丞相高平范公宗尹公

同年進士也為上言公直諒孝友當今無輩于是復有旨趣召甚急公至行在所與范公相勞苦且曰始與公言云何時危如此公位宰相不亟出所學拔元塗炭中尚誰待某避寇崎嶇陽羨山谷間分死溝壑勉出見公一道此意耳范公矍然失席曰宗尹知罪矣賜對便殿公奏昔人有言君以為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為之理然國勢日以弱虜勢日益驕何耶蓋昔人於所謂難則勉強以為之今以為難而不復有所為以待天意之自回強虜之自斃也臣觀宣和之末有識之士固已袖手竊歎以為難而不可為者十五六及至于靖康則陛下以為與宣和孰難靖康之末以為難而不可為者十

八九及至於建炎則陛下以為與靖康孰難由此言之今日雖難于前日安知他日不難于今日也蓋宣和以為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為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已云則臣有所不忍聞矣且條仁宗聖訓十事以獻上甚悅明日諭宰相曰如王某人材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改承奉即太常博士紹興元年除禮部員外郎上將宗祀明堂有司疑于嚴父之文議不時定詔用皇祐故事合祭天地並配祖宗公立議曰古之帝王非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皇祐宗祀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嚴父之說故配帝并登真宗

其後英宗朝孫抃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以為繼祖進父神宗皇帝亦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今主上紹統自真宗至于神宗均為祖廟獨躋則惠無名並配則同祫饗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示於明堂奉太祖太宗配詔禮議是隆祐太后升遐討論冊禮公言部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日未及尊稱太后蚤擅宸極蒙垢紹聖退處道宮按元符三年五月復太后為元祐皇后詔書徽宗皇帝受命欽聖獻肅皇后復冢婦之意明甚崇寧初權臣悖禮以卑廢尊是太后隆名位一有定已正于元符而不在于靖康變故之日也謂宜專用元符詔書明指姦臣沮格之意告天地祖宗

乃不果冊撫州守言甘露降圖以聞公請卻其圖勿內臺臣繼公劾守奪其州間一歲進太常少卿兼脩政局參議官起居即上方卿規諫公次前世聽納事為集諫十五卷以開廣上意詔以時務訪編羣臣公獻疏數千言其論省費尤詳曰宋興一百七十三年矣自朝廷至四方百司庶府朝夕之所行蓋一百七十二年彌文之事也今天下幅裂海內鼎沸陛下所居曰行宮所至曰行在而于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以數路數十州土地之所出欲盡為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有所廢革臣竊以今日為能奉行祖宗之故事則可謂之知時變則不可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欲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之事例有減

半之說究其寔未始不重費而徒示人以弱臣請以一事而言之國初輿地之廣人材之衆歲放進士不過數十近者陛下親策士於庭釋褐命官近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遇夜有司給燭半提曰此省費也嗚呼其省費之術亦已拙矣他事大氏類此臣願詔大臣計百事之費而論定之若曰興衰撥亂之事也則為之禦寇備敵之事也則為之任賢使能救恤百姓之事也則為之不在比等而涉秋毫之費者一切姑置勿論則費省國裕矣疏奏識者許其剴切以右文殿脩撰知婺州、貢羅舊制歲財萬足崇寧後希進者增其數以市息至五倍民力大屈建炎中詔蠲其二萬八千著為定制閱

四歲主計者格前詔建白責歲輸一切視崇寧之舊公三上章未報遣僚屬詣政事堂言狀大臣方持其議計司督趣郵傳旁午公置其檄不行掾吏震桌交謁更諫公曰吾願身坐之不以累諸君也呼吏為文書付曹曰即有譴諸君盍以此自解復手疏五不可以聞上感悟亟如公請符下里愉戶驩釋若更生異時公歸自永嘉塗出發空一郡之郭東迎父老拜車下曰公去八年吾州免二十三萬緡矣轉運使移州共御爐炭下其式膚理非若胡桃鵝鶩不中程公報之曰炭之期限則諾彼民以炭自業者率居深山窮谷中安知所謂胡桃文鵝鶩色耶上方躬簡儉以新政風俗臣下顧以浮侈敗之不可它日還朝從容為上

誦其語上曰朕服御膳羞未嘗問精粗况附火取溫暖而已豈較炭之文色耶嚴地陘印給鄰壤歲漕糶粟以澹之舟楫卒徒資用皆嚴主辦起皇祐訖建炎以為常嚴人輒請令糶旁縣民家載粟致之嚴紆輓運勞公曰民賦已重加以道里費是兩也且未有籍糶而輸嚴者言于朝復其故徙知饒州未至郡以太常少卿召發半道除起居舍人數月除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秩左通直即服三品大將張俊戍江上遣卒至彭澤縣卒故縣吏也負俊勢侵辱其令郭彥棫之獄俊怒訴于上詔為罷彥參公言彥參不畏強禦無罪俊又陳有田在諸郡丐免征徭公言兵興以來士大夫及勳戚之家科數與編戶等蓋欲寬

民力均有無使貴賤上下同力一心共濟國事况將相之臣乃不能體此乎除目有自中出者公言近習請託進擬不自朝廷所繫不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上皆嘉納其餘救弊禔闕所還制勅甚衆如論平江檢澆官吏不當劾和州新被兵宜除其貢絹事多施行遷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公頓首辭曰臣愚不足以兼二事願盡力佐司馬竟不拜直院之命北邊解嚴詔百官各以疆事對公力言防江之備不可撤上采其策公一意憂國出入禁門以人主為知己排權倚貴亡所避同列皆嚴憚公出其下車駕之親征也公實扈從次平江羽檄狎至柄臣或進退保計上顧曰如王某必不肯為其為上所敬如此春禮日加且

將授以政異意者皆側目視公。畏讒之就連拜章請郡上不
得已除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入辭上諭以即大用復曰台州
陳橐治郡有迹吾難其繼者無以易卿遂改命知台州言者以
危語中公上記其忠纔下除徽猷閣待制至郡未幾提舉江州
太平觀屏居括蒼者三年上念公未嘗置第公駕部郎居脩以職
事對上曰卿兄某今安在行大用矣中書舍人劉大中待上論
制誥上曰如王其極得詞臣體侍御史蕭振論守令賢否上舉
公守婺日免貢羅御爐炭事曰守臣愛惜百姓皆如此朕復何
憂廷中皆意公且復用起知温州始秦丞相之叅知政事也其
善公間而論天下事意銳甚既為相所言皆不讎公疾其詭言

於上曰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時臣心
服其言謂有志于中興者要當如此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
有以驚動天下今施設乃止於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使行
其平昔之言秦丞相慙怒前好盡矣及是秦丞相專國公自知
不為所容在溫半年亟以目疾請祠歸陽羨避謗深居時事一
不掛口客至清坐竟日談訂經史而已書祠官之考十有二游
心事外人莫能窺其際秦丞相晚節權益張尤畏惡善類大誅
譴以立威嶺海間纍々無虛郡雖公闔門託疾猶奪徽猷待制
公等視榮辱晏如也紹興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以疾終於
里第享年六十有五累官左朝散郎爵江都縣開國子食邑五

百戶明年夏五月甲申葬于常州宜興縣清泉鄉孫墓邨楊塘塢公之沒年秦丞相堯太上皇親撫萬幾甄明淑慝還公故職以直前謾且詔予一子官用子登朝贈左通議大夫公氣節高亮儀觀豐碩聲音湍堂其學根極六藝深醇閑肆以崇是闢非為己任自其少年已不為王氏說所頌動慨然欲黜其不臧以覺世迷於是叅稽雋艾鈎索聖經推新學詖淫邪道之辭迎筆披靡雖于老王氏學者莫能自解龜山楊先生時與公會毗陵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公曰吾摘舉其端以告學者而已欲髮櫛而毫緝之未遑也非子莫成吾志者公愈益感厲首尾十載迄以成書為毛詩辨學二十卷尚書辨學十三卷周禮辨學五卷

辨學外集一卷靖康建炎以來朝廷懲創王氏邪說之禍罷配享仆坐像更科舉法置春秋博士弟子員國說略定然餘朋遺黨合力詆詛所以搖正道者萬端賴太上皇持之堅既不得逞則陰挾故習伺間隙識者懼焉賴故相韓儀公忠彥請謚公時贊奉常引儀公熙寧初闕近臣坐講之請以定謚且謂自是君尊臣卑猶天地定位不可改易雖淫辭曲說厚誣天下謂天子有北面之儀君臣有送賓之義天下卒莫之信實有大功於名教宜謚曰文禮盡廢王氏之謬以警在列讀者皆竦而韓氏子乃以故事未有以禮為謚者謁宰相求易宰相以謂公之不為改其在兵部以事請對上因及王安石新學為士大夫之心

術之害公進曰臣側聞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心灼其見弊安在敢請上曰安石之學雜以霸道取高執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輔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于安石公對曰禍亂之源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于萬世者不止於此為上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一二事上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矣於是請以辨學為獻上許之公序上語繫於辨學書首先時名公卿并王氏者輩出猶不能勝至公上辨學而楊先生三經義辨亦列于秘府二書相經緯孔孟之本指始明士皆回心向道如水赴壑天下遂不復宗王氏蓋太上皇帝表章聖學之功而公與龜山先生諸賢之

助也公他所著作有春秋本義十二卷論語感發十卷孟子疑難十四卷文集十卷西垣集五卷兵民條例一卷公奉祿入門班昆弟字孤幼無留者兄居安蚤世差擇良士以其女歸之郊祀任弟居厚以官建公之季子猶布衣云娶馬氏贈碩人二子曰復右承議郎通判臨安府曰從右承事郎湖州長興縣丞五女長適右朝奉郎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仲玘次適右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韓元次適將仕郎傅公本次適左從政郎信州玉山縣丞孫璉次適右承奉郎朱罈孫男五人曰椿楣栴植棠孫女八尚幼公位禁從當書於史碑於隧謹撰次爵里族系壽年行治上太史氏副在私家以竢立言君子謹狀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狀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十四

墓誌銘

湯教授母潘夫人墓誌銘

潘氏望滎陽別居金華者為大族孺人幼明悟其在傳織絰組
紉敏而甄父母愛之尤環里中相厥對惟湯君偉協乃女焉既
嬪湯氏矜身治家皆應儀矩姑俞夫人晚喪明孺人時寒燠奉
甘毳躬饔饗眎藥物之良者而敬進之朝夕虞侍俞夫人至忘
其疾於內外姻屬承趨賓接無一間言恩妾媵童奴皆得其驩
心族黨以病告者脫珥珥服亡所愛湯氏先故無仕者孺人開
其夫以訓子子烈始仕其服妾身于學客至孺人立屏間耳其

語或肄經訂史欣然共具甚設烈用是居隱約而多致諸公長者卒就其業中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主明州奉化縣簿聯板輿之官里人紀之二十九年正月朔旦天子稱觴慈寧宮勞問高年以差受寵有秩者父若母慶賜有加湯君以子故即其家拜右承務郎致仕孺人實偕被命書集享成福鄉先生之評賢母者孺人必在其間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十五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三於是承務郎新差克建寧府學教授次日照葉人長即烈今為左從政郎新差克建寧府學教授次日照葉孺女四人長適右迪功郎朱熙績餘未行孫男一人曰椿子烈等將以乾道元年二月五日祔于赤松東關原湯君之墓前葬

狀其行謁銘予與其子游舊矣其又何辭銘曰
湯世壙僚委祉于後組相我初內德之茂厥承惟飭發身以文
納詩幽宮尚遠其聞

金華毛君將仕墓誌銘

毛在嚮以姓著君故嚮徙也始君曾大父廣名數籍嚮之江山
大父達游金華樂土風遷焉父宸宣和間材進士婁上禮部留
落亡所過君甫學而孤不忍以門內細故憂母夫人置其業躬
井臼勞事綱理勤甚細大成有節法資簡朴與人語頌盡無留
藏女弟以笈歸君終君之世字其孤不怠兄之子大方釋失父
君使偕其子學程督提掖嫻族莫能名厚薄其將沒也諸子前

受所欲言獨飭以學不他屬君諱公亮字明叔卒年四十有六
乾道三年十一月十有二日也娶陳氏子四良能大年大節大
任女五長適進士邢文昌餘未行乾道五年十月二十有四日
莫于智者山之右先葬大年迹君之實來謁銘予雖未嘗與君
際然大方大年俱從予講書且聯里閭是宜銘：曰
陽宇陰窳誕惟民彝適嚴厥終銘以昭之

松陽葉君墓誌銘

宣和中盜發芑源旁郡姦俠呼器趨和賊勢怒張大吏或叛官
守亡城社羞汙印鞞閭里以氣自許者望旗鼓迎自屈墮名隊
節項背相望當是時松陽葉君獨以孝著君以眇然儒者奉其

父匿山中猝與賊遇奮前翼蔽其父被三四創猶不少却賊內
刃相顧曰是人以死代父孝子也殺之不祥遂巡引去父子迄
皆全鄉老嘗在兵間者道葉君至今不去口嗚呼是軼其傳可
哉君諱洵仁字行中曾祖某祖某父某君少耆學游場屋輒不
耦既孤家益落太夫人憂勞甚君不忍私其力於鉛槧乃罷舉
治耕稼以寬親意居亡何皆用饒衍儕輩交勸君卒業君固已
倦游不復言課試事矣暇日親程課子孫以學復為儒家晚節
傳家政觴詠自適蓋年八十有一而終乾道四年四月十四日
也娶潘氏男四長琨次柵次璵次穀璵先君卒柵鼓出繼女二
長適秉義卽劭績次適進士周焯孫男五重開重光重熙重規

重易孫女五魯孫景先尚幼後一歲某月某日琨奉公喪葬於某山某原重開來謁銘重開嘗從予游道君之墓稽叅古制凡

慝禮夷教悉屏棄弗用其不怵於俗如此可謂難也已銘曰

朝散潘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春正月庚午右朝散郎賜緋魚袋致仕潘公卒于婺之里第越三月諸孤狀公之壽年里系履蹟屬其銘某雖侍公晚一見意決屈年輩盡悃款異乎世俗所以相期者此意其可負矧公子景憲在歲癸未實偕以進士拜敕于廷視公蓋丈人行也敢他諉遂次其語曰公諱好古字敏修一字伯御衢之松

陽人曾祖幹以耆老望其里祖珂以謹力厚其家考宗回以文藝官其族傳三世而門益大始公之考開迹農畝拔科級校中秘書浸光顯矣中更憂患無復當世意專林立之樂者數十年晚得復州非其雅志將辭行章未上而卒公樂易安恬甚似其先人自為童子時被除遨嬉委已于學母葉夫人愛之尤每抑止之公愈自力少長入成均從四方士遊聞見日博京都失守有謀虜剽諸生者公方與同舍郎環坐虜且至衆駭警或勸趣自裁公徐曉坐人曰死當擇所未見虜自斃與自經溝瀆伍耳既虜入兩齋亡所得舍去事定衆皆以識席歸公：事復州孝晝夜淬厲蘄世科以慰滿其意再試禮部輒不偶郊祀任子復

州婁欲上公名公固辭復州亦不能強也後子景珪秩得封其親命書教下公以前嘗止復州之奏慨然曰辭父澤而安子榮寧吾志耶平居不御簪裳不書爵品終其身其沒也諸子始敢以朝服歛公始自松陽改築臨江臨江婺之郊也晚歲徙郊而城其居蓋三徙焉紹興丙辰歲大侵婺米斗千錢公既發廩不足則橐厚貲致他郡粟下其直十之三以貸之秋稔民勸趣償惟恐後公閔民償之不易也既初貸復絀其一甲子歲水並舍有僧廬公挈孥栖其危水怒張屋廩、欲仆衆方左右視迫怵亡計隲望波濤間有棹舟至者呼公亟濟僮僕相賀更生前扶公即舟公顧同避者尚數十人歎曰吾去是曹其魚矣乃諭舟

人姑寘已先載餘人舟人曰吾德公長者故犯險脫公耳餘子何為者公曰此距平陸不十里汝不憚一往反之勞厄此者皆汝生之也舟人義而從之衆畢濟公乃濟其於死生緩急之際先人後己如此甲戌盜發旁郡流殍交道里民窮室競持破礎敗絮來質主婦者以白公、曰第與之居數日填溢棟宇公有喜色益市官粟舟相銜下以平貴糶比閭不復知有艱歲後民稍、入金請所質亡給者婺田恃陂塘為命天不雨尺競寸攘闢閭覓踣者相望公有塘曰葉亞澆數百頃獨聽民取之不為禁斥塘下田以廣儲蓄或獻疑以膏腴可惜者公曰鄉隣安則吾安矣別墅占婺之西湖旁兩塘廢不治公發錢數十萬新之

人賴其利時公未嘗有寸田居其間其他如代官逋弛私責恩
鰥寡建困疾旁及棺槨殮藥橋梁井泉之屬給予除治亡所靳
松陽學故有田軍興調度急吏質其田而學廢公以錢百二十
萬贖歸之學以復興其後為吏者不復領省學又廢公不得歸
己之郡庠處之學所以裕于養士者繇公之助也願嘗者浮圖
老子說頗留意塔廟土木事淞河以東為二氏徒者多借其聲
以行莫年覺其尤繆妄者稍謝絕之而鄉儒者浸薦游士亡資
者月饋之使就業焉公隆于教子訓導嚴飭賓禮善士相與浸
灌礪磨故多鄉方者季弟好仁卒未幾又喪其壯子公收其遺
孤教養之甚有恩意家政儉而肅有妾治衣櫛垂三十年挾寵

微驕媚公一旦資遣之人咨其斷歲時賦租必差擇精好者先
衆輸之官惟敬尤樂佐公上之急虜亮瞰江公以錢千萬奉軍
費詔增秩加賜五品服而公意初不在賞也獨喜著書有詩春
秋語孟中庸說合五十一卷他書亦數百卷其九月丁酉葬于
婺之金華縣慶雲鄉東彌塘享年七十公先娶孫氏贈安人左
朝奉大夫夙之女再娶陳氏封宜人左奉議郎經之女子男六
人景珪右朝散郎大理正重脩勅令所刪修官兼權尚書刑部
郎官次景參次景憲左迪功郎新太平州學教授次景愈次
景泌次景良四女長適右承奉郎兩淞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
文字湯砒再適右通直郎新知太平州蕪湖縣蘇誦次適將仕

卽趙善蔚次適右迪功卽新監行在太平惠民局王注次尚幼
孫男五人自厚自得餘未名女七人自公之歿逮其葬穉髫矜
寡嘗受公施者拜走號哭于堂于門于途其轂相及鄉之人雖
澗隈山曲承公訃皆倚耒耜戚之有惋怛色嗚呼是豈苟然者
哉銘曰

豐吳盈變惟理之常積而能散我施用光萬木造天鬱其高岡
是曰善富潘公之藏

義烏徐君墓誌銘

同義之徐在烏傷為右族先老所傳版籍故隸諸暨嘗有官吳
越為常侍者游傷之同義樂其土俗遷焉其譜牒可見者臘生

舜臣舜臣生世都世都實生君君諱文獻字德之質厚惇飭以
嚴見憚于里中治家訓子咸有節法母朱夫人棄世君方穉已
能自持及父沒傳家政奉後母余夫人尤篤雖鄉人之習於徐
氏者莫知其異出也比鄰競者平之病者藥之負責不能償者
已之天大寒眎並舍惇獨困殍日賦之食至于春乃罷帥以為
常乾道四年六月十八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七六年二月四
日已酉葬于白馬之原娶劉氏三子長人傑次人鑑將仕卽次
人瑞蚤亡孫男八人况儼倬餘未名孫女三長適進士余棣餘
在室曾孫男四女二尚幼自機祥禁忌之說興士始死其親而
徼利巫爭覘訟客其匱宇下遠者或數十載蓋有骹腐骨銷而

終不掩者矣予竊駭異然力薄不能起俗獨私與從游者道之人傑以書來曰先君之喪再基矣宅兆未卜侃倬幸從諸生後與聞緒論敢不敬戒以終大事吾子其賜之銘以卒相人傑也乃銘曰

厥終惟考厥封惟時有嘉從義琢此銘詩

祔韓氏誌

乾道七年夏六月庚申左從政郎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寔錄院檢討官呂某祔其繼室于元配之兆始某踰冠授室蓋今尚書左司郎中韓元吉長女既五年而夭左司公實識其葬後七年復女焉越二年又夭壽二十有七改月而葬與長姊

同域而異穴惟內外辨位而司家政者名不出壺雖敬戒以祇婦道猶其常也茲用不書以附春秋之義土姓世系列于前志者亦不再見二女長曰復幼曰螺

蘭溪葉君墓誌銘

始予道蘭溪葉君介其子來見視其貌慨然長者也進之語樸質少瑣瑒意訢然喜之是後歲一再艤舟溪許君賓送下上亡怠容今年秋復過焉事薄不暇接君居亡何畢周祥以書至曰噫君死矣其孤誕纍然衰經不敢釋喪次躬請銘于門下使祥以告予既數面君而誕實從予游乃序而銘之君諱臻字子益上世壽昌人移其版于婺之蘭溪者四傳矣曾祖昌世祖逢考

固君雖浮湛里閭而協俗輯鄰若嘗知書者家故窶縮衣嗇食
資其子學甫收一科以養而君不能待也卒以乾道七年十月
二十九日壽五十有七娶胡氏男一誕也今為左迪功郎新臨
江軍清江縣主簿女三長適蔣輔次適陳良士次在室其年十
二月二十日葬于縣之清江里應氏塢銘曰
置也饁之簋也奪之罔極之酌匪爵是縻

郭宜人墓誌銘

泉溪劉氏北域有別卜清溪之原者是為戶部公之配郭宜人
墓既葬二年戶部以書來諭曰邦翰老而哭妻墓草再易矣見
故奩塵篋依然有餘思是非若小兒曹戚、歐歎也吾妻無恙

時自闌以內裘葛釜鬲醪醴鸞醢孰水而凍孰火而燔孰社而
釀孰臘而儲吾未嘗頤而問焉飢至知食寒至知衣客至知獻
酬而已視已出若妾媵所出拊育惟一族黨無纖介薄厚之議
授室以來袖手旁觀每謂家政直差易耳及失吾妻治官文書
腕脫入戶將少休問米謁鹽者旁午喟然而歎始知其難益念
吾妻四十年代予勞之不可忘也故過時而哀未衰子嘗有意
銘其藏幸卒成之其先壑實在婺之武義於泉溪蓋同縣與戶
部游再世矣歲時往來占壺職於盃盤固得其略諸子相從講
學履屐裝齋 皆宜人均一之德所形見也銘敢不諾宜人
卒以乾道六年十一月也日享年六十有四時戶部知常德府

歸葬以乾道八年十月某日曾祖宗元贈少傅祖瑒贈太師考
三益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贈光祿大夫妣孟氏齊安郡夫
人子男子八人粹中迪功郎新衢州龍游縣尉敏中迪功郎新
衢州江山縣主簿允中時中應進士舉居中虛中皆天餘未名
子女子六人長適從事郎永州軍事推官應材次適朝請郎尚
書司封郎中鞏湘次適承議郎周權次適太學生凌顯次適進
士黃開次未行于是戶部方為朝散郎大夫尚書戶部員外郎
總領湖廣京西財賦銘曰

維斗之樞系隆地高婦于素門乃鋤其驕風有采芑將之擷之
我心既平諸御是綏子舍連薨女車交道歲時晨昏來面來告

並耦而耕獲失其一里人作詩颺于媼戚

義烏樓君墓誌銘

太史氏凡例登于策者有藝品惟以孝著則雖嶺隈水涯凋瘵
婺獨亦編名達觀顯人後並藏于金匱石室甚嚴風勸隆尚之
意遠矣自予少時廣坐間徃：剡樓君孝行既而君諸子從予
游益熟其為人蓋君篤于孝服母喪廢櫛沐監酪不入口結廬
墓左旦莫繞冢哀號冢下耕者皆徘徊為墮淚日負土築冢自
課三十肩比外除冢高數仞其行實應史法及執筆隸太史閱
郡國所上義夫節婦君名獨沒不見退而問嘗交君者則曰前
數十年鄉人合辭列君于縣于州于部刺史遣從事即其廬勞

君且問狀君固謝曰此人子之常不願賞鄰里要說再三迄不能強予聞而太息世衰道微或偽孝以奸利君躬人之所難乃以常自居匪質之厚不能也以君之質而約之以禮翼之以師可涯哉君諱蘊字季發曾祖訓祖琳父中立占籍婺之義烏鄉則崇德也娶周氏男五長公重蚤夭次孟愷仲愷叔愷季愷女五壻曰黃昭祖何克夫楊若訥龔世英季未行以乾道七年十月初四日終于家壽七十有一明年十二月二十日葬于盤松里九江原距先墓纔數十步成君志也君少游場屋親終即罷舉環舍培松菊自娛意獨知古歲時祭享撤楮幣去浮圖老子之位終君世巫祝不至門性剛介朋友有過每面數之然遇

困躓者亦發橐賑恤無所靳故皆嚴憚之而不敢怨銘曰
跨都而議痛得其膚坐閭而語釐錙析銖烏傷之評於君則俞次詩伐石貫于幽墟

薛常州墓誌銘

河東之薛有降居閩之長溪者世久不能迹其始既又家于永嘉其長老之記曰唐補闕令之後遷焉裔孫庠以馴行聞于鄉庠生強立始脩補闕之舊續其祿蓋終江寧府觀察推官贈左光祿大夫光祿四子嘉言尚書司封郎中昌言通判婺州弼敷文閣待制徽言起居舍人公諱季宣字士龍起居之子也起居學于胡文定公安國而雅為趙忠簡公鼎所厚其立朝皆有本

末最後秦丞相檜建與虜和起居自殿坳直前引義固爭反覆數刻中寒疾以卒夫人胡氏亦繼卒於是公生六年矣伯父待制收鞠之任以官公幼逮事過江諸賢聞中興經理大略已能識之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二三大將兵間事甚悉志尚犖犖與常見異年十七起從妻父荆南帥孫汝翼辟書寫機宜文字荊州善袁流道潔虛郡齋迎致之公遂委已師焉道潔及登河南程夫子之門聞蜀隱者薛叟名晚游蜀以物色求之莫能得末至一郡並舍有叟旦荷笈之市午漏下輒扃其戶道潔從壁間覘之方隱几默坐意象靜深問諸鄰則曰是鬻鄉薛翁不知其所從來道潔亟款門以弟子禮見旦往陳所學叟漠然如

不聞久之乃曰經所以載道聖人作經以明道子何博而寡要也始與深語未幾復捨去道潔漫浪沔鄂間諱其學絕不為人道獨於公傾倒無所靳公是自篤意于學道潔語公伊洛軼事多在蜀時同郡蕭振方制置四川乃往為其屬道潔期至蜀授以書會偏裨有誣其所部將者公請正階級法議不合謝去過道潔于峽而公既出蜀矣調鄂州武昌令武昌號難治過敗數令公年尚少郡將部使者易之迎謂是邑久不可為子敢當之乎公曰獨患在上者以縣為可為今知其不可為則可為矣願寬其銜轡俾得自盡皆諾之科徭興發率以公故獨不及唯論和糴始不見答欲解印綬去卒體其誠得罷公既獲乎上民賴

以寬有所廢置皆爭趨和乃大治版籍期會簡稽出納悉就繩尺審而不煩嚴而不迫虜亮未叛盟白公其長視要害前備禦輒不省及兵交稍、即公咨計畫虜亮悉衆瞰江詔成閔還師入援時汪樞使澈宣諭荆襄公告 閔得蔡有破竹之勢盡守便宜勿遣令閔乘虛下 昌徑陳汝趨汴都虜內頽且驚潰釋此成業而聚 相伏鮮克以濟不能用閔晝夜馳不頓舍後騎能屬者三之一而陳蔡新附諸城亦踵接復為虜矣江淮仕者大氏無固志紛、遣其孥繫馬庭木以須公獨留家不遣誓與民俱死縣故多盜鐵冶營田募布諸鄉亡命姦人出沒其間所治即孫吳故宫自古江左重地也公念除盜上策莫如聯保甲

疆陲有事唯素整者可不亂乃訪求河北陝右弓箭手保甲法及淮西劉綱保伍要束討論甚具會有伍民之令乃出其法行之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因地形便合為總不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為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共總之小用之總必有射圃民暇則習無早莫之節盡禁蒲博獨許以擊刺馳射角勝五日更至庭閱其尤者勞賞之旗志總別為色槍杖皆中度候望干楸不幸死者予棺復家三歲諸鄉皆置樓盜發伐鼓舉烽以相號召瞬息徧百里總首白事吏毋得預追胥興發一以縣檄為驗環邑溝瀆不漂夏潦波道在事者病之役大莫敢睥睨及保甲成天大兩公出生通衢傳呼總隊

具畚鍤賦丈尺三日而畢市多火公戒諸隊鉤繩梯缶各專其一暮夜倉卒隨用而索甚速且整火不能災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于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虜退人心不搖大軍之屯州縣客主不相能多為閔暴公曲得其歡心以至事者必微見曲直而明假借之皆大喜且大服誓死以報內郡 來輸邊縣當饒信陽公部以往先是諸將出師部勒無法或侵苦之道瑾相望文吏董役者則又甚焉民見調輒與親戚為死決公語父老曰子弟相從者受吾其無咎皆憮然陽應既發隊伍次舍悉放行軍親與役夫同苦樂病者扶醫護視如輕所負劇則皆施之增劇則以馬若輿載之病者未至

隊長毋得即安號令齊一道上擔肩相差如引繩無敢少蹉跌觀者相語曰此誰將軍部曲耶乃整肅如是既而知為武昌白丁相視歎息斯役也在行者千有八百役罷死者一人跌傷者一人餘還昇其父母妻子如初約當是時諸公爭知之舉辟交至公一無所就從吏部詮得婺州司理參軍召對首言治體有本末願達三公之選青以進人材張紀綱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又論中都官員多職寡牧伯之任分為五六唯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為隸役因道遠方民瘼甚悉王樞使炎前在鄂襄公治行及是新得政求助于公語之曰上天資英特羣臣幸得遭時乃忽畧根本而奔走軍旅之間盍以仁義綱紀

為本至于用兵請俟十年之後改宣議即知平江府常熟縣退待次具區瀆上明年復召審察公固辭徘徊踰年乃就道至則除大理寺主簿是歲江河大旱流民往北度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歎塞者虞丞相允文白遣公行淮西收以實邊公持節勞來耄穉滿車下為之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有二莊于黃州故治東北以戶頒屋以丁頒田二丁共一牛犂杷鋤鍤鑿鎌具六丁加一鋤刀每甲轆軸二水車一種子錢丁五千粟其家至食新罷凡為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故黃適等而合肥羸故黃三戶授二室受田之丁合肥八百一十有五故黃六百一十有四會其錢若米之費財二萬緡六千

石流民已為大姓有者仍隸其主戶就撫之並邊歸正者正業之合三千八百餘戶始公以乾道七年十二月至淮西反命以明年之夏計道里往來與察邊郡檢麥田之屬專于田事者僅數月墾築治鑄斲削皆受成于公賦役省而功堅度可支數十年位置向背經緯條達民生所湏不外索而足淮人謂耳目所未覩公曰吾非為今日利也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柵江表巢湖故黃實古邾城地直蔡衝諸莊益輯則西道有屏蔽其措意深遠矣光守宋端友自上招集北歸戶一百十七公至固始驗新民止五戶餘皆保塞數年端友混新舊戶為一籍以幸賞異時有以善馬涉淮者殺而要奪之公亟舉奏端友有挾人謂

章且不下語聞上感悟屬廷尉治方窮竟端友以憂死習為媒者皆竦而虞始不樂公矣故為多端縻公以緩其歸或迎說公見上盍稍自絀毋與當路者忤公曰上遣我視邊國固欲得利害之寔卒極陳之且曰臣根本其敵不計而謾為而後外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為責實未免徇名則趨韓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反規小利則迎合則規利之輩誕謾者敗而不誅諛悅者察而不去左右為欺囊橐通為援則遠堅大為間則小肆其薦退人物曾非誦游詩揚中傷乃自不意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斷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欣然開納公復進曰外

事無足道咎根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浮稱道陛下誠聖明倘因貌言萬一垂聽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曰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上是之隆興以來經理兩淮受遣者且數十輩發御府金繒聽施置自便閱十年鮮有當上意者及公使事有緒恨得公晚道進官二等除大理正側席遲其至碩問細繹奏請論薦皆報可聞者意公且用矣居七日出守湖州入辭語益懇到勉遣焉公既數摩切左右而湖多權貴人田宅與相加尤數公平心問理如何不為變益害公舍力撼搖上記其忠獨保持之始至書獄多入死訊其由則棄市

者民間或竊祠之名傷神惡少遂輕相讎殺不顧公亟屏絕死
獄大減條境內淫祠次 撤會去郡而輟王俗小民悍強甚
者數十人為朋私為約無得輸主戶租前為政者或縱吏之公
歎曰郡國幸無事而鼠輩頑頑已爾緩急之際將何若取其首
惡黥竄遠方民始知有奴主之分初陳伯亨割諸道留州錢輸
大農號經制翁彥國復附以總制嗜進者競衰歛以應賞格已
而遂定其多數為歲額州用日削而共億稍餼校軍興前五六
倍吏毆法撻挾無遺筆猶厚、不能給至是戶部令提點刑獄
司以曆付場務一錢已上皆分隸經總制如式諸郡被符搏手
無策相顧莫敢先公獨言于朝曰自經總制主額州郡鑿空以

取盈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隸額外征掇其強半
郡調度頓安所取殆復為他謬巧重取之民、何以勝戶部鑄
譙愈急公爭之愈強臺諫亦交疏助公遂收前令不布凡可以
紓民力者知無不言如論和糴賈賤請更平直徙汰軍寬州添
差隸郡者止今見員後勿遣函封相繼多格于有司則以病謁
祠朝廷惜之却其請至八九知不可奪改知常州未上以乾道
七年九月戊申卒于家年四十官止奉議即娶孫氏子法補太
學生公之沒其友張淳治喪程于古禮公配孫夫人能順聽不
違里中觀法焉十二月壬申葬于永嘉縣吹臺鄉慈湖之原自
周季絕學古先制作之原晦而不章若董仲舒名由諸葛亮治

軍王通河汾之講論千有餘年端倪蓋時一見也國朝程顥氏程頤氏張載氏相與發揮之于是本原精粗統紀大備門人高弟既盡晚出者或驚于空無不足以涉事耦變識者憂之公之學既有所授博攬精思幾二十年百氏羣籍山經地志斷章關簡研索不遺過故墟廢壠環步移日以驗其蹟叅繹融液左右逢原允疆里卒剝封國行河久遠難分明

講畫枝葉扶

疎縷貫脉連于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涖官隨廣狹默寓之于簿領期會之間其曹經時而不知公為儒者也平生所際文武不同未嘗為町畦崖岸而去就從違之際守義不可奪言兵變化若神而在朝每以不可輕試為主見疎快

軒割潛察之自律嚴飭雖倥傯札翰正楷無一惰筆少年豪舉既知學銷落不留省其私泊如公為人平實質確本於簡易行于敬恕而堅志強力又足以克踐之善類方共倚屬公而公則死矣詩易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他所論著若九州圖志之屬藁方立而未完也歲在壬午先君子守黃公夾江為令歸以公所為語某固已矍然自失後十載乃識公于朝一見莫逆如故交其葬也張淳既誌之壙法復請詩以揭之喪不能文今既免喪不殆矣其可不為公一言乎詞曰

緒茫：獨求諸野有滌有源晝夜不捨繫道之窮其尚口：不耀其章而躬自厚出乎長于長于君一施之乃

宋刻本數
字亦闕

墓誌銘

沒元自故吳之蹟故邦之遺既堙既平 尚有稽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十五

墓誌銘

金華戚如圭母周氏墓誌銘

門內之治女美婦德母道三而有一焉既足自附女史具是而始終哀者實惟金華戚君楊之夫人周氏夫人戚君同縣人生七年而喪其父屬睦寇陷郡城母杜夫人提以匿林藪亂定又喪其母於是祖母老矣家人懼傷其意撤几筵不能如期夫人與伯姊飯必先祭見者為涕下蚤夜祖母側油、鹽、不少懈已而祖母沒無所歸鞠于母家弟贅劉氏復偕夫人依焉卑身祇飭劉氏媪愛之過所生褚囊鍵閉一以諉夫人為擇嘉對以



歸于戚君戚君惇學自持夫人以簡淡相之益協姑高夫人臨諸婦甚嚴凜：如奉槃水猶莫能當其意夫人始盥饋拜堂下高夫人一見大說遊處獨進夫人與俱時有所不樂愀然危坐卻向不御小大側足旁睨無敢出一語夫人羞甘鮮司顏色而共之高夫人每為舉匕箸居無何高夫人忽得風疾痺竟其身卧起皆須夫人蓋歸戚氏十有八年而戚君卒四子一女皆幼田財數十畝族黨憂不能濟夫人攻苦食淡身處其勞而佚諸子於學未鹽薪芻之問不至其耳方未就外傳孝經論語率夫人口授稍長每反面必問其所與進善士也則笑語異他日否則神色輒不怡故多以謹恪聞蠶事起自課甚苦諸子晨省夫

人已僕：筥箔間夜分誦習怠且寢壁後絡織猶未絕也絲入有經口衆不足于衣則又縷絮輯絕以佐其闕天暑汗浹背不休諸子更勸夫人少紓其勤夫人曰吾職也吾敢廢職而嬉下至麻桌蔬茹料理靡密老農圃者不能加資慈祥雖呼指婢僕如恐傷之歲時祭享前事或病自力戒其旁舍人曰夫人病意是祭闕矣昨暮爨下有聲乃能強起乎季年長子以進士入官間一歲次子亦遊太學閭里相謂夫人當喜不自勝矐之泊如也以淳熙元年二月己卯終于寢年六十有二五月戊戌祔于縣之東陽鄉午塘塢戚君之兆曾祖餘慶祖旼父彥昭子如圭迪功郎新紹興府嵎縣尉次如玉如璧如珪女適進士周天麟

孫女一尚幼夫人晚時觀書輒能舉大義嘗讀上蔡謝良佐氏語錄頷諸子曰既不為祿利復不求人知斯所謂問學者耶夫人期諸子者蓋如此銘曰

震風凌雨集初齡百憂所堅湔明水厥速既輯琴鐙鳴饁空案墜書哭殺四雛未翼巢敬傾手核足機口授經翻々相頷騫修翎可以下報午塘君

大梁張君墓誌銘

靖康之難中原衣冠播蕩析之餘其變何可勝道主鄉論者要當哀其不幸而體其不得已乃若張君者始雖失業終自封殖以託其中則于可哀之中又有可書者焉君諱勰字邦和自

其遠祖諫議大夫惟則繇澤州高平徙名數于京師祖復古通議大夫父珪朝請卽母劉氏封安人君生而喪其父總角崎嶇兵間又喪其母已能悉力斂藏嚴飭久益困寄食媮戚忽感憤不持一錢掉臂出門周旋四方賴拾印取數航海厯交趾勃泥諸國其貨日溱則曰吾向也不難自屈惧填溝壑墮先人宗祀耳今可止矣于是買田婺州郭外教其子以學同宗有漂泊江湖者往來必周其乏女無歸者或為資遣故人以窮歸君忻然發橐無纖嗇態北客多稱之異時公卿家子膚理豐腴以裘馬自喜及失倚離執大不能致人小不能致于人雖欲名一技以活身枵然無有以君視之不既賢矣乎君晚節淳湛里閭吐納

自養暇則人為道夷夏土風物產濤波島淑魚龍雄奇之變袞
袞可聽蚤歲徑賴吉竟上天大雪失道夜投何人家棟宇闔麗
如玉侯第卧未安聞牖外嘈嘈語且雜五方之聲起窺之則數
十女子羣處一室纍然若囚繫旦私問于鄰人吐舌曰君何
從見耶主人翁歲剝掠子女鬻之遠郡累貲且鉅萬矣亟閉
口勿語且并禍我君上謁請見徐以利害禍福曉譬之初愕不
答久乃領解比復過其門有指以語君者曰是翁去歲遇異人
遂盡舍故業所掠皆護致付其父母畏事自守一鄉以安歎咤
不休不知乃君也君亦不自言而去以乾道九年十月九日終
於家年五十有五淳熙元年六月庚申葬于金華縣赤松鄉糝

嶺娶董氏生三子長垓承信即次早夭次未名六女長適進士
董濱老次適右廸功郎閻燾以娶歸餘未行垓嘗後予游於君
之墓以銘來請銘曰

朔氣漲天兮邑屋墟海濤沃日兮萬貨區巫陽下招兮歸其居
出入阡陌兮僮騎都歲時伏臘兮道往初北幕南颿兮來坐隅
噫後之人兮思拮据夜敬戒兮持門閭

金華汪仲儀母王氏墓誌銘

譜學昏議不相為謀而相為用者昔氏族之學嘗行矣南有王
謝北有崔盧品第甲乙聘娶一失其班則俗以為大耻放乎末
流乃或挾以相市于是氏族反為昏姻病及其既衰則又混為

一區由卑援高者厥咎僭厥罰常辱厥天婦乘夫由高耦卑者厥咎貪厥罰常驕厥妖夫虐婦貶鄉者之患未知其孰先後也以吾觀于州閭之嫁娶不外慕不遠求族望既稱情義亦通宜其家而蓄其後者常必由之尚氏族者誠若是亦何於世乎言金華之門閥者汪與王為顯姓夫人受氏于王出室于汪王之睦有自來矣蓋予所謂族望稱而情義通者也自初壘饋訖于終勤儉自律未嘗袷服治容內外親以宴謁者隨多寡及之曰彼以親之道來空行室反吾惡焉聊以致吾心耳其誨諸子則曰汝曹第專意經史毋以貨敗爾志婢妾童奴拊循一以和厚條理家事方有緒而夫人則死矣壽甫五十一實乾道

九年十二月癸未葬以淳熙元年八月甲申其鄉惠日其原九里魯祖本贈宣教郎祖登承議郎累贈特進考師古夫曰浩子曰仲儀仲儼仲侃仲偁仲僖女六長以疾在室次適曹著次適曹莊次適時伯茂餘未行時氏婦後夫人七月亦卒孫男四女二仲儀嘗從予游先葬請識乃銘之曰
鈞其匹燕其宗相其原安其宮

喬德瞻墓誌銘

吾友喬拱德瞻質甚茂貌甚和志鄉甚正從前輩遊深繹默味蓋非易其言者其事親油然若不足也其奉兄悵然左右之樂不違也其處宗族鄉黨惕然恐息意之或不孚也其講習

將求盡乎此其踐行亦既深知其難矣方用力于是也乾道九年十一月一日以疾卒年二十有九妻樓氏後百二十日亦卒以淳熙元年十月五日葬于東陽之西山崗裏原曾祖應祖瓘考松母杜氏二子豫臨銘曰

莫之為而為者其天乎苗而不秀者有矣夫嗚呼

淳安盧君墓誌銘

新定之有淳安壯縣也淳安之有盧氏閭家也君諱大經字子權於諸盧為尊老年七十有八以乾道九年九月十三日終于家明年改元淳熙十一月二十三日葬于縣之翰林卹始予為新定校官君之季子實緞弟子員後其叔介季以見既因弟而

而見其兄叔季游居數年益習其家庭之訓復因子以得其父及是以銘來謁乃論其可載者著之蓋君少入郡庠三舍法未罷當升名大司成吏方析錙銖于貢法疑典教者導君自理君曰以訐得貢吾耻之且友人劉南武第居次不若以就南武遂不自言久之數誦于有司盡棄科試業歸輯其家疆畝垣屋墀園陂澮無細大皆鑿飭遇其暇時繕史賦詩以自適聚族雖衆閭內外不鍵而嚴交際意所不合憤色上面至所傾鄉則掀髯談噓連日夜不休其質易大氏若此晚歲召諸子立堂下命之曰汝震汝嘯毋遠遊以紓吾勞汝琰汝瑄毋懷安以成吾志既授以職嗒然宴坐絕口不掛外事從容自顧竟于菴葦庶幾善

佚其老者曾祖文照祖慶孫文哲母宋氏娶亦宋也四子五女
監應山稅楊九思進士徐孝祥迪功郎段子亨進士方伸張百
之其壻也五孫長曰樞餘皆幼銘曰
間之燕之麋壽綬之基之堂之既右翼之有鬣者立于彼中林
納詩其藏匪今斯今

義烏陳錫母朱氏墓誌銘

烏傷陳生踵門言曰錫也執經坐下生養死葬之節槩嘗有聞
今也不幸母之喪功衰既御矣大懼不克終大事為師友羞我
家君卜稽于陳氏之祖考粵甲午十一月壬寅食百用既戒獨
幽堂之銘有其石而闕其辭敢稽顙以請予進之席問其世曰

系朱氏魯祖績祖存考逢生十有九年歸于家君名則登也問
其後曰男五肇將仕郎仲仁進武校尉集將仕郎次乃錫又次
鑑女二長適詹允恭次適葉松孫男六若古若麟若虛若川若
訥餘未名女五長適朱大明次適楊烈餘尚幼問其行曰母氏
資勤儉佐家君理內事自始饋至髮有二色猶不怠於訓子尤
篤姍姍隣里大氏不失其驩心問其壽曰六十有四其沒實乾
道八年九月十八日問其葬曰金華縣之龍盤原於是次第其
語而繫以銘曰
疇專而綿兮曷晦而泉兮維以章其阡兮

分水王君墓誌銘

君諱日就字成德姓王氏新定分水人也君少以俠氣蓋里中嘗夜獵從騎四出即獸無在者有畜犬鳴：銜衣篝之不卻且導且前公獨恠之亟隨以歸明日覆視其處左右虎跡縱橫乃歎曰犬人畜也猶知愛其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于是解鞵 盡謝獵徒閉戶紬架上書閱之領畧其大指不為繞章句學讀史至三國二晉豪傑輒擊節不能自己過其意適或為人誦之音節清厲聽者咸竦中年喪明傳家政于其子暨坐晦默餘二十載時從方士語以自虞若其吐納屈伸之術蓋薄之不深信也嘗病鄉鄰負者死無所藏表隙地畀之今五十餘家矣將沒命子孫以薄葬正衣冠泊然而終享年六十有六

寔淳熙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以其年十二月八日葬于縣之柳柏鄉金堂原曾祖思應祖僕考絃娶方氏前公卒二子琪太學生儒鄉貢進士十孫男六長中孚次中實餘未名女四曾孫男女三皆幼分水之王中興以來淳則清範仍世不墮遂為東南望族君雖不試以其概見一二推之殆非浮沉閭巷者予不及識君而中孚中實皆從予遊退抑惇飭衆皆目之意其必有所自予是以知君之教信行于其家也銘曰
是何人斯一榻欲冰孰知其初長雄五陵支牀之龜摩雲之鶚二蟲得失誰厚誰薄

金華汪君將仕墓誌銘

役重事也於朝廷為大議於郡邑為大政于編民為大命求諸故府弛張廢置之變悉矣異時或以義役為請有司方持之而閭里稍相與約上不違縣官律令而下以全其族黨之歡其意美甚然合散作輟靡克堅定以予耳目所及言之久而不敗者獨金華西山為然是鄉也蓋有人焉其姓名字曰汪灌慶衍基創而紀綱之者也始君以役之病民聚大姓謀曰吾鄉之人非父兄則子弟顧闕于役隳恩弛義為耆老羞職是器競者追胥科繇之憚耳率為里正一歲長短相覆亡慮費三十萬吾儕盡自實其貲為三等定著役之差次于籍眾哀金以畀當役者役之先後視其籍金之多寡視其等他日戶有升降則告于眾

而進退之焉名雖役而實印給于眾尚何憚眾雜然稱善即日立要束無違者既又以哀金之煩也則眾割田百畝庚之約成登其書于縣而各藏其副于家歲三月鄉眾咸會擊承醴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自紹興己巳迄于今幾三十年西山役訟不至于公門往歲郡守吳公希嘉君之為號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風其餘於是君之名與鄉皆顯君資庶直急人之難不避風雨鄉有大事如經界如隅官令長皆倚君以辦歲惡飢民羣剽為政者請君畫且調兵君曰此直丐升斗以紓死片紙可致聞兵出則窮而搏矣乃遣巡檢與君俱君止巡檢於家獨以數十輩持符逮之至暮皆集已而吏覬賞將悉論以

死君伏太守廷曰是曹東手隨檄未嘗扞格今棄信而就功後復無凶歲乎且淮實召之守感悟亟解散其獄黥者止二人君義著于鄉大氏如此其舉義役所以倡之而和諭之而爭持之而堅且久也君少以貲補將仕郎卒以乾道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壽六十有七葬以淳熙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兆于其鄉之烏石屏山曾祖文岳祖濬考宗達娶鄔氏男五大任大亨大度大明大聲女五長適迪功郎江州德化縣尉徐廷玉次適項欽而卒次適曹結次適時之望次適孟龜年大度大明久從子遊先寔謁銘銘曰

循里之鄉信義之里惟名之令其自君始亦既始之曷又終之瞻彼墓門毋或替之

通判沅州劉公墓誌銘

淳熙二年秋七月甲辰朝奉郎通判沅州軍事賜緋魚袋劉公及其夫人趙氏合葬于婺州武義太平鄉之清溪原其孤剛中先期請曰吾父吾母携持小子至于湖水之北沅水之旁而大棄之纍然孤身東望故鄉數千里乃負乃載乃陟乃降更一寒暑而匱克達于家躬垂肩畚袂除榛翳乃規乃壘乃塗乃甃又一寒暑而葬克安于北惟是識窆之銘苟有辭以質諸幽剛中死且不朽予游公父子間舊矣其何可辭公諱邦光字國華曾祖政祖仲申將作監主簿考繪贈通議大夫妣何氏累贈太碩

人公少嘗舉進士一上不第妻父廣陵侯任以官主邵武之光澤薄土俗多盜枹鼓鳴尉巡檢悉所部奔命邑虛無所備姦俠睥睨公與令議籍材勇蠲其徭役縣官或盡出俾之扞防居者始得奠枕徙處之遂昌令始視事閩楊氏訟母子兄弟更忿閩更數政不能決公親以酒酌其母喻以天性之愛皆感悟數年之訟一朝而平用薦者改秩知湖州長興縣歲惡發圭田之粟為民先趙夫人亦脫簪珥為粥以食餓者邑人紀之終事沅州安靜不擾歿而有餘思焉其卒寔乾道九年十月二日趙夫人蓋懷王宗暄之曾孫濟國公仲訖之孫而廣陵侯士礪之女也雖出公族能自屈卑服婦事族姪無違言母文安郡章夫人薨

居旁郡夫人奏芳鮮問寒燠凡可娛其老者無不用其極以郊恩封孺人前公一歲正月十二日卒一男剛中一女適奉議郎新通判無為軍梁椀孫男一女四銘曰
劉為溫人其徙則娶八世其昌迎天之祐駢青聯紫覃延厥宗公居其間別駕治中沅江之祖民夷罷市清溪之會里人是記維禰相望儂實同藏於窆有石款詩在旁

金華曹君墓誌銘

君諱暉字彥華姓曹氏東陽金華人也其先避五季之亂自桐廬徙焉曾祖伯夔祖君寶考熙皆不仕君少愿慤居閭里畏事自守與人交曲有恩意不忍岸獄之苦夏置湯沐冬市薪炭輸

之歲以為常卒以淳熙二年三月八日享年六十有八是歲九月二十八日葬于婆女鄉盤龍嶺之原其配施氏祔焉三子曰起宗曰紹宗曰世昌一女孫男女凡四皆幼君篤意教子起宗世昌皆從予遊將葬拜哭請銘、曰
出入里門順而祇兮納子于庠儼履墓予令龜獻北告厥時兮我作斯銘燕其歸兮

嚴陵方君墓誌銘

桐君所廬上下數十里間言臺者以嚴遵言石者以郭文言山者以戴顯其蹟皆隱者之遺迹其緒或沒不見獨白雲原唐末方處士干始居之後出而枝葉最蕃一原數百家聯譜合牒衣

冠人物之盛邦人紀之至于居里之良雖事業無所試庵然秀眉集享全福彼其中蓋可占也君諱元恪字幾先少游郡庠已而舍業歸養悖儉經輯以厚其生既衍既盈則推以覆被其族而覃其鄉閭飯飢薪寒樵死藥疾旁及橋梁塗路之屬力之所逮者未嘗有愛焉故秘書監元若于諸力為長望臨搢紳遊于許可顧獨樂君之淳固思意篤備異日干戈搶攘中朝名勝往往來依祕監嘉時令節杯酒流行談賞諷詠聽者皆傾君顏在席漠乎不以概意人亦莫能輕重淺深之也紹興己卯詔賜高年爵授承務郎久之復用恩增秩承奉郎賁以銀緋於是君年八十矣命服在躬子孫諸壻簪笏成列耳目膚革視前日既

無所損而光耀焉奕處之夷澹視前日亦無所加也如是康寧者又十餘年：九十有二以淳熙二年七月癸巳終於家曾祖仁拱祖舉中考玠娶陳氏先卒二子伯曰行之迪功即仲曰望之一女歸吳寘孫八人炳迪功即建康府上元縣尉次燁煜煥焯烜焯焯女孫七人迪功即南劍州司戶參軍鄭克從政即平江府：學校授劉適正朝奉郎新知江州范端臣王璩錢膺王中實其壻也季者在室曾孫男五女七男之長者曰察曰察餘未名女之長者適沈宏祖次適袁孝述餘未行元孫女三人尚幼葬以其年九月辛酉銘曰
坐閱六朝不出戶庭雲來四世陪道緜纓弔壯北原嗚傷東垆

大塋一丘休哉永寧

分水徐君墓誌銘

廣川穹谷之間羣然而居熙然而游生無爵死無謚灑：乎太古同風改其鄉之舊封之表之斲珣以銘之無乃放於文而沒其質乎惟孝子慈孫哀其親之志蓋無終窮欲託於辭以發其中心之至痛固非所以為文也自予屏處里閭四方之士或不鄙辱從予游有徐生文虎者來自嚴之分水相與居者數年今年春衰杖款門出其考之世系拜且泣祈得銘予以遊居之舊不可卻乃次第其本末以遺之歸君諱時又字亨仲曾祖寶祖宗永父舜元皆不仕分水地陘而瘠山居其九而田居其一故

其民大氏行賈銖裒釐積董、自足君幼嘗愛書中遭家難雖
輟業從其俗而於昆弟厚薄多寡一無所計趣其子從師友誨
習甚篤至課試利不利則未嘗深督過之也與鄉人處無違言
其沒也弔者皆有戚容壽七十有一寔淳熙二年八月四日是
歲九月二十八日葬于縣南湧泉巖娶丁氏三子長文淵次即
文虎文富二女將仕郎沈俊彥進士俞哲其壻也銘之作後其
葬蓋一年銘曰

劉梧州墓誌銘

梧州刺史劉公食祠官之祿于里中暇日子孫侍左右公命之

曰大夫七十而致事禮也吾賴先人餘澤服王事者五十年以
爵以齒幸濟登茲若免於官謗以朝大夫秩老于家豈小子寔
能吾先祖先父其嘉相之汝趣為我具章皆頓首曰諾如大人
命章上詔報可賜一子官以寵其歸同邑若旁邑之姻連世舊
舟于水車于陸湊門趨賀樂飲旬日乃罷自是遂深居不出靜
養恬適又數年乃卒壽七十有四實淳熙二年正月晦日其年
九月丙午葬于婺州武義縣泉溪西山學士原其孤以公之闕
閱行治來速銘謹按泉溪劉氏系出溫之荆溪其徙于武義距
公蓋八世矣公諱墉字叔翰曾祖仲思祖升承事郎贈中奉大
夫考滂朝請郎知建昌軍贈光祿大夫妣湯氏贈齊安郡夫人

公蚤以光祿卹典入官歷溫樂清縣尉監潭州南嶽廟福錄州事參軍知徽州歙縣通判蘄州軍州事主管台州崇道觀除知梧州未上復請還崇道觀積官至朝請大夫其在樂清每行部輿衛胥吏鞅屨糗糒一主辦於己不以煩里正邑人紀之福大而獄繁歛小而民瘠公書獄予生而拊民必依惠職用不墮佐蘄兩攝黃守始至老校旅拜庭下曰旄釋旦暮餒死惟公哀之眎其券不盼者且暮公蹙然不安亟發庫金益以私帑庭瘡以蘇歸自蘄春無復當世意比告老領祠官者四馬少嗜書晚歲猶展玩不置每得名章俊語輒欣然忘食資和厚不與物忤居鄉無貴賤皆得其驩心沒之日吊客及門哭之必哀初娶胡氏

繼室王氏朝議大夫昇之女封宜人三子長暉迪功郎紹興府上虞縣主簿先卒次紹迪功郎處州青田縣主簿次續將仕郎一女適朝散郎通判婺州林信厚孫男三人成孫傳孫豹孫銘曰
前望不跛後顧不_風庫平進之轍未驅而止其止曷以以其樂易于後人勿墜勿替

永康陳君迪功墓誌銘

陳在婺為右族名數布于七縣其譜或通

籍永康之

前黃者不知於婺何別也蓋傳

得高安府君而前黃

之陳始為儒家邑人紀焉公諱持字守之質厚而慤蚤以事母

聞隆于兄弟白首無違言通之間里遠之郡國所交耆穉良楛
不同一接以恩意年十三入郡庠下筆豐：諸生皆畏避之意
氣甚盛已而靖康之難其父赴京師捍禦沒不反家事益落遂
連蹇不耦紹興開太學故時儕輩強之行公勉為出即綴弟子
員往來二十年竟無所遇晚以累舉恩授迪功郎筠州高安縣
主簿或謂鈞校朱墨殆非老人所宜而公耆事樂職蚤夜不怠
若欲稍自見者諸公稍：知之代還未及調官以淳熙二年八
月十一日卒于家嗚呼士方少時心壯力強謂天下事直差易
耳年運而往更涉險難僅得一官欣然俯首就之姑以少償其
鈛槩之勞曾不得須臾以死盛衰之變可勝道哉公雅能自寬

婆婆遊嬉無憔悴留落態暇則為詩文自娛至老不輟有左氏
國類二十卷遂志齋錄十卷筠陽雜著二卷以其年九月二十
四日葬于朱旺距所居五里曾祖諱援祖諱賀考諱知元承節
郎公享年七十有二娶蔡氏敦武郎秉圭之女前公十五年卒
今祔公葬子男一人次舉女一人適進士曹源孫男五人長曰
充餘尚幼予雖未及識公而公之從孫亮相與友實來連銘、
曰
髮如鬢如孫篋之初閱五星終甫從走趨不酢其勤卧起于、
命也奈何保於其墟

金華曹君將仕墓誌銘

國朝之開吳越凡板授之秩皆命以王官金華之曹有以司錄從其主朝京師者未及頒爵而卒子孫因不仕推其譜由司錄而下三傳曰隨四傳曰介五傳曰韶六傳而得公諱佃字耕道少游郡庠貢法猶未罷既升于辟靡矣睦寇亂東南亟舍以歸已而仍歲執大喪公為人閑澹其隨羣輩上下徒欲虞其親自是遂絕意進取闔門以書史自適且數十年今天子即位下赦令在貢籍久故者予初等官欲得祠祿者畀之母拘以吏部格公于是例補將仕郎始命一御寇裳拜于庭退則褐衣如它日同等多已受祿或謂公盍亦自言公謝不答異時朝路戚友力能得之者甚衆婁以諗公卒亦不能強也季年神觀平粹瞻

聽疏徹道學校舊聞京輔遺事語端絡繹無窮聽者忘倦內外親伏臘燕聚黃髮鳩杖皤然在位長少訥：就列皆視歸于公弟順之風興焉元配汪氏次配時氏其先夫亦汪也死于寇獨遺二穉女公為置後悉授以先君之財二女亦皆得其所從當是時郡縣新被兵條綱未立之祀之家彊弗友者並緣姻連或更券劑以自利故人以公為難公雖不試于事經界之事也吏駭于創見莫知所為公以為甲長令以公儒者倚屬之公亦樂為之盡故視旁邑力半而功倍焉其沒以淳熙二年八月丙辰享年八十有五一子次何一女適承議郎新通判建寧府王渙其孫女復適渙之子楷五孫著莊芑蒙芬曾孫六尚幼以其年

十月乙酉葬于赤松鄉沙溪原時夫人前公八年卒寔同兆異域銘曰

疇於其出退之所繇也嗇于其祿齒之所繇蓄也有崇彼丘其亦莫之干也

永康王君墓誌銘

始予官太學日從四方之士游于永康王頤者一再見氣下而語溫予洒然異之退質舍生雜然許其脩謹無異辭自余還金華於永康為豪縣益習其為人他日衰經埋門拜且泣曰頤不孝將奉考妣之喪歸于吾邑白眉山之原昊天罔極亡以自致昔者敦化之席頤幸有位焉敢扳此義問銘于門下乃序

次而述之公諱恬字道夫其先來自天台距今七世矣曾祖利用祖自然父有朋世為儒家以惇飭相授子弟拱立父兄側竟日不敢跛倚長者對客其亞雖髮有二色猶奉匱洗爵奔走執事里中諸儒皆自以為不及也君就學未幾不忍尊老親井白之勞亟廢業以專于職出入阡陌與物少忤質樸和厚不知世間有鈎譎庾詭事自少至老以畏謹持門戶府縣之庭無履跡焉家雖貧遇人急難時弛服輟食以周之歲入甚微或意君長者奪攘無所忌君果不校友其尤之君曰我豈以尺寸地敗宗姻恩義哉娶同縣呂師傳之女亦與君協德服屢婦事不擇劇易繼母嫠姊窮無依迎致饋養沒身不衰實生五子頤穎顛頤

碩一女適進士劉昂男孫女孫合六人皆幼蓋君壽六十有五卒以淳熙元年十二月十日呂夫人壽五十九卒以乾道七年八月三日其葬以淳熙二年十二月五日銘曰
其生也足不出乎里其死也葬不出乎鄉敦然大樸帥彼民常是謂吉人之藏

金華時君德輔墓誌銘

娶之羣室以地繫姓者皆其聞家清江之時蓋其一也清江于娶為近郊時氏之居百年於此矣君諱汝翼字德輔為人莊整寡言笑重然諾少孤更挈源之寇餘屋數椽勤儉自力以封殖其家始而克中而裕末而豐其所以制節內外臨長族屬約教

童僕者凜不可犯子若孫若子孫之婦酬贈饋問必告盼賦稟給必鈞闔門千指無敢私烹炊者歲時鄉閭聚會君在坐譴者為止諱者為默其嚴憚之若是子孫勝衣冠以上皆使之從師肄習晨起盥櫛未問家事亟往勞來之在塾者以次侍各陳其業或當其意欣然為之忘食雖有疾聞絃誦聲輒拊髀擊節不知病之去體也每言曰吾生而多難不得極意于書今老矣平生所嗜銷落向盡獨於文墨眷有餘懷兒曹其尚成吾志乎里中畷秀後出新進皆折輩行與交門臨遠道上下往來者裝齋類逢掖輒延致之偶得勝士館簞歛繹連日夜不厭于襪祥禁忌無所信嘗大築垣屋鄰人挾方士以進曰是太歲所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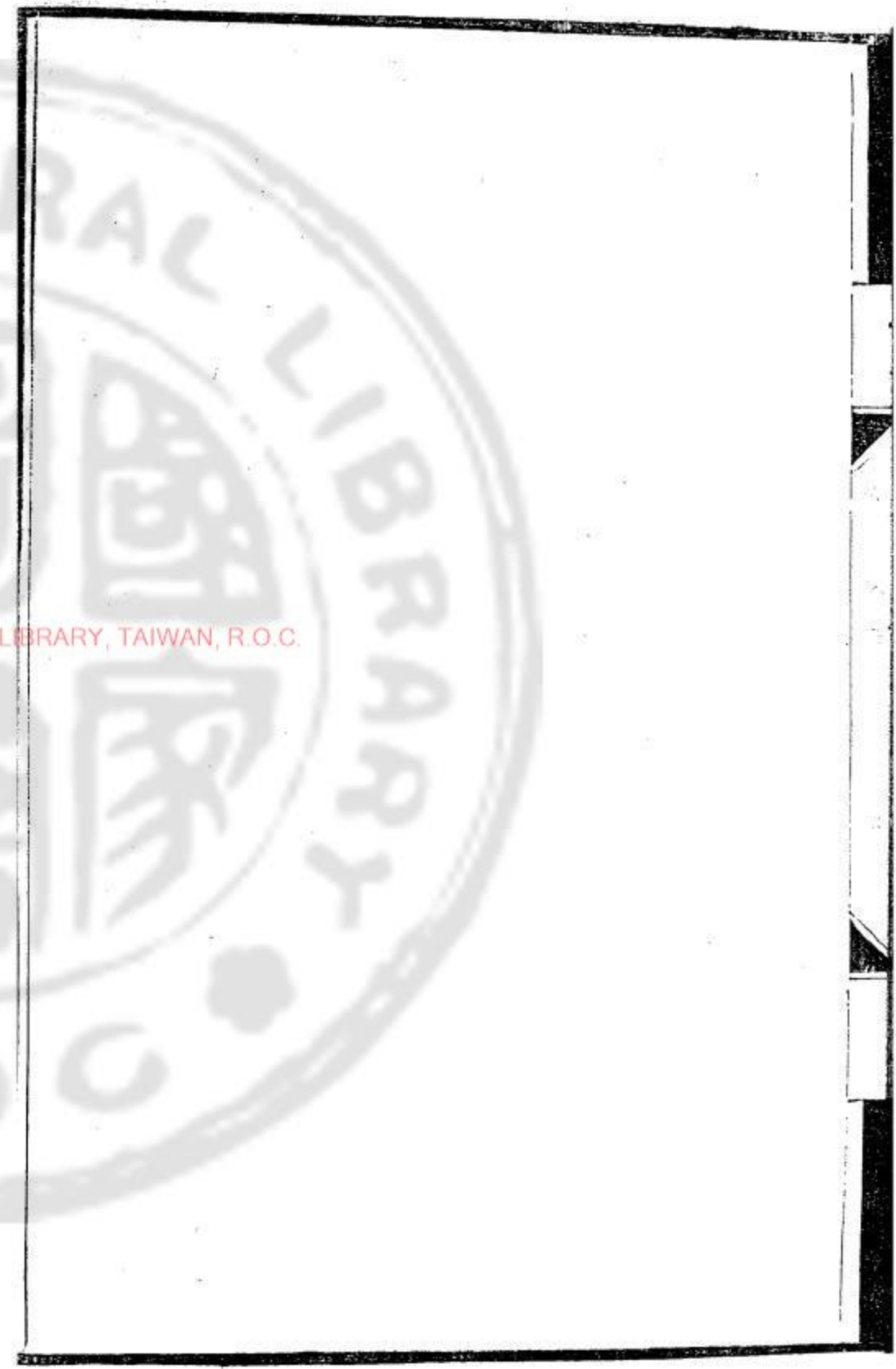
犯之且有殃君不為輟卒亦無它先墓在舍東數里歲遠蕪
廢君次第經緝自始祖而下十餘家甍甍椽桷髹塗相照春秋
帥其族洒掃終其世不怠君沒以淳熙元年七月二十五日享
年六十有五明年十二月初七日葬于循理鄉九里原曾祖則
祖理考煥娶邵氏子三鎬錡鏗二女邵晏陳襄其壻也孫男七
灑源淇演溱灤滿女長適陳之望餘尚幼予與君兄之子鑄皆
癸未進士自鑄以下多從予游晚始識君則既病矣猶危坐相
對指授顧役皆中品式時氏之昌也有以哉予得不為君一言
乎銘曰
既圮而升將隊而興飭家以嚴子孫繩繩勝復合離靡所止戾

尚承其初之銘之視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十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十六

墓誌銘

林安之墓誌銘

自予與永嘉陳君舉傳良遊每道其學者林安之居實不去口
歲在壬辰安之始來婺相與共學其冬以病歸間二年復自溫
來會甚瘠且憊形貌非復昔人而志愈強識愈明其學亦非復
昔人也予憂喜參半別去餘月君舉以書赴曰噫安之死矣哀
甚不能執筆其為我銘之蓋安之為人隆于師友一日不見
則愴然若有所忘至其合堂同席心馳意決身之休戚年之蚤
莫鄉閭之遠若近皆不暇知病益侵尚講貫細繹不休獻疑者

納忠者代之憂者動之以危語悲辭者日交于前安之蓋自如也士而有志于學者蓋鮮亦既有其意矣休焉輒撓移焉輒止莫大于死生莫切于疾疢痲痛之賊其體膚及是而猶不舍業使充其志庸可限其所至耶安之以淳熙二年十月十九日卒是歲十二月二十日其父母兄弟葬之於其鄉實三十有四歲銘曰

邢邦用墓誌銘

羣獻精微之縉質文始終之緒天典民彝之統紀合而系之曰

人衆則昌寡則悴咸無鳥則晦昧而不章道之無窮也善之難擇也氣質之參錯不齊也有從事于斯固未可必其至苟其弗措則亦安知其必不至也故鄉是焉者毋問其久近淺深皆可為斯文助不幸奪之毋問其久近深淺亦皆可為斯文惜也况其志浸確而其行事既有可見者乎此予於邦用之沒哭之而不能已也邦用姓邢氏名世材其先青州人中徙汴紹興間始家會稽邦用為人重寔幼孤事母以孝聞母亡事其兄如父動息必咨拊教諸弟經紀族姻恩意萬備既舉進士得官盡棄故學徧從先生長者游深思力索有所未達憤悱見于辭色退則汲、求踐其所聞出為南康軍司戶叅軍適歲大侵日夜條畫

方略告上官雖半用半不用迄無尤其出位者郡檄攝令都昌下車即發常平倉粟濟飢民隨自劾部使者始怒已乃荐之朝蓋其惻怛發中故雖數而不見謂瀆迫而不見謂訐度越規矩而亦不見為干名采譽也秩滿遷從政郎婺州金華縣丞未上卒于家年三十七寶淳熙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其年八月十二日葬于山陰縣溫泉鄉光相塢之原曾祖諱榮祖諱臯父諱佐妣陳氏初娶和氏先卒再娶曾氏子男三人淳淑湛淑為叔父世元後女四人尚幼子于邦用有連而相與講學非一日知之為深邦用平生它可紀尚衆願其自任者厚非蘄以此自名故獨論其所存以告來世千載之下尚有哀其志者銘曰

昆侖旁薄浩無際兮端車正轍隨所至今命之不融志則詣兮體魄攸降墜斯窳兮

潘朝散墓誌銘

自建炎省方吳會二浙之民漸王澤為近谿臯谷取往々化韋禍為簪組其士夫家仕者亦蕃於初一門之內或四三或六七或累十數而未止也衣冠之盛固人所喜道至于爵秩雖未甚通顯而遵畏涯分不失前人靖厚淳質之緒尚論風俗者亦將有考于斯焉公諱好謙字伯益一字損之松陽人松陽之潘自復州史君宗回以進士起家而族浸大公寔其子已而以祖命為壽昌縣丞後壽昌于復州伯仲也生三年知書偏傍復州暇

日陳金石刻阿寶劍之于旁 問之通者叅羊稍長益嗜文史恂：馴飭不敢以氣加人生十有七年壽昌沒旁郡已能護匱還里哀毀動行路結廬墓次竟祥禫乃復初尉麗水與鄉封畛相入以職則迂舊故以情則廢繩墨公一接以和而官事亦不慮厯泉州司理叅軍福建安撫司准備差遣兼戶部激賞酒庫糴場通判鎮江府京口江淮間都會大軍所壁雜五方之俗號難治前是為貳者每諉事于其長廩食無所預始至慨然曰是豈不足行志邪在我前者相導而彌縫之在我後者尉接而推掖之庶其有濟久之不得伸則又慨然曰吾幸有故田廬亦何為久于此亟移病僚屬挽之不能止數年復通判紹興府

未上卒於家官訖朝散郎壽訖五十有九其歲月日淳熙二年四月己卯也公雖入官四十餘年卧家之日三之二其去麗水去糴 去京口皆請祠祿以歸樂間淡乃如是庶靖畏事在官未嘗以私故役公阜廕居地產之珍終更猶不知其名物松陽小邑易雄伯叱隸諄器庭下縣吏輒為之動色公秩即位要銀艾乃獨凌兢若有所惧夏秋必趣家人具所輸絲必練治粟必精鑿毋以監惡 有司曰吾先人之訓不敢改也居處簡樸游宴 輿馬服用無所紛華曰吾先人之舊不敢加也縣政中失里閭長短薄厚舉不以挂口曰吾先人數以厲子弟不敢隊也天雨雪勞賜並舍貧者歲有 其尤厚者月有秩年凶民流則

間發圀記給之曰此誰非吾先人之族姻者吾力及焉不敢愛也噫若公者其所謂遵畏涯分不失前人靖厚淳質之緒者耶曾祖諱幹祖諱珂宣州涇縣主簿累贈朝議大夫考諱宗說嚴州壽昌縣丞累贈朝散郎妣毛氏贈安人先娶陳氏贈秘閣脩撰東之女贈安人初朝廷錄陳公睢陽之節官其子弟若壻而公與焉再娶閻立氏朝請大夫泳之女封安人子男子四景連迪功即監戶部激賞中酒庫次景夔次景尹次景連子女子五長適宣議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鄭慮中蚤卒次適進士葉近餘在室孫男女四人尚幼沒之明年八月甲申葬于縣之布和鄉蘭灣其孤以臨川陸九淵之狀來謁銘蓋公晚

歲篤于教子余雖未及際公景夔景尹皆越數百里遣從予游歲時還書絡繹未嘗不屬其子也且謀徙家于婺以便其學嗚呼此意厚矣其可忘哉銘曰布和之原蘭被其厓有車之萃則克宅之維出不速維居不蓋維傳不躓施于來裔

張監鎮墓誌銘

乾道五年信安張杰赴于其友呂某曰先君以七月二十五日弃諸孤敢告于執事某既與使者為禮即辦裝十月二日會其葬于衢之西安縣靖安鄉九龍山已下杰拜且哭曰先君之葬也遽未有辭以識諸幽將惟子是屬授以汴人趙焯行狀一

通其再拜興受退而于役于仕于喪于疾棲置筆研未克具藁
杰以書趣曰己丑之會吾子嘗墜言焉今墓木之葉七易矣吾
子獨無意乎其瞿然驚謝乃序而銘之君諱淑堅字正知其先
自開封遷于衢曾祖智全尚書都官郎中祖詠考彥琦君蚤嚮
意文學雖以季父任為承信郎年餘四十足未嘗至吏部門研
索典籍矻如諸生周覽彗星曆方劑篆籀之屬無所不窺
浮湛里閭遇疾痛呻吟者或和藥飲之隨失其疾世醫莫能識
其節度謁者浸衆君悠然應之不為彼此薄厚也晚歲始出監
信州泃口鎮居往來之衝課額夥甚前政數負殿君通商平
酷經入用登

官漕卒將輸如織頡頏侵覬鎮官素不能

至道鎮境者皆抑首屏氣無敢譁亢局甫四月卒官
下鎮民相與負其柩還衢其孤強之儼直妾去不顧蓋君于是
年四十有八官止承節郎有詩書解合三十卷始君程督諸子
誦肄蚤夜不置已而長子策名人意其繩約當少寬君所以訓
厲之者益峻甚于它子然則君之期其子其諸異乎人之期者
矣娶葉氏三子杰迪功郎寧國府學教授次臯次輿一女適
袁煥銘曰
緩已之進匪人之競急人之憂匪藝之羞期子之大匪勝之怠
不怠其昌視此石章

金華時君德懋墓誌銘

隆興改元天子賜進士第於廷東陽郡登名者十有八人時鑄
呂某皆在選中淳熙二年四月丙辰鑄執父喪某往弔焉鑄拜
稽顙哭且請曰吾父幼躬教子里人莫不聞鑄也甫得一官以
養閱日未久吾父遽大棄之所以忍死湏臾者惟楸柎窳窳之
事不克終是懼子幸哀而賜之銘以卒相鑄也某辭不受命退
考其譖謀其先蓋開封人五季之亂始自占于金華君汝功字
德懋曾祖則祖理考煥其君生而惇質亡遨逸浮習之靡宣和
中盜發青溪兵鋒所及自求生至親或不相保君財十餘歲已
能從其父毋崎嶇兵間扶携負挈跬步不失左右見者異焉稍
長奪于家事不得日對編簡慊然常若不滿中年乃築室買書

飭厲其子不少置已而鑄以命服拜堂下賀者塞門咸曰此善
人之報也久之鑄尉鄂之嘉魚戒板輿請君俱君曰吾幸有先
人故田廬朝姻莫戚足以自娛行矣守汝身庀汝職無干官常
以為吾憂復曰湖外奉入薄吾且損伏臘調度以佐汝費其勿
以衣食自累君之過其子它皆類此于兄弟尤篤晚歲哭其仲
弟過時而哀不衰以至輯柔宗姓承寧鄉鄰逢迎舊故率用和
厚內外毋違言其終也享年六十有八娶邵氏三子長曰鑑次
則鑄今為從政郎新隆興府南昌縣丞季曰鎮三女長適邵澄
次適汪旦季適邵庚孫男曰澗道濟梁君沒之明年十二月
甲申葬于縣之惠日鄉九里原銘曰

十年之計侯杞侯梓百年之計則惟孫子廟鼎之陳有祿自天嗣德不怠尚封其所

宋柳州墓誌銘

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宋公諱有字子華以淳熙四年正月丁卯卒于婺之里第五月壬寅葬于赤松御恭嶺原其孤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嶠狀來謁銘去年秋某與公別愀然忽以死事見付時公寢食固自如也嗚呼孰知未半歲而竟銘公乎銘曰

睦來之宋版于金華以農相傳黃壁之窠八世曰正始獻耒耜相攸近郊城西是家九世曰裕繫公禰廟建公之幼載教載詔

養雖弗洎光遠有輝以朝大夫即第而告公初筮學帶冠叛天號擗兵間家駝之延端康建炎萋萋屬連策士如林公徃參焉有離有合有逢有悟晚名一官主善化簿潭大都會運艘所輸阨于侵牟或繫其擘慨然建白弊剔患祛茶黃七橫行里閭乘吏情媮培癰護疽亟填牢戶良民用蘇監官在溫司倉是徒劬躬勤事陵儲阜猗江夏龍泉間劇異施公宰兩邦左右具宜陪貳于潭舊所習知闔府誦歎不見瑕疵千里上游柳古分郡帝心遠民俾公徃鎮閉閣無為臨以清靜年至而歸上還符印乃脂我車我車我徒乃行我田我田我廬社臘逢迎共相嬉娛齒八十一壽則有餘厥配杜嬪前婦其壻長子維必實嗣宗職

沈也蚤亡孫數則七九齡既夭牲林角立朋并弔珥長幼秩
女孫之伯壻蔣端益仲季叔倪其二在室施于魯孫男一女一
維松有卿維稔有宮維寔有石系載初終

附芮氏誌

夫人芮氏吳興先生之季女東萊呂某之繼室也生有十一年
而先生沒及長澹靜馴飭母王夫人隆愛之嚴于擇對不輕諾
某少獲事諸公長者而海內心知則寔惟先生之門夙夜念無
以酬適中饋之主聞夫人之賢乃妾幣以請既廟見慨然曰吾
他日有以拜先生墓矣歸之明年某病廢夫人護視劬瘁得羸
疾以卒曾祖寧祖彥輔贈朝議大夫先生諱燁終石文殿修撰

夫人生以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五日卒以淳熙六年七月二十
八日是年九月十五日祔于婺州武義縣明招山先生兆域之
左

潘叔度妻朱夫人墓誌銘

吾同年友潘叔度景憲有賢妃曰桐鄉朱氏始叔度謀繼室習
于朱氏者皆稱夫人之賢及歸踐婦職過所聞叔度自律甚嚴
人少當其意夫人獨事之順焉其于子若女叔度不獨咨美其
均壹又每咨其厚于慈也既沒自尊孀至于娣姒哭之過時而
哀中外有連者皆惋嘆失聲或涕泣不能已也生二十七年而
嫁二十七年而卒實淳熙己亥七月十九日是歲十一月七日葬

於婺州金華縣葉山曾祖虞贈朝議大夫祖載上司農卿贈徽猷閣待制父翌中書舍人終敷文閣待制子男二人自厚自晦子女子三人長適朱塾餘在室予與叔度共學久矣其競于母子昆弟之間如恐傷之者蓋深知其所存故其得內助則竊為之喜迨其悼亡見其用力之難而私憂其失其相也雖病且廢忍不銘之曰

匪偏匪頗匪嘻匪嗃理從數違質厚氣薄厚為培之薄為委之我作斯銘允無媿辭

郭伯清墓誌銘

君諱澄字伯清姓郭氏婺之東陽人曾祖招祖知常父良臣將

仕即紹興末軍興入質佐縣官者賜爵視任子將仕以伯清名上補迪功郎調隆興府南昌縣主簿再調台州黃巖縣主簿皆不行嘗請兩浙轉運司解亦卒不遂淳熙六年八月十二日以疾卒年始三十娶朝奉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吳良驥之女後七十有九日亦卒七年十二月初六日合祔于羅青原將仕墓之左三子曰木曰紹曰愛伯清少時將仕奇其敏悟為築西園舍旁延名士講授鄉之秀民願請業者悉聚而館焉伯清既用力于學益知師友之可親辭氣恂款未嘗不以善其身迪其族衣被其鄉閭為主退而驗其語隨其力之所至皆有以自見識者始竦然不敢以內交要譽期之歲嘗大侵鄉人有不

忍高其糴以牟利者問之則曰此吾在西園所講也于是又知伯清之志非特信于朋友且有從而化之者矣將仕沒里閭意伯清書生易與睥睨者甚衆毋楊夫人亦憂之及蒞家政物情土俗洞見表裏而一本于厚環田廬四旁悍者馴媚者弭無有嘗以事者既服其能而重感其意也平生所聞于師友者方將次第出之而伯清則死矣予每患學者顛固而窒于用才如伯清乃遽奪之不得極其所如徃予非特為郭氏惜也伯清死今期年徃來者皆道西園弦誦之聲不衰兄弟朋友相厲以學若有督趣之者曰吾伯清不可負也嗚呼是豈殺音笑貌所能為哉予之知伯清蓋有不盡者矣銘曰

西園之木與日升兮維子之植衆所馮兮西園之木與歲老兮維子之志神所保兮

陸先生墓誌銘

陸氏出媯姓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為田氏有國宣王封其少子通于平原陸鄉又別其氏為陸五代末有占名教撫之金谿者曰德遷蓋唐乾寧宰相希聲之孫也德遷生有祥有祥生演、生猷、生居士賀以學行為里人所宗有子六人先生諱九齡字子壽於次為第五幼明悟端重十年喪母哀毀如成人少長補郡博士弟子員時秦丞相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且至聞其雅以魏晉

放逸自許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結茅舍旁誦習兼晨夜不怠先生年猶未冠于取舍向背已知所擇如此吏部卽襄陵許公忻直道清節在中朝名論甚高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一見先生亟折輩行與深語恨相遇之晚他日許公起守邵陽思與先生游先生亦樂從其招凡治體之升降舊章之損益前聞人之律度軌轍每壹一為先生言不厭所以屬之者厚矣既歸益大肆其力于學廣摭博咨深觀默養如是者蓋十餘年乃束書入太學太學知名士聞聲爭願交始則樂其可親久則知其可事屏所挾北面而稱弟子者甚衆祭酒司業酌衆論舉以為學錄先之以身正之以漸行之以無事雖跌宕見

鶴譙者退亦心服不知怨之所在烏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迪功卽桂陽軍、學教授以母老道遠改調興國軍、學教授地瀕大江民寒嗇罕游校官先生不以職間自佚端架履甫衣冠如臨大眾勸綏引翼士方興于學而先生以家難去官矣服除調全州、學教授未上以疾終于家實淳熙七年九月戊寅享年四十有九母饒氏繼母鄧氏用光克慶壽恩封太孺人娶王氏知通州城之女而元豐左丞之曾孫也子良之女二人皆幼是歲十二月甲申葬于鄉之萬石塘初居士潛德不試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之家至先生又繹先志而脩明之晨昏伏臘奉盥請祗觴豆饌爨闔門千指男女以班各共其職儉而安莊而

舒薄而均禮俗既成雋者不敢踔厲朴者有所據依順弟之風
被于鄉社而聞于天下其儀節品式江西士大夫多能道之至
于先生忠敬樂易優而柔之曲而暢之遂濟登茲者則非言語
形容之所及矣先生兄弟皆志古者學燕居從容誦論道義閭
閻行之和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為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資
取者非一家然家庭追琢封植之功與為多焉休暇則與子弟
適場圃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
為武夫末藝歲惡多剽劫或欲睥睨墻垣曹耦必搖手相戒是
家射多命中毋取死故獨無大吠之警廬陵嘗有茶寇聲搖旁
郡聚落皆入保並舍民走郡請先生主之郡如其請門人多不

悅先生曰古者比閭之長即五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
斷者專之矣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
主者彼乘是取必于閭里亦何所不至哉寇雖不入境閑習屯
禦皆可為後法其在興國學廩名存實亡簿書漫漶不可考先
生為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白郡授有司行之科條簡明士得其
養凡經世之務職分所當知者未有聞而不講講而不究此一
二條特回事而見者耳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
直不循人而與居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羣疑塞胸糾
纏膠轕雖善辨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啟告莫不渙然失其疑而
退非惟動悟字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于自治者既專且久人

之疾疾皆嘗折肱浮湛滑瀆適中其病聽之者于其心有戚焉至于扞格不入必寬養以俟可其未嘗無益而雜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囿于異端小道者既不足與議晚進新學間有間君子之餘論者又多既其文而不既其寔摹規而畫圓擬矩而作方雖或似之而卒非也方先生勇于求道之時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寔有肯綮阻之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于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屬續之夕與其昆弟語猶以天人學術人才為念少焉正卧整衣衾理鬚髯恬然而終所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蓋於此見之荊州

牧廣漢張公栻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還書相與講學問大端期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沒又半歲而先生下世矣豈道之顯晦果有數存乎其間邪雖然來者無窮而義理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先生之志必有嗣之者矣奠有日其友呂某為銘一十九字識其寔曰
自古皆有死盡其道而終者幾希是維宋陸先生之墓百世之下尚永保之

鄱陽王安母程氏墓誌銘

自予病廢退居婺之金華杜門謝客媻戚哀其羸而重以數勞之也亦罕過之今年春大雪十日窮巷無行者午睡起聞啄剥

墓誌銘

聲頌童奴曰是必有異趣視之往鷹門則曰是東萊呂氏乎啓
闕以謁入曰鄱陽哀子王安予亟扶曳以為禮且拜且泣曰安
不幸喪母不自意思死圖大事既斬板矣又不自量欲傳載吾
母之德善以紓罔極之痛用敢請于家君聚糧斫足自歸于門
下予感然曰子於親則篤矣以某之罷情尚無以自見于今世
屬以千載不朽之託則非其人手足攣痺三歲于茲彊以冶金
伐石之事則非其時不寧惟是婦人名不出閭而墓之有碑蓋
漢氏之末造也子苟尚志飭身使後世知有子姓名為之親者
斯不泯矣何以文為則又泣數行下曰先生之教既聞命矣抑
中心有不能自己者敢試陳之安之家聚口衆度伏臘董之耳

吾母佐吾父縮衣節食聘士教子塾師姜君慶貧甚獨與二女
居吾母親為拊養已而皆貧遣之姜君有消渴疾每講罷索巨
觥引滿如奉漏甕沃焦釜少違緩則殆不濟閱數年吾母終無
倦色鄱陽士鄉也安之椎鈍而有司兩置之貢籍閭巷之人皆
為王氏賀吾母獨末以為足安未敢以是為報也三十年間齷
齷拘畏雖無能短長鄉之長百以其不叛于士檢稍之遣子弟
從安游安始稍自慰而吾母則亡矣苟免喪猶視息于人間固
不敢自畫以負吾母之意道遠年徂懼不克濟先生幸賜之言
此志豈不益可保予矍然曰子之志及此豈敢以疾病為辭考
其家世本末孺人姓程氏饒之德興人曾祖守益祖萬父棫適

同邑王君彥暉淳熙三年天子稱觴德壽宮賜高年者爵孺人
實詔封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子男子四人長賓次安
次憲次宗子女子二人皆已嫁而卒孫男女十二人十二月六
日葬于縣之唐原又明年二月乃表其墓又為詩遺之曰
藐視吾身吾親之枝可舟可梁幹者百圍死事皇、生事業、
母俾斯文獨有枝葉

金華游玠母陳氏墓誌銘

出赤松門十二里並驛道得支徑右折而南岡阜迤邐相屬行
三里許至後湖之原有墓焉是為郡貢士陳敏之女迪功即致
仕游慶之妻迪功即新澧州之學教授游玠之母生十有七年

歸游氏又四十一年以疾卒寔淳熙七年十二月二日其葬以
明年四月四日男五人長即玠也次璞次璣次珙次瑤女三人
長適鍾麟次適汪知古幼在室前葬玠奉贄幣請曰玠之母本
儒家方三舍法行時郡以外祖充賦貧不能上道竟老于布衣
吾母常恨之故相家君教諸子尤力玠每游學紉補炮烹米監
靡密悉出吾母之手甫得一官未及致鍾釜之養而遽悼棄之
鄰里莫不為玠酸鼻而玠之窮毒則人有不及知者烏建安之
游唐德宗世有別居邵武者入國朝枝葉益蕃獨玠之系無仕
者崇寧中吾祖輿母隄嶺徙名數于婺之金華今七十有八年
矣既賜第家君誨之曰汝曾祖以上北域皆在邵武汝祖歲或

一再徃省焉汝諸父雖不如汝祖之數猶間徃省焉自吾之老不能蒙霜露犯寒暑以問訊松檟然每徃來吾心也汝幸免于課試之累盡趣裝代吾行玠再拜受命比還吾母已屬疾且喜且勞曰吾兒始識先世立壘矣跋涉無恙乎改月遂至大故治湯液護衾裯之日視諸弟為獨少此玠終天之恨也祖墓岸城濠湫隘無以族昭穆乃卜地于城之東婦人無外事法不當有銘然玠不孝之罪上通于天一旦隕滅諸弟稚昧未勝灑掃之職將不瞑目于地下矣願先生哀而識之予告之曰子之家常如今日雖八百里之邵武不知其遠况十餘里之後湖乎苟其不然則負城之阡猶可憂也子盡返其本矣銘曰

北門之池蔽蒂其陰東門之原封之自今我圖其新而舊勿替勿替引之維邵武是視

金華時溪母陳氏墓誌銘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初一日媿宮室次二曰族墳墓是維死生之大紀三代相傳而不變者也居焉而父子有秩兆焉而昭穆有班竒衰譎恠之說未嘗出于其間斯民之生老壽蕃祉繫族以宗名官以氏至于千百年而不替王政既息舉立封窀窆之柄委之巫史妖誕相承誘怵並作民始忍以啜粥飲水之時起射名干利之望窀窆所卜畔經遠祖度越疆畛孤峙數舍之外服降屬䟽蓋有樵牧不禁者矣甚者兄弟忿鬪或謂是山

於伯獨吉或謂是水于季獨凶狐疑相伏暴其親之遺骨而不可揜是可哀也已學士大夫慨然尚論先王之制則世共謹以為濶于人情予獨于陳夫人之葬有感焉夫人生于壺幃之中組紉是習饒饋是共未嘗親接儒先之餘論也病革屬其子曰必祔我先舅之傍毋深拘奠師以拂我志遂攻位于舅之東墓白栢塢然則墳墓之族寔人情之至願當巫史紛若之際猶有不讀周官暗與之合者禮豈強人者哉故予樂道夫人之事而論次之夫人諱瓌曾祖某祖父男四女一孫男二時氏金華石族舅沒姑老夫人以冢婦傳家闔門千指無違言每與其夫語必曰先舅無恙時賓禮髦峻課督其諸孫為何如君主其

外我主內其母使一事減于舊可也其子見里有藏書者歸有羨色夫人出簪珥直數十萬俾為僦工費且曰吾家非窮空也特欲汝曹異日見此書不忘吾此意耳夫人沒後諸子為予誦之輒涕下不能禁庶幾有成其志者銘曰

奠書五車重折軸徽祥畏機墓不族淑哉夫人見何獨續息留言毋遠卜有欲踵之求其躅皇舅之原左麓

方夫人誌外集拾遺

先夫人姓方氏尚書駕部負外郎諱楷之曾孫朝散郎尚書屯田員外郎諱蒙之孫朝散郎知建州諱元矩安人氏孔之女我先君從事呂公諱某之配也外王父之沒夫人尚幼服勤外王

已下三條
俱外集拾
遺補入

母左右母子相待為命蓋生三十有一年而歸于先君又十一年先君即世是時伯姊五歲祖平財四歲夫人提携鞠育更歷艱苦十有八年然後伯姊始出適迪功即曾祖平亦始得臨安府司戶叅軍未及祿養以淳熙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起享年四十有八呂氏自東萊公而下皆葬婺州武義縣明招山惟我先祖暨先君兆域別在信州上饒縣之德源不肯孤哀荒顛冥未克合祔恐旦暮即不能終大事亟以次年二月二十日奉夫人之喪葬于東萊公兆域之旁至于夫人志節履行之懿則俟他日詳焉

王自得祖母傅氏墓誌銘

義烏王君瓘之夫人同縣傅氏女也縣之第氏族者譜王為右姓族黨根據連都邑夫人來小大無違言姑余夫人律閭內甚嚴婦諸屏氣側足候伺顏色少當其意者獨夫人事之順為幫源之亂民十百相保衆捍賊議長皆相頷不敢而屬之王君官軍臨境里中豪効首虜者率命官媼戚或說王君無後時夫入戶之曰君居兵間斬以屏蔽閭井非利之也即拜爵其誰明吾心王君慨然亟謝罷說者兵解佐王君綜理其家者具有條秩蓋年七十有五以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終于寢淳熙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始克葬于鄉之高麓原青口里二子長安詩將仕即次安遠三女長適俞持國次胡延次鄉貢進士周憲孫

男女十男曰自昭自強自得自牧自求塔其女孫者曰宣教郎
鄂州之學教授俞麟曰國子免解進士何堦曰迪功郎信州上
饒縣尉錢逖餘在室曾孫男十二自得久從予遊實來謁銘銘
曰
吁嗟夫人蹈柔則兮百世之下安此室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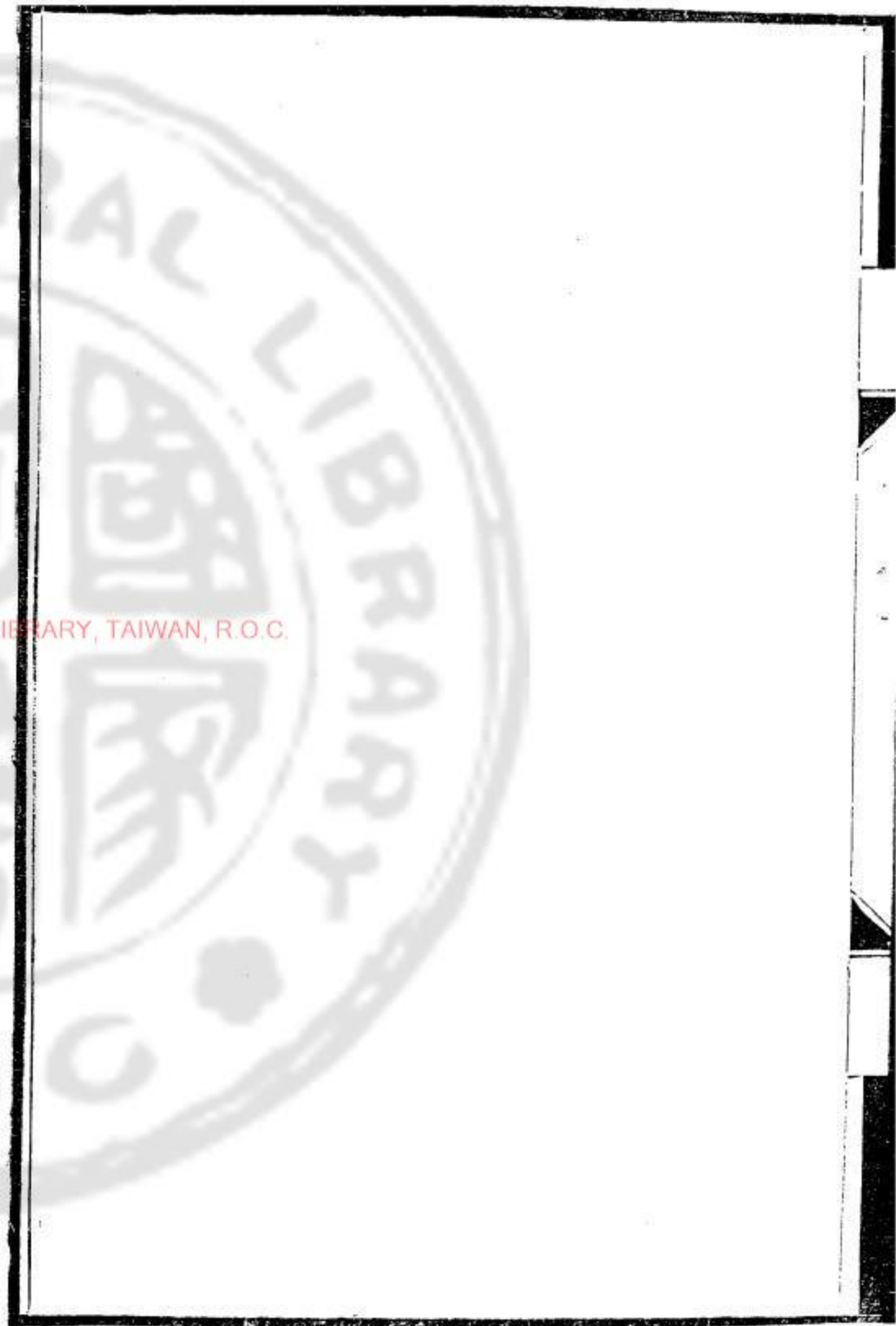
徐君墓誌銘

明招婺之名山予家三世葬焉負山之民氣俗敦慤樂田畝而
畏官府傲嬉侈麗之習獨不入其鄉予歲時上冢過其父老或
旬月忘返稍之遣子弟從予游未幾方領矩步儼然出與郡邑
之士齒蓋將繼此益進而薰沐之則于其親之喪亟問亟吊而

又為之銘有所不得也君諱宗盛字德元以愿朴稱于閭里淳
熙元年五月十五日卒享年三十有八明年十二月五日葬于
鄉之下車塘君無恙時實命其子一夔來請業及是復來請銘
文獎甚矣幸是鄉質之未彫也申之孝弟之義引翼充養於古
之學者或庶幾焉苟自厭其質而文華是者外觀日勝中實日
銷則豈父兄所以屬予之意哉遂并書于君之壙以識其初銘
曰
父菑子播兮將求其實道阻且脩兮無辱斯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十七

傳

東萊家傳

呂氏系出神農受氏虞夏之間更高周秦漢魏晉下逮隋唐或封或絕五代之際始號其族為三院言河南者本後唐戶部侍郎夢奇言幽州者本晉兵部侍郎琦言汲郡者本周戶部侍郎咸休其昭穆疏戚世遠軼其譜而河南者祖為最盛河南之呂入國朝有為起居郎知泗州者曰龜圖生蒙正相太宗真宗謚文穆起居之弟曰龜祥嘗為殿中丞知壽州生州生蒙亨終大理寺丞寺丞生夷簡三相仁宗與文穆仍以公開號于許冊拜

太尉就第謚文靖配享仁宗廟廷文靖公有子五而其二至相
輔公弼事英宗神宗為樞密使謚惠穆公著事神宗哲宗歷樞
密副使門下侍郎尚書左僕射司空平章軍國事中國公謚正
獻蓋其自正獻公而上勲德行治皆在太史氏正獻公三子伯
曰希哲以經入侍哲宗崇政殿封滎陽子是實生公用公貴贈
太子太保公諱好問字舜徒滎陽公之家子也生數年以門功
守將作監主簿委已子學髻嬉童習不屏而絕范蜀公鎮與正
獻公兄弟交幼公拜蜀公于堂唯諾進趨無違禮蜀公尉納甚
備待之如成人吳侍講安詩至伉簡少許可每見公輒自失歎
曰呂氏有子矣稍長學益成行益脩諸公長者皆折輩行從公

游初監在京雜賣場正獻公當國在事者以公親宰相孫澗其
條約不以簿領累公愈自厲明夜治文書若有程督之者哲宗
皇帝同宣仁聖烈皇后聽政以樸素先天下四方貢獻一歸之
有司斥賣以佐經費吏或下其估以自私公獨漠然如不見終
秩未嘗售一物正獻公夢天子加恩諸孫將擢公寺監丞公固
辭推以與從父兄徙監金耀門文書庫職閑無事公所樂也始
得大肆力於經術忘晦明寒暑之變當是時正獻公賓客半朝
廷爭欲致公稍自降屈出一語則躋臺躐省惟自擇公深自晦
匿日與碩師鴻生講道窮巷中未嘗掛謁刺于權門之籍時論
歸其靖退調真州春料船塲黨事起滎陽公謫和州公自免歸

徽宗皇帝即位號召耆艾皆集闕下榮陽公入為秘書少監公以便親監在京綾錦院崇寧初權臣脩元祐之怨治黨錮甚急羣譴輩出廷中為空於是榮陽公廢居宿州公亦以元祐子弟例不得至京師兩監東嶽廟客于宿者七年自正獻公時悉稟賜以賑宗族無留貲其後再更黨禍家益窶或日旰竈薪不屬公上奉二親下任數百指之責從容養志奏甘藶虞顏色米鹽之問不至寢門而家人亦化公德怡然忘其貧復調真州春料船塲司揚州儀曹事揚據南北衝賢士大夫舟車上下必過公而拜榮陽公於堂如楊侍即時中立陳右司瓘瑩中每過楊與公語連日夜不厭所言皆經世大略揚帥蔡卞自知不為公

論所右欲拔善類自解待公持異拜疏荐公于朝公以禮自持卞終不得而親久之卞自揚得政同府掾屬拔擢略盡獨公滯於故官卞遣其黨誅公以利曰子少荅我公即坐階顯烈矣公笑不應遭內外艱終制無復仕進意客賴昌之陽翟者又十二年卷道環堵閔光韜華喏焉與世忘然譽望日尊賢臨一時宣和之季故老踵相躡下世獨公與楊公中立無恙諸儒為之語曰南有楊中立北有呂舜徒蓋天下倚以任此道者唯二公云未幾女真犯邊徽宗傳位皇太子是為欽宗皇帝靖康元年正月虜騎薄都城乞盟而歸天子銳欲更置天下事寤寐跋良近臣交口薦公欽宗雅聞公名趣召公驛書道相及未至除左司

諫：議大夫賜進士出身間兩月擢御史中丞始徽宗前內禪之二日下哀痛詔解散黨禁削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郡國宣布詔書聽者至感泣然蔡京持權餘二十年黨戚根據內外皆害其事莫肯行欽宗雖婁勃有司亟如詔陽應而陰不隨毛舉一二事以塞責名更驚而大抵猶蔡氏之舊公首為上言太上皇之詔時之利害政之闕失無不備載縱使直言之士伸紙執筆得盡言其亦無以過于此矣今陛下雖有奉詔之名而未有行詔之實願陛下書太上皇帝之詔置于几間一一行之所以安宗廟定中國卻夷狄之策在此而已又言陛下宵衣旰食有治求之意發號施令有求治之言建今年所謂意者終未能行所

謂言者終未能副蓋左右前後之人不能推廣盛德而陛下失于容養不能成之以剛也臣將見陛下淳厚之德變為頹靡之風矣又言陛下自即位以來欲復祖宗之法然左右前後率多陰謀沮格必欲不行名為罷蔡京之法度而今所行者實蔡京之法度也名為去童貫之軍政而今所用者寔童貫之軍政也何以言之祖宗之法既未復而所改所罷者何事斯民何以至今不被陛下之德澤也陛下若不革京貫等所為銷京貫等所引恐無由致太平矣欽宗甚鄉納公從下土來以孤自徧犯衆怨深採用事者包藏蒙蔽頌望之情披抉囊橐為上索言之小人自知情得皆異目視公：勇不自恤奮筆益力累疏蔡京之

之惡投之海外且請摘朋附之尤者黜以厲其餘建白收王安石王爵以定名分正神宗配享以判忠邪褒表江公望張廷堅任伯雨龔夬以開諫爭刊青苗歛散之令以紓民力滿元符上書之譴以起士氣章前後數十上欽宗數對輔臣稱公論事有體嘗奏事直尚食進膳時公請退欽宗固留公畢其說漏下數刻乃罷其命公為中執法諭曰朕夜閱班簿廷臣無出知右者且以卿元祐子孫使天下知朕好惡春暘日隆恩意禮秩羣臣莫敢望媚忘者寢多女真釋都城之圍也大臣意其不能再舉武備益弛軍書邊遽猶襲承平故態旬稽月留不得決語公拜言職之六日即言昨虜在闕要盟劫質志滿氣盈而歸益有輕

中國心秋冬之間草枯馬肥能保其不傾國再來乎然則禦敵之備在今三數月之間而已日月如此之迫寇敵如此之大當速講求以備不虞又言邊事經畫畧刻可辦者率皆旬月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下令胡虜復有深入之意而區處未有大異于前日此臣之所深懼也及秋虜騎駸南下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冠蓋屬路不絕虜外相應答而攻城掠地自如告急者日三四至諸將以和議皆閉壁不敢前公進言所謂講和不進兵者彼當頓兵境上不敢相侵然後朝廷亦勿進兵可也彼既欲和而攻我不已今日破一城明日破一縣朝廷猶執議和之說不謀進兵遣將臣恐比至得和河北諸城徧被其害

矣今日之計和與不和皆當為備有備無患條守禦之策甚悉如論防河非選將練卒倉猝必不可倚厚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列勤王之師以畿邑以衛京城皆見抑獻不省居無何虜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大臣狐疑相杖以議和為解不為出師公率臺屬請對爭之劾大臣選懦誤國辭指痛切大臣怒請出公知袁州上內嘉公忠而不得已于大臣下遷公吏部侍郎既而虜騎臨河並河諸屯聞鼓聲鳥獸散無北向發一矢者虜徑渡遂累都城下欽宗悔不用公言進公兵部尚書閏十一月丙辰都城失守欽宗召公入禁中公晝夜不去上側軍民數萬誰譟奔左掖門求見上公從上御樓諭遣乃散衛士長蔣宣

帥其徒數百露刃升祥曦殿邀乘輿犯圍西出左右奔竄獨公與孫公傳梅公執禮侍上蔣宣大聲曰前日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致國家如此孫公呵止之宣以語侵孫公公徐曉之曰汝數百人忘家族冒重圍衛上以出可謂忠義然乘輿將駕當相與物道途載糗糧具扉屨無關而後動宣誣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然衛士桀驁怙亂至坎宮垣盜禁帑珠玉無所忌公議以禁衛單寡為名召陝西將渠造以西兵五百補其缺造以兵入衛士皆迎自戢潛棄珠玉溝瀆或瘞墻陰殿中復肅辛酉欽宗幸虜營公實從十二月癸亥欽宗至自虜營靖康二年正月庚 欽宗再幸虜營公復從既駐蹕命公還都城尉拊

既旬日聞北狩之議公悲憤廢寢食移有司請老孫公及簽書樞密院張公叔夜止公曰此尚書求退時耶傳革與聞大政國家至此義當前死公闔門不出興復之責將誰屬語未卒公泣數行下曰某家世輔相非愛死而後國家恐能薄紙取辱耳二公命我以義我敢不聽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二月丁卯徽宗皇帝幸虜營壬申張公孫公將之虜營與公決別南薰門慟哭握手相勉以忠義哀動行路觀者莫能仰視當是時二聖既幸虜營太子諸王皆扈從無留者獨太上皇帝以太元帥康王總戎朔方內外隔絕莫知元帥府所向人心危懼公遣客蔡安中省吏張思聰潛求康邸姪得韋淵蔣師愈又得給使孫卞郭貴

於民間潛詢行府次舍以俟虜問元祐皇后自崇寧中復降居瑤華宮公在諫省具道本根所以誣罔狀請位號欽宗竦然還曰當即出制耶公曰欽聖后臨朝既命位號以姑復婦名正體順崇寧詔書非道君雅意徒迫于蔡京輩耳陛下視元祐皇后伯母也今欲尊崇不當下制舉欽聖已行之命足矣欽宗然之初還自虜營意虜且退師詔近臣豫定赦文公請首以復天祐皇后載于赦方屬藁未布而虜情中變欽宗再幸虜營矣后雖不克復然久處外宮名號不聞于虜以是獲安公深惟宗社之寄獨太上皇帝元祐皇后在日圖推奉之策虜既得志其衆皆思歸太宰張邦昌前使虜為所質與俱來大酋粘罕輩欲捐

河以南委之邦昌而去公素不與邦昌接聞之憂甚造邦昌所善呂勤訪其為人勤曰公毋庸憂邦昌疑：畏謹懦人耳公陰自喜曰吾事其濟乎三月辛卯朔邦昌入居都省公說之曰相公之入為真欲立乎抑姑塞虜意而徐改圖乎邦昌驚曰是何言也在朝士大夫皆道君與上所擢若邦昌果有此意誰復見容公曰相公及此言非唯宗廟社稷之福亦相公家族之福也因從容道虜中事邦昌曰邦昌在粘罕軍誰何嚴急環床皆甲卒夜卧輾轉輒升床檢校公以言動之曰此虜情也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今日人情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復保人情如今日乎邦昌變色曰然公曰女真言語不通本不敢有意中

國特以契丹遺民讎夾攻之役而燕人之被遣者怨我納之死地合二憾以求逞于我故縱更女真以至于此然大元帥在外人心有系元祐皇后在內虜復不知殆天力也相公雖勉塞虜意以紓難盍亟定還政復宗廟社稷之計則可轉禍為福邦昌曰此邦昌之心也公曰某所以不顧家族首建此議者以三世輔相當以復趙氏為己任願相公毋與好利者謀以亂視聽邦昌曰謹受教公退而傾橐中裝募勇士李進持帛書走大元帥府進縋城徑重圍為候者所遮以善解說得免它日公復見邦昌曰相公權以濟事雖迫于彊虜當微示人以意邦昌曰奈何公曰省中非人臣所宜處盍寓直殿廬晨出毋令衛士俠陞虜

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既未還所下文書不當尚稱聖旨邦昌皆如公言邦昌又謂公曰舜徒賢德衆所推與今日欲安宗廟社稷非得公共事何以濟因請公攝門下省公始不肯當邦昌曰政府虛位虜中遣心腹來擾之奈何公念肘腋間參以虜人且敗大事遂不復辭親黨諗公宜闔門勿出公曰某身為世臣敢潔其身而忘國家大計乎公雖攝門下省止書兵部尚書銜日治兵部事自如同列謂之公曰受命于上不可改也卻奉祿不內以兵部印封其券至饋粥不繼鄰僧哀公之窮丐米遺公賴以少濟徐秉哲亟請邦昌改年曰不虜首必大見猜公固爭得已然臺省文移畏虜不敢以靖康冠歲月公不

能禁獨兵部符檄仍稱靖康二年諸公聞之頗有效者吳玠莫儔請邦昌見虜使于紫宸垂拱殿公曰二殿乃正衙其可耶玠曰既權宜攝政權宜御此殿亦何傷公曰相公左右皆宮省久吏驟見御正衙必憤駭以為即真變且不測邦昌矍然而止王時雍議肆赦公爭之數日不能得公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號令不出一城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邦昌笑曰俚語謂錢氏肆赦五百外恐入李王世界公曰錢氏猶有數州地五代之際非素有君臣之分豈今比耶邦昌悟遽追其赦公乘間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若先羣議之未啓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則它人將有其功聲大義而

來討悔可追耶邦昌曰非敢緩也兵戈蔽道將何道之從公曰第預遣人俾軍民間之雖未克行異時按遣人日月猶可自明不然豈惟相公不可保其輩家族亦豈可保耶于是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行府須虜退發女真還師有期邦昌將出別虜酋公曰虜首或留兵防衛何以處之邦昌曰恐不至此公曰不可不為之備若留兵則動息為所脅制釋位還政之謀皆不得展社稷危矣相公當以死爭逆順之分政在今日相公其勉之邦昌至虜營粘罕果欲為邦昌置衛邦昌力辭翌日虜又遣高慶裔王訥來道留兵事公謂慶裔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或不遵南方約束必不相安慶裔曰留一勃董統之

可曰公曰時向熱勃董貴人假如萬分一致疾則南方負罪益深慶裔曰諾吾軍近在河北有變馳一騎見報則下鐵騎相援矣遂不復留兵四月庚申朔女真中軍行辛酉女真後軍行壬戌真女掃地軍行公謂邦昌曰大事其可緩乎或曰虜去未久請俟踰年公怒曰踰一日已惧其遲倘城外推尊冊立則城中奈何邦昌曰彭寵之事安保其無舜徒所謂人以德者也或曰虜若回兵公能禦之乎公曰女真糾合諸蕃啗以中國之利故為虜用今子女玉帛既厭其欲各思反其巢穴豈能劫而復南政使回戈則死于宗社處死有名苟猶豫不亟決軍民有變吾屬必為所魚肉遺臭萬世矣邦昌從公策遣使詣大元帥府勸

進遣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議已定邦昌下書乃尊后為宋太后公曰此事發端于予若云宋太后則人心疑懼矣吾不可預其禍亟在告卧家邦昌密使后姪孟忠厚持所見上太后奏視公曰前日未敢正名出于畏偏非敢中變也公起見邦昌竟如初議甲子元祐太后入居延福宮乙丑羣臣見太后于延福宮太后泣羣臣亦泣太后曰豈意國家遂至于此祖宗積德甚厚康王仁孝劉勇又何慮耶戊辰公趣邦昌歸政太后邦昌欲俟明日公曰時不可失遂以日晡集百官將校諭以太后垂簾迎大元帥入纂大統己巳邦昌易服歸太宰班出次資善堂庚午元祐太后自延福宮入拱宸門御小殿簾垂聽政公始議迎后

或以為無益后之 就輿都人初聞蹕聲喜極皆嗚咽流泣塗經太廟父老童稚引首望廟垣驩呼鼓舞濤翻雷動填衢溢陌異議者大誣服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太元帥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大赦改元太后降手書以是日撤簾命公奉手書詣行在所慶登寶位癸巳次南都乙未賜對上勞公曰宗廟獲全皆卿之力也除尚書 秩中大夫封掖縣男公感慨知遇

為上深陳致亂之原講求典故期以歲月盡還祖宗之舊錄節義拔滯淹飭邊備大畧粗舉李丞相綱夙敬公同在廟堂相得甚驩士大夫之在圍城者李丞相槩欲以叛逆罪之公曰王業艱難正舍垢納汙之時遽繩以峻法惧者衆矣圍中士大夫責

以不能死則可若直謂之叛逆彼豈無辭乎李丞相意不厭數遣其客胡瑄要說公區園城人為三等以差行戮且曰必如是方可表公忠義之節公謂瑄曰與君俱處城中衆以為可罪者纔十許人耳餘人本末吾輩所共悉寧可以叛逆加之耶由是李丞相始不快公矣時臺諫多李丞相所厚因論園城事并以中公太上皇帝出手札付尚書曰呂某昨邦昌僭號之初即募人賣帛書具道京城內外之事金人南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與餘人不同言官所不知仰尚書省行下公上章謝且力求去曰臣世受國恩異于衆人親受賢者之責所以不避虜人滅族之禍遣人冒園賣書于陛下盡謀奉迎向若虜人網羅得臣

所遣之書而臣之謀畫萬一泄露臣之一身當如何臣之家族當如何然則臣果愛死耶果不敢愛死耶臣之心迹顯然明白臣今求退乃其時也乃初心也臣猶自以為當去况它人乎况言者乎章連上至七八太上皇雖重惜公去而知公歸志確不可奪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時七月己酉也八月辛未公入辭賜茶便殿敦諭温渥公下車之十日劇賊張遇聚徒數萬陷繁昌勢張甚聲搖江東公治城壁聯保甲遠斥候扼險隘賊望風震驚犬牙不入宣境明年三拜疏請祠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建炎三年冬祀進封東萊郡侯虜騎比歲大入江湖間羣盜蠡起公避地轉徙于筠于連于柳于全于桂靡有定止紹興元年

七月丁酉以疾薨于桂州享年六十有八訃聞詔贈五官卹禮視常典有加八月壬申藁葬于桂州城南之龍泉子男五人長本中嘗任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終于左朝奉即提舉江州太平觀次揆中終于郊社齋即次翔中嘗任駕部員外郎終于右朝請即主管台州崇道觀次用中嘗任兵部員外郎終于右朝奉夫大主管台州道觀次忱中嘗任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終于右朝奉即知饒州女一人適右朝奉即蔡興宗孫九人曰大器大倫大猷大鳳大陽大同大麟大虬大興曾孫十六人曰祖謙祖仁祖儉祖恕祖重祖寬祖慤祖平祖新祖節祖憲祖永祖志祖慈祖義祖志而大鳳大陽大興大同皆蚤夭公體

氣高亮音吐洪暢衣冠甚嚴顧盼輝如也平生經籍之外無它事嗜居陽翟年六十餘矣猶自課誦五經日終一帙晨起環庭除諷詠聲琅然雖少年有所不逮滎陽公道學為世宗公蚤得其傳樂天知命既困湮鬱排抑詆挫無入而不自得晚歸朝廷遇大變兩陷虜營出入白刃間左右喘汗無人色公裕然如平時諸酋爭前問公康王駐軍何地公曰名王貴人在國門外猶且不知况圍城中耶一首怒目公曰尚書祇為趙氏乎公曰家世輔相實為趙氏聲淚俱墮時梅尚書執禮陳侍郎知質程侍郎振安給事扶以括責金帛不愜虜意駢首就戮中書高舍人伯振微服匿里舍為虜所族正色抗對不少下旁立者代公縮頸

故事誕節前期一月即浮屠老子祠祈祥會乾龍節有司脅于虜廢不講公獨往景德寺之寶勝永慶院行禮是日虜使在館公不顧其在桂林疾既革資政劉公珪訪公卧内公與劇談慷慨憂國言不及私迨至屬纊神閑氣定談笑而終公於死生禍福之際蓋如此靖康之難公含垢忍耻以就大計晚進後出不知前輩本末或以病公給事中胡公安國每為公辯且錄其語曰河間劉長厯丞相莘老之孫也來見曰諸人事邦昌者固不足論獨呂舜徒可惜余曰舜徒固自不同在圍城中遣人以蠟彈致元帥蓋累朝輔相身為世臣同國休戚必欲復趙氏社稷故偷生忍死偽楚之朝韓正大事誘導邦昌使之歸宰相班勸

進元帥皆其力也微斯人則邦昌外倚金賊為重内有范瓊之兵王時雍馮澥李回等已為之用京師人不知世間有三綱但云得邦昌救其死命莫不德之占據都城呼吸羣小亦大索處置使舜徒死節第潔一身耳以此易彼故寧受汙辱以救大事四方士大夫聞公之薨以文致奠紀公忠節者甚衆如御史中丞常公同則曰京師之禍廟社傾隳公以一身扶顛持危安劉之業平勃難之丞相呂公願丞相秦公檜則曰二聖未歸公不敢死竭力戴上以為天子胡公世大儒常公以風節聞其言皆世所取信呂秦二相亦自在兵間熟當時事者也紹興八年公長子舍人以臺劾罷語猶及公第四子兵部疏其誣辨于朝詔

錄送史館於是公之大節始明于世公之薨也寇難未平葬故
有闕後二十四年乃克改葬公于婺州武義縣之明招山實紹
興二十四年閏十二月己酉也惟公薨距今踰三紀言論風旨
浸不傳于世謹叙次終始藏于家使子孫有攷焉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十七終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十八

讀書雜記

讀易紀聞

乾九三在下體之上未離乎下而尊顯最是危懼難處之地故以乾三兢惕始能无咎且就學者分上言之在流俗中德行學業在衆人之上則忌疾者多非十分戒懼豈能免禍只為未離得流俗而名出流俗之上所以招忌疾也若是道尊德重已離流俗則流俗自不敢忌疾亦不須戒懼若已離得下體則為无咎蓋此文已出下體之外亦如學者躍出流俗之與流俗不相關無緣忌疾自然安穩不須戒懼淵龍之所安也乾九三易傳曰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

知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則何以為教讀者多謂聖人無待于戒只為教衆人故設教若如此者則是聖人處已教人分作兩段大失易傳之意蓋易傳言若謂聖人不須設戒則無以為戒設如設官之設非假設之設也教如儒教之教亦非教人之教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乾首出庶物為天為父為君無非為首安在其无首耶蓋乾者萬物之首非有心於首萬物也雖為首實未嘗為首也老子竊窺无首之義而曰後其身而身无居其後乃所以致其先迹雖不為首心實求為首也觀此可知老易公私邪正之辨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乾之六位自古自今隨在隨足何嘗不成但人不能明乾之終始故自見其不成其實六位无不曾損壞也苟大明乾之終始則事：物：中六位歷然森列應時俱成更無漸次終日乾：反復道也乾：不息也乾道反復如環之無端故無息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易傳曰比而效之謂之體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為人不能合故必比而效之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比而效之：謂也

貞固足以幹事世人多謂疏通者能幹事貞固者不能幹事此

蓋錯認朴拙為貞固耳殊不知世所謂疏通者雖能趨辯目前然不負不固終必敗事故惟貞固者為能幹事也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二者最難兼

忠信所以進德也有根則苗自長

進德脩業所以言于九三何也蓋九三乾、夕惕危懼不安之地也人惟不安然後能進苟自以為安決無進益之理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易傳云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蓋天之用未嘗一日而息天下本合常治然一治一亂者只為人與天不相似不能得天之用所以不治故必待天與聖人同得其用然後天下治也

上九賢人在下位而無輔蓋上九窮高極亢不能下賢所以賢人在下位而不輔之也

終日乾、與時偕行在天之時寒往則暑來晝往則夜來初未嘗息至于人則朝氣銳暮氣惰不能終日乾、者蓋枯於血氣不能與天地之氣相通故也若與天地之氣相通則與時偕行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自凡入聖全在一躍四離下位而升上位如人自凡入聖也非

一躍豈能變革乎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用九之道在乎元首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本未嘗為首因其元有父子故有父子之典因其元有吉凶故

有吉凶之禮本非天為首而創立之也此所謂天則
九二見龍在田德施既普自常情論之豈復更待學問而猶曰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者蓋健而無息之謂
乾若以德施既普為足而不復學問居行是有息也有息非乾
也

學聚問辨而又曰寬以居之何也蓋到此地位正須涵養此理
迫則失之矣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聖人與天無間譬如朋友忘
形行路之際或在我前而彼隨之或彼在前而我隨之並無形
迹也不必分解如何謂之先天如何謂之後天

坤君子有攸往人只說坤靜而不動故聖人以君子有攸往明
之使人知至靜之中其動本未嘗息也

天下惟有一理坤之彖止曰乃順承天德合無疆而已蓋理未
有在乾之外者也故曰效法之謂坤

乾之无首坤之先迷是知君臣上下之間皆不可多上人也
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陽者善之類
也陰者惡之類也善端初發且要涵養惡念初生便須翦除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大凡人出來做事多被人疑忌只為預先
多露圭角不能含章惟含章然後可以時發不是兩件事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易傳云或從王事而能無成有終者是其

知之光大也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此極其意味尋常人欲含晦者多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愈匿愈露者蓋不曾去根上理會自己知未光大胸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無安著處雖強欲遏抑終制不住譬如瓶小水多抑遏抑固閉終必汎溢若瓶大則水自不泛溢都不須間費力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居此地者湏是自如括結囊口都無一條縫始得

六五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服也中無定所坤以下為中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善如何得積惡如

何得不積肉羶則蟻集醃酸則蚋聚若胸中有容著善處善自然積胸中無容著惡處惡自然不積

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大抵惡念惡事最不可順他譬如忿怒若順將去必至于殺人飲酒若順將去必至于沈湎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春則見否則隱猶春生秋落氣至即應間不容髮初不待思慮計較也若謂相時而動則已作兩事看

所以獨稱賢人隱者蓋象氣不相通氣至而覺者獨賢人而已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屯難之世人皆惶懼沮喪不敢有為殊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

屯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若就學者言之如道學廢絕之時乃道之屯也當此時未可便有為須廣求有志之士共扶此道乃可有濟

初九盤桓說者謂初以剛居剛在屯難之世恐其銳于進故戒之以盤桓此說不然蓋初以剛明之才乃能與時消息自制其剛盤桓而不敢騁此正所謂自勝之強也此正謂剛也惟剛然後能盤桓孰謂以剛為戒乎

屯初九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人徒見君子居屯之難時盤桓而不進遂以為甘心遜縮無志于行正道殊不知所以盤桓不進者乃在于行正道也苟輕進易合豈能行道乎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九居屯難之時欲建侯以為助若自恃其剛陽之貴不屑屈已下賤豈能得民亦如主盟斯道者欲廣求人以濟道之屯若亢顏自尊不屑降意收接後進亦豈能得人乎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三以陰柔而所居不正故貪求妄動急于求鹿不待虞人之指導猖狂妄行陷于林莽此輕動之咎也惟君子心無利欲故能獨見其幾預知不可得鹿而遽舍之止于未動之先豈待既往有吝然後悔乎

六四乘馬班如求昏媾往吉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四居近

君之位得君之眷可以有為然其才陰謀不足以濟屯故將進復止如乘馬之班如若能自知不足下親睡于初與之同向前共濟天下之事則吉无不利夫子釋之曰求而往明也明之一字最宜詳玩蓋得時得位而肯自伏弱求賢自助非明者能之乎

屯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屯極則當通亂極則當治上居屯之極正是一機會然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為而才不足坐失機會故乘班如泣血漣如也象所以言何可長也者蓋謂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為治即入於亂亡只有两件更不容停待正如傷寒病極之時若下得一服藥是當

時無事若醫者庸懦狐疑不決則必至於死蓋此病不可停待也

蒙彖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說者多謂發蒙者不可自屈必待童蒙先來求我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苟急于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強告之必不能入矣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此說亢然不復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寡與道卒不明要須詳玩志應二字此無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于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區、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

初筮告以剛中也九二發蒙者也九剛也二中也剛中九二之

全體也當學者初來請問之時其心誠一故徑以全體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瀆蒙也再三瀆是蒙者瀆發蒙者今不曰瀆發蒙者而反曰瀆蒙何也蓋聖人教人不倦豈嘗厭蒙者之瀆我哉所以再三瀆而不告者蓋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苟未領解吾置之而不告彼雖未達其胸中天理完然不動也若再三瀆告之則彼將入于擬議卜度反瀆亂其天理矣此所謂瀆蒙也

山下出泉蒙易傳曰出而過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惟其未有所之故導之為江為海無所不可若已有所之則必難回矣君子以果行育德果決其所行養育其明德二者最難堅果決

者多不能涵養涵養者多不能果決殊不知二者本並行而不相悖果決中自有涵養之理涵養中自有果決之理蒙之六三為教者設戒也蒙之六四為學者設戒也教者必擇質美者然後可受如三之陰柔偏闇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羣陰所歸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利而動棄其正匹見人之多金從之而不顧其身者也女而如此豈可復取人而如此豈可復教故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豈非所以戒教者乎學者資質既弱必須親近賢者然後可以變弱而強苟如四之柔弱乃與二陽隔絕相絕是柔弱之人又與賢者相遠必終困于昏蒙而可吝矣故曰困蒙之吝獨遠也豈非所以戒學

者乎

下坎上以乾之健阻於坎陰之下故需待而進也然惟乾然後有所需非乾則素無所有於何所需乎

需利涉大川惟能需待所以審細瞻顧涉大川而無虞

需大象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雲上于天而未成雨猶君子未施于用而需待之時也飲食宴樂涵養此理而已與後世不得志而翹藥之託昏冥之逃者大異

需初九九五二爻之吉固不待言至于餘四爻雖時有悔吝然終歸于吉如二則小有言終吉如三之象則曰敬慎不敗四之象則曰順以聽也上則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大氏

天下之事若能款曲停待終是少錯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上既入于穴自處本位而下之三陽剛躁上進不速而來欲奪其位而據之此人情所甚不平也然上之地位雖正而才質甚弱苟恃其理之直而忘其力之不足與之紛競則必反為三陽所奪矣若能量力審執忍人之所不能忍致敬盡禮以待之則三陽雖暴將何所施耶此所以終吉也

衆人之言訟以勝為吉易之言訟以中為吉不中則雖勝亦凶也

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

小有言其辨明也尋常人爭訟所以拖延歲月長久而不決者只為耻于小不勝故不肯住終至于凶若知訟之不可長不顧小有言之辱更不報復目下雖似可耻終久誰得計其利害不待辨說而明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易傳曰守其素分雖從上之所為非由已也故無成而終得其吉也蓋在下位者為上所罷任往々忘其素分臨事不能退託擅以為己功此所以多得禍也只如薄尉驟為郡守所委任遂忘自身元是薄尉遇事專轉偃然以成功自居豈不招忌疾而致禍敗乎

九四不克訟復即渝命安貞吉以九居四是剛強之人處不中正之地本好訟者也然所承者五々至尊而不敢與之訟所復者三々至柔而不至于生訟所應者初々既相應亦非與之為訟者也左右前後皆無可訟雖有好訟之心略不得騁則其心必自還而歸善故曰復即命渝命正理也好訟之心既無所施則必復就于正理變而為善也譬如水之泛溢欲擊東岸而其岸堅而不可動欲擊西岸而其岸又堅而不可動則必循々歸于故道矣心之所之只有善惡两件于惡既不得騁不之于善將何之乎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九五聽訟者也訴訟之繁

多至千百聽訟者欲其盡善而咸吉苟件、尋一道理以應之則亦不勝其勞矣殊不知聽訟所以能盡善而咸吉者本無多術只是箇中正待之而已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說者多謂以訟受服終不能保必見褫奪此未盡爻象之意蓋以訟受服人情所最辱者若便見褫奪服不在身其辱亦除褫其服所以減其辱也惟其常著此服在身內則心自羞愧外則人共指目終朝之頃三次褫脫忸怩不寧一至於此其為辱也孰大焉若謂服為他人所褫則一褫便無何待至三所以言三褫者蓋其負愧懷耻視鞶帶如纏索時褫時服不能一朝居耳

師貞丈人吉无咎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

師彖剛中而應剛中言二也二以一陽為卦之主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之君為應然後能成功也苟五不應師變為坎矣將帥臨敵而上無君之應豈非天下至險乎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地中有水之象惟君子觀之則見地之容水體之以容民畜衆若小人觀此象但見地中有水謂不防之則橫流不可制必酷為法制御軍苛刻而致亂矣象一耳而觀者二焉此所以當觀象

六三師或輿尸凶二師之主將帥之象也三居二之上位高者也軍政當出于一非可使衆主之也三苟自恃位高不肯屈已從二之令侵撓軍政則令出于二其覆敗必矣所以軍中只論節制不論官爵

師不以律不直曰凶而曰滅凶弟子輿尸不直曰凶而曰貞凶彼其所以敢棄師律者恃其臧也彼其所以欲侵師權者恃其貞也其意以為吾謀苟臧何律之拘吾心苟正何帥之稟此所以弛縱專輒而至於凶

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成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上六居師之終功成之時也人君當功

成之時志驕意滿多用小人以適其欲如唐憲宗既平淮西之後用皇甫鐸程異之類是也故聖人嚴為之戒焉

師以二為主二將帥也以一陽而為衆陰之所聽命者也以比五為主以一陽而為衆陰之所親者也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于將帥而心當親于君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原筮者察之、詳也元永貞者求之、備也將親比依附是人夫豈細事哉故必察之詳求之備然後無咎六二比之自內貞吉或慕其利而比之或慕其名而比之或慕其勢而比之皆自外也

六三比之匪人易傳曰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

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隨時取義之說更當詳考蓋二之中正本未嘗存應而比初但三以私心觀之故見其存應而比初耳君子所為本公苟以私心觀之則見其件、是私故雖與君子相處亦如與小人相處無異也二本君子以三之心觀之則小人也三既看得二為小人故與二相比未嘗得近君子之益反得近小人之損也此三之罪非二之咎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上居卦之終不曰無終凶而曰无首凶何也見其无終則知其必无首矣治疾者必推其致疾之由也

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九陽也陽非久為陰

所畜者也故其志皆欲進復于上焉然則安于養而不復進者非可耻耶

己丑課程

奄位極于上士先王防患之意蓋微內小臣奄

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凡羞服幣帛匪頒好用皆在焉而其屬所掌王之膳禽酒服裘皮皆不會制其大而濶其細此所以能均節財用

九兩之序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師言賢而不言道身即道也莫重于儒莫尊于道至於師而二名皆不至焉師之任易乎哉

中於五而亢于上是乾至五而不可進也苟不可進則曷謂健而無息乎蓋乾至于上而極有極則有息無極則無息

剛柔相濟為中程氏用九傳

舍長子邯鄲而即晉陽襄子亦知所避就矣然厚長子之城實邯鄲之橐者果誰歆吾惜其不移臨難之智于無難之日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必于進者咎可知

宰夫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是疾也子 淺而 方深治疾者孰治之哉

吳起歷楚魏吳三國而皆逢尤焉國雖三而起則一也

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程氏易傳

或躍在淵自試也程氏傳曰隨時自用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程氏傳曰正位乎上當天德位稍偏則於天德不相當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政在无首處

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程氏傳

君子以成德為行此漆雕開所以不仕歟

程氏傳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修業而已學聚問辨進德也寬居仁行脩業也聖人兩字當看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無失則無得

憂悔吝者存乎介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有毫髮不相似則已違矣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惟得朋然後能喪朋
厭薄其類者未必能出其類也

觀子思之言苟變然後知君子之易事

孝公令于秦衛鞅應於衛為治者患無其意而已

決必有過若非勇決安能有所遇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先以五味五穀始繼以五藥治病以

藥醫之下也雖然豈獨醫哉疾鑿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而養之凡

療獸瘍灌而副之

其然後藥之養之食之昔之善教人

者亦然 鑿

趙良曰五殺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秦穆納晉

年納晉文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

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屯理也善端初發困於傾搖摧折而
自盡者豈知此哉

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儀乃以術而

激儀何耶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為其與秦境接壤也

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且危亡故韓

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為蘇秦也

太府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鄭氏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牙丈恐非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然則謂人主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者其學蓋未嘗出周官也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則膳服雖不會要不出關市之賦而已

內府允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推此古之相權可知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翦爪稍深則侵及膚

儀秦跡不蹈已非才也其跡不容復蹈也

周公之誥康叔既誥以祗適乃文考又誥以敷求殷先哲王又誥以丕遠惟高者成人是亦足矣尚復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彼學一先生之言暖：姝：自以為足者是獨何哉易傳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

易傳有亨則能光明而亨通

需於郊不犯難行也利用常无咎未常失也易傳曰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志動則身郊而心市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災在外而我即之致

寇非自彼也苟敬慎則何敗之有

訟傳既有所須爭所由起無所須

大司徒以保息六安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六曰安富後世

之政自謂抑彊扶弱者果得先王之意歟

畢公弼亮四世為周父師而康王之冊尚有罔曰弗克罔曰民

寡之戒康王非敢少畢公蓋規警勉饒此自君臣間常法初不

敢以耆艾廢也

樂毅代齊云云曰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

其民則難慮也推此言則世之論

卿大夫各掌其卿之政教禁令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黨

正各掌其政令教治教政未嘗為兩事也

卿大夫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則各守其閭

然則闕雖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

也鵲巢鷓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師帥弟子輿尸負凶權名正

觀頌人之詩然後知心有所移則世所謂紛華盛麗舉不見况

道乎

許歷之諫趙奢之聽可以例洙泗師弟子答問先豪釐則喪身

師氏孝德以知道惡肉死則不知痛

變風極言淫亂所以發人羞惡之心

物相親比而無間者莫如水在地上相入

有孚盈缶

皆滿腹誠

小畜傳小則聚矣

道不積則

月出之詩刺好色也一章之終曰勞心悄悄兮二章之終曰勞心
惓兮三章之終曰勞心慘兮吾是以知可欲之謂善

澤陂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此夫子所以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之戒

小畜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易傳云二五皆
陽剛皆為陰所畜俱欲上復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
強于進亦不至于過剛元祐諸賢以此義

允貨不出于閔者舉其貨罰其人司閔

既雨既處尚德載而繼之曰婦貞厲周公之憂懼有以也
彤弓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彼印利而不忍予者是獨何哉

泰小往大來

觀國者觀勢不觀事

復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曾子吾今知免

泰內健而外順否內柔而外剛何也乾健也坤順也否則上下
交有天地之形而無乾坤之異故不言健順

雨無正序

角人徵齒角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羽人徵羽翮于山
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蓋古之富民各隨其所產以當其賦視後世以錢為賦責民之所無异矣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氣運之常也艱負无咎轉移之理也

泰六四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小人嗜利者也今乃不富以其鄰小人棄信者也今乃不戒以孚蓋為三陽所迫同舟遇風之時也君子之于小人其可迫之已甚歟易隨時取義與內不相妨得其所自不相妨

泰與大有皆以六居五則人君之處盛成者可知矣

否六三曰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人無有不善所以包畜邪濫至可羞耻者豈其本真也特所處之位不當而已位之一字當詳玩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士四人中士八人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致廣而盡精微

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易傳云此文深見小人之情狀所以深見小人之情狀者豈鉤距揣摩而得之哉

有无咎然後可畜荀子養心莫善于誠之語未瑩

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續太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天府掌藏寶鎮而官府鄉州鄙之治中與賢能之書與民數穀數皆藏於此則聖人之所寶可見

火在天上大有傳高在天上炤見萬物之衆多而大有是未嘗無特不見而已

大有九五易而無備傳

蒙雜而著雖昏蒙雜亂是理瞭然已著

穰侯為范睢所穰范睢為蔡澤所穰其事政艱然穰侯使范睢避匿范睢容蔡澤倨見此其得禍之輕重歛歛疑大故于專開禍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雖

介不以與人然接世酬酢要當畧潤澤之又不可失初意

冢人掌兆域凡有功者居前

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放者難收狹者易廣

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注恐非

圜丘方丘宗廟之樂無商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平居也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遇變也

冉子違命而多與子華粟門人違命而厚葬顏淵彼其所以敢違

夫子之命者蓋自謂過於厚也意者未猶聞過猶不及之論歛

幽詩幽雅幽頌雅頌恐逸

豫利建侯行師

豫六四楊敞車千秋之不足以當之

魏安釐王問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似非法

趙使武襄君樂采代廉頗廉頗怒攻武襄君廉頗出奔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荊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

發於己而發于人烏可久耶

觀豫六五之象然後知上無耽樂之君則下無擅權之臣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古人見得分明如此

隨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失也

隨九五傳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于隨善中不實豈能隨善

少儀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蠱傳蠱乃有事也天下本無事

利涉大川往有事往則有事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猶繼以厲終吉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祖可則志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
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
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
也如此方能保身

臨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初感於四也而志行正二感于五者而曰未順命則下之事

上可知矣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外求不若內求

王功國功治功之辨

觀有孚顯若白鵲眸子不運而風化

易傳見天地之神體神道而設教莫能見則

闕觀女貞亦可醜也見之不能甚明而能順從在今學者已不
深待人
之意厚

六三觀我生進退是居上下之交政
是用力斟酌處

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就小規摹中彼善
此要之無益

噬嗑傳聖人觀齧合之象推之於天地萬事使皆去其間隔而

合之頰子未達一間亦間也鑽
卯之勤其噬嗑之用乎

噬嗑而亨不噬嗑而欲自亨者世之所謂無礙者也

噬嗑初九履校滅趾即發足處
即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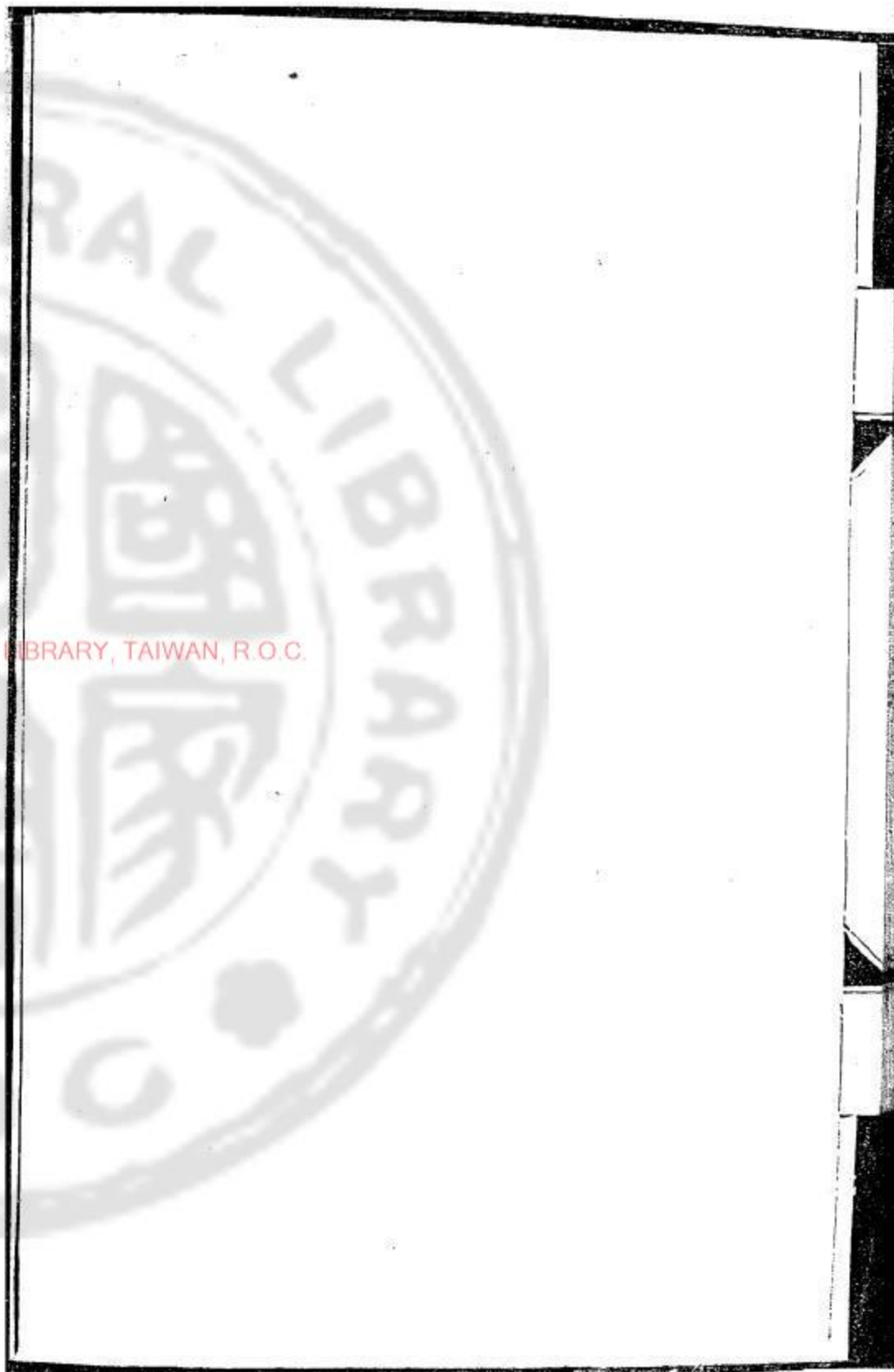
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

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聽不專雖
讀告奚益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十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十九

讀書雜記

春秋講義 乾道庚寅嚴州

序

學欲切而思欲近吾夫子作春秋蓋以深切自命而傳經者亦謂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君子將用力于切近之地置是經其何從昔者某嘗讀是經矣降隱訖哀閱君十二其褒者既往之功也其貶者既往之罪也其國其爵其氏其名皆既往之陳迹也終日歷數古人之臧否而我無與焉不識所謂切近者果何等語意者夫子之褒貶借古而警耶生同世居同里榮悴休

戚尚有旁觀平睨茫然如不見者况用賞罰于冢中枯骨若今人何聖人作經殆不如是也然則春秋所謂切近者豈無所在耶通古今為一時合彼已為一體前和後應彼動此隨然後知吾夫子之筆削本非為他人設苟尚有絲髮之蔽判然已為二物矣經非踈我而我則踈經盡內訟我之未近不當妄疑經之遠也某始學者也切近用力之地何足以知之敬因諸君問津焉

隱公

始隱之說諸家莫能定于一非晚學所敢折衷嘗試以夫子始作春秋之意與諸君論之孟軻氏有言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

有作孔子懼作春秋說之邪也天下所同聞也行之暴也天下所同見也同聞同見而惧者獨孔子焉是何也手足風痺雖加笞箠頑然而不知痛無疾之人一豪傷其膚固已嘖感慘怛中心達於面目矣人皆風痺而孔子獨無疾宜舉世不懼而孔子獨懼也春秋既成而亂臣賊子懼向者懼不而今者懼果安從生哉亦猶風痺之人倉佗和緩療以鍼石氣血流注復知疾痛苛瘡之所在是非自外至也豎能發其知而不能與其知也覺有先後人無聖愚未懼則為亂臣賊子既懼則克念作聖庶乎其可進矣吾徒終日酣醉邪說暴行中莫覺莫悟漫不知懼自今以始盍謁鑿於是書一鍼一石其痛其否諸君其自知之矣

豈他人所能預哉

元年

命日以元虞典也命祀以元商訓也年祀日辰之首其謂之元蓋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說春秋者乃言春秋謂一為元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之也彼竊意因舊稱則不待聖人之筆創新例然後見聖人之功於是謂一為元之論出焉抑不知天地之間名數聲形無非至理聖人亦何所加損哉特舉以示之而已首年之稱元未有知其所始者自夫子筆之春秋舉以示人而百聖之所宗萬事之所統咸見于一字之間奚必名出夫子而後謂之精義哉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邦舊則

周之名亦舊命新則周之名亦新周則一而新舊二焉學者盍以是觀之

春王正月

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授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書載舜禹授命之始正月之外未嘗復加一辭也春秋樂道堯舜之道而以王冠正月其書法與典謨不類是獨何歎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大綱已舉大法已明苟復加一辭則為贅矣春秋之時人欲肆天理滅泯、禁、瞽亂昏惑夫子不得已而標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上然後天下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予奪褒貶無非王道之流自歲首至歲窮三百六旬之間視聽食息無非王道之發見向若夫子不筆之於經則人雖終日不離王道之內習不察行不著亦不知王之為王矣嗚呼夫子雖欲如書之無言豈可得哉

不書即位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昔無今有者皆夫子所筆也昔有今無者皆夫子所削也夫子之筆始于書王夫子之削始於不書即位始筆始削蓋有大義存焉說者論隱公之不書即位或以為攝或以為遜或以為不舉踐阼之禮或以為不明嫡庶之分信如是則春秋所辨者特魯國之是非隱公之得失耳嗚呼春秋

萬世之書也一魯國之是非一隱公之得失豈大義之所存哉雖使隱公果非攝果非遜果行踐阼之禮果正嫡庶之分春秋亦將不書即位焉是何也治綱者目在所後治源者流非所先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諸侯受命于天子此天地之常經春秋之闡綱大原也自周失政諸侯私其土專其封父終子襲莫知受命于天子故春秋首奪隱公之即位使萬世之為子為臣為諸侯者咸知身非已有爵非已有國非已有三綱得存五品得叙皆夫子一削之力也彼魯國隱公之故特萬目之一目衆流之一流耳豈足以盡春秋之大義哉或曰春秋十二公之即位皆非受命于天子者盍皆削之可也何為有書有不書曰夫

子首削隱公之即位端本正始大義既已明矣十二公雖均不受命于天子然罪有輕重情有淺深不辨則非子思所謂文理察察足以有別也故曰致廣大而盡精微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此春秋見于行事之始也義不勝而私交焉信不足而盟詛焉是固春秋之所貶然聖人之意非可以兩端蔽之也隱公即位于今三月國人叩首望維新之政意者必將創業垂統以大正於魯顧乃汲汲然結好于附庸之邾其本既隳其志既狹其示人者既不廣矣隱公豈以初政先務無若盟邾之急耶則王命廢墮竊位專土而不能討也嫡妾混殺基禍產亂而不能辨也

國柄下移擅興專決而不能救也一國大綱三者實繫釋此不圖而邾婁疥癬之是憂首尾倒置規撫衰削遠近安得不解體姦雄安得不窺伺哉竊意鍾巫之難未必不兆盟于蔑之日也此聖人所以警後世人君正始之大義也伊尹有言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隱公其亦未見此論邪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兄弟天倫也管叔之誅周公之不幸也史集其事曰乃致辟管叔于商一語而三致意焉辟之為言法也五法之所當加也周公以王法討叛臣周公不幸適尸其責本非兄弟之相戕者也

而其辭猶始以乃而繼以致重之惜之憂之難之徘徊猶豫不忍之意惻然見於言外此固天理人情之極也鄭伯養成叔段之惡納之于誅芟鋤翦伐略無一豪顧惜春秋因其情而書之曰鄭伯克段于鄆得雋則謂之克勝敵則謂之克兄弟干戈相尋人倫之大惡國家之大辱此何事而言克乎鄭伯泯滅民彝視其弟如戎狄寇讐勦除蕩覆不遺餘力此春秋所以因其情而命之以克也克則不可言弟謂之弟則不可言克蓋克非可用于弟而弟亦非可克之人二者固不得而並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夫婦人之始也死喪人之終也人道始終之際莫嚴焉故夫婦

之典實天所叙而凶禮則五禮之二也昔臯陶為舜陳謨典禮之後必繼以同寅協恭和衷哉者蓋天降生民主之天子輔之大臣凡以為此而天子大臣同心協志兢代天者亦專以為此也平王居舜之位乃使宰咺賵諸侯之妾宰咺居臯陶之位乃奉王命而賵諸侯之寵妾舜臯陶所以共治之天職至平王宰咺而盡廢矣陵嫡妾之分則天叙之典廢焉濫賻賵之恩則天秩之禮廢焉夫婦之典廢則人道不得而始也死喪之禮廢是人道鬻終也終始俱失天下豈復有人道乎此孔子所為懼春秋所為作也其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其意蓋謂以天王上宰之尊而下賵諸侯之寵妾胡然而天也胡然

而王也又胡然而宰也不待去天貶秩而居此位者固已汗顏
泚頰而無措足之地矣其為萬世君臣之戒深矣哉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內不書名微者也外不書名微者也以微者而專兩國之盟春
秋書之豈譏其輕盟誓之重乎曰盟非盛世之事也誠意不孚
假牲血引禍福以相要劫其交際亦既薄矣輕盟誓者固不足
論重盟誓者亦豈聖人之所取乎聖人所以筆魯宋微者之盟
於春秋非惡其輕盟誓之重乃憫其習盟詛以為常也君與君
盟卿與卿盟則猶謹之難之未遽以為常事今魯宋盟詛成俗
習貫玩熟微者亦得主之殆以盟詛為日用飲食之常也以盟

詛為日用飲食之常是泯：禁：皆失其本心也聖人表而出
之所以覺一世之惑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允春秋書來其義有三內女書來例也中國書來貶也戎狄書
來略也祭伯以畿內諸侯而書來意者以私交而貶之乎祭伯
為周卿士親見王綱頹廢不能佐天子而一正之乃下此外交
於列國宜聖人深貶之也昔召伯亦嘗為王卿士矣黍苗之詩
曰芄：黍苗陰雨膏之悠：南行召伯勞之召伯一行而四國
被其澤至於上天之膏雨分功其盛乃如此祭伯一出而春秋
賤之使與介葛盧白狄比抑何衰耶召伯：也祭伯亦伯也班

爵同而榮辱異作經者豈有憎愛于其間哉咸其自取之耳

公子益師卒

具萬理于一言者聖人之筆為然益師之卒載于魯史者不過史氏凡例之常耳聖筆一書懲勸交舉見王命之重焉見天職之公焉見君臣之義焉見死生之際焉史氏之法未有朝不坐宴不與而志其卒于簡牘者益師以卒書必魯之大夫也春秋沒其爵蓋以命不出于天子雖有爵猶無爵也于此可以見王命之重矣內大夫之卒益師首以公子書所以譏魯之用人不以賢而以親視天職為私職故特書公子以著其罪于此可以見天職之公矣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民之秉彛不可泯滅手足虧折腹心恠傷隱然疾痛非自外至故春秋于大夫之卒必重

之嚴之謹書之而不敢遺於此可以見君臣之義矣卒者人之終也得正而斃乎其不得正而斃乎全而歸之乎其不全而歸之乎一觀聖筆森嚴肅厲形神俱竦於此可以見死生之際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蓋有不可勝窮者學者不是之求方且尺較寸量耗心于日月瑣碎之例是獨何哉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邈然處于侯甸采衛之外當是時華戎之辨固不待聖人而後明也王道既衰疆域異類始錯居于中國疆土相入蹄踵相交室廬相望習熟見聞寢不知有華戎之辨矣魯號為禮義之邦尚招戎狄入內地屈其君之重而與之會

則其他魚者習而不察固其所也春秋懼天下遂忘華戎之辨故書公會戎于潛以警之使人知壇壝之上此為公而彼為戎還人心于既迷過夷狄于方熾經渭華戎于一言之間此春秋之功所以與天地並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小大之論君子不用之于強弱之間而用之于善惡之際莒之與向微乎微者也填然而鼓勃然而鬪自諸夏視之若蚊蚋之過前魯何足以煩聖人之筆哉然春秋表而出之置于諸國友兵之首非固為叢脞而敗謹嚴之體也蓋以勢而論則莒向之事誠小以理而論則擅興之罪實大天下有王侯甸男衛地形

相錯坐視可乘之利而不敢動是豈畏山河之阻而憚金湯之險哉蓋必有大大可畏者而奪其情也今莒之於向一有違言遽敢興師入其國都則是畏心已蕩然無復存矣莒向之事固不足言畏心一亡大防巨限弛壞蕩覆亦何所不至哉春秋書之所以還天下之愚其旨深矣以強弱為小大非知筆削之旨者也

無駭帥師入極

內大夫之不書氏其已賜族者去之所以示義也其未賜族者書之所以紀實也無駭之不氏意者未賜族而紀其實乎何以知之以其卒而知之內大夫之生而不氏者筆削之際固各有

義至於卒而不書氏者獨隱公之初無駭與挾而已苟以卒而去氏為貶邪則是通春秋十二公之時自二人之外舉無可貶者也牙之謀亂遂之殺嫡意如之逐君猶皆不去其族無駭與挾初非有三人之罪何為怒彼而貶此邪是知二人之卒不書族者蓋因其未賜族而紀其實也以無駭之卒而推無駭之生則不書其氏者實無氏之可書耳帥師入極無王陵弱其罪已著豈待闕其氏然後為貶哉聖筆之貶稱物平施有因罪而無加罪入之一字既足以盡無駭之責聖人必不復求有少加之也學者所戒于不遷怒者夫豈止怒甲而遷乙哉雖怒所當怒於其怒之節有豪髮之踰皆遷也學者當深觀春秋以察天理

人欲之辨

甲午左傳手記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志惠公之無嫡也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志隱公之為次正也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志仲子之歸實後聲子所以貴寵之者非其道也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志惠公未有子桓之命奉之者乃在于隱公既立之後也文約志明蓋如此穀梁子之論允矣等之左氏未免于辭費也穀梁子謂惠公既勝其邪心而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是惠公之世隱未嘗為太子也隱公元年書非公命者三郎之城則擅興大眾焉翼之盟則私

交鄰國焉至于新作南門抑又甚夫威令至不行于墻屏之間尚何以為君蓋不正其位體輕權奪無以檢衛其下也故君子大居正

武姜以寤生而惡莊公以少子而愛叔段此婦人女子之情不可以理詰者也為段請制莊公既以險辭之矣懷不能已復欲請京亦耦國之大都也幹母之蠱不可負委曲調護勞而不怨庶乎有以慰母氏之心也乃不復擬議亟使居之其曰姜氏欲之焉辟害筆之簡牘尚有餘怒當時母子之間可知矣城穎之難復霜堅冰之萌其見于斯穎考叔聞莊公之悔而有獻焉及其悔之新欲引之於當道於

斯時也無以發之俄而消沮退矣者多矣踐誓而隧則非易直之體學之病也

隱公之世王章槩有存者競鄭爭政而莊公俯就其左猶以王官為重也石厚欲定州吁而朝陳請觀則猶以王覲為寵也伐宋名以不王則王職猶共也討蔡衛郟名以不魯王命則王事猶嚴也祭仲論京不度則過制之城猶未衆也無駭卒始請族則世官之敬猶未遠也魯鄭易田之議閱二世而始成則猶難於專地也鄭不敢縣許而使大夫監之則猶疑于滅國也泰山之有祊則巡守之蹟猶可復也九宗五正之有後則封建之制猶可尋也蓋隱公之元距平王之東遷四十九年矣弛廢隊失

日銷月鏹歷五十載可見者猶若是况東遷之初乎君子是以責平王之無志也

周之東遷晉鄭為依父兄國人所共悉也文侯沒而晉衰矣然霸國之餘業故家遺俗未改苟同其憂而除其偏王室豈無所憑藉鄭莊固不違父祖其智畧猶足倚率桓以來於是二國奪其政焉取其田焉助其蠹賊而伐其本根焉其柄任者乃將亡之魏而有寵者乃方亂之陳也以其所予奪親疎者觀之王靈不競抑有由矣周公告成王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此馭世之大柄也萬國並列苟無以識別其向背臧否之實屏衛者安得不退志跋扈者安得不動心乎是故左晉鄭而右

魏陳周之所以不能保其天下也擯高國而崇陳氏齊之所以不能保其國也遠杜洩而通豎牛叔孫氏之所以不能保其家也

晉楚齊秦並為大國春秋之初晉判為二骨肉相攻秦始得雍方自封殖皆未遑外事楚雖浸盛近其四旁申息之屬嘉好征伐猶見於傳則其患亦未迫也獨齊僖國家閒暇力最之餘瓦屋之盟駸、乎有糾合夏盟之意人或謂之小伯鄭地雖褊莊公權譎於輦流為小出其會盟侵伐每與齊相首尾故天下之勢頗向於齊鄭然二君者規摹隱隘無經世之大畧假王室以號令已非正道又不能同事以久夫權定魯位成宋亂逆順之

理義利之辨情而不察至於相率以紀為穿窬盜竊之計其步武益促矣識量皆有所及終不能集天下之勢一時諸侯驕慢如自漫不以齊為忌特未至于身受兵耳此亦限于強弱之形非果有以服之也若鄭則兵益勝而國益輕左枝右梧酬酢不暇其折衝禦侮者微矣周既失御所謂顯諸侯者復止如是所以干戈日尋散無統紀譬彼舟流而不知所屆也

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與戎為會蓋非一日矣戎請盟公辭再請而後盟于唐盟戎其始於此乎

博者之盜當其始博未有為盜之情也及財匱則自至于盜詈者之鬪當其始詈未有決鬪之情也及忿極則自至于鬪州吁

受寵之初亦豈遽有篡弒之心哉因寵而驕因驕而縱因縱而暴莊姜惡之桓公忌之州吁始憂不能免而求免之心生矣如人之病傳變經絡展轉推移固有所必至也善乎石碻之言曰寵而不驕：而能降：而不憾：而能矜者鮮矣蓋失愈遠則收愈難故君子謹乎其初五父始諫陳侯善鄭至身往涖盟則其軟如忘甫數年耳前日之言何在也心之易失識之易昏如此詩人憫其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師友之於人切哉

鄭伐宋入其郭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郭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辭使者二國自是交惡矣聞與國之難辭氣舒緩無顛倒衣裳之意此隱公之失也不量宋

魯邦交之淺深遽相責望應以忽忽此使者之失也隱公本欲救宋為一語所觸忘其初心變姻好為仇讐不持其志而暴其氣亦何所不至哉

左氏綜理微密後之為史者鮮能及之然以隱公不書即位為攝是有見于魯史而無見于春秋也以周鄭交惡為不信是有見于盟約而無見于名分也以歸魯地為正以存許祀為禮是有見于節目而無見于大體也蓋未能不易乎世故其論議每如此以是例之其學之所至格局之所止皆可識矣

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消息盈虛之運智略之士蓋有或能窺之者矣故言治者懼焉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二十

讀書雜記

讀史綱目

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
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深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
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謂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
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
不害其為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于戰國三分之時既有
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天下
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

看一君之統體二者常相類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興所以衰事之所以成所以敗人之所以邪所以正幾於微萌芽時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

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為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官制

歷代設官統體以周論之三公六官上下相臨本末相承其意如何職事交牙彼此相益其意如何謂一事關者自周迄于今日因革損益或事輕而官重或官輕而事重或分或合或簡或繁

且如漢九卿較周六官一官所掌今歸幾卿一卿所掌今隸幾官統體孰正孰偏出納孰壅孰決參考孰踈孰密丞相御史統九卿與周三公六卿其異同優劣如何每代皆當如此推究又如歷代事權所在如東漢雖設三公而事權乃在尚書之類皆當精攷歷代用人次第一為謂人材所出之塗及其流品科目世族軍功納粟吏胥之屬一謂遷除來歷遲速次第

兵制

歷代兵制沿革或出於民則考其成丁歸農之限耕戰部伍之法調發教閱之節屯戍替易之期以西漢言南北軍為復召募為復科差為復常聚為復更番隊伍人數糧食多寡皆須見其

委折郡國之兵虎符調發如何徵集平居如何聯屬事訖如何放散亦須見其曲折或出於兵則考其兵民之分起自何時其部伍調發廩給之制歷代之兵內外輕重之勢如或聚于國都或聚于邊鄙之類歷代用兵道里之遠近歲時之久速形勢之利害糧食之難易將權之專雜軍律之得失皆當詳考

財賦

歷代財賦本末源流統一代論之其初何故贏餘其後何故匱乏比較出入多寡求其所以然仍考出入都數察其所偏在上在下考其所滯在彼在此明有所增而暗有所損小有所棄而大有所得凡興廢因革皆兼考其義之當否時之升降事之利

害又如財賦中條目大者如租稅監鐵錢幣田制之類皆當別考其損益盈虛之大端

刑法

歷代用刑繁簡寬猛其意其法皆當兼考法謂大法及雖一法而有深意者及其應效謂如武帝立見知故縱之法而盜賊愈多光武盡除其法而盜賊清之類大於此者以又如特起大獄如楚王英及論囚之數亦斟酌其關治獄之類體者抄之

政事

謂政事之大者如制度禮樂官制納諫恤民用兵任相任將財賦大沿革法度大更張及刑獄之大者皆是並止寫出大綱謂

如財賦止書某年權監鐵囚某人建議有何大利害至于制度曲折則不編又如用兵止書某年遣某將伐某處孰勝孰負所得者幾郡所失者幾軍其計謀曲折並不書

君德

如漢紀高祖寬仁大度之類凡志傳中所說德處可類出

相業

前政事門說任相止是書用某人為相幾年除幾年罷至于此門則編為相事業如蕭曹為相大體如何規摹如何措置如何盧杞李林甫姦邪之狀如何石慶公孫賀為相委靡之狀如何

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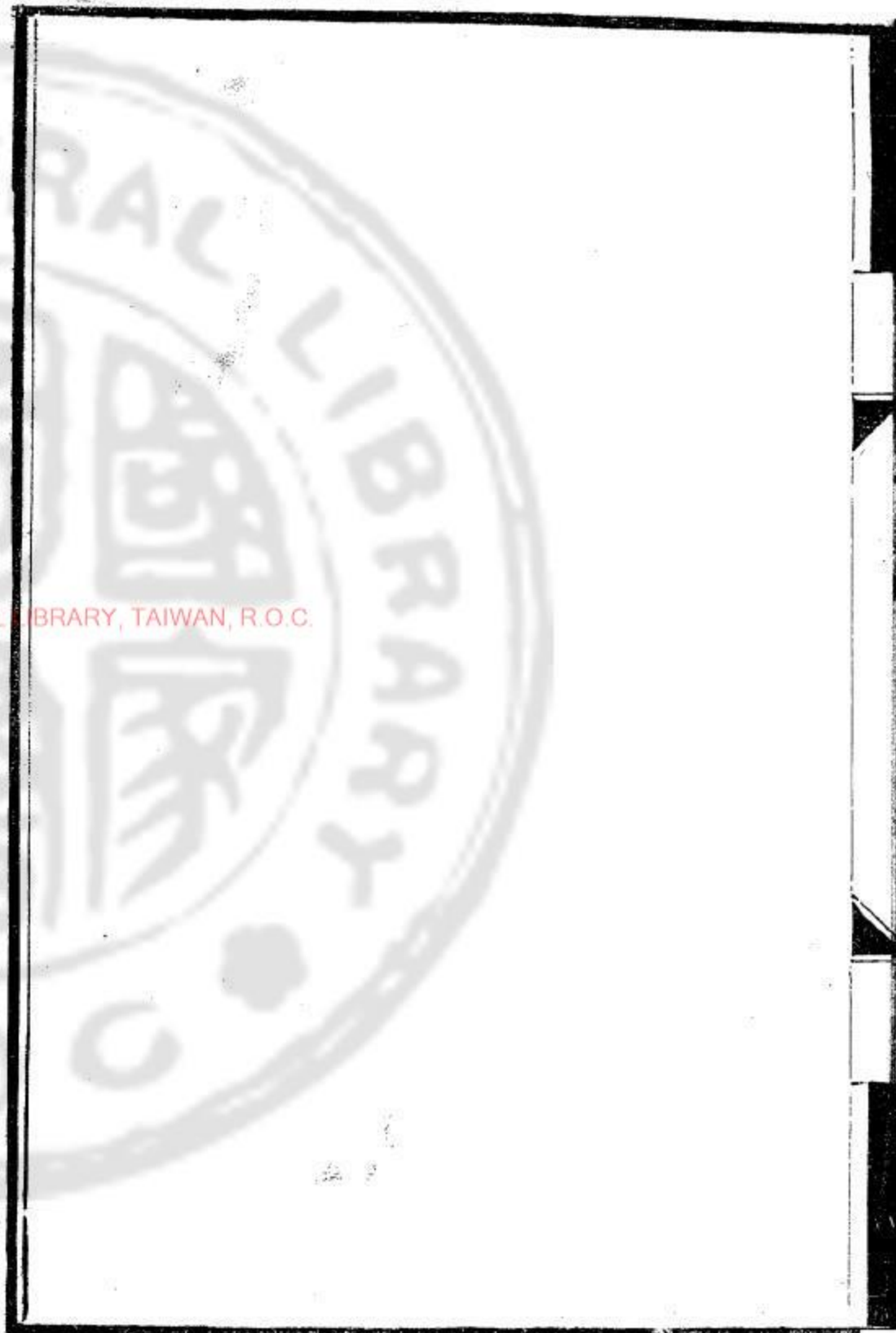
君之昏明國之強弱安危君子小人之進退消長土地之廣狹戶口之多少權柄所在皆是權柄所在謂如內重外輕外重內輕權在宰相在貴戚之類

風俗

謂如史傳中說文帝煙火萬里耻言過失說武帝北邊蕭然之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二十一

讀書雜記

韓史記十篇有錄無書

班固前漢書司馬遷傳云十篇缺有錄無書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記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今各隨其篇辨之

其一曰景紀此其篇具在者也索隱信張晏之說遂謂景紀後人取班書補之學者取司馬氏班氏二紀觀其去取詳略之意其才識之高下可默喻矣此紀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不惟非生班孟堅後者所能補亦非元成間褚先生所能知也况用意

高遠豈他人所能辨乎

其二曰武紀十篇唯此篇亡衛宏漢舊儀注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衛宏與班固同時是時兩紀俱亡今景紀所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紀終不見者豈非指切尤甚雖民間亦畏禍而不藏乎

其三曰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闕叙後自太始元年以下則褚先生所續耳

其四曰禮書其叙具在自禮由人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樂書其叙具在自允音之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

其六曰律書其叙具在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

其七曰三王世家其書雖亡然叙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則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略叙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况是時三王方就國豈有事績可記耶贊乃真太史公語也

其八曰傳靳蒯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利缺者也張宴乃謂褚先生所補褚先生論著附見史記者甚多試取一二條與此傳並觀之則雅俗工拙自可了矣

其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太史公本書歐陽文

忠公每有製作必取此傳讀數過然後下筆其愛之如此末有
褚先生所論數百言乃張宴所謂言辭鄙陋者也宴并與其傳
疑之此豈褚先生手筆乎

其十曰龜策列傳其序具在自褚先生曰以下乃其
古文尚書兩漢諸儒皆未嘗見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
出遂疑以為偽也作者關鍵張宴雖不足以知之如此傳序存
傳亡使宴稍詳讀之不應悉以為非亦由史記高古習之者少
宴亦未嘗究觀爾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二十一終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二十二

讀書雜記

讀漢書手記

王莽傳賓客滿堂湏臾一人言太夫人苦其痛當飲其藥比客
罷者數起焉 居攝三年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為功
顯君總線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凡一弔再會 事
寡嫂及孤兄子行甚飭備兄子况使莽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
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光年小於莽子宇莽
使同日納婦 居攝三年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况令殺人
莽大怒切責光 母曰汝自眊孰與長孫中孫遂母子自殺

世謂莽始矯偽而終改節是不然利在孝友則孝友利在悖
虐則悖虐終始為利而已矣改節之有哉

莽讓爵邑須百姓家給人足然後加賞百姓家給人足大司馬
大司空以聞 莽白言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
膳因上書出錢百萬田三十頃助給貧民

莽之前後不相揜皆類此

初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
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
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于泉陵侯劉慶前輝
光謝嵩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

莽輒復封舜歆二子及豐孫等爵位已盛心意已滿又實畏漢
宗室天下豪傑而踈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歆
內懼而已豐素剛強由是不說云云

豐父子誅 舜憂死 歆父子亦誅

三子成王莽居攝之勢而不欲莽之居攝苟或致曹操九錫
之功而不欲操之九錫是猶培其根而惡其實也

嚴尤素有智略時遼西大尹田譚為高句驪兵所殺州郡歸咎
于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他心宜令
州郡且慰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
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穢貉遂反
匈奴右骨都侯當嘗內附莽欲誘迎當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

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
長安藁街一胡人耳不知在匈奴有益莽不聽 尤諫尋邑亟
進攻宛諸城自服又以歸師勿過皆不聽 論匈奴三策五難
劉聖聚衆汝南稱尊號尤降之以尤為大司馬十餘日敗尤
死

嚴尤長於料事短於擇君

魏豹立為王魏媼納其女薄姬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
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魏豹初與漢及聞許負言心喜
背漢中立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而薄姬輸織室有
詔內後宮生文帝

卜相之不驗者姑勿論此其尤驗者也其禍福何如哉

栗姬男為太子王夫人男為膠東王栗姬妬言不遜帝心銜之
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墮之計未有所定王夫人
又陰使人趣大臣請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
母以子貴今太子宜母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遂案誅
大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憂死立王夫人為皇后男為太子
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

司隸奏趙昭儀滅繼嗣請事窮竟議即耿育上疏以為不宜暴
露私燕誣污先帝使謗議下流後世遠聞百蠻甚非先帝託後
之意也遂不竟其事

耿育可謂知體矣

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已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日夜共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廼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云云

繼絕世 給貧民 制禮 作樂象刑 輟訟符瑞

傳曰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王莽不學寒浞而暗與之合豈姦臣授受一道耶

漢興終于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

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

班固論外戚之成敗深切著明然謂許史不敢縱恣亦誣矣殺蓋寬饒害蕭望之皆是物也縱恣有大于此者乎

貨殖傳

名氏見于傳者四十人力田務本以其道而富者宣曲任氏而已其餘唯李克務盡地力秦楊以田農甲一州猶知不忘本業自三人之外皆鼓鑄魚鹽轉販姦軌犯法者也本業如此之少末作如彼之多民安得不困乎

富家相矜以久賈過邑不入門故師史能致千萬三過其門不入孽、為善者大禹之徒也過邑不入門孽、

為利者師史之徒也

白圭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以變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于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

雖天下汙賤之事不可以苟為也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上下不同而用力均也使白圭以是心為善孰能禦之

烏氏羸秦始皇令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巴寡婦清始皇以為貞婦而容之為築女懷清臺 張長叔薛子仲嘗十千萬王莽皆以為納言

羅裒致數千萬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

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

凡邪臣之以貨事君入于君者錙銖而假君之勢入于己者丘山矣乃反謂之忠豈不惑哉觀羅裒之事可以解其蔽

朱家專趨人之急甚于己私

成已以成物正也趨人甚于己豈其情哉

郭解弟子與人飲彊灌之人怒刺殺解弟子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臯其弟子收而葬之 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直更過數吏弗

求恠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迺肉袒謝辜

解果以婦子有辜當死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使人微知賊處待其窘自歸迺赦之則先操而後繼之使思威出于已耳解果以居邑不見敬是吾德不脩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問其姓名脫其踐更則欲人知其報怨以德之美耳二此者外若犯而不校推其用心則干世要譽游俠之大不善正在此樓護五侯爭名護處其間咸得其驩心為五侯上客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呂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封息鄉侯

居五侯之門而論名節猶為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護之執呂寬迺鄉者朱家之所羞故游俠漢之罪人也樓護游俠之罪人也

陳遵張竦 竦苦身自約遵放意自恣其對問具別冊酒歲李廣程

識不

張竦作奏以媚王莽而乃區區於末節所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然其答陳遵之言實後進之藥石與馬伏波同功客或譏涉輟俠涉為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始自約救之時意迺慕宗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泆知其非禮然不能還吾猶此矣自

子皮聞子產之言而不能自克楚靈聞子革之言而不能自克小則喪幣大則殺身皆所謂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也故禍莫大于知而不能自還不知者次之

涉自以為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家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冢舍

田叔為魯相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然則涉之讓南陽賻送所以成先人之名孝之大者也今反以為身得其名令冢墓儉約非孝不亦悖乎卒之冢舍奢侈為尹公所毀辱其先人莫甚焉不孝莫甚焉傳曰非是是非謂之愚涉之謂也

顯聞眾人曰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琅玕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

觀貢禹之疏歷言時事而獨不及顯雖曰不為姦吾不信也文帝三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發邊吏車騎入萬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明年和親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云云候騎至雍甘泉文帝以周舍張武為將軍長安旁而拜盧卿等五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漢遂出塞即還後二年和親軍臣單于立瑋上大入

上郡雲中使三將軍屯北地代郡等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又置三將軍：細柳棘門霸上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

文帝之於匈奴來則禦之未嘗窮追出塞也正嚴尤之所謂中策而尤獨遺文帝何哉

周陽由傳 汲黯之忤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

吾觀汲黯廷折公孫弘質張湯揖衛青所謂眼高四海空無人者也被周陽由孤豚腐鼠何足以辱同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

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

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人能善矚之

亞夫真漢相也有曹參丙吉之風

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嚴延年劾奏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

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

張敞聞杜延年用刑刻急廼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少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敞之言緩誅罰是也至於言韓盧之取菟上觀下獲則是探上意以阿媚而已

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于事雖子貢冉有通藝于政事不能

絕也

班固以敏捷精悍為子貢冉有耶

尹賞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于貪汙坐臧慎毋然

此非獨尹賞之罪亦上以賞罰驅之也

黃霸為河南太守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

人多患拘於法而不能伸殊不知法律之中固有可行志者觀黃霸可見矣

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皆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

言各有所當也王生之勸龔遂歸德于上則是浩星賜之勸趙充國歸功于二將則非

申公見上：問治亂之事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

觀此則武帝以尚書為樸學不足怪也

望之為平原太守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閔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

末而忘其本者也云云書聞徵入為少府

汲黯蕭望之不欲補外蓋心在王室發於至誠非重內輕外之徒也

九江太守戴聖不法何武庶得其罪聖惧自免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息

前之免戴聖公也而聖自以為怨後之不殺戴聖之子亦公也而聖自以為恩武之公未始有二也而戴聖區區分恩怨於其間不亦淺哉

何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

用之則不辱不用之則不用

何武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議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

舍出記問衆土田頃畝五穀美惡已廼見二千石以為常

何武可謂知先後矣

何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參檢

文吏與儒者其分久矣自非平心者未免有相嫉之歎也幸

而遇其平心者猶之可也不幸不過其人則彼將不擇其賢否各務其毀是徒知相黨之害而未知相嫉之害也又先懷揣摩鈎距之心則大害樂善之誠

上欲封董賢等心憚嘉使傳宴持詔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云宜暴賢等本奏言語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即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谷有所分前定陵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

嘉延以一身橫當董賢之衝忠矣然其書言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谷有所分此乃為董賢

畫計也使哀帝今日下公卿議則明日董宏冷褒輩爭言當封矣大抵事有是非兩端而已事誠是邪則或出于君或出于臣其利一也事誠非邪則或出于君或出于臣其害一也故谷永歸咎而成帝之咎不下于谷永李斯分謗而亡秦之謗不分于李斯安得謂之咎有所分乎

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免冊曰不深疾雲宏之惡反痛恨雲等揚言為羣下所寬又親見伍宏善鑿死可惜也賢等獲封極幸妬嫉忠良非毀有功

丁明幸託外親備大臣王嘉之死當正救之坐視不救雖辨

無益也東平之寃當正辨之坐視不辨雖恨無益也董賢之盛當正斥之坐視不斥雖疾無益也進退無據雖受黜免亦豈為君子之所與哉

谷永以方正對策曰臣前幸得條對灾異云云委弃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空文

按其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豈得謂之虛文不急乎

永復說王音曰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之德未純

永之意雖私其言實深中大臣之病

馮野王為琅玕太守病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王鳳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不敬初王章薦野王代王杜欽奏記於鳳曰今有司以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四科失省刑之意又二千石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

姦吏不過弄法而已而王鳳至于以私怒而改法

東平思王宇犯法事太后不相得太后求守杜陵園上遣太中

大夫張子驥奉璽書敕諭之曰云云朕惟王之春私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云云孔子云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云云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惠咎之首莫大于內離云云父為子隱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過則不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尚忍小惡而況此乎云云詔書又勅傅相曰云云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元帝之於諸侯王委曲調護如此漢興以來未之有也

匡衡 學者多上書薦衡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

問衡對詩諸大義望之奏衡有師道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張禹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奏禹有師法奏寢罷歸故官

當宣帝之退二人世皆惜儒者之不用也至元帝用衡而石顯用權成帝用禹而王氏專政其效何如哉宣帝可謂明矣張禹病成帝親自臨問之親拜禹床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于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數其子上即床下拜為黃門郎

是禮也孔子不得之於魯衛孟子不得之于齊梁張禹何者

乃得之成帝謂宜發道學之本原建社稷之長策乃猥及于子孫之私其罪大矣

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災異因以吏民所言氏王事示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脩政事以善應之云云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極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張禹之罪後世論之詳矣然推其由亦成帝致之也彼見其

君之懦弱無斷恐排王氏則復效王章之死為子孫計不得不出于此耳

王商 王鳳專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 鳳連昏楊彤為琅玕太守商奏免彤奏果寢 鳳使人上言商閨門內事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為鳳所中惶怖更欲內女為援乃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張匡其人佞巧願對近臣陳日食咎曰丞相商云云皇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辭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納女執左道以亂政誣罔諄大臣節故應是而日食呂不韋春申君事云云於是詔

御史令收丞相印綬

王商所以拒鳳者以區區之政也以正獲罪雖不免猶足以自立於是奈何改節不道以詭濟之其辱宜哉

傳太后怨傳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慄令奏免喜侯博惡

獨斥奏喜以何武亦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並奏喜武與御史大夫趙

公同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傳太后素怨喜疑博公承指即召公

詣尚書問狀公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

云云博為臣不忠不道公大不敬晏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公

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

議蟠望等如宣等所言龔勝以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固上本

造計謀宜與博公同罪上減公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

賈捐之：附石顯朱博之黨博氏皆自以為固寵之至計而

情見詐得卒不免於死使其守道不二未必不免也此可為

小人之戒

傳晏以風指諭朱博朱博奉傳宴之指其罪一也而羣臣之

議則以博為不忠不道而晏止為不敬哀帝之用刑則殺朱

博而晏止于削戶四分之一是法徒行于大臣而不行于外

戚也龔勝之議公矣哉

韋孟為楚元王太傅及孫王戊荒淫作詩風諫遂去位徙家于

鄒其在鄒詩曰云云王朝肅、唯後之廷顧瞻余躬惧穢此征
師古曰此皆孟已去遠庶我王寤越遷于魯云云我既遷逝心
辭不欲顯王之過惡也
存我舊夢我瀆上黜城立于王朝其夢惟何夢爭王室其爭如
何夢我王弼

孟既致為臣而歸而奉、之意猶如此足以見古人之忠厚
吉病薦上臨問誰可以自代吉曰杜延年後為御史大夫于定國後為
陳萬年後為御史大夫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後皆稱職上稱吉為
知人

吉舉于杜當矣至于陳萬年考其傳曰丞相丙吉病中二千
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廼去及

吉病甚上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萬年是則雖丙吉之賢亦
不免為諂諛之所回也然則佞之入人深矣

貢禹為河南令歲餘為府官所責免官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
冠也遂去官

當石顯之薦曷不曰道一枉安可復正也

邴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
名過出於漢

為貧而仕辭尊居卑古也

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誅霍氏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
事官職多姦遺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之衣食延年坐

免官削戶二千

以魏相之賢猶不免于趨附惜哉

杜延年為北地太守延年故九卿治郡不進上以璽書讓延年
延年乃選用良吏捕擊豪強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
金二十斤 嚴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云助恐上
書願奉三年計最 吾立壽王為東郡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
歲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知畧輻湊及至連
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
罪因言其狀

漢之督責郡守蓋如此

王章言王鳳專權天子感寤欲退鳳杜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
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復起
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退欽復說之云云鳳復起視事上令
尚書劾奏京兆尹章、死詔獄欽數稱達名士王駿等救解馮
野王王尊胡常之罪及繼功臣
絕世填撫四夷
見鳳專政戒之

亡漢者杜欽也罪甚于張禹

王章既死衆庶寃之欽欲救其過說鳳舉直言極諫並見即從
官展盡其意加於往者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
以言罪下也鳳白行其策

甚矣杜欽之姦似石顯也顛禹

天子好宛馬善馬在漢師城使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往求宛王不肯予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令郁成王殺漢使天子大怒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宛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徃過之存引二還士天子廼赦囚徒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出燉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騎橐駝以萬數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益發戍甲卒十八萬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吏有罪亡命贛壻賈籍有市籍及載糶給貳師園宛外城壞宛共殺王母寡持其頭使貳師約貳師許宛之約多出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羶昧今上官桀攻破郁成斬郁成王諸

小國入馬千餘匹封廣利為海西侯封斬郁成王者趙第為新時侯軍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士卒賜直十萬伐宛再反四歲而得罷云
得失多寡廼如此

王莽白王太后徵孫寶為光祿大夫孔光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贖龍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不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後坐免
使平帝之廷臣皆如孫寶則漢何自而亡
安國為人大略知足以知當世取舍而出于忠厚貪者財利

然所推舉皆廉士賢于己者於梁舉壺遂滅固至他皆天下名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

後之貪者其嫉廉潔如仇况能舉之乎則非特廉者不如古人貪者亦不如古人也

李陵置酒賀武曰云陵雖驚怯今漢且貫陵罪全其老母使奮大辱之積忘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忍也

當陵之海上說蘇武陵毋固未誅也而激切捍闔指斥漢失若必欲武降者則此言豈可盡信哉

相如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

君子之死、而遺忠相如之死、而遺害

申屠嘉 鄧通方受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

嘉言肅朝廷之禮是也言幸愛羣臣則富貴之非也 嘉欲殺鄧通而文帝未嘗怒鄧通不敢譖終文帝之世安于相位此文帝所以為文帝也

酈食其為高陽里監門陳勝項梁等起諸將過陽高者數十人食其聞其將皆握齷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問邑中賢豪

食其謂曰云云

騎士微矣而高祖親問以賢豪此所以得天下也

呂太后時賈以病免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之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騎從侍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數繫解毋久溷女為也

賈在而使其子析居分財敗俗傷化不知禮之罪也言所死家得寶劍車騎等父子之間要約以利其薄甚矣

張敞為吏未嘗言按人劓以誠長者處官之屬以為長者亦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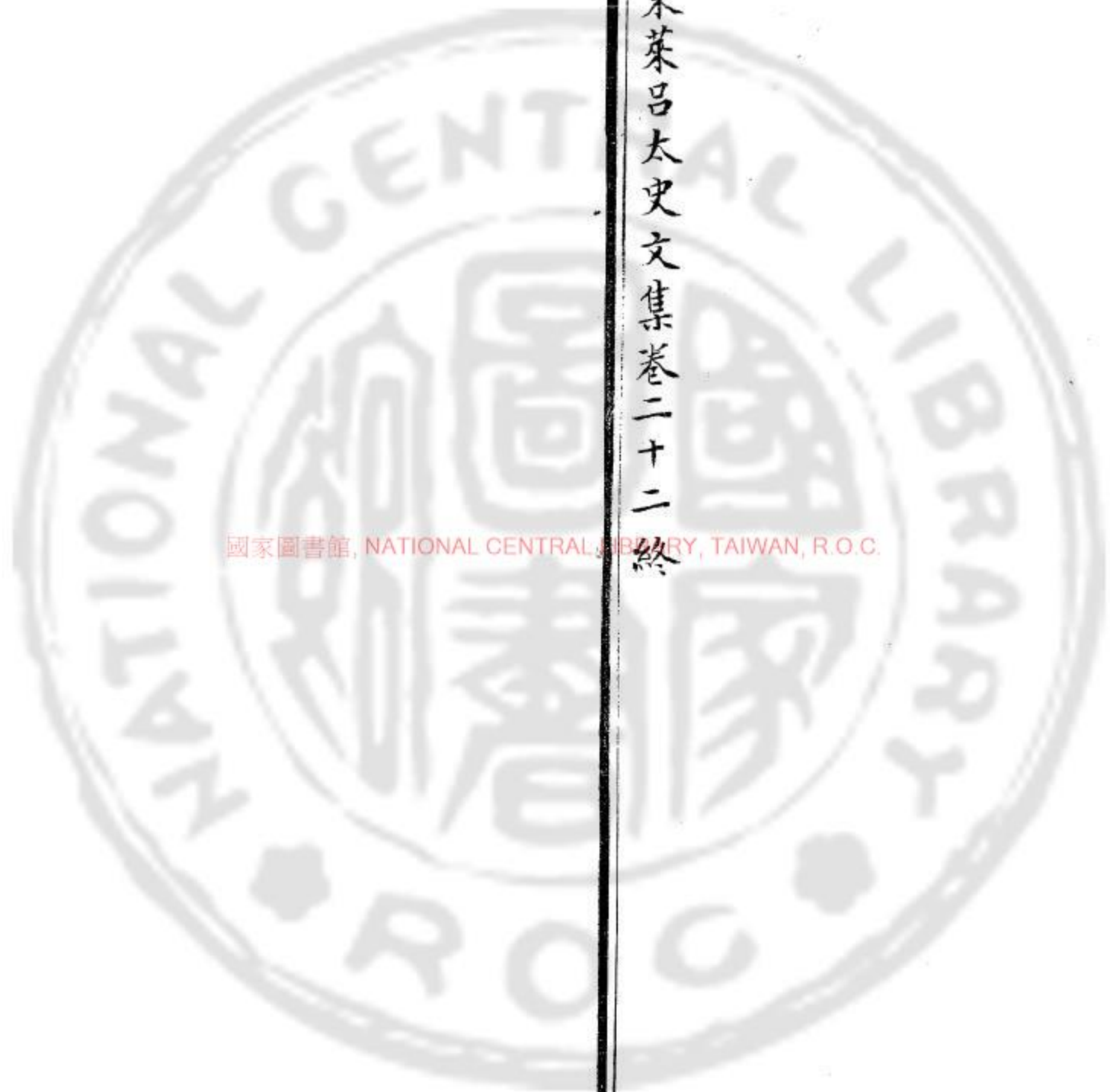
敢大欺奏論大辟有可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

景帝誅鼂錯時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敞劾奏錯之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廷尉敞即張敞也安得不為案人哉則敞固謹于細而略於大也

梁王立之獄谷永言帝王不窺人閨門之私故禮天子外屏云云宜及王辭不服更審考清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為宗室刷汙亂之耻

谷永之言可謂知體矣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二十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二十三

麗澤論說

門人所記詩說拾遺

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詩人之心然後玩之易入
詩三百篇大要近人情而已

看詩且須諷詠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者欲懲穿鑿之弊欲只以平易觀之

易看若有

意要平易便不平易

今之言詩者字為訓句為之釋少有全得一篇之意者

上蔡曰善乎明道之言詩也未嘗章解而句釋優游吟諷抑揚

舒疾之間而聽者已渙然心得矣

詩有六體須逐篇一一求之有兼得者有偏得一二者興於詩興發乎此也

看詩須是以情體之如看關雎詩須識得正心一過之便是私心如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此樂也過之則為淫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此哀過之則為傷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則自有準則在人心不可過也

凡觀詩須識聖賢所說大條例如孟子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又大序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又橫渠言置心平易始知詩之類皆是

前人於詩有舉之者有釋之者舉之者斷章取義釋之者則如大學之淇澳乃正釋詩之法也又詩寬不可泥著然亦不可只便讀過若只便讀過亦不見其言外之意趣

常人之情以謂今之事皆不如古懷其舊俗而不達于消息盈虛之理此所謂不達于事變者也達于事變則能得時措之宜方可懷其舊俗若惟知舊俗之是懷而不達于事變則是王莽行井田之類也序中此兩語亦有理

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一事耳再三諄謂尊敬師

傳蓋得之

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猶道周

也方采卷耳之際未盈頃筐忽思賢人更無意采卷耳故且
寘之周道後三章說賢人在道路深山窮谷中僕馬疲瘡勞
苦之態后妃處深宮中豈識此事今乃纖細曲折若親經歷
者蓋思之既深體之既至故不出深宮而自知之云何吁

風化中兔置之人皆可為公侯之用然觀其椽之丁丁施于
中逵施于中林雍容閑暇但知己為兔置而不自知其才

之可以為公侯之用則王之風化可知矣

漢廣 漢廣一章已知游女之不可求矣二章三章復思秣其馬秣其駒蓋義未勝故雖明知其不可求而欲願念數起也空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如治水若驟過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矣故 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秣章有秣馬不禁欲之起是連禮之以不可泳心一復則欲一衰至于再至于三則人欲都亡而純乎天理矣嗚呼漢廣之詩其空欲之大用歟

鵲巢 居已成之鵲巢受百兩之厚禮為夫人者 思苟無純靜均一之德其何以堪之

柏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如賈誼所謂汎乎如 繫之舟也當此之時使賈誼之徒處之不免有高舉遠引放意林泉之意而仁人則不爾也我心匪鑿不可以茹：細也仁人之心好其所好惡其所惡非如鑿之妍醜皆細漠然無心也漠然無心 異端之槁木死灰者爾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凡 朝之人皆可謂之兄弟言其皆為習俗所奪亦不可依據也然仁人終不肯坐視故猶往告之薄淺也淺言之且怒况深言之乎憂心悄悄：此見仁人之憂也常人有憂則荒亂煩感仁人處之但悄悄：然荀子所謂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是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言日往月來世事轉短促微小常人見

此亦皆有憂但不如仁人憂之在身而近且切也四方之廣非不能奮飛而隨我所適也但仁人不忍棄爾

綠衣

序言莊姜傷已深得其意傷已者非但悲傷而已又自反其已之未至後兩章尤深切綠絲乃女所治則上借亦已之所致締結所以來風則上借亦德薄之所招至此蓋無復忿戾其夫與妾之意但事：皆引咎于己而自傷不至古人

爾

谷風

此詩大抵極叙婦人之忠厚深言夫之薄惡也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婦人自言我被棄逐戀戀不忍去所以行道遲：中心有違：不安也而夫送我乃不

遠而近送我至于門域以我之厚責彼之薄也誰謂荼苦止如兄如弟伊川之說為善云荼至苦也乃以為甘新昏非禮之正也反好之如兄弟涇以渭濁止不我屑以既看得涇水濁愈見得渭水湜：然清潔可喜此所以宴爾新婚不我屑以也我有旨畜止以我御窮鄭氏說似未暢蓋言春夏之菜雖美到冬月則無菜矣故必藏其菜以備冬月用新昏如今雖美到窮困之時則背汝矣何如不逐我留待窮困時用乎此尤見其窮困不忍去之意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如鄭氏說謂凡民有喪禍之事鄰里亦盡往救之况我于君子家事之難易乎是以疏喻親然意不相屬當從伊川說伊川云周

睦其鄰里御黨莫不盡其道蓋語簡入不易曉其意蓋謂此
車舊婦追述其在夫家時之勤勞不問淺深不問有無皆向
前去做東鄰西舍有緩急時不惜頭面去救助如此辛苦皆
是為汝乃忍棄我乎

菟丘 狐裘蒙戎止衰如克耳我流離顛沛如此而汝之衣服
尊盛如此何不救我而使之復國乎叔兮伯兮云者尊之至
望之切也

北門 二章三章此有以見其時世之敗亂而人各營私自便
才有人肯出來理會公家事則凡事盡推與之更不計其多
寡及入自外又被室人交相推譴它人處此何以堪之必翻

然遠去而自潔其身然忠臣之計却不出此只是開解知其
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甬退情之心至此而不出吾于北門
見忠臣之至

桑中 桑中之詩刺奔也其公室淫亂男女相奔所謂云誰之
思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想見當時之人
其為惡期于幽遠豈欲人知之然其思其期要處送處一一
張露洞見如在目前皆不得而揜蔽信乎誠之不可揜也衛
詩三十有九其淫亂者十有一陳鄭之風亦然其可鄙可耻
如此何為載之于詩邪蓋聖人之心與天為一雖其詩之辭
似乎淫佚而其詩之意則未嘗淫佚桑中之詩可見也如易

曰崇高莫大乎富貴聖人之大寶曰位聖人未嘗以富貴寶位自嫌故說時不見有嫌自然道得安穩若後世之人以是自嫌者宜乎其為可鄙可恥而不敢言也

載馳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許穆夫人欲歸唁衛侯情也大夫尤之者以禮義責之也卒章謂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是大夫之禮義不能奪夫人之情也禮義不能止其何以謂之止乎禮義

在言外許穆夫人切于唁衛舉許國之人不能奪其情然而終不敢徃此所謂止乎禮義也

觀此詩須見得言外之意許穆夫人於兄弟則仁之至終能

以義自克則義之盡也一章言其思想之切夫人居深閨之中雖未嘗驅馳適衛而思衛之切其道路之經歷山川之跋涉馬行之遲速常如在目前許大夫雖為我適衛其跋涉則勞矣然我不得歸終不能解我此心之憂此章最見其思之切 四章蟲治病之物自不病者觀之采蟲若可緩自病者觀之采蟲為甚急夫人之思衛自無家難者觀之若可緩自有家難者觀之為甚急夫人舉此以譬之最切大氏平居以義責人不難而能體人之情為難今許人徒知以義止夫人之行而不思夫人之克弟篤厚如此雖女子善懷亦是人各有所見而行之 五章言此詩時在四五月之間國破民流

徒見麥芄：然在野與王黍離意同夫人思控告大邦不知誰可因依又不知誰能極力救之大氏邈然不以宗國為念者固不足論唯許夫人思衛之情如此之切終能自克而不歸所以見其

淇澳 淇澳之詩美武公具美質而又假切磋琢磨之力也釋者謂武公不自足其德非也瞻彼淇澳綠竹猗猗以况武公之德也夫竹之猗猗其枝葉之茂盛然日未嘗不加長何則其生意未嘗絕也武公之德雖美然而未嘗不切磋琢磨則其德之日進猶竹之日加茂也使武公之生一日不加切磋琢磨之力是猶竹之生意絕于一日其可哉譬夫人之身使

血氣一日不運則人之生也止於今日武公之德一日而假于規諫則其德也亦止于此而已耳是則德之進無止法非不自足其德也觀其始章則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是武公之進德猶可指其迹而議也及其次章則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但見其衣服之盛威儀之美而進德之迹蓋已泯然而不可知非若首章猶見斧鑿痕也詩人之辭亦有序矣非特此也前二章瑟兮僖兮至于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言其容貌威儀之盛而不忍忘也至第三章則變其文而不言是何也此武公德之成也金錫圭璧質已渾然至于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則武公之德為益至從容

中道而從心不踰矩矣武公之德既成斯民之在其德中如在春風和氣中則又非昔日之不可忘也夫言不可忘猶可忘也至于不知其不可忘則民也與武公之德俱化矣是故人言不可忘思不若任其思而不自知人言不敢背德不若任其德而不自知然則第三章之意非終不可護分之言可盡也

氓

自首章至以爾車來以我賄遷皆我求合太急所以後見棄總角之宴言笑宴言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易合者必易離者合之反也小人甘以壞壞者甘之反也如寒暑之相對無可疑者樂其甘而不思其壞此其所

以雖自咎而終無及歎

河廣 河廣一詩襄公之母遭桓公見出在衛後襄公立其母思其子之切願義而不敢歸故作是詩天下之事有不可為而不為此理之常力可為而不敢為方是願義然又有一說大氏尊卑上下之分又須是彼此相全襄公之母得罪于先君而出也然蒯瞶不能願義而求進終至于父子相距是國子不能全其為子之道然亦蒯瞶之父不能全其子也今襄公之母願義不歸宋終使襄公不得罪于名教者母寔全之也

君子于役

人之思親亦有兩端後世見其親之行役不歸則

歸咎于君上此詩當時雖行役之久不敢歸咎于君但言今既不得便歸苟在彼得毋饑渴之患足矣此蓋詩人忠厚之情

揚之水 此詩有閔怨兩義王道盛行之時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蕩蛟龍魚鼈無不奔走運轉于其間及王道衰王澤不行如不流之水雖以人揚之而東薪亦為之不流彼已之子雖指諸侯說大意謂當時強有力者皆不為之使故勞佚不均非特怨之亦所以憫之也平公戊申政與晉平公城杞相類如晉文公悼公之時諸侯服從以伯中國女有城戍母家之事

將仲子 無踰我里非謂其恐傷害吾兄弟也不欲明受殺弟之名而陽拒之也仲可懷也感其螫忠而不覺形之于辭氣也多言可畏謂未可亟治而必待其惡稔也深味三章之意則莊公之心不待言而見矣

叔于田 楊氏以毀譽不公釋之固然也然尚有未盡 民之良心本自不滅叔段之

仁武一時之偽飾也尚能使民之信愛若此使莊公真有此三者何患民之不向慕邪而民乃不從亦可見其無以致之矣此所以深可刺然民之從段固未害其良心因莊公之不德而使斯民誤從其似者則又可傷耳

子衿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學者本當自力于學今見學校廢便自放慢而賢者憂傷之意反甚于學者悠。我心者甚憂其無以度日也縱我不往教子猶宜一來况我未嘗不往乎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甚言其無所用心之難也學者能深味乎此庶乎其感動矣

溱洧 溱洧居鄭風之終蓋男子有厭欲之心是其風將變處還 此詩雖刺田獵之荒常人但知其荒而不知其于田獵中自有精神三章之詩不見說其荒但見其洋洋自得之趣大凡天下事各有精神雖賤事亦皆然自可默識十畝之間 十畝之間刺小國而不能居此舊說也雖然國雖

小視人君之處心何如耳湯之國也七十里耳文王之國百里爾當時不聞湯文之民以其國為小也湯文雖國狹其心之處民則廣矣大矣魏國福小其君之心亦能廣大而容民乎想其焦然不寧自處既狹其處民亦狹而斯民始有不足大氏詩人作詩比物極佳桑者閼、桑者泄、見國人往來如此之繁則以其福小而民不散譬之滄海之大山林之廣魚鼈鳥獸不見其多苟畜之小沼聚之樊籠則掉尾相並鳴號終日此無它水少而地狹也閼、泄、其國之小可知矣國雖小處于心者不可以小也顏子之在陋巷郊外之田二頃豈能比于魏哉然而克己復禮使天下皆歸仁其氣象以

二敵處之而有餘也詩人之意又當以是觀之

碩鼠 無食我黍言汝勿重歛它處甚好我將去之將者欲去其實不去譬之以鼠怨憤極矣猶且不忍去所以見忠愛之深也貫事也號泣也誰之永號言它處無復號泣也

無衣 晉武公始篡宗國而有之以枝葉而伐本根雖能請命無救于逆國人美之而聖人存之何也篡人之國以請命于天子之使遽從而錫之是賞篡之道也且武公非不自有章服待周之錫然後安則當是時晉雖強 命未嘗不重也而周王自視以為輕姑從而 周自輕之也聖人惜周之名器姑存之以為戒焉通鑑首載始命趙韓魏為諸侯亦得

此意

衡門 陳僖公以國小民寡處心不大委靡懦弱憚而無立志故詩人作衡門之詩以開導之自後世而觀弱則必將振之以強狹則必將振之以廣今詩人之誘僖公不告之以關土地朝秦楚之說而取其近而易曉者言之蓋僖公所以憚而無立者正由安于卑小不敢以廣大自期若更誘之以廣大之事是適投其所畏也况弱之中自有強之理不必于弱之外求之狹之中自有廣之理不必于狹之外求之天下之理隨處皆足僖公之國雖小然其中至理本無欠缺若能取足于其中亦自有餘且九仞之門固自廣大校之衡門之小其

出入則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衡門之下亦可以棲遲長江大河固可以游泳然以澗溪之水言之其游泳亦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泌之洋洋亦可以樂飢僖公正不必以國小自卑也若後兩章又是詩人反覆誘僖公取足于內不必向外去求

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朝生莫死猶且潔其羽翼譬小人雖潔其衣服能得幾時小人正自得而君子預憂其不可倚言君此時無所歸且來我處居語曰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此類也三章同
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說者以狼比周公非也言時世艱

難進退皆不可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凡人進退不能之時必須皇惑不寧而周公方且膚體豐碩容儀恬然者看此二句可見周公氣象大凡胸中寬大者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移其寬大孟郊詩曰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只是孟郊胸中自窄狹耳

四牡 四牡鴝羽二詩：語大率相似然所以有說與怨之異者無它焉其說以上知其勤故說耳其怨以下自言其勞故怨耳

常棣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朋友於生有所求則之死則無所求惟兄弟則不然原隰前後無之

地當是忠難之時唯兄弟然後相求且如人夜出不歸唯兄弟則尋求之濱爾籩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雖盤饌畢具而兄弟不集畢竟不樂妻子好合至和樂且湛後人釋詩皆以人為私妻子然後兄弟不和此後人以私心觀之也三代盛時兄弟妻子孰厚孰薄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寃是圖亶其然乎大氏為家之道兄弟不和妻孥不樂：妻孥和兄弟固一事也須仔細思之此理然乎不然乎

出車 觀出車之詩見文王所以為至德也紂何人哉文王何人哉不言可知矣然文王事紂亦與事堯舜禹湯之君之心無異蓋文王之心但見紂之為天子欲為臣盡臣道而已初

不見紂之難事也味其辭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其見天子之尊嚴如此其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其敬奉天子之威命如此其曰王事多難不遑啓居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其憂勤王家切：如此所謂有事君之小心非文王而誰邪此一詩之大意也

采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言宣王長養收拾人才不問新舊而皆登進之也方叔蒞止雖人才盛多又必有元老以統率之則各得其用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干杆也此言出師之意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路車有奭葦芾魚服鈞膺條革此止說方叔威儀車服之盛而人瞻仰尊敬便

可見其必能成功非是閑言語薄言米芑止有瑯葱珩 鮠
彼飛隼當征伐故喻人才以鷹隼熊羆其飛戾天亦集爰止
方叔戾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言其實也方叔率止鉦人伐
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進振旅闡：退整蠹爾蠻荆
大邦為讎止蠻荆來威此章方叔宿望如此又有平獫狁之
威先聲臨之宜其來威也蠻荆南也獫狁北也

庭燎 數問夜何如其雖是勤必竟把來做事被他動了正如
小兒欲看戲徹夜不睡大要只要心使事不要事使心宣王
未免以事使心者也

沔水 序以為規宣王也甚得詩意規者謂言在此而意寓于

彼者也宣王始會諸侯于東都之時諸侯皆至其後有至有
不至者以宣王信讒故詩人規之將以微意動之而使之自
悟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喻諸侯之必朝王猶水之必朝海也
然而或朝或不朝如隼之載飛止必有故也嗟我兄弟邦人
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諸侯自相謂曰人情誰不欲安
靜誰不欲保其父母者何苦不朝王第二章重復言之又曰
我思念彼諸侯要來又不來朝則失臣職矣我甚為之憂中
心常不能釋此兩章但言諸侯義合朝王而或不來是如何
莫是宣王有失德致然未敢明言第三章則云譬如飛隼何
故至中路而止莫是緣聞民之訛言後不敢來於是又警之

曰我同列諸侯敬之讒言將興矣此章始言諸侯之所以不來之意大率此詩之辭却只是諸侯自相警戒而意則所以規宣王使之自悟毛鄭謂前二章諸侯自相責之辭後章所以責王歐公謂三章皆諸侯責王之辭若然則非規也乃刺也詩人之意使宣王自反曰諸侯既是人人不是喜亂人人欲保父母何故不來又或來至中路而止是如何必是已有失德所以不敢來耳且如唐代宗之時魚朝恩之徒在內故李光弼輩欲朝宗京師而久不敢進然既云民之訛言則是訛言已興却又謂恐讒言將興此又見詩人忠厚之至蓋恐宣王聞之遷善之心必沮故但言汝所聽者未必是自今當

敬之讒言其將興矣庶宣王聞之唯恐讒言之興遷善愈速耳此詩人深意也

白駒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言此賢者之德本合為公為侯今乃置之閑地而無用之期乎

節南山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弗罔君子言幽王不自親政枉教百姓嗟怨枉得惡名何如躬親為治勿為小人所欺當時非無君子但弗問弗仕它却厚誣說道無君子此章最見詩人忠厚不忍歸過于君之意 方茂爾惡相爾牙矣一章言大臣私相疾惡則如矛盾及其好時則依舊相齟或好或惡皆是只理會私情更不以國家為意末章言所以

作誦蓋以窮寃王致亂之由又勸幽王當自化其心不必它求而萬邦皆在畜養中自今觀之幽王之時世亂如此小人得志如此非痛掃除如何革亂為治今家父所以教幽王畜養萬邦者止在于一轉其心耳此二句極有意味學者所宜詳玩

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是夏之四月四月有霜是天道之亂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是人道之亂天人俱亂人皆不憂我獨京京憂之哀我小心癩憂以痒詩人以為世人皆不憂而我獨憂之莫是我小膽小太過慮乎詩人見衆人不憂自疑如此 民今方殆視天夢之然似無分曉天即幽王也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定無人不勝所以如此夢之然無分曉者蓋天之未定耳天之未定即幽王良心之未定也有皇上帝伊誰云憎天只徧覆包函它何嘗憎惡人言幽王良心本不害人所蔽惑所以如此 且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此言老成人自說縱使我全是聖人誰辨得此等閑事謂天盖高不敢不跼謂地盖厚不敢不踏此一章見詩人與當時人所見不同當時人以高為卑慢易如此詩人憂心之切看寬却狹如無容身措足處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言若能如此終可以踰險何往不可奈何幽王曾于此不以介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若魚在池沼中

自以為樂不知已在人園檻中雖尋得一縫罅安身亦不逃人所見譬如時人生在亂世不可謂禍不及身既生此世雖身有遠近位有小大同此禍患如何不憂此所以謂亦匪克樂也 嗚矣富人哀此憫獨幽王之時大夫以為我雖可憂如此然在我下者更可憂我已為僥倖矣大夫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自解此乃處憂患之大法

兩無正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言幽王之政無常如此魯我誓御慘之日瘁小臣尚如此憂其憂可知若高力士為明皇憂是也

巧言 此詩首言昊天父母人之疾痛必呼天地父母借始既

涵借未確之言讒人必掉冷語為地君子不容著之則讒不成君子如怒亂庶遘沮君子如祉亂庶遘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多疑少決讒之所以入也劉向謂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操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是也匪其止共之敬也言非能止于恭敬但為王之病耳奕、寢廟止過犬獲之此四者皆難事人尚能之况讒言易辨乎在染柔木止心焉數之柔木以喻讒佞言讒言之成君子自植之耳使聽之如行路之言何足哉彼何人斯止爾居徒幾何謂讒人其寔無能為王所以聽爾者皆天也與孟子所謂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過同意

何人斯 暴公不敢入蘓公之門此固是為惡者有所慊然猶勝匿怨而友其人者此見古人之猶厚

四月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冬日烈烈大凡世亂亦有好時節都不見得了故不言春止言秋冬夏而已滔江漢南國之紀此論天下之大勢言今世雖亂然終歸于治猶江漢雖滔然終歸于海盡瘁以仕寧莫我有此一轉也謂世既終當治 盡瘁事主終有 我者矣匪鷄匪鳶止潛逃于淵夫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今既仕矣何所往哉山有蕨薇止維以告哀草木之微尚得其所我却如此雖然不可悔也此詩之作獨以告哀而已

小明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治世則去就由君子亂世則去就由朝廷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平時則小人專其利 則君子任其責無恒安處言去住不能只有 守死若就此中討道理但正直靖共神自福汝矣此兩章勉同類也

菀柳 天叙有典君臣本合自有相親道理自非大無道之世猶不忍捨去嗒嗒之心有加無已如此詩皆嗒嗒望君之意庶幾安靖次章氣象比前稍薄末章則厭弃之矣人君讀此詩亦當自警人情雖不忍輕弃君亦不可全倚靠民至于大無道則人情厭弃矣

角弓 解：角弓翮其反矣此兩句乃一詩之大旨角弓之為

物可攀而來者也言角弓苟暫無人攀則翩然而反去矣九族親之則來踈之則遠義亦猶此

靈臺 深味一篇之旨而想夫文王在靈臺之時俯仰萬物之動非無不成在泰和之中如維樞維鏞之類是樂之有聲者攸伏鶴之類是樂之無聲者皆為天地和氣所動而不能自己然此詩之氣象非胸中廣大而無所偏累未易觀此行葦 行葦一章見仁之全體方苞方體其葉泥之其生之之意蓋自然而然詳緩涵泳忠厚和藹之氣見于言外當此之時仰觀俯察莫非吾仁千百載之下猶可想見况身親之乎肆筵設几重席緝御其養老之際一一和整如此使有一分

慢易之心安能若是凡此皆忠厚之實也魯孫維主凡前之所為蓋有曾孫以為之主也于此可以見其精神心術之運矣以祈黃耆頌老者之壽考無己非自求福也

既醉 此詩皆祝頌之辭醉酒飽德不須分酒德作兩事羣臣宴飲決洽厭飲德已在其中矣君子萬年欲成王長如此既醉以酒爾殽既將至德于此妙矣前一章猶自見德此章但見其酒殽德寓其中而化其德矣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淑此三句皆欲其光明之無窮終而復始公尸嘉告此章尤妙公尸嘏祭者也言與神明為一而無間如神告享之告享如何以其籩豆靜嘉靜嘉二字最宜詳味既言成王德之

發越著見籩豆之間無非德也如春被萬物萬物皆有春意無不光華朋友攸攝、以威儀助祭之臣無不威儀亦成王德著于助祭之臣者也故繼之以君子有孝子言籩豆助祭之臣如此皆成王孝道之所致繳前二章也室家之壺詩人推本而言成王之孝由內而推廣之也君子萬年皆其臣願君之言感君之深故其言諄復而不能已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漢唐晉魏之臣其贊君者不以國富則以兵強不以疆土則以祥瑞皆侈言而無實推成王之臣深得其本但欲成王得助祭之賢其子孫隨而蕃衍也

公劉 一章篤公劉止爰方啟行統論耕戰二章篤公劉止鞅

琫容刀此章說遷都相宅登降上下習於勞苦乃是雍容冠佩之貴人也三章篤公劉止于時語、四章篤公劉于京斯依鎗、濟、俾筵俾几鋪筵几以告于神也既登乃依乃造其曹、衆也造往也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饗神也食之飲之君之宗之饗畢飲福而因明尊君親上之義也公劉雖立國大規在于耕戰然教之端禮之始固已開于此際矣五章篤公劉止幽居允荒、大也又度其西山之陽以居生、之民蓋生齒日益蕃衍又度所以容之也六章篤公劉止蒞鞠之即此章又言人民居處熙、盛家生、不已又将即蒞而居矣此最可見花將開日將中之意也

板 上帝板：亂世天道反覆善而反禍惡而反福者有矣出
話不然為猶不遠厲王所出號令盡善而無其實如出恤民
之令而無恤民之實雖曰無善其言猶未遠道也使厲王就
其言之善而行之何遠之有凡伯幸其言之未離道故猶可
諫告也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謂就其言之善而使之輯則民
無不和合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寮凡伯謂我雖與汝臣異臣
異事謂爾不憂國我憂國也以與爾同官故告示蓋當厲王
監諉之時不敢與它人語所可與語者同僚而已前二章已
告厲王此章告大臣我言維服勿以為笑亂世出一善言人
皆笑之凡伯欲言恐其同僚之非笑也故先自言我言可以

佩服而行汝勿笑我當時之亂可知猶慮其弗從也又引古
先民之言而質之老夫灌：小子矯：老成者可以慮事後
生輩自以為安匪我言耄爾用憂譴亂世出一善言人必以
為古老我言初不古爾却假憂顏曰可憂是譴我也威儀卒
迷善人載尸世亂不知上下顛倒善人如祭禮之尸不敢出
善言前一章猶自欲 不可言矣民之方斃尿民方無
告而呻吟無一人揆度而拯救之喪亂蔑資民貧而恩惠不
下天之燭民此章又勉厲王謂世如此亂天意轉治寔容易
攜無曰益連上文言天道民甚容易成有此道理更不假增
益無自立辟我所以不敢如此者以民之自多邪僻也价人

維藩此章又言何況見成有此幾人為藩屏不消費力王若懷德天下便寧無事矣無俾城壞無獨斯畏言小人如今助成君惡及至世亂眾叛親離它自不見只有君自受憂禍爾敬天之怒此章又教厲王入道門路主敬而言若能敬則出語必不肯為不然矣出語不然只緣不知有天而肆為無忌憚之話也若敬則無此而易世為三代矣

抑 人亦有言止亦維斯戾此言亂世人多以避患為心哲人亦豈如是哉但人亦意其無心于世而謂之愚爾然庶人之愚乃其常病而所以指哲人為愚者乃意其發于逃免譴戾之不得已爾夫至使天下疑哲人為愚則為厲王者固無以

自解萬一哲人亦有是心而汲汲以自悔為事其視畎畝不忘君之氣象亦迥然不同矣此武公自警之意也無競維人止維民之則此章指示厲王以為治之全體也其在于今止克共明刑此深責王之辭也言王只顧目前之樂更不為可繼之道此亦尚可又豈可不敷求先王之所以為先王其識慮豈不過我遠甚然尚共敬而明刑况子孫乎蓋武公度厲王之湛樂其視繼紹甚輕猶庶其或畏先王耳視爾友君子止矧可射思友君子者同輩之稱也視爾同輩徒有意於柔輯外貌然不出誠心久必有過故端其本而以不愧屋漏之理告之於乎小子稱小子者蓋武公王之叔父也然此詩亦

不正指王皆假託而言之

桑桑 苑茂也旬陰也劉晝也言周家基業之盛如桑之苑然
森茂基業之傳于後亦如桑之蔭于人厲王用小人以斲喪
其基業亦如人將來其桑葉而無復有餘也基業壞則民受
其病桑葉盡則民無所庇此必然之理也然采桑之時本不
要暴露桑下之人小人進用本不要殘害天下蓋採桑者雖
為蠶設而下之人自然無庇小人雖止欲希爵位務功名然
一敗我之國事則自然殘害于天下詳看前四句其理自見
國步淺資止至今為梗大凡禍亂淺時可以推原其亂之
所自故其疑亦有所止至于禍亂深了更無形迹只見天下

自至于大亂蓋由小人浸漬而成之而不可知其端由也當
時既推尋不得却反自疑恐是君子之徒自有以致之及寃
其心又元不與人爭競亂既不出于君子必有以其罪者
矣為伯方且不指其人而謂誰生此灾厲之階其忠厚可想
民有肅心筭云不逮言民自有敬心然而或不之敬者是
君自悔自慢而使之不敬也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民之服
田力穡豈不甚勞君若以為寶民若以為好謂其甘心代人
君之力而奉養也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大凡疾痛則呼天
前幾章尚有力以呼天至此則無力以呼天矣此詩人形容
國人困瘁之極也 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者民豈有貪亂之

心然而民豈遭^亂徬徨四顧無處可逃是以反貪其亂而不愛其身便得陷于荼毒而死亦是一事如今人困苦之極則不愛死矣嗟爾朋友予豈本不知天下之事可以恣為但如飛蟲然非不可以東西也然飛而不已則終不免有網羅之患矣既之陰女友于來赫者語人之暴責人之峻而獲彼之怒者理亦當然今既溫存告諭望其悔過彼乃赫然忿怒以加我此亂之所以不可捄也

天作高山岐山也天下之山皆天為之也天為岐山久矣至太王然後治故曰太王荒之彼作者彼太王也岐山因太王而大是太王之岐山而非天之岐山也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子孫保之此三句乃一詩要處後世因物思人如峴山之類以為人既亡不可復見所存唯陳迹耳古人觀物則異于是太王文王雖往而其坦易可行之道昭然皆在與山俱存而未嘗亡也子孫保此足矣學者能細繹此旨推此氣象以觀書則物物皆新事：有生意矣

振鷺 後世如魏晉南北朝其視前代之子孫疑忌疾惡必欲戕殺剪截意不欲留之於世間視之一如虵虺虎狼今觀振鷺之詩其于二王之後看得一似振鷺其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雖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味其辭意其見二王之來止容儀可觀如此更不見有可疑忌可疾惡處何其與後世所見若

是之異耶又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戮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蓋
聖人動皆天理奉行天討是以在彼初無怨惡在此初無
戮又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其念、不忘更無已時後世之人
小見淺慮沮以私欲而不能動之以天若二王之後望之豈
能無怨惡不草之心周公待之豈能無厭戮懈倦之色蘓東
坡謂武王殺其父而封其子使武庚非人也則可其意以為
武庚其理當叛是皆以世俗之心而度古人之心也為是說
者又豈知禹立于舜之朝不為不孝舜用鯀之子未嘗有嫌
忌之心哉知此則知詩之意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二十三終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二十四

麗澤論說

門人集錄周禮說

今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
莫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
相賓成周疆理天下之法有隨遠近而差別者有通遠近而
一法者如疆以周索疆以戎索此隨遠近而差別者也如比
閭族黨之法自都鄙以至邦國莫不皆然觀文上可見此通
遠近而一法者也其言相保相受相救相賙相賓所以不同
者成周之法計其地之遠近量其力之厚薄校其人之多寡

五家為比其居甚近非同其休戚亦可察其奇衰故使之相保保有二義有保民而王之保有不保其往之保此蓋兼二義而言五比為二十五家其居亦近此始之彼終之此閭倡之彼和之故使之相受此所謂計其地之遠近也四閭為族使之相奠百家之中或不幸而有死者百家相與以辦其奠事然不使五家與二十五家供之蓋力有所不給故也至五族為黨方使之相救五百家之中或有大利害大患難非百家之所可禦必五百家然後足以相拯救至五黨為州方使之相賙二千五百家之中或有水旱凶年饑歲欲以相賙又非五百家之所能辦唯二千五百家則井地必濶此或旱

他處未必旱此或水他處未必水庶幾可以有無相通此所謂量其力之厚薄也至五州為鄉方使之相賓閭胥已書其敬敏任恤族師已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黨正已書其德行道藝州長亦攷其德行道藝何待鄉老賓興之蓋閭胥所書不過賢于五比而已黨正所書則又五百家之賢而已州長所書則又二千五百家之賢而已鄉者萬二千五百家其人衆所謂賢者必灼然可用故登于天府此所謂校其人之多寡也比閭族黨散在周官固不可徧舉且舉比長一官言之便見得當時之民無一人無係屬者徙之于此又授之于彼所謂閭民但不耕稼而已有身即有家既有家則必有所係

雖有游手之民其間日漸月化亦不自知使成周之君長守此法何緣有不測之變雖有姦雄豪傑亦俯首而不敢倡後世失此法遂使民無所附著游手機巧遍天下成周之興衰緣此法之有興衰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謂之聚萬民者札瘥凶荒民皆轉徙而之四方故以政聚之政之十有二其條目須當詳講一曰散利二曰薄征此兩者荒政之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已藏者既散之未輸者又薄之荒政之大綱既舉矣三曰緩刑四曰弛力緩刑謂民迫于飢寒不幸而有過失緩其刑辟以示哀矜之意弛力者平時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今則常用者亦弛之不用所以休息百姓五曰舍禁平時所謂山虞林衡皆有所掌至荒歲則徹去藩籬恣民取之六曰去幾平時關防皆有幾察荒歲必要流通百貨使天下商旅出於其市此救荒之要術七曰青禮此則專理會荒政凡禮文之可省者省之如有幣無牲之類八曰殺衰凡是喪紀之節一皆減損所謂不以死傷生專理會荒政九曰蕃樂時和歲豐所以與民共樂、民之樂亦當憂民之憂所以荒歲不樂十曰多昏凶荒之年多是匹夫匹婦不能自保所以殺禮而多昏使男女自相保之義十有一曰索鬼神靡神不舉並走羣望之類是也十有二曰除盜賊

前面既說緩刑此說除盜賊此便是經權皆舉處既與民共
憂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人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
之歲民心動一夫呼萬夫皆集所以必以除盜賊終之
此止亂之萌大氏聖人之經蓋通萬世而可行者其條目固
止于此然周禮之書六官分職合之則有總散之則有所司
其關節脈理皆自相應只去大司徒上看未盡若徧考六官
則荒政秩序可見且如散利須考太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
之官如薄征須考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考司寇士師所
掌之刑它莫不然參觀徧考然後可知

土均止掌其禁令古之設官有總大法操體統者又有斟酌損
益彌縫其間者兩者交相濟然後大綱舉而萬目不遺所謂
地土之政載在大司徒小司徒如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
施十二教并收其田野此是總大法操體統者乃是大為之
防然一鄉之間其土又有肥瘠厚薄無緣事為之制曲為之
防須設官斟酌彌縫于其間此土均之法所由設也土均所
均之土地非在大司徒小司徒之外即是大司徒小司徒所
掌之土而斟酌損益之若論大綱土地司徒自平之正緣
其間有曲折厚薄肥瘠不同土均之職其位下可以出入阡
陌周旋井里隨鄉土均之蓋雖說山林然山林之中又有高
下雖說川澤然川澤之中又有高下唯是土均周旋阡陌然

後能均所謂以均地守者是分民授土各守其地以均地事者是各任其事以均地貢隨土而出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和者是斟酌調和言不改大法而就中斟酌也所謂禮俗喪紀大法已有大司徒掌之此又就中觀其媿惡其中又有重中之輕、中之重雖有正者所頒之禮然隨鄉各自有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若冠昏喪祭大者固不出先王所頒其它微細又從其俗喪紀厚薄之祭祀多寡之數皆相其媿惡而為輕重厚薄地美俗厚法從重地惡俗薄法從輕此所謂輕重之法也且如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以祀禮教又頒土均就祀禮中斟酌得宜凡事

莫不如此

師氏掌以媿詔王伊川先生曰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蓋後世諫諍之官其所以匡君之惡者未嘗不至若夫從容和緩以養君之德者則缺焉師氏之官掌以媿詔王者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也夫惟其與君朝夕相處無一言之不入而後可以涵養君德故職是官者專以從容和緩為事而無一毫矯拂之意不幸而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在師保二官蓋朝夕與王處者如師氏說凡祭祀賓客喪紀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保氏亦曰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師氏說使其屬守王之門外且蹕保氏亦曰使其屬守王

闡以此知二官蓋朝夕與王處者古人立此二官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善不使有一毫矯拂一則秉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肯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所謂禮樂不可斯湏去身一以從容和緩則是有樂而無禮一以矯拂正救則是有禮而無樂此二官所以不可偏廢學者須知此二官實不相關而實相資又須看得二官不相參雜則古人之意可見矣以三德教國子其在春官則以大司樂掌成均而教國子此則又以從容和緩以媿詔王之師氏以教之古人教國子之意蓋如此一日至德以為道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言之謂道者溥博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

德以為道本則有所據依識得體段二曰敏德以為行本既有至德以為道本須是見之于行敏者不可息之謂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以至德則言以為道本敏則德言以為行本孝德則止言以知逆惡者何故此理最難自非寔有孝德于已則犯上陵節之事必有習而不察者矣學者有是孝德方能免此譬如血氣流通無病人痛痒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前既說孝德此又說孝行今人不識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也寔有諸已謂之德見諸行事謂之行既寔有孝悌于已矣須見于行事之間然後吾之孝德愈進親意愈洽此之謂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

行以尊賢良蓋必盡子弟之職供洒掃應對之事而後先生長者方肯開發我此之謂友行以尊賢良又說順行以事師長者蓋彼之所謂賢良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此之所謂師長者朝夕與我處者也朝夕與吾處者其歲月為甚久其條目為甚繁才有一毫不順便失事師長之道須是十分遜悌方可故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此見師氏之官近于王掌國中 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前此 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本根、本既立固是綱 目張然又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是皆從幼時使教養之以為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國

政之 中者則教之以為法不幸而國政之或失則戒之以為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何措置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用之它日皆良公卿也後世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家之事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異時一旦立于朝廷之上委之以天下之事便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為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人生天地間豈可不盡知天地間事子弟之所以學却是如此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止大濩大武成均五帝之學以五帝之學

法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而教之自舜命夔典學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學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蕩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成均之法雖不可見觀舜命夔一章大畧可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是延請有道德者使之教國子弟以後世私心觀之既設掌樂之官却不專教國之子弟反資之于他人此不近事情以此見古人立心之至公義理之無窮規模之廣大大氏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死則為樂祖祭于禘宗惟待之甚重則責之不輕所謂君子教思無窮死則為樂祖祭于禘宗不特是明尊師敬長之義使之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是當時有道德者教

之入人也深當時設教有如時雨化之者人自不忘先王使之祭于禘宗亦是因人心之不忘與身沒教已盡者不同故知古人擇人非特一時賴之沒世亦賴之其精擇之審不言可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此所謂教之條目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樂之物而已非樂之德樂之德非有道有德者不能知之亦如言著之德卦之德中和祇庸孝友所謂樂德也禮以教中樂以教和樂則道和可也何故兼中言之所謂陰陽剛柔仁義靡不相備樂雖主在乎和無相奪倫豈不是中且如乾剛坤柔乾固是剛坤固是柔然坤至柔而動也剛乾坤柔何嘗做兩段湏于樂上見得中和不可相離然

又不可渾然無別正如乾坤固是坤至柔而動也剛又須當知乾主乎剛坤主乎柔舊說以中為忠信之忠改此一字緣是不識中字祇者肅然祇敬之謂庸者日用常行之謂孝友者見于事親從兄之間皆樂之德也中和是樂之本所謂祇庸孝友就樂上說其端亦自可見節奏嚴整使人整然祇敬祇之端也條暢流通庸之端也易直子諒之心使人事親從兄之際油然而生孝友之端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言語樂語非特樂音樂章也後世成周之學政不傳所謂讀誦不過尋行數墨能舉章句而已意思促迫都無生意惟是以樂之理見于言語之間便有感發人處謂之興者託物引

類感發興起謂之道者從容和緩引之于道謂之諷者倍文曰諷聲與文皆增一倍謂之頌者先儒謂以鼓節之曰頌抑揚高下使自得之言語者論語所謂食不語寢不言與學者相酬酢謂之語獨自說而無問答謂之言所謂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古人自幼成童舞象非獨善于口耳必教之以動容周旋屈伸俯仰無非至理所而可為入德之門先王之舞皆不徒然屈伸綴兆不言之教自在其中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其理至精微三代之衰此事都廢散在末技流于鄭衛鼓動波蕩猶使人生起淫心因此想象先王之舞安得不生起人之善心如道家所謂熊經鳥伸養其

小體尚能延年豈如先王之舞足以養其德體乎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二十四終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二十五

麗澤論說

門人集錄禮記說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須將狎與敬作一字看畏與愛作一字看方見得親近賢者氣象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也大凡人胸中着一件所愛所憎非特不見其惡不見其善凡其所見却被人欲障礙並不見了君子純乎天理故是：非：兩不相奪

曲禮言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一段只是一禮字孝經只一孝字凡事皆歸之孝此類須參求其所以然

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字字親切指示須當留意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古之人子不知他于行處坐處居處立處何故常點檢得如此好萬一或不點檢必有時主奧中席中立中門原其所以能如此者必自有來處

謀於長者止非禮也古之子弟見長者不敢以賓客之禮見操几杖者乃左右扶翼之意長者未必無几杖所以操而從之者蓋存養其遜悌之心令熟未見長者之間此心已存及其既見嚴敬可知長者問不辭讓而對大凡長者有所問固當對然與長者語須是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對自以為能便

是實了此心雖有法語之言精微之語亦不能入此子路率爾而對夫子所以哂之也若魯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此辭遜而對之類也大抵為學者須以此禮涵養此心令熟凡為人子之禮止在醜夷不爭孝子以親之心為心故以親之體為體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一歲有冬夏寒暑之變孝子頃刻不忘親纔遇變時必加意于其間如古人扇枕之類是也在醜夷而不爭此又見孝子涵養之熟頃刻不忘大凡人子在父母前固有孝敬之心父母不在前便起爭心惟養之熟此心常在故能不爭醜夷者與我一等之人也貴于我者我自不能與彼爭賤于我者彼自不敢與我爭惟勢力相敵易起

爭端須涵養得熟方可

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止交遊稱其信也一命受爵再命受
服三命受車馬蓋至于三命則不齒矣君賜車馬則當乘服
乘服則偏近父母尤非人子之所安也如石慶至里門不下
車所以貽萬石君之責雖云大夫不可徒行亦止謂在朝廷
而已三賜不及車馬不過只是辭遜何故禮記者節之稱之
如此大抵人子之心多為外物所移易有為歲月而變者有
為爵位而變者如大舜五十而慕此是不為歲月而變如三
賜不及車馬此是不為爵位而變惟其養得熟故不為外物
移易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州閭鄉黨至近大抵稱孝在遠者

稱之猶未盡須是自近而見者方始親切兄弟親戚尤切近
于鄉黨而尤見其慈愛僚友稱其悌也僚友在官日與之同
處見其氣象和順所以稱其弟執友稱其仁也執友是心友
所謂同死生共患難者知其孝心之本原所以稱其仁所謂
孝弟為仁之本是也交遊稱其信也此是泛交偶與之從事
者亦知其信其他可見此一段一句是一意不可得而移易
也州閭稱其孝兄弟稱其慈稱者非我求人之稱以沽名唯
因其所稱以驗我之所為誠則形之謂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一段此固止是遜弟之事然學者至於有
所得多要流入異端就遜弟中須要理會得等差節文故致

廣大又須盡精微

視與示同

幼子常視母誑孟子少時見東隣殺猪母問何為母曰將以啖汝母悔其誑也買肉以啖之人多謂孟母能示子以信不知買肉以寔其言所以為誑也母當直以前言為誑而語之乃買肉以成其誑本是一誑却成兩誑大抵人所以陷於小人者多要因實前言蓋實前言三字最是入小人之徑路

衣去声

童子不衣裘裳以此推之凡事當識時中道理母固獲蓋食物羅列于前心之所欲一取之而不獲乃至再至于三必獲而後已如此則心專著于一物矣若只以為求物必欲得之為固獲恐與上下文不相入

淫祀無福近來人說淫祀多是說叢祀及非載于祀典者夫豈止此凡非所祀而祀之如諸侯之祭天季氏旅泰山之類皆淫祀也古人初不以福自嫌自後世有邀福之心者多故看得福為可惡耳

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為問矣

柔色以溫之此孝子和柔顏色以溫父母如今人和易顏色以來而我見之則非特彼和而我之容亦覺和氣薰然子以柔色來父母安得不豫

起敬起孝蓋我孝敬之心無間斷隨過隨起故雖父母不從吾諫至于怒至于撻之流血亦起敬起孝常自若也起非起止之起只是過捺不住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既孝敬矣何必戒其逆怠蓋不孝不敬之人固不足責其逆怠惟孝敬之人事親至于與親相忘則慢心易生恐或至于逆怠故在所戒

慈以旨甘雖有八珍之味嗟來而與則食之何甘疏食菜羹進之以禮顏色和悅則食之者自覺甘美此所謂慈以旨甘父母將坐奉席請何鄉坐位自有常處必問鄉者示不敢專之意

子放婦出不表禮焉明言其惡而出之謂表父母愛子之心舅姑待婦之禮雖彼有過猶欲遮護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以過

下氣怡色柔聲此六字非特事父母當然凡處已待人能融此六字則見孔子鄉黨氣象

乞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五帝三王皆尊德尚齒其養老之禮雖同然五帝憲三王乞言亦微其禮蓋道有升降風氣有厚薄所以不同憲者瞻儀容觀起居也其無乞言之禮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惇

有音又

厚朝夕與老者親矣觀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于觀感不言之際所以不待乞言三王有乞言之禮比之五帝氣味稍薄五帝養老專憲其儀容養其氣體盡其誠敬而已伺其起居從容之間偶然發言然後記之至于動容周旋之可為法者亦皆記之如御黨所記亦其類也惇史者史之名古者之史名各不同載閭內之事者謂之女史載朝廷之事者謂之國史記老者之善者謂之惇史惇厚也微其禮蓋尊老之至不敢急迫扣問從容款曲伺間乘暇微見其端而徐俟其言其誠敬氣象可見五帝之時學者皆精微主一更無一毫外心見老者之動容無非感發觀省處所以不待乞言此氣

味非後世所能及惟顏子于孔子之言無所不說終日不違如愚少有五帝憲而不乞言之意想見五帝時人人皆顏子至於孔子纔說予欲無言子貢便說則小子何述焉以此知不乞言者孔門中唯顏子一人而已五帝之養氣體浹洽陶冶之功固非言語訓告之所能及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款曲忠敬誠懇亦與後世問答氣味不同五帝三王名其史曰惇尤有深意大抵忠厚惇篤之氣風衰緣前言往行斷絕今之學者所以澆薄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今之學者能以此意反復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幾乎其猶可續也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要理會
必有不到處如學者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理心有時而
不存則禮有時而或失內有毫釐之礙則外有毫釐之差如
天之於百物根莖枝葉華實條幹豈一一生之哉氣到則百
物自生若一枝一葉之病則是氣不到處也又所謂遜志時
徐行後長如洒掃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

一年視離經辨志曉意三年視敬業樂羣軒轍五年視博習親
師至此方可博習未至此則非聖人之書七年視論學取友
見得的當方可議論是非決擇賢否

大學始教止學不躐等也七者是三代大學教人之法大學始

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皮弁士服祭菜者薄物大抵古人一事
一物之微莫不欲知其所來為學欲至于賢聖豈可不知之
其本始初入學使之皮弁祭菜致敬于先聖先師此心其如
之何自堯舜三代以來所以教學者切要功夫唯是敬之一
字初見師友未經講習先皮弁祭菜此心肅然所謂以敬道
示之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舊說宵為小大抵經書字不當
改宵乃是夜何故夜誦蓋夜間從容無事諷誦吟咏善端良
心油然而生此宵雅肄三之意官其始也官如官守之官初
入學未知為學之方其心茫然而無所處故使之夜間肄習
三章之雅非獨舊說所謂鹿鳴四牡皇：者華也但取雅之

三章諷誦吟咏此心遂有所處此所謂官其始也入學鼓篋
遜其業也初入學時凡在學之衆鳴鼓升堂新入學者必發
其篋以出示其所業彼見鳴鼓之際衣冠濟濟肅然在上又
欲其出示所業向來驕慢之意不期自消而遜弟之心不期
自生傳說所謂惟學遜志遜乃為學之自始也夏楚二物收
其威也朴作教刑有所不及有所踰節以夏楚二物治之所
以收拾其威儀使之端正所謂收其威也未卜蹄不視學所
以使學者從容優豫不至迫切蓋天子以萬乘之尊臨之學
者安得不迫切古者三年一禘五年入學未禘時二年不視
學使學者從容優豫乃所以養其德又須使知將有天子之

語去聲

視亦所以警其志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古之所以教者學
不在口耳之間在於觀感啓發之而已非特教者為然五帝
憲養氣體而不乞言古之學者亦不專尚口耳皆所以存養
此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古人為學盈科而後進
幼者踰節而問即是躐等雖曰求益亦是犯分使與為學相
悖七者皆是古者教人之大槩觀此七端之教所謂講誦不
過兩事如其他皆是存養工夫以此見古人之為學十分之
中九分是動容周旋洒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
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畜工夫所謂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知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

強上声

禮記說

能自強也人皆病學者自以為是但恐其未嘗學耳使其果用力于學則必將自進之不足而何敢有是哉又曰不能自反自強皆非真知者也若疾痛之在吾自然後為真知蓋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人須深思欠闕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苟汎然以為我有所未足夫何益哉

君子居易以俟命命如天命謂性之命非特謂貴賤窮達也執兩端用其中物必有對 仁義 剛柔 寬猛 執兩端用

其中孔子誅少正卯見陽貨去齊去魯

君子有絜矩之道左右前後看着都一般如君：臣：父：子子此言對景公說得對陳氏說亦得此之謂絜矩

力行近乎仁心不在焉自覺語言無力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而繼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之道正是如此若無禮以行之便是釋氏

中庸如天命之謂性須是實見解得無益

無益二字疑有誤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非是見生于隱顯生于微龜山說見此則知所以戒謹恐懼須看見此知所以五字

不能擇乎中庸而守之便是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辟也蓋不入此必入彼也且如行道若知此是坦塗決然自此行去若稍有坎軻崎嶇處必不肯行况明知罟獲陷阱之害乎所以莫知辟者只是見之未明耳若見之果明不待勸勉而

自行坦塗矣聖賢亦只是從安穩處行而已

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隱之于心固安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兩句若非中庸道出來如何思量得到若隨文解義也說得若真寔者看得於心果與否則非易事大學言自致知格物以至于平天下此雖難知然隱之于心猶自見得實有是理若知人知天則直是難見況古人立言句：真寔又非可以移換增損也須看得灼然移換增損得不得方盡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是亦能矣又曰知耻近乎勇不知又加此後如何真見其足不足

擇善則恐差固執則恐失博學而下皆擇善之方也雖學問思辨則又不知行箇甚

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愉色婉容從容不迫而識意篤至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凡有序而和則為禮樂夫其所以然者何歟不仁則禮樂息矣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及之仁能守之近知者莫如好學萬物皆備初非外鑠唯失其本心故莫能行苟本心存焉則能力行矣

聖賢千言萬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皆在乎致知致知是見得此理於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父子夫婦之間深察其所以然

識其所以然便當敬以守之

大學固是以致知為本然人之根性有利鈍未能致知要須有箇棲泊處敬之一字即是

大學致知中庸明善

天下莫能載者方是大天下莫能破者方是小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二十五終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二十六

麗澤論說

門人集錄論語說

便指孝弟為仁則不可然孝弟所以為仁也體愛親敬長之心存主而擴充之仁其可知矣曰為仁見學者用力處欲巧其言欲令其色其所發為如何蓋不仁矣然則仁之義豈不可默識乎

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看吾巧言令色時用心如何便自體認得能知出辭氣斯遠鄙倍則見此矣晉人書柱疾雷破柱而神色不變孔子却迅雷風烈必變若如此看晉人却是強似孔

子此便是巧言令色

弟子入則孝章大抵言學者當務本文藝亦所當為蓋無非學也然當以立本為先親仁所以輔成吾德親者心誠親之謂

民德歸厚矣須看歸字厚本民所固有上之人與之發其良心故皆歸于本然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死其親也凡出入起居門風家法種皆如父之舊不暇改也至于事之害理傷人則父在固將諫而改之苟以父沒之故見其害人而不敢改是以存沒二其心也豈所謂無改于父之道哉孝子事死如事生見父之事

有害義者汲：改更常如下氣幾諫號泣隨之：時是亦無改于父之道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仁者天下之正理也是理在我則習矣而著行矣而察否則禮樂雖未嘗廢于天下而我無理則與禮樂判然二物耳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性情之正只爭分曉仁者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蓋無非此理而已所遇有約樂之異而心則一也顏子在陋巷之心即克舜垂衣裳而治天下之心也

利仁者擇善而執之是也曰利仁則與欲仁之意同蓋為仁者

也至于安仁則入乎聖域矣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而未仁其好惡皆私心也非特以同異為是非亦且隨旦莫而遷變矣烏能好惡人哉若夫仁者之心既公且一故所見至明而此心不變譬如鏡之照物唯其無私而物之妍醜自不能逃雖千百遍照之其妍醜固自若也唯仁者能好惡人亦如是而已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仁中著不得惡字蓋一志于仁自著不得惡念

惡不仁者其為仁矣惡不仁是初學用力處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此覺有生熟若見得熟自然不見有

可惡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加字甚輕纔有一毫私念沾著便去之不使加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用字最要着若不曾著實用力如何見得力不足顏子既竭吾才見力不足然又不可住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章各有所偏各字要看又曰黨偏也或偏于厚偏于薄偏于厚則去仁近偏于薄則去仁遠觀人之仁觀己之仁皆可也

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自然放於利而行多怨
小人喻於利小人之視君子于利心上看得甚分曉

曾子唯曰曾子一唯之外無復問難顏子問仁孔子既告之以克己復禮方請問其目蓋魯頹之於道皆悟之者也曾子之於言雖已悟而自有顏子之未悟者在其中顏子雖若未悟然自有曾子之已悟者見其中故聖賢之於道貴其不已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此兩句是學者日用工夫人不能以獨處必與人處天下之人不過兩等曰賢與不賢而已世之見賢者其下者閉隔漠然不知其次者嫉忌之其上者不過稱贊之而已曾中閉隔與嫉忌者固不足道其稱贊者亦初無益于己惟是見賢必思齊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世之見不賢者其下者流而與

之俱其上者則絕而遠之流而隨之者固不足道其遠之者雖與隨波逐流者異然亦未是切己須是見一不賢者怵然自省于中且安知我之不如是可保于今日安保于他日須看齊賢兩字見一賢者便直欲與之一般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齊才說學得兩三分也得便與無志一般見不賢而內自省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又曰予創若時舜禹豈有是哉蓋當時天下只有一丹朱為惡舜禹見丹朱惡如一體然故怵然自省如此若以丹朱之惡為不預已事則非視天下一體之義此最學者日用功夫若能極思齊內省之義雖聖賢地位也不難到

過亦不勝其勞所以勞而不
怨者蓋不做分外事看子身是父母之負盡身以正救父母
何怨之有若如此雖瞽瞍為父也會底豫工夫到此地位惟
舜為然後之人子平時不以父母為心見幾不諫到得過形

見方諫又不能委曲和順忿戾剛狠常致父母之怒至于諫不從便止既不加敬又復憚勞皆舜之罪人也

朽木不可彫糞牆不可污蘓子由策引枝葉未有害本寔先撥以規 仁宗此甚有理譬如朽木糞牆皆是本領壞了整頓不可得謝上蔡釋之曰志昏而氣衰蓋當此時冒中憤：莫知所主如何救得始吾於人猶言舊時於人也今吾于人猶言今時於人也蓋言今之人不當如古人一例看耳

孰謂微生高直章上蔡云周急濟難亦何害其為直然在當時之事其設心恐不若是也答問之間親見其事故語止于此而意已傳矣此說甚善但云今未可認乞醯為不直此却未

夫乞醯事之至微初非周急濟難也乞醯于鄰為不直亦何不可之有

子路共敝之心雖小于顏孔然皆是不自私充此心去足可為顏孔

內自訟人能見其過自怨自艾戚：不安為切已故也

有顏回者好學周有八士如此者方能為有

不貳過人之有一過必變成二過何也人惟惡其過也是以求以蓋其過唯求以蓋其過則非為妄言以自飾必為巧計以自蔽故本是一過遂成二過顏子之過蓋未嘗如是亦聽其如是而後不復犯之耳

子游為武成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聖人師弟子之相答問不及其他而獨以得人為先蓋凡人之入仕此是第一件事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此一段事一則見德澹臺滅明能以正自守二則見得子游不以親昵取人而以正大觀人行不由徑只是不行小路即此亦可見其敦篤凝重而無苟且欲速之心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又見其有不可得而親踈處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一章博施於民而能濟眾此聖人之功用非學者求仁切近之問故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復指求仁之方以語之當仔細看近字

論語雖言仁之方然未嘗不是全體孟子切指良心教人仁人心也

魯子臨終語孟敬之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將謂有甚大事却是說此三事觀魯子言曰兩字乃知此三句是魯子著意分明處至蘧豆之事則有司存今人却是倒了

魯子告孟敬子一段為學最切魯子反復丁寧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人說到此須是窮神知化精義入神魯子止說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又繼以蘧豆之事則有司存言此等細碎自有人管我且理會自己切要事須是看動正出三字近

信難訓詁大要是顏色與心相應

以能問於不能此是曾子見得顏子如此若顏子自以能而問不能以多而問寡以有為無以實為虛不校其犯則是矯偽不情為顏子者蓋亦大矣顏子但知有問但知不校但自虛自無耳初不知寡之與多虛之與實亦不知人之犯也曾子見之乃以為顏子如此如門弟子記夫子絕四是弟子見得夫子如此若夫自以為當絕此四者夫子亦小矣

士不可以不弘毅凡人之言弘曰寬也毅曰剛也剛則必不能寬、則必不能剛此不可作兩事看若作一事看則弘毅氣象可見矣非謂弘而濟之以毅、而濟之以弘也古人之言

大率如此如言晉公子廣而儉、須是廣不廣不成儉臯陶言九德直而溫寬而栗不是相濟如此方是德不然却是病麻冕禮也止拜下禮也麻冕雖古禮而近于奢而古為之者時也後世易之以純則為禮、理也雖違于古吾必從之非從今也從其禮也拜于下古禮也理之不可易者也而後世易之以拜於上是自便其奢泰之事而非中于禮之變也故違衆而從下非泥于古也亦從其禮也春秋之時禮教不明變其制以自便者甚多大抵古禮近於侈則從之今麻冕之易偶中於禮故孔子從之以明其變而得其當拜上之易背于禮故孔子違之以救當時之失後世變古之禮非能有當于

理也特假之以自便耳漢武帝于原廟則減之以至祖宗祧廟之制皆一遵于古此無與于已故也至于千門萬戶之宮乃不稽千古而建之則取其便而古不暇恤矣
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湏能辨此方能明取予之理
今人不辨得此多做強牽合底事故遇事多妄予妄予則必妄取
與上大夫言闇：如也蓋聖人所以待物者素定平曾中物來自應與上大夫言不期闇：而闇：與下大夫言不期侃：而侃：譬如月無所不照過地方而方過地圓而圓隨物方圓而月初無心有心非月也

先進於禮樂止吾從先進野人是都無所識之人故先進之於禮樂君子元自有禮樂故後進于禮樂者求彼之禮樂以正我之禮樂孔子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弘之類是也從先進者自處于不能也

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大凡讀書臨事曾去裏面講定理會便見得不容易豈敢妄言凡言之輕發而不知難者以不曾下工夫也仁之為道既難則言之亦當難今牛之言不難矣豈能為仁乎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我皆備物隱于吾心有一毫不盡處則不免於憂懼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止非惑與此是聖門切己工夫觀子張問此則知是眾人日用底工夫觀樊遲問此則知遊息宴閑亦不廢此工夫崇德是長養其德脩慝是磨治其慝辨惑是辨白其惑夫子曰善哉問樊遲所問者切己非泛泛之問先事後得事是請事斯語之事今之學者有謀利計功之心凡有所為必先計較先欲有得終無所得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傳學不教內而不出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惟先其事則日有得而不自知此所謂崇德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攻其惡者攻己之惡不暇何暇攻人惟欲點檢他人自己必欠工夫攻是用力如陞壘大

敵在前非用力以攻則不可破脩是磨礪精細之意此所謂脩慝也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此事昭然固不難辨忿之未興雖三尺童子亦知之惟忿正起之時最難辨其亡身及親之惑但將人自胸中忿時觀之可見此所謂辨惑也此三者是切己工夫人之一身自頂至踵自旦至暮未嘗不有此三者須是時：點檢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先有司則紀綱條目立矣赦小過則小有出入亦容矣二者苟未之盡則雖賢才將安所施焉知賢才而舉之此見聖賢氣象不同

樊遲請學稼夫子既拒之矣復問學圃此有以見古人

然孔子面責之可也何必待其出而責之蓋欲樊遲聞而知之則聽之力而為之堅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凡所謂政者係國家治亂興衰之大綱事則是品節條目有司所掌者周衰治斁不明孔門高弟尚不能辨孔子特因冉有退朝明辨政與事之異者欲使天下後世識為國之大綱孔門之學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不識大綱大體而看一節一目雖多聞多識然終無總統處冉有仕季氏魯之家臣也冉有退季氏之朝夫子辨政與事告之亦見政不當自季氏出而季氏所為者乃事也觀此三段足以驗夫子至於是邦必問其政處蓋夫子乃

當時之大聖人雖君不時能用然皆知尊事之如季孫將用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以此知得時君凡有大政無不咨問孔子者大抵為國當識其大體總統一代謂之政隨時維持謂之事三代以前固不必論也且以兩漢論之前漢之政有所謂寬大長者以至凡百制度見于兵民之間者尚有三代之遺意至光武以身濟大業是以一身為天下凡所施設皆是事了幸而光武明帝皆賢君竭其智力猶可以治至和帝稍惰其業便衰如前漢中經呂氏之變又昌邑王之變而漢業終不遽衰者以其大綱在也以此見得前漢有政後漢無政

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說者謂
聖人氣象溫良恭遜使其言當時之人辭語決不如此乃夫
子自遜之辭此說殆非也聖人之于世猶醫者之用藥若是
尋常疾病則可用尋常和緩之藥若是病深則不可以常藥
治故大黃烏頭亦有時而用之夫子此言乃是用大黃烏頭
處蓋當時人利祿薰蒸仰望在上之人將以為如何不知當
時從政者與市井無異故夫子以此告之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此等入乃是偷合苟容
非有心于天下邦有道亦使得邦無道亦使得其罪過于穿
窬聖人一言道盡後世人病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一章看此一段皆以善為辭命不如此夸
張矜大蘧伯玉之美自見然其義亦不止此蘧伯玉年五十
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蓋在當時克己上做工夫者其使者深
入其閫奧見其下手做工夫處此其所以不敢輕易其言大
抵人履之而後知不於克己上做工夫通身都是過而不知
過之難改惟其下手做工夫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
過失乃知改過之為難此其所以不敢言寡過而曰欲寡過
則使者非獨知蘧伯玉做工夫處其自己亦曾上面做工夫了
將此一段體驗今之學者若才輕易發言語便是不曾做工
夫

君子思不出其位此位隨在而有如對客時只是對客底位舍而他思即是出其位也

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無能之辭非聖人謙辭也蓋聖人胸中無限量純亦不已更無止法若有限量則是有所息而非聖人矣

子擊磬於衛章當春秋之末所謂先王之澤將盡是時高見遠識之士見時之不可為多是以為不足為凡是見于論語者其間固有中節者然而都是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以聖人論之病痛便見若以後世學者論之荷蕢者之底蘊亦未易窺當時孔子擊磬所謂塗巷之人不知其幾人矣不過聞其磬

之音而已然在春秋時所謂知音者亦不為少且如師襄之徒聞音之清濁見蟬娘捕蟬聞者知其有殺聲伯牙志在高山聞之者知其志在山志在流水聞之者知其志在水當時聞音而知人心者固自有之然而人之心形見于聲甚易察聖人之心形見于聲甚難察非有地位者不能荷蕢者聞聖人磬聲知聖人之心又與其聞之音清濁者不同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論其識孔子之心固是地位高然而下視一世人便不是聖人天地之心深則厲淺則揭言今時甚難處譬如渡水深與淺皆做不得看此兩句荷蕢與尋常隱者不同天下事皆是經意曾去體量入深又做不得淺

又做不得

他望風說做不得者不同但比之聖人之

不得此一步在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孔子

辭看

此一章彼既畧知聖人之心天下事

曾自去籌度其

高見遠識豈世人容易到此地位然而心既不虛雖親遇聖人亦不能救其病

闕黨童子將命止欲速成者也居必擇鄉遊必擇

固是君子

里仁為美擇必處仁大抵為學者大綱當如此然居處亦不可論語所載見孔子者有两童子其一是互鄉之童子其一是闕黨童子互鄉在難言之地風俗薄宜乎見拒于聖人闕黨童子居聖人之中日漸仁義之澤日親道德之光宜

乎氣質變化聖人與之然而互鄉見進于孔子闕黨見絕于孔子何故以此居處地位初不可恃互鄉雖在難言之地一旦有慕聖人之心致恭盡禮而來此心既變地位都變闕黨雖聖人之旁可謂朝夕與聖人親才居于位與先生並行便不遜地位雖近如去聖人千里之遠居處地位之不可恃也如此

子張問行子曰居處恭一章誠則形之三字言忠信行焉敬所謂誠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此即所謂形也

子曰羣居終日此一段略而言之就面前事說固自有羣居終

日無一句好說話非毀訾長短則謔浪笑傲否則談閤巷瑣碎皆不及義若究竟論之義之一字須要看義是當然之理若是私情皆不是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小慧是小機械相籠絡小技能相矜夸凡學者所稟雖有淺深知此病甚少須看終日相聚說脩身行已多少說謔浪笑傲多少便可見君子小人分處君子曾中正大易直都無小機械小技能此二句雖知學者亦洗磨刮除不盡觀難矣哉之語可見聖人憂之深憫之至聖人之言如天地之寬聖人所憂乃是真憂義之一字如孟子所謂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者凡所謂義皆是精微雅識處雖是精微然亦只是當然之理學如者能直易

正大無緣有機械技能終日所言無非當然之理學者欲自驗其學之進退資質之厚薄與小人近與君子近但看終日所言當然與不當然吾心所存多在大體上多在小慧上能以此自驗之則為學工夫自然進

君子義以為質止成之其質須是義方能立根本然行之須是中節故次之禮以行之然世俗之所行與君子之所行如矛盾冰炭之相持彼邪我正彼非我是無緣得不露圭角苟非遜以出之則必人相疑故次之孫以出之其質以義其行以禮其出以孫所以成已成物者至矣又惧夫人之孫而因循隨之不知覺而失其本心也故必終之信以成之信者不負

初心之謂蓋于孫之中須是不負初心方孫無害不然特委靡不能自立之人耳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此歎辭也言三代之所以用其直道而行耳豈若後世用詐偽駁雜之教而行之而謂直道不可行乎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大受小知正是君子小人分處君子所稟淳厚篤實不用心於小而所受者必大如以仁為己任、重而道遠可以託六尺之孤者皆可以大受也若小人則輕捷便利見事易知處事易成乃其所稟之薄豈能如君子之大受後世人所見不明或

反以輕捷便利為可喜淳厚篤實為遲鈍殊不知淳實之人所見所為雖後于小人及其養之既熟擴而充之必有大過人者便捷之人所見所為雖常先淳篤者要亦止于是而已學者幸而稟淳厚篤實之資反自恨不如便捷者不知此乃進而為君子之路不幸而稟輕捷便利之資反自以為喜不知此乃入小人之門有淳厚之資而不知充養猶是剛毅木訥近仁若自以為不及小人而求與之角則非惟不能及之而祇自害耳故遲鈍者當自勉而不可自弃便捷者當自戒而不可自喜也

蓋者三友損者三友人之通 被斲時境界移換却如 藥

見其一時之苦 而弃之不知後之有益而能除疾也如食
毒物一時見其美而甘之不知其後之疾也朋友之損益亦
然：人情好近損者好遠益者只為被時下境界換了故人
須是不為時下境界所移斯得

益者三友章看此一段須把着寔 凡人之取友必須端正然
後漸染氣質做得好人直乃剛直之人我才有過便得其規
正然所貴乎友直者不獨有過賴其規正與此等剛直之人
處 我非心邪慮自然不敢萌諒是忠信之人我有事得其
至誠相與然所貴乎友諒者不獨有事賴其相與：此等忠
信人處則朝夕從容涵養吾之氣質亦將為忠信之人友多

聞非特取其聞見博洽蓋此等人歷事久閱義理多見事通
透與此等人友不獨賴其相與謀事亦覺自己踈漏自然激
發進步為學友此三等人安得無益友便辟辟是邪僻謂之
便者以其便利善柔是循、無能為之人便佞是可媚于我
者友便辟便佞所損固不可言善柔之人未見得有損于我
處聖人何故處于便辟便佞之間蓋與循、無能為之人處
便入便辟便佞之媒梯一則與此等人處無所畏憚其漸必
至于友便辟便佞一則與此等人處無所觀 併自己亦放
倒了不能振發進步故善柔最是害事學者須當自點檢若
所友直諒多聞則固可自喜若是便辟便佞善柔則便當引

避否則為小人之歸必矣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止損矣夫好樂有不同而益者至于三損者至于三好樂不可不審如此樂節禮樂蓋禮勝則離樂勝流禮樂而加之以節則不至于偏倚是勿忘勿助之意也樂道人之善則滋養其胃中如常在春風和氣中其益可知樂多賢友夫友所以輔仁也友賢者而至于衆多則漸磨之益亦多此益者三樂也樂驕樂則驕淫之心一生必至于無已樂佚遊則淫蕩之心一生必至于忘反樂宴樂則燕安之心一生必至于恬然而不知懼是三者雖均于為損而其根各不同樂驕樂是其心向上求也心常向上求則良心之損多

矣樂佚遊是其心常向乎外常向乎外則良心之損又多矣樂宴樂是其心常向安處求心常向乎安則良心之損益多矣

鄉原德之賊也鄉原之心要牢籠盡天下之人天下之人非庸人即君子故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以求合乎庸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節以合求乎君子

孺悲欲見孔子一章正是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古之教人或予或奪或抑或揚或逆或順蓋非一道各隨其資質根本模範作成若夫不屑之教誨孟子固已發明此義然而孟子雖載不屑之教如不受曹交所謂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固是不

一層教誨成就處須看孺悲一章孺悲始者欲見孔子時誠意未甚至孔子辭以疾若誠意全不至孔子但只辭之不必取瑟而歌孔子既辭以疾又取瑟而歌示其閒暇使孺悲知孔子非疾使之自反則孺悲亦在可教之域惟其如此故孺悲歸自克責後來哀公使孺悲學禮於孔子士喪禮之存于世皆孺悲之功亦當時不屑教誨之力若非孺悲後來進德辭氣和順夫子無緣分付與之

君子亦有惡乎止惡訐以為直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初無所偏故元者善之長也一元之氣該乎萬物無非所以生育長養使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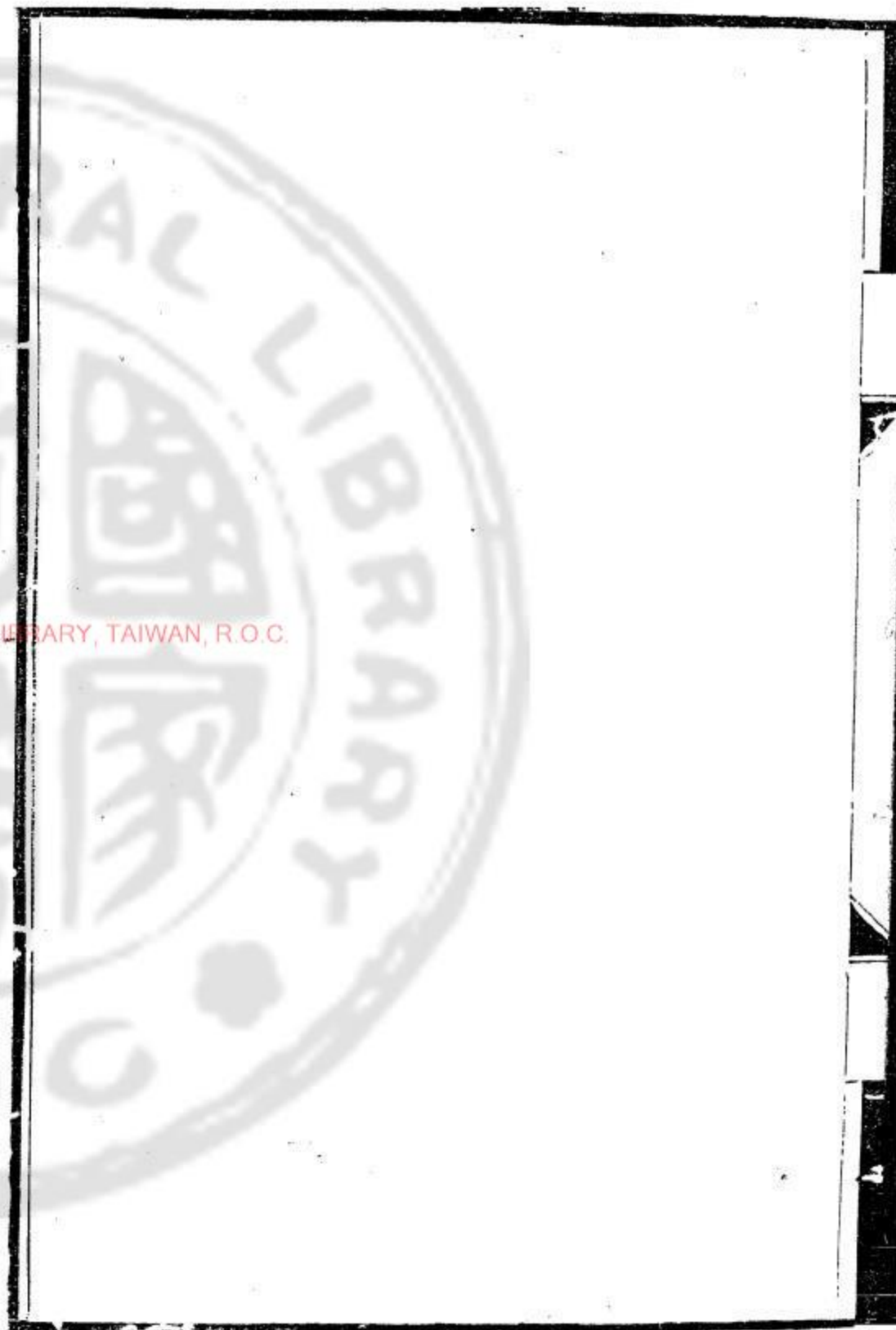
地之于物有以生育長養之而無秋殺以終之則萬物亦不能成就亦猶道之有仁無義也聖人與天地相似本心初無惡正緣好惡對立亦如天地之有春秋此自然之理子貢問君子亦有惡乎可謂有所見者此是學者做工夫處然亦大段切當故孔子答之以有惡聖人如太和之氣渾然初無所惡人以乖戾干之故不能入聖人爐冶中蓋自取其惡也君子道惡揚善順天休命稱與人之惡者大段不同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居下流而訕上者與此四句亦大段不相似聖人所以惡之者恐其戾元氣傷太和也惡勇而無禮者勇是剛毅之人無禮以節之必至於死無所不為

惡果敢而窒者果敢則見事必為苟窒塞而不通則必至於害事皆聖人所惡也孔子既言其所惡子貢至此亦因夫子之問以其已之所見而告夫子觀夫子與子貢之所惡便是聖賢分量有差等夫子之所惡如太和之於戾氣子貢之所惡但辨疑似守疆界而已此正學者事非聖人比飾情矯偽者似智而非智強梗戾暴之人似勇而非勇訐以為直者全無雍容和緩氣象徒暴白人之過失無責善之道此亦似直且比干龍逢之死皆合於義蓋不得已非好訐以為直凡此三者皆似是而非子貢所以惡者欲辨疑似嚴疆界學者亦須如子貢而後可

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章可者僅足之辭言能盡行此數事庶可為士非曰可以止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二十七

麗澤論說

門人集錄孟子說

人皆說仁義便是利然不必如此說只看孟子言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以仁義為天下何利之足言當時舉天下皆沒於利者孟子此章剖判如此明白指示如此端的掃蕩如此潔淨警策如此親切當時之病固大孟子之藥劑量亦大矣梁惠王上

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四者無日不當脩何獨暇日所以暇日者講貫之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我心有戚：焉獨何與王請度之皆是孟子警王切處孟子此章一開一闔故其言易入而警人深細觀節次便自可見政如鑿之治病相似王曰於我心有戚：焉若非節：發之此心何自而發自常產常心以下方教之以藥方

齊宣王見孟子于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止 畜君者好君也聖賢開人君自有道理齊宣王方以雪宮之樂誇詡孟子使常人處之則必便說此不可獨樂是逆齊王之意安能復開悟之惟孟子說此數句自有次第且先說數人之非然後引歸齊王之身其言雖指齊王之失亦不至激其怒常人聞人君之言便阿意曲從違君之惡固不足道至有欲開悟人

君亦不得其道者如宋王答大王之雄風謂之不忠則不可謂之非正理亦不可但只是指在楚王身上太急故終不能有所開悟惟孟子先言他人不安分者亦欲享此等逸樂既已言此之非然後言不與民同樂亦非其言和緩不致感迫最得開悟人君之道既已如此說然後却以天下一家之理委曲解說如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大凡人君不與民同憂樂尋常無事時固不見其禍福及一旦有不測之禍如衛懿公伐狄兵有使鶴之怨其失方見又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此三句當細觀大凡聖賢開悟人君最不可以利心觀之常人見說王字便謂以王

天下之利誘之殊不知此自是正理若天下歸往之謂王此豈亦是利至引齊景公問晏子事尤有意大凡與人言須是引人耳目接近彼所熟聞者則彼易入孟子告齊王必引景公之事正以王所熟聞燕齊人最信管晏之事如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便見得當時信管晏之篤且齊景公之問晏子本只好遊觀之樂如上三句是其真情下一句言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此乃飾詞尋常人若只去游觀上說不可去亦是先逆景公意安能開悟晏子却於景公飾詞上便認作真情却稱美之曰善哉問也大凡聖賢見人有一小善雖未甚至便稱善乃是提撕喚起其善念也天

子適諸侯曰巡守止秋省斂而助不給蓋諸侯天子凡一出入必要正名使天子知巡守時止於巡所守則巡所守之外不敢做他事諸侯知述職之時止於述所職則述所職之外亦不敢做它事一出入無非為民事也如省耕省斂是也夏諺曰止為諸侯度此見得三代之時君民相信君有出入必為民見君之出入亦知其為已故幸其來也後世反是如惟君所行也一句似寬而嚴似縱而拘若只據人君初間看得惟我所行可謂似寬似縱然有一毫不是便蹈流連荒亡四事之中而不可行豈非實嚴寔拘惟晏子開悟景公於是大悅乃行興發之政作相悅之樂此一段雖是晏子作

用處一經孟子舉起精神便自不同晏子之言不過悟景公孟子舉起便可以為萬世法是過他數百倍了須如此看始得如無非事者此四字最要人看大抵人君非特是坐廟堂臨政事便是為民凡一嘖一笑無非為民學者亦非特對師友對書史便是為學凡一語一默無非為學如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如舜既為帝後取諸人以為善如治水取諸禹典禮取諸之類此固易知若耕稼陶漁時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不知取何人為善只緣舜之心念：在此正所謂無非事者想舜當時聞耕稼陶漁之言如聞都兪吁咈之辭對耕稼陶漁之人如對臯夔稷契之

革惟其念：在此故也後之學者苟志于為學非特講論之際始是為學聞街談巷語句：皆有可聽見輿臺阜隸人：皆有可取如此安得德不進梁惠王下

滕文公問止強為善而已矣滕小國臨齊大國時齊人築於薛薛去滕最近故文公謀于孟子戰國凡強國七滕最小寡不勝衆弱不勝強固所當憂緣文公所憂皆在我外大凡為國須是理會令我自正豈可敵來則畏去則喜強者惧弱者喜且仁政不終教化不行紀綱不振皆當自正公不此憂而徒憂其外孟子舉太王事告之却自內言正所以糾其心之訛謬文公又問曰滕小國也止從之者如歸市文公又謀于孟

子孟子又舉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以犬馬皮幣珠玉不免然後屬耆老者太王雖視弃一國如弃弊屣然未嘗才被狄侵便去初以皮幣終犬馬終珠玉至此勢窮理迫然後不得已大抵有人事有天理人事盡然後可付之天人事未盡但一付天不可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止君請擇於斯二者孟子又設一端以告文公孟子非是持兩可說無所可否大凡道理都是一致有棄國如弊屣道理有效死不去道理世守者是先祖得天下傳之先王我既受之先王或一旦棄之是辱其先也緣文公問孟子見他尚有一毫利心不比太王大抵有此力量然後可以做此事文公所憂不過說自

諸侯而匹夫自安樂而至危懼而已都不曾自理會正己孟子舉此端蓋謂文公之地位自可見得故所以使之自斟酌而為之

魯平公將出止焉能使予不遇哉大抵君子之作用與小人之作用一同君子用之則為善小人用之則為惡魯平公出時使臧倉便大步峻言直說孟子不可見亦必不能使平公信大凡急欲人聽者未必能使人信已如謂伯夷貪謂比干邪人安肯信觀臧倉之言從容和緩等閑尋常問起如浸潤之譖漸：入來故且問君所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謂輕自以先匹夫者止君無見焉又足見臧倉不直言孟子不

可見處且引賢者為言說禮義由賢者出却以孟子事證之欲得平公深信而不疑公曰諾平公果信其言而止平公本是喜賢禮士之主竟為臧倉所移而止者緣臧倉言得和緩使人易信樂正子入見止是以不往見也初時樂正子曾薦舉孟子故平公欲往見既為臧倉所沮樂正子故為之解問何不往見公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者平公或者一句又見平公深親信臧倉故不指是臧倉設或者之辭所以為臧倉諱樂正子為韓曰所謂踰者前以士則三鼎後以大夫則以五鼎此鼎俎多寡蓋官秩貴賤不同非所謂踰平公曰否為棺槨衣衾之美者此又見平公深親臧倉而踈

樂正子處大抵人親昵此人必巧為此人討道理元初臧倉諫平公時止是喜其後喪踰前喪一句初不曾有棺槨衣衾之說此平公欲為臧倉討道理故為此言樂正子又為韓曰非所謂踰也為貧富不同也言孟子於親隨其貧富初貧時故盡貧而葬之後富時亦盡富而葬之使孟子於後葬親乃曰前以三鼎却是於富不盡于富不盡似不逾適所以為逾貧富兩盡迹雖不同其實則同平公于樂正子則踈於臧倉則親樂正子以踈間親雖有至理亦不能入此樂正子所以卒不能使平公見孟子樂正子曰克告於君止不果來也初樂正子薦孟子既被臧倉間沮又為之辯挾不平之心與孟

子言凡人見彼以不平告我、亦必相與不平不知聖賢之心初不以此為介故孟子所以答之者無一豪不平之氣象諷味此語則樂天命居易俟命亦不過此數句孟子聽樂正子告而卒不動為孟子初不曾有怨臧倉之根有此根然後苗條發于外樂正子見孟子如此言之和緩其向來忿、不平之心至此亦想見冰泮雪消無復存者矣

公孫丑問曰止惟此時為然子路所學乃聖門根本之學若使其成就豈管仲之所能及管仲之功雖成不過是功利之學豈管仲如已熟之萹稗子路如未熟之五穀五穀未熟時固不如萹稗然或至于熟豈萹稗之比哉彼五穀不至於熟亦

無用之物而已學者於此不可不深思知萹稗已熟不如未熟之五穀則不可為管仲之學又知五穀之未熟為無用豈可不勉強而自足大抵孔孟門人所見迥然不同孟弟子弟子所見只去狹小處求孔子弟子只去廣大處求公孫丑以管晏望孟子孟子固已力非之而丑且曰管晏猶不足為歛及告之丑又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所告愈明所見愈狹孔門弟子則不然子路問君子夫子答曰脩己以敬亦足矣必反覆詳問既曰如斯而已乎又曰如斯而已乎它皆類此雖失之過然所見却不狹此孟子之門人所以不得不嚴其教也公孫丑上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端之一字極好若見惻隱便謂仁但止知惻隱須體察所以惻隱者何故如此看仁始有分寸舍己從人當思舜之已尚舍了况小己之私乎若吝驕封閉者安足知此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舜看得都是善與人相共為之而已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止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孔門之為學進之勇而有力者無如子路當時門人不敬子路若不為眾所服惟是孟子深知之所以多拈出示學者如論魯西管仲一段如論未同而言一段此又論舜禹以子路與舜禹

曾子一道說子路之間過則喜實百世學者之標的視之若易實體則難後世人告之以過面前不怒者則有之安有欣然而喜者唯子路之心專是求益唯欲聞過告之以過則得其所欲安得不喜人之為學亦須于聞過之時自驗自禹以上一句進一句禹聞善言則拜未到禹地位非不聞善言只作等閑看了唯禹看得如山岳如金玉其重如此亦不自知其拜此可見其受之有力子路都無拂逆齟齬固是好又須由子路到大禹地位大抵讀古人之書聞今人之言要得受之有力且如語孟人都作等閑看故受之無力若是看得有味便是大禹孟子既說子路禹又說大舜有大禹見得前三

者雖是有力到舜則天開地闢四通八達到極至處大抵天下之至理渾之乎在天地之間萬物之內人自以私意小知阻隔蔽障舜何異于人哉無阻隔蔽障而已子路與禹猶有工夫至舜則無功夫洋洋在天地間與天地同體天地間無非善舜則善與人同而已舍己從人唯大舜地位方盡得論其本原天地萬物一體人既受七尺之軀舍己最難唯到無我地位方能舍己方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止戰必勝矣孟子論用兵之道此段自分明人多錯看了謂天時果不如地利地利果不如人和遂

分輕重多以星虜山崩武王不害于用兵不知孟子之意正不如此且如向風而勝逆風而敗何嘗不取天時然不得人和亦不可山川丘陵左洞庭右彭蠡何嘗不取地利然非人和亦不可孟子如此說者蓋以近處教人且天人一道後人不能通天人為一遂以天遠于地遠于人孟子故指人和教之欲人自近處看又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止勝矣此皆明人和由于得道且人本不助我而助我之道本非不助我而由我之失道是人不親而道親如紂之無道微子去之箕子為奴是失道者雖親戚亦叛如武王之得道雖微盧彭濮遠在八荒之外亦來助之是得道者雖疎者亦親且荀

卿言人之性惡把此一段看既人性果惡則失道者必多助得道者必寡助今人不助失道而助得道以是知人性本不惡至與臨武君議兵亦說在附民然孟子止數句盡古今用兵之道為兵法之祖如吳子孫子六韜三畧之類止言天時地利亦不言人和而荀子議兵亦有一篇之詳蓋聖賢見得明他人見得不明以此見學問之深淺處公孫丑下

孟子為卿於齊止予何言哉輔行在今謂之副使在春秋謂之介王驪止是雄烈之人有寵于齊觀其弔公行子時羣臣皆與驪言威聲氣焰一國之所趨當時既輔孟子出弔於滕自去及反都未嘗說一句事此見得孟子待小人之法正大之

體處公孫丑疑孟子謂王驪為齊之卿其位不小自齊去滕往來經涉道路亦多何故行事都不與他說孟子答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須要看此兩言方得與小人處之法言王驪若出弔事曉不得我亦自與他說不說與它時節却是辱君命失國容他既偶然已自曉得又何須說與它蓋孟子有公言無私言公事有未曉不與之言則辱君命固是不可若公事外又與它私說便失待小人之體兩者須子細看後世之待小人若太過則與之共事時公事亦不與言不及時往私事亦與之言看此兩句見得待小人須當嚴大抵我與小人不與言甚易惟同事共塗往還千里不與之言便

見得孟子泰山巖之勢氣象大抵君子不幸與小人共處自公之外不可與言王驩既能自治其職矣孟子肯與之言乎沈同問伐燕此一段人或疑簡章之脫畧或疑孟子之語未圓是皆未然今以一章考之其初載沈同之問則曰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蓋孟子私相與議論燕之罪可伐不可伐未嘗正指齊之伐燕也孟子答之以可亦泛論燕之可伐爾初未嘗為齊謀也猶人之平居減否人物曰某人之罪可誅某人之罪可責亦姑論其當誅當責之理耳豈遽行其事哉至于齊人伐燕或問曰止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孟子之意蓋謂前日答沈同之辭特泛論燕之罪可伐耳不謂其遽以此

言為然而伐之不再問齊之可伐不可伐也詳味彼然而伐之一句蓋孟子沈惜沈同錯認其意而又追究其問之不詳也或疑孟子之言近于飾非殊不知或人問勸齊伐燕之時蓋齊人伐燕之初而非既叛之後也伐燕之初師方有功誅其君滅其國想齊之羣臣嘗勸齊伐燕者必幸其言之中自矜平燕之策出於我矣豈肯反諱其言哉使孟子之言在于燕人既畔之後尚可疑以飾非今其言在于伐燕之初則足以見其真未嘗勸齊伐燕也及燕人既畔王則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則曰賈請見解之使孟子微有勸齊伐燕之說則孟子當慚於王、不當慙於孟子孟子當使人自解于王、

不當使人自解于孟子也

吾甚慙於孟子此是齊王悔過之心方動良心發見處此是一
大機會人主之意一回則天下之勢亦回正是生靈之幸宗
廟之福當此時得一正人正救之其益豈不甚大而陳賈乃
以諂諛之言塞其良心此最可惜陳賈引周公事來見孟子
自謂孟子必諱周公之事使孟子不分明說周公之過陳賈
必將以不仁不智來難孟子孟子却先自道了句：出陳賈
意外今世學者亦必言周公無過孟子直言周公之過曰周
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此最要人玩味是周
公之過為兄而過名雖為過其實乃是孝弟之心發見處與

孔子說立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氣象正同

孟子致為臣而歸止征高自此賤丈夫始矣大凡人出處之際
須胸中有素方其未出之時使人君欲見而不可得及其言
不用道不行引身而退使人君欲留而不可得然後可以任
道之重輕保社稷之安危及至庶耻之風喪為士者反此其
未出也人君本不欲見之反自欲見人君不可得其不見用
人君本不曾留之反自欲留亦不可得孟子仕齊為言不用
道不行故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
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此足以見孟子未出之時齊王欲見而不可得今孟子既去

之後王齊欲留之而不可得他日王謂時子一段此是齊王見孟子之道大將謂孟子只理會儒者之道而它有所劣逆其所不能故只使孟子教一國之士不以當時政事任之此心雖厚必竟是輕孟子時子以告陳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觀此則見孟子門庭甚嚴齊王自不敢面說却託時子時子又不敢說却托門人陳子言之孟子曰夫時子烏知其不可哉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此非孟子較祿之多寡君子之於利祿初不敢較其多寡道若行雖受天下不為泰道若不行則抱關擊柝不以為辱孟子所以如此說蓋因時子而言人孰不欲富貴止征商自此賤丈夫始

矣觀此一段自古人君本未嘗輕士自是士自輕且古之時中、日為市聚天下之貨財三尺之童適市亦莫之或欺只緣一賤丈夫于市中為駟僮之徒求利之切所以設征商之法此非特孟子自處已如此亦所以教後世士大夫使之自存體面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止士誠小人也大抵聖人之心非賢人之所能測賢人之心又非常人之所能測尹士以淺心狹量私意臆度窺測孟子觀其立三說以難孟子自以為孟子無所逃殊不知孟子之恢廓廣大非尹士所能測正如以黃雀之網而欲網垂天之鵬豈不愚哉

高子以告高子雖是孟子弟子然受教于孟子者淺亦未能深信孟子已為尹士之言所動如孟子之與孔子雖均是倡道然孟子之門弟子終不若孔子弟子知聖人為甚深如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即時自闢之何嘗以告孔子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以其不足對亦不告孔子曰夫尹士烏知予哉此已下是孟子答之、辭尹士疑孟子出晝之稽遲滯若是常人必須分說我緣甚事所以遲、而孟子方且以為連可見孟子念、不忘君之心自此以後一語一言一起一伏熟去涵泳自可見得孟子忠厚愛君之氣象尹士之問如疾雷奮電迅激如此而孟子之對渾厚和緩如在春風和

氣中二人氣象便自判然如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見得孟子愛君之本心如此之切至于不得已而去猶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其心愈可見至于出晝而王不追然後浩然有歸志以孟子待齊王如此誠厚而齊王待孟子反如此之薄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使常人至此一不見用則憤然引退歸心一動則雖萬夫不可挽而回然孟子到此去心畧起而愛君之心復還故又曰予雖然豈舍王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是孟子之心若得齊王略改便欲復歸其愛君之心再三不忘憤疾之心孟子元不曾有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此已下却是箴尹士之失惟孟子分別曉了切中尹士之病

故尹士聞其言亦為之嘆服故曰士誠小人也知尹士以私心測度孟子固是不是而高子為尹士之言所動亦是不知孟子然而因高子之問得孟子詳復詳說之提撕警發使後世知臣子愛君之心當念：不忘此亦高子之力也昔人有以屈原作離騷可配風雅者亦以其有念：不忘君之心觀離騷一篇三致意始言高飛遠舉鴻濛廓落神仙幻化之術中言富貴華麗聲色音樂世間可喜之事終言三河五湖洞庭彭蠡世間游觀之樂三者皆不足以解憂而終歸于愛君後世稱離騷為辭賦之祖以此也雖然屈原有愛君之心固是善惜乎其發之不以正自憤怨激切中其言神仙富貴

游觀已是為此三件所動也故託辭以自解本是怨怒却反歸愛君上來若孟子則初無此心其言語始終和緩皆出于正此屈原孟子所以分尹士之言雖出于一時之狂狷亦君子之病特不可以測度孟子耳若後世雖有直諫者徒至于怨懟皆是不曾講究恕之一字但只責君不能容已殊不知已不能容君如朱雲褚遂良輩君一有訶譴便至于折檻笞笞後人看此二事多以為君能容臣不能臣不能容君：不能容臣其失固明臣不能容君此亦害事以恕字觀之則遂良亦自有可責學者欲講求事君之道須是平時開廓心中能容人乃可

滕文公為世子止周公豈欺我哉世子復見孟子未嘗言語如何便以為世子疑吾言乎蓋孟子于世子眉睫之間自見其疑性善之說如神醫之治病望而知其受病之原故孟子告之以道一而已矣又舉成覿顏淵公明儀之言以證之夫三子之言惟顏淵之言氣象安泰子孟止舉顏子之言以曉之可也何必兼三子之言而舉之此孟子教人之深意也如鑿者之下藥各有次序初舉成覿之言者欲使文公去其畏心而廣其志氣如下一服瞑眩藥而瘳疾若不下第二服以平補之則向之瞑眩必復為害是故孟子次舉顏子之言者下第服藥也使世子之氣平而安適病既已去又必賴第三服

藥以固養之故孟子終舉公明儀周公豈欺我之言以固世子之信心如下第三服藥使已平之疾過加固養不至再發則終身無患此有以見孟子所以教文公其緩急皆有先後不可少差者也 滕文公上

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法禹之所制豈聖人肯為害民之舉蓋當夏之時民力尚厚室有餘布廩有餘粟雖有荒歉多取亦不覺此貢法所以可行至商周民力不如古故助法可行而貢法不可行此亦聖人隨時制法之義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觀陳代之門已足見孟子器量高深處不仁者不敢登其門不義者不敢造其室蓋大抵人須

使人來面前允非所當為之事欲言而不敢言觀陳代之言如此曲折亦足見其將言而囁嚅滕文公下

志士不忘在溝壑止孔子奚取焉讀上兩句須着意看孔子奚取焉一句大凡入須辨得此一著地位了方可處事自今觀之此句凜凜然如秋霜夏日之嚴孟子却如何說道孔子奚取焉蓋辨得一箇死地位固是死若死非其招而往則徒然死於不往則為正當中庸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非其招不往乃是得中庸處

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王良初用師法之正故往而不獲一禽乃命以為賤工王良言我非不能蓋以正不以詭於是

詭得十禽此如晏子治邑初三年齊景公責其不治欲代之晏子曰吾知為邑矣遂出為邑專事左右未及三年晏子朝君下堂而迎之晏子曰臣初三年但知治民不知治左右此君所以欲代也後三年但知治左右而不知治民而君迎勞如此以此觀王良氣象亦未失大抵人之所為患在不能合于道耳苟在我既已盡合于道縱人不我知而我盡御之道矣雖不獲一禽可以無愧何必詭遇以曉于人是有所見其自信者輕今有人於此君子人也人以其不能智數巧詐為病則必自試其能然後語人曰吾非不能也前日之所不能者不欲為也殊不知彼小人之事君子豈以能此為榮而

不能為病哉以不能此為病則非君子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大凡君子之教人必隨其量如景春之識見卑下使過于路子路必不對而孟子不以其識見卑下猶委曲教之此見孟子樂於教人處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若後世儒者答時多說謀道不謀食富貴如浮雲軒冕如土芥仕不足道如此則不起發人意又只以為君子看得爵祿輕故放得下我待得爵祿重故放不下我豈敢自比君子君子之對則不然反告以君子急於仕有甚于衆人聞者必謂君子於仕反急如我何故不肯輕進必須疑駭求其說而不得然後徐因其疑而告以穴隙之譬

使知君子急於仕如此苟不是分明見得有大可耻者亦何若不仕哉聞者安得不感悟此孟子教人變化之妙用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止如之何大抵學者欲辨其真偽宋王偃初建國時非是誠心欲行王政止是矯情飾偽欲以行王政之說欺人萬章心地不能明便疑宋王偃真欲行王政故問孟子孟子所以荅亦元不曾說破宋王偽處亦不言萬章不曉但舉湯武事為證蓋天下事舉其真則偽自可見言其是則非自可知才舉湯武之真便見宋王之偽使孟子直指宋王偽時近則招罪遠則招怨又豈為善荅問乎故曰湯居亳止又不以祀蓋湯之為湯元不曾有心去正夏偶然與葛為

鄰葛既不祀於親仁善鄰之理亦不可不問故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其無以供犧牲者豈真無以供之葛之為國雖小亦自有人民社稷不過以誕謾之辭而因湯使常人處之見其如此因我必便伐之湯乃與之牛羊葛伯又不以祀湯又問之又曰無以供粢盛又使亳衆往為之耕至于殺而奪者緣葛伯非特不祀又且貪殘之心欲殺百姓湯于此故不得不征聖人所以如此再三問者聖人之心凡道理非大段絕滅尚可救時猶且欲救之恐它萬一有歸善之心便可挽而歸之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止復讎也者大抵誕謾之心止可欺目前人惟聖人之心出于真實故四海

之內同一口言之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此又見湯之真實處湯始征止后来其無罰先東則西怨先南則北怨皆怨之而恐其後至此與宋王齊楚惡而伐之者異矣有攸不為臣止取其殘而已矣孟子又指武王而證之商之士女皆以玄黃實篚而迎武王之師小人則以葷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此與宋王之事又異矣想萬章聞之亦不待孟子言終亦自默曉湯武之真而宋王之偽此又聖賢善於答問處不行王政云爾止何畏焉者此又指出宋王不真行王政處使其真能行王政四海皆望其君雖齊楚又何畏大抵兵是凶器凡殘虐慘刻之大莫如兵自聖人用之則變其殘虐

慘酷之氣象為春風和氣之氣象聖人用之則如布德施惠
衆人用之則為殘忍慘刻此無他聖人一於仁而已
陳仲子之廉大抵聖賢之見須見到底戰國之時蘇秦之徒日
操縱橫變詐之術以干時君惟恐不食君之祿居君之位其
貪利嗜進之風庸人亦莫不厭之而有陳仲子者退然自居
於陵雖兄之祿亦不食兄之室亦不居在常人之見則以彼
準此豈不謂之廉乎然而聖賢之見則以為凡人之善出于
強為者決不能久何者強為者不安于人情烏可謂其誠廉
也孟子又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然則陳仲子之廉
其出于強為者乎

徒法不能以自行不知所以行之皆虛器也 離婁上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雖心思有餘亦必加以法
度作聰明辭舊章者烏足以知此

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行先王之道可謂知乎
不因亦可為然有因則易為力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初無精粗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止賊其民者也理盡則事盡有豪髮
不盡處便有豪髮病在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止自求多福聖門之學皆從自反中
來後世學者見人不親不治不答只說枉了做許多工夫或

說好人難做此所以工夫日退一日聖門之學見人不親不治不答反去根原上做工夫所以日進一日蓋仁者愛之原敬者禮之原孟子又言非特三事如此凡事有齟齬行有不得處爰求諸己使表裏相應而後可如一分未盡便有齟齬如果然十分正當天下自然歸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命天命也天命流行不息配求則純亦不已多福者百順之名本不在外自求而已大抵天下事果不在外只緣人信不篤孔子所謂求諸己求諸人正是邪正聖賢君子小人分處孟子此段乃學者切要工夫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止天下平天降生民秉彝良知皆性之

固有禮義何嘗暴人、常自暴于禮義仁義何嘗棄人、常自棄于仁義看孟子此段須是反覆于自字上看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聖賢但有心于教人無心於絕物若但看二句却是聖賢絕物須是自字上求然後見聖賢惜人之自暴弃處孟子之意蓋謂人自暴矣我雖與言彼必不信人既自棄我雖欲教之有為彼亦不為能此所以尤可憫惜也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止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此段蓋自末至本居下位者固欲有獲于上不知所以獲者自有道孽跪曲拳豈足以獲於上直言正諫豈足以獲于上甚者乃云我

能取信自然獲上不知平日之心不誠安能安能一旦為誠信須是平日見信然後可故曰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信於友者又須是能悅親如不能悅親於朋友交際間雖有誠信而非發之于內常時固可遮藏偶然遇一大君子則不能掩故曰不悅于親不信於友矣悅親有道非三牲五鼎為足悅親須是承顏順色方為悅親又須是出于誠三者乃與生俱生固結而不能自解故曰反身不誠不悅乎親矣誠身有道孟子此章一句緊一句漸漸入來蓋明善理之極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相繼者亦不過明善於明善之外更無所加損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止是要從近處看

今之人其於事親從兄事上交友之際固有時乎中理然有時又差了蓋雖到九分九釐盡有一毫差則併前都差如行九十九里忽差路頭則都不濟事此所以要明善明善要明得盡

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恭儉之弊必至于侮奪恭必過禮見不當加厚禮之人亦以厚禮待之是侮人也儉必吝嗇于所當予者或不盡予是奪人也唯中禮乃可為恭儉父子之間不責善非置之不問也蓋自有常滋長涵養良心的氣象

孰不為事：親事之本也事非專於奉事之事政是一舉足一

發言不敢忘父母之意蓋念：常以親為事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止克有罪孟子謂樂正子止而以舖啜也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孟子聞魯欲使之為政喜而不寐乃門人之最高者大抵學者守分甚嚴最不可苟樂正子豈不知王驩是便佞之人必非從之求爵位其從子敖本是欲見孟子一時貧乏不免依附不知從子敖後操縱便在其手被他牽惹轉動不得故必待舍館定然後得見孟子孟子又言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此正坐樂正子徒舖啜耳非是為干祿既非干祿便見處之不審於苟字上看不破學者于義所不當為者纖毫不可苟就便有轉移抽身不得

處樂正本是欲見孟子一為舖啜已入于陷穽况自舖啜以至利祿自利祿以至權勢者乎伊尹一介不以取諸人正惧此耳

仁之實事親是也止樂則生矣仁是人之本心渾然一體至從兄則有等差品自此乃心之運用故為義要之仁義只是一體樂則生矣此生乃精神生動之生亦如言此物有生意仁之實事親是也只如此說於已不相干須寔就事親上看則方真知此是仁之寔

仁之實義之實一段須看實字弗去是也學者欲為仁義須于事親從兄上體察此心又須是弗去

舜生於諸馮止西夷之人也自古聖人非不多也獨指舜文為東夷西夷之人何也蓋相近之為同未足以見其真同惟相去之遠理出于一起其所以為同也離婁下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止寇讐何服之有君臣本非論施報之地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此天下之常理申公謂王氏於孔子答齊景公問各添則字云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以為王氏啟後世悖逆之端自今觀之王氏之說與孟子說大略相似前輩却不敢道不是學者正當講寃蓋孟子是言于宣王之前而王氏解經以詔後世此所以和正自韓蓋戰國之時齊王正待臣之薄

故孟子以苦言藥之而王曰禮為舊君有服王發此問蓋有見於人而無見于己一向於人上求之故孟子不得不極揅其失此蓋孟子見王專求于臣故孟子亦專求于君故曰諫行言聽止何服之有欲宣王知臣道不合而去君猶未敢絕之今臣有故而去則加以三無禮宜其以謂寇讐而不服也觀孟子之言似覺峻厲無温厚和緩之氣何也蓋孟子之言有為而發蓋適戰國之時齊王之病已深使孟子不苦其言則其病不瘳譬如桔梗猪苓雖不如參朮之上品而亦視時為主蓋其病深者其藥不得不毒其過甚者其言不得不峻然使孔子遇齊王必有不費藥石不動鋒鋌自然啟發之理

孟子說
此又却是聖人事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止其間不能以寸大抵天賦人以才乃是使教未通者若自有其才而不以教人是負天所賦我之意且如有一鄉之才是一鄉之耳目有一州之才是一州之耳目夫中也養不中止不能以寸蓋人本一般只是有通不通若教彼得通未必不反通于我非特有益于人亦於己有益如中與才者棄其不中與才者則雖能有益于已然既負天所賦則賢不肯相去能幾何雖然如此亦須識並行不相悖之理若情意未孚但當委曲開誘使其自知所向不可強之而反以為辱也 中也棄不中才也弃不才若不能養便

是不中不才故相去不能以寸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惟大人方能去得盡若非大人安能去之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止士可以徙士與民近大夫與士近若尚有一節在則去時可和緩待其刑戮及身而後去則已不及矣

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孟子見當時陷溺之深唯欲見人不善處說徒快一時不知後來有患孟子明說此亦是提撕當時人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止非行仁義也孟子之意蓋謂人之初

生飢食渴飲趨利避害與禽獸爭得不多然人之所以為人者只是爭這些子人既只有這些子庶人却去之便是與禽獸爭不多了惟君子能存之學者最當看幾希二字庶物者天地山川飛潛動植無非物也人倫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即人倫也人之身皆日見庶物自不能明日在人倫中自不能察惟舜獨能明獨能察此孟子舉切要處教人當于明察二字上留意然舜之明非是後世以察為明舜之察非是後世太察無徒之察但行其所無事故孟子謂舜由仁義行此下兩句與上兩句一般然此一段孟子前既說君子存之只以舜為證後人看之却以君子存之為得之淺舜由之

為得之深遂分君子聖人聖賢本一理正不如是而今人觀舜只典謨看舜如何會見得舜却不於日之所見身之所履求舜故孟子舉目前道理教人學舜下手處

禹惡旨酒止坐以待旦大抵惟識聖人者方始說得聖人分明若不識聖人者皆不敢于平常處看聖人惟孟子識得聖人破故敢指日用平常事言聖人且如楊子不見聖人故臆度聖人乃曰聖人聰明淵懿冠乎羣倫却把大言包羅意要說得聖人着今若要識聖人須是把識聖人底及聖人自說底言語看如孔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若把而今人看止是常事孔子為孔子只是如此

大凡常人於習俗之中有味聖人於冷淡之中有味聖愚又是倒轉 所以惡旨酒好善言然非止此二事大槩當以此推之湯執中立賢無方而今人都不識中纔說中時便有方了且如一室才指定便中是有方聖人于事、物、無有不中唯湯以中存心故天下亦皆如湯此所以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常人只知一身痛癢若稍疏遠便不覺唯聖人通天下一體故能如此望道而未之見如趙岐說以後世心量文王都小了文王此即是之德之純如易用九无首孔子謂立能一皆是一般氣象若自以為見道便不是天德武王不泄適不忘遠人皆言近易遠難殊不知遠近一理豈有能治

近不能治遠者是心苟存則遠近皆舉今人所謂治近不過以文法束縛耳非真能治近也故遠亦不能治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且聖人脩道全美甚有欠闕思禹思湯一聖人足矣何故思兼三王思兼二字且各自思量看其有不合者此合字非是合事迹蓋合内外之道内即是理外即是事如聖人亦無自有未合于内者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止敬人者人恒敬之人本同心但所存處不同仁是混然一體處禮是行之節文不亂如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自五常之理推之又如恭寬

信敏惠及剛毅之類其名非不多何獨唯說仁義蓋仁者人也仁之一字已自盡了更說禮字又可以知其等差高下天下之理除了仁與禮更有甚事仁者愛人而人常愛通天下皆在愛之中自着不得乖戾有禮者敬人而人常敬通天下皆在敬之中自着不得慢易雖然天下都在和氣中亦不免有螟賊虎狼自不害天地之和氣此所以雖天下通一愛敬而亦未免有橫逆故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止於禽獸又何難焉小人當此橫逆步只去人上求君子當此橫逆步只去己上求此可見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又言此物奚宜至哉蓋有根便有芽吾愛敬中並無此物所以致此物者

必習中之愛敬有所不盡也又說自反而仁而禮其橫逆由是而又曰我必不忠夫仁與禮通徹上下自足以該括天下之理如何更說忠字此一句極要人看蓋忠之一字非仁禮外之別有一忠也蓋盡己之謂忠仁與禮稍有不盡則非忠矣自反而忠到此在己自無不盡橫逆尚如此乃彼被人欲蒙蔽非其真心乃其妄心且如人在昏醉中如何責其禮數在顛狂中罵詈如何與之較是非墮于此時與禽獸奚擇如何詰難蓋彼正在可憐之中彼人看此一句不可作孟子怒之為禽獸若是怒之乃是為彼動了學者須當體會不可錯認是故君子有終自之憂無一朝之患止則君子不患矣君

子所憂之事與小人不同君子以是非賢否為憂小人以吉凶得失為憂君子所謂終身之憂如孟子下所言憂不如舜耳若所謂一朝之患非禍患乃憂患之患夫外物之來豈可前必君子非無一朝之禍患也如成湯夏臺之囚文王羑里之獄孔子陳蔡之厄孟子在薛之戒皆禍患也但君子樂天知命安常處順夫何憂何懼且如舜聰明夫豈易及孟子乃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此一段極見得古人立志之廣大處今人見一稍出己數等者便仰望不敢比况並於舜乎此所以自暴自棄君子則不然 道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才要做舜即自便是舜更無等數更無漸次學者立志固當

如此之一段學者能體認得為學之道無有不備以之脩身則平坦常無憂患以之待人則不見有可怨惡處以之立志則自不卑污此學者脩身立志待人之大法知得此一段之意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可怨可怒之人亦無不可到之地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止是則章子已矣大凡人須是有所見不可徒從眾使幸而遇唐虞三代之世毀譽公則隨之以為是非固不至差失不幸遇春秋戰國毀者未必是小人譽者未必是君子若已無所見徒然徇眾必致是非易位且如西漢末吏民伏闕薦王莽者數萬若從眾則王莽是

好人所以學者須當曉得從衆道理左氏傳曰善鈞從衆夫繞角之役韓范魏三子如何敵國人諸大夫之衆今不從國人諸大夫而只從三子却謂從衆此蓋不論之人衆寡而論理之衆寡匡章之不孝且不可與言况又加禮貌此萬章自己無見且隨是非所以有疑于孟子也故孟子舉世俗五不孝告之孟子不舉詩書易春秋而直舉世俗言何哉蓋萬章是信世俗之言者故孟子曰其信世俗而以此告之大抵毀譽虛言則易舉寔事而證之則難匡章所謂不孝皆世俗之虛言都不曾舉得寔事孟子所以舉此五條韓之又舉出妻屏子以明其本心由于責善不相過三字極有意注以

為不相得非也語曰事父母幾諫蓋人子於父母或有未盡處當下氣怡色從容俟可言而言之乃恩義無損而彼此相投然章子本心則初非不孝如出妻屏子痛自刻責如此孟子故指其本心而言之要之匡章必竟未盡孝道故至父子異處夫匡章雖是孝道未盡而孟子禮貌之何也蓋人最可貴者悔心難者亦悔心人才能悔則便有進善之理如伊尹之於太甲只取其自怨自艾今匡章能有悔心而獨處自省凡出妻屏子皆是其悔心發見孟子欲因此引進而成就孝道匡章資質本好其所以得罪于父者正以不相過大抵才謂之責自然不相過且如我十分言語與人言適逢其怒

反見得不好便是不相遇如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此便是相遇且匡章謂之通國皆稱不孝則當時責其不孝者不獨一人皆以其可責而責之亦責備之意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止予於大舜見之矣大凡人心量不同觀長息之問可知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此一句極好何故舜之胸中境界非常情所知舜能不失赤子之心天理明白所以與父母異形同氣才有不得父母之情則號泣于旻天長息胸中狹隘與天理異故見舜之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以為驚怪爾此公明高所以曰是非爾所知也 觀萬章之問與長息之問兩者只一般然公明高之對則止此一句而孟

子對則

詳悉者何也使長息能領畧公明高

之言則公明高固不待多言長息既未曉而只告以一句雖事理俱盡然於教人之道未盡也孟子欲盡教人之道故不得不詳言耳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恕蓋孝子之心與親相通不曾遽然無情也然而言亦有雖是正理而不近人情者萬章之言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此四句固是正理然都不曾去求舜之心與父母貫通處所以不見得舜之心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下四句須是細看自常人言之必以為我既竭力耕田以盡其子職父母若不愛於我於我亦奈何哉

亦任之而已舜之心却不如此蓋置之無可奈何以待他人則可孟子之所謂於我何哉正人子之心欲求其所以得罪于父母之故而不可得反覆推原於無推原處正見得舜之心帝使其子止無足以解憂者何故皆無足以解憂此理極易曉且以一身言之疾病在床憂切于身則雖珍寶奇貨羅列前後與我都不相干使人能推此心視父母之身與吾同體則知好色妻帝之二女皆不足以解憂亦猶是也觀孟子所說皆見舜良心不失處人少則慕父母此良知良能真心所在也因長大則為物所遷故遷父母之慕以慕其他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

此皆為物所遷也今人之觀此既知其為物所遷又須知元不曾遷的道理何以知之觀慕之一字可見慕父母以至慕君所慕者元不失但用不着耳以此知天理之自然者本不會失然慕少艾慕妻子固不可君臣亦是天倫之正何不可慕此當玩味孟子之意觀下一句便見得此之慕乃人欲而非天理欲分別天理人欲真心偽心甚不難且如舜之慕父母有不得于父母便號泣人之慕君有不得于君便熱中觀舜之號泣見得舜真心發見如有隱憂之氣象喜怒哀樂已前事全不曾亂至熱中便有人欲煩擾焦熬煎燥氣象只看適意處便見天理 何嘗有熱中五十而慕此只記實事想

年五十父母猶見故也萬章上

父母使舜完廬止奚偽焉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及其間一善言則若決江河而莫能禦蓋舜胃中之廣先若江河及其一決則沛然莫能禦觀此則見舜之胸中孝弟友愛洋溢乎中及有片言觸發則舜便喜後世見舜如此皆于勉強中看不知鬱陶思君爾却是象自說舜安得不誠信而許之喜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止何以為孔子論聖人者有二有以已度聖人者有以聖人自解者或人若不是要主非其人便借孔子來自解也自是主

非其人却道聖人亦如此也孟子所以謂好事者為之也乃是提醒萬章處如彌子要使孔子主已却不敢來孔子面前說方且宛轉致其意于子路于此見聖人之德溫而厲威而不猛使小人儼然望而畏之自不敢干以非義大凡彼以不義浼我：以正義折之固足以勝彼然已不為他所浼不若彼人自不敢犯之為善也若剛方正直之士當子路之告亦必厲聲作色以拒之而孔子方且曰有命其言雍容和緩尤見聖人所養之厚度量如天地之大自孔子進以禮以下數句却是孟子說孟子前既言孔子不主癰疽瘠環至此又却反覆舉斯數語者蓋緣孟子所與語者乃萬章萬章為人根器

稍下故孟子不得不諄、提醒也。凡人處事于和緩之時則易至感迫，忽遽則難當。流矢在前，白刃在後，鮮有不變其所守者。惟透得此關，過方為聖人。當孔子遭宋司馬將要而殺之時，微服過宋，猶且必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既謚曰貞，其人平昔可知。夫孔子當患難之時，猶且不肯主非其人，而况於衛於齊，肯主癰疽瘡環乎？雖然，在衆人觀孔子于齊衛處之，則易於宋處之，則難。然聖人視患難死生如一，初未嘗有難易觀。近臣以其所為觀，主近臣乃公卿大夫也。若公卿大夫所薦之人不賢，則其人亦可觀；遠臣以其所主遠臣乃在下之臣也。在下之臣使其可親附者賢，則其人必賢所

親附者不賢，則其人亦可。知大凡在上之臣，別無職事，只以薦賢為事。且如前輩多置人物簿，平居錄其善狀，至于當路則次第用之。故人才無遺。雖然，在上之臣所薦或非其人，尚可以謬舉為戒。後來別薦舉賢才，猶可以贖其過。若在下之臣所主一非其人，則終身陷于小人之黨，谷永是也。雖初之所主非人，亦自有轉移之理，不可因主非其人便自暴弃，不能自還。故陳瑩中說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不至于亡。此亦教人自新之路也。前輩亦自有寧身受惡名先主小人，後却正義為天下後世主非其人者，開自新之門。如陳了翁初因蔡卞所薦主其入朝，後却每事力爭深排蔡

黨不肯阿附豈有終不可改之理哉雖然有了翁之志則可要之進身之初不可不謹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致知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知終也知之在先成就在後三子知處偏故其成小孔子知處全故其成大以射為喻最切又如匠氏造屋為圖、有毫釐之差則成屋有尋丈之謬萬章下

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止三年淹也祭當備四海九州之物而魯則獵較以祭或有時而用美味焉然無之則已孔子則用魯之所之有者而不用四方之食此蓋有深意使魯君知所以不用四方之食以祭未必不謹省待其不行然後去聖人

去就從容於此與小丈夫異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是尚友也此一章言義理無窮為士者須進廣大之學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自發源推之大致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若聲氣不同雖居相近而實相遠所謂室邇人遠唯是一鄉之善士斯能友一鄉之善士此是基本有此基本然後自此推之自鄉進國自國進天下皆眾人扶持之功也大致自鄉國進自一國進天下尚易到得善蓋天下又尚論之古人此一步最難進非真知義理無窮者不足以進此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此三句最是驚動人處學者平日所頌皆古人之詩乃不知文武成康

所以為文武成康所讀皆古人之書乃不知堯舜禹湯所以為堯舜禹湯則雖日頌讀亦奚以為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此二句有深意詩書中古聖賢在千載之上邈乎與已不相接安能尊尚而友唯論其世乃是下手處要得親切須是論世論者講論之謂若不講論只是紙上說然自秦漢看虞唐以變詐之人看淳厚之時如何看得湏如是身處唐虞之時與堯舜臯夔之徒為友方是尚友

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止非然也齊宣王固有意學孟子孟子亦有意教齊王奈何齊王親孟子之時少親王驩儲子便嬖近習之時多于是深歎惜之又引奕秋之事而終之曰

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此最有意味欲使人自深思大氏學者不可使親師友觀經史之時少親淫朋邪友異端之多當其親師友觀經史時其心固知善之可為若離師友釋經史此心不一即流入于異端異端既入其心則雖親師友觀經史之時其心已不在此矣何者異端易溺人也孟子舉誨奕之事齊王不唯不親孟子時為便嬖近習所惑緣便嬖近習已惑其心雖聽孟子之言其心已他在矣此所深嘆也告子上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止此為大人而已矣公都子此問本非泛問看其語脉盖有感而發孟子因其問切所以告之他人

至此必不能再問再問 切此見公都子非鹵莽苟簡者
孟子去孔子百餘年風氣已薄當時學者已無洙泗氣象答
問之 勞煩孟子處不少唯公都子此問有洙泗氣象孟子
見其問切已故以下工夫處明告之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
物此是消長之理人欲才是天理便少耳目才官心便不官
心才不官則耳目為政而心反聽命最要看不思二字惟不
思便蔽于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此是展轉牽引之意

也

羿之教人射止亦必以規矩大抵小而技藝大而學問須有一箇準的規模射匠皆然未有無準的規模而能成就者今之學者何嘗有準的規模欲求準的規模在學孔子而已且如三尺童子學射方能執弓矢便須以中的自期今人不敢望孔子安得為學百川皆有規模今之學者反無規模始不知始終不知終不知成就亦不知不成就此最是為學大病惟是有準的自然無狹小之患有規模自然無汗漫之患兩者兼備為學思過半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止而死於安樂也此一章謂憂患艱難方是天大成就處自舜至百里奚其問學之淺深醇疵功業之小大汙隆固不同皆自艱難中成就此所以孟子并數之何故說舜傳說又繼以孫叔敖百里奚正要雜舉小大之成就皆自患難中得譬如草木固是雨露發生惟經霜雪方堅定所以天降大任必須勞苦餓乏以鍛鍊成就動心忍性者凡人安佚則心不能動不經禍患則常任性此性乃氣質之性今人所謂性急性福之類急時一向急福時一向福要得漸：舒平湏身在憂患中到得去要不得時始能深思遠慮是所謂增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且如無事時戒

酒皆非實見因一次酒失方知酒真不可飲又如無事時豈不知江行之險經一次遇風濤幾覆舟後必須相風色然又有過而不改者此不足論衡者如一件物橫在胃次無處置時方思得真道理徵於色發於聲患難切忌深入吾身形為悄然之色發為慨歎之聲到此方知切己都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令人見憂患要求脫見安樂要去就蓋錯認安樂是生處憂患是死處故孟子特指真生真死處示人此一段警動人極深然學者志不立一經患難愈見消沮所以先要立志譬如金若是真金愈煅愈精此段又當與下段同看皆是天與聖賢成就人之爐鞴但人無本自不能受耳告子下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有意造作皆非至言。彼悠然而言我泛然而受其入於人也。自然甚深。故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蓋天理上不可添一件。添一件則是安排。其入人必有限量。安能深乎。如古人法帖。非不多名于世者。獨王羲之而蘭亭乃草耳。蓋有作則可能無作。不可能故也。盡心上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止。如此而已矣。此一章指示人甚分明。人之為人學之為學。無他。但只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而已。二句於人脩省工夫最切。常人欲為便為。不欲為自然不為。何故。孟子却說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此大

要玩味。且如說一箇非義。所謂不忠不孝不廉不信。皆人所不為。人亦皆要。不為到得私意克。不過有時為。所不為欲所不欲。天下事固有克私意不過者。分明見得。却為之。是乃明知過犯。當下做事。當下自知。君子為學。無他。但克養不為。不欲之心而已。大抵本心與私欲最要。人精察方其私欲起時。裏面自有本心。自有天理。其要在就不為。不欲上。克養去。做工夫。自無為而大有為。自無欲而大有欲。克養將去。及其至也。便可識可欲之謂善。

孟子曰。孽為善者。舜之徒也。止利與善之間也。大抵人之心未嘗不有運處。如天之寒暑。往來則見天之運用。如草木之

生根脉流通亦未嘗不運用孳；在舜則為舜之妙用孳；在跖則為跖之妙用則一所以用處有異故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今人說好事不可放過須是遇好事必做此說固是然必待好事然後做不知所謂雞鳴而起孳；為善是為甚事然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麋豕遊未必常；與事相接其一箇孳；不已自朝至暮必有所用處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止為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夫楊墨之叛道孟子闢之固深切著明却有于莫一等病難識大抵近者却是遠近之一字却是誤子莫處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守

其偏去中為甚遠然或有人救之云此非中道未必不回歸于中却近惟是子莫自以為能執是中却最害道如中庸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人說小人中庸欠一及字亦不消反字蓋小人自認無忌憚為中庸如後世莊老之徒亦子莫之學如說不死不生如說義利之間皆是不得時中之義止于兩事中間求其中如何會識得中大抵時中最難識故前輩論有長短之中有輕重之中因舉扇以示人云徒知長短之中而不知輕重之中則如子莫止于兩事間求其所謂中不知有非仁而仁非義而義如何不審輕重若使中有定所如仁義禮智信只消案

定本去做惟其無定此君子所以欲明善審是時中之義子思發之於中庸如孔子亦未嘗不言如易之消息盈虛春秋之貶褒是非未嘗不是中學者能看得易與春秋自然識得中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全得其正湏是聖人齊宣王欲短喪止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大抵論天下事謂不可十全做且做得五分猶舉做不知才說且做五分時此苟且之心便生此五分終不可做大凡做事湏是拔本塞源然後為善且如人改過斷得九分留一分未改此一分惡終久必發見不特是發見又且支離蔓延未必不連此九分壞了當

齊王欲短喪為公孫丑自當拔本塞源言之却與之為暮言者正孟子所謂紆兄之臂而使徐者也公孫丑又謂我之所以為暮喪亦不特我之雖王子亦有數月之喪使常人處之欲關一人却又為其挾例以為證必云王子事亦不是公孫之意亦逆計孟子如此孟子却取王子蓋宣王與王子兩事自是不同蓋王子所以為數月之喪緣是有君父之命上有齊王禁之使不得為雖王子欲終亦不可得故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者謂王子時雖行之一日猶可勝不為况數月乎若齊宣王既無人禁得又欲短喪况公孫丑又告以暮喪是可為而不為此病在心上故曰莫

之禁而弗為者也即此又以見孟子之心地與公孫丑異處有私淑艾者聖人于最頑鈍處尤著工夫多且人之治病尋常病易治其診脈視色皆易為力若是病最危瀕是特地著意與它看此又却非私之私之所以為公也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止以道殉身人者也道初不分有無時自有汗隆天下有道時不說道方才有蓋元初自有道天下治治道便在天下天下無道時不說道真可絕蓋道元初不曾無天下不治道不見于天下爾以道殉身者 堯舜文武仁義禮樂皆燦然在人耳目精神心術 然于人當時賢者但恐吾身不能從道而已故以道殉身以身殉道者桀紂幽

厲時教化不行人心不正當時賢者以道自任必欲使人知道當自我而明則責在賢者故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人者既曰以道殉人必有所謂道既已知道自然不肯殉人孟子何故說此句蓋道不可一毫加損若小有不盡便非道况殉人乎孟子所以說此蓋為下等賢者設當時去孔子未遠尚有緒餘故下一等人有急近效而救世者皆多屈于道曾子在武城寇至去寇退反元不曾去殉人若子貢在西河上為魏文侯所尊貴則亦能無所屈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止滕更有二焉大凡學問之道必以遜志為本古之賢者之答問也禮恭而後與言道之方辭順

而後與言道之體色從而後與言道之至勝更於此五者之
挟有二焉孟子若便答之遠所以增其驕倨之心而蔽其入
道之路耳然孟子不答更必思其不答之故恐懼自責舍其
所挟此時乃可入道是乃所以深荅之也

於不可已而已者止其退速道不可以一豪加亦不可以一豪
損加損非道也於不可已而已於所厚者薄世所謂不及者
也其進銳者世所謂過者也然要知其終則其失惟一世或
疑過勝不及蓋未嘗觀其終耳此聖賢之於道所以為輕重
之權衡也

可欲之謂善世人所欲者不過爵祿聲色貨利之類其始為所

迷惑孰有知其不可欲者及夫後來困窮疾病以富而致怨
以貪而被禍方始覺悟知此之本不可欲若件件事如此
類觀之有所害者皆非可欲之事惟有一箇善由之而安終
始無害乃是真可欲者非孟子見得分明豈能如此說有諸
已之謂信凡人之患在于不能有諸已故無緣信得且如貪
墨之人豈信世間有不貪者巧詐之人豈信世間有至誠者
蓋自無此境界也如孟子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蓋孟子胸中
有堯舜境界故信得有此理盡心下

可欲之謂善孟子指全體示人處當於乍見孺子將入井之時
體察涵養有諸已之謂信乃學者下工夫處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無受爾汝之心人皆有之湏是理會無受爾汝之實如人欲自重當理會自重之實

學者最當於致知處用工如哭死而哀非為生經德不回非干祿言語必信非正行夫言語自當必信初不是異事自今觀之正行之人亦是好人要之才說正行便不是正此蓋從病源說

孔子在陳止斯無邪慝矣學者不畏有病畏無病如作文作出後方見工拙如做官做出後方見是非有工拙有是非固是

不及渾然無失之人比之袖手不作不向前做者則大勝矣

蓋出來做後便見得病方有下手可整理處若不出做則雖有病無下手處豈不費力故病浮見于外者病根猶淺病伏於內而外不見者病根最深如御原之人不特是病伏在內又且擁蔽諱人言病故孔子止取狂狷之士使天下之士皆得中道豈不可嘉惟是上一等人難得如狂者猶是做出來底是以取之萬章不知却以此問孟子故孟子明說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牧皮之事史傳不載只看琴張曾皙自可見所謂狂者是心到力不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不是言不副行其志甚大但不能無病耳翫子張說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又言如之何拒人子張之意似欲無賢

無愚無君子無小人皆包羅如天地之無不容此是甚氣象及觀其同門者譏之曰堂、乎張也難與為仁矣子張雖有此度量於辭氣間猶未能克是心到力不到曾皙當二三子言志時欲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是顏子陋巷亦不過此觀此一叟氣象則是春秋晚周之時直有唐虞三代之氣味曾點豈不難得至季武子死則倚其門而歌直是容一箇武子不得亦是心到力不到此之謂狂、者度量其高止是力有未到處耳至于獯者則又介然自守是其次也獯者亦是出來向前做不是不出來做而無病可整理者故孔子皆與之若夫鄉原最是難辨孟子曰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此四句最得鄉原之情世間止有两等人鄉原人之善者不善者惡之兩邊人須有一邊不喜如鄉原是兩邊人都為所欺同流俗合乎汙世則下一邊人喜之似忠信似廉潔則上一邊又為所欺此謂德之賊如何謂之賊謂其似德而非德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大凡世人喜與同類者合且如好兵者見言兵便喜好貨者見言聚斂便喜孔子是中道狂獯者只是一偏之士孔子却取之鄉原近中道而孔子最惡之以此見聖人深明乎疑似之際故聖賢之辨論不辨其所不足辨而力辨其疑似者孔子不與陽貨辨而與少正卯辨陽貨之不仁世所共知

少正卯言偽而辯行偽而堅故不可不辨孟子不與申韓辯而與楊墨辯申韓之慘刻不仁世所共信而楊墨為我兼愛故孟子深闢之故曰惡似而非者後面一段只是教萬章以正心之說其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凡歎庶民不論賢愚均有此經只緣吾心之不經正故不能喚起人心之經吾心之經既正則事之可正此是正人心之說大抵君子之心常于身上求不是責它人且如元氣不正則疾至我若能自治元氣則自無疾矣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二十八

麗澤論說

門人集錄史說

大抵史有二體編年之體始于左氏紀傳之體始于司馬遷其
後如班范陳壽之徒紀傳之體常不絕至於編年之體則未
有續之者溫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左氏之傳終云知伯貪
而懷故韓魏反而喪之左氏終于此故通鑑始于此然編年
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得
失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之事溫公論之
詳矣今姑言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

隨得然雖是有藥山又須是會采若不能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丘子問于列子曰子好遊乎列子對曰人之所遊觀其所見我之所遊觀其所變此可取以為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為治見亂則以為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知識亦可以高方為有益

溫公論才德自分明但說德者人之所嚴才者人之所愛二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遺於德此却更須推求如汲黯以嚴見憚東方朔朱買臣之徒常在武帝左右蓋

所尊非所用所用非所尊又如唐太宗最善用人若王魏溫薛雖曰專用而封德彝宇文士及之徒日夕狎此所以不能致三代之治然此又當求其本源凡人習中本自有德則見有德者自然與我合若自有才則見有才者自然與我合如唐德宗初雖用崔祐甫陸贄後乃用盧杞裴延齡韋渠牟之徒以成禍亂蓋德宗胸中與小人合故見盧杞之徒自然與之親合也以是知得天下病根本不在外

智氏趙氏之興衰不在于晉陽交兵之日而在于立後之初天下之事正其本而已矣

天下之言有近理而非者此最難辨如趙魏二子解締疵之言

而謂知伯曰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此乎兩句最近事情然自古陷于詐謀者多以此等語言蓋論目前之利害似是切要而其中則不然也豫讓為智伯報讐此雖未中節然亦難事其言有可取者有害理者如曰既已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此說甚正至於所謂所以為此將以愧天下之人臣懷二心者此者甚害理蓋愧之一字見豫讓處心錯處大凡見危授命乃是道理當然豈因有心愧不授命者然後為之

魏文侯號為當時賢君然所以號為賢君者蓋以當時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徒相與扶持之故也然亦是聖人之功

蓋孔子培養許多賢才在數十年之間散在諸國皆能使其君為賢君如文侯問鍾聲心術微差便有田子方救正之又如樂記所載古樂今樂一段可見文侯之賈皆賢人扶持之力

人心各有所偏：于此必廢于彼如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蓋一心于武則倡優自然拙此所以審于鍾聲必聾于樂官也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一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夫富貴不可驕人貧賤亦豈可以驕人驕之一字使周公有之尚不足觀况其下乎子擊欲以勢驕人子方欲以學驕人二者之失則一子方本子夏門人歷于

戰國不免為風聲氣習之所移故有驕人之失其後子方之學流為莊周之傲物輕世

魏文侯問相於李克：對極有辭大凡不在朝廷而論朝廷之事止可泛論大體不當明言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故李克初只說卑不謀尊及文侯再問之克亦不明言成可璜否止言觀人之法使文侯自觀而得之及李克出見翟璜：忿然作色而終屈服者蓋始謂克明荐魏成而不知克止泛論大體也以是知不在朝廷而論事者止有泛論不可指名對州縣官言亦然

吳起為魯將取齊女為妻魯欲伐齊殺遂其妻求將起未必專

是貪官只緣得起學得兵法精便被它使作求逞其技能以此知不為技能所使者難然吳起卒為魯人所譖人言樂羊伐中山對使者食其子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易牙事齊威公：盡嘗天下異味獨未嘗人易牙遂殺其子以進樂羊食子易牙殺子吳起殺妻皆是于所厚者薄凡人於所厚者厚之則人亦厚之於所厚者薄之則人亦薄之此其所以終以致疑也起為人貪財好色及為將則與士卒同甘苦非起前貪而後廉也前之貪：財也從之貪：功名也漁人以餌致魚非能捨餌也欲得魚耳

田文乘間謂其 曰君私家富累萬金而門下不見一賢者又

尚厚積多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自常人觀之田文之豪似勝田嬰之吝殊不知二人皆是私心田嬰之私心人皆知之少有以田文為私心者田嬰蓄財不肯自用乃欲留以遺不可知之子孫固不是田文取其財而用之又不過養許多雞鳴狗盜之徒又爭得幾何嬰之失在于貪財文之失在于貪名二者之失則一須于此事求其酌中乃可大凡天生萬物將欲留與天地間人同用須使人均足方是正理一或不均便是暴殄天物如且布帛粟米人所需泉貨金貝人欲用今富者乃封之至於腐壞朽朽豈非暴殄天物此所謂閉天

天之惠正是靖郭君之病天生萬物人皆可用今乃為已有然後散之及人此所謂盜天之權其罪亦大古語云廣取不如儉用此語亦有理所以不敢廣取正是不敢閉天之惠所以必儉用亦恐盜天之權故也

楚元王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忘設焉穆生曰可以逝矣申公白生止之不可竟謝病大凡看人最不可就事上看如就事上看則是按本之學此一段固是穆生知幾或有人尋常待我厚一旦偶遺忘終不成便去須是心地明白瑩淨如禮記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須自此學中來然後事：看得破申公白生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

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三句最為近理。移換得人自非
穆生守之堅見之明安得不留。今有勸人殺人而人不從者
以其不近理也。至於以近理之言勸之而終不為所移斯可
以為難矣。

魏其為丞相籍福賀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
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
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大抵兼容善惡有為身計者
有為國計者為身計者善者吾用之惡者亦用之不過朋黨
衆盛更相輔助此不過持祿保位之小人不足論也。若為國
計則善者使居于內陳當力就列之任惡者因其才出居于

外或使效一小官守一小職處之各當其任如此乃是通達
治體之君子大凡天生萬物不無善惡要之欲各得其所如
城邑市井則人居之山林藪澤虎狼居之江海沮洳魚龍居
之雖有善惡而各得其所故謂之兼容非必黑白不分賢愚
混雜始可為兼容也。籍福談說之士觀其語意不過觀實嬰
為已耳然其言亦有可取者如戒以喜善疾惡此四字最好
善者以為善惡者以為惡此乃是正理若善上添一喜字惡
上添一疾字便是為他人動了祇緣義理之上不可增減分
毫大抵常人之言有與聖人之言相近者最不可不察如籍
福所言實嬰喜善疾惡與聖人所謂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

探湯大率相似然竇嬰反以此敗者何故只 聖人之言求諸內竇嬰之事求諸外聖人使人見善則省察自己常恐不能及見不善則省察自己恐被人染着此所以為聖門學者之事至于竇嬰之喜善疾惡則此心一向在外只看管它人善惡却都不自點檢此其所以招怨而取敗也

漢至成帝百餘年矣文景武昭宣之盛為兩漢之冠永光元年以詔條責丞相御史猶云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義風俗之難移如此

桓帝為蠡吾侯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諺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圓師

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天下之事最是互相譏揣妄分清濁為禍最大此一段正是學者大戒且如房周賓客初時說此二句竇學舍中相譏諛戲笑亦豈知自此致天下之大禍大抵此等語相傳一人傳二人自二人傳之至于一州一縣夫以一人而當一州之怨自致殺身又推而廣之豈不大可畏哉大氏為學須當推廣大心允執卷皆是同志何必與親厚者及相近者方謂之同志而踈遠者便不是同志之理此只是一箇忌心又如朋黨之禍亦有兩等一等是輕薄如房周之賓客一等是介廉高自標置如范滂李膺之類其賢愚雖如霄壤之

不同其福天下則一大凡人處心賢者敬之不肖者憐之庸常者容之如此便好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三句仰見聖人廣大氣象又如何有可厭可弃之人蓋四海之內皆兄弟何嘗有內外人、有此心和氣自然薰蒸太平豐年之氣自此感格

左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遇諸路設酒肴以慰之謂曰蘧瑗顏回不能無過况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林宗此言極得中尋常人見人見斥必以桀跖視之林宗提起蘧瑗顏回以告之所以開其善心其實亦非過譽之蓋善與惡隔壁耳東漢風俗善、同其清惡、同其濁見人見斥者誰肯

與之語亦如今世士大夫遇此等人其上者必指目之下者設酒肴慰之以助其怒惟林宗言最得體蓋林宗乃一時名士原既見斥忽得名士與之語又舉二賢者以告之此其所以終於悔怍也

薛包父妻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乃廬于舍外旦入埽地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晨昏不廢居歲餘父母漸而還之大氏暴戾之性凡人有此根者終必發露惟其本無者雖屢撓而莫能有如麻油之為物其中本有油故一加砧杵則油便出如使以杵舂米雖如粉亦無油矣薛包之事父母父母逐之其始則居于舍外其繼則居

於里門自常人之心父母逐之至於再至于三則必有不能忍者今包也終不能去而晨昏之奉益勤蓋其無暴戾之根故也

郭林宗宿茅容家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別置果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林宗名重當時世人蒙其題品者如馬之遇伯樂價增數倍人與之共舟車者尚謂登仙况林宗宿于容家其榮亦甚容乃視之為常初不以此動心自非其中有所容安得如此引之愈深作之愈安

漢末范滂之徒各持私議以是非天下而申屠蟠獨翩然遠逝

絕迹梁碭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及黨錮禍起獨免疑論蟠固知微然矣亦未盡也蓋君子思不出其位一出其位而惟務黜檢他人之得失利害則于本位必不子細何者心無二用故也蓋君子所以思不出其位非固不敢出位乃不暇也蟠雖能終免疑論然其所以絕迹者亦由其始不能磨礪圭角故必強制力拘方免于疑耳自古多謂和光同塵亦由其不能全之常欲強揜之也若本無迹何用絕迹山林若本不高何用自同傭保蓋蟠始初不知已之所為無非常之事故見其異而制之也

竇武等欲誅宦官中道事泄曹節等矯詔作亂以張奐新徵不

知本謀遂令與周靖園武：自殺陳蕃亦死張奐雖素為忠直剛正之人緣在外只理會邊事不知朝廷士大夫賢佞忠邪一旦被召遂為姦人所賣反害正人後雖悔痛因青蛇事工疏乞改葬蕃武已無及矣以此觀之士大夫在外切不可不知當時朝廷之忠邪若都不諳究一旦見用雖剛正如張奐尚不免為姦人所賣况其下乎

華歆少避亂與鄭泰等同志六七八人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難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已受之若有進退中可弃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墜井皆欲弃之歆曰

已與俱矣弃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眾乃大義之如今人都是倒做且如初時見人不問可否輕受之後來不能承當事又輕弃之觀華歆此一事當時若無後一段人只道華歆是一个忍人有後一段方見華歆子細不苟處天下之事最不可容易老子曰輕諾則寡信禮記曰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始初若容易輕諾後必不能了事

最要緊大抵人之交際最要看一箇虛與實如今人間巷酒食之交當時非不甘若醴及一旦遇事則都不見緣其初交本不曾理會着實底事若交際之間始若淡薄無味然其氣味却長始若親昵其終必不久如東坡剛說兩句極好全我者所平日所畏人也誤我者皆平日所愛人也平日所畏敬之人終必有益劉廙弟與魏諷交及于難方其未及難時劉廙已知其必及難何故蓋其專以鴛合為務華而不實如何能久非厚已輔仁之謂也此一句極好大凡人之虛交在我有所損在彼亦無益此一等交際自孟嘗春申之徒招致賓

其後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及東漢李膺范滂結成黨錮之禍皆此類也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耶天下之患在于長分清濁如人之一身無手則不能執無足則不能履又何必愛手而惡足自古文武只一道堯舜三代之時公卿大夫在內則理政事在外則當征伐孔子之時此理尚明冉有用矛有若與勇士

孔子亦自當夾谷之會未嘗以武事為麓西京之時亦知此理故宣帝詔黃霸曰邊境有急則左右大臣皆將帥也至于韓安國之徒亦皆出征守邊及東京末士君子高自標榜妄分清濁善惡太明流品太分逆成黨錮之禍故劉巴之徒猶有餘風宜其見棄于劉備也然當時人不必盡如此其中亦自有人如鄭康成後世只視為箋注腐儒至劉備論故事曰昔予在陳元方鄭康成之間終身佩服其言語不忘則其所以相與語者必不止箋注之間矣

諸葛亮治蜀之規撫有後人不能盡知其耕戰之法立國之紀綱賞罰之信必此人所共知最是亮死後其規模猶足以維

持二十年以劉禪之庸菽粟不分而不亂此誰能及後之為相者自在時尚不能無失而亮死後猶若此只緣亮當初收拾得人才在故亮死後蔣琬代之琬之後董允代之允之後費禕代之皆是賢者此亮之規撫足以維持之也

蔣琬為大司馬東曹掾捷為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語而不應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情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寔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憤之狀琬曰苟其

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遺莫敏得免重罪蜀自諸葛亮死之後而琬繼之琬以三公與戲語而戲不應或以此構戲而琬亦不之罪可謂能容物亦可謂難能然就琬所言觀之則不能無病祇緣不合作意于其間琬對或人但須言戲是簡略其心無它足矣琬即要說我能容物如人心不同云云此語大是做作不是自然戲之不應亦未必是如此琬要說些道理不知却有礙理處如言戲欲反吾之言則顯吾之非此句大段礙理琬之此言止欲解戲之過不知却塞了一國言路琬秉國大政琬之非當勉衆人共言可也乃以不顯已之非者為是豈不

殆哉如後一事極好無可議者史謂琬心無適莫此語甚好如與人有隙幸其以事來而加之罪者固不足論至于避嫌遠去不預其事亦未免有心琬之心無適莫非止不怨敏亦不以此自歎所以為賢也

王昶戒子曰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是非則托古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云云此一段略如馬援還書皆舉人才之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教子之心固善矣殊不知所欲教子者本不欲其輕薄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反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其後馬援薨汝之謗亦正坐交趾之書未能免其子之過而已先受其禍矣

將軍駱統表理張溫曰溫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辯卓犖冠羣偉燁曜世之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則可惜言罪則可恕權不納裴秋言以為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何異燎之方揚又搗膏以熾之哉大凡解人之怒須是委曲做一道理順其意說彼人不是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今不能解人之怒者他人正說彼不是我方且以為是宜激其怒而趣其禍也如田蚡正怒灌夫

竇嬰乃言夫勇冠三軍宣帝正怒寬饒鄭昌乃言猛虎在山
藜藿為之不采二人卒不免死此皆不善解人者至如霍光
怒田千秋擅召二千石杜延年必言千秋素無持守而為好
言于下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歷數其罪以中光之意然
後徐言丞相故用事不可遂去故光卒捨之鍾期言不中以
琴撞秦始皇始皇怒或言於秦王曰悍人也此一言已釋秦
王之怒氣十五六矣又曰幸期之遇明君也如遇桀紂則不
免于禍如此方可以解人之怒而免人之患

魏舒為司徒以年老遜位就第舒為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
際無有知之者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未

果可謂瞻之前在忽焉在後矣謝顯道解古者言之不出耻
躬之不逮極好其言曰善言不發必為善行惡言不出必為
惡行蓄于內者深既則發于外者不掩且以怒言之如怒一
人斥罵極口此怒必消若隱忍不發一旦發之則其怒不可
遏今人為善未做一分先說一寸未做得一寸先說了一尺
畢竟做不成嘗見張子韶一日與眾對坐陰雲四合未雨間
忽聞數聲雷子韶云此雨必不成它人問如何子韶遂引孔
子說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為對蓋雲起無數聲雷則
必兩先鼓數聲雷發泄了故無雨作文亦然今人學得數句
言語且留在胸中涵養得熟然後將出用則若長江大河源

源不可過若方學得一二句便把出說了都不留在胸中此必終不能作文

虞卿著書稱徐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易車服以求高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

奢靡轉相放傲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也大凡人多為世態習俗所驅有為善所驅者有為惡所驅者不為惡所驅猶可用力至于不為善所驅方始見胸中有所立

魏臨菑侯植有奪宗之議文帝問賈詡之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朝夕致之不違于道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翊：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太子遂定詡之委曲調護可謂得其道矣若使居漢武帝唐太宗隨文帝父子之間則必無廢立之禍大凡唯賢人君子之言則有利而無害游談捭闔之士言而善則其利固大若其不善則其害亦不細如賈詡只是游說之士偶能辨此耳且亡漢者由詡之一言存魏者亦由詡之一言王允殺董卓：黨謀于詡：勸之攻城殺允漢由此

亡今於魏父子危疑之時乃能委曲調護如此使詡能此移心說李催等散兵歸農豈不兩全漢之社稷不亡而詡亦得為完人矣

華表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同僚諸郎共平尚書事年少並厲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去即入深文論駁唯表不然事有未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議奏上表在輕薄之中而能用心如此亦賢矣同僚之心本不要成事表則視人如己欲但成國家之事所以能若此

後魏源懷巡北邊鎮將元尼須與懷少有舊貪穢狼藉置酒請

懷：曰今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耳既而表劾尼須世俗多謂公私不兩立此大不然所行若合道理則公私兩全否則公私兩失懷與尼須既是故人及其劾奏之時略無故舊之情所以前後相異只緣將公私作兩件看了不知於故舊當明輕重事若可以周旋覆護須是隱蔽以全故舊之情若事不可隱蔽亦當哀矜懲創使之去職庶或公不敗事私不傷義便是忠厚底氣象然源懷蘇章事雖與故人飲酒似乎情厚終竟發摘情實便見刻薄蓋今日與故舊如此則他日於君可知

隋煬帝在顯仁宮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入帝付大理源師據法帝令斬之師奏曰陛下初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此一段若源師能與人君爭曲直以生全人似亦可喜然謂初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一句大段害事彼徒見張釋之為廷尉嘗如此說故能全活人而不致曲法不知既如此說若人君錯認了則謂我自可殺人無人說得亦不須下廷尉是教人君任己意殺人也大抵賞罰皆出于天而寄之人君書曰天討有罪天命有德則賞怒雖在君實天寄之而人君亦何嘗可自專哉此一句人須當細看此事王肅亦嘗論之

太宗一日問侍臣曰當今何事最急褚遂良進曰太子諸王早

有定分最急遂良乘間而言曰固是然不能繼進其說亦可責也事君阿順者固不足道至若外畏公議內為身計凡言一事只是一次建明說過初不問其聽不聽行不行及至事有失則曰吾向言矣而君不聽不行也豈非畏公議而又為身計乎然遂良固非如此姑論人臣之大槩耳

高宗謂郝處俊曰朕嘗以秦法為太寬荆軻匹夫耳而匕首竊發始皇駭惧莫有拒者豈不由積習寬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由法急所致非寬慢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逃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尚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其後嚴才作亂與其徒屬

數十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時王修為奉常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王脩察變知機違法赴難使各守法必成其福故王者設法敷化不可以太急觀此則知申韓之害于後世不少然申韓之言且曰使人不忍欺不若使人不敢欺不忍欺在人不敢欺在我所以立法用刑皆嚴峻殊不知以法服人其外若宥其中實疎以德結人其外雖疎其中實宥

魏徵之得伸其用房杜之功也

楊椿戒子孫一段大抵前輩老成教人丁寧再三自有忠厚遺

風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敦朴謹重正父兄教子弟之體後魏楊氏累世孝友當時號為名家人莫能及蓋緣老成之教不同觀其布衣常帶之語可見前輩朴素如此大抵朴素簡約即興之漸奢侈靡麗即衰之漸天下國家皆然又如不與世家為昏亦是思慮得到忽值其氣習不美必為所牽染壞家法前輩教子弟每於微處防之且如子弟別室私飲食其罪亦小所以必責之者蓋以私心一萌必至爭奪異時爭鬪訟皆一飲一食之積本朝柳開仲塗記其皇考一事云嘗呼諸婦列堂下言兄弟本是同姓只緣異姓婦人入門教壞丈夫所以兄弟不足諸婦莫不戰慄其所以詳責婦人蓋欲使

之知懼其意雖是然於理未盡殊不思孝孝非男子獨有而婦人獨無只是無以感之使男子之性堅定婦人自當感化豈有反敢構間反為轉移之理

楊師道為中書令太子承乾謀逆事泄與長孫無忌房玄齡同按其獄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冀活之由是獲譴罷知機密轉吏部尚書師道貴家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練署用多非其才而深抑貴勢及親黨以避嫌疑時論譏之大凡人立身行己雖不可一端盡要之不過就省力上求始若省力上求終必省力始若費力其終亦然楊師道一向只做費力事按太子之獄使其能脫趙節之罪當

直以實告太宗則恕與不恕在太宗都無後患如此便是省力想其微諷曲說費力多矣而不免獲譴豈不可惜其後不能委練人才却乃強為介直過自嫌避以此而觀可見事費力使其當時自知不能辭位不處豈不省力也大要人不可有機心機心一萌未有不為人窺測者

皇甫無逸過于審慎所上表奏惧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必連日不得上道議者以此少之轉益州大都督母在長安疾薦太宗令驛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皇惧不能飲食因道病卒太常考行謚曰孝王珪駁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持老母同去

申其色養而乃留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為孝竟改謚為良以此二事始終看無逸只是利祿之心重謂之過于畏謹蓋不足以及盡之惟其利祿之心重故于上表必如此更審其意不過恐得惡于君故爾于他事未必如此審慎也若事皆爾何以為官又觀無逸承問皇懼不能飲食道病而死亦可謂愛母入蜀之初想其非不欲侍母以行或其母自不欲去亦不可知無逸若能見母不行自當舍官侍養今既不然雖死何及要之只為利祿之心重故雖有孝心亦被利祿之心奪了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二十八終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二十九

語錄

門人所記

敬而無失此言甚好但體此理便見得中便見得易為飛魚躍
皆在

學者莫先遜悌遜悌則心下心下則平、則至公大同之理自
見矣

左右廂起于唐本用李靖兵法諸軍各分左右廂統之自府兵
法壞京師變為彊騎謂之禁兵諸道變為長征謂之鎮兵昭
宗之亡禁旅盡矣朱全忠以方鎮建國遂以鎮兵之制用之

京師是後京師軍有四廂而諸軍兩廂其廂使各掌城郭煙火之事而軍旅漸有廂軍之名自周世宗散于方鎮寄招禁軍別立營部由是州郡始有禁軍太祖作階級法專治禁軍而天下鎮兵通謂之廂軍教閱踈畧浸廢為役卒矣本朝承平時尚有教閱廂軍浙西尚有水軍

漢武用兵始有費闕已後不聞唐有長征兵而闕之至于今孔子防範寬孟子嚴孔子如覆幬孟子拔本塞源孔子只言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言上下交征利不奪不饗

人言孟子師道嚴孟子却是寬孟子答問有比為晏管者陋如彭更者孟子必為委曲說數百言却是寬

孟子去孔子方百餘歲羣弟子便無能承當者孔門高弟是顏子孟子高弟只樂正子孔子語顏子曰吾以汝為死矣相期如此孟子語樂正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氣象可見只為戰國蘇張之徒煽逼得人如此

孟子教人最于初學為切如第一章說利字自古至今其病在此

國語釋詩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古曰在昔民曰先民先聖王之傳恭如此是自古聖人心以相傳處非一人之私言也如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不是孔子自說左氏云

志有之克己復禮仁也又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曰志曰則皆是古人相傳乃知三代中此氣脉不曾斷
晉人初不知為學如王湛年三十不為叔父所知兄弟宗族皆
以為癡王述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此只是質厚尚
能韜晦如此今欲為學亦須質厚始得

子路管仲孰賢固是子路擇術正管仲主功利然須見得子路
力量不同管仲只孟子與明道特拈出來古人論人直是事
理俱到

孔門諸弟子若論趣向固非管仲可比使他見用却恐未必有
仲事業學者看古人要須看得至此

警敏恐害事

坐談比臨事不同

王子直前知客來只是靜後如此如一盆清水無物不照若濁
後便不見然亦須用力方如此若到聖人却不要這箇

吉凶禍福之徵驗無不可見如聽笏聽聲聽鼓角聽田中
之水觀人形色皆可以知之乃知這箇道理無不貫屬惟流
滯于一途者則為技術故有驗不驗若理會得統體者却不
肯如此

只是一箇敬字隨大小都用得正容色整衣冠就此推而上之
即易行乎其中矣

易傳若人看得他無長語雖未為精亦稍得讀書無疑但是不曾理會

有病須是尋他病根磨治始得之勢分主客

伊川中夜以思不知手舞足蹈不是歡喜正是生之之本

君子義以為質一段工夫無窮一字該它不盡信以成之貞固之謂

今人說着一邊便倒著一邊學者要得他務趨平寔故指他日用中踐履處令分明有箇依據然于引而不發躍如也這裏却欠若是易傳便無此病

得主則定王弼解

君臣之間不是不可說話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量主太淺

秦之亡只緣李斯患失學者須是消利欲

殺百萬生靈止數百年社稷皆生士大夫之患失

魚鳥本自親人王韶初下西邊魚皆水上面行彼人不食故也

五十年前好話在衆中說不好話在屏處說五十年之後乃反

此

陶靖節詩云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令人立于天地之間甚可愧怍彼歷叙飢凍之狀僅願免而不可得乃云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此意甚平若近道者末句云且為陶一觴却有一任他底氣象便是欠商量處此等人質高胸中見得平

曠故能如此：地步儘不易到

有聚則有散理之常也須是將來統體看不私這一箇身如此始得言語不濟事死生

生、不窮者則未嘗亡也散則氣耳

了得者都了得不了得者不獨一事

正獻公奏疏言語有力又却無鋒芒

人於日用中細加觀察要得動靜語默皆知此地位甚難到不保其往未須言他人

天命匪謬匪常直是無可倚泊

致知與求見不同人能朝於斯夕於斯一旦豁然有見却不是

端的易得消散須是下集義工夫涵養體察平穩安貼釋然心解乃是

周家封國八百固是大小相維本末相制有道而王室尊安雖無道亦便未能蕪并得其中自有摠攝處如上卿命於天子如貢財於王甚多如此非一故易控制自東遷之後此法漸漸不存矣

獲賊改官若是依他格法無緣得然亦不可冒獲賊不改官之名須依實供去若是馬前三步捉得雖改官亦無嫌

子弟有不率教當如何曰當反求諸己直是如此始是教之道

浩然之氣須有集義工夫則自生矣今人一事無愧於心胸中覺休：然彼亦未必俱合於義而况集義久而熟者安得不浩然乎

漢武帝窮侈淫形黷武比秦隋無幾然秦隋亡而漢不亡者要須深思二世煬帝只以下情不通故亡漢武帝下情却通只輪臺詔可見外面利害武帝具知之國之存亡只看下情通塞

人須恭默思道恭默是降下沈潛之意降下便實人心惟危人心是私心道心惟微道心是本心精一是子細之意既能精一則信能執中矣言此便說無稽之言勿聽弗詢

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精粗本末一滾說了古人之言皆如此

何處非道理如中庸九經言祭祀亦是

問心與荷以別答曰心猶帝性猶天本然者謂之性主宰者謂之心工夫須在心上做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又問如何盡心答曰心大今人何嘗得盡須是與天地同

或問量可改否曰何故不可但言量尚有量在若聖人則不言矣

弘毅二字最好今寬緩者必不能毅發強者必不能弘古人言大率如此言晉公子廣而儉：須是廣不廣不成儉臯陶謨

言九德直而溫之類不是相濟如此方是德不然却是病
仲虺言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成湯言惟皇
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意雖無異可見
聖賢氣象不同

國是二字乃不祥之語

看書不可失于穿鑿唐文宗言得美泉而止此言却是

顯諸仁者此理無所不在視聽言動之間以至于風雨霜露庶
物露生風霆流形無非教者是之謂顯是無非仁即此便是
與義故曰箴諸用

顏淵問為邦既告以四代禮樂又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

人殆便是健而無息之謂乾與舜之困遊於逸困淫于樂同
德是實有之理是箇體段

為學須識義利遜悌庶耻六箇字於此守之不失為善人於此
上行之而著習矣而察便是精義妙道

遜悌最切便是克之允恭舜之溫恭禹湯文武皆然詩曰自古
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傳曰古先聖王之傳恭
如此言古而曰在昔言人而曰先民傳恭二字最好如堯以
是傳之舜

自唐宇文融言利急於辦事增置諸使而正官皆閑了如置轉
運使便奪了金部倉部權後來如劉晏身兼二十餘使唐亦

欲罷諸使但才罷不多時又復置此弊直至元豐改制始革之且如當時吏部開了事却歸審官院及流內銓部戶部開了事却歸三司禮部開了事歸禮儀院刑部開了事歸審刑院兵部開了事歸樞密院六部名存寔亡諸司體統不正故元豐不得不革或問湖北廣西北來錢荒但日納于都下都下却發去救之當如何曰莫若以粟帛為賦而不稅錢此事極則須有人變之無人變則其勢自變前固有數路不用錢者只為錢荒之極至此錢本粟帛以通有無不是全仰他救之本力行亦足以致其知磨鏡所以鏡明

致知力行不是

全仰他救之本

力

力行亦足以致其知磨鏡所以鏡明

為學須存不已之心持養之功甚妙常提起自有精神持養之久自有不可掩者當以居敬為本

問誠敬兩字有異否云只是一般所謂存誠存便是敬

士大夫喜言風俗不好風俗是誰做來身便風俗不自去做如何得會好

觀書不可徒玩文采要當如藥方酒法求其君臣佐使互相剋制有以益吾身可也

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方說出治天下規模如食哉惟時蠻夷率服之類此是聖人之治天下手段必先資諸人而後展出規摹後世興王之君即位之初必自

用如高祖一入關便約法三章晉悼一即位亦便自用文帝先天下以敦朴而昵鄧通蔽而不可曉者也後賜予無度而至錫之以銅山尤不可曉也

唐太宗歲斷死罪二十九人自以為至少矣而不知所縱囚三百九十人亦未為甚少也

農錢非所急也古之為國者於要害都會之處必貯穀粟亦貯錢萬一有方數千里之旱則資錢以致粟於它郡則民不告病矣粟帛為賦不可以尺寸裂也曰大都用粟帛其零細則以錢輔而行之

管仲才高亦不是無學只是辦不得箇不做左氏載得他事筆

力甚高儘有意左氏亦才高看得他親切且如拈出他辭鄭太子華及平戎於王辭上卿禮兩事出來則仲蓋有聞者也與後來齊趙之流甚不同初用在高國之間不與它爭權二十年而後有召陵之盟全是養其氣燄大而服楚又服晉但辦不得不做故就小規摹上去聖人言小哉一白道盡

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生于相標榜立崖岸

讀實錄須看累朝相承其間有大綱目一二十條前後以此氣脉相承不絕如不嗜殺人如卹力役如賑凶荒如納諫諍如幸大臣第其中仁厚寬卹固結人心維持國勢處皆是此是大綱目更五六朝雖有升降污隆此氣脉却不絕迨至熙寧

王氏用事引用後生皆不知此意是祖宗相傳家法故此等事蕩然掃去盡矣

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此等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者則不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矯其弊

楊炎變租庸調為兩稅只取一時之便不知變壞古法最不可者租庸調略有三代之意至楊炎時只為暴賦橫斂名色之多皆在租庸調之外故炎都併來均作二稅二稅之外不許誅求一錢它却不知如何保得後來不誅求且如租庸調之法尚在自是無害于民外有暴賦橫斂只為軍興窘急及暴

君污吏所為使有賢君使無軍興則此等自可罷去却如何將舊法掃壞了大允治財最不可壞舊法最不可併省名目名目既省則後來復置容易矣孟子言粟米之征便是租布縷之征便是調力役之征便是庸此三件自來源流如此但古者或緩其二或緩其一至唐太宗都征了

武后若越王貞事成必須中宗

中宗未有失德且天命未改不可廢

荀或東坡所論殊不近事情許多時在曹搃處豈不見得只為大功已為董昭有雖不自殺操且殺之矣

甯武子不是避事人為韜晦所以能周旋彌縫也

訓注之事若成渠亦自反

自古滯亂必召夷狄自幽王以下皆可數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之為言猶云得也不是深可配義與道配合也此論氣之體用

從容則子房而正大則孔明

寬大而鎮密孔明

性本善但氣質有偏故才與情亦流而偏耳

為之兆也兆者卜其用否之謂也

操舍便見真妄

不愧屋漏則安心而體舒此言果是好此非但謂處于無人之地凡口然而心不然而念慮間有萌動處皆是

顏真卿讓賀蘭進明此是書生顧辭讓為好事却是闇於事機

項梁死後義帝便能收兵柄部署諸將亦未是不得底人只

是用宋義誤了

項羽殺義帝正是為高帝做了不好底事

高帝入關正是秦之重兵皆在趙故如入無人之境

讀書且理會得文義未說道便到精微且得它心路教細不

辭受之際若不受更不須與商量若受時却更高量

人多是據他資質見定

孫策不死興固不可知亡亦未可知蓋不為保東江之計若使

待得曹操死則可逞其志

切須理會儉德

已欲立已欲達立是立得住達是做得行無阻礙須是合道理立得達得不然私意欲立欲達以此待已待人則淪于自恕恕人入姑息委靡之弊矣何事於仁事者止之謂也是一句必也聖乎克舜其猶病諸聖猶有遺恨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成德者事能近取譬可謂人之方也已却是用功如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也

龜山論夫子為衛君一段甚未剖判分明公子郢當立無可辭者

釋氏以一物認一物正是添了一物吾儒如開著眼行面前看見數十步行將去釋氏便須一步看一步極費力也

昔人言白馬非馬之說若無白馬在前則儘教他說適有牽白馬者過堂下則彼自破矣如三耳之說我若隨之而轉則必為所惑惟自守兩耳之說則彼不能眩矣

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其說謂自一尺至一釐一忽無不有半推廣尋丈以上皆如此所以謂萬世不竭此亦有理今人只在水中坐却說入水不濡在火中坐却說入火不熱古人說不濡却不曾入水說不熱却不曾入火

釋氏只管說空說悟吾儒不道者政把做尋常事看了

大抵人臣多顧一分利之害壞國家十分之利
聖人之心如處空谷之中靜室之內苟有一動一靜無不即知
常人之心如處市井雖大聲疾呼亦且不聞
語有力而不露鋒芒者善言也自孟子以後無如易傳言近而
指遠者

情便是性波便是水李翱却分作兩段看了宜乎當時釋氏之
盛只緣吾黨無人反為釋氏所謾

釋氏之學唐為最盛近日無其人焉蓋唐之釋氏皆有行門實
地所以變易不窮連高明之士皆為引去後來却只傳其語
言此其所以衰也

論孟精義可以見伊維各人工夫

易傳最難看心氣稍不平意思稍不在便看不見直是易得錯
過

韓愈讀墨少作也

伊川易都不偏

律令格式自本朝別律而出之曰刑統加以勅畧勅格式勅只
是斷罪人多言不可用法：是申韓深刻之書此殊未然今
之法便是人情物理所在若會看得仁義之氣藹然在其中
但續降者有時務快多過法耳

讀六經不可不參釋文點檢如魯子聞之瞿然曰呼：音虛呼

與虛相去遠矣釋文作曰吁此決知字者誤又如言乘丘
之戰馬驚敗績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按乘丘之戰魯勝
也無敗績之事但當時止是馬驚敗耳初不預軍之勝負也
如此類皆是後人誤有增加又如言予有亂臣十八或者以
為子無臣母之義按釋文作予有亂十人無臣缺下原本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二十九終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三十

語錄

門人所記

以立志為先以持敬為本

就正身治家上理會最是親切處

人之良心飲食居處之間未嘗不在但不能察只為這道理無已時

嘗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蕩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下其志之定與未也須于此等處常體察唯此最可驗學力

今之學者之病不是弱是小

千里外尚可以虛聲動若日夕所親近最可驗學 未有孤立
理須有比我者

看經書須是識他綱目讀易只識箇易便是綱目

明道不肯二日除服一府相視莫敢除者畢竟是理是
是者舉世非之而不顧

仕宦須脫小規摹一仰羨官職二隨人說是非三乘空接響揣
量度測四謂求知等事為當為之事

在人疑當予在己疑當棄

為學斷自四事起飲食衣服居處言語

閤室此最是為學切要處中庸大學只是此道

看書須存長久心

良心起處須要接續乍見孺子入井處

始焉毫髮之差終焉天地之判則公私見矣

天下只有一箇道理

在己之過有心點檢己是不是然初間亦不可不點檢

人須當做一箇人則為學是合做底事止緣資質薄志趣狹抵

當不過遂覺衆中容他不得不知何必如此

要識見明如何且看仁字以博愛之謂仁與樊遲問仁子曰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一段同看：得仁
則識見自明矣

欲與善人君子而後為學是先立標的於外非自然而然而然也非自然而然而然則有時而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知天理之自然則無時而已矣

身正而家未必正必是未能感格

讀書熟處放下須識到生處

初學欲求義理須看上蔡語閻範伊川易研定推索自有所見若荆公新說張綱書劉君舉詩耿南仲易方馬二氏禮記陳晉之孟子張子韶論語呂吉甫莊子皆不當看也

持養 體察 主敬 致知 觀過

要知病處須日用間體察

初學最怕錯認最怕見理未明且放過釋

初學唯以朴實篤信為主

反覆論難

有味在無味中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矣怠惰之心生不止於悠々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學者最不可悠々

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旦遇事便與閤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老成之言過于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

人心皆有至理惟講說則能興起

做事須是着實做暴戾者必用力于和順吝鄙者必用力于寬裕而後可以言學

學者之患在于諱過而自足使其不諱過不自足則其成德夫豈易量譬諸人之作室方其作也一柱之不良一梁之不正斤削斷刻之或失其道唯恐旁觀者之不言隨言隨改隨改而去其不良者無所不至此善學而遜志之說也若夫聚不良之木用不良之匠為不良之室專心致志自以為自而人言為諱及其良也自以為是唯恐人言其非如此則必至

於頹敗而後覺悟豈不哀哉

有以繼母難事為問者曰在盡其敬順而已因歷舉程先生解蠱卦九二與胡康侯解春秋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事相表裡為證

或問人無祖產後來自買田產而兄弟欲分之奈何曰身也者父祖所生之身也身為父祖有而財非父祖之財乎

或問人為學多為廢事奈何曰正當幹事時占時節本不多只為事到未時心先忙事已過後心不定所以占時節多人能以應科舉之心讀書則書不可勝用矣此無它以實心觀之也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不是又有一箇一把來主之無適即是主也

張荊州之教人也必使人體察良心以聖賢語言而見之行事因行事而復求聖賢之語言

敬之一字乃學者入道之門敬也者純一不雜之謂也事在此而心在彼安能辭得敬字大學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蓋非特一事當然也凡事皆若是而後可

為學只要信得及信之及者雖識見卑過失多習氣深日損一日無不變也信之不及雖聰明才智以為賊身之具無術以揀之

人須是令聖賢格言不間斷于此心方能有益心是活物流而不息故舜跖之善利同一孽自無所見因人而有警者不足恃

或問平時自省自謂無過然遇事接物却多流動事過後却追悔如何曰正當發處不要放過湏是辨認賓主教分曉但使善心為主私心為客却不妨若私心為主善心乍發而復蔽矣學須是識賓主

學者平居相聚最為有益然亦湏是於朋友攸攝以威儀處下工夫不然則至於忘形骸相爾汝豈惟無益所損寔多天下物各有似不善學者祇得其似

觀起之蚤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書曰夙夜浚明有家
學者須是有歆然興起之意方能有進如進修其可願可欲之
謂善不知味後如何進德

學者須是心不外緣易曰君子學以聚之

人若是求師取友之心泛泛則可見平日工夫亦是悠悠泛泛
愛衆而親仁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古
人之於師友其切如此

看史須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後成敗如何其大要有六擇善警
戒聞範治辭議論處事

大抵人之為學須是一鼓作氣才有間斷便非學矣所謂再而

衰也

或問謝太傅公何不教兒曰我常自教兒此語極好蓋朝夕之
所示者無非教也

已怨言徐 氣平

允世俗所謂不妨有例不見得未必知衆人都如此也是常事
之類皆不可聽

允不善之事猶改若賢者之過自以為自却難掃除

胸中存留悔心極害事且如賈誼號為通達及觀長沙之賦悲
憂傷撓無一念閑竟以是死夫梁王墜以馬死固嘗自責然
豈遽至於殞身胸中有滯礙處故必至此如鵬鳥賦視其言

非不洞達死生之理然誼實以此自廣又何嘗廣得分毫
學者不進則已欲進之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
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
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于新者也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
或有言病太剛太直者先生曰剛無病乃暴而非剛則病直無
病所病者乃訐而非直
工夫疑阻則無復積累
前面常要寬莫教室窄
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昏、則惰而不精明矣東別也勞勸

而容貌不枯好交也厭勸則容貌枯矣好交云者欣然與事
物交而非強勉也

戒慎固是切要工夫龜山中庸所謂見此則知所以戒慎恐懼
此之一字當深玩也

或問體察良心如何是體察云體察上著如何不得又問今若
欲用工畢竟體察是如何云看他所起處又問今人良心雖
不能盡識縱有自謂識之者雖欲看之竟以不見而止畢竟
如何方可以看云持養之功甚切若不知敬以直內之理方
良未發豈都無所事

心之官則思官字最好看

看史非欲聞見該博正是要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抵事只有成已成物兩件盡者事也象止說振民育德前時亦嘗作六事看如儆戒擇善闡範議論處事治體要之止是兩件然兩事又却只是一箇成字史亦難看須是自家鏡明然後見得美惡稱平然後等得輕重欲得鏡明稱平又須是致知格物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只是存養

為學須是以聖人為準的步踏實地所以謂學不躐等

須是尋病源起處克將去若強要勝他克得一件一件來要緊是觀過人各有偏處就自己偏處尋源流下工夫克是消磨

令盡所謂見明曰消如楊子云勝己之私之謂克恐未盡又云要知病處須是日用間常體察

初學須是去整齊收斂上做工夫

為學只為放過處多因舉孟子攘雞一段須是不放過始得人
才說這次且恁地後次改此等人後次定不會改

人之一身必有事未及第時謂科舉妨為學已及第後又為做官為治家幾時得無事

或言做事做了方覺不穩先生云只是不曾常體察如何做時不覺做了方覺不是若曾用工夫人才做便覺不是又云當忽然覺不是時便是良心才思量計較如何是不是便差

了

或問今欲作一件好事衆人皆謂不然如何先生只是自家
誠意未至又問衆人做底不做衆人說底不說便覺突兀如
何先生云這箇裏面有一毫外面見一毫不可掩須做合當
做底事看始得若有一毫欲異衆外面形迹便露此極可驗
今人須是就治家上理會這裏不治如何是為學克稱舜讓以
天下如何止說刑于二女四岳舉舜不及其它止言克諧以
孝若是今人須說舜有經綸大業濟世安民之事欽哉兩字
最要着

後世小人豈無七八分 正者但其一二分乃是直邪本迹
發露處李 楊嗣復之類是也如李林甫輩則無是矣
魏忠元攝冢宰為武三思百戶實封所動恐無此理為人所毀
若捧制感咽則有之夫以元忠不為死生所屈豈以百戶而
動心乎此與裴度之事敬穆之相類
長孫無忌之於吳王恪王猛之於慕容垂若此者自以為有意
於忠國而不知非所以為忠也

予其殺非遽殺也正如今法當行處斬

正倫理篤恩義此二句極要推廣天尊地卑二高以陳而下正
倫理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下篤恩義也

允聽訟不可心先有所主以此心而聽訟必有所蔽若平心去
看便不偏一曲直自見

允人有所干求不可須便說不可含糊

允使人須度其可行然後使之若度其不可而強使之後雖有
可行者人亦不信且如立限令三日可辦却只限一日定是
違限其勢不得不展自此以後雖一日可到之事亦不信矣
與人交際須是通情若直以言語牢籠人情豈能感人須是如

家人父子說話則情自通

兩人不足自處其間甲必來說乙不是乙亦來說甲不是若都不應和人將以為我深或以為黨庇應和之語須是與甲同坐對乙面前也說得方可

聽人說話或有不中節者亦無都不應答之理說十句中豈無一句略可取將此一句推說應之亦於其人有益

今世有短處可數便是第一等人

人皆知欲辨義利輕重須識得所以輕所以重方得能惡衣惡食在眾中不愧方可

儉與吝只爭分毫

欲窮理而不循理欲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而不習察吾未知其至也

謝師直為監司明道作簿每謂人與明道說春秋猶以為是至說易都無一句是伊川謂二公深知易者也以主簿而敢言監司不是監司能受主簿之言不諱此最當看不會看者只見監司主簿相與議論以為知易此當體司直能容受明道所言之心當下便是易但不知司直能體其所自發處否

前輩謂公近仁

過在失而不在復最要詳玩人但能常存初悔時一念則豈至貳過惟其失此悔心故為危頻復厲

讀書不可雜

人之於學避其所難姑為其易者斯自棄矣夫學必至于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善學者之於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

百工治器必貴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弗為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為也耶

編壹範或欲冠家人卦為首先先生云才指出却滋味短六經之中何處不是家人卦不獨在家人卦不若止依次序却自穩處家之道導之以禮義示之以禮法養之以恩意雖肅遜悌之

風可以維持百年而不息苟或未然則聚族既衆羣居終日當慮者豈止一事哉

大抵為學不可令虛聲多實事少非畏標榜之禍也當互相激揚之時立心已不實學問已非本矣

人之相與雖合道志同之至亦不能無異同且如一身早間思量事及少間思之便覺有未盡處蓋緣會無異同

臨事常思不中不遠

問學之講自孟氏後至本朝方大明處今之世而熟聞前輩之已講可謂大幸但只為聞過便了所以不得力

徐仲車先生不肯娶恐不與已同心事母後有路振者力勸其

不可無後遂以女娶之後生子名曰路兒此固正矣然亦未為中節

平居數日凡所思量多近於理只為此念不續處多而臨境忘了今若要下工夫莫若且據所聞亦須得力

明於內而巽於外是非取舍不可不十分明盡然後行之則當巽

凡書所言愠皆非忿怒也止憂悶之謂如言憂心悄：愠于羣小豈可以怒言耶

桓冲憂晉室之危而謂吾其在祗及聖敗冲慙恨而卒夫冲所以憂晉之左祗乃事理之當然初不足為過肥水之捷亦幸

而已使冲言果驗晉之辱也使冲之言不驗則晉之榮也冲於此喜而不寐可也尚何慙恨之有夫冲所以慙恨者豈有他哉不過耻其言之不中耳然推其心而充之則極害事揚國忠之於安祿山是已此誠可為深戒萬一冲之言果驗吾意冲之未必能死也

侯景欲降梁武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脫若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云云上乃納景其語雖若不欲受而欲受之意多故异揣知上意非是不要受是持尚懼為害耳

人一時權職不宜引嫌便當以正官自處且如宰相作知州承

務卽作通判時暫權州便當以知州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耳

內有輕刑之名外有殺人之實非也初時自然如此到後來方能盡善

釋氏慈悲過當枉尺直尋處甚多

顏氏家訓雖曰平易然出於胸臆故雖淺近而其言有味出于胃臆者語意自別

李光弼略有徘徊之意而大將田神功等遂不稟命因此憂鬱而卒大抵為善必盡其極者則我無所顧而人亦安之為惡亦然如當時亂臣賊子稱兵宮闈擅權法而軍士為之盡死

力者比、皆是光弼焉有此風耶特一時畏死而狐疑其行耳然大將之不稟命蓋光弼善人也其大體已正矣

之 而人因得以

欲治之則不能欲不治

之則不可首鼠狐疑其迹益露此尤為、善未盡而一出入焉者之戒事不可生亦不可厭

南軒曰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賓客談論而他有所思維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

孔門問仁問孝處多蓋孝是為仁親切

伊川在涪衣冠雖不華盛而極于整肅飲食雖不豐厚而極于精美五峰見客正冠

或問五峰何以為學曰求仁何以求仁曰居敬何以居敬曰心不是焉是謂不敬

今人習氣深重天理昏隔本是順今却是逆若能於逆處用力即是順

與人相與處最當理會降意二字不降而升小則忿怒大則暴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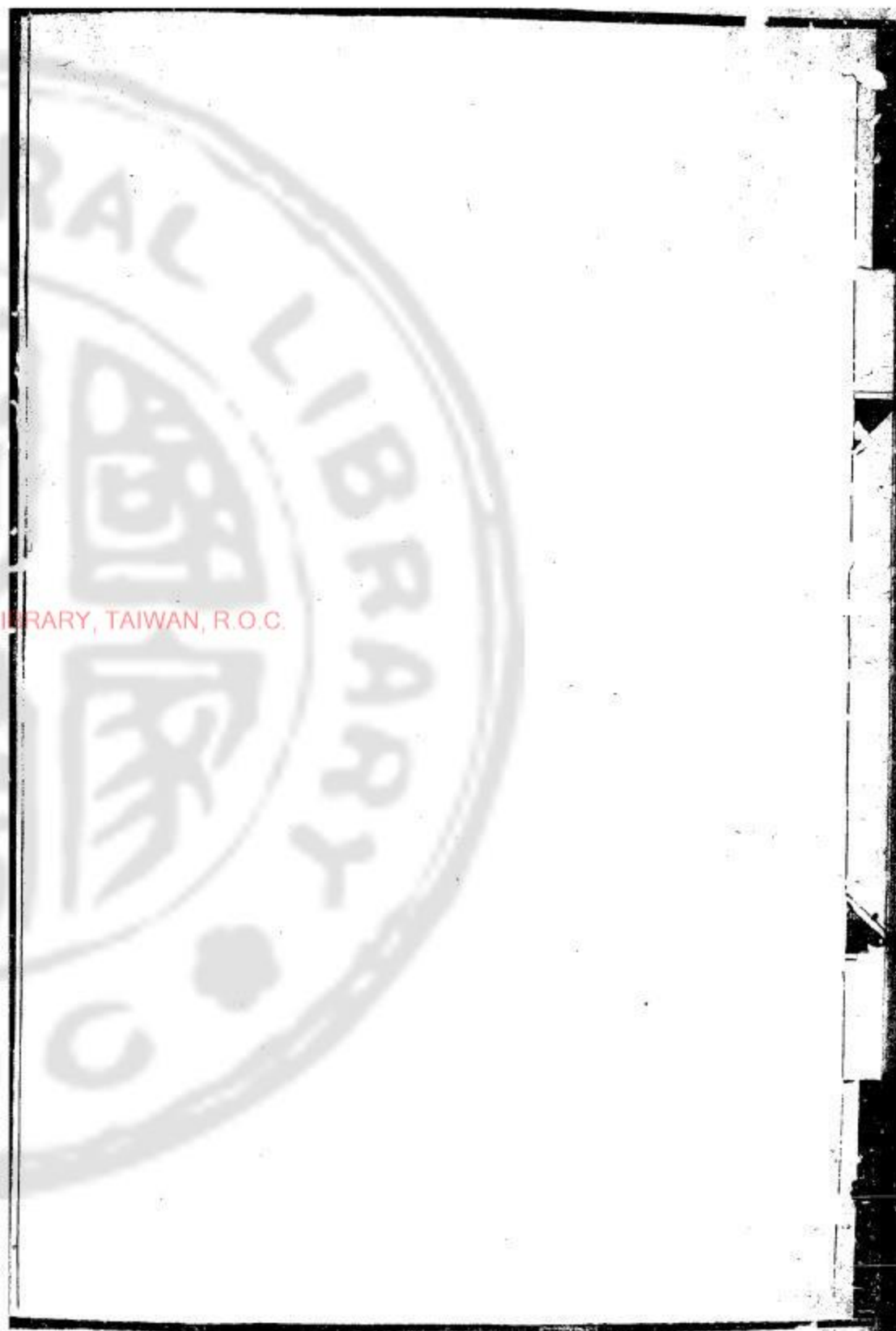
張釋之于定國為廷尉民以為不寬而鼂錯之誅無少長同產皆棄市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其持心平恕固是一君子長者苟其不計人主之喜怒者自能盡其平允緣不曾透得利害禍福闊緩急如何作得主宰以此見有資質者不可

不學也

處家之道須是度量人之根器固是綱紀不可不正且肅恐有人受不得時却是敗壞譬如水滿平堤便須量其勢放一二板水以泄其盛不然奔崩潰四出不可救矣處家平時不放一分他日却用放五分不得敬字最難形容謝上蔡釋食不語寢不言曰聖人存心不他為物之終始與事在此而心游于彼者異此却相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坡呂太史文集卷第三十一

語錄

雜說

與君子居則以小過為大過與小人居則以小善為大善蓋立
乎衆君子之間所見所聞皆善也苟已有纖芥之過是以一
濁而汙百清也人必競以為恠矣故過雖小而必自以為大
為立乎衆小人之間所見所聞者皆不善也苟已有纖芥之
善是以一清而形百濁也人必競以為高矣故善雖小而必
自以為大為大抵士之與小人處者其善易為故其心易足
其名易彰故其心易驕易足者怠之本也易驕者傲之本也

既怠且傲其去小人不遠矣於乎士之不幸而與小人處者豈必隨其為惡哉雖自守為善而冥冥之中已為所移矣戒之哉

多欲者畏人亦多少欲者畏人亦少無所不欲無所不畏且無所欲者無所畏

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々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東甲之變神閒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責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蘧伯玉有言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

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與惡人處之法也所謂就者就而不逆也所謂和者和而不同也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闕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闕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闕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闕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夫人之作文既工矣必知其所以工處事既當矣必知其所以當為政既善矣必知其所以善苟不知其所以然則雖一時之偶中安知它時之不失哉

學者當先治一經一經既明則諸經可觸類而長之也史當自

左氏至五代史依次讀則上下首尾洞然明白至于觀其他書亦須自首至尾無失其序為善若雜然並列于前今日讀其書明日讀其傳習其前而忘其後舉其中而遺其上下未見其有成也

勇怯豈有常哉亦在夫勉之而已矣衛太子蒯瞶為趙簡子右望鄭師自投于車下及戰鄭人擊簡子中肩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勇怯變于頃臯之間所謂勇可習也

善猶秦也惡猶越也勤與惰猶車馬也善之與惡相去亦遠矣驟驅小人而納之君子之域不能也驟驅君子而納之小人

之域亦不能也然使小人而勤則矯揉磨厲氣質之移不期善而自善矣故勤者適善之車馬也使君子而惰則燕安逸豫浸忘初心不期惡而自惡矣故惰者適惡之車馬也學者審其御而已矣

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為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為法不善者以為戒善者以為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為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于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

禮曰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夫禮者理也理無物而不備故禮亦無時而不足在山而待魚鼈以為禮是禮有待于外也非隨處而足也在澤而待鹿豕以為禮是禮有待於外也非隨處而足也在山則禮足于山在澤則禮足于澤在貧賤則禮足于貧賤在富貴則禮足于富貴隨處皆足而無待于外彼謂小官不足以行志必官達然後可行志間居不足以自見必臨事然後可自見烏足知此理哉

門人周公謹介所記

宣大當大旱之際夜觀星象惻然有憂于中而百姓便知宣王

之見憂仍叔因此作詩後之人雖有宣王之憂而民莫之知何也蓋緣周之時法度脩備黜法度二人材務實虎韞便提實人君一有此心則上下相應百度畢舉自然天下知之玩百姓見憂四字甚有味

以左右民不使之在左在右輔助之歸于中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須是當時見便思便授過後則無益

脩辭立其誠凡人須是誠實若有此實便發此言此即是修辭此便是立其誠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是朴實即是種子有此種則德日大

聖人制喪禮父三年母朞非重父而輕母須識得乾坤之義大

哉乾元至哉坤元受氣者天成形者地其義自是如此
乾聖人之事業坤賢人之事業坤是做工夫處

版籍是天下大事不可不知

子靜曰關雎是后妃之全德餘篇皆指一事說自鵲巢以後亦
如此：只論二南

看欲以師事有若一段見得當時孔門中不自相標題出來

孔子當時見顏子死教子貢亦甚切觀其不以衆人事告子貢
可見後來子貢反築室於場一段亦可見

周禮一書其財皆有所主獨養士財用不言想只是司空之官
主之

大凡為人須識綱目辭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辭氣不和
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
政坐此耳

何謂三經舉其經萬目自張人君既正于上則百官兆姓皆舉
於下父既正于上則嫡庶皆舉于下如夫為婦綱在庶人則
一妻一妻以天子言之則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
十一御妻天子既正于上則后夫人皆自正于下

必先斯四者范淳夫說如人之身易受風須多著衣服此說亦
好

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己飢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

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于天下皆如此惟商鞅一出皆反
聖人之道便已則從害人則不恤

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于農工商不與古者取士於
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

奉順天德是總前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

毋泄地氣是八家一井不多置井

春夏出就田廬冬間入城郭不比今時去城郭遠甚小曰堡其
次曰邑又其次曰都自堡邑城郭不過二三里間

宣王小雅始于六月大雅始于雲漢二詩相表裡想雲漢在前
六月在後或曰宣王初間如此之銳而後來至有白駒黃鳥

之刺曰此非是不學只是做不到底厲王無道民心怨怒至
欲殺其子而召康公殺其子以代宣王之死當時大臣雖欲
立宣王而不敢至共和十四年宣王方立想宣王在此十四
年豈不下工夫若不如是一旦出來如何便得天下喜於王
化之復行以此見得宣王不是不學

後生看先儒議論則養得厚先儒議論蓋謂傳注

讀書不要思量過當須識得當時意

司馬遷有變風變雅意惜乎無正風意

學者都不要看先儒議論如至大至剛以直必有事焉而勿正
此本是趙岐說後生却謂伊川割出此說今所編詩不去人

姓名正欲令人見元初說着詩先要看大義又要研窮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是看大義研究時却須子細看陸教授為人慈祥誠實所謂吉士

律惟隋時理會得子細唐時因之本朝即用隋律

方鎮源流本自秦漢間事秦則守監漢則刺史刺史即今監司之類其後以為州牧權始重

周禮自橫渠始開門戶先叙官以歷代較看次看前三官次理會王宮一門

李迂仲說鄭風是淫亂詩不然孔子告顏子以為邦乃聖人治天下之規摹與後世做箇樣子尚說放鄭聲安肯却入在詩

中

大抵為學須先識得大經模樣使志趣常在這裏到做工夫却隨節次做去漸行得一節又問一節方能見衆理所聚今學病者多在閑邊問人路頭尚不知大率問人須是就寔做工夫處商量方是

追王太王王季記謂不以卑臨尊此意恐錯武成言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蓋王業始于太王王季若其子為王父為百姓豈可不以父為尊

或人問中庸鬼神一章曰後生未要理會此且須理會孝弟忠信此亦非兩事且如人遠去家至深山廣谷之中而不敢為

不孝不弟者何須是識得此

汪端明與人言事或入雜之以它事至終必卒其言乃已
侯師聖避盜胡五峰庵中其僕久厭以沙和飯一日五峰見之
怒其僕因曰何為不言答曰旅瑣

或問教小兒以何為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
餘事今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皆
緣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為成材者

士大夫學術須正一或不正往、搢履皆邪其為害不止及其
身殊可畏也士大夫孰不自以為正奈何其始辨之不明講
之不詳得其形似執而不化遂有終身之害只如教小兒自

其發蒙時便須教之以正曲禮言幼子常視誑亦此理
讀書有思索人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
所為便可見

知其為小人便以小人待之則我先為小人矣
凡看古人書用得處便是自家行處

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只是曉事

顏子問仁孔子獨告之以克己復禮與告他人略不同顏子欲
知下手處便請問其目此顏子善問者也孔子告之以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惟勿字最要體認四者
之中勿聽尤難非是用功之深臨時禁止亦不得

後世用兵者以為黃石一書無與比者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於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學者不可起長嘆之聲此意思最易得斷續其與公相聚許時何嘗有此

儒者當通世務只緣近來儒者要通世務又却不能為純儒此說亦甚深長千五百年無孔子盡因通變老優游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實日開

看周禮須先看叙官先錄歷代百官志及本朝官制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蓋墨者泛而無統必至于楊吝

晉而後可近道

己亥秋所記新居對諸生說

後唐莊宗入汴志便滿者何故曰但一將耳經須逐字看

讀書須下大工夫久後必有所見

侯景之亂雖無朱异梁亦必止觀其後嗣之所為其終亦必亂正義說吳楚僭亂所以不列于詩亦不須如此看只須看三百篇之義便了吳楚無詩亦是當時王教之所不及吳又最是後出

問詩之有周南召南猶易之有乾坤不知是取其坤有承乾之

義否曰固是亦不止如此周南乃詩之經領乾坤其易之門
問人之格局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語上然如
坐暗室久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以歲月之久亦自有見又
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一自有所見
須去下工夫工夫既深其久乃有所見

問人或堅意為善或阨于困苦今時又不及昔人朋友間能同
心叶力曰此只看有明自遠方來一節須是看人不知而不
愠然後完備老子說知我此已自說得錯

葛覃卷耳皆是做工夫處關雎是成德處三詩當合看當時三
詩並歌

三代詩書皆說天見得天人之際相近秦漢以下不識此理
自古至說命方說學

讀書其辭雖多要處亦少如論語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
為人孟子說明於庶物尚書說惟學遜志務時敏此處最要
識

天下只有兩件事君子振民育德先育德後振民脩先已後治
人此通內外之道

關雎女曰雞鳴大小雖不同其意則一
天下事何嘗一件不是學如百工技藝皆是學惟學故精何嘗
一一炫耀出來

看書如與人文游不必事：要如他與之薰習久自有味如后妃之詩鳥獸草木皆有其意只在后妃其他更不須泥識得此三百篇不過如此

棠棣一篇非真實是寔是圖豈能識兄弟之情如此故終之曰是寔是圖亶其然乎

為人立

弘毅

須是堅實既堅實須是要充擴所謂士不可以不

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為學自有等級先儒至說性命不知曾下幾年工夫方到

學者多舉伊川語云漢儒泥傳注伊川亦未嘗令學者廢傳注

近時多忽傳注而求新說此極害事後生於傳注中須是字字考始得

看有孤詩如居一鄉須一鄉之情

讀詩必如三復白圭方是有味若是明敏人不如此看亦無所補若是至鈍人能如此看雖然有淡薄處亦隨淺深而有所見也

河間王讀書皆務實非他不能用毛公

看詩有三節如看衛文公之詩須知衛之興讀王黍離之詩須知周之亡其氣象可知大處既看小處亦當看如定之方中及黍離是也小處如一篇之中訓故是也且就一篇論之大

處如升彼虛矣景山與京是也小處如降觀于桑是也此是讀詩之法或有一篇之中取一句者如孔子觀木瓜之詩而知苞苴之行是也

看詩即是史：乃是實事如詩甚是有精神抑揚高下吟咏諷道當時事情可知而知

詩之體不同亦如今人作文亦有文意甚易曉者如兔爰是也有意在言外者碩人清人之類是也碩人詩無不見答意但只美族氏之盛容貌之美車服之華則其人可知矣如中谷有雅全是意見當時人君不能保民與有狐不同大丘陳古刺今之詩全是要人看

心解即熟

離經是分文輯志是求義不必深遠說只此是看文義

戰國今人皆不識自春秋以來亦是一節通監自此入亦有意戰國有七雄皆非古之諸侯四國是篡臣秦楚又是夷狄只有燕一國又僻陋戰國之時正如一箇人家初為士自後變而為商家

蕭何治未央但欲高帝安于此不欲之他爾要之創業之君自當以儉為先何慮不及此也

關中是形勢之地雖是都會之中欲据形勢須都關中欲施政令須都雒

天官總許多宿衛地官載許多圖籍此二官所以大也
看周禮改如看一株樹其他皆分枝布葉

典是堯舜禹商之典周公制此一書蓋欲整齊天下

看柏舟詩須合尚書微子篇看方知得仁人之心衛之君固不
如紂之甚衛之小人亦未至若紂時之甚然衛之仁人只是
一人全無可同心者微子猶有三人可以共扶持有說話處
馬遷能克己可勝仲舒莊周能克己可勝荀子

唐時有畫鍾馗第三指搦一小鬼或人命畫工改之畫工持去
數日後乃自畫第二指搦之問何不改對曰前時之畫其力
乃在第三指所以改不得

問趙仲長不說衆人所說之話何為衆人所說之話曰如仕宦
說東邊俸厚西邊俸薄之類耳

庚子所記是年春撫州陸子壽教授自越來歲一月

周禮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牧是畿外諸侯世
鬻爵長是畿內諸侯世受采地

孔子但教漆雕開仕不曾教顏閔此處當看陸

內政當作兩節看始初管仲但依周制作卿遂將成之際為桓
公催趨得緊所以作內政自竒變為耦看國語可見

或曰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夫子亦可謂得用至十三年能感動
得二家隳其城尚有一家未隳据左傳見隳費亦自費力當

時夫子不因齊人歸女樂去魯此一家亦自未見得以此見得天下之事不易做而今天下只因其勢而為之凡事亦不可遽為當時諸侯治一國猶近而易為今則難對曰只要知大條曰姚崇所謂擇十道使亦其一或曰此在得人上須是陰培養得人才然後可對曰人材須是他務實方得然後逐一節移去

自古以來雖經太康之亂三代之季只是一變其罪皆由商君雖漢文帝唐太宗出來扶持天下然此骨子終換不得井田最先壞其次封建其他亦未盡壞府兵尚存古制及張說方壞盡兩稅壞于楊炎自然有此等人出來

光武治天下規摹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養得來後許多名節

光武罷郡縣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

楊綰為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為不可但未之知耳及為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綰治道皆有規摹

顏真卿雖不甚得講貫其議論亦活如論封號一事亦好

孔子言王道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言王道須說五畝之田八口之家及材木不可勝用之類何故須說許多以此見得春秋時井田尚在戰國時已自大故廢須要人整頓如史記說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業又

以此見得井田亦不易廢

為人細碎則大體處多失雖諸葛亦有此患

劉執中初問不屈王介甫後為王介甫用此是如何或曰只是無本領又問何謂無本領曰著實工夫便是本領葉公好龍見真龍至便驚相似學者亦多坐此患不可不察

宗杲嘗曰聰明人有三斗昏

為丈圓器每對人說話至退必入室默思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三十一終

舊外集拾遺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三十二

語錄

師友問答

太極圖義質疑與朱侍講答問

無聲無臭而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系焉

太極即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恐多系焉二字

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始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

以動而生陽為繼之者善靜而生陰為成之者性恐有分截之

病通書止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却自渾全

太極道也陰陽器也

此固非世俗精粗之論然似有形容太過之病

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

太極無未立之時立之一字語恐未瑩

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各具一太極而氣質自為陰陽剛柔又自為五行矣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一其性則

中則無不正仁則無不義此語甚善但專指中與仁為靜却似未安竊詳本文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是靜者用之源而中正仁義之主也

五行順施地道之所以立也中正仁義人道之所以立也五行順施恐不可以地道言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亦似不必

加中正字立人之道統而言之仁義而已自聖人所以立人極者言之則曰中正仁義為文意自不相襲

☵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無極二五理一分殊理一分殊之語恐不當用於此非中則正無所取非仁則義無以行

未詳

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也物之終也後章云太極之妙陰中有陽、中有陰動靜相涵仁義不偏未有截然不相入而各為一物者也此語甚善似不必以陰陽剛

柔仁義相配

中庸集解質疑與朱侍講答問

自其天地之位而以中言之自其萬物之育而以和言之區別固未有害也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蓋有不可析者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龜山曰中故天地位焉和故萬物育焉參觀二者之論則氣象自可見矣與孟子論始終條理似不類知以終之此然後行其所中庸不可能一章三句可疑處恐是立語太高如有能斯有為矣不可以為道其末云然則道終不可為者自道言之執柯以伐柯猶以為遠也自學者觀之則所謂求仁者其可廢乎如此

說破却似無病

鬼神之為德鳶飛魚躍兩章平處看未出却望批教達道達德兩章細讀要本文句有脫漏不相屬處誠如來論但困而知勉強而行勇也殊未能達如湯天錫之勇曾子孟子所謂大勇豈困而知勉強而行者乎如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也似未安仁者仁勇總結之曰三者天下之達德恐不可分輕重淺深也至誠無息解云誠自成也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前此蓋疑真動以天句一下文云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既曰無息者誠之體則其動即天也若下以字則已是不息所以體誠矣

不尊不信一章經文云下焉者雖善不尊龜山解云三代而下卑陋而不尊卑陋二字恐與經文善字相妨若改定云三代而上遠而無徵三代而下近而不尊頗似穩當

如漢人所謂親見楊子雲狀貌不能

動人之意

答朱侍講所問

子在川上范內翰記程子之言指此逝者為道體龜山以不逝者為道體同異如何

龜山之論疑未完粹維之命於穆不已貞也所謂道體也若曰知逝者如斯則知有不逝者異乎此是猶曰不已者如斯則知有負者異乎此其可乎

脩道之謂教自誠明謂之教兩教字同否其說如何明道伊川說脩道自不同呂楊游氏皆附明道說古注亦然但下文不相屬又與明誠處不相貫不知如何

脩道之謂教設教者也自明誠謂之教由教以成者也教字本同但所從言之異耳天下皆不失其性則教不必設道不必脩惟自誠明者不能人而然故為此脩道設教然後人始得由此教故自明而至于誠也使道之不脩設教有所偏則由教者亦必有所差安能自明而至于誠乎二程諸家脩道之說或主乎設教或主乎為此而設教

如言已失其本性故脩而其歸趣求復之此言為此而設教

則一而已

中和之中與中庸之中有同異否

遺書十八卷所謂中之道與在中之義何別

中和之中以人言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

統論

遺書所論在中之義蓋當喜怒哀樂之未發此時則在中也

參前倚衡指何物而言

誠之形行之著也

良背之指在學者當如何用

良背之義在學者用之莫若止其所有所止則外物之交乎前

不能止之故夫子釋彖之辭不曰良其背而曰良其止其意可

見

仁字之義如何周子以愛言之程子以公言之謝子以覺言

之三者孰近程子言仁性也愛情也豈可專以愛為仁又曰

或謂訓人訓覺者皆非也然則言愛言覺者皆非耶孟子曰

仁人心也前輩以為言仁之功無如此者其說安在且程子

以為性孟子以為心其不同者又何耶

指其用則曰愛指其理則曰公指其端則曰覺學者由此皆可

以知仁若直以愛以覺為仁則不識仁之體此所以非之孟子

曰仁人心也此則仁之體也程子以為性非與孟子不同蓋對

情而言情之所發不可言心如遺書所謂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不曰自心之有動者謂之情

程子之言非指仁之體特言仁屬乎性爾有一未是指教

又

夷齊之逃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平日規摹自如此：所以為聖之清也程子之言祇是平論事理耳

太伯端委以治吳則斷髮文身自是仲雍事蘇氏所引漢明帝唐玄宗却相當詩稱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推此心也太伯而不去王季必有所不敢居矣明帝玄宗則以位而樂者也東海王讓帝方晦迹以避猜疑決無推挽不容釋之患又何須高舉遠引乎

富而可求一章舊從上蔡說近看伊川經解為長蓋上蔡以命言天下之士徒言富不可求伊川以義言聖人分上固不吝論命也

將克舜事業橫在胸中此傳說所謂有其善者也孔子夢見周公則心潛誠焉寤寐無間者也

傳不習乎恐祇是不習而傳與人蓋三者皆是與人際接之事知用之難而懼動之差曾子用密察之工也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在事不在己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言三代之俗毀譽皆由直道亦未嘗以己叅之也夫子傷當時毀譽亂真故示之以吾心而復慨然懷先王之舊俗也不言毀者蓋如易象舉上文包下句以譽包毀語勢當然只語勢當然便可見元者善之長意但指出則味却薄蓋矢口自如不是特地班固歸於上之人推本而言亦在其中第章指未必如此

修道之謂教依呂楊說甚穩

仁說竊謂已分上工夫與語學者不同精講明辨剖析毫釐不留一字之疑此已分上工夫也若語學者聖賢門中多是指示下手處或拈出親切處解有正言其體者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命辭立言欲使學者有所向往大是難事固有立言者所見本不差祇緣未熟到得流布語下生病者多矣此易傳所以不輕出

改定仁說比去歲本殊完粹言仁錄所疑如論未知焉得仁等處科條極精密又所云思慮語言躬行皆不可廢但欲實到即須躬行非是道理全不可思量講說此是不易之論深中談玄

之病然却有懲創太過處凡言仁錄中仁道無窮非思慮言語可盡之類固有過高處恐不必例皆疑之冥然莫覺悚動乎中之類非指言仁體似不必疑之蓋無所歸宿則誠不可若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固有非言語所可盡者也以覺為仁則誠不可若所謂天民之先覺固非覺字不道著也大氏論學之難其高者其病墮于玄虛就平者其末流于章句較二者之失高者便入于異端平者浸失其傳猶為勤訓故悖行誼輕重不同然要皆是偏耳如寄示諸說固足以深揅窮大失其所居無所倚著之病然天下事未嘗無對懲創太過獨不思倚著之病乎執中之難深願體之五六年每見誨示下而復高：而復

下非飽經歷真切磨何以臻此用工之實進德之新於此可見然倦之意猶謂要必中立不倚則慮所終稽所蔽無傳習之舛不識如何

龜景迂其學固雜然質厚而句法少穿鑿可取者固多也大氏北方前輩議論雖各有疵然要皆可養忠厚革蕞浮自當兼存也

又詩說辨疑

思無邪放鄭聲區々朴直之見只守此兩句縱有他說所不敢從也論語集注解思無邪一段雖得行終不若舊說之橫渠謂夫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

魯下衰三桓僭竊自太師而下皆知散之四方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若如鄭漁仲之說是孔子反使雅頌淆亂然則正樂之時師摯之徒便合入河入海矣可一笑也集傳所以誤取渠仲與石虎語雖無復君臣之禮然麤樸愚慙終是愛君今北人痛惜親戚之不可救藥者其語往往似罵其實愛之切也忽是正嫡又資質急善國人深憐之故刺如是之多不可作欺善怕惡看也宋玉登徒子賦用遵大路之語左傳韓起解褰裳之義均為它書之引詩者也皆非詩之本說也今集傳一則采之一則以斷章而弃之謂韓起之言非詩之本說則無乃猶以同異為取舍乎此却須深加省察若措之事業如此則甚害事也或

喜漁仲之說乞且留此紙數年之後試取一觀之恐或有可采耳

與張荊州問論語孟子說所疑

十世可知章若夫自嬴秦氏廢先王之典而一出於私意之所為有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可言直當盡變革之宜而已南軒本說

以大觀之因時會通以行典禮其損其益百世可知也或少潤色之或盡變革之蓋莫不在其中矣恐不必特然拈出

富與貴章不以其道得處富貴則不處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則不去

恐於本文未協

朝聞道章聞道則不忍斯須而離于道安常順理雖夕死可矣

伊川曰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辭氣最完若謂安常順理雖夕死可矣聞道者固如此但于文義為不協似是懲艾異端了此一大事之說故發此義然深味伊川之語自與異端驚恠超悟之論判然不同自不必懲艾也

能以禮讓章謂雖繁文末節具存而躬率者不先則其本既亡矣而何以謂之禮乎

上篇所云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其繁文末節雖多亦何

以觀此語却穩蓋就其人分上說既不知本則所為無非繁文末節也若施之於此章則似未安此章之意恐是不能以禮讓其本既亡矣則其為國也將如禮何禮未嘗亡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也

宰予晝寢章而又謂今吾於人聽言觀行而勉之以改是於予與改是蓋言因宰我而改此觀人之法所以深厲之也若曰勉之以改是則文意似不平直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章曰性又言天道者兼體用合天人而明之也

自人言之則曰性自理言之則曰天道天人本無二然有數萬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焉所以合天人而明之也謂之兼體用則未安以性為體而以天道為用可乎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章二子者於其所為胸中休：然初無一豪介於其間亦率夫天理之常而已

惡：之心所過者化無復凝滯蓋其所惡在事不在已怨之所以希也然當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之時恐難以冒中休：然形容之蓋陰陽慘舒各有氣象如雷霆震擊固隨即開霽然雷霆只可謂之雷霆不可謂之春風和氣也夷齊之惡惡固皆天理然終是有聖之清意思必如孔子乃可謂之率夫天理之常也

孰謂微生高直章乞醯之事若不失于欺偽則失之于姑息
恐只有委曲姑息之病

巧言令色足恭章是皆常人之所安行而不以為耻者

此句待世太輕巧言匿怨之類常人固多不免然其間豈無知其非者但為己不切視之悠々不以為耻耳謂之常人所安行則不可

以上並論語

中也養不中章開其明而祛其惑

此句已涉教恐當刪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章大人能反己者也所謂自明而誠者也若夫上智生知之聖則赤子之心元不喪失所謂自誠而

明者也

大與聖對言之則有等級若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則非聖人莫能與此蓋自充實光輝以上皆可通謂之大人也謂之不失赤子之心則反之而不失者與元喪失者皆可包矣恐不必區別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資者憑藉據依之謂

資固為憑藉兼資養資用之意其義乃完

仲尼亟稱於水章然則其在本安在乎仁是也

著書與講說不同與學者講說以此指示之可也若解釋此章則似不須推至此止就本文發明使其玩索為善若引而伸之

太盡則味薄而觀者不甚得力語孟解中此比頗多姑舉其一耳

詩亡然後春秋作章春秋作于隱公適當雅亡之後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文定之說頗似費力變風訖于陳靈至孔子之時詩之亡久矣其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于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

君子之澤章小人對君子而小者其在上為政亦未嘗不流澤也

善之薰陶惡之汙染流芳遺臭皆不能遽息觀紂之俗至康王猶未殄則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者可見矣小人正是與君子善惡相反者恐非對君子而小者也

逢蒙學射於羿章程子曰孟子取庾公之斯不背師之意然人須就上理會事君之義當如何然則果如何哉蓋亦曰審其重輕而已矣

按遺書此段戒人尋枝摘葉言孟子只是取庾公之斯不背師之意人却節外生事須就上理會事君之義當如何蓋戒學者不領本意而展轉滋蔓也上下文極分明細讀可見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人而妄則何以異於庶物哉此非疾

而詆之：辭言其理然也。又曰：而橫逆之至，則非所患也。雖非所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

此章所云如此，則與禽獸何擇？為於禽獸，又何難？為雖非疾而詆之，然所謂并秋殺盡見者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意蓋在上文謂若有前面許多工夫，到得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地位則雖橫逆之至，非所患矣。所謂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也。大意欲學者移畏外患之心，而篤志于內脩耳。恐不須添，雖非所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兩句。

堯舜與人同耳。章聖人雖獨盡其道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未嘗不與人同也。故曰：堯舜與人同耳。

恐只須說聖人與人均之意，不必推至此。

咸丘蒙問：臣瞽瞍，章天子之父，又天子之所當。此太極之所以為一古今之通義也。

理固如此，但不必說得高深。何莫非太極，只平解文義自在其中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齊慄。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子而也。

孟子前章既斷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為齊東野人之語矣。此章復引書指實事，辨之舜見瞽瞍，夔、齊慄，盡子道之恭如此，是為父不得而子乎？若以感格之端在舜，而曰謂之父不得

而子可矣又以君受教于臣而曰謂之君不得而臣亦可也恐非孟子本意雖下文云在子則知盡事父之道而已在臣則知盡事君之道而已而自後世觀之則云爾已自說破但父子君臣名分不容倒置難為下可字直須謹嚴觀易傳在師吉辨人臣不能為之功處蓋可見矣

萬章問禹傳子章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

其禪其繼固皆奉天命也但云一者何也亦曰奉天命而已矣似未親切如孟子論三子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仁字上更難添語言若云一者何也曰由仁而已矣則可乎

萬章問伊尹章謂非予覺之而誰者非不讓也理固若是也謂以堯舜之道要湯者言伊尹行堯舜之道而湯往致之耳非伊尹有要湯之心也若行道於此而要君之聘於彼則豈所謂道者哉

理固若是然亦有任之意因其問伊尹以割烹要湯故告之以伊尹所以致湯之聘者非割烹也乃堯舜之道也政如子禽問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求之與子貢告以夫子之求之其諸異乎人之與同意曰要曰求皆因問者之辭指之使知在此不在彼爾以意逆志讀之自可見不須更辨伊尹之有心無心于要也要字文義謂湯往致之

亦頗費力只是伊尹以堯舜之道而自致湯之聘非枉己有求也

伯夷伊尹柳下惠章於惡聲惡色視聽不加焉則其立心高而守己固矣

伯夷聖之清者也立心高而守己固恐說得頗輕

又云雖然以三子而論之伊尹其最高乎故于伯夷之風則以為聞之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於柳下惠之風則以為聞之者鄙夫寬薄夫敦而獨不言伊尹之風所被者廣也

三子似難分高下伊尹得時得位澤加於民所被者廣故獨不言風耳

萬章問不見諸侯章禮之所以謂之門者以其節之不可越也

以君子所出入故曰門若謂節之不可越則說禮之防亦得

告子湍水章惟人得二氣之精五行之秀其虛明知覺之心有以推之而萬善可備以不失其天地之全故性善之名獨歸於人

自有以推之而下皆是推擴功夫所以盡其性也此章方論性善恐未須說到此下文又云人之有不善何也蓋有是身則形得以拘之氣得以汨之欲得以誘之而情始亂情亂則失其性之正是以為不善也亦似未該備品物流形參錯不齊亦或有

得氣之偏駁而不善者但其資始則無不善耳

告子生之謂性章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以言夫各正性命之際則可也

物與無妄所謂各正性命也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恐只說得氣稟使果識所謂各正者則人物之分必不至混然無別矣下文所云則其所謂生之謂性者語雖似而意亦差此則立義甚精公都子問無善章是乃仁義禮智之具乎性者也性之中有是四者而已有外則非天心矣

此章所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鑠如陵鑠之鑠蓋言仁義理智非自外來加我實我所固有也性之德也若

云性之中有是四者而已有外則非天心矣恐與文義不相協富歲子弟多賴章口耳目麗乎氣故有形者皆得其同而心則宰之者也形而上者也故其所同者反隔于有形而莫之能通反躬而去其蔽則斯見其大同者矣

推其所以然則固如此然孟子之意恐只是舉口耳目同然分明處使人自顯推隱反求其心之所同然耳

牛山之木章自旦而往其晝之所為則無非害之者矣解旦晝文義恐費力且晝猶俗語所謂朝日云爾孟子並

答學者所問時為博士

多士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此恐是脫簡

呂刑簡字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簡或以為簡核或以為簡牘

恐是簡牘大氏治獄案牘要得着實使衆人孚信必須察言觀色稽之于貌然後得其實苟無案牘之明驗則不敢聽所以畏天而不敢易也

至德以為道本與崇效天卑法地相類如何

至德以為道本乃所以為道之本也若曰至德乃道之本則非信近於義如蒲人之盟不必復也厯位與王驩言非遠辱也墨子之本無可宗也亦時中之義如何

信與恭皆可如此說下句似未通

利有攸往向說當作純亦不已看恐亦有時乘有為之意隨卦義看難立定說也

萃九五匪孚元永貞傳曰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暴故其歸有先後豈苗虐暱聞有所格絕而氣不通感乎

政當看舜德已至猶自反之意不必深問苗民所以未格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恐是物則之物

物是物則之物但當深玩不過二字

孔子間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雷雨露無非教也地載神

氣神氣風霆風電流形度物露生無非教也向聞只是飢食渴飲畢竟未曉

此章但當體察不必箋注

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如齊明盛服佩玉和鸞無非教化如何

此類皆是

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後心知與見孰先後

互言之耳

又

上蔡語八佾舞於庭不仁者之所為以雍徹不知者之所為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所以為不仁相維辟公天子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所以為不知

乾之九三不言龍何也

易不當如此看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因親如何別

上蔡之說近之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二者何以異

以史氏之辭論之則民自以不冤者勝于天下無冤民蓋天下無冤民者所斷皆當其罪、人未必皆心服也然以實攷之則

定國實不勝釋之

需九五需于酒食貞吉傳曰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五既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又何所需在我既盡然後可以望于彼苟未能中正盡道而欲有所需待無是理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明畏明威如何天理昭明可畏者皆我民之明威也

又

或問相鼠詩說云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竊謂人之處世當平心待物不可有憤世疾邪之心今相鼠詩何疾惡之甚也

相鼠詩說蓋謂久染汚俗者疾惡不深則不能自脫特初學者之事耳若既脫汙俗則當平心視物不可有憤世疾邪之念也

又問善言德行德行如何可言

善言德行如人說自家中事自然分明

又問中和二字如何

中和二字更須玩味體會若只欲解說則前人之說固多矣

又問所過者化不知是化人與自化

所過者化不必分自化與化人

又問呂后欲王諸呂王陵固爭平勃不爭卒誅諸呂不幸事未遂平勃蚤死則此心將何以自明

如陳平之事雖使未濟而死獲謗于後世君子不憾也君子所信者此心也若顧後世之毀譽是有待于外也

又

上蔡語錄云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
竊意窮物蓋窮理也萬物各有其理將欲處之各盡其道
非研窮工夫則無由得然人固有天然之本體純精粹明
不待思慮不勞計度遇事觸物而吾胸中一際接焉固有
至當之理油然而生若夫心之容物固所以求其天奈何
人之私意萌思慮所不及計度所不逮則背理傷義未能
其保不無也往時侍坐誨以易傳中孚之初九日志有所

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夫既變則已違夫天矣虞
之則涉于人固有正不正矣恐亦是此意乞賜詳誨
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橫渠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
心也來說為近

上蔡語錄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
恕其窮理之本與

竊謂恕之一字要須玩索上蔡語云忠則流而不息恕則
萬物散殊知此則知一貫之理矣夫人之所以處物不中
節者皆由內外不合彼我不貫之故耳苟能於乍見孺子
入井之心涵養體察則渾然與物同體之心周流而無間

而其觸物應事交泰而感通焉有不合于理哉其曰恕其窮理之本歟非親切用力此地不及此也未知是否乞賜詳誨

乍見孺子一段所以示學者因發見處識察此心為用工之端耳玩味已欲立而立人能近取譬一段則恕字庶可識矣遺書問子貢曰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仁聖何以別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為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為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乎是常以為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不

足以名之

竊謂此兩轉問答語脉前既曰仁在事不足以為聖則是仁之體不可以事見此言正明博施濟衆之事既不可以論仁又不可以論聖後復曰博施濟衆事大仁不足以名之則是博施濟衆堯舜實病非謂仁中做不得博施濟衆事但以此論仁則不可耳其曰仁不足以名之非是小著仁也前後語若異而意歸無異未知是否乞賜詳誨

子貢之問大而不切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非學者下工夫處其曰仁_在事不可以為聖又曰博施濟衆事大皆此意也但仁不足以名之恐記錄者差舛一兩字

易傳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惟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

竊謂易傳曰：字：常作實事看此心苟誠則赴湯蹈火無有齟齬一不誠焉則出言吐氣亦不成倫理如李廣之射入石唐之番人能水行三十里不噎又如心風人力倍常時與被火之人竄身於乎煙火之中而能保全者是其誠一之所致也未是知否乞賜詳誨

是其誠一之所致也此語有病

又

遺書云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

父子間皆是竊謂人徒見火之熱而不知其所以熱人徒見子之孝而不知其所以孝所以者安在哉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說稍近但失于容易未極精微更宜玩索

遺書云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竊意通一可以知萬何故須用徧求何故顏子聞止一能知十

所以須徧求者參會交徹然後該貫顏子聞一知十以其資材言也

遺書云於物上理會也得不理會也得注云且須於學上格物不知如何是學上格物

物不外理；不移物故曰理會也得不理會也得學上格物凡有體段形象可見可言者皆物也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三十二終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三十三

家範

宗法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
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趙子春秋纂例曰大傳云禮不王不禘得明有諸侯不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所出謂所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五廟唯

太廟百世不遷及者言遠祀之所及也不言禘者不大夫士

王不禘無所疑也不言祫者四時皆祭故不言祫也大夫士

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也干者謂有功往見省記者
及高子據此事體勢相連皆說宗廟之事不得謂之祭天上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注義並趙子義非鄭禮記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
 是以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謂禘祖顓頊之出于黃帝則所而郊
 魯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天即舜以配合以顓頊配天也為身繼
 禮也祖顓頊舜之祖故推譽以配天而以顓頊為始祖情
 至也也宗者德高而可夏后氏亦禘黃帝舜也而郊魚禹尊父且
 尊其廟不遷也之功故以祖顓頊于顓頊也出而宗禹當禹躬宗禹也
 配天也禘魯殷自魯契而郊冥推以配天故祖契湯後而宗湯當湯自周
 人禘魯殷同而郊稷且為始祖之功祖文王而宗武王當武王
 宗趙子曰予謂禘郊祖宗並叙永世追祀而不廢絕者也禘

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
 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
 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踈遠不敢褻狎
 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鄭玄注祭法云禘為
 配祭昊天上帝于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為郊
 之最大者故為此說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
 永世不絕者有四種耳非闕祭祀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
 之耳豈闕圓丘哉若實圓丘五經之中何得無一字說處又
 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
 自織緯始于漢哀平間偽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

疾之如讐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為誣蠹甚矣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
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
昌不以卑臨尊也

謂不以卑臨尊此出于後來漢儒之說無疑而非追王之本
意也儀禮喪服傳曰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則父
與天子人君其尊等耳太王與文王乃武王之祖父其尊孰
大于是昌為待追王而後尊哉然則追王者何意曰考之武
成曰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厘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
誕膺天命蓋三王皆肇基之主所以追王之也

上治祖禰尊、也下治子孫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
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此三句正是宗法大傳一篇
主說宗法蓋尊祖然後能敬宗故此篇之首先說禘祭到此
一節便說睦族治子弟之事治是整齊不必作正

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大抵婦人尊卑本無定位隨其夫之尊卑耳故所主者在名
五世袒免殺同姓也

五世比之六世尚有可得降殺到得六世只但同姓而已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

禮記庶姓即左傳謂所氏族如襄公二十五年崔武子欲娶東郭偃之姊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蓋崔與東郭皆是氏其姓同出于姜自姜姓中分別出來便有所謂崔氏所謂東郭氏此便是庶姓別于上也戚單于下蓋親盡也

繫之以姓而弗別

即上所謂姜姓之類鄭氏曰周之禮所建者長也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周道然也

不娶同姓自周始如堯釐降二女于媯汭舜與堯皆出自黃帝

君有合族之道

如詩所謂饁食宴樂同姓是也蓋君雖絕宗而息自不可廢族人不得以其戚：君位謂族雖有尊卑為臣者雖屬尊不敢與君叙列君至尊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

如曾子問所謂供其牲物所以辨其大宗故也

別子為祖

如魯桓公生四子莊公既立為君則慶父叔牙季友為別子

繼別為宗

如公孫敖繼慶父是為大宗

繼禰者為小宗

如季武子立悼子悼子之兄曰公彌悼子既為大宗則繼公彌者為小宗所以謂之繼禰者蓋自繼其父為小宗不繼祖故也

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蓋諸侯必敬宗子者以宗子是祖之嫡尊其所自來故敬嫡也

公子有宗道

假如國君有兄弟四人二庶而一嫡嫡者君之同母弟公子既不敢君：則命同母弟為之宗使庶兄弟宗焉若皆庶而無嫡則湏令庶長權攝祭事傳之子則自為宗矣
絕族無移服

謂四從兄弟無服移者推也謂推不去

親者屬也

如期服親兄弟之屬也大功同堂兄弟之屬也此類皆是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

此一篇之綱目人愛其父母則必推其生我父母者祖也又推而上之求其生我祖者則又曾祖也尊其所自來則敬宗

儒者之道必始于親此非自人安排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天使之也譬如木根枝葉繁盛而所本者只是一根如異端愛無差等只是二本皆是汗漫意思

敬宗故收族

收族如窮困者收而養之不知學者收而教之

收族故宗廟嚴

宗族既合自然繁盛族大則廟尊如宗族離散無人收管則宗廟安得嚴耶

宗廟嚴故重社稷

蓋有國家社稷然後能保宗廟安得不重社稷

重社稷故愛百姓

國以民為本無民安得有國乎故重社稷必愛百姓也

愛百姓故刑罰中

蓋心誠愛民則謹於刑罰無不中矣

庶安民故財用足

蓋民有定居而上不擾之則可以生殖財用上既愛下下亦愛上此是第一件其次歡欣奉上樂輸其財和氣感召則時和歲豐萬物盛多

財用足故百志成

蓋雖有此志而無財以備禮則志不成財用既足則祭祀合

族皆可舉矣所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百志成故禮俗刑

禮俗不可分為兩事且如後世雖有籩豆簠簋百姓且不得而見安能習以成俗故禮族不相干故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如春秋祭祀不待上令而自安而行之刑是儀刑之刑須是二者合為一方謂之禮俗若禮自禮俗自俗不可謂之禮俗

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

且如成王能盡得許多事則在文武豈不甚顯在成王豈非是能承豈非甚顯在前

此兩句總結一篇之意前面有許多事到得禮俗成後方有此意思惟王萬年子子孫永保民此言無斁於人斯之意德盛者流遠德薄者流淺

右大傳

禮不王不禘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缺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歆故夏商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禘則不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禘於夏周為春夏嘗于夏周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二氣對互

而言耳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耳嘗以配之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也周改禘為禘謂天子禘牲禘禘嘗禘蒸既以禘為時祭則禘可同時而舉所以物薄諸侯禘牲如天禘一牲一禘言于夏禘之時止于一祭特一禘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于此矣下又云嘗禘蒸禘則嘗蒸且禘無疑矣若周制亦當缺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禘則不嘗云

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文王之志固欲成太王王季之業武王周公斷其志追王之取宗廟之中叙昭穆辨貴賤辨賢達賤序齒義之大者也踐文王之位行文王之禮奏文王之學敬文王之尊愛文王之親如文王之生之存所以為達孝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從輕而重所因者自輕而已從之乃反重也從重而輕妻為重又其父母當重而已反輕從無服而有服所從者自無而已有反從有服而無服所從者自服而已乃無服

有百世不遷之宗已上大傳

今無宗之家所祭不能追遠大宗則百世不遷言百世已遠矣小宗大宗：人主禮者統宗族之事者宗也故稱宗子國有宗正大抵主族中之禮故以主稱宗人唐虞已稱秩宗掌禮秩典秩也宗：族之禮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王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周之后稷生于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姜嫄故配者須以后稷喪服小記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

宗子繼別為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為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宗子既祭其祖禰則諸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與禰明其宗也若已為宗子而弟有子其弟既死其子欲祭其父必從祖祔食于宗子之家殤與無後必宗子主之為可若有後者亦使宗子主之則子有不得事其父矣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兄弟生而異宮所以

盡子之私養及其沒也反不得主其祭于義安乎蓋異宮者必祭于其宮而子其祭其祭也必告于宗子而後行不得而專亦所以明其宗子有祭必先與焉卒祭而後祭其父故曰支子不祭、必告于宗子又曰終事而後敢私祭若非異宮則禮有所不得申禮不得申則雖祔食于祖廟可也庶子不祭祖考而巳言王明其宗也當祭也明宗子不祭稱者故又為親之極甚

右張橫渠先生禮記解

支子不祭、必告于宗子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于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曲禮下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王制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曾子問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其辭

曾子問曰宗子去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子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

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省其義故誣於祭也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鄭氏曰祭成人始設奠於奠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諤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謂之陽厭庶子弗為後者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其吉祭特牲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

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脊所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是謂陰厭者宗子而殤祭之於與之禮小宗為殤其祭禮亦如之凡殤謂庶子之嫡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祭于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為壇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為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尸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

已上曾子問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入于宗子之門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內則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祭塲與無後者塲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親親尊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宗子母在為妻禫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惟宗子喪服小記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奠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宗子食內飲酒喪服大記

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手足也夫妻脾胃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

為人後者孰後：大宗也大宗者宗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于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

儀禮喪服傳

篤公劉于京斯依蹕、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承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毛氏曰君之宗之為之大宗也

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別為十二姓允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祈已滕葢任荀僖媯偁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 國語 韋昭注曰繼別為大宗別子庶孫乃為小宗耳得姓以德居官而初賜之姓十四人為十二姓二人為姬二人為己司馬

負史記索隱曰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史記舊解四為三言得姓者十三人耳按國語十四人為十二姓其文甚明唯姬姓再稱青陽蓋國語之誤所以致令前儒共疑其姬姓青陽當為玄囂是帝嚳祖本與黃帝同姬姓其國語上文青陽即是少昊金天氏為己姓者耳

國君之適長為世子繼先君之正統自母弟而下皆不得宗次適為別子別子既不得稱先君則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所統屬故為先君一族大宗之祖其生也適庶兄弟皆宗之子之母弟雖適子與羣公其死也子孫世世繼之為先君一族子同不得謂之別子之大宗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雖百世不遷無後則族

人以支子繼之此謂別子為羣公子雖宗別子而自為五世

小宗之祖死則其子其孫為繼稱繼祖之小宗至五世以上

則上遷其祖下易其宗無子孫則絕此謂繼稱每一君有大

宗世統其君之子孫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

不遷者也別子所自出謂別子所出之先君如魯季友乃桓

出即桓公大宗者乃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

大夫之適者則別子為先君大宗之祖羣公子皆宗之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若君無次適可立為別子止有庶公子數人則不可無宗以統當立庶長一人為小宗使諸弟皆宗之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若庶長死國君復追立庶長為別子以為先君一族大宗之祖而以其子

繼之此雖不經見然以義求之若君之正適外止有一公子則一君之大宗不可以絕後也既不可宗君又無昆弟宗已是謂無宗亦莫之宗然此公子亦為其先君一族大宗之祖沒則百世相繼先君之子孫皆宗之如大宗法國君主先君之祀上可及先君之太祖而下為先君子孫之宗故曰尊者尊統上別子為先君百世大宗之祖而不敢禰先君故曰卑者尊統下大宗者所以統先君之子孫非統別子之子孫故曰大宗尊之統也又曰繼別子之所自出宗子議

宗子法久不行今雖士大夫亦無收族之法欲約小宗之法且許士大夫家行之其異宮同財有餘則歸不足則取及冠昏

喪祭必告皆酌今可行仍以古法詳立條制使之遵行以為睦宗之道亦無所害于今法可以漸消析居爭競之醜所補當不細矣雜議

古之典禮者以皆宗名之故伯夷作秩宗周官有宗伯下及乎都家皆有宗人宗者廟也禮始于親之法非廟不統所以別姓收族無不出于祖廟不主乎宗祖故天子之元子為天子之大宗以繼其太祖而別子為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而自為一國之太祖故諸侯元子亦為諸侯之大宗而繼其太祖而別子為大夫大夫亦不敢祖諸侯而自立家為別子之祖繼別者為宗亦謂之大宗所以別小宗而百世不遷者

也小宗有四世則遷者也故總高祖之宗得祀高祖凡族兄弟皆宗之族兄弟同出于高祖故高祖與族兄弟之服皆三月至于總祖繼曾祖繼禰所祀所宗莫不做此故其所總者皆謂之宗子以主家政而宗之者皆聽命焉諸侯大夫之大宗久廢不講惟小宗若可行于今然士大夫廟制世數之等與宗子族食之差其詳可得聞欤至宗子必以世適有才不才間有所廢置變之則宗法壞不變則家不行支子不祭必告于宗子古者仕不出鄉則支子常得與祭於宗以今之仕者出處之不常將有終身不與祭者可乎至于尊祖奉宗之心或奪于貴富同財歸資之法或廢于私藏嚴之則賊恩寬

之則弛法如庶民之無知雖父兄猶有不聽何有于宗子乎將使家政脩宗法舉嚴祭享謹冠昏貨財不私法度如一其親之道至于祖遷宗易而後已亦有道乎策問並芸闡先生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年一耳夫有一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來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凡人家法湏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函嫁娶之類更湏相與為禮

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常相見情不相通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



庶弟高繼禰者為小宗 祖小 父小 身小 子小 孫小 曾孫小 玄孫小 五世則遷之宗

公子有宗道圖說

諸侯之子自是公子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不可無人主故君有適昆弟則使之為宗以領公子禮如大宗若無適昆弟遺庶兄一人為宗領公子

禮如小宗若君止有弟或兄一人既無它公子可為宗又無它公子來宗于已不須主領是謂無宗亦莫之宗今列三圖于後

有大宗而無小宗

庶兄
某侯

君有適昆弟使為之宗以領公子公子宗之則為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既有適昆弟為宗更不得立庶昆弟為宗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

同母弟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謂此也公子之公者公君也謂公子之君是適兄弟為君者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則君之庶兄弟為士大夫所謂子公者也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言君為此公子士大夫庶者宗其士大夫適者謂立公子適者士大夫之身與庶公子為宗故云宗其士大夫適也此君即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也

庶弟
庶弟
庶弟

有小宗而無大宗

庶兄
某侯

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二人為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為之大功九月如無庶兄則以庶弟一人為宗

庶弟
庶弟
庶弟

有無宗亦莫之宗

某侯

某侯

公子惟一無他公子可為宗是無宗也亦無他公
子宗已是亦莫之宗也

君弟

宗法條目

按與朱晦菴書云宗法春夏間嘗欲令諸弟讀大傳
頗欲略見之行事其條目未堪傳家間與叔位同居
向來先人以先叔父病之故盡推祖業與之後來看
得兩位藐然却無係屬今年商量兩位隨力多少椿
辦一項錢共祭祀賓客等用令子弟一人主之今方
行所得數月俟數年有次序條目始可定也此乃辛丑
年所定

祭祀

日

晨先詣家廟燒香然後於尊長處問安

朔望

長少晨詣家廟瞻拜設酒三盃茶三盞隔夜別時果三品

過新麥出則設湯餅三分新唯正月朔薦繭及湯餅
米出設飯三分備以時味

薦新及節物

節物

正月立春日薦春餅

元宵薦圓子鹽豉湯焦鮓

二月社薦飯社秋社同

三月寒食荐稠餲冷粥蒸菜

以百四日

五月端午薦團粽

七月七夕薦果食

九月重陽薦萸菊糕

時祭

祭用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前期五日脩補屋宇檢視祭料祭具

前期一日洒掃祭所滌濯陳設祭具：祭饌果六品醢醬

蔬共六品麵食米食魚肉羹飯共六品豐儉以家之有無

歲之豐歉為之節今歲每祭以陸貫足為率是日與祭者

並沐浴致齋男女會于書室

祭日質明行禮，具祭儀

忌日

曾祖以下設位于堂祭食從家之舊俗用素饌前期一日

治食料洒掃鋪設子弟已娶者並出書院致齋忌日早張

影貌事具而祭，料稱家之有無物之貴賤

高祖以上遇忌日張影貌于堂設茶酒瞻拜
省墳

用寒食十月旦檢校墻園亭亭如有損闕隨事脩整

婚嫁

嫁壹伯貫文者

婚五十貫文者

其餘隨本位之有無遇宅計不足則取之諸位

生子

每生子給羊酒之費男九貫者女六貫者

租賦

每遇夏秋稅起催日先期輸納請到朱抄排年分架閣

家塾

居處

屋宇損漏戶牖破缺如門無闕或與凡日用之未備者謂

盥浴湯及洒掃之類在塾諸生告于掌事者以時脩整掌事者亦時

一檢校

飲食

尊長月一具食延塾之師在塾諸生佐掌事者檢校每日

二膳冷煖失節在塾諸生告于掌事者隨輕重行遣掌事

者亦時一檢校藥物准此師疾諸生

衣服

以家之有無諸生之衆寡為之節

束脩

以家之有無諸生之衆寡為之節

合族

四仲時祭後飲福

宗族內外姻遠至具酒三行

兩位旦望會飯謀家事

賓客

慶吊

今逐旋樁料

送終

以家之有無喪之大小為節

諸項錢除祭祀所樁外皆許移用

會計

內之收支不留底

謂兩位關到錢物及撥錢物付兩位並不用干照文字

外之收支不留底

謂買物成項目者並要客人領錢文字零碎食料並要市
買支破單子就鋪買物並要鋪單子以上並依月日排號

粘成案底

歲終宅計其收支都帳及科撥來歲錢物
歲終兩位用度之餘以十之一歸宅計

規矩

子弟不奉家廟未冠執事狠慢已冠類廢先業並行擾楚
執事狠慢謂祭祀時醉酒高聲喧笑鬪爭久待不至之類
類廢先業謂不孝不忠不廉不潔之類凡可以破壞門戶
者皆為不孝凡出仕不問官職大小蠹國害民者皆為不
忠凡法令所載贓罪皆為不廉凡法令所載濫罪皆為不
潔

中庭小牌約束

晨興長幼詣

家廟瞻敬十歲以下免

果脯鮓醬先儲以共

時祭

子弟出入婢僕增減並稟尊長

非院子小童不許入中門小童用十三以下者事

進退婢僕約束

凡進退婢僕並先書于籍

進者書鄉貫姓名年月及牙保稟退者年滿或遣去各書其由

尊長請書押如未經書押而擅行者子弟榎楚婢僕改正契
者毀抹已去者復歸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三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三十四

家範

昏禮

陳設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司馬氏曰床榻薦席倚卓
 幔衾綯之類女家當具之衣服襪履等皆鎖之篋笥世俗盡陳
 之欲矜富侈此乃婢妾小人之態不足為也文中子曰昏娶而
 論財虜夷之道也夫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
 以繼後世也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
 先問聘財之多少至于立契約云某物若干以法售其女者亦
 有既嫁而復欺給負約者是乃駟騶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
 士大夫昏姻哉其舅姑既被欺則殘虐其婦以擿其怨由是
 愛其女者務厚資裝以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
 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女哉于是質其女以責貨于女氏貨有
 盡而責無窮故昏姻之家往往終為仇讐矣是以世族生男則

東萊文集

卷三十四

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及期壻具盛饌設
則議昏姻有及于財者皆勿與為昏姻可也
倚卓各二于室中東西相向各置盃七箸蔬果於卓上子舍隘
西北向皆不可知今假設南向之室而酒壺在東席之後墻下
言之左為東右為西前為南後為北置合盃一注於其南卓上如無匏以盃代設與盆二於室之外
悅中二皆有架與盆有勺

親迎

期日壻氏告迎於廟無廟者設酒果香茶主人謂尊北向焚香
酌酒俛伏興祝弟為之子懷辭由主人左東向出辭跪讀祝興
主人及壻及在位者皆再拜出徹酒果闔廟門壻乘馬不乘馬
前引婦車婦車或用擔子將至女氏之賓以女氏之侯于大門之

外壻下馬

乘轎者

賓揖入門主人揖賓而先

壻謂

賓從主人見

於廟

見女氏之先祖設一

賓再拜上香又再拜既見廟見女之

尊長再拜致辭又再拜主人揖賓出賓主各就位酒三行卒食

興女氏奉女辭于廟亦設酒果香茶主人亦北向立焚香酌酒

俯伏興祝

弟為之

懷辭由主人左出辭跪讀祝興再拜徹酒

果闔廟門

有父母者辭廟畢母面南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母西

尊長姆奉女出門壻揖之道婦升車女既升車壻乘馬而先侯

于其家之廳事俟畢車揖之遂道以入婦從之執事先設香酒

脯果於家廟

無廟者

舅姑盛服于家廟之上舅在東姑在西贊

者導壻以婦至于階下

無階者

立于主人進北向立焚香跪酌

酒俛伏興祝懷辭由主人之左進東面出辭跪讀祝懷辭興主人再拜退復位婿與婦拜如常儀出徹酒果闔廟門贊者導婿揖婦而先婦從之適其室至室外相向立婦從者沃婿與婿從者婦與婿手畢揖而入室婦從者布席于閭內東方婿從者布席于西方婿婦踰閭婿立于東席婦立于西席贊者揖婿再拜程氏曰姆侍扶婦答拜婿揖婦舉婦蒙首遂就坐執事者進酌婿揖婦舉飲食至揖婦食執事者再酌婿揖婦舉飲無殺執事者取盞分置婿婦之前酌酒于盞婿婦舉飲食至婿婦亦舉食酒三行畢婿出就他室姆與婦留室中乃徹饌置室脫服婦從者受之婦脫服婦從者餞婿之餘婿入室脫服婦從者受之婦脫

服婿從者受之燭出古詩曰結髮為夫婦言自稚齒始結髮以未即為夫婦猶李廣結髮與匈奴戰也今世俗有髮之儀於婿婦之適其室也主人以酒饌禮男賓于外此尤可笑也古禮送者今日舅姑乃不用樂廳主婦以酒饌禮女賓于中如常儀古禮送者今日舅姑乃不用樂曾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俗昏禮用樂殊為非禮

婦見尊長

婦明日盛服飾俟見尊長平明尊長坐于堂上贊者見婦于尊長婦北向拜于堂下升自西階執事者以箱實幣帛置于尊長之前婦降階又拜幼屬相拜者少進相拜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三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三十五

家範

葬儀

筮宅

既殯謀葬擇地得數處

溫公書儀

伊川先生曰卜其宅北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擁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則反是然則昌為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

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却落遠井窰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

執事掘兆四隅外其壤兆塋域也掘中南其壤為奠將北命筮者擇親或賓客為及祝執事者皆吉冠素服撤去開元禮素服者但執之筮者事者布筮席于北南北向

主人既朝哭適兆所立于席南當中壤北向免首經左擁之溫公書儀免經者不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韜兼按儀禮注敢經函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韜兼執之儀禮注韜藏筮之進南面受命于主人命筮者從旁命之器也兼與筮執之

曰哀子某為其父某官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禮淵公儀

書按書儀為父則稱孤子為母稱哀子儀禮稱為其父某甫古人尚質故稱父字今恐非筮人許諾右旋就席北面坐述命不述禮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指中封而筮中封也占既得吉則執述者士禮略今從開元禮筮東向進告於蒞筮者及主人曰從主人經哭若不從更筮他所如初儀並溫公書儀

祭后土

兆既得吉執事者于其中壤及四隅各立一標尚南門立兩標祝帥執事者入設后土神位于中壤之左南向古無此開置倚卓盥盆悅架盞脯注醢或不能如此只皆如常日祭神之儀但

錫紙告者與執事者皆入不者序立於神位東南重行西向北
上立定俱再拜告者盥手洗盞斟酒進跪酌于神座前俛伏興
少退北向立搢笏執詞進于神座之右東面跪讀之曰維年月
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今為某官姓名姓人
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祇薦于神尚饗
訖興復位告者再拜出祝及執事者皆西向再拜徹饌出主人
歸殯前北面哭並溫公書儀

按周禮家人甫窆遂為之尸正義云先鄭以遂為之尸據始
穿時祭墓地家人為之尸後鄭據始穿時無祭事至葬訖成
墓乃始祭墓故家人為尸又云是墓新成祭后土以此考之

則后土之祭古有此禮但鄭司農以為始穿墓時祭鄭康成
以為墓既葬後祭開元禮蓋從鄭司農之說也

卜日

卜葬日于三月之初若墓遠則卜于未三月之前主人先議定可葬日三日
謂可以辨具及于事便執事者布席于殯門外闌西北向主人
既朝哭與眾主人謂亡者出立于殯門外之東壁下西向南上
闌東扉主婦立于其內主人進立于門南乃北面免首經左擁
之蒞卜者按儀禮族長主主人東北乃西向卜者執龜東向進
受命於蒞卜者命之曰哀子某書儀稱孤子將以今月某日先
遠日不吉卜葬其父某官考降無有悔日考上也降下也言卜此
再卜近日

于咎悔卜者許諾右旋就席西向坐述命卜不吉則又興受命述命再卜占既得吉興告于蒞卜者及主人曰某日從主人經與眾主人皆哭又使人告于主婦主婦亦哭主人與眾主人入至殯前北向哭遂使人告于親戚僚友應會葬者

並溫公書儀

按儀禮筮宅無用卜之文卜日無用筮之文溫公書儀參用卜筮今從古禮

啓殯

先喪二日既夕哭請啓期告于賓儀禮正義按溫公書儀墓遠當先發引二日既夕哭請啓期告于賓明旦夙興儀禮正義執事者唯其聽事有婦人為在焉既夕禮遣于祖用軸注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檀公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于祖考之廟

而後行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開元禮無朝廟禮今從中制禮又云既載而祖于庭今人既載遂行無宿于庭者又庭中難施哭位故但向外之屋可置柩者皆無也退備功布長三尺無聽事者但向之並溫公書儀按儀禮注功布灰治之布也正義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二禮圖云舊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為行者節度又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旌旗無梳者周謂之大麾以此攷之則功布啓殯時竿揭之以指麾五服之親皆來會各服其服溫公主人及眾主人皆去冠絰以邪布巾帕頭修開元入就位哭溫公書儀

按儀禮既夕禮云丈夫鑿散帶垂即位如初注為將啓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鑿婦人之變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鑿正義云為將啓變也凡男子免與括髮散帶垂婦人鑿皆

當小歛之節今于啓殯時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歛之時故云
 為將啓變也云此互文以相見耳髮婦人之變者髮既是婦
 人之變則免是男子之變今丈夫見其人不見免則丈夫當
 免矣婦人見其髮不見人則婦人當髮矣故云互文以相見
 耳啓後者免後至卒哭其服同矣以其反哭之時更無變服
 之文故知同也又按士虞禮云主人及兄弟如葬服正義云
 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髮散帶垂也此唯謂葬日反日中而虞
 及三虞時其後卒哭即服其故服是以既夕禮注云自卒至
 殯自啓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始虞與葬服同三虞皆同
 至卒哭卒去無時之哭則依其喪服乃變麻服葛也溫公書

儀以為自啓殯至于卒哭日數甚多今已成服使五服之親
 皆不冠而袒免恐其驚俗故但各服其服而已若從古禮使
 五服之親不冠而袒免誠為駭俗若從書儀則人子于啓殯
 動柩之際其服畧無所變亦未安今參酌惟主人及眾主人
 變服免之制雖鄭康成亦云未聞士喪禮云衆人免于房注
 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
 布為之狀如今之著慘頭矣自項中而前交于額上却繞紒
 也然則鄭康成之說亦故止從開禮元
 不過以意揣摩而已
 執事者遷靈座及柩于旁側為將啓殯祝凶服非五服者則執功布
 去華盛之服止哭者北向立于柩前抗聲三告曰謹以吉辰啓殯既告內外
 皆哭盡哀止既夕禮高祖命哭注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
 堂聲三啓三命哭注功布入治之布也執之以接

神為有所拂也也馨三三有穀存神也也啓三三言啓告神也也舊說以為穀意興也也開元禮祝三穀意也嘻今恐驚俗用但其辭拂芳文切也妨婦人退避于他所也將入也主人及眾主人輯杖立視也啓殯也柩謂啓柩後也也輯歛也也謂舉之不以柱地也也天子諸侯之哭柩不入也祝取銘旌置靈座之側也役者入徹殯塗及整也居曰錕適也也一日未掃地潔之祝以功布拂去棺上塵覆以袂衾也祝取銘重故置于靈座前也役者出婦人出就位立哭執事者復設柩及靈座于故處乃徹宿奠置新奠也既夕禮遷于祖正柩于兩楹注奠設如初也東面也也不統于柩神不西面也也不設柩東也非如神位也也開元禮不朝祖徹殯設席于柩東奠之謂之啓奠也非如常日朝夕奠之儀也並溫公

按今人既殮柩未嘗殯此一節姑存之以待復古禮者今略

倣啓殯之意參定如後

祝出服執功布止哭者北向立于柩前抗聲三告曰謹以吉辰啓殯也今人雖未嘗殯然浙中土俗先奠數日鋪設謂之開喪是者徹塗也既告內外皆哭盡哀一祝取銘旌置靈座之側祝以功布拂去棺上塵覆以袂衾乃徹宿奠置新奠也即啟如常日朝夕奠之儀也以溫公書

朝祖

既行啓奠也新役者入婦人退避主人及眾主人輯杖立視如啟殯役者舉柩詣影堂前祝以箱奉魂帛在前執事者奉奠及倚卓次之銘旌次之柩次之也未明則柩前後主人以下皆從哭男

子由右婦人由左重服在前輕服在後各以昭穆長幼為叙侍
者在末無服之親男居男之右女居女之左不與主人主婦並
行婦人皆蓋頭為役者在前故也至影堂前並置柩于
床北首新脩床即今世俗所用置柩之祭

按温公書儀置柩于席北首不惟于事不便亦於禮不合據
儀禮既夕禮遷于祖正柩于兩楹間用夷床是則古禮朝置
柩于牀不于席也今世俗置柩用堯亦夷床之遺意

役者出祝帥執事者設靈座及奠于柩西東向若影堂前迤隘
于旁近從主人以下就位位在柩之左右立哭盡哀止役者入
婦人退避祝奉覓帛道柩右旋主人以下哭從如前詣聽事並

公書儀置床上北首新設靈座及奠于柩前南向餘如朝祖主人

以下就位坐于柩側藉以薦席如在殯宮乃代哭如未殯之前
並温公書儀按儀礼士喪礼代哭注防其死以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而巳

按儀禮啓殯夙興設與于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
亦如之是陳鼎及饌皆在廟而不在殯所也遷于祖正柩于
兩楹間質明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注謂遷是行奠禮在朝
廟之時而不在啓殯之時也然啓殯動柩略無奠祭似于人
情未盡故温公書儀從開元禮設啓奠而朝祖之時不設遷
祖奠今且從書儀今人無家廟所謂影堂多

祖奠

按儀禮既夕禮稱奠者有四奠前一日柩遷于祖質明乃奠如初所謂遷祖奠也日側乃載布席乃奠如初者所謂祖奠也賓賙者將命兄弟賙奠可也者注兄弟有服親者可所謂有服之親奠也奠日厥明陳鼎饌乃奠者所謂大遺奠也則是奠前一日先遷祖奠次祖奠次乃有服親之奠温公書儀親賓奠乃在祖奠之前似未合古今移祖奠在親賓奠之前執事者具祖奠酒饌如殷奠其日舖時禮祖用日是謂過中時舖時主人以下卑幼皆立哭温公儀

按儀禮有司請祖期曰日側主人入祖乃載踊無筭卒束襲正義云將行飲酒曰祖死者將行亦曰祖鄉柩在堂北首今

下堂載於車載柩訖以乘棺使不動也又儀禮商祝御柩乃祖注還柩鄉外為行始若從古禮奉柩下堂載于車則去出奠尚經一夕恐亦難行若全無所變又非祖載之意今忝定止用鄭氏還柩鄉外之說脩立如後

役者入婦人避退役者舉柩南首新脩柩止在處但柩舊祝帥執

事者設酒饌于靈前祝奠訖退北面跪告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謹奉柩車式遵祖道俛伏興如朝夕奠儀主人以下復位坐代哭以至于發引

親賓奠 賙贈

按儀禮兄弟賙奠注有服親正義云知非大功以上者以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無致賙奠之法賙且

奠許其貳所知則賜而不奠正義云車知死者贈知生者贈
賜兼奠正義云貨財曰贈玩好曰贈是古禮服親不致奠今恐有交契厚而
難却者故且從書儀

賓客欲致奠于其家者以飯牀設茶果酒饌于其庭暑則覆之
以幄將命者入白主人主人經杖降自西階待于階阼下西向
賓入家人皆哭賓叙立于饌北向東上置卓子于賓北炷香
澆茶實酒于注洗盞斟酒于其上賓進燒香退復位與賓眾
皆再拜上賓進跪酌酒茶俛伏興賓祝執祝辭出于上賓之右
西向讀之曰維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致于某官之靈
中間辭臨時尚饗凡吉祭祝出于左東向賓再拜者哭進詣主
請文士為之尚饗凶吉出于右而西向

人前東向北上賓止主人哭主人稽顙再拜賓答拜主人哭
而入護喪延賓坐于位進茶湯送出如常儀祝納酒饌及祝辭
于喪家若奠于輦所經過者設酒饌于道左右或有幄或無幄
於諸喪奠之家只許祭于塋所不得于街衢致祭望柩將至
親喪祭于喪家大門之內及郭門之外亦非街衢也
賓燒香酌酒茶祝拜哭柩至少駐主人至奠所拜賓哭從柩而
行餘如正儀奠于墓所皆如在其家之儀既夕禮擯者出請若
奠入告出以賓入將
如初士受羊如受馬然則古者但具而巳漢氏以來必設
酒食沃醑徐禘每為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于
家豫矣雞一隻以兩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陸
外以水漬絮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酌畢留
謁則去不見喪主然則奠貴哀誠酒食不必盛設也自唐室中
葉藩鎮強盛不遵法度競其侈靡祭惟至高數丈廣數十
步作鳥獸花木輿馬侍女衣以錦綺轎車過則盡焚之祭
食至百餘器染以紅綠實不可食流及民間遞相誇尚有饌

數百器者為贈若以 其親賓贈皆始如死之儀而不隨禮士始
遺喪家為贈贈哉 死有吊有赴將葬有贈有贈知死者不知生者 贈皆用貨
財但將命之辭異耳非 三禮因贈死不及尸尸柩未葬時者
然則相始死至葬贈之禮 皆可也並溫公書儀

陳器

舉夫陳器于門外方相在前長奠令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
音欺溫公書儀

按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也
大喪先匱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歐方良鄭氏注如今魁頭
也又按紹興喪葬式方相魁頭深青衣即玄朱裳執戈揚盾
古禮方相氏乃狂夫四人世俗乃用竹結縛為之不應古制

今參定魁頭使人服青衣朱裳冠且用世俗所戴假面黃金

兩目即世俗所執戈揚盾近胡文定公之

次誌石次椁二物已在墓所則

次明器溫公書儀

按紹興喪葬格七品明器二十事禮記檀弓孔子曰之死而
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
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斷琴瑟張而不平筭笙備
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是則古之所
謂明器者乃瑟琴筭笙鐘磬之屬又禮記檀弓塗車芻靈注
芻為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是芻靈亦明器之屬也周禮校

人歸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鄭氏注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是則芻靈不惟束茅為人亦束茅為馬也今參定明器二十事兩琴兩瑟兩笙兩篎琴瑟笙篎依三禮圖造但器具琴瑟張而不平備兩鐘兩磬以今法禁銅並依三禮圖特懸鐘磬樣而不和之義兩鐘兩磬以錢鑄之但略具形制不必校量制度仍須斟量不可太厚芻靈四束茅為人服紙芻馬四束茅為馬共二十事每事一人一持之用芻靈馬其下並塗車之制不可考又所謂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亦無名物可考故不復用

次下帳次上服

上服謂公服靴笏頭腰帶溫公書儀

按下帳上服古無其制然儀禮陳器有燕器從器杖笠之屬

則亦可以義起

次苞

但陳所用之苞其脯俟遣奠畢始苞之溫公書儀

按儀禮既夕禮云苞二注所以裹奠羊豕之肉下記云葦苞長三尺一編三禮圖云以葦長難用截取三尺一道編之用苞牲體為便易也今參定二苞其制並依三禮圖俟奠日遣奠畢以裹羊豕之肉各用柎輿之柎之制在三禮圖

次筭

按儀禮既夕禮云筭三黍稷麥注云筭舂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轂也正義云舂器所以盛種此筭與舂盛種同類故舉為况也又下記云管筭三其實皆淪音注云米麥皆湛之

以湯未知神之所享不用食道所以為敬今參定用三簋其制並依三禮圖一盛黍一盛稷代用粟一盛麥並用湯畧煮亦各用柝與之

次壘三醢醢胥冪用疏布儀禮注壘器其容亦蓋一殼胥薑桂之胥也殼者斛三禮圖云三豆成殼則殼受斗二升

按温公書儀止言醢醢不言胥又不言所盛之物今從儀禮次醢二醢酒冪用功布儀禮注醢亦瓦器也功布灰治布也

按儀禮用二甒温公書儀止用酒一斗盛以瓶今從亦

用柝與之按漢書楚元王為穆生設醴顏師古注醴甘酒也少麴多米

次銘旌温公書儀

次功布用儀禮新脩

按儀禮既夕禮高祝執功布以御柩注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其制在三禮圖今從儀

禮功布即啓殯時所用拂拭之布也至葬時揭之于竿

次靈輿奠日置奠帛于上炷香其前藏祠版于箱篋置其後反則置祠版于前藏魂帛于箱篋温公書儀

今參定只用世俗所結綵亭

挽歌不用

按温公書儀禮望柩不歌里有殯卷不歌豈可身挽柩車而更歌乎况又歌者復非挽柩之人也今從書儀不用

次大輦飾以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

組二六紐二齊三采三貝魚躍拂池戴前纁後玄舉兩旁蔽翼二畫翬二皆戴綬

按喪大記飾棺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蔽三列素錦褚纁鈕二六紐二齊三采三貝蔽翼二畫翬二皆戴綬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正義曰惟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為之大夫畫帷者為雲氣池謂織竹為衣以青布挂著于柳上荒邊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雷也柳車上謂謂驚甲也在旁曰惟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柳者謂木材將此惟荒在外而衣覆之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絨繒為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為雉縣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幡動故曰振容雜記曰大夫不揄綬屬于池

下是不振容也畫荒者為雲氣也既云画荒又云火三列蔽三列火蔽既為三列其處寬多宜在荒之中央則知畫宜在荒之外畔素錦褚者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為屋也纁紐二六紐二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紐連之相著用四以連四旁也不并一色故二為纁二為六也齊三采者謂驚甲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人以五采繒衣列行相次故云五采也大夫齊三采者降黃黑也三貝者連貝為三行交絡齊上也齊上象車蓋縫合雜采為之形如瓜分言齊既圓上下縫合雜采豎有限綴貝禡如瓜內之子以穰為分限也綴貝落其上蔽翼二畫翬二皆戴綬者翼形如扇以木為之在路

則障車入椁則障柩也漢禮娶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其形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画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皆戴綬者娶角不圭但用五采羽作綬注於娶首謂娶之兩角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銅魚于池下若車行則魚躍跳上拂池也大夫戴前纁後玄戴用白繫棺紐著柳骨也穿戴于鈕以繫柳骨披亦如之披若索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歆左則引右歆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今參定今既不用車則披無所用此外悉遵古禮惟省去三貝恐難致也銅魚以鐵魚代法所禁也紹興格七品舉夫三十二人據古禮用黻娶二画娶二今紹

興格七品娶二故減從今制紼披在法雖有據温公書儀今人不以車載柩而用輦則引披無所施故不復用

士葬儀

去魁頭

大輦帷荒皆用白布不畫 去素錦褚

一池在前 前纁紐二 後緇紐二

揄紋画揄于兩旁池下無之

去魚 畫娶二

餘如前儀

遣奠

啟明執事者具遺奠亦如歛奠增用羊豕各一邊新脩

按儀禮既夕禮苞二注所以畏奠羊豕之肉又儀禮云苞牲取下體温公書儀苞其脯不應古制今參定奠禮增羊豕以備苞之用

舉夫納大舉于聽事前中庭執事者徹祖奠祝奉遷靈座置旁側祝北面告曰今遣柩就輿敢告婦人避退召舉夫遷柩乃載載謂升柩于輿也以新束左右東于柩搖男子從柩哭降視載婦人猶哭于帷中載畢祝帥執事遷靈座于柩前南向乃設遺奠惟婦人不在餘如朝夕奠之儀温公書儀執事徹羊豕入于苞置于柩

按儀禮既夕禮苞牲取下體注取下體者脛骨象行今恐臨時斷割為難故全取之

史執賻贈歷立于柩左當肩西向祝在史右南向哭者相止跪讀賻贈歷畢與祝皆退既夕禮賻于方注方版也又曰主人之命毋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祝在執事者徹遺奠若他右南面讀書釋筭則坐必擇筭者其多執事者徹遺奠若他而行至奠日之朝乃行遺奠及讀賻禮祝奉魂帛升靈帛焚香奠者出甸人抗車不還器祝取銘置于茵二人還重祖還厥明處開元禮將行祝以腰輿詣靈座前昭告少頃腰輿退掌事者先于宿所張吉凶二帷凶帷在西吉帷在東南向設奠座于吉于靈座啟明又進酒脯之奠然後行今兼取二禮婦人蓋頭出帷降階立哭有守家不送奠者哭于柩前盡哀而歸卑幼則再拜辭

並溫公
書儀

家範葬儀

在塗

柩行自方相等皆前道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如從柩朝祖之
叙出門以白幕夾輓之尊長乘車馬在其後無服之親又在後
賓客又在其後皆乘車馬無服之親及賓客或出郭不送至墓
先待于墓及祭所者皆辭于柩前卑幼亦乘車馬若郭門遠則步從
塗中遇哀則哭無常準若墓遠經宿以上則每舍設奠于柩前設酒果脯
醢為夕哭之奠夜必有親戚宿其旁守衛之明旦將行朝奠亦如之館舍迫隘則設靈座
于柩之旁側隨地之宜並溫公書儀及墓

掌事者先張靈帷于墓道西設倚卓又設親戚賓客之次男女

各異溫儀又于墓西設婦人幄以簾帷修新

按溫公書儀又于美道之西設婦人幄南方懸棺而葬無美
道故改云墓西後言美道堦道者倣此

柩將及墓親戚皆下車馬步進靈帷前祝奉祠版箱及魂帛置
倚上設酒果脯醢之奠于其前中之大輦至墓道輦夫下柩舉
之趣壙主人以下哭從步溫公書儀掌事者設席于墓南修新輦夫置
柩于席上北首乃退掌事者陳明器下帳上服苞筭醢醢酒用
飯床于壙東南北上銘旌施于柩上賓客送至墓者皆拜辭先
歸至食既上下可以
歸食既上下可以
主人拜賓客賓客答拜溫公
書儀

下棺

主人及諸丈夫立于墓東西向主婦及諸婦人立于墓西帷內
 東向皆北上修新以服之重輕及尊卑長幼為叙立哭舉夫束棺
 乃窆諸子輟哭視窆既窆掌事者置上服銘旌于柩上勿以金
 玉珍玩入壙中為亡者之累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置柩旁再
 拜稽顙在位者皆哭盡哀既夕禮注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
 十制五合疏玄纁之率去居三纁居
 三或家貧不能備去纁束則隨家
 所有之帛為贈幣雖一制可也匠以塼塞壙門在位者皆還
 次書儀溫公掌事者設誌石于壙中修新
 按儀禮既夕禮乃窆藏器于旁加見藏芑筭于旁溫公書儀
 掌事者設誌石藏明器下帳芑筭醢醢酒于便房以版塞其
 門今南方土虛若于壙中穿便房則壙中太寬恐有摧覆之

患故不穿便房但設誌石于壙中其餘明器之屬于壙外別
 穿地瘞之可也芑筭醢醢雖占地不多所
 以不置壙中者恐或致患
 遂掩壙實土修新親戚一人監視之至于成墳溫公
 祭后土既夕禮無之檀弓曰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
 注為父母形体在此禮其神也今從開元禮
 掌事者先于墓左除地為祭所置倚卓祭具等既塞壙門告者
 吉服亦擇親祝及執事者俱入行視事惟改祝辭 官姓名營
 建宅兆為某官封謚亡者宅茲幽宅餘皆如初卜宅兆祭后土
 之儀並溫公

題虞主

執事者置卓子設香爐酒盞注於靈座前置盥盆帨巾于靈座

西南又置卓子于東南西向設筆硯墨于其上主人立于靈座前北向祝盥手出祠版卧置硯卓子上藉以褥使善書者西向立題之祝奉祠版立置靈座視帛前藉以褥祝炷香斟酒酌之訖執辭跪于靈座前東南西向讀之曰孤子某敢昭告于先考某官形歸寔宥神返室堂虞主既成伏惟尊靈捨舊從新是憑是依懷辭興復位主人再拜哭盡哀止祝藏魂帛于箱篋靈昇上乃奉祠版韜藉匣之置其前炷香執事者徹靈座遂行並温儀

按温公書儀以祠版代主若欲從古制作主其制具伊川集雜記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孤子哀孫是喪禮不分父母皆稱

哀子也

反哭

靈昇發行親戚以叙從哭如來儀出墓門尊長乘車馬去墓百步許卑幼亦乘車馬徐行勿疾驅既夕禮卒窆而歸不駭注孝子往如慕退如疑為親之在彼哀至則哭及家望門俱哭掌事者先設靈座于殯宮靈輦至祝奉祠版匣置板前藉以褥主人以下及門下車馬哭入至聽事主人升自西階丈夫從升如柩在聽事之位立哭盡哀止既禮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西北上注西階東面反諸其所作也反哭者于其祖廟不于作階西面西方神位又曰婦人入丈夫踊升自作階注辟主人也又曰主婦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注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出即位堂上西面也拾更也古今日柩在聽事之位反諸其所作也但婦人先反哭于聽事如在日柩在聽事之位反諸其所作也

入立哭于堂如在殯之位盡哀止亦曰反諸其所養也執事者徹簾帷婦人已入賓客有弔者此謂不弔于墓所者擅巧曰反哭之弔也哀故也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從周賓客主人拜之賓客答拜主人入有親密者既定先歸待反哭而弔主人拜之賓客答拜主人入詣靈座與親戚皆立哭如在殯之位盡哀止開元禮人以下哭于靈座今宗族小功以下可以歸大功異居者亦可以歸從既夕禮儀書

虞祭

柩既入壙掌事者先歸具虞饌如朔是日虞檀弓曰日中而虞離也注弗忌其無所歸或墓遠不主人以下皆沐浴或已晚不能及日中但不出葬日皆可也執事者設盥盆中各二于西階西東南上其東盆有

臺架在盆北主人以下親戚所與設酒一瓶于靈座東南置開也其西無臺架執事者所與也子拭布旁置卓子上設注子及盥一別置卓子于靈座前設蔬果七筋茶酒盞醬櫟香爐主人及諸子倚杖于堂門外與有服之親皆入尊長處坐哭如反哭位卑幼立哭于靈座前斬衰為一列最在前齊衰以下以次各為一列無服之親又為一列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各以昭穆長幼為叙皆北向婢妾在婦人之後項之祝止哭者主人降自西階與手帨手詣靈座前焚香再拜退復位及執事皆與手帨中執事者一人升開酒拭瓶口實酒于注取盞斟酒西向酌之祝帥餘執事者奉饌設于靈座前主人進詣酒注所北向執事者一人取靈座前酒盞

于主人之左主人左執盃右執注斟酒授執事者置靈座前主人進詣靈座前執事者取酒盃授主人主人跪酌執事者受盃俛伏與少退立祝執辭出主人之右西向跪讀之曰維年月朔日書儀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也喪祭稱哀顯相助也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敢用潔牲剛鬣剛鬣曰嘉薦普淖嘉荐菹醢也相不寧悲思不安敢用潔牲剛鬣剛鬣曰嘉薦普淖嘉荐菹醢也有黍稷故以為號云乃明齊淲酒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淲釀此或曰當為明視謂免腊也今文曰明哀薦給事始虞謂之給事為祖也以其先祖合適爾皇祖某官饗並儀禮唯改按溫公書儀參用開元禮祝辭今改從古又書儀雖舉潔特嘉荐普淖等名而不設其物義亦未安今參定于常祭食之

外增豕一邊醢一盤黍稷共一盤稷代以應剛鬣嘉荐普淖之名明齊淲酒祭奠固自用酒不必更設香合鄭氏注以為蓋記者誤故不復用

祝興主人哭再拜退復位哭止主婦亞獻親戚一人或男或女終獻不焚香不讀祝婦人不跪既醉四餘皆如初獻之儀禮主人洗廢爵酌酒酌尸注爵無足曰廢爵酌安食也又曰主婦足爵酌亞尸賓長洗總爵三獻注總爵口足之有琖又彌今從古酌為總于立功畢執事者別斟酒滿滙去茶清以湯斟之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主人立于門左卑幼丈夫在其後主婦立于門右卑幼婦人在其後皆東向尊長休于他所卑幼更代休于他所常如食間祝立於門外北向告啓門三乃啓門留二人在門左右

主人以下皆入就位祝立于主人之右西向告利成斂祠版籍回之置靈座主人以下皆哭應拜者再拜盡哀止出就次執事者徹饌士虞禮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凡在南非所以為厭飲也非隱也于非隱之處從其幽闇又曰贊闔牖戶注鬼神常居幽闇或遠人乎贊佐食者又曰無尸則禮及荐饌皆如初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間祝并止哭教三啓尸注聲噫歎也將啓尸警覺神也又曰祝出戶西面告利成皆言養禮畢也非扶未切也祝取魂帛帥執事者埋于屏處潔地既禮所倚處埋之今魂帛以代重故既虞有主亦埋之過柔日再虞質明祝出祠版置靈座主人以下行禮政祝辭云奄及再虞又曰哀薦虞事餘皆如初虞之儀士虞禮再虞用柔日三虞卒虞庚日三虞壬日卒哭奠用丁亥是柔日然則古人皆用柔日邪今奠日既不拘剛柔日但于奠日即虞後過柔日再虞又遇

剛日即三虞又遇剛日即卒哭凡甲丙遇剛日三虞改祝詞云戊庚壬為剛日乙丁己辛癸為柔日 遇剛日三虞改祝詞云奄及三虞又云哀薦成事餘如再虞 卒哭

三虞後過剛日設卒哭祭其日夙興執事者具饌如時祭陳之于盥悅之東用卓子蔬果各五品膾生炙羹炙羹今炒軒今白脯今乾醢醢肉庶羞如薄餅油餅胡餅蒸餅米食謂黍稷稻粱案之類共不過十五品若家貧或鄉土異宜或一時所無不能數品器用平時飲食器雖有金設酒一瓶以井花於酒瓶之西主人既焚香帥眾丈夫降自西階眾丈夫盥手以次奉肉食升設靈座前蔬果之北主婦帥眾婦女降自西階盥手悅手以

次奉匙食米食設于肉食之北主人既初獻祝出主人之左東
 向跪讀祝辭改虞祭祝詞云奄及卒哭又云哀荐成事來日瘳
 祔于祖考某官其妣云某祖妣既啓門祝立于西階上東向告利成
 餘皆如三虞之儀既夕禮始虞之下云猶朝夕哭不奠三虞卒
 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禮始虞之下云猶朝夕哭不奠三虞卒
 既虞斯不奠矣今人或有枕朝夕饋食者各從其家法至小祥
 止朝哭惟朔望未除服者饋食會哭大祥以外無哭者禫而內
 無哭者禮弓又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今具饌
 如時祭讀祝于主人之左之類是漸至吉祭也
 祔禮之曰高人練而祔周卒哭而祔接士虞禮始虞祝詞云
 適而皇祖其甫告之以適此適
 皇祖所以安之故置於此夫不得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為
 卒哭之來日祔于曾祖考夫不得祔于曾祖考

士大夫者其妻祔于諸祖姑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
 祔必以其昭穆注中猶間也曾祖考曾祖姑皆以主人言之
 內外夙興掌事者具饌三分王妣則具饌二分雜記曰男子祔于
 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則配女子祔于王母不配注
 事于卑者不敢援尊祭饌如一祝詞異不言以尊者可以及卑有
 如時祭設曾祖考妣坐于影堂南向影堂窄則設祖妣坐于他設亡
 者坐於其東南西向各有倚卓設盥盆悅巾於西階下設承祠
 版卓子于西方火爐湯瓶火筋在其東其日夙興設玄酒瓶盞
 注卓子于東方設香卓于中央中置香爐注香于其上質明主人
 以下各服其服哭于靈座前祝奉曾祖考妣祠版匣置承祠版
 卓子上出祠版置于坐藉以禱次詣靈座奉祠版匣詣影堂主
 人以下哭從如從柩之叙至影堂前止哭祝奉祠版置于坐藉

以禱主人及諸子倚杖于階下與有服之親尊長卑幼皆立於庭曾祖考妣在焉故尊長不敢坐以前以服重輕為列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祖考妣皆據之各以昭穆長幼為叙皆北向婢妾在婦人之後位定俱再拜考妣曾祖其進饌先詣曾祖考妣前設之次詣亡者前設之主人先詣曾祖考妣前北向跪酌酒俛伏興少退立祝執詞出主人之左東向跪讀曰惟某年月日公儀書孝子某考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自不寧用柔嘉薦普淖普荐澧酒適爾皇祖某官以隣祔爾孫某官尚饗儀禮改其甫為某官

按温公書儀祝詞適于曾祖考某官隣祔孫某官儀禮止稱

祖蓋自所祔之亡者言之則祖也故其文云適爾皇祖某甫以隣祔爾孫某甫上稱祖下稱孫于辭為順書儀稱曾祖為奉祭之人言也然既云曾祖則不得云孫今改從儀禮儀禮云用尹祭鄭氏注尹祭脯也大夫儀禮祝詞不稱牲號今從士祭無云脯者亦記者誤故削去書儀有柔毛

祝興主人再拜不哭次詣亡者前東向跪酌酒俛伏興少退祝讀曰維年月日孝子某敢用柔毛嘉薦普淖明齋澧酒哀薦祔事于先考某官適祖考某官尚饗祝興降復位主人再拜不哭降復位亞獻終獻皆如主人儀惟不讀祝：闔門主人以下侍立于門左右不哭如食間祝告啓門三乃啓門主人以下各就

位祝東向告利成主人以下不哭皆再拜辭神祝先納曾祖考妣祠版于匣奉置故處納亡者祠版于匣奉之還靈座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至靈座置之哭盡哀止

如作虞主凡書儀稱祠版處並是虞主卒哭祭祔祭亦當如虞祭增祝辭內所稱物

朝夕奠

成服之後朝夕設奠朝奠日出夕奠逮日逮日謂尚有日色時如平日朝晡之食加酒果

右溫公書儀按儀禮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它日注燕養平常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異湯沐所以洗去汙垢內則曰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又按儀禮朝夕哭不辟不耶注既殯之後朝夕及哀望乃哭于外桀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闕焉又按雜記朝夕哭不帷

今參定自成服之後每日日出時設朝奠晚尚有日色時

設夕奠只用常日飲食加酒果過有四時之物每奠則哭
哀至則哭不在每奠則必褰帷慢按禮記注緣孝子心欲
朝夕兩奠之限見棺也奠既畢復垂之
鬼神尚幽闇也每三日具沐湯五日具浴湯並設靈座之側每過
辰日哭如常俗按古禮不辟子卯則世每朝夕奠主人以下
各服其服入就位尊長坐哭卑幼立哭祝帥執事者盥手
設饌于靈前止哭祝洗盞斟酒奠之復位皆再拜哭盡哀
歸次尊長不拜

朔奠 望奠 薦新奠

古溫公書儀按儀禮朔月奠用特豚奠階陳三鼎如初東方
之饌亦如之無違有黍稷用瓦敦有盖當違位注朔月月朔

日也又儀禮月半不殷奠注殷盛也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
下尊者又儀禮有薦新如朔奠注薦五穀若果物新出者又
儀禮朔月奠皆如朝夕奠之儀

今參定每遇朔日設盛饌拜奠酒並如朝夕奠之儀禮儀
所載且從溫公書儀望日如朝官以上亦設盛饌如朔奠
之儀按儀禮注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則大夫月半當設
夫至于朝官雖早于古天子之大夫然亦比類古天子之
元士視附庸元士尚可比附庸之君則尊于諸侯之大夫
矣儀禮所謂大夫蓋通天子諸侯而言諸侯之大夫
月半可設盛饌則今之朝官月半亦可設盛饌也
如遇薦五穀謂麥熟時則或薦時果新出者亦設盛饌如朔望
奠之儀盛饌隨力為之但
加于常即為盛饌

右 太史在嚴陵為潘度定此儀今附見于葬儀之後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三十五終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三十六

家範

祭禮

廟制

王制士一廟祭法適士二廟一壇官師一廟王肅曰官師中下
 筵士當一廟而設三世橫渠先生曰今為士者而其廟設三世凡
 設祖與曾祖位也便使庶人亦須祭及三代政和五禮新儀文武
 升朝官祭三世兄弟同居則合享異居則分祭杜祁公韓魏公
 司馬溫公橫渠張先生祭儀祀曾祖祖考三世

伊川先生祭說家有廟于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祭廟中異位
 祖居中左右以昭穆次序皆夫廟必有主徐邈云左傳稱孔悝
 婦自相配為位舅姑不同坐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為攝斂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
夫有主之義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
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于庭亦有隆殺為殊
有尸想象乎存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隆殺為殊
何至于主惟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
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別將表稱號
題祖考何無主之義今按經傳未廟制載在經史者拓墾戶牖碑
費之屬品節甚衆今皆未能具謹倣王制士一廟之義於所居
之左蓋祠堂一間兩廡亦未能隨地之宜以為城主時祀之地存
家廟之名以名祠堂使子孫不忘古焉

祭用仲月

司公溫公祭儀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祭以首時
薦以仲月今國家唯享太廟用孟月自六廟漢王廟皆用仲月

以此私家不敢用孟月

祭日

唐范傳式時享儀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國用四孟家用四仲鄭
正則祠享儀云儀禮及開元禮四仲月祭享皆以卜筮擇日士
人多遊宦遠方或僻居却閭無著龜處即取分至亦不失禮經
之意司馬溫公祭儀云孟
誦家祭儀用二分二至
橫渠說祭用分至取其陰陽往來又取其氣之中又貴其時之
均 古者祭必卜日今以未習卜筮之法止依范氏孟氏家祭
儀橫渠祭說用二分二至

陳設

前期一日主人帥衆大夫及執禮者灑掃祭所滌濯祭器設倚

卓以上温公祭儀韓魏公家祭式云供床座倚代設席孫日用
 吉祭今既從俗曾祖考妣居中祖考妣居東考妣居西以廣漢
 儀參定温公祭儀云考妣並位皆南向西上古者祭于室中故
 神座上向自後漢以來公私廟皆同堂異室南向西上所以立
 西上者神道尚右故也今主婦與于祭主禮婦必使長男不
 以地勢不便止從張氏儀主婦與于祭主禮婦必使長男不
 婦為之若自欲預祭則特位于主婦之前他神畢升立于酒壺
 之北監視禮儀或老病不能久立則休于他所俟受昨復來受
 昨已辭神帥眾婦女滌釜具祭饌牲饌近日夫家驕倨皆親造
 庖厨凡事親執刀匕亦須監視庖厨務必身親之所以致其孝
 今綴不能親執刀匕亦須監視庖厨務必身親之所以致其孝
 人先食及為猶犬及鼠所盜汚開元初六品以下祭亦省牲
 陳祭器等儀按士大夫家祭其先者未必皆殺牲又簋簠豆
 鼎俎蠶洗皆非私家所有今但別置椀設盥盆有臺於阼階東
 櫟等器專供祭祀平時收貯勿供它用設盥盆有臺於阼階東
 南有帔巾有架在其北所與無阼階則以階之東偏為阼階西

偏為又設盥盆帔巾無臺架者於其東此執事者所盥少牢饋
 西階又設盥盆帔巾無臺架者於其東此執事者所盥少牢饋
 設蠶水于洗東有料設篚于洗西南執蠶者酌水執洗者取盤
 承水主人盥手執篚受巾遂進爵主人詣酒樽所執樽者舉蠶
 私家乏人或恐難備今但設盥帔巾使人詣酒樽所執樽者舉蠶
 自盥手帔手以就簡易已上温公祭儀設香案於廟中置香爐
 香合于其上束茅于香案前地上設酒架于東階上別以卓于
 設酒注一酒盞盤一匙一盤一匙巾一於其東對設一卓於西
 階上以置祝版設火爐湯瓶香匙火匙于階下以上朱氏祭儀
 三獻

主人為初獻亞終二獻以諸弟為之則祭儀云祭儀修唐鄭正
 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
 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禮器云卿
 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乎其敬也屬：乎其忠也故周南
 之詩王后采苻菜以備庶物事宗廟也諸侯夫人采蘋大夫妻

采蘋皆為助祭盡敬也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荐盞君親割牲
夫人荐酒儀禮被錫衣侈袂荐自東房非菹醢醢生奠于筵前
又云主婦房中出酌拜獻尸軼考詳且以主婦為亞獻庶合禮
經之義孟馮翊云主婦為亞獻長子為中獻自晉以來婦不復
為獻也

祭饌

果六品醯醬蔬共六品饅頭米食魚肉羹飯共六品儀以朱氏祭
鄭正則祭儀云開元禮五品以上牲用少牢六品以下牲祭于宗
用特牲賀循云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則以大夫之牲祭于宗
子之家其食准禮皆用右腓之上肱歐陽純謹云謂前脚三節
三段又取橫脊正脊正膈代膈各二骨載之隨詳此時人不
識亦非先尊平生所食若用之失禮之變輒以隨詳此時人不
之祭食實之盤孟謂合緣情之禮也伊程氏祭儀云交神
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享全用古事恐
神不享范氏祭儀曰反本修古不敢用衰味而貴多品交于神
明之義也馮祖蓮豆簋簠或謂生不用而祭用之後世燕器
從便唯也國家祭祀則用古器或謂生不用而祭用之後世燕器

不安祖禹以為不然昔三代之時皆有所尚而亦兼用前代之
禮故魯兼四代服器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此
其意也醴酒之美玄酒之尚貴五味之所起不敢忘其初也後世
之冠太古之禮存而不廢以明禮之所起不敢忘其初也後世
去聖久遠典禮無所法象所謂燕器者出于人情所便非聖制也
狄牲宰器四無所法象所謂燕器者出于人情所便非聖制也
若遂略去古禮一切從俗則先王之法不可復見君子不宜以
所賤事親猶須存之今以廟制未備未能如禮然范氏之禮學
者所當知也

致齋

唐書志凡時享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廟子孫陪者齋
一宿於家

韓魏公家祭式祭前一日三獻及執事者清齋一日于別室弟
姪子孫之不獻者及主婦亦如之諸與祭者沐浴改服出賈氏

事荐委周元陽祭錄云秦漢以來公卿大夫皆用士礼盖以與古不同故王公皆齋一日今從周賈二家之說俗也

今廟制未具三獻執事者並致齋於外會宿于書室諸與祭者並沐浴改服

質明主人以下皆盛服盥手入廟升自阼階焚香告曰孝孫某今以仲春之祭夏秋冬各隨時敢請皇曾祖考某官府君皇曾祖妣某封某氏皇祖考某官府君皇祖妣某封某氏皇考某官府君皇妣某封某氏諸位神主出就神座恭伸奠獻乃搢笏啓牘主婦盥手升自西階主人奉諸祖考神主就位主婦奉諸神妣神主就位主人降自阼階主婦降自右階向廟立與在位皆再拜此

也神主人升搢笏焚香少退立執事者一人開酒取巾拭瓶口實

酒于樽一人取盞盤立于主人之左一人執樽立于主人之右

主人跪執事者亦跪主人受樽斟酒于盞以樽受執事者取盞

盞灌之茅束之上俛伏興再拜復位此降神也古之祭者不知

陰達于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所以廣求神也衆大夫

與手帨手主人帥之脫笏奉肉食主人升自阼階衆大夫升自

右階以次設於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神座前降執笏復位衆

婦盥手帨手主婦帥之奉盂食米食羹飯設于神座前主人乃

升自阼階詣酒樽所執事者一人奉曾祖考以下酒盞一人奉

曾祖妣以下酒盞就主人所主人搢笏執樽以次斟酒執事者

奉之徐行反置故處主人出笏詣曾祖考妣神座前北向執事者一人奉曾祖考酒盞立于主人之左一人奉曾祖妣酒盞立于主人之右搢笏跪取曾祖考妣酒酌之授執事者盞返故處主人出笏伏興少退立祝懷詞出主人之左東向搢笏出詞跪讀之祝卷辭懷之執笏主人再拜次詣祖考妣以下神座皆如曾祖考妣之儀獻畢祝及主人皆降復位此初亞獻終獻升自西階斟酒盞皆滿退立于香卓之側主人升自西階執匕扱飯編就斟酒盞皆滿退立于香卓之側主人升自西階執匕扱飯中西柄正筋立于香卓之側主人再拜主婦四拜退復位此備少牢饋食禮七飯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備不拜備曰皇尸未寔備勸也又曰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不飯告

飽主人不言拜婦扱是正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踈之宜今主人斟酒主婦扱是正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踈之宜祭儀至此祝闔門主人立于門左眾大夫在其後門三乃啓門右眾婦女在其後如食間祝升當門外北向告啓門三乃啓門此陽獸也特牲饋食曰尸設注諷起也又曰佐食闔牖戶降注扉隱也設于西北隅凡在南扉用薦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注扉隱也此所謂當室之白為陽厭尸未入之前為陰厭祭儀曰祭之日入室後然必有有見乎其位周旋於戶肅然必有闔戶若食間戶而而後然必有有見乎其位周旋於戶肅然必有闔戶若食間此則孝子廣求其神靈或享之忠愛之至也今既無尸故須設此儀若老弱羸病不能久立則更休也所當留親者一兩人侍立于門外可也司馬氏又有飲福受昨儀云主人入就席西向立祝升自西階就曾祖位前搢笏舉酒盞徐行詣主人之右南向授主人主人搢笏受祭酒啐酒執事者授祝以器祝受器取匙抄諸人主人搢笏受祭酒許置器中祝執事者詣主人之左北向受祿于主人曰祖考命工祝承致多福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永年勿替引之主人置酒于席前執笏俛伏興再拜搢笏執事者器挂袂于左袂執事者一人立于主人之右主人授執事者器挂袂于左袂執事者一人立于

人立于主人之右受盞置酒注旁一人立于主人之左執盤置
于地主人馮袂中之黍于盤執事者受以出主人執笏伏與
皆再拜東階上西向于主人之受也祝執笏退立於是在位者
行今但可也祭餘酒饌命親屬長幼主人帥執事者皆進徹酒盞
分食之可也祭餘酒饌命親屬長幼主人帥執事者皆進徹酒盞
者及注中餘酒皆入執事者徹祭饌返于厨祝告神曰禮畢主
人乃再拜退張氏朱氏以司馬氏橫渠

回祭

唐范傳式時享儀云若諸院兄弟同祭則於祖坐之東依伯父
叔父次第設兄弟通行三獻之禮而祝文則各以其嗣為祭主
位版亦如之初祭之時主人之長行初獻之禮至禴坐而止其
叔父之座則以從父弟行初獻室之和叔云開禮雖有共廟異

數世同居者其旁支子孫亦有爵欲祭其所出之祖父類一
就何所設祭若並許立廟則似制若今錢氏曹氏之類一
必須立十餘廟若止祭于寢則太偏支子亦有後者各自立
于禮制止有與無後從祖則太偏支子亦有後者各自立
廟可知今既不可踰制創其從父以上宜于其居各虛一堂
以祭其所出孫祭之若遇合祭則並祭于祖廟或貧不能辨所
一黨容其子孫祭之若遇合祭則並祭于祖廟或貧不能辨所
虛之堂及無爵者雖
正祭于寢亦可也

二祀

祭法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白虎通云戶一祀竈一祀鄭氏月
令云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左樞
呂和叔饗儀云士大夫止當祭五祀耳山川百神皆國家所行
不可得而祀近世流俗妄行祭禱黷慢莫甚豈有受福之理

諸儒論祀行多不同今兼用庶士之禮以竈代行門設酒饌於門左內樞之前竈設酒饌于竈前遣子弟一人行禮

祝文

維某年歲次某甲子月某甲子日某甲子孝曾孫父祖曰孝孫具位某敢用清酌庶羞薦歲事于 曾祖考某官 曾祖妣某封某氏和尙 饗

右呂氏祭儀一篇吾友伯恭父晚所定也聞之潘叔度伯恭成此書已時屬疾自力起奉祭事惟謹既又病其飲福受昨之禮猶有未備者將附益之而不幸遽不起矣使其未死意所整正殆不止此

惜哉淳熙壬寅二月既望朱熹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三十七

家範

學規

乾道四年九月規約

允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本其不順於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誠于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於衆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

允預此集者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恤游居必以齒相呼不以丈不以爵不以爾汝

會講之容端而肅羣居之容和而莊不嚴踞狎侮戲謔譁併謂之舊所從師歲時往來道路相遇無廢舊禮

毋得品藻長上優劣訾毀外人文字

郡邑政事鄉閭人物稱善不稱惡

毋得干謁投獻請託

毋得互相品題高自標置妄分清濁

語毋褻毋設毋妄雜妄語非特以虛為實如期約不信出言之談皆是

之談

毋狎非類親戚故舊或非士類情禮自不可廢但不當狎昵

母親鄙事如賭博聞蹴鞠籠養橫浮酣飲酒肆赴試代筆及自投兩副卷閱非僻文字之類其餘自可類推

乾道五年規約

允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理明躬行為本

肄業當有常日記所習于簿多寡隨意如遇有幹輟業亦書于

簿一歲無過百日過百日者同志共擯之

凡有所疑專記冊記錄同志異時相會各出所習及所疑互相

商榷仍書名于冊後

怠惰苟且雖漫應課程而全疏畧無叙者同志共擯之

不修士檢鄉論不齒者同志共擯之

同志遷居移書相報

乾道五年十月闕諸在州籍人

一在籍人將來通書止用一幅不許用虛禮謂如學際天人及即膺召用台候神

相百拜過呼官職之類
一通書不許用劄目不許改名

一通書止許商推所疑自叙實事謂自叙出入行止之類

一通書不許以幣帛玩物為信玩謂圖画及几案玩具物謂研扇及什物之類

一在籍人將來相見不用名紙門狀

一在籍人不幸有喪仰同州同縣在籍人依規矩吊慰仍具書

尋便報知堂上道路雖遠無過半年

一在籍人如有不遵士檢玷辱齋舍同籍人規責不悛者仰連

名具書報知堂上當行除籍如共為隱蔽異時惡聲彰聞或

冒犯刑法同州同縣人並受隱蔽之罰

右關諸州在籍人各仰遞相傳報遵守

年 月 日掌儀位關

乾道年六規約

親在別居

親沒不葬謂服除不葬火葬者同

因喪婚娶身犯者及主家者

宗族訟財

侵擾公私謂告訐持邀索之類

誼譟場屋詐冒同

游蕩不檢

並除籍仍闕報諸州在籍人

諸家私錄講說之類並多訛舛不可傳習

乾道九年直日須知

凡遇諸齋申到合弔慰人直日即點檢如係今年預課人丁父母憂預課滿百日者據人數均歛錢拾伍貫文省未滿百日者均歛錢拾貫文省城居人問受慰日分隨歛錢告報令諸齋某日早各備名紙並集麗澤堂并稟堂上差掌儀二人至受慰日早集衆會麗澤堂分兩序立直日備箱收名紙次掌儀請齒長人率衆以齒序行其在道笑語誼譁仰總直日及

諸齋直日申舉至所弔慰家直日通名紙訖齒長人率衆入門序立定掌儀贊云在位者皆再拜既拜掌儀引齒長人詣靈前位三上香請齒長人跪三奠酒掌儀執奠執俛伏與後項

者掌儀跪復位立掌儀贊云在位者皆再拜既拜贊云移位

請祭文畢少東再拜慰拜訖齒長者一人前致慰辭畢衆皆揖以序出

郊居人即錄慰書格式同歛錢告報令諸齋各具慰書同弔

祭人限某日納仍量弔慰道里遠近差候書足差人專往如

往回之費併算均歛係在籍今年不預課人城居者問受慰日分告報諸齋各差

齒長一人往慰郊居人錄慰書格式告報諸齋限某日納慰

書類衆令本齋尋便附往兩項並弔而不賻其身故者如係

今年預課人並如丁父母憂例仍別歛祭錢壹貫文足差人作祭文一通如係在籍今年不預課人弔而不賻止歛祭錢壹貫文足亦差人作祭文一通城居齋長並往弔慰前如式郊居者別具慰書格式慰其父兄告報限某日各寫慰書同祭賻納今年預課者專差人往不預課者令本齋附往其遭祖父母親兄弟喪今年預課人城居者諸齋各差齒長一人往慰郊居人告報本齋一面發書往慰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三十七終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三十八

家範

官箴

覓舉

求權要書保庇

投獻上官文書

法外受俸

多量俸米

通家往還

置造什物



陪備雇人當直

容尼媪之類入家

非長官輒受狀自斲人

與監當巡檢坐不依官序

不依實數請報家送還錢

非旬休赴妓樂酒會

託外邑官買物

刑責過數

以私事差人出界

不經由縣道輒送人寄禁

接伎術人及薦導往它處

薦人於管下賣物茶墨筆之類

上司委追人斲人及點檢倉庫不先與長官商量

親知雇船脚用官錢或令吏人陪備催促令自出錢仍

遇事不可從不當時明說誤人指擬以致生怨

不尊縣道

謂尋常丞簿尉視長官為等輩差定驗之類往多玩習慢

易殊不知此事乃國事非長官事

買非日用物

日用謂逐日飲食及合用衣服其他如出產收藏以待它日

之用及為相識置買之類皆當深戒

受所部送饋及赴會

謂部民或進納人如士大夫送饋果食之類則受仍當廳對衆開合于廳子置簿抄上隨即答之餘物不可受

允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平心看若有一毫畏禍自怨之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彊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

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此因

行初仕請教書此遺之後以義未備復附益之如右

滎陽公家塾廣記

文靖公尹京時梁丞相適為掾屬公語諸子曰梁君異日為必輔相問何以知之曰府掾皆京官他人方拜于庭下皆有自耻之色梁獨適容貌自若是以知之尚書公為閩領監司自北地市建薜以往其清謹皆類此故所至未嘗擾人其自毗陵郡歸門人宋道隆獻詩曰一芥絕無淮甸物論船惟載惠山泉正獻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于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厯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列求去

舍人官箴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必敗特不必敗之意則無不為矣然事常至于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

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順故可移于長居家治故事可移于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患其益多矣

予嘗為泰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

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所稱惠穆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為天下國家當知之

黃允剛中嘗為予言頃為縣尉每遇驗尸雖盛暑亦必先飲少酒捉鼻親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橫死無所申訴也范侍郎育作庫務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上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過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免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

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寔要言也

當官既自蕪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為有京西轉運使者一日間監窰官日所燒柴凡幾窰曰十八九窰曰吾所見者十一窰何也窰官愕然蓋轉運使者晨起望窰中所出烟凡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

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偽自見不待嚴明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沈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叔曾祖尚書當官至為廉潔嘗市縑帛欲製造衣服召當行者取縑帛使縫匠就坐裁取之并還所直錢與所剩帛就坐中還之滎陽公為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

當官取庸錢般家錢之類多為之程而過愛其直所得至微而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

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于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

唐充之廣仁賢者也深為陳郡二公所知大觀致和間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充之數訛刺之朱氏深以為怨傳致之罪劉器之以為充之為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耳然求合于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掾晉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

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于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于去者後亦未必能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字象妙之門當官處事尤其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于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醋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劉器之建中崇寧初知潞州部使者觀望治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然竟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亦無違法予者部使者亦歎伏之後居南京有府尹取兵官白直曆點磨他寓居無有不借禁軍者獨器之未嘗借一人其廉謹如此

擇善
此下皆舊所編書名曰擇善也

晉及齊戰于鞏齊師敗績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成公二年

右春秋左氏傳

樂毅獻書報燕王曰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聞忠臣之去也不索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燕

右戰國策

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保晉陽三國灌其城不浸者三版羣臣皆有外心惟高共不敢失禮襄子私於韓魏合謀滅反知氏于是襄子行賞高共為先張孟同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

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趙世家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孟嘗君太息曰客亦有面目見文乎馮驩曰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且側肩爭門而入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莫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孟嘗君曰敬從命孟嘗君傳

田叔為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田叔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敢自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

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田叔列傳

右史記

初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

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
赭衣使杵臼雅舂于市楚元王傳第六

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會赦侯史吳自出
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皆以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
吳藏之非匿反者乃匿所隨者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
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反不諫與反者身無異吳不得赦劾
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壻也千秋即召中
二千石博士會公車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
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霍光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外內異言
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乃奏記光

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于法深又丞相素
無守持而為好言于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二千石甚無狀延
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弃也間者頗
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
合衆心羣下謹譁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于天下也
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論弃市而不及丞相終與相竟延
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傳三十

趙充國擊先零罕羗豪靡忘使人言願還故地充國以聞靡忘
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
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國家忠計也語未

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傳三十九
克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克國曰衆以皆以強弩破羗
出擊多斬獲虜以敗壞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
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
計未失耳克國曰吾年老矣爵祿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期明
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
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

薛宣為左馮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
出教曰蓋禮貴用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
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

一笑相樂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傳五十三

何武遷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武庶得其罪聖
懼自免復為博士毀武于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
客為羣盜得繫廬江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慚服每
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五十六

霍光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即僕射竊識視之
不失尺寸三十八

趙廣漢為京兆尹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
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扣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
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

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漢廣名即開門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即甚厚送獄勅吏謹過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歛葬且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四十六

薛宣為左馮翊高陽令楊湛貪猾宣手自牒書條其姦贓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於主守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于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贓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宣得吏民罪名輒召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免冠謝五十三

王莽免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曰誠見君面有癩聞美玉滅癩欲獻其琢爾即解其琢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也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稱疾不見後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云纁束帛請為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六十九

右前漢史

卓茂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不與茂同者皆愛慕欣：焉初辟丞相府吏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

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後遷客令勞心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思意遺之乎人曰徃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也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爾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仁恩之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固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

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法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 茂不以為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十五

桓曄適會稽止故

意舍臨去之際屋

尺寸之物悉

疏付主人纖微不漏二十七

陳寔為太丘長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

直禁之理且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于人乎亦竟無訟者五十三

史弼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鈞黨郡國所奏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責州郡髡笞掾吏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切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都平原何理而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獨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五十四

仇覽為蒲亭長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爾母身投老奔何肆恣于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悟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卒成孝子

右後漢史

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邴原獨守道持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

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尚書年少並厲

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者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十三

王觀為涿郡太守明帝詔使郡條為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為中平觀曰此郡濱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為劇邪主者曰若郡為外劇恐于明府有任子觀曰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乎遂言為外劇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二十四

呂壹罪發收繫廷尉頌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問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 吳傳七

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周瑜表以肅軍益呂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于義宜益不宜奪也孫權善其言還肅兵成當宋定徐顧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其兵并蒙固辭陳戩顧等皆勤勞國家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又為擇師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九

有薦凌統同郡盛暹于孫權者以為梗槩大節有過于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已卧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忌如此十

孫策從容與呂範碁範曰今將軍士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士大夫加已

有大衆立功于外宜復屈小職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鞵著褶袴執鞭詣閣下故事自稱領都督策乃受傳委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行天下十一

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慚十三

張翼為庾隆都督耆率劉胄背叛翼舉兵討胄：未破會被徵當還郡下以為宜騎馳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

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于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珍胄丞相亮聞而善之傳十五

右三國史

宋越譚金等謀反殷孝祖為前鋒都督中流矢死人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武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尤之攸之曰

卿忘廉藺冠賈事邪吾本以計國活家豈計彼之升降明日進
戰自寅訖午大破賊南史傳二十七

蕭修為衛尉卿初嗣王範為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笞宿
衛欲令帝知其勤及修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
曰夜中警寢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
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事之常何足自顯聞
者歎服四十二

李孝伯人或有言事者孝伯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
為己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北史二十二
齊崔劼二子拱撫並為外任第廊之從容謂劼曰拱幸得不凡

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劼曰立身以來耻以言
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歎服四十四

晉公宇文護誅武帝召齊王憲入免冠謝帝謂曰汝親則同氣
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
籍等尋以憲為大冢宰時帝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齊之以
刑爰及親亦為刻薄憲既為護所任自天和後威勢漸隆欲
有所陳多令憲奏其間或有可否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
帝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四十九

赫連達為夏州總管性廉儉邊鄙胡人或饋達羊達欲招異類
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公庫是欺上也

命取私帛與之六十

路去病齊武平四年為成安縣令都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為重以政亂時艱綱紀不立近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廝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

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之論際邵遂毀暹文襄謂暹由知說子才長子才專言知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言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癡也

右南北史

李勣本姓徐氏名世勣永徽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初李密遣

勣守黎陽密為王世充所破擁眾歸朝其舊境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江北至魏郡勣並據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眾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利主之敗自為己功以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總啟魏公聽公自獻乃遣使啓密使人初至高祖聞其無表惟有啓與密甚怪之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大喜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寔純臣也詔授黎陽總管賜姓李氏唐傳十七

魏證安輯河北太宗許以便宜從事證至磁州遇前宮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京師證謂副使李客曰吾等受命

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復送行思等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寧可廢身不可廢國家大計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况今日之信許以便宜從事主上既以國士見待安可不國士報之乎即釋遣思行等仍以啓聞太宗甚悅二十一
李輔國矯詔遣元宗居西宮貞卿乃首率百僚上表請問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七十八
范希朝節度邠州蕃落之俗有長史至必效奇駝名馬雖庶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驩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

為橫百一

劉寬夫轉左補闕少列陳謁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寬夫與同列因對論之言謁因供奉僧進經得郡敬宗怒謂宰相曰陳謁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頭首來寬夫奏曰昨論陳謁之時不記發言前後唯握筆草狀即是微臣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吐突承璀監淮南軍李鄘以剛嚴素著差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遂引以為相登祖筵間樂而泣下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又辭疾歸第既未朝謁又不領政事竟以疾辭

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武
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百
八

王播歷殿中侍御史偉臣李實尹京兆恃恩頗橫遇播于途不
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詆之實怒後奏播為三原令欲挫之
播受趨府謁謝盡府縣之儀及臨所部理政脩明為畿甸之
最實以其人有政術甚禮重之

楊凌子渾之以家藏書盡獻段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鎮蜀
川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李紳亦託周漢賓于徽榜出二人
不中選段李大怒文昌面奏徽所放不當穆宗問元稹李紳對

同文昌徽貶江州刺史李宗閔等令徽以二人私書進呈上必
開悟徽曰不然無愧心得喪一致脩身謹行安可以私書相證
邪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長者百十五

初韓洪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公子武以家財厚賂及
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

為廝養竊盜乃命中使至其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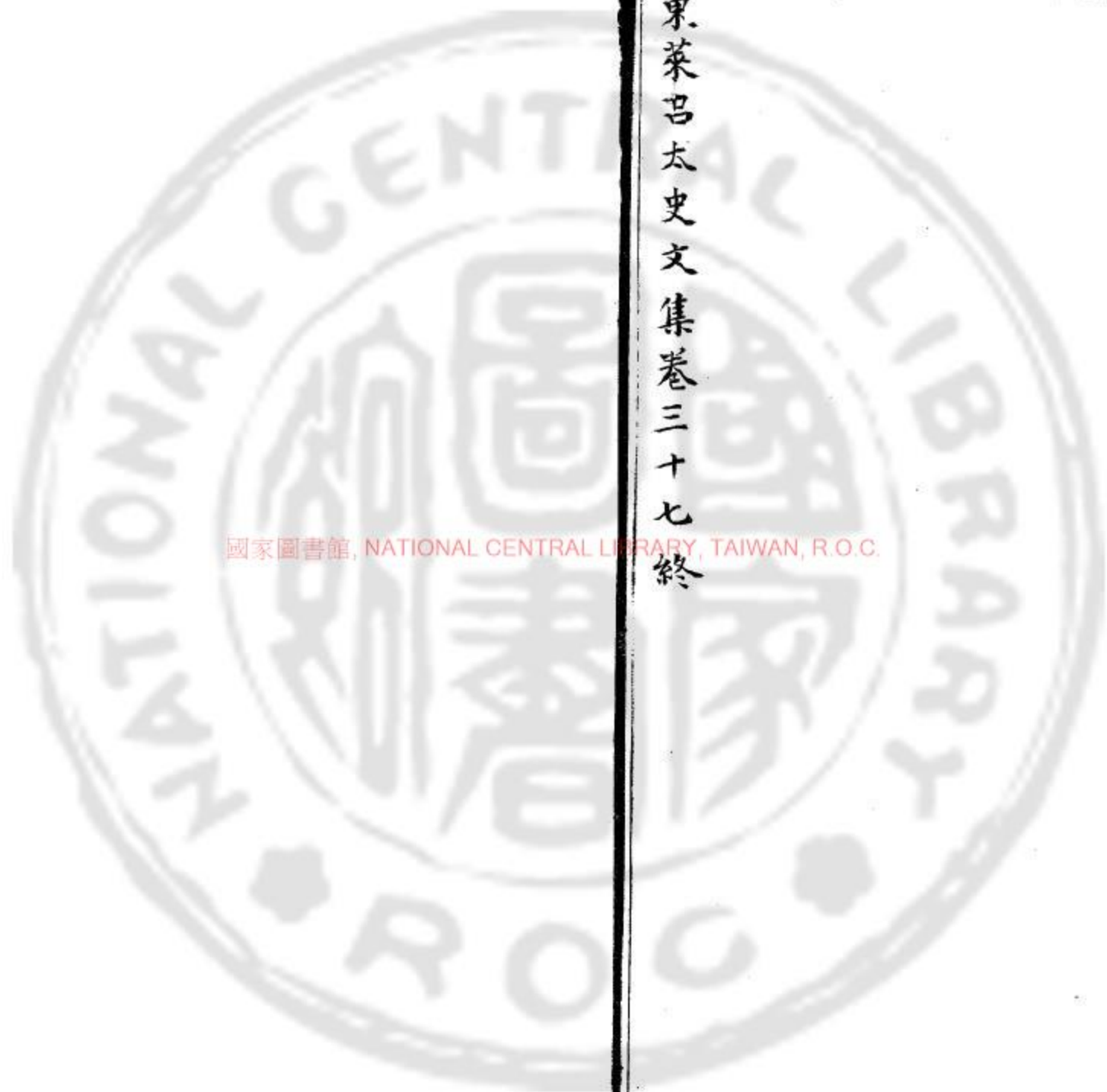
以付家老而簿上具

有納賂之所惟于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若干物
不受却付訖穆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百二十二

右唐史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三十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刻本句缺
起處三頁

東萊呂大史文集卷第三十九

越閩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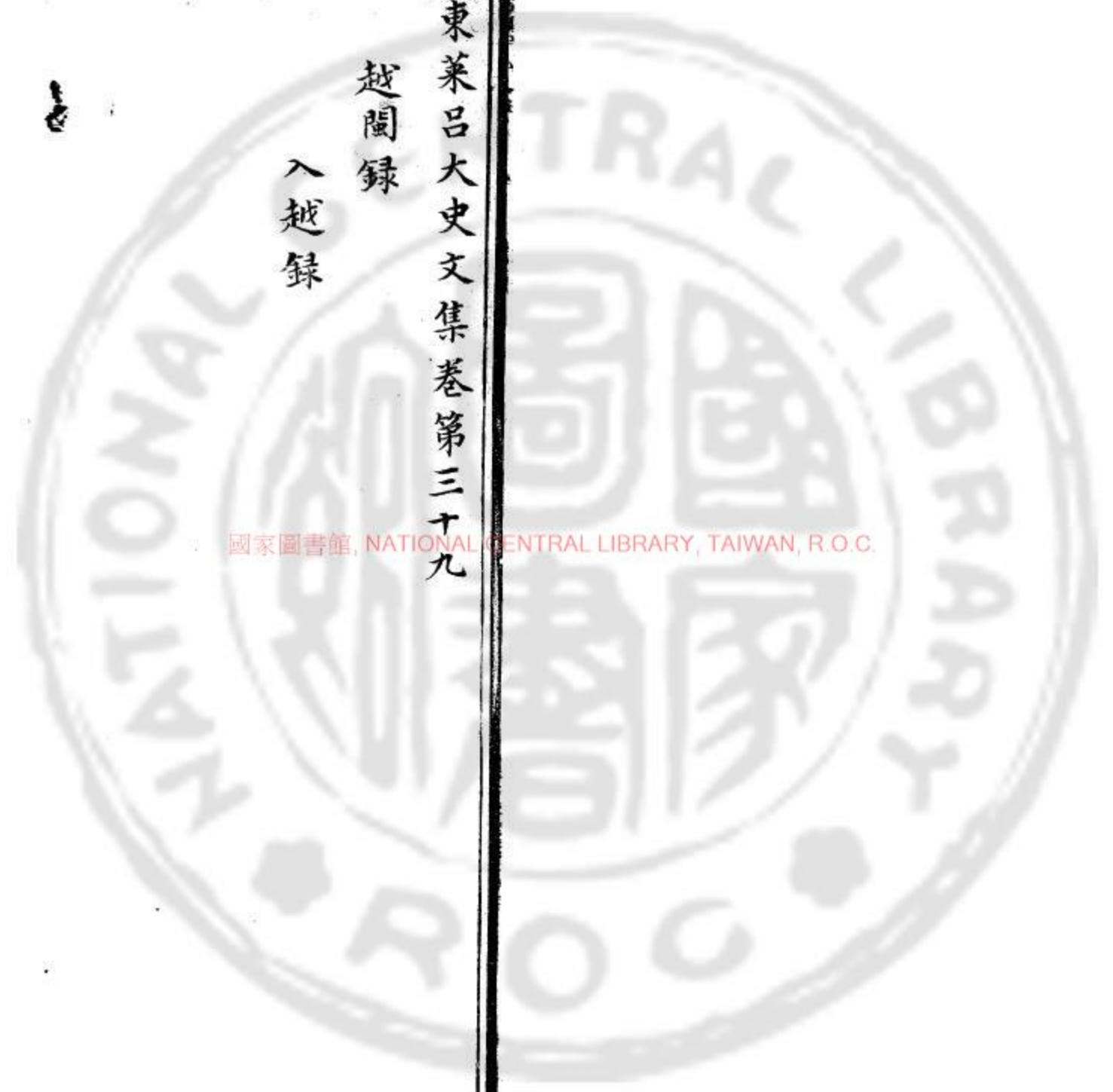
入越錄

七

東萊文集

卷三十九

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晨霧上橫隴東嶂出日金暈吞吐少烏全壁徑升晃耀不可
正視升數尺韜于雲絢采光麗因蔽益奇非浮翳所能揜露稻
風葉皆鮮、有生意五里、湖五里蔡家塢五里桐木嶺五里
諸暨縣入縣北門人烟猶蕭疎縣方築社南垣兩松樛枝小異
里許至市自縣署前東折度下橋、屋半圯矣並大溪行流甚
壯其源一自東陽一自浦江一自孝義至街亭合流迤縣城又
逕蕭山浮橋入浙江縣東陶朱山頗雄自入新界已巋然見之
出縣東門山益遠川原益曠田萊多荒蓋沮如不且稼而然五
里放生橋道左女貞新葉生黃綠間錯如行閩粵荔枝林五里
馬秀才店、旁小室隨事蒔花草馬久罷舉矣三里雙橋阪二

里烏石其南入剡百里而近十五里苦李橋溪磧頗清淺木陰扶踈百餘步入山徑五里至新店灣復得平地五里栗橋登栗嶺五里冷水望東嶺神祠縹渺雲間反坂稻稔垂黃際山數十里平鋪拭洋、乎富哉豐年之象道中所未見也五里宿楓橋鎮前歲析諸壑之十鄉即鎮為義安縣今年五月廢凡行七十里薄暮小雨

二日辨色發楓橋陰風薄寒十里乾溪、橋檉柳數百株有十圍者過橋繞山足行十里古博嶺、左右皆叢篠五里洪口有別徑入明自楓橋而上美竹佳樹相望近洪口曲折循小溪水聲灑、風物漸佳十里含輝橋亭天章寺路口也遂穿松逵至

寺、蓋晉王羲之蘭亭山林秀潤氣象開敞寺右臂長岡達橋亭植以松檜疑人力所成者法堂後砌筒引水激高數尺堂後登階四五十級有照堂兩旁修竹木犀盛開軒檻明潔又登二十餘級至方丈眼界頗闊寺右王右軍書堂庭下皆杉竹觀右軍餘像出書堂徑由間百餘步至曲水亭對鑿兩小池云是羲之鵝池墨池曲水乃汙渠蜿蜒若蚓必非流觴之舊斟酌當是寺前溪但歲久失其處耳由曲水亭穿小徑涉溪復出官道數里買舟泛鑑湖、多堙為田所存近如溪港然秋水平岸菰蒲青蒼會稽秦望雲門諸山互相映發城堞樓觀跨空入雲耳目應接不暇入水門過南堰歷府學天慶觀至禹迹寺門捨舟外

氏寓舍此寺拜外祖母溫國錢夫人伯舅叔舅溫國八十一矣
氣貌視聽纔類五六十人與叔度同館于書堂

三日游氏園有梅坡月臺菊潭杞菊堂竹隱蒲澗橘洲因寺廢
地葺治之十六七成矣最勝者梅坡遠亭皆梅前對蒲澗橘洲
野水灣環島淑掩映如在江湖而竹隱一迳深幽塔庭清闕亦
其次也又過義恩師院：與杞菊堂鄰十年前嘗識之午後自
園後門穿僧菴度小橋轉三兩曲至圓通寺舊乃興福寺子院
去歲廢興福入圓通合二為一埽地更新面勢端直殿廡華敞
殿後猶畢工循舊路復穿園中歸園後邊河岸木成陰舅氏云
此即蜀檉木也植之方數年往時表裡無障蔽今不復見道上

車馬矣杜子美所謂飽聞檉木三年大信然是日薄陰

四日飯已侍伯舅同叔度詹季章徽之泛小舟出南堰繞城緣
鑑湖訪蘇仁仲計議師德于偏門外皆前日初至所歷也啜茶
道寧堂：不甚高大位置頗穩慝砌下瑞香兩本面皆丈餘仁
仲蘇子容丞相孫致仕間居年垂八十道前輩事疊：不厭出
舊書數種管子後子容手書慶曆乙酉家君面付猶蘇河陽所
藏也紙尾銘款云惟蘇氏世官學以儒何以遺後其在此書非
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其曰書帙銘戒者子容
所識其曰先公銘戒者銘語亦同蓋子容之子所識也紙背多
廢牋簡刺字異今制者末云牒件狀如前謹牒如前輩所記署

街多杭州官稱子容云知府舍人乃知杭州時也歸舟煙雨
靄游大能仁寺閱壯光麗甲于會稽重殿複閣金碧相照寺吳
越錢氏所建頽廢久矣新于今主僧常坦之手二十年前見坦
于此寺方為板下僧相與步敗簷毀垣間慨然有興作意具道
規摹次第果不愆其素有志者事竟成如此然益知民力之困
也

五日義恩師約飯偕者蘇仁仲伯舅叔舅潘叔度唐季章丁茂
才松年七六表弟槩中食開霽晴光潑寒心目頗快飯罷復陰
晚步過寺橋歷沈氏李氏園皆荒蕪獨脩竹猶森然
六日偕石天民斗文潘叔度自寺橋直道過郡庠道旁多流水

喬木殊不類屬市教授廳後環碧亭小榻環亭皆水敗荷折葦
秋思甚濃石應之宗昭高應朝宗高亦繼來遂自直舍入學夫
子殿居中脩廊廣庭長松錯列講堂榜以明倫後有稽古閣制
作皆雄偉而閣下尤勝疏達開豁擁牆家竹如雲晚冒雨歸
七日雨不可出過詹季章位小閣因重屋樓板其間縱三五橫
半之南北取屋山為明遠山竹樹歷々如畫蘆葦仰承穹窿若
船背幽潔極可愛名以越舫其狀真類小舟也

八日早過大中戒珠寺王右軍故宅也屋多人少頗窄落門有
兩池亦稱右軍鵞池墨池略無意趣正如天章者皆後人強名
之耳殿後地漸峻石應之寓居在焉遂與應之登雪軒占卧

佛殿右偏湖山聚落皆來獻狀以直於觀雪得名今雖不以雪
值然霧雨空濛亦奇觀也寺後即戡山戡萊名園經云越王嗜
戡嘗採于此

九日早雨少止侍伯舅同潘叔度唐叔章汎舟赴蘇仁仲飯舟
經卧龍山下竹洲柳岸略如茗雪卧枝拂水尤奇飯罷登舟中
涂小泊步游西園郡圃也其北飛蓋堂下臨大池其中集春堂
四隅各一亭東春榮西秋芳南夏陰北冬瑞其南揚波堂面城
水木幽茂兩小亭對峙東曰逍遙西曰裴回園之西即曲水先
入敷榮門右轉至右軍祠穿修竹塢遂登山：蓋版築所成繞
繞深邃曲迳回復迷藏亭觀乍入者惶惑不知南北山背有流

杯巖鑿城引鑑湖為小溪穿岩下鍵以橫閘激浪怒鳴過閘遂
為曲水長廡華敞棟椽柱皆塗斲象竹遠以清流甃以蒼石
犬牙參錯殆若天成俯砌琢石為礮流杯至礮傍輒自近岸蓋
廡中為三井吸水勢使然曲水之上激湍亭惠風閣規橰若都
下王公家山頂崇峻庵其脅騁懷亭面亭依山為岩竚然皆塗
墜不可支久下山右遠至清真軒刻楠象楫欄平階茶蘼架甚
茂第為蔓草縈亂刺眼耳曲水乃前守史丞相浩所鑿往年見
其新成今竹樹皆成陰而亭榭稍：圯剝矣復登舟還禹迹
十日午後同叔度泛舟過堰出門穿鑑湖支港斜雨入蓬衣袂
沾濡七里獨山野橋烟樹可盡出山口港漸狹又七里道樹捨

舟步田間泥潦沒屐一里許至堅密庵拜外大父墓庵屋繞八九間窻檻幽潔夜分四山風雨儵然始聞秋聲

十一日晨起冒雨攝屐登舟入城至能仁寺赴常坦師飯七六弟在焉遂過報恩光孝寺：後飛來山即圖經所謂怪山也傳云自瑯琊飛至其說不經其巔有塔米絢甚華塔下有鰻井乃小石竅自唐以來神之謂鰻能時出秋祥近世不復見矣井故依山坳坡陀有古意近僧梵使就整遂無可觀 濮安懿王寫此寺有圓令領吏卒守之主僧明哲往歲嘗識之新昌設蜜木湯甚清美晚還禹迹
十二日雨不可出借圖經尋近城名山頂雨霽徧遊晚石之來

宿

十三日過午雨止諸葛壽之千齡高應朝石應之孫季和應時約往丁氏園遂同泛舟至新河步入園：多海檜但縮結關其天性後墻皆密竹軒楹太敞宜夏不宜冬宿東偏小室會宿者叔度應之季和

十四日自丁氏園偕叔度壽之應朝應之季和登舟至五雲門入鑑湖：面獨此為濶隆興初吳給事芾浚湖未一二尺多得古棺皆剝木為之蓋漢未鑿湖前冢墓也然後知古人為湖特因地勢築堤：立而湖成不待深疏鑿也今自五雲門重堤隱然達于曹娥五六十里民間謂之省塘此乃故湖堤湖田之民

每毀堤以決積水故堤缺而湖廢異時有意復湖者第備完省塘則盜湖之田不待廢而自為陂濼矣自湖尾入若耶溪過後漢鄭弘廟傳所記樵風早暮迎送舟楫采薪者云至今猶然半里石帆山：橫若張帆又數十步秦始皇酒甕乃山脚兩石粗類甕蓋又一二里曦舟龍游瑞宮方士謂之陽明洞天穿松徑數百步至宮：後三峯翔舞飛動勢若覆巖大略如棲賢望五老特欠其二耳中峯乃會稽山祠宮春秋用事焉由西廡循山逕觀龍見壇其旁即禹穴乃大石中斷成罅珠不古殆非司馬子長所採也又數步飛來石老木槎牙石壁如削緣磴道至錢秀才庵遂自東廡出院：皆扃閉獨遇一客道士云綿州人復

登舟經鑑湖：天夕照水却漁戶皆被光景日所入諸山如在金霧中天下絕境也暮泊告成觀宿于明遠堂下小室十五日晨謁大禹祠

入閩錄

二十一日陰宿川嶺下發婺州
二十二日陰晚兩宿安仁至
二十三日早雨辰後止至衢州
二十四日雨時作時止留衢州
二十五日出通道門三里晉殷將軍浩廟塑像猶作書空之狀但被服乃用今制四里仁尖二里殷將軍墓：在道左上有小

石屋鄉名慶塲舊云殷塲謂殷將軍故宅塲垣有存者避諱易為慶九里十八里市八里屠家橋八里栢靈橋七里後溪浮橋一里後溪市二里入江山縣界二里石龜山五里杏溪橋頗長有馬驛五里平坦市宿白肚店前溪渚甚勝是日早雨辰後止時見日

二十六日五里江山縣五里煙蘿洞穴頗隘亂石如羊馬其東岳廟後突星山其南騎石山皆萃拔一里東折入浦城路十里清湖渡旁麗坦徐誠叟書院今為周氏居矣渡溪至山觀略有水石十里三石山四里長臺路口路通處州四里檀町七里鎮安都市十五里江郎山三峯中斷如劃真奇觀也山下

靈石廟老樟輪囷數百年物過江下市游祝氏園主人名大舉四里宿麥嶺自衢至此皆平土過此以往重山複嶺風物漸類閩中是日陰夜大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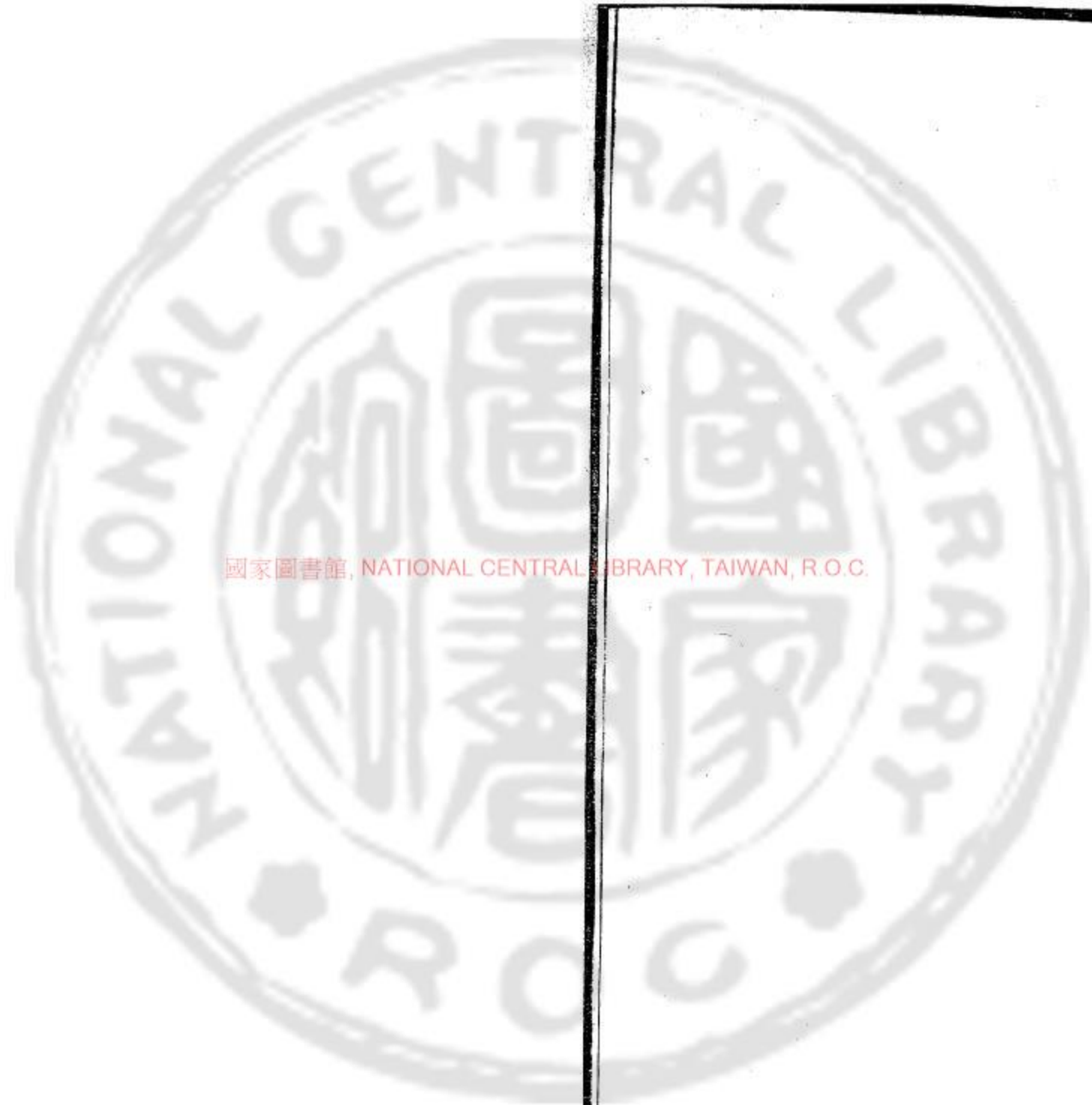
二十七日五里鐵爐崗五里紅橋渡五里長源三里三坑五里楓嶺十里仙霞嶺磴道屈折數里甚峻左右皆榛茅無樹林五里桑園嶺四里梅嶺二嶺之間林壑頗勝三里確溪三里大千嶺六里宿柳樹邂逅福州士人潘子嘉是日早小雨已後晴二十八日五里相亭自此路皆並溪時有佳處十五里小千嶺下嶺半入建寧府浦城縣界五里小楓嶺過嶺望浮蓋山甚雄秀石笋石人石鐘石牛羅列其嶺五里茗坑自此復行驛路五

里前漢馮郎中廟蓋馮唐也無碑版不知始所以立二里黎嶺其高次于西霞三里嘯客墓林麓幽茂四里栲木鋪三里回向寺十里山坊十里魚梁嶺五里宿沙溪面山臨流水木清華終夜聞溪聲進士徐良肱來謁是日晴晚雨

二十九日八里新嶺二里遷陽鎮七里周家塘十三里浦城縣六里九秋橋後闕

此錄所以紀武夷之遊鵝湖之集蓋一時之盛也舊本散

軼求之未獲近始從撫州潘教授景愈得手藁一紙因附錄于此嗣得完本當續補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第四十

日記

庚子 淳熙七年

正月戊寅十

一日甲寅

初編大事記起周敬王三十九年 晴

二日立春

四十年 陰夜微雨

三日

四十一年 微雷

四日

脩讀詩記唐無衣 陰時見日

五日

四十二年 晴

六日

有杖之杜 葛生 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日

四十三年元王元年 晴暖如中春

八日

采苓 秦車鄰 晴暖甚

九日

二年三年 晴暖

十日

駟鐵 晴暖 未後雷小雨晚陰風

十一日 甲子

四年五年 陰時見日午小雨

十二日

小戎 蒹葭 陰薄寒

十三日

六年七年八年 小雨午後晴暖

十四日

終南黃鳥 自四更大雨欲曉漸微終日

陰風

十五日

貞定王元年至五年 晴

十六日

晨風無衣渭陽權輿 晴寒

十七日 雨水

貞定王六年至十三年 晴暖

十八日

陳宛丘東門之枌 晴暖

十九日

貞定王十四年至十九年 晴暖

二十日

衡門東門之池東門之楊 晴風

二十一日 甲戌

貞定王二十年至二十七年 早小雨陰

二十二日

墓門防有鵲巢月出株林 陰午後雨遂

入夜時作時止

二十三日

二十八年至考王九年 陰時見日極暖

酉後雨簷溜終夜有聲

二十四日

澤陂僧羔裘 欲曉雨止林塘膏潤蛙隴
涿漉

二十五日

十年至十五年 晴晚風夜寒

二十六日

素冠隰有長楚匪風 晴

二十七日

威烈王元年 晴

二十八日

曹蟬蟬 陰晴不定

二十九日

二年三年 陰

二月己卯大

一日

候人 晴暖

二日甲申

四年 早晚晴陰

三日驚蟄

鳴鳩 晴和桃李盛開

四日

五年至八年 晴

五日

下泉幽七月序 自四更雨終日時作時止

六日

九年十年 晴

七日

忌祭 早晴申後微雨

八日

七月一章 微雨

九日

十一年十二年 晴和

十日

七月二章 晴夜雨

十一日

十三年至十七年 欲曉雨止陰晚風遂

入夜 紫荆盛開鮮明

十二日甲午

七月三章四章 兩寒

十三日

十八年 陰寒時見日 遠山有雪

十四日

七月五章 晴

十五日

十九年至二十二年 早晴已後陰寒

十六日社

七月六章 晴稍和

十七日

二十三年至安王元年 晴和

十八日春分

七月七章 晴午後陰

十九日

二年至四年晴

二十日

七月卒章 雨暖申後晴初夜山風愴然
隨以驟雨

二十一日

五年至十年雨後新綠可觀晴暖二更後

雷雨

二十二日甲辰

鴉鴉 欲曉兩止辰後復作風寒微霰北

山有雪

二十三日

十一年至十三年 晴寒

二十四日

東山一章 陰寒

二十五日

十四年十五年 晴

二十六日

東山二章 陰寒時見日

二十七日

十六年十七年 陰暖

二十八日

東山三章 晴暖

二十九日

十八年至二十年 晴暖夜雨

三十日

東山卒章 五鼓雨欲曉止時陰時晴蒸溽

三月庚辰大

一日

二十一年 陰蒸溽

二日甲寅

破斧 陰寒暖不齊

三日

二十二年 陰酉後大雨半夜止

四日清明

伐柯九斲 早陰風辰後止

五日

二十三年 陰早雨辰後止

六日

狼跋 早雨辰後止陰午後晴

七日

二十四年二十五年 終日雨

八日

正小雅 晴極暖 綠陰初成

九日

二十六年烈王元年 已後雨午止蒸溽

十日

鹿鳴 辰後雨昏時止

十一日

二年三年 陰晴不定寒

十二日甲子

四牡 陰

十三日

四年五年 陰辰後晴

十四日

皇、者華 晴 筍生

十五日

六年 晴和

十六日

棠棣序 晴和

十七日 晴暖二更後雨 以陸子壽見過輟課

十八日 崇棣一章 兩更驟雨欲曉止陰晴不定

十九日 穀雨 作張五十丈祭文 晴和

二十日 七年 晴

二十一日 崇棣二章至四章 雨

二十二日 甲戌 治射圃 晴

二十三日 顯王元年 晴

二十四日 崇棣五章至卒章 晴

二十五日 二年 晴

二十六日 伐木一章 晴初熱

二十七日 伐木二章 晴

二十八日 伐木三章 晴

二十九日 讀宗法 晴熱晚大風雨昏後止

三十日 讀宗法 陰風濕熱

四月辛巳小

一日 讀宗法 陰雨時作時止

二日 甲申 顯王三年四年 晴

三日 天保序 陰

四日 立夏 五年 自四更雨已後止

五日 天保一章 晴和

六日

六年 晴和

七日

天保二章三章 陰時有雨酉後雷雨終夜不息

八日

七年 早雨辰後晴

九日

天保四章至卒章 早濕熱午雷雨申後晴晚復雨中夜止

十日

八年 晴 清和

十一日

采薇一章二章 晴和

十二日 甲午

九年十年 晴

十三日

采薇三章四章 晴和

十四日

十一年 晴熱

十五日

讀宗法 陰時見日濕熱晚微雨

十六日

采薇五章 晴

十七日

十二年 晴熱

十八日

采薇六章 晴午後熱

十九日 小滿

十三年 晴通夕煩暑

二十日

出車一章 雨濕熱晚冷

二十一日

十四年 雨冷

二十二日 甲辰

出車二章 晴

二十三日

十五年 晴

二十四日 出車三章 晴

二十五日 十六年 晴

二十六日 出車終篇 晴

二十七日 十七年 晴

二十八日 杖社一章二章 晴

二十九日 十八年 晴熱

五月壬午大

一日 讀宗法 溽暑 雨時作時止

二日 杖社終篇 雨或作或止

三日甲寅 十九年 陰時見日

四日 魚麗一章 陰燈後雨遂終夕

五日 二十一年 細雨時見日午後晴

六日 魚麗終篇 陰

七日 二十一年 細雨時見日

八日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 晴熱

九日 二十二年 陰晴不定 濕熱

十日 南有嘉魚一章 晴 夜微雨

十一日 二十三年二十四年 雨時大時小

十二日 南有嘉魚終篇 雨午後止夜小雨頃之

十三日甲子 二十五年 晴熱

十四日

南山有臺 辰後雨午止申後復雨蒼溜
終夜有聲

十五日

讀宗法 雨已後止

十六日

二十六年 晴和申後熱

十七日

由儀蓼蕭一章 陰申後雷雨遂終夜

十八日

二十七年 雨不止溪漲晚雨止

十九日

蓼蕭終篇 早復雨晚益大

二十日

作釣臺記 雨晨夜不息

二十一日夏至

二十八日 雨時作時止申後晴

二十二日

湛露 晴溽暑晚小雨

二十三日甲戌

二十九年 晴熱

二十四日

彤弓 晴熱清風時至晚雷雨昏後止

二十五日

三十年 晴晚小雨即止

二十六日

菁莪者莪 溽暑時有微雨

二十七日

三十一年三十二年 晴熱

二十八日

六月序 早陰涼午後晴熱

二十九日

三十三年 晴熱

三十日

六月一章 早陰涼已晴熱

六月癸未小

一日

讀宗法 晴時有雲

二日 三十四年 晴熱午後陰涼
 三日甲申 六月二章三章 晴時有雲
 四日 三十五年 陰昏後雨夜分止
 五日 六月四章 雨午後晴
 六日小暑 三十六年上 晴熱
 七日 六月終篇 熱
 八日 三十六年下 晴熱晚驟雨即止
 九日 采芑一章 晴午時有雨
 十日 三十七年 早晴已後陰
 十一日 采芑二章 晴時有雲

十二日 三十八年三十九年 陰涼
 十三日甲午 采芑三章 陰午小雨時見日
 十四日 四十年 薄陰申驟雨
 十五日 讀宗法 陰時：雨夜雨
 十六日 采芑四章 陰雨涼燠不常
 十七日 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 晴熱
 十八日 車攻一章二章 晴熱申後陰涼
 十九日初伏 四十四年 晴熱
 二十日 車攻三章四章 晴熱甚
 二十一日大暑 四十五年四十六年年 晴熱

二十二日 車攻五章六章 晴熱

二十三日甲辰 四十七年 熱極

二十四日 車攻終篇 晴熱午有雷

二十五日 四十八年慎觀王元年 晴熱申後雷震

陰晦小雨即霽

二十六日 吉日一章二章

二十七日 二年三年 晴熱

二十八日 吉日終篇 晴熱晚小雨

二十九日中伏 四年 晴熱

七月甲申大

一日 讀宗法 晴極熱

二日 鴻雁 晴熱

三日 五年 晴熱晚大雷雨有電燈後止

四日甲寅 庭燎 晴熱夜風雨久之

五日 六年 晴晚大風雨

六日 沔水 晴熱

七日立秋 報王元年 晴熱

八日 鶴鳴 晴熱

九日 二年 晴極熱

十日末伏 祈父 晴熱

十一日 三年上 晴熱

十二日 白駒 晴熱

十三日 三年下 晴熱

十四日 甲子 黃鳥 時有雲微涼

十五日 讀宗法 晴熱夜稍涼

十六日 四年 晴熱早晚涼酉後驟雨

十七日 我行其野 晴熱

十八日 五年 晴熱

十九日 斯干一章二章 晴極熱

二十日 六年 晴熱

二十一日 斯干三章至五章 晴熱

二十二日 七年 晴熱

二十三日 處暑 斯干六章七章 晴熱

二十四日 甲戌 八年上 晴熱

二十五日 斯干終篇 晴熱

二十六日 八年下 晴熱

二十七日 無羊一章二章 晴熱

二十八日 除期服 晴熱

二十九日 九年 陰申後雨簷溜食頃止夜時有兩

三十日 無羊終篇 沈陰晚時小雨

八月乙酉小

日記

一日

讀宗法 陰

二日

十年上 晴新涼

三日

節南山一章二章 晴

四日甲申

十年下 陰微雨四更後稍大

五日

節南山三章四章 雨

六日

十一年 晴時有雲

七日

節南山五章至七章 晴

八日白露

十二年十三年 晴熱

九日

節南山終篇 晴風

十日

十四年 晴

十一日

正月一章至三章 陰

十二日

十五年 晴時有雲

十三日

正月四章至六章 晴

十四日

十六年 晴

十五日

讀宗法 晴

十六日

正月七章至九章 晴

十七日

十七章 晴

十八日

正月十章 晴時有雲

十九日

十八年 陰晚微雨

二十日 正月終篇 陰晚小雨二更後遂大通夕

二十一日 十九年 雨時作時止

二十二日 十月之交一章二章 陰夜雨

二十三日 秋分 二十年二十一年 雨時作時止

二十四日 甲辰 十月之交三章四章 申後大雨遂終夜

二十五日 二十二年二十三年 辰後雨止午後晴

二十六日 十月之交五章六章 晴

二十七日 二十四年二十五年 晴

二十八日 社 十月之交終篇 晴

二十九日 二十六年 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月丙戌大

一日

閱歷經 雨終日夜

二日

雨無正一章至三章 陰

三日

二十七年 雨終日夜

四日

雨無正四章五章 雨辰後止陰時見日

五日甲寅

二十八年 晴

六日

雨無正終篇 晴

七日

二十九年 晴

八日

小旻一章 晴

九日寒露

三十年 晴 夜分雨

十日 小旻二章 欲曉雨止陰

十一日 三十一年 晴

十二日 小旻三章 晴

十三日 三十二年 晴

十四日 小旻四章 晴

十五日甲子 讀鑿經 晴

十六日 三十三年三十四年 晴

十七日 小旻終篇 晴

十八日 三十五年三十六年 晴

十九日 小宛一章至三章 陰冷

二十日 三十七年三十八年 晴

二十一日 小宛終篇 晴

二十二日 三十九年四十年 陰

二十三日 小弁一章二章 雨申後晴夜雨

二十四日 四十一年四十二年 晴晚小雨

二十五日 霜降 小弁三章四章 自五更雨已後止夜雨

二十六日 四十三年至四十六年 陰風

二十七日 小弁五六七章 陰時見日

二十八日 四十七年至五十年 晴

二十九日 小弁終篇 晴

三十日

五十一年至五十四年 晴暖菊花盛開
終夜風

十月丁亥小

一日

作書辭官 晴

二日

巧言一章

三日

五十五年 晴

四日

巧言二章 晴

五日甲申

五十六章 晴稍暖

六日

巧言三章 晴 黃花如散金

七日

五十七章 陰

八日

巧言四章 晴 庭有落葉

九日

五十八年五十九年 晴

十日立冬

巧言終篇 晴

十一日

秦昭王三十二年至五十五年 陰

十二日

何人斯一章至四章 陰

十三日

五十六年孝文王元年 早略見日沉陰

夜月明

十四日

何人斯終篇 晴

十五日甲午

閱鑿經 晴

十六日

莊襄王元年至始皇元年 晴

十七日

卷伯一章至四章晴

十八日

二年至五年 晴暖

十九日

卷伯終篇 晴暖

二十日

六年至九年 晴暖

二十一日

谷風 陰時見日昏小雨

二十二日

十年至十三年 晴暖

二十三日

蓼莪一二三章 晴暖

二十四日

十四年至十七年 自五更小雨時作時止

二十五日 小甲辰 雪

蓼莪四章 晴

二十六日

十八年至二十一年 陰

二十七日

蓼莪終篇 自昨夜雨時作時止反照

設園爐

二十八日

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 晴微霜

二十九日

大東一章二章 晴晡後冷

十一月戊子大

一日

忌祭 晴寒辰後陰

二日

二十六年 晴寒

三日

大東三章 晴

四日

二十七年 晴

五日

大東四章五章 晴暖

六日甲寅

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 晴暖

七日

大東終篇 小雨陰晦 夜雨

八日

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 小雨晚晴

九日

四月一章二章 晴

十日

二世元年 晴

十一日大雪

二世二年 晴暖

十二日

二世三年 陰雨遂終夜

十三日

義帝元年 苦寒陰晦有雪片

十四日

漢高帝二年 陰寒

十五日

三年四年 晴寒

十六日甲子

四月三章四章 晴寒

十七日

四月五章 晴

十八日

四月六章 晴

十九日

四月終篇 晴暖

二十日

北山一章二章 晴暖

二十一日

北山終篇 陰酉微雨

二十二日

閱祭禮 陰

二十三日

閱祭禮 陰

二十四日

閱祭禮 陰微雨

二十五日

閱祭禮 晴

二十六日甲戌終

家廟成時祭

補大事記

霜晴晨光慈

曉風氣清澈

二十七日

無將大車

霜晴風寒

二十八日

補記 霜晴

二十九日

小明一章

霜晴

三十日

補記 晴寒

十二月己丑小

一日

讀宗法 晴寒

二日

小明二章

晴寒

三日

補記 晴寒

四日

小明三章

晴寒

五日

補記 晴

六日甲申

小明四章

晴頗暖

七日

補記 晴

八日

小明卒章

晴寒

九日

補記 晴

十日

鼓鐘

十一日

補記 晴寒

十二日小寒

楚茨一章

晴寒

十三日補記

晴寒

十四日 楚茨二章 陰寒

十五日 補記 晴寒

十六日甲午 楚茨三章 陰寒

十七日 補記 晴寒

十八日 楚茨四章

十九日 補記 晴寒

二十日臘 楚茨終篇 晴寒

二十一日 補記 晴寒

二十二日 信南山一章二章 晴寒

二十三日 補記 晴寒

二十四日 信南山三章四章 晴

二十五日 補記 晴

二十六日甲辰 信南山終篇 晴

二十七日大寒 補記 晴

二十八日 補記 晴

二十九日 補記 晴寒

辛丑 淳熙八年

正月庚寅大

一日戊申 讀論語 晴寒

二日 甫田一章 晴寒

三日

漢高帝五年上 陰微飄雪

四日

甫田二章 自昨夜大雪林麓欄檻高下
一危辰時止

五日

五年下 陰晦時有兩夜雪

六日

甫田三章 早雪止申後雪復作晚止

七日甲寅

六年上 陰晴不定

八日

甫田終篇 陰晦晚大雪遂入夜

九日

六年下 早雪止琳瑯觸目陰

十日

大田一章 晴尾溝餘白 臘梅盛開

十一日

七年 霜晴已後陰

十二日

大田二章 陰寒

十三日立春

八年 陰時見日

十四日

大田終篇 晴時有雲

十五日

閱歐陽公集 晴風

十六日

九年 晴風

十七日甲子

瞻彼洛矣一章 晴

十八日

十年上 晴

十九日

瞻彼洛矣終篇 晴

二十日

十年下 日烘 蠟梅香甚

二十一日

裳：者華序 晴夜大風

二十二日 十一年上 陰風

二十三日 裳：者華 晴

二十四日 十一年中 晴夜小雨

二十五日 桑扈 晴和夜風

二十六日 十一年下 陰寒

二十七日 雨水 鴛鴦 陰

二十八日 十二年上 陰寒時：小雨

二十九日 雨水 頰弁一章 午後雪終夜不止

三十日 十二年下 早晴申後雪遂終夕

二月辛卯小

一日 頰弁二章 大雪晚小止復作

二日 惠帝元年二年 大雪日夜不息

三日 頰弁三章 大雪日夜不息

四日 三年四年 早雪止未後晴

五日 車牽一章至三章 陰晴不定

六日 五年六年 輕陰

七日 甲申 忌祭 晴

八日 七年高后元年 晴

九日 車牽終篇 晴 園梅盛開

十日 二年三年

十一日

青蠅 陰晴不定夜小雨

十二日

四年五年 細雨時作時止

十三日

賓之初筵一章 陰晚晴

十四日

六年七年 晴和

十五日

讀論語 晴和晚大風

十六日

八年上 晴和 紅梅開

十七日甲午

賓之初筵二章 晴暖

十八日

八年中 陰暖甚晚小雨

十九日

作蕃陽王安母墓表欲晚大風雨終日滂

池晚晴

二十日

八年下 晴

二十一日社

賓之初筵三章 陰時有雨

二十二日

文帝元年 晴

二十三日

賓之初筵四章 霜寒晴 櫻桃花開

二十四日

補記 晴 杏花開聞春禽

二十五日

賓之初筵卒章 晴和

二十六日

補記 晴和 桃花開

二十七日甲辰

致齋 晴風時有雲

二十八日

時祭 陰午後晴晚雷雨遂入夜雜花開

二十九日春分

補記 陰雨

三月壬辰大

一日 讀宗法 晴晚雨 紫荊花開
 二日 二年前上 晴
 三日 魚蒸 晴
 四日 二年前中 晴
 五日 采菽一章 或晴或陰 夜小雨
 六日 二年前下 陰
 七日 采菽二章 雨
 八日甲寅 諸葛誠之行輟課 陰雨夜晴
 九日 采菽三章 晴寒 李花開

十日 三年 陰晚雨
 十一日 采菽終篇 陰雨
 十二日 四年五年 雨
 十三日 角弓一章至四章 陰時見日
 十四日 六年 晴暖夜雨 海棠梨花盛開
 十五日清明 讀知言 陰晚小雨
 十六日 七年 晴時有雲
 十七日 角弓五章六章 晴 聞蛙
 十八日甲子 八年 早晴辰後雨遂終夜
 十九日 角弓終篇 陰雨

二十日 九年十年 晴夜小雨

二十一日 菟柳 或陰或晴

二十二日 十一年上 晴漸熱夜雨 綠陰初成

二十三日 都人士序 陰時有雨午後益大遂終夜

二十四日 十一年下 晴

二十五日 都人士一章 晴 真珠花開

二十六日 十二年 晴 百葉桃開

二十七日 都人士二章 晴

二十八日甲戌 十三年 陰雨

二十九日 都人士終篇 陰雨時見日

三十日穀雨 十四年 晴 竹間蕙開

閏三月小

一日 閱鑿經 晴 荼蘼薔薇開

二日 十五年 陰晚晴 紫竹筍生 聞子規

三日 采綠 陰 午後雨遂終夜

四日 十六年 細雨

五日 黍苗 陰 作荼蘼架

六日 後元年 陰時見日晚雨遂終夜 種蓂

七日 花 筋竹筍生

隰桑 雨

八日甲申

後二年 晴濕熱

九日

白華一章二章 陰 種芭蕉

十日

後三年四年 雨晚晴夜復雨

十一日

白華三章四章 或陰或晴

十二日

後五年 晴夜雨 聞鶯

十三日

作邵武游玠母墓誌 晴

十四日

後六年 乍雨乍晴

十五日立夏

閱壁經 晴時有雨

十六日

後七年 輕雷小雨

十七日

白華五章六章 陰小雨

十八日甲午

景帝元年 陰時見日

十九日

白華終篇 陰 新荷生

二十日

二年前上 晴時有雲

二十一日

絲蠻序 陰時見日

二十二日

二年前下 陰晴不定小雨

二十三日

絲蠻 陰時見日

二十四日

三年前上 晴初熱

二十五日

瓠葉 晴 除園爐

二十六日

三年中 晴熱夜雨

二十七日

漸之石 終日夜雨

二十八日甲辰

與范元章黃英甫諸人會飯報課

晴熱

二十九日

黃幾先行報課 晴熱

四月癸巳大

一日

讀正蒙 陰時有雨

二日小滿

三年下 晴極熱

日

茗之華 晴熱極夜大雨

四日

補記 雨午後止

五日

何草不黃 陰晚雨

六日

補記 時雨

七日

文王序 陰夜雨

八日

補記 晴夜雨

九日甲寅

文王一章二章 陰夜雨

十日

補記 大雨如傾

十一日

文王三章四章 晚陰

十二日

四年 陰時雨濕熱

十三日

文王五章 晴

十四日

五年六年 晴熱 蜀葵開

十五日

閱鑿經 晴午微雨

十六日

七年中元年 晴開東窗

十七日芒種

文王終篇 陰

十八日 中二年上 陰雨夜大雨

十九日甲子 大明一章 陰時有雨

二十日 中二年中 晴

二十一日 大明二章 或陰或晴

二十二日 中二年下 早大雨已止未後晴

二十三日 大明三章 晴

二十四日 中三年 早晴辰後陰 涼

二十五日 大明四章 陰雨

二十六日 中四年五年 雨

二十七日 大明五章六章 雨

二十八日 中六年後元年 大雨如傾遂終夜 萱

草開

二十九日甲戌 大明終篇 早雨辰止午復雨

三十日 林伯和來報課

五月甲午大

一日 讀論語 大雨 致齋

二日夏至 時祭 早雨止辰後復作遂終夜

三日 縣一章 陰雨

四日 後二年三年武帝建元元年 晴快

五日 縣二章 晴未後雷雨 治藥

六日 縣三四五章 晴熱

七日 縣六章 晴熱

八日 建元二年三年 午後小雨

九日甲申 縣七章 已後陰

十日 四年五年 終日雨

十一日 縣八章 大雨

十二日 六年 雨

十三日 縣卒章 大雨

十四日 元光元年二年 陰雨夜月明

十五日 讀易 辰後日出晚雷雨

十六日 三年 晴濕熱

十七日小暑 械樸 晴晚小雨

十八日 四年 晴熱晚雨

十九日甲午 旱麓一二三章 熱

二十日 五年 晴 舶趨風至

二十一日 旱麓終篇 熱

二十二日 六年 熱

二十三日 思齋一章 熱

二十四日 陳正已行輟課 熱

二十五日初伏 思齋二章三章 熱

二十六日

元朔元年 晴熱

二十七日

思齊終篇 晴熱

二十八日

二年 晴熱

二十九日甲辰

皇矣一章 晴熱

三十日

三年四年 晴熱夜大熱

六月乙未小

一日

讀近思錄 晴大熱

二日大暑

五年 熱 黃葵開

三日

皇矣二章 晴熱

四日

六年 晴熱

五日中伏

皇矣三四章 晴熱申風雷微雨飄洒

六日

元狩元年 晴熱晚薄雲小雨 秋蟲鳴

七日

皇矣五六章 晴熱

八日

二年三年 晴熱晚雨簷溜有聲食項止

九日甲寅

皇矣終篇 晴大熱夜驟雨頃之

十日

四年 晴熱 池蓮始開

十一日

靈臺一二三章 晴熱

十二日

五年 晴熱

十三日

靈臺終篇 晴熱夜尤熱

十四日

元狩六年元鼎元年 早驟雨陰夜月明

十五日

讀近思錄 晴時有風

十六日

二年三年 晴熱

十七日

下武 朝霞晴熱

十八日立秋

四年 熱

十九日甲子

文王有聲一二章 熱晴

二十日

五年 早陰已後晴

二十一日

文王有聲三四章 欲曉驟雨頃之終日

陰昏後小雨

二十二日

六年 晴熱

二十三日

文王有聲終篇 晴大熱

二十四日

元封元年 晴熱晚驟雨 虹見

二十五日

生民一章 晴熱

二十六日

二年三年 熱

二十七日

生民二三章 熱

二十八日

四年五年 熱

二十九日甲戌

生民四章 熱午後小雨

七月丙申大

一日

讀論語 晴熱

二日

元封六年太初元年二年 晴熱

三日

生民五章 晴熱

四日

三年四年天漢元年 晴熱

五日

二年至征和元年 晴熱

六日

生民六章 晴熱

七日

生民七章 晴熱 虹見小雨

八日

二年三年 晴午後陰小雨

九日

生民終篇 自五更大風陰午後時二小雨

十日甲申

補記十一年 晴午小雨

十一日

行葦一章至三章 晴時有雲步月墻東

十二日

水竹幽茂

補記十三年 晴熱

十三日

行葦四章 晴熱

十四日

補記十七年 晴熱

十五日

讀醫經 晴熱

十六日

補記十年 晴熱

十七日

行葦五章六章 晴熱

十八日

補記二十三年 晴熱 豆花開

十九日

既醉一章至四章 晴熱

二十日甲午

補記一年 早涼晴初夜小雨

二十一日

既醉終篇 陰午後雨久之

二十二日

補記十一年 陰涼

二十三日

鳧鷖陰時、雨秋意條然 木芙蓉開

二十四日

補記一年 晴 早晚涼午熱

二十五日

假樂 晴

二十六日

補記二年 晴晚陰

二十七日

公劉一章 陰

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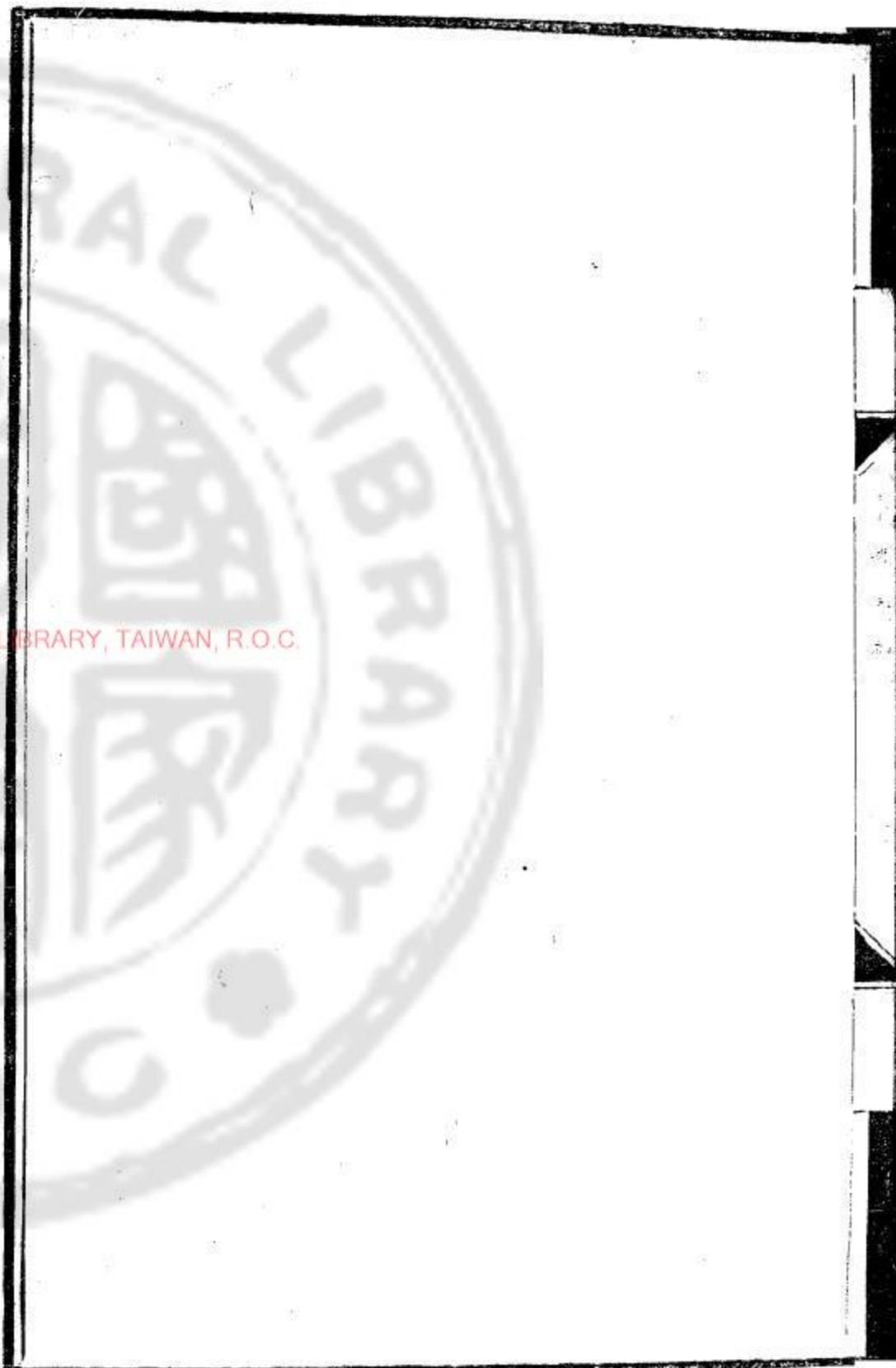
觀伯恭病中日記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瘁亦必謹焉則其察物之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比來不復得見伯恭固為深恨然於此得竊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

亡者其誨我亦諄矣三復流涕敬書其後云淳熙壬寅
新安朱熹

二
中
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第一
年譜

高宗紹興七年丁巳

是歲公外王父曾文清公幾為廣西轉運使公皇考倉部時
在桂林甥館三月十七日 時公生

紹興八年戊午

九年己未

十年庚申

十一年辛酉

十二年壬戌

十三年癸亥

十四年甲子

十五年乙丑

十六年丙寅

是歲年十歲倉部為江東提舉司幹官公隨侍于池陽十二月八日公祖駕部終于婺州

十七年丁卯

隨侍在婺州

十八年戊辰

四月以祖駕部致仕恩補將仕郎

十九年己巳

二十年庚午

二十一年辛未

是歲倉部為浙東提刑司幹官公隨侍于越

二十二年壬申

二十三年癸酉

有賦真覺僧房蘆詩

二十四年甲戌

二十五年乙亥

是年春倉部為福建提刑司幹官公隨侍于福唐三月從三

山林先生少穎之奇游汀州長汀尉

二十六年丙子

是年二十歲應福建轉運使司進士舉為首選十一月九日如臨安於是林先生入為秘書省正字是歲有許由清曉出郊城樓夏詩諸詩

二十七年丁丑

是歲試禮部不中赴詮試下等第三人四月七日授建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因如天台省外祖六月二日自天台歸福州十月倉部任滿公隨侍歸婺州十二月十六日如信州二十九日親迎于韓氏知建州建安縣元吉之女

二十八年戊寅

四月二日公歸自信州以韓夫人廟見

二十九年己卯

十一月初四日女華年生

三十年庚辰

四月嶽祠滿六月赴銓上等第二人倉部亦以祠滿赴闕授岳州通判館于伯舅糧料院曾公原伯達寓舍于是籍溪胡先生原仲憲為秘書省正字汪公聖錫應辰為秘書少監公皆嘗從遊八月歸婺州

三十一年辛巳

正月十三日授嚴州桐廬縣尉二十三日子岳孫生兩旬而天是歲五月王公十朋為大宗正丞十二月林先生少穎出為提舉福建市舶皆過婺來訪

三十二年壬午

正月八日公如信州於是韓公元吉為司農寺主簿公以夫人歸寧三月二十八日歸自臨安四月倉部用從臣薦差知黃州六月初七日子齊孫生是月十二日倉部之官黃州公侍母夫人如越中外家伯舅通判紹興府事六月二十三日韓夫人卒于臨安是日公自越如臨安八月以韓夫人之喪歸婺九月二十六日葬韓氏于武義縣明招山所生男亦天

冬如越是歲發兩浙轉運司解第二人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

春試禮部奏名第六人四月十二日賜進士及第改左迪功郎又中博學宏詞科六月七日授左從政即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制詞勅左迪功郎新差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呂某唐之科目雖多而輕故有食餌小魚之譏然連中者亦寡矣此青銅錢所繇取譽於當世也爾兩科皆優選宜有以旌其能資叙超升是亦常典可特授左從郎差遣如故中書舍人錢周材行

二年甲申

四月公如黃州八月侍倉部赴關奏事九月如越十一月如浙西閏月歸婺州

乾道元年乙酉

八月倉部之官池州公侍母夫人以十二月至郡

二年丙戌

是年：三十歲十月倉部自池州召歸為郎先如臨安公侍母夫人歸至建康十一月一日夫人以疾終于舟中公護喪歸婺

三年丁亥

正月二十二日葬夫人魯氏于明招山倉部謁告歸會葬四

月如臨安省視五月復歸明招冬在明招學子有來講習者四年戊子

秋自明招歸城於是倉部出知江州待次尋改知吉州冬授業曹家巷始有規約及左氏博議是歲脩東萊公家傳

五年己丑

二月從吉二日如宣城省外氏三月四日還自宣城五月如德清因遊靈洞有戴衍字序二十日親迎于韓氏實元妃之女弟六月初六日除太學博士待闕制詞勅左從政郎呂某首善自京師而教化原於太學博士員又所以駕其說以誨諸生也惟選既重宜擇其人以爾讀書業文無它者好由

年譜
門蔭得官而一日連中兩科聲華籍甚士論稱之茲用擢爾
重席上庠為之誦說使夫博古通經之士輩見於時則為稱
職可特授依前左從政郎太學博士替王信年滿闕中書舍
人胡沂行 八月十一日歸自德清以韓夫人廟見二十五
日改添差嚴州學教授以近旨中都官待次者補外故也
二十七日如三衢見汪公聖錫十月七日歸自三衢十八日
之官嚴州二十一日交事是歲有己丑規約及謝遣初學約
束五明又有己丑課程已丑所編至嚴有春秋講義

六年庚寅

廣漢張公弼為守公有為張公作乞免丁錢奏狀及謝表又

編次壹範張公為之序五月初七日除太學博士 制詞勅
左從政郎呂某朕追懷故老慨想遺風惟累葉之相門有一
時之才子爾優學多士名擢兩科準易草經獨守雄揚之志
下帷授業共尊董相之風茲召自于泮宮俾入躋于學省以
慰諸儒之望庶幾師道之明尚副予知益推所學可特授依
前左從政郎太學博士權中書舍人王鉅行 閏五月四日
公自嚴陵歸婺八日會諸生于麗澤有規矩七事九日復還
嚴陵遂如臨安是月倉部之官吉州十二月十九日兼國史
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公之召也張公亦自嚴陵召歸為
郎兼講官與公同巷居吳興芮公燁為國子司業與公共脩

年譜
學政明年春為祭是歲有輪對劄子及太學策問及為門人定喪葬禮

七年辛卯

四月二十六日螺女生五月十三日韓夫人卒六月請告歸
娶十七日葬韓氏于明招是月倉部自吉州奉祠七月六日
公如龍游迓倉部八日侍倉部歸娶與宰相書請祠侍親不
許是月二十四日以通歷仕四考改左宣教郎試館職九月
月十六日授秘書省正字兼職如故制詞勅左宣教郎其
等冊府地祕職清英俊之林卿相之儲也博采時名復試焉
而後授選任如此不已精乎爾其連中儒科有窺古之學爾

戲世濟名德有匡時之心其往觀未見之書沉浸涵泳以就
遠器朕將收其用焉可依前件中書舍人趙雄行是歲祭
酒芮公太史劉公夙詹事王公十朋皆卒公有祭芮祭酒文
王詹事輓章及為宰臣虞允文恭書御書崔寔政論下方又
有李粹伯侍御母挽章

八年壬辰

春為省試考官在試院聞倉部屬疾請告歸娶二月四日丁
憂復脩喪葬禮定祭禮十一月三日葬倉部于明招山是歲
嫖女亦夭

九年癸巳

是歲諸生復集講尚書有癸巳手筆七月薛常州卒八月劉子澄陸子壽來十月陸子壽復來公與同觀實錄有寔錄節

淳熙元年甲午

正月以韓尚書元吉守婺散遣諸生始編詩記閱春秋左讀氏傳有標抹本劉子澄來三月如明招四月從吉五月十三日如三衢二十六日陸子靜自臨安來六月一日歸自三衢是月二十三日主管台州崇道觀八月二十八日如越潘叔度偕行九月二十七日歸自越有入越錄十二月過烏石是歲魏元履卒有挽章又有哭芮祭酒十詩薛常州墓誌喬德

瞻墓誌及左氏手記

二年乙未

春在明招四月二十一日如武夷訪朱編脩元晦潘叔昌從留月餘同觀關雎書輯近思錄朱編修送公于信州鸞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會留止旬日歸至三衢又留旬日迺歸有入閩錄七月自明招如武義之上樞會葬因遊劉氏山園有綠映亭諸詩八月一日復歸明招閱通鑑有標抹本學子多來講習者閏九月五日還城是歲有乙未手筆十二月十九日端明汪公卒

三年丙申

是年：四十歲正月十二日如三衢是月二十五日磨勘轉奉議郎三月二十三日女華年歸于潘景良二十八日往會朱編脩于三衢哭汪公有祭文四月十日歸自三衢七月十日遷塾于右司宅復編讀詩記八月十七日遊靈洞九月十九日遊赤案十月一日如越二十六日由明招歸是日除祕書省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以重脩徽宗實錄用禮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李燾之薦也制詞勅奉議郎呂某士君子之所履觀易之履盡矣安素分而守正館閣儲才所期在此以爾守有宮庭學有槩履醇靜樸茂亦聞于時為郎司編仍贊筆削必有可觀更思履道當知

制行之為難養名之不易也可特授依前奉議郎祕書省祕書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權中書舍人陳騏行十月二十九日如臨安十一月五日供職是歲有林安之邢邦用墓誌

四年丁酉

三月九日實錄院進徽宗皇帝實錄二百卷四月二十九日以與脩實錄有勞轉承議郎罷檢討仍兼史職制詞勅奉議郎祕書省祕書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呂某右可特授承議郎試祕書省祕書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勅奉議郎守祕書省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兼

權司封郎官傅伯壽等昔唐開元寔錄厄於興慶殆無存者其後搜得一二雖相繼有以家藏來上亦豈無遺事耶惟我徽祖臨御寓內二十有六載禮樂庶事固不備具記注所載中更散逸故紹興間裒集成書尚多闕略朕下明詔復加纂脩爾等皆以真學良才博聞強識緒業其間豈特文直事核而比舊增多百卷斯亦勤矣恭閱奏篇為之嘆嘉咸進文階以示褒勸可依前件權中書舍人劉孝韙行十一月二日娶芮氏故國子祭酒燁之季女九日被旨校正聖宋文海公請一就刪次斷自中興以前十六日有旨從之是歲有輪對劄子二首林先生少穎卒有祭文昨文在明年夏

五年戊戌

春為殿試考官三月十三日唐勛轉朝奉郎四月二十三日除著作左郎兼史職制詞朝奉郎行秘書省秘書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呂其右可特授依前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勅承事郎試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兼權太子侍講鄭鑑等中祕圖書之府承明著作之廷為即其間厥選惟重以爾鑑有志于世持論不阿爾某積學于身信道甚篤靜重而敏于事若吾臣西蜀之英直而濟以文若邛者三吳之秀或褒序於在位或簡擢于它官持載筆之三長典異書之四部成命既叶於公言副我

虛懷更恢于遠業可依前件權中書舍人劉孝謹行 六月
 十三日兼權禮部郎官以與脩中興館閣書目書成進御減
 二年磨勘九月十二日車駕幸祕書省觀書賜宴翌日內出
 近體詩一首賜羣臣此以秋日臨祕書省因成近玉軸牙籤
 煥寶章簪裾列侍映秋光宴開芸閣儒風盛坐對蓬山逸興
 長稽古右文慙非德禮賔下士法前王欲臻至治觀熙洽更
 罄嘉猷為贊襄 丞相以下皆進詩公進和篇一首及代宰
 臣恭書御製下方又代宰臣作謝表二十七日以幸省恩轉
 朝散郎 制詞奉朝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
 官兼權禮部郎官呂某右可特授朝散郎依前行祕書省著

作佐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兼權禮部郎官勅承議郎祕書丞
 兼權吏部郎官黃洽等列職圖書之府參聯史氏之官皆極
 一時之選儲為異日之用也朕仰遵太上皇帝之睿謨舉行
 紹興甲子之縟典載臨祕閣欽閱寶儲延見羣士賜宴賦詩
 以侈榮寵居官其間進秩一等稽之曩章允為異數朕之所
 以稽古右文禮賔下士之意於此見矣爾其精白一心圖厥
 報稱以永有辭可依前件權中書舍人鄭丙行 十月十七
 日除著作郎兼職如故 制詞朝散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
 兼國史院編脩官兼權禮部郎官呂某右可特授依前朝散
 郎祕書省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兼權禮部郎官勅具官

呂某等朕聞隆興以來著記近稱整齊尚慮未盡直筆建炎以後祕藏近成輯錄尚慮不無遺編士之相語于朝咸謂爾某爾卻爾价者粹美有蘊淵源有學正而不矯通而不流有用之器也朕聞之亦喜焉或以次遷或自它擢各脩乃職尚何慮哉朕一朝而辭館閣之士三其在大雅曰藹：王多吉士乃今見之咸副所望可依前件中書舍人陳騤行 十二月十四夜感末疾給解半月將治是歲朱祕書元晦起知南康軍

六年己亥

公自歲前感疾請祠正月十一日詔與州郡差遣十六日又

詔與添差參議官差遣免謝辭二十四日樞密使王淮宣旨問所編文海次第公遂以其書繳申三省以進二月三日得旨呂某編類文海採摭精詳與除祕直閣四日又遣中使李裕文宣賜銀絹三百疋兩公具表謝且辭免除職時中書舍人陳騤繳公直閣之命以為推賞太優尋奉聖旨館閣之職文史為先今所編次採取精詳觀其用意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 制詞勅朝散郎呂某館閣之職文史為先以爾編類文海用意甚深採摭精詳有益治道寓直中祕酬寵良多爾當知恩之有自省行之不誣用竭報焉人斯無議可特授依前朝散郎直祕閣中書舍人陳騤行 騤既繳駁不

行故假王言以寓誣詆云 公辭免職名至再竟不允乃拜命所進文海賜名皇朝文鑑命翰林學士周必大為之序三月二十四日出脩門公末疾至是始可扶持就輿四月七日買舟東歸十三日之婺公之祖駕部自南渡轉徙終于婺州家遂寫婺佃廢地為基公始以屋歸官買宅城西北隅及是遷焉六月七日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七月二十八日夫人芮氏卒九月十五日葬芮氏于明招十月陸子壽來是歲復脩讀詩記及有尚書講義白鹿洞書院記

七年庚子

始有日記初作大事記建家廟脩宗法及祭禮四月陸子壽

來十七日磨勘轉朝請即九月二十五日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公辭十月十二日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叅議官又辭十一月二十二日主管亳州明道宮是歲張荊州陸子壽皆卒公有祭張公文及陸先生墓誌周子充為叅知政事公有與周子充諸書

八年辛丑

定古周易十二篇編歐公本末閱熙寧奏對又有坐右錄卧遊錄七月二十九日終于正寢享年四十有五十一月三日葬明招

壙記

年譜壙記

宋故朝請郎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呂公諱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中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遂為開封人曾祖諱好問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贈太師妣王氏贈秦國夫人祖諱弼中右朝請郎贈右正議大夫妣章氏文氏皆贈碩人考諱大器右朝散郎贈朝請大夫妣魯氏贈宜人公紹興七年三月十七日生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監潭州南嶽廟嚴州桐廬縣尉未上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改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丁先妣憂免喪除太學博士有旨中郎官待次者補外添差嚴州宗學教授踰年復除太學博士兼國

史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丁先考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為祕書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佐郎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淳熙五年冬得疾請去職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鑑至是書成除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祐觀病少間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不就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叅議官亦不就主管亳州明道宮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四十有五兩娶韓氏今龍圖閣學士元吉之女又娶芮氏故國子祭酒燁之女皆先卒子男三人岳孫齊孫早夭延年甫三歲女二人華年適進士潘景良嫠女亦早夭呂氏世葬鄭州新鄭縣懷忠鄉建炎南渡太師而

下皆葬婺州武義縣明招山遂以是年十一月初三日葬于祖塋之右麓公之學問術業本于天資習于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參貫融液無所偏滯雖卧疾晚其任重道遠之意達于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為後法葬日薄未能深考公之言行求正于有言之君子以詔來世姑舉其可得而形容者以志悲思焉公所為書有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卷參取毛鄭衆氏之說而間出己意其後更加刊定迄于公劉之首章大事記起春秋後終于五季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其條綱端緒概見于通釋解題之二書雖絕筆于征和之三年亦未脫藁其它遺文及所纂輯者尚衆以未倫次皆

藏於家弟祖儉泣記

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卷第二

祭文

朱提舉元晦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九日壬午友人宣教郎新
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謹以香茶雞酒奠于亡友
伯恭呂兄明道直閣大著郎中之靈曰嗚呼哀哉天降割於斯
文何其酷邪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為而又至于不淑
也邪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邪後生將誰使之誨
斯民將誰使之福邪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邪若
我之愚則病將孰為之箴而過將孰為之督邪然則伯恭之亡

曷為而不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邪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江河之韜而守之若訥胃中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章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人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秉義以飭躬而耻為介是則古之君子猶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歛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闊廓既海納而淵停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于先訓紹文獻于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于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

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其獻納衆亦注目其專施何遭時之不遂遽輿疾而言歸既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消搖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據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我實無似兄辱與游講磨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幽深謂昔騰賤而有約盍今命駕以來游欣此旨之可懷慟赴車之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邪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為位以泄哀

復緘辭以寓奠奠嗣歲之有間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尚饗

劉通判子澄

維淳熙八年八月乙丑奉議郎新權通判鄂州軍州事劉清之謹東嚮再拜以清酌庶羞之奠寓祭于亡友太史直閣呂公伯恭之靈嗟：伯恭棄我死乎鍾英炳靈而止此乎嗚呼哀哉我從公游十有七年取友天下誰如公賢衆所同病公獨無是古人所難於公為易崇深博大精粹明通具此衆美亦莫如公別公六年弗往問疾晝思夜夢恍然自失晦翁告我公疾少間期明年春同償此願七月壬寅天降禍災承赴震驚如喪元昆我知公心留恨者三非世所謂壽富多男公之所學欲至聖處天

不假年吾敢漫許欲告于上陞辭弗能欲語其季遺几莫憑允斯三者吾甚悲之天乎寬哉誰者尸之遺奏在朝遺言在書百世之下寔推純儒設吾無憾情豈能已德容在目誨音在耳惟施不貨尚忍道哉永矢弗諼庶其報哉蕭然身衰抱此永痛一觴寓誠唯以哭送嗚呼哀哉尚饗

周参政子充

嗚呼伯恭河嶽之英公卿之裔躬蹈五常心潛六藝學富而醇文敏而麗通今不流博古不泥高明之識力去其蔽卓絕之行亦矜其細他人有一自名世唯君兼之夫孰能儼蟬聯簪紱芥視科第堂、中、謂且克繼皇心是嘉召寘班綴成均博約兼

館閣榮滯南宮表章史觀凡例主盟斯文每食忘濟風淫末疾
乘厥勞勤歸哉毫祠可以自憇鑽仰堅高講彌厲曾不息黷曾
曾不補劓竟隕其生壽夭誰制萬斛之舟江海期濟觸石而隕
未皇鼓柁千年之木梁棟可計遇風而摧乃委薪桂才也何多
命也何戾生徒滿門相向雪涕縉紳諸儒咸惜其逝矧伊鄙夫
辱在交契姓不同耳心則魯衛易簣莫親臨穴莫祭富辭西風
揮此哀淚嗚呼哀哉

尤運使延之表

惟公淵源之學浩養之氣純全之行剛毅之志高視古人不
論今世濂溪河南其道未墜公生百年獨探其祕障隄末流折衷

六藝斯文是賴絕學有繼人言相門必復其始公所抱負表
愈偉謂當億齡世濟其美云胡不淑而止於此嗚呼天子君子
何厲自我識公於今三紀史館從遊恍若夢寐去歲池陽敬遣
行李問公起居得公報字遺墨未乾遽隔生死頓瞻門牆渺邈
千里歛不撫棺奠不臨隧一奠寄哀以乃克致追惟平生有愧
明義英靈若存鑒吾誠意

楊提刑廷秀萬里

嗚呼英、伯恭近世鮮儔瑩彼靈府燁然英猷窮經講道不但
文字闡孟之戶得程之髓鼓篋振衣至者千里沾丐緒餘亦名
佳士謂宣弘鈞膏澤生民胡為彼蒼實霜于春董教國子豈寃

英規載筆東觀奚足發揮賢謨未抒沈疴遽嬰孰云大德降此
促齡國失著龜士失宗師一涕均之豈惟我悲曩歲賢闕備聞
誨言同志聯事情好益敦違離斯何有願長存宦役是靡夜馳
夢魂及聞彫亡祇摧心肝生死路殊有淚到泉嗚呼哀哉九京
不作已矣斯人一杯往奠以寫酸辛

立運使宗卿室

嗚呼唯子稟資于天溫裕明粹渾金璞玉表裏一致粵自初載
潛心聖學窮幽極深反以卓約既誠其身又淑諸人論定疑釋
遂專斯文絕學有依正氣有託人之從之如在伊雒格以中庸
本之性善疑似亂真廓然大變作為文章不弛不鑿純正宏深

反偽以樸惇彼後生有教無類獎進誘掖忠實孝義翕然宇內
是師是程私相告語識子為榮朴真不敏未及識面癸未叨塵
莫逆一見我學寡陋無友無師脫略繩檢不為時知辱子不遺
葑菲之義握手定交曰吾臭味隨食効官每恨睽遠歲在庚寅
合并已晚既忝胄席實從子後我教我誨實憎咎顯允芮公張
子敬父惠言好我以子之故又積十年我廢復起為郎樞屬子
領太史退食相過分義益敦商畧古今或至夜分相彼湖山琴
敷雪霽連輿覽勝餘子莫暨我過必歸我疑必質言猶在耳炳
如皦日前年子病我獨私憂山川間之往問無由匏繫武昌尺
書一介子疾告平我用自慰暨來江西未獲息肩方圖遣問計

音已傳嗚呼天乎曷為其然豈人之尤維以怨天盛衰生死天地常理賢不必壽善不必貴不貴不壽於子何傷垂之百世是曰不亡模毀範缺我將疇賴譬彼舟流不知所屆緘辭千里以寓一哀惟子明靈慰此永懷

黃教授文叔度

嗟夫天之生賢其將有意耶其亦塊土無私聽其自死自生等草木之榮瘁耶有如夫子闕博而淵深明允而篤實何止兼百人之器惟人生之雖厚而所以成之者或不至有如夫子好學而不倦力行而無斁蓋日造乎明誠之地故子之強而仕也人皆望其致位卿相推所學以佐明主及其病而歸也則又望其

著書立言以詔天下與來世惟是二者必有得于此何盡泯滅而無一遂嗚呼哀哉蒼蒼者真不可恃耶其藐然而無知耶仁者必壽有德者必貴將亦非其理耶夫何予之者厚而乃渾渾無所為耶嗚呼哀哉道絕千載士安其卑聞見忽異相與詆訾世豈無賢毀譽半之儻羣疑之未亡將扞格而難施惟夫子之為不可及窅乎渺焉其無涯儼動容而正色蓋見之者盡忘其所挾持茲敬義之攸立而與人同者物必歸吾固以此為天下惜哭之輒慟而非私也士友會葬千里奔馳我寧不徃薄宦絆羈因僚舊以致奠恍音容之不遠

鄭監廟景元伯英

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吾何暇為天下慟哉惟我先兄克自立于一世碩瞻四海傳類無幾寒、南軒神交心契玩其遺編三復輿喟蓋嘗指而告予曰人謂斯人有志于功名者非也是有本有原其道甚粹建安嚴、曰有晦菴山川發靈其道甚嚴頤合并之日鮮徒致意於飛緘至于志同道同為僚又同相從久而相與之隆者則惟曰東萊公固嘗論之君之于人迹若簡絕而情偽淑慝纖悉畢照其于事也魯不芥蒂而變故起伏獨能得其會通蓋極書之博而執理之要用力至到故靡不昭融是其道甚廣而人徒指為章句之雄者非也吾聞呂氏世脩相業代有宗工使吾見斯人之止也將能參酌大申公之大推廣小申

公之懿度幾極高明而道中庸者乎嗚呼家庭之言明、在耳孰謂此道終窮于此七月丁丑自天降函摧肝裂膽忍死有行道逼晦庵唁我以情謂吾兄已矣所可為者唯當敘述其事以益昭其垂世之名行見東萊其遂議所以銘嗚呼此固吾當哀祈憑懇于君而亦君之任也孰謂輶車過門而已相從于九京者乎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吾尚何暇為天下慟哉匍匐入哭載念其私悠々四海君實我知謂材匪難不用匪易謂我困窮知有命義又謂君舉大好景元所可疵病、在有言我領此意刻骨銘肌悠々四海今誰及斯嗚呼哀哉吾何暇為天下慟哉日月不居我將奉吾兄之襄事而君亦且寔寔矣柰之何其遂至

此極也因風寓誠吾不知涕泗之填臆也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蔡提刑定夫墓

嗚呼學之不講先聖是憂公有篤志好古敏求網羅百代貫穿
九流卒歸本源以踐以脩沒世無稱君子所疾公繇妙年厥問
洋溢連中兩科平步巖室為時儒宗有名有實恂恂靜默似不
能言叩以古今浩若決川温温慈和與物周旋遇所不可若砥
柱然去國即家樂道安貧學者慕之其從如雲口授心傳目擊
耳聞坐使一邦化為河汾國朝文章汗牛充宇給札尚方筆削
冊府翦其煩蕪精于去取帝曰此書治道有補經綸之學百不
一施悔明節宣偶爽厥宜亦既有瘳年未及衰云胡若人而止

於斯惟戡與公情義膠漆同時書林獨親醇德如蓬與麻不扶
而直出處參辰死生契濶間計之日在天一涯哭于寢門涕泗
咨嗟有愧古人經紀其家遠奠一觴寧無知耶

辛殿撰幼安

奉議郎充右文殿脩撰知隆興軍府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主
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總管辛弃疾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近于故宫使直閣大著呂公之靈惟公天質之美道
學之粹搃存之既固而充養之又至一私欲未始萌于心極萬
變不足移其志故不力而勇甚和而毅泯愛憎以無迹更毀譽
而一致宜君上益信其賢而同異者莫得窺其際也任重道遠

發軔早歲遺外形體輟寢忘味事物之來若未始經吾意迨夫
審是決疑則精微正大中在物之理而盡處物之義私淑之人
固已設科不拒聞者心醉道行志得抑將使羣才並用而衆志
咸遂也乃若生長見聞人物門地高文大冊博覽強記雖皆過
絕于人要之蓋其餘事歟上今承伊維遠浙洙泗食曰朱張東
萊屹鼎立於一世學者有宗聖傳不墜又皆齒壯而力強夫何
南軒亡而公病廢上方付公以斯文謂究用其猶未傳聞有瘳
士夫增氣忽反袂以相弔警郵傳于殄瘁嗚呼壽考之不究德
業之未試室無人而子幼何福善而如是然而天所畀與者其
得抑多矣又奚有於喬窠之年趙孟之貴奔疾半世傾風同朝

託契嘗從遊于南軒蓋于公而敬畏茲物論之共悼寧有懷于
私惠緘忱辭于千里寓哀情于一酌尚饗

陸主簿子靜九淵

嗚呼玉在山輝珠存川媚邦家之光繫人是寄惟公之生度越
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朴如愚中敏鮮儼悔嘗致侮彰或
招忌纖介不懷惟以自治侮者終敬忌者終愧遠識宏量英才
偉器孤騫無朋獨立誰配屬思紆餘搞辭綺麗少目文章固其
餘事顏魯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棄疵
養粹玩心黃中處身白賁停澄衍溢不見涯涘豈伊人豪無乃
國瑞往年之疾人已睟昭達其何痊全安是真詩傳之集大事

之記先儒是裨麟經是嗣杜門養疴素業不廢訃音一馳聞者
頃涕主盟斯文在數君子纍纍奪之天乎何意荆公云亡吾兄
繼逝曾未期月公又棄世死者何限人有鉅細斯人之死匪躬
之瘁嗚呼天乎胡不是計竭川夷陵忍不稍俟辛卯之冬行都
幸會僅一往復揖遜而退既而以公將與考試不獲朝夕以吐
肝肺公素與我不交一字糊名騰書幾千萬紙一見吾文知非
它士公之蒸鏡斯已奇矣公遭大故予忝末第迫歸覲親徒以
書慰甲午之夏公尚居里予自錢塘溯江以詣值公適嚮決日
至止一見懽然如獲大利我坐狂愚幅尺殊侈言不知權或以
取戾雖訟其非每不自制公賜良鍼始痛懲艾問我如頃告我

如秘教之以負抑又有此惟其不肖往之失墜終勤公憂抱以
沒地鵝湖之集適後一歲輒復妄發宛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
獨至方將優游以受砭劑潢池之兵警及郡界亟還親庭志不
克遂先兄復齋比一二歲兩獲從款言符心契再疾顏天古有
是比嗚呼天乎胡嗇於是復齋之葬不可無紀幽鑄之重豈敢
他諉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拜書乞銘公即揮賜琅之音河奔
丘峙嗚呼斯文可千萬祀我固罷駕重以奔蹏惟不自休強勉
希驥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頗多觀省加細追維曩昔龔心
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議期此秋冬以親講肄庶幾十駕可以
近理有疑未決有懷未既訃書東來心裂神碎與二三子慟哭

蕭寺即拜一書以慰令弟惟是寔寔祈創未隸繼聞其期不後
日至躡屨擔簦宵不能寐所痛其來棺藏惟蔽誰謂及門緋翼
已過足跡逢泥追之不逮矯首蒼茫涕零如沛不敏不武將以
誰罪及其既虞几筵進拜觴豆肉哀辭以載聞乎不聞神其如
在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陳同父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秋七月二十九日癸卯東萊先生以疾
卒于家越四日丙午從表弟永康陳亮奔哭其柩越九月甲戌
朔始西向陳薄幣于庭再拜遺香燭茶酒之酌嗚呼孔氏之家
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刑名聖人之

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橫故孝
悌忠信常不足以超天下之變而才術辨智常不足以定天下
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
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嘗欲整
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
劇論歎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
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于無
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嬰於末疾喜未替于儀刑何所
遭之太慘曾不假于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
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

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設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熟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眇方來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嗚呼哀哉尚饗

陳通判君舉傳良

嗚呼理固難言事堪永歎尚斯文其未熄倘千載而莫且自夫孔門之徒盡經術缺馬遷而下史法亂微言卒墮于佛老多識不離乎箋傳惟公紹絕學之遺統緬潛心于一貫立六藝之要津涉九流而弗畔既超乘於先得亦加鞭于後倦可謂明古人之大體而能通當世之變泛觀人物粵自秦漢勳臣擅其氣略

儒雅隆于辭翰通人焉草：法士焉斷：以予觀公與夫專擅偏長之士豈可同日而語也哉若乃推本皇家講求文獻嘗以為藝祖造邦上基周室而仁皇總體之際庶幾羞道於管晏痛小雅之未復先羣疑而獨辨推公之志歐富韓范緝熙寧之墜緒振元祐之餘笑又將會同錯綜招雋集散回萬牛于絕軌手六轡以徐按合一代之玉石出中原于塗炭蓋又渡江諸老皆有恨遺者也嗚呼憶學省之初識恠伏燭之方煽及脩門之晚別幸後會之猶見想此意之猶屬若一體之中判年偶同而智遲名近似而實遠溘騏驥之先祖望孤征於款段參移兮斗沒長夜兮漫：耿余懷其何及極訢之人而有限對宿草而長號

莫精爽之一盼嗚呼哀哉

葉推官正則適

嗚呼語何必深論不欲極使人心而有止則雖言而寧默緬道術其難知超聖賢之獨得雖經籍之具存蓋之莫測昔余之于公也年有少長之序輩有後先之隔每將言而輒止意遲遲而太息今余之于公也喪前路之嚮導廢旁觀之執則縱欲言而誰聞恨冥冥而不白人材兮離合世道兮開塞彼蒼蒼者之吉凶竟無所考兮余亦安能而不惑也紹興以來聞見卑陋士失常心顛錯昏晝非無豪傑力止自救公以生稟之知世家之舊備義理于一身講源流于徧扣既徹牖以並納亦隨才而

獨誘由是東南之夫拔起林岫為英為哲繼公之後如雷雨之先物咸穎發而茗秀流蘋藻以芰擷潔黍稷而饋餽嗚呼公之施于世者止此而已至於不以記為博不以文為富器不止于一能學不期于徧就事欲析而愈精德欲充而兼冒暢羣儒之異指續先民之遺胄周孔之業散而不述禹湯之功息而不奏若干載之有待又一朝而永謬疑古人之皆然倘今人而何咎恃哭泣之可忍徒薦哀于此醉

王主簿道夫自中

夫事有關天下之大變者非其一死之足悲自古皆有死其生羣鳥則其死抑又何追惟公被服仁義內明外夷力學窮年雖

隆寒盛暑未嘗少輟而嬉易搜極取纖大不遺據其會而要其極鋪其醇而棄其漓淵涵地負溥博無涯用能上窺五帝三王之幻眇下破百家諸子之支離四方之士一誦其文則知其人為可師不憚遐僻至者遠或數年近或累月隨其淺深各有轉移由其內蘊純宥屋漏不欺故形見之所及其有獲于其君卓乎感通之應篤實之輝粵淳熙之初載公遭家難退止于婺之故樓上既聞其終喪虛館職以待之謂警祕書非其莫宜公亦感時節之難遇慨然有志于一施入對所論大安大危出焚其藁時人無知遂登著庭遂攝印闡學、疏、畫講夜惟當道學缺裂之餘而欲起千載浸衰之統處南北分爭之際而欲成萬

世不後之基志勤事左曲高和稀珠心異識或笑或疑公不為動有徐其馳區々之所恃者天地鬼神之靈陰贊默佑使得卒其所為曾未少効而嬰疾廢死蒼々者不可問吾將以咎天誰耶始僕訪公中都坐語未竟公喜見于睫眉教誨往復八年於此情益而不衰頽力行之不逮迄未有以自別于衆人 平生之深期意公少留將從公以卒學公今逝矣僕將疇歸淮浙相望哭弔不時斗酒往醉侑以此詞語言有盡肝臆莫披浩臨風其長慟蓋不獨以哀吾之私也

陳教授益之謙

嗚呼性命死生之際聖人之說已定至其偶有不合初不以為

天道之病故道之廢行歸之有命慟哭顏天祇云不幸後來諸
儒聞見單醜迺有是耶非耶之詒復有都不省記之疑持人事
之區、較造物之銖錙我觀三代而下抱道懷德之士與材略
之間出欲規為王世或終老于轍環或中流而斷世自古若此
者何限豈有志之皆濟君子惟於未漸盡以前蘄不虧而不愧
彼世俗之所欣等劍首之一噉苟吾有不亡者存雖夕死其奚
悔寓形骸之須臾在大化以安計嗟若先生奪去甚速方其出
而震呼一世共倚為彝倫之福嘗有位乎表著佇流川而裕谷
不擬刃以浪戰不閉關以立獨異端披猖見睨自縮諸老異同
兼已并蓄折兩端之實衷歸方來之懿宿蓋已發古人之純全

非並涯之一曲公海內之評議翕上下以交瞞一日病廢萬夫
蒿目繼欲託之空言猶莫登于半牘至此可以言命之不幸而
無所致問於茲哭也雖然問則不敢猶將有言昔伊管之會指
布條分亦各用世所聞益尊先生 前脩之絕緒欲共持於未
泯冀東南之菑翳開晃耀于沈昏方將舉矍相之禪問此位之
幾存閔明月於山阿驚螳解而奮奔又未知更數十年之後付
此事于誰論此治任築室之友所以拊心長痛而不獨謙之一
二登門者也

呂監倉子約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十月甲辰朔二十九日壬申弟祖儉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先兄直閣之靈哀：吾兄少長相依
捐育教誨義兼父師山摧石壓杳無端倪丹旌翩：日月有時
四海師友慟哭於斯哀：吾兄知乎不知貴賤貧富壽夭得喪
皆不可得而期亦不可得而私傍徨顧瞻復將何為唯有萬事
悉屏反築于茲朝夕乎几筵之側往來乎案楸之蹊以盡此情
以寫此悲苟朝暮即死稍有以見吾兄于地下不幸而苟活亦
少有以慰吾兄九原之思英靈在天此心不欺凡我同門其聽
此詞補其闕遺無使顛隳哀：吾兄今將曷歸尚饗

像贊

悔菴

以一介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
主而庇民也其餘足以立教而垂世然而狀貌不逾于中人衣
冠不詭于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濁矧是丹青
孰形心曲唯觀之者有以得其天焉則庶或遺編之可續

小乘之
石史文集
子
殊卷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像替